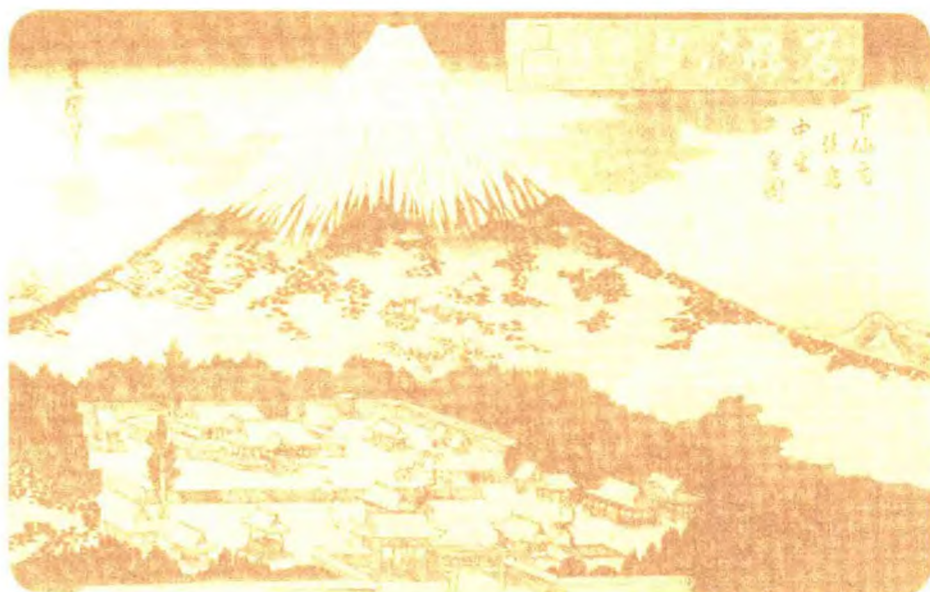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22572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冊目録（總第106冊）

第十八冊目録（總第107冊）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十一

信濃　東條耕子臧著

片北海

名猷。字孝秩。號北海。通稱忠藏。片山氏。自修爲片
越後人。

北海之父曰默翁。家世爲農。娶三浦氏。以享保八年癸
卯正月十日生北海於矢彦邑。邑接壤北海。故長後
以此爲自號。

北海生而岐嶷。及比十歲。聰敏無倫。族人等教以四書
未至二旬。吾咿便通。無誤句讀。衆皆以爲不凡。欲使

作書生。僻邑無師友。遊學於州之長岡新發田高田
等諸鎭。無一當意者。而空還。讀書於家三年。曉通殆
遍。始有將爲逢掖之志云。

歲甫十八。負笈平安。應接名流。心無所可。獨慕宇明霞。
委質師事之。寄寓其門。明霞有識鑑。一見器遇之頗
厚矣。是爲元文五年。冬請業受教。六年于此。明霞沒
而失所倚賴。落魄萬狀。窮不可言。時有大阪富商某。
遊明霞之門者。信其學術。故請北海。將受經史。遣寓
其別墅。遂寓居于此。

北海在大坂。僅三年。而業漸行。父默翁挈家來就。會遭
歲歉荒。至不能支朝夕之給。窮迫殊甚。而克奉其歡。
孝行之名顯于閭閻。

北海爲人。閑靖寡言。絶思於人間之榮辱。不與世競爭。
故未嘗以表襮措心。故內充而外著。根固而枝長。聲
名籍甚。自强仕時至其晩暮。殆三十餘年。行東脩以
上者。前後蓋三千人。

北海確信師說。終始不變。故奉崇明霞之業者莫不知
北海者。亦莫不稱之者。學術之精核。還在于其上。

北海性樂音樂。善吹横笛。其技之熟。不下伶官。殊精於
樂律之諸書。每嘆我土之先輩不知音律焉。

北海以寛延元年秋。解寓居。始卜築阿波橋北畔。住于
此十餘年。買故宅淀橋北横街。修葺破損移居。對軒
有老松一株。故館曰孤松。八月十六日。初會諸友。葛
子琴有詩云。清虛生白室。澹泊草玄人。占此鵲巢舊。
看陀燕賀頻。屋楹未修補。筵几既鋪陳。弟子勞須服。
先生德已新。雖無移竹地。足格燃藜神。一雨穿漸漏。
孤雲不病貧。社盟尋混沌。郭處分沈淪。月正東山夕。
樽猶北海春。秋城通灝氣。夜市隔纖塵。禱頌吾何敢。
趨陪漫飮醇。

北海之家。每社友相會。交際甚昵。酒饌極豐。拈韻賦詩

於盃盤交錯之間。各言爾志。無所忌諱。不惟文藝相謀世事之得失利害。吐露肝膈。抒各之所思。裨補之匡救之。其所毘資亦不少。北海性不嗜酒。然與飲者同趣。言談之間。定其裁決。更無倦怠之色。

明霞當易簀時。以著述數種。託諸北海及僧大典。若輩能得時。則刋布之。爲我不朽。至最後大典住持于相國禪寺。捨資校刻唐詩集解十六卷。唐詩正律考四卷。明霞遺稿八卷。又若文語解六卷。詩語解四卷。詩語推敲二卷。皆盡係于明霞之所起稿。依遵原本。補修其遺漏者也。論語考三卷。左傳考三卷。北海縮節

衣食僅得其資。遂能成之。不負亡師之遺命。明霞亦能可謂得所其附屬矣。噫六十年前。師弟恩愛之厚若此。今也斯道拂地。余屢見書生之所爲。其生時師事之。飽受教誨。至於沒後。無顧之者。何不思之甚。冀認北海之所爲。宜加誡省。

明和初。北海與鳥山崧岳。名宗成。字世章。越前人。著垂葭館遺稿。田鳴門。名章。字子明。近江人。著子明遺稿。合斗南。名離。字麗王。京師人。著斗南集其他數種。河恕齋。既見于前。岡白洲。名元鳳。字公翼。備前人。著白洲集。左魯菴。名鳳。字子岳。京師人。著魯菴小隱二集。葛蠧菴。名張。字子琴。著御風樓集。岡南山。名豹。字君章。阿波人。著半閒園詩文集。平赤水。名壽王。字九齡。和泉人。著南山不崩集。等。同結詩社。號

曰混沌。無幾賴春水。名惟完。字千秋。安藝人。著霞崖春水二集。篠三島。名應道。字安道。浪華人。著郁洲三島兩集。木巽齋。名孔恭。字世肅。浪華人。著蒹葭堂前後集。福石室。名尚修。字承明。和泉人。著石室詩集。小山養快。名儀。字伯鳳。浪華人。著瑯嬛閣遺稿。萱考澗。名來章。字君譽。肥後人。著錢塘吟稿。隱岐茉軒。名秀明。字子遠。京師人。著茉軒集。柴栗山。名邦彥。字彥輔。阿波人。著古愚栗山二集。西邨南溟。名直。字孟清。浪華人。著南溟詩稿。尾藤二洲。名孝肇。字志尹。伊豫人。著靜寄軒詩文集。古賀精里。名樸。字淳風。肥前人。著精里詩文集。菱秦嶺。名賓。字大觀。備前人。著秦嶺稿。井阪平墅。名廣正。字雲卿。浪華人。著平墅遺草。繼踵而至。加之詩聲振于一時。先是浪華之地。所未曾有之也。諸子不論新故。皆推北海爲之盟主。

混沌社友。雖小詩短文。各相資諸子之削正推敲反覆。而後就北海取斷裁。崇重尤厚。北海亦每作一篇。稿成遍示諸子。受其疵摘。可否駁議。互無隔意。綜覈討論。盡情而罷。其虛襟可以視焉。余先人亦嘗遊于大阪。時天明季年也。能知其事。賴春水在津紀事云。混沌社友。雖小詩短文。必相示請正。而後就北海取斷。北海有詩文。輒亦必謀之諸子。雖以年少如余者。亦謀及焉。毫無自滿之時。其意可見。是時賴春水歲二十二三。小山養快少春水二歲。二人於社中最爲少年矣。

北海常誦師說曰。名世之文。則不在多。而多則傳。及不廣。不廣則難保不朽。然與雜不傳。精而有數篇。斯足

矣。持論常率如此。

北海雖無意於當世。好爲論經濟。聞列國諸侯之所置分商議得失。其所言。未嘗不察察中肎綮。

北海作詩文。雖長篇巨章。未嘗草稿。其所構思。盡在腹稿。服稿不熟則不下筆。混沌一社。皆奉其說。人無巧拙。能效之。每月既望。諸友會集。分題探韻。各賦詩。成取几上一紙書之。不別立稿。蓋腹稿已熟。故無有及書躊躇。又無有故紙狼藉。

北海歲四十後。聲價特高。諸侯聘招。峻拒不起。愬然若絕思於世務者。又似不辨時勢者。或問其故。對曰。竊

以謂今牧伯士大夫。未曾見有爲之人。其所稱好學禮儒徒。不過爲虛驕而詩於人之具。豈足與言之乎。

柴栗山雖異學術。素與北海善。甚服其爲人。稱爲謹厳確實有特卓之操。北海長於栗山十三歲。不以後進遇之。言曰。近時研窮宋學之人。多乏文藝。特余所識熊本藪孤山。岡山近藤西涯。及子各有詞藻。世之奉崇程朱。若山崎派者。爲足以備顧問。掌記室。子欲繼往聖。啓來學。祖述洛閩之旨。則當必精通於文藝。栗山能從其言。益講習詞藻。研窮理學。大家之稱。爲一時之魁。

栗山東下後。將薦北海爲一侯家儒員。雖然天明末料理學政。講經之科條。一遵朱子。不得言其他。恐北海之不從其所告。竊書以告。故請姑如時令。講經用四書五經大全等耳。北海感謝其意。不忍廢棄舊學。作詩辭之。其詩云。北海鰥生甘逸民。年豐時泰不憂貧。江湖風月十分富。莫是虛名累老身。其一莫是虛名累老身。研田耕耨逐年新。華門縱有侯門聘。不染靑黃清路塵。其二不染靑黃清路塵。勞心何似養心眞。熊魚兼得元難作。北海鰥生甘逸民。其三

北海塾中會業。日書課數紙。北海初開卷後。不復翻閲。

諸子議論蜂起。北海詳悉得失。斷之明晰。暗記其注釋。尾藤二洲初自伊豫來於塾。北海暗誦史屈原傳。二洲持書聞之。又及索隱正義。音注。更不一失。其强記皆類此。二洲以服南郭之文二三篇。評議之。北海吹煙不答。二洲問而不止。曰。勿以爲也。議之不如吹煙。

北海之爲人也。素朴敦厚。不修邊幅。無貴賤。無生熟。遇之恬然。特以其嗜點茶。富豪之家。偶作茗會。以得招致之爲榮。北海則不自知也。中井履軒曰。北海可納交。而彼顯著也。我是爲幽人。所以不交也。但其不自

知幽顯。甚爲可重耳。

北海歳踰耳順。自奉甚薄。家人以其老且善病。請用帛易布被。不肎。曰。吾嘗養親。不能使輕暖足於體而適其用。於今吾獨用此心甚不安。遂不爲矣。

北海寛政二年庚戌三月臥病。彌留。至九月十二日沒于淀橋北橫街之偶居。歳六十八。葬于城南梅松院。娶河原氏。先沒。無子。養平井氏子蘊。字子敬。爲嗣。稱恭順。業醫。別居於道修街第五坊。此地北海初所卜築也。故使蘊居于此。

北海不好著書。其所筆記。皆係鈔錄。故無一卷成書。北

海文集十二卷。尺牘三卷。詩集七卷。混沌社詩稿三卷。皆門人所編輯。孤松館遺稿八卷。蘊所集也。門人廣岡成美。給其費資。將上木。僧大典作之序。蘊會罹病。未果而沒云。近時得大阪兼康愷浪華詩話云。比海先生爲當昔宿儒。余家藏哭阪道齋詩草稿。其詩云。我本北越士。來客浪華濱。萍梗無歸著。萍流好誰因。四三結詩社。始與君相親。周旋無朝夕。里巷且比鄰。社朋時出入。社友或化壤。心事向誰愬。俜仃自養養。裘弊囊亦罄。資給誰是仰。舊盟君獨在。通財重友誼。尚志有古訓。但恐虧一簣。以生以補翼。從吏意亦摯。又憫我無室。伐柯主其儀。納聘與請期。蹣舟向尼崎。維舂王正月。料峭如劈肌。沽酒勞舟人。佳期不可移。夫妻在今日。嗟呼誰之力。愧我老且懶。省視不自丞。忽爾聞訃音。狼狽奔且踣。結交三十年。永訣至此極。執紼臨墓門。默拜告胸臆。君亦遠國莚。自幼辭父母。辛勤殖貨賄。夙夜終不負。芝蘭生庭階。馥郁繞左右。雖在市廛間。其生也亦厚。無忝爾所生。古稀非不壽。但憾君去後。誰愛此迂叟。此詩可以當先生小傳。耕齋哭阪道齋者。未詳爲何許人。蓋與北海眞塾交者也。

立松東蒙

名懷之。字子玉。號東蒙山人。別號嘉穗。通稱嘉兵衛。尾張人。

東蒙尾府通籍士也。自少壯不欲爲小吏。讓祿於弟。漫遊于平安及浪華奈良伏見長崎熊本等之諸方。歳三十二。初到江都。僑居市谷田街。教授爲業。

東蒙頴悟俊拔。欲以斯文振揚一世。數罹火災。窮甚。至無以給衣食。而一毫不妄取於人。日沽醇酒。飲之。蓋

在都下三十餘年。未嘗罷此樂。有詩曰。東閣招賢競訪求。辯裘墟笑漢諸侯。一從豪氣甘盃酒。潦倒醉中窮九流。

東蒙始遊于京。受業伊藤蘭嵎。專修堀河言。以篤學敦行。被稱儒林。東來之後。僻居陋巷。遂無知其爲人者。可惜。

東蒙每語人曰。市井愚俗觀雜劇院本。遇忠臣孝子義烈芳節照映於世者。感觸滅發。秉彝之性。不可得掩。至悲傷歎賞。涕泣嗚咽。不能自禁。由是省檢有敦樸趣善者。有憤激修行者。而士大夫自少壯讀書講道

一出身後。棄擲不顧。至其終身。不能會得一善。其所志不過於飽煖逸已。雖謂之市井愚俗之罪人。而可矣。

東蒙歳至知命。家益窮迫。自識世之不遇我。故愚弄朝野。傲視富貴。講業之暇。傍通國學。好詠和歌。又以流俗所謂狂歌者。著聞于世。蓋狂歌出自國風之遺意。雖其體不雅。均是三十一言。聲調也。自明和安永以降。好其技者。陸續不斷。至于近時。傳播海内。雖有其異同。首唱之。創於斯人矣。

東蒙於狂歌。乃號平秩東作。後以其技鳴於時者數人。

若唐衣橘洲大屋裏住元木網蔦唐丸四方赤良等。皆弟子也。

東蒙博洽。餘暇傍及佛典。講法華楞嚴維摩等諸經。牛籠市谷。諸寺院僧徒從學者衆矣。書齋揭聯語曰。言行未備。博綜六藝。徒如書橱。不能識道。施用心源未徹。諳説三乘。空似經藏。不得知法濟世。

東蒙雖不遇。終於坎軻。其所著極多矣。武家盛衰記五十卷。武野叢談十八卷。東遷創業記十卷。難波戰記三十卷。莘野茗談一卷。莘野雜談六卷。筆塵四卷。寒夜百談三卷。嘉穗菴集二卷。水乃行衛五卷。四谷乃風四卷是也。尾代輪池爲余言之、世之所知眞書太閤記百二十卷、三河後風土記八十卷、皆東蒙之所編著也、書鋪松澤老泉、以此言不爲然、曰此二書不出於一人手、故體裁不一、今姑記備異聞耳、

東蒙寛政元年己酉三月八日。病肺歿于四谷新驛之寓居。歳六十四。葬邑里鏝頭谷善慶寺。浮圖氏法謚宗惠居士。不娶無子。太田南畝。從學狂歌者四方赤良等與諸弟子。謀建墓碣。又刻悼東作夷曲歌一卷。盡載諸友門人詩歌。足以知遺事矣。

千葉芸閣

名玄之。字子玄。號芸閣。通稱茂右衛門。江戸人。

芸閣學于熊本儒官秋玉山。寓于其塾五年。而玉山期滿西歸。自此獨讀書又五年。終以詩藻文章。著稱于時云。

芸閣雖受業於玉山。不好性理之説。專爲物徂來學。僑居呉服門外三年。無幾移居駒籠吉祥寺前。

寶暦中應古河侯之聘。釋褐文學。受俸十五口。侍讀世子。頗見眷遇。居數年而遭妒忌者衆。不得已致仕。自是而後。絶意于祿仕。雖有厚聘堅辭不應。自誓足不踏諸侯之門。講説爲業。從遊之盛。與當時高名井金峨紀平洲等鴈行。世稱爲大家。

芸閣長於談論。最善講說。蓋當時之所習業者。蒙求世說新語十八史略三體唐詩唐詩選嘉隆七子詩集等。皆所戶誦家讀也。故能從時情。循環反覆。不廢講習。與衆俯仰。上其筵者。不下六七十人。

芸閣嘗講經於某侯。未終一章。侯面微睡。芸閣罷講端坐警欬。侯睡覺改容謝罪曰。昨宵因防火使出馬。到于今曉而歸。未少就寢。所以失禮於先生也。芸閣曰。以徹夜不就寢。豈可為失禮於師輔乎。嗚呼六十年前之先輩諸侯之禮貌。大率如此。

井大室曰。關東之學。治經者寡。修辭者衆。大抵文章則

文選軌範明李王詩藻。則唐詩選詩刪絕句解。史則左國史漢典詁。則世說蒙求。具多奇之。相傳曰。某精於唐詩。某熟於蒙求。進聽其講說。退搜其訓註。童習白紛。以研求一語之所出與一言之所據。有不得則不惜時日。不憚行露。必窮而止矣。以此成家。一大奇事也。是言見其所著讀書會意中。雖不知其所指為誰。蓋以芸閣依前數書。眩曜於後進。而諷刺其所為矣。

物少則貴。事多則賤。自然之勢也。安永中護社遺老。彫喪殆盡。不論經義文詞。二傳若三傳。守其業者。非太宰氏之徒。則灊水之徒。非服部氏之輩。則蘭亭之輩。不絕若綫。靡萎不振。攻擊之者。乘其虛而起。辨駁護老之業。排詆修辭之說。將一洗其弊。不遺餘力。雖間有信其說者。疑惑其言者。猶尚不寡。故追慕舊習者。不辨醇疵。不得不尊信芸閣。是所以自能合于時好也。蓋芸閣之學。出自玉山。玉山南郭弟子也。雖學奉其家世之訓。主朱子。文章詩歌。全傳指授矣。今人動輒以芸閣諸書。笑斥學術之疎漏。是未知時勢而論其人也。古人嘗謂論人者。宜先知其時勢。否則以己之所執。臆斷得失。不得當衆矣。

寬政四年壬子十一月七日。以疾歿于駒籠僑居。歲六十六。葬于東鄰總禪寺。娶横井氏。生三男四女。皆夭。門人植村士道鹽野光迪相議後事。僅不絕香火云。

芸閣資性溫和。雖無卓絕之才。刻苦述作。不暫輟筆。所著若標箋孔子家語十卷。標箋荀子十卷。標箋莊子十一卷。標註國語廿一卷。孔子行狀圖解二卷。官職通解年中吉事各一卷。唐詩選掌故。唐詩講釋各七卷。四聲韻選。詩學小成各四卷。文章小成頓悟詩傳各六卷。芸閣文集十卷。皆刊行于世。

内田頑石

名外字叔明以字行號頑石道人冠嶽鵜洲皆別號通稱文道江戶人

頑石之系出自遠江相良三郎長賴之弟內田四郎宗賴足利將軍時受封於伊勢三重郡上鵜河原後屬國司千種氏織田右府時其六世孫彥太夫宗勝父子及一族五人戰死於美濃加賀井之役時天正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宗勝弟十右衛門宗信男忠太夫宗傳留守上鵜河原子孫皆爲鄕豪高祖莊左衛門宗矩宗傳之仲子也曾祖宗榮宗矩之季子也寬永中來于江戶以醫爲業稱忠菴祖彥太夫宗廉亦爲

醫又善射士人從受其業者衆矣父意房字子長稱玄淳好學善書娶三宅氏生意滿而歿再娶城田氏生意與頑石意陸及一女而歿繼室以其妹生廷輝及二女廷輝名瑛號玄對老人以渡邊溱水之遺訓以畫著聞於世頑石伯仲叔皆多病常事藥餌遂皆早歿頑石獨強健

頑石天資孝友能事父兄口訥不能言終日端坐與人不語玄淳乃謂曰汝資性魯騃非依學問庸詎得愈愚會伊藤竹里應久留米侯之聘來于江戶其居不甚遠大悅使頑石從學之

頑石篤奉父師之訓晝夜挾册誦讀殆遍通曉經史無遺竹里歿故從板美仲學修辭業美仲亦早歿又從赤松滄州受經義遂以此起家終身不變能奉其說云

頑石歲十五喪父其翌年繼室城田氏爲家道漸不振仕一諸侯後宮以其俸資養育諸孫又給頑石兄弟學業之費其所自生廷輝僅十歲頑石撫教之使廷輝從通家渡邊溱水學繪事溱水以丹青名於時又愛廷輝之爲人愍其家貧遂請子養之明和丁亥溱水沒時廷輝十九歲竟冒渡邊氏猶與頑石同居

友于最厚遂作高名之人未嘗不繇頑石奬成

頑石居麻布古河其地雖離都不遠隔在于南郊而列侯貴族自訪其廬或延爲賓師崇其業者頗多矣

頑石不欲婚官人說之婚則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便有婦吾恐劉伶之見捐酒毀器矣人說之官則曰山野之性不慣元冠其眞率自放如此

頑石性嗜酒酣暢之餘脫遺世埃飲多益溫醉甚愈克杯鐺盤斝不去坐側無朝無暮常帶酒臭

頑石嘗使攝津伊丹造釀家某製醇粹酒其氣味清酸而苦辛不似先是苦甘軟淡自題之銘云消憂散鬱

透徹黄泉。百藥之長。暢潤山川。蓋關東之人。性嗜酒味。辛苦猛烈。不若關西之人。好酤醪軟甘温濃者。自依於土地。肥瘠與人氣強弱。自是以降。此造釀之法盛行。于時江戸十里四方之所飲。以此爲稱。謂至今號泉川。七十年來。飲客無不愛泉川者。氣味殊以芳辛清苦被稱于世。

頑石知命之後。酒量益甚。或諫以其節飲。則曰糟邱數仞。是我崤函之險也。爲我固守者。持壺抱樽而來。更不與校。自號醉鄉太守。或酣樂都督。皆戲謔所表也。

頑石以元文元年丙辰。六月十九日生。以寛政八年丙

辰十二月十二日沒。歳六十一。葬于白金邑光林寺。所著。有林麓草堂雜記。群書校正録各十卷。鵜洲吟草。醉客漫興集各二卷。

余與渡邊赤水。談及頑石。赤水曰。吾伯父實非不欲婚官。壯而可娶。値二兄多病。以撫養無人。託言不欲。加旃家極赤貧。不能費給。故如此。其友于厚。可以想見矣。赤水名昻。字伯顒。稱忠藏。玄對長子也。屢與余雕。其人已就木。録余所憶記。亦如此。

原狂齋

名公逸。字飛卿。號狂齋。通稱豹藏。淡路人。

狂齋家世居于淡路。須本。須本阿波家老稻田氏居之。高祖以降。皆入仕籍。狂齋兄弟五人。其仲也。早喪父被養母氏。十八歳。伯兄夭。繼而喪母。性不好官。廿一歳托家事於三弟。辭祿漫遊于浪華。京師。應接諸名流。五年于此。後到江戸。入于井金峨之門。寓塾五年。廿七歳。下帷駒籠。教授爲業。

寶曆初。井金峨專唱折衷經義於漢宋歷代之衆家之說。排擊物徂來修古文辭始知古言之說。其業行于一時。狂齋奉崇其說。能贊成之。繼而和者數家。蘐園赤羽之學。爲之寢衰。故堅守舊習者。視金峨狂齋等

殆若仇讐。而不能與之爭。妒忌者甚多。

狂齋始居駒籠。是爲明和乙酉二月。先是金峨創作所謂實講者。吉祥寺龍光寺。及諸院之緇徒。來入其門。毎侍講筵者數百人。江戸儒家自有講說授徒之事。從遊之盛。所未曾有也。金峨作之數年。及移居於下谷。使狂齋代居之。故狂齋之講說聽受者。不讓金峨云。

狂齋教授駒籠三年。千葉芸閣。齋藤東海。松村梅岡。伊東藍田等之諸家。又教授于此。皆是奉崇時習之蘐園學者也。當時蘐園遺教舊。淪胥人之肺腑。不可容

易洗之。狂齋不堪衆楚之咻。去移居於高輪泉岳寺前。又移品川東海寺前。又移谷中瑞林寺前。又移愛宕青松寺前。又移下谷車阪前。後不一。其所著狂齋諸器銘跋自書云。乙酉始住江都。而來移居凡二十八次。居無三年之久。食亡一日之儲。十七年於此。今姑息于廠嶽之側。未可知幾日而復遷之。天明改元七月題。

狂齋少於金峨僅三歳。金峨雖以弟子遇之。天資敏捷。出於金峨上。惟惜生長南鄙。浪遊數年。艱澁衣食。無良師友之資。益紓意。故雖從事於經史。無由於遂志

業。因循東于。至其到東。入于金峨門。始識學之所向。而信服之。金峨愛之踰他弟子。爲之處分。辦給衣食。又謀治生宜。傾睞庇護無所不至。狂齋師事之。倚賴之。終身不易奉崇之意。其師弟品行之高。藹欵誠之輸寫。可以敬服矣。

狂齋初到浪華。觀其土風。蓋其民庶好氣任俠。專爲廢著交易之事。自以爲我不諳市井販鬻之機。則去又到京師。其士夫好僞粉飾。輕薄纖嗇。狹陋殊甚。縉紳君子尊大自喜。視布衣之士。如草艾然。自以爲皆無所遇也。必焉竟不得已。而到于江戶。既見金峨之後。

趣向自定。將皇張師説。以成一家之言。意竊先識士林之不可振起。其自視缺然。絕意仕進。放浪藝苑。故其學術之醇。識見之粹。實非時流之所能企及也。雖然不得志。窮屈於白屋之中。無知爲其人者。眞可惜焉。

狂齋答石昆陵書中云。都會天下之士民輻湊。建業顯名之地。而不能有爲。其時事可知也。故以遺逸之民自居。寔命不同。夫復何言。今在西毛。亦容跡而已。逹出遊山澤。感物而不能無情。常人庸夫猶能有爲。而獨如此。遠去墳墓之地。親戚之存亡。不可得而聞。豈

人之情也哉。又與江子夢書中云。僕五年於洛。而後遂東來。竊窺海表之文物。最後見我師。聞所未嘗聞。知所未嘗知。如未嘗治學者。於是乎欲灰洗濯腸胃。不復拘於世人影響之時習。專以唐虞三代之道。折東諸於洙泗之遺訓。而向所爲者恬不復顧焉。雖才不及中人。而意旨較然不背其志。囂囂不怍於天下。自謂其役心也不若是。何以慰從前之欝悒。貧者士之常。而素所習也。行義確乎不讓於世儒。我以吾道視縉紳君子。猶藐焉者。貴人達官。見僕鞠躬如。豈徃者之公逸乎。且爲滕薛之小吏。不欲爲趙魏之老。固

僕之志也。往者不爲足下輩所激。則徒長爲南海荻蘆中之人。何以得有此樂乎。讀此二書。可以知從事於金峨之厚。今按石川陽。字東夫。號崑陵。堀江吉字子夢。號鳴門。皆淡海人。講業於大阪。與狂齋交歡者也。

近世江戸建立一家言。稱曰大家者。有必羽翼之弟子矣。山崎闇齋之於佐藤剛齋三宅尚齋。木順菴之於新井白石。室鳩巢。山兼山之於荻大麓。松葵岡等。皆能唱和其業。繼述師説。終身維持遺教者也。雖其間有少異。不至全背舊師也。金峨早負英邁之資。抱超

倫之見。於江戸滔滔。論胥蘐社修辭。知古言之學盛時。崛起首唱。折衷經義之説。都下靡然。其齡未及六十而没。才俊弟子不乏其人。狂齋及吉篁墩。龜田鵬齋等。尤羽翼之者也。不幸金峨没後。狂齋無幾而繼没。有識之士無不爲愛惜之。

金峨復狂齋書中云。純卿雖寡交乎。以斯文視四方。學者殆且二十年。無一當意者。而獨得足下耳。願足下努力。遇不遇者天也。遺佚不怨者。獨善己也。不若施之空言。待之來者。上顯父母。下償初志之爲勝矣。今之學者。夢魂中。亦不置意於此。是僅可爲足下道耳。來諭至其言世之修辭家。以李王爲孔顏。以詩賦爲典經。而盲史腐令。遂爲濫説之資矣。則又何傷時弊之切。而立言之快痛也。頃有書生乞純卿字者。爲之書目不涉李王之集。行不爲恢達之事。而後始足免才子之名耳。二十四字與之。退後省渠師事於世所謂修辭家熊耳餘先生者。先生歲時祀于鱗元美於其家。尊崇尸祝亦極至矣。渠當不滿意。強作人情之語而謝去。世間失望亦多。類此足以發一大笑耳。按金峨在當時指譏時習。不置如此。其遇狂齋之厚可以見。

狂齋自喪金峨。欝悒不樂。自髡號修眞道人。常著緇衣。不復佩刀劒。殆若僧侶。然面色憔悴。使人惻然不堪見。當是之時。閣老相良侯意次。弄權於世。忌嫌文士。儒術之業。不振。縉紳賄賂公行。舉同排異。無所相憚。朝野箝口。時事可知。故絶意於時云。

狂齋深識時勢之不振。志業之不成。而自廢。終身可否遇遯之否。憂世慷慨。作一篇文。維天明乙巳秋七月。原子將削跡於塵埃。放志乎邱岳。自比古之逸民。遠遊名山。不知其所終。倜然違此。不復顧焉。自今後有生亦猶死之久矣。因自作文祭云。天壤之間。物皆有

則。而則多儀。有大人之儀。有小人之儀。其儀不忒。而不爽其彝。若夫或易之者。必也自取孽。不可貲。我儕小人所秉者少也。猶不如意。則傷悲矧有道之君子。其自任者重且丕。小大雖殊。所歸者一也。戢身乎一棺。自爾止此。司馬牛卒魯。葬諸邱輿。閔賢者失所而録之。我不肖縱死行路。孰夫掩之。房尚志之不捐隊非所與知。行尸走肉之貿貿。其斃不可預期。投水則倂跡乎屈平。死山則同餓乎伯夷。上之烏鳶。下之螻螘。曷奪彼與此。而可爲知我者天乎。弃損蟣盡。我何疑。自贊自祭。不煩人。晉陶徵士乃我師。菜徵村釀易

給。是寒士所宜。豈夫祭之必大牢。庶幾來享。毋辭乃術然。飲茹。既醉且飽。覆其卮。曰嗟乎狂齋居士。可謂論世識時。

狂齋自少壯憂喘息。恒事藥餌。至四十後。暴起無時。寛政五年庚寅二月。臥病竟不能救治。以四月廿日。没於南芝高輪寓居。歲五十六。不娶無子。門人相議。葬於小日向里金剛寺。寺主僧者。從遊之人也。所著有周易啓蒙圖説一卷。論語博義十卷。學庸私衡二卷。古詩十九首解。藪海蠡。狂齋諸器銘各一卷。原子内編。仝外編各二卷。諸友贈荅詩文三卷。師友談録四卷。狂齋録五卷。修真道人遺稿六卷。門人之所編。

狂齋先是有詩云。生涯五十果何爲。老後沈淪素所知。吾已矣哉名與實。將來惟欠道山期。一寄住人間半百年。許多辛苦自糾纒。蓬心未了無中有。大夢醒來知樂天。其身生南海原。爲姓名逸。字飛狂猶行。枉抛世事洗煩襟。焉在彼知天與命。其雖不典雅。可以充一部小傳。

赤松滄洲

名鴻。字國鸞。號滄洲。一號靜思翁。稱大川良平。播磨人。仕于赤穗侯。

滄洲播磨人。父曰舟洩通益。十七歲爲赤穗醫員大川耕齋所養。出冒其氏大川。舟洩皆出自州之望族赤松氏村上庶族也。故於文詞稱赤松。

滄洲弱冠遊于平安。學方技於香川修菴。受經義於宇明霞。而不欲爲醫留。志書籍。誦讀惟耽。赤穗侯聞之改父祖業。使之專其所欲。未至三十歲。文學之聲。振于藝苑。延享丁卯三月。侯擢爲儒員。時歲二十七。

滄洲自少壯。容貌魁偉。殊美鬚髮。雖婦人小子。一見知其非凡。當時有兩鸞鳳之名。先是吉益周助。以古醫方名於都鄙。其人自好修飾。邊幅極美。威儀自衣服

刀劒。至煙管懐紙華裝身具。形様相喜。世呼曰鸞鳳姿。滄洲雖不作修飾。自然有威重。故又目之以為物議。

滄洲豪邁峭直。疾惡若讐。至其所不可。不避權貴。嘗在君侯之側。面折藩士某。某勃然變色。侯亦不敢然之。乃抗言曰。君其不容臣之言。先斬臣首耶。否則罷某。之不堪其任。順逆可否。何待喋喋之為。其不屈撓率如此。

赤穗之地。濱於西南。海運甚便。巨浸震蕩。控牽九州。雲物變幻。山川形勢。雖不甚大。土風敦實。自異於沿海諸州。先是大石良雄等。以義烈顯於天下。故其遺俗自存。治下民庶。皆事然諾。勇于為義。滄洲建議。起學舍。張文教。自講説經史。以實踐躬行。鼓舞士風。異行能言之輩。繼踵而出。所稗益於藩政。頗多矣。

余家藏滄洲所書行書一軸。雖筆札之美不足稱。其語警拔。故附記于此云。性情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能識此理。可以言性。

滄洲起儒員。歴諸官。超遷竟至家老。執藩政。赤穗自受茅土。所未曾有之擧也。蓋赤穗。先封為嚴然一大藩鎮。慶長中始受封於美作全國十八萬六十石。世之所謂鬼武州長可。男忠政。是為侯家官閥之始祖。襲封四世至曾孫長成。成一作時之時。有狂疾。國除為郡。別封長成男長紀於赤穗二萬石之地。使之奉其祭祀。自此而降。雖有繼守。比諸曩時。小大不均。貧富亦異。及滄洲當路於此。修典刑。調賦役。預設方略。救濟士民。百廢盡興。封境富饒。亦得不匱。上下悉依頼焉者。蓋以煮鹽法為利。至今云。

滄洲嘗謂。大丈夫生不遇時。則當凌厲宇宙。睥睨人世。飄然軽擧于塵表焉。能局促仰食於人。求仕於世之為乎。今之仕侯國者。豈謂立身行道哉。其所求不過入則有家室之安富。出則有車騎之光榮。百年之所為。徒飽煖之資矣耳。我早登仕途。羈絆于斗升之禄。常以此自悔。既而不及。至其從事於藩政之後。無可奈何。故見人盛壯年就羈絆乞禄仕者。未嘗不為之嗟嘆。私心竊謂。他日將有如我悔者。忠告於人。毎毎如此。

滄洲激賞後進之士。有立志於學者。而不置。以成就徳器。培養茂材。為專務。故從遊之士。自然化其風習。莫各不雄壯其氣。開拓其心。以豪杰而自任矣。

寛政初。柴栗山爲時相所優遇。料理學政。托言於崇奉漢魏傳疏之學者。動輙詆訾程朱。無所忌憚。後進之士轉還不一。壞害人材不甚少矣。將採政其弊而易舊格新視聽者多矣。其言雖似有理。不能免偏頗。不愜意合已者。槪受其排擯。若皆川淇園。佐野山陰。村瀨栲亭。龜井南冥。篠郁洲。東藍田。市川鶴鳴。豊島豊洲。崎波園。紀平洲。冢大峯。山本北山等。皆名於時。以各其所見。不欲趨時好而改舊習。藝苑之士。相爲朋黨。頗作門戶之見。群議洶洶。滄洲特憂之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之。人材不可遽得。惟以一人之見。積弊

舊習。不可頓革。享保以降。文學漸開。治道益備焉。大則廷論。小則疏達。上下相資。公私互得。是爲得體矣。講學之要。在自得之。而不在分別流派。今世之務。在博求人材。而變舊易故。非敢所先。故料理學政者。當虛心公平。以延衆議。不可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阿附。獲乘間而迎合。得其意。方正之士。將卷懷退避。恐學術之衰自是不振。其言果驗。

自一變學政。奔競趨于時習者。觀望附勢。栗山建議。法令益峻。非其講經依濂洛關閩者。不得作用。故不論漢唐元明及我土伊藤堀河物赤城。盡目稱異學。而

辯駁排擯。不遺餘力。雖有久要。挾僞求名。猶黙其間。依違不決者最衆矣。獲異學之目者。銜怨刻骨。雖憤懣之。不敵其勢。分黨毀訾。其害有不可言者。滄洲以爲學術之要。敎訓之務。隆替治亂休戚安危之所係。事雖至微。不可不愼。若無矯揉。則漸漸萎靡。勢必不振。吾道遂廢。乃與書栗山云。濶焉久矣。乃擬修候。而慮局務無閑。更煩手敎。是以去秋奉呈小詩。亦不敢附上隻字。聊述相思之切而已。伏惟文候佳勝。慶幸曷堪。鴻不佞。春來疎狂如故。東山西澗。曳藜寛步。觀花鳥。弄烟霞。除風雨外。率無虛日。追念昔時之同遊。

感來興盡。悵然而還。一日會今枝生。問足下消息。生乃話曰。去秋有貴恙。且門生京客更病。勞心可想。而天相吉人。今則霍然。可喜也。而傳得豚犬數也。書有云云。因審動止嘉亨。渴望頓慰。恭喜雀躍。鴻不佞客歳以來。有所聞。乃思欲以國字書具陳區區。亦復恐勞賢慮而妨機務。乃止焉。近有人自江戶至。來見愚老。談論移時。乃語曰。柴博士彥輔奉徵命而東也。上自士大夫。下至匹夫庶人。苟讀書志學者。識與不識。咸謂柴子必非虛文固陋之儒。來修學政。上行下效。敎化之盛。可以想。經學文章。從此益興矣。今柴子所

建言施設其偏僻不啻山﨑闇齋而所薦引皆是迂闊陳腐不知四書小學近思錄外他書可讀者也柴子以其學專據程朱適投合於當時宰執之所好乃杖其權勢欲禁遏非宋學者是以大不合人意文學之士無不非議且乘世變欲傾奪累葉學士之職諸學士相憤怨之視如仇讐庶幾乎洛蜀朋黨之禍矣其言如此鴻於是躩踊不勝不知足下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鴻竊意諂諛之徒方且稱贊功業未嘗有一人以是聞於左右者也非諂諛之徒則必曰彼方得時而恣意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默而待之不

過數年彼得自敗由是觀之當今讀書志學之士於足下也非諂諛則皆毀也要皆不利於足下者也若鴻則不然知交不淺情誼至深不得不忠告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古人既言之讀書學道所見各異而其所尊信亦皆仲尼之教而不出於孝悌忠信仁義禮樂治國安民之外則必唯宋儒是據鴻欲以國字述愚意忽聞有一生好性理學乃作詩若書勸天下其意蓋盡焚後世諸家不敢冐從宋儒之論著書籍而欲滅亡之矣鴻竊謂此曹以私意媚足下足以益足下之過而不知海內躁擾噎無識小人其可醜已

甚鴻於是不得已而具陳焉冀足下平正其心寬廣其意上請當路執事諸公速出令弛禁不專信程朱用漢唐傳疏或從事于王陽明或用于堀河學徂來說博取衆家學者唯其所好是從未爲害於道苟不然唯宋儒籍是讀汩沒於小學近思語類等數書間其弊終成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僅能以頭巾氣習飾其陋耳鴻不佞犬馬齒已過七十自少壯所相識儒生文士不爲少矣其好宋學而博覽有文字詞藻特肥後藪子厚浪華中井子慶及足下耳他無幾餘皆不冐從性理之言者也凡學道之勤在博讀群籍而

知聖人之教不在於孝悌忠信仁義禮樂治國安民之外則其所據經解漢唐若後世衆家各從其所好何害之有唯在其智愚賢不肖所用之何如耳又聞足下謂程朱爲正學以諸家爲異學也夫異固不同之謂也謂諸家異于程朱可也而正者邪之反對也苟不學程朱者皆謂之邪耶果其言是乎他諸家姑置焉　皇朝博士家說經自古至今遵用舊典專依注疏不從程朱豈謂　皇朝用邪學而可也哉由是觀之唯宋儒學謂之正學是亦私言不通之論也鴻聞滕惺窩林羅山雖專從程朱其訓導未嘗如此偏

併矣。又嘗有人來說。　皇殿新成。固有屛障圖畫之舉事。及江戶畫院狩野住吉二家。訪搜而其圖式足下與馬河圖洛書聖賢圖像。衣冠服色制度失考甚多。杜撰百出。五條菅公辨駁之。足下不能答得罪。菅公能救解之。其他輿說紛紛。此等事難必信。何也則人情薄惡。出於妒口。亦未可知矣。鴻所憂懼。唯在學術之偏執。衆人不服。大損時體而已。千里遼絕。不能面陳。鄙辭瀆覽。恐懼尤深。足下能愛而受之歟。受而聽之歟。怒而絕之歟。抑上言於宰執而罪之歟。鴻謹奉命而已。按此寬政六年二月事也、滄洲非好爲高論抗忤時相、實憂學術之就于衰也、後果如其所言

滄洲享和元年正月八日沒。歲八十一。有二子。伯勲字大業。號蘭室。叔倫字大經。號魯齋。皆學術富贍。伯五十一。叔二十三先沒。

滄洲以寶曆庚辰。告老再講業平安。以出於宇士新門。崇信者多。士新高足。平安則滄洲。浪華則片北海。北海少滄洲二歲。能兄事之。滄洲與之五十年不變交誼。每著一書。使北海校之云。所著周易象徵。尚書獨斷。論語省解各十卷。博物強識四卷。讀孟子。琉客談記。赤穗四十六士論各一卷。靜思亭雜著。靜思亭文集各十卷。遺集二十卷。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十一終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十二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吉葟墩

名漢官。字學生。初名坦。字學儒。號葟墩外史。通稱埋藏。吉田氏。自修爲吉。江戶人。

葟墩先世近江人。高祖祐益。出自佐佐木氏。與了以同族。仕豐太閤。娶前田德善院玄以女。生慶也。初祐益致仕之後。遭亂稍衰。慶長中前田氏侍太田夫人於駿府。夫人水府威公母也。祐益晚年因此緣故仕威公。賜釆地若干。卒後前田氏爲尼稱日圓。夫人嘗有

功勞於　大猷公。日圓亦與焉。每出入候起居。眷遇無比者。慶也以父母蔭。補醫員。加賜食邑。生二女無男。以季女配長谷伊兵衞子宗山。爲嗣子。時歲十一。歷事威義肅三公。元祿中敘法橋。如例稱林菴。元配早歿。娶雨宮氏無子。養外戚戶次氏子爲嗣。名訥言字子敏。號愼齋。又爲醫員。生篤信。字興卿。以享保乙巳九月丙辰。歲四十九歿。篤信娶奥山氏。以延享二年四月五日。生葟墩於小石川邸。葟墩家學殖多。自愼菴始云。

葟墩以家世蔭補仕籍。襲祿三百石。時稱林菴。明和中擢爲侍醫。嘗於當直日。私出官署。時數訪近街病者。府僚有司雖間知之。爲不認知。而不敢詰問。蓋以其精於方技。請治者頗多矣。會有後宮病急症者。俄召當直侍醫。葟墩又私出不在。諸曹各回護之。不能密掩。執法憲吏以事狀聞。竟受呵責。依此罪科。沒收祿籍。放逐都外。自是而後。變姓名稱佐佐木坦藏。蓄髮爲儒。名坦字資坦。號竹門。無幾僑居淺草馬街。最後而復吉田氏。

葟墩雖精通方技。素不欲爲醫。當被逐時。暫作治療。有國手名。其業大行。每歲所得謝貲。二百餘金。家産不

匱。平生好書畫。長於鑒識。若有佳品。不惜數金。倒囊購之。自宋元明清諸家之眞跡金石彝尊衆物之奇器。至我土中世之舊記故錄。折軸敗卷之雜品。廣搜博收。無所不儲。最後家道爲之貧。而不敢爲憂。

浪華木巽齋好學。嗜博采蒹葭堂。收藏古今之書籍十萬餘卷。又儲集書畫法帖古器名物。尤長於賞鑑。其人風流好事之聲。傳播一時。累世素封富侔王侯。其所買購一擲千金。故珍器名物自輻湊。此海內之文人墨客。不招致而寓居其家者數十人。交遍寰宇。無不知其人。葟墩家道富厭。雖不逮及。收藏儲集與之

匹敵。奇册珍卷。充滿於此。巽齋使人訪問其所有盡是世間絶無希有之品種也。故出千金。請其所欲。篁墩歳踰知命自識齡之不長。賣致之多得資財。爲子孫購田宅若干畝云。

篁墩博通之餘。能辨書畫之眞僞。傍成古器新舊之鑒定。今世所謂好事者流。蓋由篁墩早啓歩徑而出。於此。乃是所以匿姦商書帕點估稱揚之也。而亦由篁墩之說行。其所著眼不少。余所識市野。（名光彦字子邦。又號淸翁軒）高岡養拙。（名秀成字實甫。一號醉月）中村佛菴。（名蓮字仲蓮。一號精廬）狩谷棭齋。（名望之字卿雲。一號仰高）等。各博洽多識。以鑒定精核。被稱於世。皆是祖述篁墩之遺論者也。

篁墩初學于井金峨。少於金峨十三歳。金峨屢稱其才學而不措。及改醫爲儒。專奉崇漢學。首唱考據學於安永天明之間。近時淸人考據之說盛行。而人爭知捜索元明以上之古鈔影本者。實自篁墩始。余嚢序其所著近聞寓筆。詳言其事。文長不贅于此。

篁墩好合古鈔數本。比對校勘於經史之異同。聞人之儲藏珍卷奇册。百方求之。手自寫鈔。其所校定諸書。皆極精覈。今按篁墩之所爲。多與近世淸人盧見曾。畢元孫星衍。段玉裁。戴士震。阮元等諸家之所言。暗合者多矣。蓋考證精核。雖使氣運之然。先鞭之見。在於諸家前。隔地而相同。眞可謂卓絶矣。

篁墩常告子弟曰。解經當以近古爲信。後世諸儒因己之所執。各成一家言焉。有所論著。其信道非不篤也。其講業非不精也。而要之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以其近於古也。聖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徒豈不服膺哉。

篁墩左袒漢唐傳疏。盛唱古義。專以研究古文孝經孔傳。尚書孔傳。論語何氏集解三書爲主。三書皆有成書。其於尚書用力最勤。嘗著書說五卷。名曰孔傳廣

要。蓋自宋元迨明淸。疑尚書者尤多矣。篁墩爲之禦侮其辨論立說。實我邦人所未曾及也。

篁墩寛政十年戊午九月朔日病斃。歳五十四。葬于谷中里大雄寺。所著古文尚書孔傳指要五卷。論語集解考異。菅氏本論語集解考異各十卷。眞本古文孝經孔傳一卷。左傳杜解補葺五卷。眞本墨子考十五卷。經籍考二卷。活版經籍考。足利學校書目附考。廟略議。祭議略各一卷。留盦書屋儲藏志廿卷。近聞寓筆四卷。近聞雜録一卷。淸朝創業事略。欣然悅耳録。骨董小說各二卷。箕林山房文鈔六卷。其所校定

陸德明經傳釋文三十卷盧文弨攷證三十卷書鋪松澤老泉奉其遺託刊行于歿後云。

篁墩之男。名唐臣字士貞。通稱定吉。自幼聰慧能作歌詩。學術大富。常誦杜詩韓文諳記數首數篇享和三年春病麻疹歿。歲僅二十二。大田錦城爲余言。

吉雨岡

名桃樹字甲夫。號雨岡道人。一號鼇嶼通稱忠藏吉田氏。自修爲吉。江戶人。給仕于　幕府。

雨岡本姓小橋氏父友古出繼塚原氏與司衛騎士吉田安立者善爲之所養弱冠襲職雨岡亦然。

雨岡初從井金峨學經義又從澤旭山媚文章又好和歌與平春海橘千蔭友善二子常稱其詞才曰。流暢典雅不減古人。

雨岡蚤有幹事名擢爲匠作令屬吏能以學術潤色吏務煩劇之中不廢誦讀。

雨岡天稟明敏達練時態寶曆中本所失火暮而寖熄餘焰猶熾梗支其翌日　幕府出狩之途程故事若誤失火延燒妨阻出狩又登廟等之路則其罪不輕衆議請廢出狩而改日。雨岡急命擊望火樓鼓旂再集招救火之役徒白丁健夫星馳奔走趣火所灑爐掃火燭淨如洗而自得出狩之不廢矣。

明和中有獻謀使造長橋於花川渡之津。衆議皆言水底有巖石不便於植柱且以其費巨劇遂不果安永中再有旨使諸曹衆議之雨岡使善泳潛者撿之能得搜址法斷然建言上策　官許容之竟能造作往來庶人官仕者外不論農工及商每人以錢二文爲税。用費雖巨不糜　官帑得速成之既成之後數日倉江東吾妻神祠賽祭都人士女始步新梁不煩舟楫濟于此呼曰吾妻橋公私至今皆便之按江戶郭外東渡之水皆隅陀川下流一曰永代二曰大橋三

曰兩國皆長橋也四曰厩渡五曰花川渡皆官津也花川渡造營獨在最後而貴賤遠邇須臾不止所以便於遞解兌運等其舉全成于雨岡之所建言云。

天明丙午之歲關東諸州洚水利根川溢殊甚隅陀瀨灘合吾妻橋以在下流忽將壞隳雨岡時住居于本所南割灘聞之不及以聞命役徒數十人斷橋中間數丈水勢猛激最所衝突橋賴得不全壞隳矣朝野之人皆歎服其捷敏。

明年丁未天下歉荒關東殊甚米價騰躍官長召議賑濟之方。雨岡率吏數輩急趣深川撿視所謂貸倉者

穀苞充滿封之以聞於是奸商黠賈僞詐所貯儲乃言曰諸侯給士俸稟請啓其封政府爲此遣其官署考覈實否使者數人項背相望不能辨白當是之時執政相良侯意次權傾朝野賄賂盛行兩岡議阻不行飛謗誹沸無幾免黜識者竊惜其屈抑

兩岡罷黜之後絕意官途不復以世務累心韋髮野服自號兩岡道人如游歷僧浪遊寰區名山高岳四方勝境無遠不至足跡半于天下以此爲娯其後有薦復舊職者問以其前僚陰慝媕娿附和將告訐其贓穢事狀兩岡不敢言則及其再三不已乃漫言應之

以絕其意焉

享和二年壬戌九月臥病自知其不起經理後事無一闕漏澹然而歿歲六十六十一月九日也葬于日暮里南泉寺二子伯長融字川父叔孝善字志述皆好學兩岡平生所起稿稿本著述數十種皆未全成有盤遊餘錄八卷別錄八卷鼇㠊雜錄四卷

阪本天山

名俊豈字伯壽號天山通稱孫八信濃人仕于高遠侯

天山之先近江佐佐木氏庶族有食邑阪本者因爲氏矣後仕甲斐武田氏所見甲陽軍鑑阪本武兵衛者此爲七世之祖其子主計殉難於新府其子隆息尚幼逃如出羽仕最上侯遭侯國除客死于江戶其子則俊以武技聞當是時海內始靖置鎮大阪防禦關西募驍勇者隸副內藤信正之麾下使往守此則俊擢爲騎士將家移居于此其子俊政避讐出奔不知所終其季子俊英始仕高遠侯爲高遠人其子英臣遷爲郡宰在職十八年部下服其威惠生二子天山乃其季子也

英臣自少壯好演武技不留志學及其晚年自傷無文

思悔而不及故使天山繼其志以修學業嘗勵之曰藩中子弟未嘗慣文事頑陋爲習鄙野自甘吾欲救之不能從之汝其勉之自是志於學遂到江戶學文章於餘熊耳受經義於宇灊水

天山雖學于餘宇二家奉崇蘐園之言中年之後頗有異同特藏書富專事博涉無論百家九流以至我土近人之雜著無不研究雖身居遠鄙都下之人不能及之博聞宏見以成一家之言

天山意氣慷慨雖不好嗚嗚兒女老媼聞其話就雀躍歡抃又不知一丁者聽其講經談史莫不敬而服矣

天山尤深於易學。不求之於字句間。專探象數。嘗曰。天地萬物皆是吾師也。視象生物。觀道活處。所謂道者全在于此。默識神契。求之于此。三代以後。詩書禮樂隨時權宜所以創立也。堯自有堯之道。舜自有舜之道。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皆無不然也。然則我自又有任我之道。而求之於此。不可拘泥于章句末節。文字支流。夫禮樂制度。非道之原。於此聖人視道之所形。名之曰仁義。孔子專言仁。子思併知仁勇說之。孟子比仁義禮智論之。皆擴而言之也。蓋往古有其道而無其名。故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未有仁義之

稱。即孔子所連名也。世之益降。人之益薄。教法不得不細密。名亦隨時起。唐虞之廷。必戒以欽。蓋其人皆忠信愨實。故所告止于此。孔子之時。世已澆季。人皆偷薄輕佻。故教以忠信爲主。慮其趨于末。先培于其本也。子思教以誠。慮其飾于外。先實于內也。孟子說性善論四端。亦皆莫弗因于此。豈以古無其言而廢乎。學而時習之。在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不在于論語。而在于大學。大學之書。齊魯之人所編。必在晚周。是以其教法愈密。其解亦不免淺近。學者尊以爲孔氏之遺書者。固非矣。而駁以爲非聖人之書者。亦不爲得矣。若以格物致知爲孔子之不言駁之。則知仁勇及仁義禮智等。亦皆在于所廢也。論道者當論其世。知其時也。强拘于一。則其見不得不必局。而今求之易。則古自古。後世自後世。煥然明照。無少礙滯。學者專徵之論語。論語孔子没後數年而成。孔子欲垂敎於萬世之意。非必存于此書。孔子手所制作。易春秋是也。其業專在于此二書。春秋學者多皆爲褒貶之說。非也。呂大奎以爲正名分之書。余從之。然大奎專依左氏以辨其事實。余直以爲推不必據左氏。夫孔子作春秋。豈期後有爲之傳者乎哉。

天山擢爲郡宰。欲改舊俗偸惰之弊。而民未熟化。以恩臨之。則橫而不遜。以嚴待之。則怨而以憾。因得刻薄之聲。而美刺相半。時會有忌其方正不利於己者。飛語相起。候聞怒之。奪其祿秩。閉黜三年。無幾尋命嗣子俊元。賜祿之半。閉黜故解。承譴愼謹。三年之久。不見喜慍色。讀書惟耽。絕罷吟詠。其嚴敬如此。

天明癸卯歲甚凶荒。人民飢乏。餓莩相望。於是上毛州縣。兇賊競起。掠鹵民家。暴亂百出。其勢奮迅。徒黨已至數千萬人。諸侯鎮藩。悉皆有警。不能治之。數日之間。延蔓抵于信濃州界。天山時在于任。候命防之一

方。預作之禦。受命之日。裝飾既飭。械具已備。將率其所屬步卒若干人。早先諸藩之所出而發行一軍。鄰境鎮藩皆服其敏疾。而稱平生有調練規律之備矣。

天山性資强識。眼所一過。終身不忘。或散置通志堂經解數帙。紛措卷目。試舉其說質問之。乃曰某氏之書某氏之說。不差其一。

天山嘗視父以武技教授藩士。自演習槍法銃術。學之既而精熟。槍特極奧。銃童齔善發。必的中。而有慊意。明和戊子。歲告暇到浪華。就銃名家荻野照良質之。意猶不滿。於此獨益研究。有所發明。喟然嘆曰。火技

之傳天下無人。我豈不自任之乎。夫有力膝銅熕以發數斤鐵丸殆若兒戲。實爲癡騃。若乃小丸小藥。唯敵一人耳。非將師之任。於是其所刱造周發之術。銃炮要務。而實古今之所未曾有也。

周發之炮術。本之於孫子火攻皆得之易象云。蓋天山好研尋易說。遂得悟入於徼。於是自出機巧。創製砲臺。名曰周發。取諸其轉旋無端。遇隨發擊。運動萬鈞之重。輕於鴻毛。東西南北。向背無常。意之所赴。罷相隨。無處不自在。竊謂所向無敵矣。

我邦自有火技。講究其術者。多無學殖。徒傳當時之制。耳。天山旅寓浪華。講究之數年于此。無一所得而還。講經之暇。偏搜討蠻夷異域之傳。世之從事於此者。以爲彼皆其妙用神理未有入處。徒守軌而所爲近乎虛誇。故不復屑世尋常之砲技。別求其利用。專精凝思。至以忘寢食。一旦有所發明。享保以降之人。始知西洋諸州橫文之書。益識於精妙于此技。天山在于僻地。獨造作之。其連發運用之簡便。合符于彼。雖時運之使之然。誰不謂千載之偉功乎。

天山嘗謂我居官不遂志。其爲媿也大矣。我惡知無再黜之媿乎。與爲三黜之柳下惠。寧無再任之榮。因自號天山即取諸天山遯。以表其志。

天山罷仕之後。漫遊諸州。寬政己未。歲五十。歸鄉。侯喜之賜禄秩。上疏拜命。固辭不受。以爲出處進止。不可不慎其言。凜乎有餘意。抗髒不減。平素聞者猶惆悵。侯亦悟其意。不敢强之。唯賜廩俸。以爲養老資。任其所願。從遠遊之。藩法大夫致仕。則賜老後俸。固不及士。士之有俸。蓋自天山始。一藩榮焉。

寛政戊午。歲五十三。遊于關西諸州。搢紳逢掖武弁方術之士。必踵館納交者數十百人。嘗寓崎嶴。平戸侯素聞其名。厚禮款待。遂到平戸。蓋平戸地抗拒蠻舶。

警備有法。其藩士大夫從學技。試術海濱。習熟有驗。平戶闔國至今傳遺敎。歿後立祠祭之。

天山嘗抵南紀泰地浦。觀其捕海鰌。笑其術迂。用人甚衆。獲物極寡。自製火砲。欲以試其技。示泰地邑長。有詩云。見說鰌魚跳躍雄。蹴濤不與石鯨同。試施銃技時相制。敢讓昆明池水功。

天山著述頗多。而不容易示之。恐其誤人也。嘗曰。古人著書。其孰不自是。然今視之。未免有謬。我所著又焉保其無誤乎。人憂在好著書。著書抑好名之弊也。我則亡焉。

天山嘗著周易特解十二卷。最後自謂拘泥象數。却非易之本旨。聖人之意。殆非文字言筌所能及。遂廢棄之不顧。猶有易學源流論。火炮說各一卷。銃陣詳說四卷。周發發揮五卷。兵律論二卷。會心亭集。卧遊集各六卷。天山遺稿四卷。

天山在平戶。得疾。就醫崎奥。叔子俊貞從看護之。病中作偶吟七律卅首。其卒章云。歷盡西州値病侵。留羈鸞嶠過春陰。呻吟未罷窮經業。鉛槧猶勤老翰林。無意匹夫懷白璧。何從方士問黃金。重章詞賦還多累不若淸胸止苦吟。自是後不再爲詠。神思自若。誦書不輟。以享和三年癸亥二月廿九日歿。歲五十九。葬于崎奥皓臺寺子院眞珠院。四男。伯俊元繼述家學。亦長火技。仲俊□早夭。叔俊貞爲宗家之嗣。在於大阪。季永貞。兄俊元早歿。無嗣。母皆吉田氏。又養甥岡部俊通爲子。通稱八彌。以火技仕諏訪侯。

天山在病蓐。自識其不可起。既幾乎不可言。勉疾執筆。遺書於平戶諸執事曰。向遊崎縁大藩。掌邨吏吉川忠行。得交執事。往復辯論。於文於武。遂及火熕周發之術。不圖蒙藩府之遇待。延爲上客。重賜優禮。幸得罄蘊蓄私心竊謂大藩接海洋於異域。天下吭扼軍

國之備。尤爲緊要矣。乃思竭致劣才。報萬一。於是新鑄鉅炮。寓以節制。具備利用。庶幾俾防禦之事。得以大備。無復遺漏。奈何中道罹重疾。不復能督事。而又爲給醫藥。多方求治。乃至今就醫崎之藩邸。然會病日劇。命逼旦夕。激昂圖報。竟不可得也。因思今所携兒俊貞。年甫十三。稍長生。後若得被不捐而加之大藩臣位之末列。以繼吾志。以述吾事。庶可或得以報恩也。單身爲斂葬。無資身歿之後。恐尙累藩也。倘蒙不棄溝壑。則幸甚。謹書此奉謝。千萬永訣。按。此一篇爲其絕筆。其志可以愍耳。天山歿後。平戶長邨鑒作墓碣銘。高遠中邨元恒撰行實。浪華篠應道製舊里衣幘碑文

足以不朽、元恒字文明、號
中臾、今爲儒員、與余交歡。

西山拙齋

名正、字士雅。初名思義、字見利。號拙齋。備中人。

拙齋本姓坂本氏。備中鴨方邑人。其先世仕于備中守大江元清。高祖章琳自狭挂還小坂。曾祖志摩以其舅氏無嗣、出冒西山。祖茂長歸復坂本、還于鴨方。父諒、字恕玄。號蘭皐。以有宗人奉家祀、復冒西山、以繼祖志。以醫著稱。母倉敷岡氏。世之所謂岡龍洲之同族也。以享保二十年乙卯八月十七日生。

拙齋自齠齔好讀演史。以當戲弄。父恐以此致病、時奪

卷册則窺父外出、復竊讀之。後不敢禁之、任其所好。嘗讀蒙求。雖不能快誦、略解事實不謬。間乃評論之。父奇焉。

歲十六、依父命、負笈遊浪華。受方技於古林見宜、學經義於岡龍洲。時龍洲齡已高。使外孫那波魯堂代敎之。無幾、以父病歸省。父遂不起。看護侍養無所不盡。喪服已闋、亦北上。龍洲既歿。魯堂居聖護院村下、帷敎授。拙齋寄寓其塾、研窮物徂來學。奉崇時習之李王修辭說。時附鳳字于翼。

魯堂雖初主漢學、服從物氏說、惝然有所省悟、刻意理學、訪索洛閩諸家之書、沈潛反覆、有契於心。會韓使來聘。聞其製述官南玉、書記玄仲擧等、精密理學。而筆語客館、又請從接伴使、與俱東行、旅次筆語、參決所疑、就正於此。蓋當是時、物氏學盛行。韓使所經過往還四十餘日。其所接見學士文人、率不下數百人。未嘗有一人及窮理脩身之事者。魯堂每夜就旅館質問不置、益識理學之是、而時習之非也。逮在江戸寄書拙齋、諭以棄其舊習、遵奉理學。無幾韓使將還乃到浪華。拙齋初見南元二子、問其要務。二子答以自不妄語始。傳其箋示、講究終日、不及尋常之筆語

應酬而辭去。自是而後、戚然有所感悟、盡廢棄舊時之所爲。懲艾前非、銳意鑽研、發揮理學。文宗唐宋、詩奉韓白。改名正、字士雅。時歲三十矣。

魯堂嘗謂、道宜擇所由。學非從濂洛關閩焉得其方。詩文則各從其所好、無甚害之。然依人門牆、拾人餘唾大夫不爲。蓋天明寛政之間、攻擊物氏者紛然互出。一變學風、革改時習、未嘗不由之。拙齋斷然奉理學、未必非魯堂之著鞭也。

拙齋少時善病、善怒。後自悔艾、手寫十戒、以貼壁上。旦夕視以自警、以制抑暴怒爲之條首。中歲以降、溫籍

雍容。罕見圭角。病亦從安。是以精研之工。培養之力。
老而加倍焉。

享保以後。文學殊盛。十室村里。無不有學究。而子弟僅
知讀書解文。驕傲凌人。無論詞藻文章經史百家。徒
以學術爲夸衒之具。至天明初。不論都鄙上下貴賤
老弱風俗愉薄。弊習極陋。拙齋痛規戒之。其教人也
以行實爲先。以信義爲主。鄉閭化之。是以一入其門。
者。謙虛過人。間有恃才者。儀容語默不敢倨慢。薰陶。
所資。既過人心。童稚婦女。自然無有荒嬉惰遊。極爲
可玩。買餳於巷市。旅犬於街路者。

拙齋脩飭。矜莊而恭謙。雖歡笑時。未嘗有惰容。童兒厮
隸。辭去則起送。平生治家。寬而有法。嚴而有恩。妻子
有過失。無少假借。人或疑其苛。其他雍和不見有比。

拙齋善言論。講說經史。每能感人。接物推誠。極盡歡情。
有客輒出書画玩器。家所儲藏。咸布陳坐。縱以展觀
傳弄於此。繼之以談諧。退去。或至疲困。坐對怡怡。未
見有倦色。是以俗吏販夫。樂與之居。其優裕務不敢
爲畦畛矣。

拙齋課業之暇。令子弟作象戲圍碁投壺等諸技。旁觀
評品。陶然相娛。是以嬌稚嬾童。終日坐待。無厭之者。
寬容溫厚。自然有餘。

拙齋讀書詳審。誤則改竄。疑則簽識。故一過眼。能記之
云。余嘗觀宇士新所句讀文獻通考。及太宰德夫所
句讀管子全書。而識其讀書詳審。向得呂大圭春秋
五論於書肆。乃言拙齋所句讀。余時歲十八。未知拙
齋之爲何人。今追思之。始知其手澤。嗚呼。吾輩讀書。
苟誦抄之。渴不省悟。真非強記者。十不記三四。謹念
朱以句讀。改誤簽疑。雖才不及中人。一讀之功。倍於
數讀。先修之士。用心之深切。不可企及。

拙齋操行不苟。足師表於人。而好諧謔。嘗送賴春水。到

大阪。因倶抵菅茶山。許佯爲送行。而出春水未知其
意。既過數里。每到驛舍。輒將分袂。脫笠停杖。揖而謝
之。拙齋曰。興盡則回。君莫顧念。且談且行。及一日程。
春水始覺。一行。對笑路上。既抵茶山家。未及言寒暄。
先語以其事。遊弄戲謔。更不似平生。

拙齋切磋理學。識量文才。超絶於魯堂。而敬事之至老
不衰。及魯堂辭聖護王府侍讀。舉拙齋薦之王。　皇
弟也。及其初謁。王親手出團扇煙斂數物賜之。又爲
點茶吹笙。以慰樂之。優遇尤至。竟不就仕。

拙齋半百之後。信服者甚衆。里中有一姥。固不相識。而

每晨念咒之次。輙唱拙齋名字。蓋以領袖一鄉。摸範
後進也。拙齋始不知之。後聞之。賦詩云。蘇公廳下曾
求字。白傅門前能解詩。嗟我於卿無寸効。枉教老嫗
擬生祀。

拙齋有愛石癖。自許以米顚。所藏數十百品。自命華岳
厓廬之稱。謂貯置堂廡。描其戸壁。以南宮拜石圖。無
朝無暮。撫玩自娯。又有紫石英。四五寸許。高八分五
釐。濶一寸二分。厚六分。大如棗栗。映日瑩徹。中含富
岳眞形。削成突兀。紫氣罩之。岳頂皎白豆許若雪。光
彩爍目。擎而瞰之。突如山峰戴雪狀。珍重特至。不啻

連城。名曰玉芙蓉。探勝訪人。不必離身。常在坐側。嘗
遊平安。諸貴人傳聞其事。争請撫覽。因遂經　至尊
宸覽。既製匣藏之。自題蓋上。以　天覽二字。斯事藉
甚。聞於四方。至有刻石顚印。而贈者。是亦一奇行矣。
阿波侯遣其儒員横野允文。厚聘以辟拙齋。將給三百
石。以爲師表。固辭不就。因謝曰。既不荅侯國之禮命。
即使　朝廷有徴辟。斷然無出山之意。請誓焉。使叔
子謹往拜賜。無幾加賀侯將聘拙齋。先使其儒員木
下梴傳旨曰。矜式之人。敢屈高駕。若不肎仕。肎遊數
年。惟其所欲。拙齋辭以荅阿聘之語。先是岡山支侯

賜長子愼月俸。蓋使之養拙齋。以終其高節也。

拙齋自少壯。好詠和歌。學之於備前紀美領者。及至京
與伴蒿蹊。澤蘆菴。僧澄月。入江天愚等之諸家遊。名
聲喧傳洛攝間。然恥以此技被稱於世。後不甚爲之。

伊勢本居宣長。名於國字訓詁學。建立一家言。善多
著書。以謗訕堯舜周孔語。及　本朝列聖。肆辨雄論
無所忌憚。而百中之二三。隱然有足以扇動人心者。
近時逢掖不必攻國學。又不通知國字訓詁學。聞其
徒之所言。不必問其是非。更相標榜。拙齋夙知其妄。
故熟讀萬葉等諸書。益識其所因述。乃擬作山上巨

椋反惑歌。又附別録。以暴其妄。辨正其似是之非矣。
嘗謂菅茶山曰。少壯學和歌及和文。全費十年許歳
月。至此其所學習。亦有少補於時矣。

讀史有感詩云。巍巍義公筆。刪修祖獲麟。書探石室秘
館延老儒紳。彰考主徴闡。文質日彬彬。一洗前史穢
僉知　皇統眞。特書分正閏。黜神后于后妃傳。陞大友于帝紀。繫正朔於南
朝之類。皆大義之所係。特筆直書。以革正前史之失者尤多。微意警君臣。謹嚴名
器重。勸懲袞鉞陳。豈止王家衞。抑爲東府親。功當擬
補洛。志在叙彜倫。永懸濟世美。寧效藏山珍。南董與
遷固。瞠乎避後塵。猗歟君子國。有若君子人。達觀一

百世。理亂目中。新誰成。繼述美。億齡輝王春。

天明末。白川侯定信。叅以懿親宰輔政務。頗有文思。寤寐賢才。破格放程。累辟有學殖操行者。躁進奔競者。上戚獻策。以冀登庸。拙齋常厭薄之。素病時學之賤行檢。習俗之趨浮靡。乃致書柴栗山。以勸建議抑奔競。勵偷惰。禁異學等之事。栗山舊拙齋善。時補教官訓督諸生。蓋慶長以降。江都學政。一遵朱子。無有異論。當是之時。衆家汎濫。以謗訕朱子爲大家碩儒。攻駁理學者甚衆。栗山能洞視之。將糾正其弊。會奉旨料理學政。又得拙齋書。大喜奏之。侯其所區畫處

置。與拙齋所言。自相符合。遂能擧用其言云。

白川侯與栗山。談及當時儒人有學行者。歷擧海內耆宿。首及拙齋。侯欣然竊意向之。栗山因陳其高操清節。雖干以塵務者再三。侯亦爲顧慮。恐敗其意而止。

自異學之禁起。修程朱學者。雖有其人物。蘐園之餘流猶未全澌。群議洶洶。不能了罷。赤穗赤松滄洲。憤惋作書。贈栗山。栗山置而不校。拙齋迺作書與滄洲。其言云。客歲讀先生與柴博士書。感然掩卷竊嘆曰。吁先生何論學術之疎。視公平之輕。知博士之淺也。夫學之有正邪。猶物之有真贗。事之有可否。世道升降。民俗美惡。將必由之。是故聖王建學立師。以誨蒙士。詩書禮樂。以時其教。博約培養。各循其序。鼓篋之孫其業。夏楚之收其威。皆所以使學者進由正路。能成才德。而不趨邪徑也。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設令教學失方。正邪不辨。何能化民成俗之爲。由是觀之。其方不可不擇。其辨不可不審也。何謂之正學。致知力行。專講修己治人之道。所謂君子儒是也。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勿爲小人儒。蓋深戒之也。易傳云。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亦言教學所由不可不正。研幾工夫。不可差跌也。衰周以還。學政

廢隳。異端興焉。楊朱爲我。疑於義。墨翟兼愛。疑於仁。此皆説仁義而謬者。孟子闢之。以爲無君無父。充塞仁義之賊。韓子推尊其功曰。功不在禹下也。乃至陸九淵之頓悟。王守仁之良知。亦皆稱聖賢而謬者。宋明諸賢闢之。以爲陽儒陰佛。絕滅倫理之害。後儒亦謂其功繼孟子也。譬諸稂莠之害嘉苗。鄭衛之亂雅樂。不得不鋤之放之。是孟子諸賢。所以痛排峻擊。不遺餘力。亦仁人君子之心。有不得已也。況若近世伊藤荻生二氏。排學庸擊辭。爲非孔子之舊。或毀思孟程朱。謂悖聖人之道。詭辨飾辭。簧惑後進。藉口古學

售己邪說。噫何物小人。無忌憚之甚。自有儒者以還。所未有之。漢儒所謂孔子訓而儀秦行者。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之罪。奚止楊墨陸王之比乎。從此已降。俗儒效尤。驕傲自誇。各以異見謬解經傳。罵呵洛閩。競立門戶者。數十百人。衒新奇。號曰古學。要皆醉二氏毒。而徽換頭尾耳。學術之弊至此。亦古來未之聞也。方今之世。有道君子。固當辭而闢之。禁而絕之。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而先生之言曰。讀書學道。所見各異。而其所尊信。亦皆仲尼之敎。而不出乎孝悌忠信詩書禮樂。治國安民之外。則何必唯宋儒是據哉。或

用漢唐傳疏。或從事于王陽明。或用于堀河學徂來說。博取衆家。學者唯其所好。是從。未爲害於道。若果先生之所言乎。學聖人道者。不藉師儒。而敎學之方。曾不與世道民彝相干也。竊意先生徒知釋老爲異端邪說也。夫釋老之徒。各道其所道。故爲異端固自判然。至愚儒。學則依托經傳。以駕其邪說。故其似是之非。塗人耳目。惑世尤甚。此先修之所以深憂遠慮。力闘峻拒之也。若謂不然。則先王庠序之政。皆爲虚設。夫子警子貢。亦爲贅言。而孟子何必闢楊墨。宋明諸賢何必闢陸王乎。且漢土之人。亡論達搢士子武

弁俗吏。以至農工商估。若娼僕倡優。率皆識字讀書間又解詩屬文。孝悌仁義之爲美。堯舜孔孟之可崇。莫不粗識之者也。則謂彼土男女。除黄緇外。皆知聖人之敎。而不藉學政可乎。而漢唐以來。明王良相。動輒議其廢弛而不措。何也。亦唯知世道民彝。將必由學故爾耳。況又此土之與彼土。風俗殊異。敎學之方尤不可以不加愼也。今乃不擇敎之馳騁。不論學之正邪。槩謂均是聖人之道。各從其所好而無害。何其所見之汗漫也。有人於是。口漱濁水。手持假金。謂人曰。均是水也。吾奚擇其清濁。均是金也。吾奚論其眞

假。則不嗤其疎狂者幾希。吁先生之論學術。得毋類於此乎。正嘗聞漢唐注疏諸家專治訓詁文字。而解經旨。槩乎膚淺。嚼蠟無味。至宋程朱。微旨奧義。粲然復明白。始繼洙泗之統。繇是漢土學政歸一。洛閩制藝科場。專用程朱傳注。爲標準。以是策士。以此應擧父師之所授與。子弟之所傳受。止是斯學而已。自宋季元初。歷明迨清。五百有餘歲于今。雖革命迭興。學政畫一。無復異論焉。明叔世間有立異者。亦唯私議草野。未有公言於廟堂上也。非惟漢土爲然。即朝鮮琉球諸蕃。苟從事於斯者。亦皆率由不愆。吾崇朱子

昉於滕惺窩。方是之時。闔國鼎沸。群雄尚武。絶無一
人禮致逢掖。而問學講道者。特　照祖大度卓識。首
聘惺窩。習經史於干戈矢石之間。又舉其門人林道
春。爲博士。刱學制。此其所以翼戴　王室。戡定禍亂。
而能創業垂統。貽其孫謀之端。蓋亦見于此。慶元鞬
櫜已還。相承益隆。至　常憲公立頖宮。建聖堂。仍令
道春子孫。世襲其職。總學政。敎士子焉。更辟木順菴。
以備顧問。親講說經義。使侯伯聽之。於是斯文翕然
興起。嗣後　文昭公擢源君美。三宅緝明等。有德
公延室直清。中村明遠等。爲直講官。是皆一世醇儒。

文行兼優。師承正學者也。是時京師有伊藤維禎父
子。江都有荻生茂卿師弟。各唱異學於民間。名噪海
內。寔繁有徒。藩邸侯家。或有以其徒充儒職。而未聞
有一人以其學進仕于　朝者。可見　朝家皆能遵
舊式。崇信洛閩而不墜也。今選舉古賀尾藤岡田三
博士。輔翼林家。禁遏異學。以振學政。正是明良賢能
所以深體　祖訓修舊制。而柴子諸博士。奉行之爾
耳。先生曰投合大臣所好。挾其權勢。建言施設。擅行
黜陟。此豈非輕視　朝之甚乎。又先生引　天朝博
士。說經用古注疏。以爲異學解圍。其意蓋謂是非叛

函之固。則十剛鐵步障矣。雖然是亦有說。請試言之。
恭惟古昔　王化之盛。屢通信李唐。聘使學生。虛往
實歸。各以其所傳習奏諸　天朝。朝建之學官。蓋當
時經義止是漢唐注疏。無復他說比之宋學之東漸。
海內播蕩。兵燹相尋。　輦轂蒙塵。公卿星散。寧復遑
問學術何如乎。逮偃武後。　後光明帝。始信程朱。特
詔講官刱從朱義。顓講正學。更徵布衣朝山素心。講
周易。又　睿製惺窩文集序。以賞揚其首唱正學之
功。　天朝之學於是乎。幾乎維新矣。惜　聖壽不永。
嗣後講官因循故常。未能之承行也。側聞　朝廷聖

明。好文師古。典章文物。百廢皆興。而況斯文反正。
朝旨業已如是。獨無　聖斷乎。海內臣庶。刮目竢之
耳。正徂歲謁明經博士特進佩蘭清公。謂正曰。余曩
祖賴業。嘗爲　後鳥羽帝侍讀。時於戴記中。標出大
學中庸。併論孟孝經。目爲五書。以進朝廷。爾後百有
餘年。而朱子四書集注本。始傳于我土。其所表章。全
與曩祖之所見相符。由是學庸二書。專用章句進講。
其三書或依漢注。或從宋注。又有家學說唯遵　朝
旨而說之。未有定論云。夫大學先聖敎人之法。初學
入德之門。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學問極功也。經筵之

講。專宗朱子。則大本既正。歸趣不差。明經家亦是洛閩之學也。但其末稍徵有異同耳。視夫伊藤荻生二家。誣聖叛經。邪說胥壞。懸絕。豈可同日而論哉。先生之於清公。金蘭不啻。想亦飫聞其說矣。今乃牽而合之。以為異學之黨。援顧不亦誣乎。嗚呼清公沒。而有知其謂之何。語云君子不黨。又云不阿其所好。惟先生其思之。至若曰柴子之所薦舉。皆是迂濶腐儒。又曰。欲乘勢傾奪累世學士之識之類。誠是齊東野人之語。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妒口醜詆。亦無所忌憚之甚。豈所以議柴子諸學士乎。先生與柴子。

嘗結社於洛。周旋有年。應知其為人。何遽信訛言浮說。而責之柴子乎。且曰。文學之士非議柴子。致海內之躁擾。未審何地方誰氏子。起此躁擾。先生確目。而徵耳之耶。將謂家田虎。山本信有等之上書也耶。彼徒以佛氏異宗武技分派。視吾儒。以謂亦當如彼多見。其不知聖賢一本之道。意者是蜀犬吠日。桀狗吠堯。怪其所怪耳。狺狺紛爭不日當絕跡。何躁擾之有。又獨承高諭。先生此舉。擬司馬文正諫王安石云爾。夫安石。剛愎自用。擯斥群賢。特行新法。釀宋室之禍。文正先見之明。忠告之言。悉中其肎綮矣。柴子遵奉

朝旨。董正學政。以贊升平之化。其功偉矣。先生乃比之安石。何不知故人之至于此乎。噫無識之小人。如正不佞。賴有父師遺訓。向方欽化。不惑如此。以先生博洽文雅。睨視一世。尚且述懷自決。恣情縱筆。敢梗道化。悍然不顧何也。非異學弊習所錮。雖高明不能免乎。冀先生虛平其心。廣寬其意。再致書以謝前言之過。且頒其稿本。遍示海內知交及門下學徒。以解其惑。俾之革面洗心。從事於正學。則先生改過從善。作人濟物之美。逾光大於前日矣。正也辱過交二十餘年于此。盡一得之愚。敢布腹心。鄙辭草卒。不避

忌諱。唐突瀆覽。悚懼尤深。傳云。惟善人能受盡言。先生其受而聽之歟。笑而置之歟。或怒詬而絕之歟。抑言於當路而罪之歟。正謹俟命而已。今按諸家作門戶之見。古今如一轍。不破私黨之好尚。則無得公平之論。故記之。以示其所執拘之醇粹焉。此事在于寬政二年。滄洲歲七十。而拙齋五十六也。

寬政十年戊午九月。欲往讚州看紅葉。未首途而癰起腰。遂以十月五日歿。歲六十四。葬于鴨山下。娶阪本氏。先歿。五男。伯慎字孝恪。祿食于藩。叔謹字孝悌。教授鄉里。餘皆夭。所著有閑窗瑣言二卷。松山遊記芳

野紀行各一卷。汗漫日記十二卷。拙齋詩文集二十卷。仝和歌集十卷。仝詩鈔三卷。

源琴臺

名世元。字長卿。號琴臺。又號彩瀾。後號仁里。通稱源三郎。佐佐木氏。近江人。

琴臺。近江源氏之嫡流也。自左衛門尉定綱始封于此。世襲食邑。其子信綱。至檢非違尉使。任近江守。其第三子。壹岐守泰綱。弟近江守氏信。分為南北二宗。泰綱居六角。氏信居京極。其子孫始有六角京極之族。而六角常為江源大宗。泰綱生賴綱。賴綱生宗綱。宗

綱以弟時信為嗣子。時信生氏賴。氏賴生滿高。滿高生滿綱。（一作滿經）滿綱生久賴。（初高康。一作政賴）久賴生高賴。高賴生定賴。定賴皆居六角鄉觀音寺箕作和田等。定賴敘從四位下。任彈正大弼。室町幕府賜管領職。近江守如故。闔族一門尊崇之曰箕作殿。其子左京大夫義賢。其子右衛門督義弼。（一作義治）有意於起霸業。與織田右府抗戰數年。元龜中右府使柴田勝家等略近江諸邑。觀音寺箕作和田六角諸城靡風奔敗。特保餘江城。義賢父子出兵敢戰。右府軍屢苦之。無幾右府幽幕府義昭於京師。滅朝倉義景於越前。殺淺井長

政於江中。數月之間兵勢大振。義賢以募兵無援不能拒支。棄國而棲遲於伊勢伊賀紀伊之山中。晦其蹤跡。近江一州悉屬右府。自遠祖兵庫助成賴始居佐佐木莊。五百有餘年。忽諸泯絶焉。義賢既沒。義弼在于高野山。及豐太閤混一海內。愍其華胄殊以義弼達練射御之故事。召之使侯左右。備顧問。辭而不應。最後潛居於京師加茂。慶長十七年十二月廿三日。歲六十八而歿。義弼弟。中務大輔高定居觀音寺城。及宗族淪沒。竄奔逃隱居於大溝。是為琴臺六世之祖。按義賢父子之始末。諸家不記之。故詳及之耳。

高定舊居大溝。慶長五年　照祖傳聞其事。愍憐名家陷淪。新賜千石。為扈從隊。有四子。伯右近大夫高賢襲祿。仲民部少輔高和。叔桂治為醫官。敘法眼。季四郎定好也。高和為　台徳公扈從。別賜二千石。其子高秀。（初名久高。通稱外記。）延寶五年歲四十二歿。子定賢稱二郎。僅四歲襲祿。九年四月病痘而夭。故事未至十五歲者。不得立嗣。采邑除。遂絶其祀。當是時家族遺臣四方流落。高秀有妾吉田氏者。大溝農家也。先是雖既有孕。辭還鄉里。生男名高久。稱源兵衛。冒母族吉

田氏。其子高元。稱源太。家産頗豐饒。大購田宅。人稱之素封。以延享元年甲子三月十六日。生琴臺於大溝云。

琴臺自幼不好産業。讀書惟好。父知其不凡。欲使之爲醫。故不責以農桒稼穡。遂遊平安。寓于山脇東洋塾。雖然非其所好。竊將爲儒者。執贄於松永淵齋之門。淵齋名深原字貞夫號淵齋居于京東堀河講習堂昌三之曾孫奉崇宋學而有時名者也無幾聞父疾。還于郷。時僅二十三歳。

琴臺喪父。爲之服三年。能終禮制。大溝侯聞其異行。將旌之門閭。而警戒衆庶。辭謝曰。爲受賞賜。不服親喪。

供爲子之職而已。

琴臺自喪父後。以田宅貲財。託之族人。每年請遊學之費金三十兩。再遊平安。博交名士。歸復本姓。稱佐佐木源三郎。僑居于下太刀賣街。教授爲業。

琴臺三十歳後到于江都。僦居下谷車阪。常往來于此。其稱熟知者。僅三人。林儼。字稚瞻號松林山人長崎人清客之胤子善書畫篆刻三浦衛興。字淳夫號穎山石見人富山儒員僧慈周。字六如號葛原光納近江人居于東台皆以詞藝著聞者也。

明和初。琴臺將研究程朱學。執贄於村士一齋。名宗章字行藏居于駿河臺一齋專修山崎氏學。雖以性理著顯于世。詞藻文藝不能兼治。唯以講習洛閩之諸書耳。雖操行可見。雖經義可聞。博通宏覽記誦辭章之才。不能遠及于井金峨。東藍田。關松窗等。常與菅野兼山。稻葉默齋等友善。不苟交人。琴臺雖已入于其門。自少壯所交遊者。多是堀河蘐社之徒。故一齋心竊不平之。忌嫌之。嘗爲其徒宮潛三者。削正文一篇。以示琴臺。其中有吹毛索瘢之語。一齋改作吹毛求疵。悍然曰。不若從韓非。琴臺曰。苟讀書人。誰不知此語出於韓非乎。後世苛責謂之吹求。元明以還之人能每用之。朱子與董子才書云。吹毛求疵。洗垢索瘢。載在于文

集。先生未見之耶。一齋赧然。若此之類。前後不一。琴臺嘗謂。奉崇理學之人。雖學行兩修。自號大家。至論文章詞藻。極爲疎陋。宜哉堀河蘐社之徒均是視之。如窮措大村學究。寡聞狹見。不得免誚。一齋聞之益不悦之。其他同門之士。忌刻琴臺之才。謗議沸起。竟被排擯。而削除其門籍。不許其爲徒云。

自琴臺爲一齋所拒絶。迎合師意。附和之者。以爲輕俊之才。陵轢先輩。驕誇其罷。妒忌之者愈多矣。雖然學術之富。文藻之贍。不能與爭席。謗議之所在。聲價相隨。

琴臺將釋褐於諸侯。前後數回。至有聘之者。一齋之徒譏間阻抑之。以爲愉薄而多欺詐。萬犬吠虛。遂不可得祿仕。故絕意於當世。優遊衡門。嗚呼自古至今有志之士。幸出於有爲時。爲群小所娟嫉。使其所抱負不展于此。蓋黨同伐異之弊習。固結肺肝。惡其學之所由及其子弟。何狹隘之甚。不能洪量容於人。一齋之於琴臺。一則失之局屈。以小忌至拒絕之。一則失寬緩。以細諱至衝潑之。真可以惜矣。

琴臺天資寬裕。不與物忤。四十歲後。人嘉其器宇。納交者不知其數。若松宮觀山。山縣柳莊。平賀鳩溪。林子

平等。各悅琴臺長於韜略。請裨益不少。此數士皆雖不凡士。不識明哲全身之故。不善其終。琴臺能禮貌之。稱謂難得之人。可謂有所見矣。

琴臺不矜細行。任俠自喜。推誠及物。自快於汝爾之間。故學就而身逾窮。名立而志逾逸。是以世之介僻之輩。不論新知與舊識。暗毀刺之。而不能覆沒其才學之美。琴臺亦雖自知犯世之清議。不欲俯仰於人。

琴臺常以知時世之勢。爲專務。故論古評今。皆以此爲斷。其言曰。讀書者不可不知時勢。陳壽著三國志。紀魏傳蜀。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闇其識

之有高下時也。壽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乎。鑿齒作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緖。猶元帝以藩緖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乎。司馬溫公通鑑。朱文公綱目。理勢亦如是也。北宋受周之禪。溫公不得不以魏爲正統。南渡偏安。文公不得不以蜀爲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易地則皆然。四子均能識時勢者也。此說我土之人所未及考也。

琴臺雖絕意仕途。其實不在于此。將求通籍於　幕府。故不願爲侯臣。恐侯正識。阿部豐後守信其學術。徵以二

百石。秋田侯義真嘉其名族。聘以三百石。皆辭不應。
東叡大王屢招致之。使講說經史。聽之優待甚渥。後賜居宅千步地於芋坂側。遂移居於此。

琴臺嘗應一侯家聘。曳裾其邸。遇以賓禮。後侯語曰。吾出自江源。均是佐佐木之庶流也。今與先生相遇一堂。嫡庶分不忘祖宗之親。請先生自愛。蓋其侯家。有傳舊譜。其言不文。不足以傳之於遠。欲假力於琴臺。修飾之。以爲完備矣。琴臺對曰。孤生無援。爲衰頹之所自。及不能以奉揚祖宗之休烈。實慚愧之至也。自古建國之君。興家之臣。皆出身於干戈間。櫛風沐雨

備嘗艱難。以爲子孫立業。而爲之子孫者。生遇無事時。坐享富貴。般樂怠傲。不知祖宗之勤勞。可以嗟歎。亦由學術之不明之故耳。侯有意於此。勿敢佚遊。以忘其職。則可矣。不必有修飾譜牒。炫耀時目之舉。侯大恥而止。

琴臺雖門衰祚薄。以現然名家之遺裔。閥閱之餘族。無自負於世之意。嘗曰。我雖貧甚。不爲猥冒他姓之虚托。此一言凜乎似砭世冒他姓者之頭腦焉。

琴臺以寛政十二年庚申八月廿日。病歿于谷中芋阪家。歲五十七。葬於同邑感應寺。不娶無子。妾藤氏生

二女。皆夭。遺言不許請碣銘於人。余向展其墓。墓表題仁里源先生之墓七字耳。此蓋恐侯阿部正識所書也。

近時傳其學者頗多矣。北條蠖堂。(名伸、字士伸、相模人、敎授生徒。)木村鶴皐。(名衆、字子容、江都人、善書、忍侯儒官。)海野蠖齋。(名瑗、字君玉、庭瀨侯儒官、最後至執政。)遠藤葵岡。(名信成、字士允、小倉侯儒官。)僧白石。(名軾、字文暉、近江人、居于東白。)等是也。經義遺訓。存於北條木村遠藤三家。詩燈獨傳蠖齋白石之二人。二人遵奉師敎。辨駁蘐園之詩學。繼之則山本北山市河西野相起。於唐則杜韓元白。於宋則蘇陸范楊。以爲言志之規法。由是天下之詩相一變。而爲清新流麗之風。其首唱之功。不得不讓之於琴臺矣。

余向編著津逮書目二十卷。本朝經籍通考八卷。侯家藏板書目六卷。補訂近世名家著述目錄六卷等之四書。自慶長中至今世。諸家遺編。盡收載之。包羅散逸。搜索最勤。然知其書名未得之者多矣。文化末。嘗與遠藤葵岡交歡。盡得覽琴臺之遺書若干種。因記其所目擊。葵岡亦既謝世。不可得復覽。僅示其梗槩。仁里周易說稿十二卷。及易辨二卷。易象起原一卷。仁里書說稿十五卷。今文尚書說稿三卷。書序辨一

卷。仁里詩說稿十五卷。詩大小序辨一卷。辨叶音說一卷。仁里論語鈔說六卷。春秋獨斷三十六卷。三禮獨斷二十六卷。史記律數解。史記生鐘分考。仝生黄鐘術考各一卷。老子解二卷。管子律筭概考各一卷。孫子合契。靜思堂詩話各二卷。靜思堂詩鈔十卷。琴臺文集六卷。琴臺雜著。仁里雜筆。若干卷未全成。

余嘗得琴臺之所自筆。井田說一篇於書估慶元堂莊司。其價銀六十錢。語曰。素非知其學術者。無購之人。余不論高直。倒囊買得之。現金不冐。賒後撿其文集。所不載也。今而不記。則恐相散逸。故附之。井田說云。

先儒言井田者皆云開方三百步井畫其內則一區百畝九區九百畝八家受之各百畝爲私田中區百畝爲公田公田之內以八十畝爲八家十一之賦餘二十畝八家各復受二畝半爲廬舍之地乃無餘地恰當十一之法也按如此則是十一而賦一也非十而賦一也既與其十一之不合而又以二畝半爲廬舍之地經文所無也其說不過餘地二十畝無可充賦乃以意設法以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要未解井田之法也凡算法有法有實以量地言之其實則高下曲斜固不齊一乃設之法開方開平是也所謂

井田法也非實也是故法有公田實無公田而其有公田乃賦法而已司馬法曰百畝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其言實者也若果八家受一井之地則何設夫屋井之名以三言之乎而以三屋爲井則是中區百畝亦爲一夫之私田無疑矣以此言之一井九百畝而九夫各出十畝之粟則一井九百畝出九十畝之粟正當十一之賦是井田之法也後儒不解司馬法之所言以意設法所以不合十一之法也其地形必有高下曲斜若執法畫形則雖僅十井而不可得平正必矣故聖人設法平正之乃雖地有高下曲

明治十四年六月廿九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一月　出版

著述　故人　東條琴臺

和歌山縣平民
出版人　北畠茂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壹丁目拾五番地

松村操 編述

近世先哲叢談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東京刻本

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
東京刻本影印

阪谷朗廬先生閲
松村操著

近世先哲叢談

正續　全四冊

版權所有　文永堂藏版

序

文運之盛衰。以其時人物觀之矣。延喜天曆尚矣。保元以下數百年。世運歸武。迄德川氏執覇權。文物鬱興。元和慶應二百有餘年之間。人物之盛。粲然照壓前古。前賢先哲叢談之著。蓋不偶然也。然其書於二百餘年間。大要錄三分之二。其末一分。則爲著者生在前。缺之。有以待於後學。頃者。越後松村春風。纂輯是編。問余以序。余一閱稱善。夫

覇府末年。歐學大開。文物一轉。以入明治。而來人物學術。將有大異前代者矣。蓋自源君美啓其緒。以至明治之今日。變化亦大矣。而所謂三分之一者。適當其轉換之樞節。人物之關文運。以此時爲甚。則是編之爲不可缺。亦大矣。春風曰。僕淺學寡聞。加以多事。豈獲能完備。姑以供他日大方編纂之資料而已。其言謙矣。然而事頗重大。不可驟責備。余願有力之士。更續攟是

編。網羅增益不拘和漢歐學術文字之異同。苟關文運而可稱先哲者。列舉叢揭。昭明所詔樞節之所重。以及方今諸哲。因述其意。以問于世。

明治十三年十月下浣

朗盧　阪谷素撰

東園青木隆書

近世先哲叢談正編目次

上巻

近世先哲叢談正編卷上

備中　阪谷朗廬校閲
北越　松村操編述

○中井積善。字子慶。號竹山。大坂人。

父曰甃菴。以碩學著。竹山少與弟履軒。俱師五井蘭洲。蘭洲死。兄弟相講習切劘。竹山豪邁卓犖。容貌瓌傑。與人接。襟懷伉爽。談笑豁如。闇齋諸輩。毫無腐儒態。博學洽聞。貫綜古今。以家學崇尊程朱。然平生志業。以王魯齋自比。不喜吾邦一種朱學偏陋固滯之風。故至朱說有疑。則犂然明辨。以得經旨為主。

肥後教官辛島鹽井嘗見竹山。問其學淵源。竹山曰。吾學非林。非山崎。一家宋學。是時世間治宋學者。蓋非林子門人。則闇齋之裔也。故以此應之。

竹山慷慨有大志。為人謀事周備。又有幹蠱之才。詩文雄渾雅健。如其為人。雅好述作。網羅德川太祖遺事。撰逸史十二卷。幕府命進納其書。賞以時服。白河侯樂翁。當路也。巡視大坂。厚禮引見。使講經義。又諮詢時務。竹山退為草茅危言。以獻焉。其所論皆切時事云。

初父甃菴創興懷德書院。竹山承為院長。大阪大火。書院亦罹災。竹山乃如江戶。上書請再建之。幕府賜黃金三百兩。以助土木之費。庠成。學者益進。

竹山不好仕宦。授徒以樂。薩摩肥後兩侯。皆重祿聘之。不應。及老自號渫翁。為人腰腹肥大。憎暑愛寒。故又號雪翁。

藪孤山訪竹山。竹山乃命酒對酌。扼腕謂曰。予近作非徵之書。於彼仁說。逐件排擊。死者而可作。徂徠必感服稱善。

角力者谷風。軀幹豐偉。強力無雙。竹山嘗寓京都。谷風來訪。時諸子會集。竹山素有力。酒酣觴谷風。請為挽抌戲。谷風笑許之。於是竹山與谷風挽抌。抌壞更執他抌。為谷風所牽挽。周旋數反。手不離抌也。及老酒酣話次及此曰。谷風之力不可敵。固無論也。但予雖見凌曳。抌不見奪。則謂不之負亦可。

賴春水曰。中井竹山時有膽張氣傲之態。而不害為好人。其弟履軒。較偏僻。而亦事事超凡。

竹山嘗如江都。撰東征稿。　天皇詔賜　叡覽。時人以為榮。

竹山酒閒戲語客曰。豪富鴻池善右衛門。孰贅爲弟子。角力者谷風亦出入吾家。我與此二人。其品雖殊也。均是天下第一流。試寫作三幅畫何如。

竹山著詩律兆。援引該博。嘗語人曰。我邦先輩作詩。留心宮商者。唯新井白石。僧萬菴。

竹山嘗寓江戶。與灑井太室。細井平洲。井上大湫。井上四明。締交相歡。飲酒談笑。壎篪唱和。世目曰五井。

竹山素不以詩自處。然夜猿啼云。

裊裊哀猿叫晚秋。故鄉客子幾多愁。峽閒露重長征袂。湘岸灯殘久泊舟。嶺樹雲遮巖暗渡。江波月冷影纔流。誰知滿目蕭然後。人在岳陽百尺樓。

頗爲合調。其五閨怨作云。

淒風一夜透綃絺。屏障泣題野草詞。他日殿前重召見。爭如新寵拜恩時。祇王怨

緇衣換卻綺羅衣。薄命非緣恩幸稀。曽自中丞認琴調。生憎明月照柴扉。小督怨

中將南冠忼慨多。通宵春燕奈情何。幽閨幾度尋思處。夢斷虞兮一曲歌。千壽怨

誰識綠珠自墜樓。百年恩遇一朝休。爲君拭卻千行淚。強向舞筵添酒籌。袈裟怨

被誤教坊第一身。舞衣枉向鶴陵春。簾前花暖和風動。尤憶芳山雪裏人。靜女怨

○古賀樸。字淳風。號精里。佐賀藩人。

精里少而穎異。日夕力學。殆廢寢食。二親恐其或生疾。禁之。乃夜潛起。入一室。剪灯讀書。不使二親知。及長。喜王學。游學於京師。初從福井小車。後入西依西齋之門。最後寓大坂。與尾藤二洲。賴春水。交最密。反覆討論。終捨舊學。純於朱學。學成而歸。爲藩侯所任用。參與機務。事無鉅細。展盡無所諱。居恒恥以世之所謂文人儒生見稱。每語人曰。學也者。將脩己而治人也。何暇終身矻矻攻文字乎哉。

佐賀侯創造學校。精里定其規制。兼行教授事。是時國用不給。諸吏束手無策。精里建議剗剔蠹弊。終以有濟。

藩侯嘗命吏有罪者自首。咸以爲自首必免。爭自首。既皆奪其祿。精里曰。是罔之也。力爭不聽。遂辭其職。專掌教授。

歲儉民饑。精里乃告以賑之。士民大悅。佐賀侯於是

益敬重精里。精里所言無不聽。賞賜無虛月。

精里從藩侯来江戸。幕府命說経昌平學。藩臣入學説經。自精里始。人以為榮。

幕府召来江戸。衆知其為徴庸。精里謂二親老矣。不可遠游。欲辭以疾。老臣咸曰。幕府之命。不可峻拒。遂来江戸。擢為儒員。賜歳俸二百苞及月俸。與林祭酒。柴野栗山。尾藤二洲等。戮力振飾學政。既陞教官。增俸。班綴両番上。

精里與諸儒纂輯孝義録。賜白金及時服。又命往對馬。接待韓使。韓使敬服。且以多年勞學事。加歳俸

米百苞。特命服布衵衣。

精里嚴密寡默。人有不善。直面規之。退無後言。崇尚理學。而深憎山崎門固陋之弊。故其學極博洽。一時無比。詩文使事用字。他人所搜索而得者。皆取之腹笥。咄嗟而成。

精里又病理學者往往輕視文章而不攻。致憎於文義。嘗贈本莊生序云。譯者賤役也。然欲對漢人。則不得不先之。文章小技也。然欲讀聖賢之書。則不得不攻之。此理不難見。而世人不肯留心。何歟。憚煩也。恐妨功也。然今之穿鑿傅會之煩。倍蓰字義空談無根之妨功。甚於攻文章。况吾文章非求其必為相如揚雄班馬韓柳也。要解文理而不繆而已。何難而不為耶。蓋本莊生之學。原於三宅尚齋。故以是告之。

精里詩祖風骨於漢。守矩矱於唐。晚則縱横變化。出入趙宋。嘗自曰。盛唐之堂堂正正。吾頗厭之。聊游戲為此耳。至其鍛錬而就者。則風格高峻。不落中唐以下。或遂議其專師宋。則誤矣。

嘗講經於其侯。講後。其老臣某問重罪犯處刑。精里曰。請熟考。後數日。精里至其邸。老臣迎曰。今日非

講期。先生何以辱臨。精里曰。前日之問。得其説。故来。老臣曰。聊以供講後話柄。而致先生之勞。不勝恐懼。精里艴然曰。執一國之鈞。而以人命為一場之談。非吾所知也。即起欲去。老臣驚謝。弗聽。侯聞趣出。為反覆布謝。然後纔留。敘其説。

其待書生嚴厲。雖佳節慶日。未嘗置酒。然每有一美行一佳文。輙欣然稱揚。喜色溢面。故弟子亦以此相親。其塾生有甲乙相惡者。甲偵知乙遊劇場。告精里。精里徑呼乙。命退塾。即又顧甲曰。汝不規朋友之過。而訐之。罪大矣。即亦逐之。

其長子穀堂氣字宏偉。才識絶人。精里任其所爲不苛責。然亦時規之。穀堂嘗泛舟於墨水同舟之士。雕齋五山詩佛等皆詩酒放浪。一時稱爲名家者好事者作畫。上題各人所賦。印刷爲翰。傳賞。有一客。以示精里。大稱嘆其子之列名家。精里不悦乃呼穀堂。指點其畫曰。舟中一鬼怪輩而已爾何曾伍此徒

精里作文誦法唐宋八大家。常曰文法至八家而大備。良無間然。此特築室之規制耳。梁棟之材。丹雘之飾。必不得不博採諸子百家。且彼學周漢而成其爲八家。今所學局於八家。欲爲八家陪僮何可得也。乃至明清諸家。亦間取其長曰此豈無涓塵之補乎。持論正大如此

嘗題飲中八僊圖云。焚溺之害酷矣。而水火不可以一日無也。酒之流禍滔天。然可以合歡娯。雖人之五官亦何以殊哉。善用之則爲賢知。否則謚爲至愚。吾於麴生無分。不能頌其德。而挈榼提壺。三人行必有師。姑以此意觀茲圖耳。

精里事藩侯。被任用。其友石井鶴山。亦以才藻風流見寵。侯嘗謂左右曰。淳風可用者。仲車可愛者。以故仲車從侯東西。而精里常在藩。鶴山名有。字仲車。

精里軀幹豐偉。履舄皆特製。凡幕府士人賜時服者。更裁令窄。乃可服用。精里則直穿之。而稱其體。其膂力亦絶人。每感冒。入庫。左右挾米苞。踴躍發汗。每迅雷。令兒子向庭列坐。自執鞭坐其後。兒子畏怖欲避。則撻之。以爲常。曰聊爲兒輩養膽力。

精里有三子。長燾。字博卿。留仕舊藩。穀堂者是也。次煒。字晦卿。出承洪氏。季煜。字季曄。從而東爲後爲昌平學教官。侗菴者是也。

○柴野邦彦。字彦輔。號栗山。讃岐高松人。仕幕府。

栗山少而東遊。學于林氏門。英邁不群。耽思經籍。旁善詩文。學成。仕阿波侯。爲儒臣。歳祿四百石。住京都。唱宋學。以儒雅風流聞。與西依西齋、赤松滄洲、皆川淇園等。結交相歡。

栗山年五十三。被幕府辟。來江戸。爲昌平學教官。命與林祭酒、岡田寒泉。共修學政。立五科目。以造士。享保中。物徂徠排斥宋學。立復古學而来。七十年所主張其説者。踵迹而興。都下書生薫染其敎久矣。故每示諭下。都下傳聞。誣謗百出。皆歸咎於栗

山。甚則入室執贄。備中有西山拙齋者。學崇程朱。以闢異術道為任。寄栗山書。懇勸確立朱學。赤松滄洲在赤穗。寄書以為幕府立學。不可褊狹如此。栗山不荅。拙齋為著書辨之。名曰論學書。栗山世間誇議。一切不問。唯以修學政為務。昌平學規模一新。都下學風亦從而變。稍稍知嚮程朱學者。栗山之力居多云。

栗山愛容容衆。風流自命。而談笑間事涉節義。音吐激烈。如風雨。

朝鮮聘禮下議昌平學。栗山執一事颺言。林祭酒曰。此議所關非小。先生且低聲。栗山曰。奚妨。吾聲雖大。不至聞於朝鮮也。衆皆大笑。

頼春水嘗問其著書。栗山曰。無有。夫著書者。益於人也。僕之迂腐。為不急之書。或有閱之者。是損人之心目也。故僕不著書。乃所以益於人耳。謂之有著書亦可。

列侯厚禮延請。後進布衣班。遷西城侍讀。增賜俸米二百苞。朝每有大議。必列所詢謀。亦不少云。

栗山敬奉先祀。哀恤親舊。細心謀事。皆可以範世。平居破障敗席。衣帶稱之。然其延客。供給甚豐。四方贈遺日闐。盈其門。都下儒門之盛。柴氏為最。

栗山常欽慕蘇公。壬戌夕。會諸名士。白河侯聞之。寄書遺鱸魚。以求坐客詩歌。栗山使肥後辛島鹽井為之記。一時傳寫。以為雅舉。

栗山嘗作壇浦懷古。以示皆川淇園。有黒鼠餐牛舟水乾之句。淇園憶其出處不得。沈吟數回。栗山啞曰。淇園大才。目窮萬卷。是此小故事。如何不曉得。淇園曰。僕實不知。栗山曰。是不秘書。出於野馬臺詩。二人拍掌大笑。

栗山有送高山彥九郎序。大要云。生善劍而好學。身長八尺。高髻插梁。面如紅玉。歳之二月。飄然入京。顧余古愚軒。入相揖而謂曰。吾喜觀天下奇人偉士之面。猶觀草木之英華。悅吾目。爲吾所適之邦。往往道子之名字。意或子之奇目之竪。而鼻之横矣。是以來觀也。余起而延之。其衣弊垢。見綿劍鮫室漆已剥粒脫。酒酣髀睨坐上。說天下形勢人物風俗。嚴發金石。氣鬱勃蓋人。余因大得奇士異境焉。而生意類猶未厭者。曰。顧我猶未奇乎。恐奇人之不吾欲也。有所失焉。願因子更有所得。嗚呼余[illegible]有生之好。而性羸虛善病。尋常行步。遇坂道陂

陀既氣喘而背汗適誤。一夕之養則為之數月慵
被而寢安能獨身冒霜雪走千里之外。如生之為、
哉。故平生所得。不能生之千百之一也。則豈能有
更所薦哉。雖然生之所悅者華也。其所遇者奇也。
抑華不如實之可貴。而奇不如常之無射也。余將
薦其實而常者焉。其在京者。生已見之矣。其草野
僻遠者。不必見也。在東都者曰保仲通。曰冢大佐。
曰平明德。曰澤石仲。曰岡伯和。或以道德氣節。或
以博覽多聞。或以文章翰墨。皆平實常德無射之
士矣。我所畏與愛矣。目則兩而橫鼻則特而竪矣。

生還路由東都。其見之可也。

栗山學博經富。才識絕一世。其文壯快俊逸。筆鋒無
敵。詩不留意。然亦往往有名作。在京時。嘗與淇園
步月過昌明門。栗山唱曰。上苑清風散桂香。昌明
門外月如霜。既而遙聞絲竹之聲。乃再吟曰。何人
今夜清涼殿。一曲霓裳勸御觴。淇園嘆賞以為天
来。

栗山嘗示塾生曰。籠養小鳥者。捕獲鶯雛。患其聲澀
濁。就老鶯善鳴者。使學其聲。俗謂之附子。雛初存
籠。遷躍上下。躁然無少頃靜。忽聞老鶯一哢。便戢
翼凝立。如諦聽者。越時始能動身。既而低弄。如學
之者。又如羞澀怕人聞者。如此一兩月。乃能放喉
縱轉。音響瀏亮。可愛云。嗚呼微彼小禽。尚思好其
聲而知希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又嘗咏富士山。雄渾壓老杜。其詩曰。

誰將東海水。濯出玉芙蓉。蟠地三州盡。插天八
葉重。雲霞蒸大麓。日月避中峰。獨立原無競。自
為衆嶽宗。

○山本信有。字喜六。號北山。江戶人。

北山幼而警敏。其性巍嶷。髫齔時既露頭角。其父發

没而孤。其母儉勤貞潔。雖甚愛北山。然教之有法
焉。甫十五歲。就師受孝經。一聽其講。頓解其義。爾
後執四書六經。獨自讀之。終不受人口授。自謂曰。
古人創事者。孰肯有師承哉。其有自立之志者。於
是顯矣。

北山家資頗饒。乃購求奇書。牙籤滿架。年二十二。著
孝経集說二卷。都下始知有北山。

北山為人豪邁卓絕。不屈於人。忼慨尚氣節。以功名
自許。故學亦不欲傍人籬下。自構一格。經學以孝
經為根據。文章以韓柳為標本。詩藻以清新為宗

派。乃將建赤幟於騷壇。以掃蕩時文僞詩之弊風。因為作詩志彀。作文志彀二篇。以痛排擊李王七子之陋習。觀者翕然信從之。當代宗工。皆執槖鞬而屬其旗下。遂推北山。以為文壇盟主。於是海内詩文靡然一變革其面目。

志彀中。有藝能說一篇。其文奇傑。無一陳語。北山時年二十八矣。其意蓋在許巳以孔明出廬之歳。而不遇三顧之人。其滓溟自雄者。皆此類也。

北山尚勇不撓。自力不止。是以博搜與籍。渉獵百家。而洞究其義。至經濟兵法天官曆象之學。靡不兼

該矣。四方之士。聞風負笈。聯翩至其門者。無慮數百人。家資逾贍。藏書尤富。自命曰孝經樓。蓋取諸家學之所據云。

北山其家世為關東武弁士。至北山。始好文學。而恥爲卑職。是以輸納資錢。終身不即職。秋月侯聞其名。異禮際而召見之。厚賜眷顧。每事議咨焉。侯有芻牧邑在於下野。邑素號多訟。民狡猾不畏法。藩老憂之。北山訪其利害。悉其情僞。建戢姦柳家之議。以革陋例。救民困。其說施行。大有顯效。

北山以氣自豪。講經學。到其發明自得之處。則揚眉拍案而言云。漢唐守株之腐儒。宋明捕風之理學。俱不能窺聖人之戸庭。況堂奥乎。余出其範圍。而別有所得者。如斯如斯。而後可謂不負聖人也。又觀復古脩辭李王七子氣習之詩文。則振袂瞋目而言云。咄咄時文僞詩。瞞食世間。昧人目。腐人腸久矣。是謂真惡道。乃摘發其疵瑕。痛加鍼砭。不遺餘力。說經濟。到其自信處。如詰廟拈筮卜將来吉凶而有期焉。乃云。治民有道。其道云云。富國有術云云。若自執國政而驗之矣。說兵機。到其自喜處。如躍馬擐甲喋血戰場。乃唾手而言。某之戰。我若

執麾左右之。當殲敵而無噍類。可惜矣。某之戰。我若率衆城守之。當破圍冒進以挫之。可惜矣。其勝敗之機。攻守之方。軍陳城地之圖。指畫歷歷。若親冒矢石而督兵。雖平生說話。至其軒擧自負之處。則必攘臂搤腕。以見其精采。使聽者帖服。

北山平生重諾輕財。有古俠客風。曾自稱儒中俠。即鐫印用之。

蒲生君平少壯好遊。嘗自上國反江戸。阨窮殊甚。過親人家。不受。請北山。北山一見愀然。手贈數金。君平駭辭焉。北山曰。足下遊學數年。今將歸鄉。而衣

啟囊餽非所以慰尊親也君平感涕謝而受之其任俠之氣可以想矣

高田侯雅重北山延禮請講諮謀國事北山裁決疑義經理庶務以輔藩政其力不鮮侯及聞北山之死賻弔越禮云

方北山病革也龜田鵬齋往而視之北山顧謂鵬齋曰我生以英氣不屈而自處死必為鬼王神不及他語凜然而瞑時年六十一葬于府北白山本念寺之側

所著書凡二十餘部刊行者十三部皆布于世

○西山正字士雅號拙齋一號至樂居備中鴨方人

拙齋幼頴悟從父恕玄受詩書數過成誦日讀演史以當戲弄父恐其以此致病時或奪其卷則伺父外出復讀又時讀蒙求雖不能快誦而略舉其事不謬

拙齋年十六負笈遊大阪學醫術於古林某學儒業於播磨人岡孚齋孚齋老矣使外孫那波魯堂代授聞父病馳歸家先是拙齋病疫雖治未全復常猶能看護廢寢食而父遂不起服除復北上孚齋既沒魯堂移居京都乃往從焉二十歲喪母侍病居憂益謹服除復遊京都刻苦學儒與佐長史長秀路寧源輔及僧六如諸子結盟稱詩窮社又學和歌于紀美鎮及僧澄月而與入阿大愚二師輩遊名噪京坂間

魯堂始信蘐園學後頗覺其語多矛盾文字亦多敗闕幡然猛省更取程朱書從容潛翫有會於心朝鮮使來聘也聞其參佐綱紀選有學識者請從接伴使與俱東行乃與其學士南玉書記元重舉等疑難討論益知宋學之是而時學之非也遥寄書

拙齋使指舊學且勸見南玉等拙齋乃復往大坂從魯堂會諸客於客館稠人中坐已定問重舉以持敬工夫以觀其所答是時蘐園學盛行聘使所經西自筑前東至江戶往來無六百里其間所接見率不下數百人譯語華語非王李古文辭則訓詁記誦未嘗見一言及修省之事者於是重舉大奇拙齋即答以自不妄語始相傳其箋徧示同人乃互相目滿坐翕然屬目於拙齋拙齋亦憬然有所感悟焉問答終日不及雜事而退

魯堂曰道宜擇所由學非從程朱焉得其方詩文各

從其所好。然依人門籬。掘人餘唾。吾輩不為也。拙齋自羽翼甞成。文取達意。詩學白香山。而不復専用力。既歸。倡宋學於鄉里閭。遠近群至。鴨方濟鄉也。以有拙齋鬱為一都聚。魯堂為賓師於聖護王府。及應阿波侯聘。舉拙齋代之。拙齋辭不就。

白河侯樂翁攬國務。累召文儒。修整學政。拙齋素惜時學賤行檢。而俗趨浮靡。乃致柴野栗山書。勸建言禁偽學。會栗山奉旨督責昌平學諸生。不遵林祭酒家訓者。異學之徒不使之。群議洶洶。浮言百出。拙齋亦頗致謗咎。而論著言議不少顧慮。播磨

近世先哲叢談卷上　十七

人赤松良平。亦寄栗山書言。學宜衆流雜用。不宜專由一途。且誣天朝學政專依古註。曾不用朱註。其徒傳誦。以非謗幕政。拙齋舊善良平。乃贈書忠告其非。拙齋嘗歷謁諸搢紳。最蒙伏原清公知遇。於是書中所證。天朝故實。皆舉所親聞於公者。鑿鑿有據。適囂言亦稍息。拙齋闢異衞道之志。識者嘉之。

伊勢人本居宣長。名善國字訓詁。連著書。以訕堯舜周孔。拙齋夙惡之。晩偶温讀萬葉集諸書。益知其言無所根據。乃擬山上憶良。作反惑歌。附別錄一卷。以駁其說。拙齋自謂弱年學和歌和文。費亡年時月。至是覺有補耳。

魯堂死。阿波侯使使厚聘迎拙齋。將給以二百五十石。拙齋固辭不往。謝使者曰。既不答召命。即使幕府有召。斷無出理。請與使者誓焉。既而遣次子謹往拜賜。加賀侯亦將聘拙齋。先使其儒臣大下捷五郎傳命。曰。矜式之人。敢屈高賢。若不肯仕。賓遊數年。拙齋引前辭謝之。先是本藩池田侯賜長子慎。以俸二口。重加三口。以為侍醫。蓋以養拙齋餘年也。

近世先哲叢談卷上　十八

拙齋為人長身美姿。容體如不勝衣。而神彩秀朗。人望而慕之。讀書極詳審。誤則改竄。疑則簽識。最善言論。說書每能感服人。

拙齋修己矜莊而恭謙。雖歡笑寬綽之時。而未嘗有惰容。治家寬而有法。嚴而有恩。妻子有過。曾無一毫假借。人或疑其苛。而平時雍熙。不見他家有比云。

客至。拙齋輙出所藏賓主相傳繙閱。撫弄書畫珍玩。狼籍坐間。繼以談諧。未嘗有倦色。

拙齋講讀之暇。令子弟作象戲若投壺。傍觀評品。陶

陶施施是以頑児嬾童終日侍坐不厭俗吏販父樂與拙齋居拙齋亦不復爲畦畛故戸外之跡日衆嘗謂菅茶山曰待俗客不能嚴有愧於我子明矣。子明同窓友。備前人。以抗直簡傲著者也。

拙齋好遊覽花前月下盤桓彷徨目酣神醉疲則熟寐覺復吟嘯從者促歸再四而後纔起猶有恨色嘗賞春芳野留連十有四日及花盡始下山

拙齋與菅茶山往来最密聲氣相輔拙齋以嚴茶山以和而其意歸於一

拙齋嘗謁聖護院法親王禮待極厚手有賜焉王又

親点茶爲吹笙曲闋謂拙齋曰笙名鳳凰德治中所製藏在御府五百年　今上以賜我不敢常用曲則爲老君子爲合歡鹽特用此器弄此曲者所以寓敬意也

平生高潔口不談財利嘗有負債門人集議將各出金償之而無一人能進告拙齋者最後託拙齋所親愛之老人微説之拙齋笑曰拙齋亦受無故之金者歟一言之下衆皆慙汗解散不再言

其耳順壽筵門人又憚之拙齋曰此筵豈敢拒厚意門人相喜曰得先生許可爭致衣服器物粲然滿堂

門人一富家贈錦衾乃題詩還之其詩曰

平生慣著木綿裘寒煖適身還自由錦被奇温
非我好莫教高士減風流

藝藩儒員賴春水深敬拙齋自執後輩之禮東西往来必迂路候起居春水書名高一時毎其過拙齋呼門人曰乞先生之書春水隨需揮寫數十紙不敢告疲唯命之謹

其廬去茶山居二里一日常服卒然送春水出戸春水辭焉曰談緒未了凡毎半里春水辭謝拙齋輙

曰興未盡遂到茶山門前拙齋曰今日拙齋惡詭巧騙春水吾實欲訪茶山也三人相見大笑

拙齋墓在鴨方山寺豐碑巍然柴野栗山撰文頼杏坪書字其兄春山題額幷其人稱爲四絶

○藪慤字士厚號孤山熊本藩人

父曰愼菴以文學節義聞兄槐堂大有吏績孤山少力學博渉經史能屬詩文鬱然有聲藩侯歳賜白銀二十錠以爲學資命遊學江戸翌年遂遊京都與一時諸名流締交留學三年還乎肥後是時年僅踰弱冠擢時習館訓導轉助教賜俸百五十苞

孤山於是以支子。別立一家。無幾陞教授。

孤山歷山陽道遊京攝。與中井竹山、履軒、賴春水定交。十旬而帰。孤山夙居教員。為藩侯所貴重。前後增賜俸米。至六百苞。由十砲長。進五十砲長。班級超等。

及宇土侯入承宗國。厲心庶政。方鄉儒術。眷注甚篤。侯入學命孤山曰。古來人君得直言之多。未有如唐太宗者也。寡人襲封之初。首求直言。而少有應者。寡人竊疑。太宗何以多得直言。寡人何以未得直言。必有所以然者。卿其以此意。策問學士諸生。

孤山退而傳命。他日上對策若干篇。副劄曰。臣願臺下勿釋今日之疑。勿忘今日之問。夫古人之所以能及古人者。以其能疑不及古人也。其能疑不及古人。故能求所以及古人。其能求所以及古人。此其所以終能及古人也。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者。以其不疑不及古人也。不疑不及古人。故不求所以及古人。不求所以及古人。此其所以終不能及古人也。由是觀之。疑則得之。不疑則不得。故臣願臺下。勿釋今日之疑。夫人之常情。未有不勤于初而怠於終者。如太宗初年勤于為治。而急於求直言。開導引接。唯恐不言。及其末年。漸忘初心。不悅直言。此識者所以歎貞觀末年不及初年也。唯聖君則不然。慎終于始。終始如一。此所以其世愈久。其治愈隆也。由是觀之。忘則失之。不忘則不失。故臣願臺下勿忘今日之問。夫疑者得之本也。忘者失之由也。臺下誠能無釋今日之疑。則貞觀之直言。亦將源源而來也。臺下誠能無忘今日之問。則永無貞觀不如初之失也。二者臣之所願也。

孤山六七歲時。父慎菴見其行止躁怯。勵聲叱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既長將遠遊。乞言諸友。

高本紫溟適書斯語以贈。孤山乃歎曰。余病在於輕儇。先子察諸微兆。紫溟規諸已形。不可弗慎也。游學四年。還鄉乃築讀書之齋。命之曰重。

藩侯下王霸之問。孤山乃上學士對策副劄曰。凡為人君者。先王之道。固不可不志。而先王之學。尤不可不講。夫徒志先王之道。而不講先王之學。譬猶欲魚而不修網罟。欲禽而不修矰繳。未有獲者也。臣聞先王之學。大學而已矣。而大學之要。修身而已矣。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推而窮其始。則亦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矣。知至而后。意可得而誠。意誠

向后心可得而正。心正而后身可得而脩矣。先王之脩身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如此。是以知行並至。內外維一。身脩而本立矣。民之所以觀感而興起。蓋有不待嚴色號令者也。是以擧而措之於家。則家齊。擧而措之於國。則國治。擧而措之於天下。則天下莫不平矣。此王道之所以可尊而法也。若夫霸者則不然。齊桓公。如夫人者六人。以至有禽獸之行。管仲築三歸之臺。奢而不知禮。其身不可謂脩。以不脩之身。臨未服之民。是以不得不假權謀威力之末。此霸功之所以可賤而厭也。由是觀之。

王霸之分。由身之脩與否也。而身之脩否。由講先王之學與否也。今其說之詳。載在于大學之書。伏願臺下燕閒讀而考之。尊王賤霸之說。又不待求乎外矣。

孤山患風痺。乞辭職納俸。不許。翌年疾篤。仍申前請。侯乃許之。使老職傳命曰。汝累年任教官。勲勞邁群。是以許其致仕。特賜汝子泰記。以俸米四百苞。但於教授職。汝雖病也。臥治之。於是賜養老俸二十口。以優之。

孤山嗜詩。務論聲律。今錄三首於此。

菊花開處媚清晨。朶朶叢叢相映新。素艷全欺姑射雪。紅光不減武陵春。樽前潦倒餐霞侶。籬下徘徊踏月人。底事折腰求五斗。陶家秋色未全貧。紅白二菊

孤夢何由到故鄉。愁聞蜀鳥一聲長。巴東三峽君休泊。不獨啼猿斷客腸。子規啼

棹郎移棹入烟蘿。為唱清溪款乃歌。十里春風香不斷。前山何處落花多。泛舟桂川

熊本藩中老島田貞孚。為孤山遺稿序曰。先生自少。受家學。尊崇程朱。學術既正矣。而又天資穎悟。洞

達時勢。通曉人情。實有為之士也。故誨其弟子鑄鎔不偏。能知其才之所長。從而育成焉。故門下之士。有以德行見稱于世者。有以文學鳴于世者。或以政事著。或以經術聞。其餘論兵擊劍醫卜浮屠之類。遠邇請益之徒。日月滋衆。先生應接懇到。循循然誨之不倦。人咸悅服。各有所得者。以先生有為之才。能鑄鎔之也。

孤山少壯遊學江戶。寄書家兄槐堂。誤封空書。得復書。始知其空書。乃賦詩以解嘲曰。

家書欲下字千行。一片愁心寫不成。空紙寄君

君認取。無言孰若有言情。

有優劇子弟。問其師曰。吾師當場。何以能使人悲泣喜躍如意也。師曰。無他。吾唯於悲泣喜躍事。能自悲泣喜躍已。無意使人悲泣喜躍也。孤山聞之曰。誠於己。而人能信之。苟欲人之信。而不立誠乎己。豈能動人者哉。吾儒亦如斯。

○菅晋帥。字禮卿。號茶山。備後神邊人。

茶山少時與備中西山拙齋。同入京都。從那波魯堂受洛閩之學。與佐佐木良齋。中山子幹。及浪華中井竹山。葛蠡菴。篠崎安道等交遊。既歸委家事於

其弟。而益讀書教授鄉里。拙齋以同門故。往来最密。拙齋歿之後。山陽諸國苟欲子弟讀書者。皆就學焉。

茶山家于官道驛背。前築一塾。對古城址。曰黄葉山。因號黄葉夕陽村舍。其集亦命以此。其居。渠流垂楊瀟灑絶塵。

茶山素嗜詩。詩名最高。福山侯初不知之。後在東見大學頭林述齋。述齋話次論詩曰。方今海内詩。無出菅茶山右者。侯聞之。始知其為采邑人。於是命吏訪問。乃欲擢用之。茶山以疾辭。乃給俸五口。後准儒師員。時召對焉。

晩年生徒益進。塾不能容。乃請藩登為鄉校。名曰廉塾。藩歳給金。茶山不敢私也。并與四方束脩。盡以買塾田。納於藩。藩吏以時監其租入。以為建堂宇置書籍。延諸塾師之資。又以其所息。修葺破敗。備器什衾被。資四方貧生有志之士。而茶山自奉儉朴。又戒子孫。不得侵蝕塾資云。

茶山為人骨格岸異。方面高顴。及老朱顔白髮。望之有威。而接物謙和。恂恂如田舍翁。嗜酒日醉二次。土木形骸。談諧横生。而洞察人情世故。暗辨淑慝。

截然不可欺。實有用之才也。初天明年飢荒。茶山出私蓄。賑救者再。邑有過糴者。窮民將毀其家。茶山懇喩父老。以使無事。又有出死囚免逮獄招逋亾等事。各得其宜。

茶山説經一循朱子傳註。不敢立異。教生徒有常課。不必督促。雖居鄙僻。名重一時。侯伯時過訪其村居。初東遊也。諸侯爭欲識其面。昌平學學士。及諸藩儒雅。無不結交。平生與賴春水兄弟最善。神邉去廣嶋二日程。每月往復一信。或遣使問安。

茶山年七十。藩侯賜金為壽。前後三加俸為三十人

只進秩大目付以優之。年八十。賜章服及魚壽之。是歲病嗝噎。終不起。

茶山寓江都時。白河樂翁侯眷遇尤隆。嘗折梅花副以和歌賜之。及歸鄉。其病嗝。為寄贈秘藥。

茶山於詩尤其所長。務叙實際而不苟作。淡雋穩秀。不見艱苦態。賴杏坪曰。近世詩体一變。然論其洪纖兼擧。風格高逸者。則識者獨推茶山云。

柴野栗山嘗招飲諸韻士。茶山亦與焉。賦詩云。

廿年泰斗仰榮名。侍坐深知胸宇清。已作醉翁思穎什。未酬狂客乞湖情。銅盞嵒岫延春靄。畫軸烟波披夕陽。職重轉殘漁釣想。時邀鷗侶結幽盟。

栗山覩之忻然曰。後聯豈更無佳語。蓋以二物坐上所有焉爾。子詩貴實際。亦可以知也。

賴山陽嘗寓茶山塾。謂人曰。嘗以謂茶山之居。詩集類書汗牛充棟。而茶山吟嘯其間。既来視之。僅僅不過二三部而已。備中小寺廉之亦嘗恠茶山講說之暇。蒔花聽鳥以為娯。而未嘗見其撚鬚聳肩。因質諸茶山。茶山曰。吾三十歲前後頗用意雕鏤。魯堂先生曰。子思作佳詩。不得不求佳境。欲求佳境。不得不虛構競奇。是役於詩也。隨境寄興。可以取娯。可以遣憂。勿他求焉。吾服其言。不復刻苦。

僧六如還茶山詩稿時。附書云。他人吟巻讀之。未過兩三號。已倦而睡。若茲集。似啖甘蔗。只恨其易了。又如石蜜中邊皆甜。毎奇瑰橫陳。往往使人自視鈌然。禮卿足下。深自保重。天下後世。必有公論矣。周白。

茶山詩七絶載文政絶句者。首首皆玉。尚有遊芳野詩十數首。頗膾炙人口。今錄七首。

名藍何許是藏王。萬樹新櫻拆夕陽。行客揚鞭遥指點。花差疎處畫甍光。

一目千株花盡開。滿前唯見白皚皚。近聞人語不知處。聲自香雲圍裡來。

山脊連甍作市闤。入門凭檻即樓居。雲屯脚底皆花木。欲把微吟學步虛。

三芳山上白櫻叢。日夜清香蒸半空。誰信孤筇千里外。兩宵宿在彩雲中。

卅年前宿此山中。當日堂堂人不空。花下題詩報進况。拾得花片附書筒。

彩雲夾路一堆堆。十里香風笑語偎。市店琳宮

皆客滿。無人不道看花來。
勝賞堪誇有好緣。両回来宿此山巓。館人笑我勞遊屐。身住花中五十年。

○尾藤孝肇。字志尹。號二洲。一號約山。伊豫川上人。父某業操舟。二洲少有足疾。往大坂。讀書於片山北海所。講習所謂復古學。是時安藝賴春水亦為社友。春水得洛閩書。喜之。勸二洲讀之。二洲亦甚喜之。以為正學也。相共從事於斯。又與竹山履軒兄弟親善。

二洲肉角大口。音吐爽亮。識悟超詣。純守程朱。幕府召為昌平學教官。賜俸米二百苞。以其足不良。特給官舍於昌平黌內。其奉朝請者。正會一謁而已。後賜第壹岐坂。退安養老。

二洲為人恬淡簡易。文愛歸震川。詩愛陶柳。皆高朗簡遠邁古。及老又喜白傳。古賀精里以為不可。論難往復。柴野栗山為調停之。終不合也。二洲又憎東儒淆亂名分。著稱謂私言。詳辨和漢名稱當否。所著有素餐錄。正學指掌。靜寄軒餘筆。冬讀書餘。靜寄軒集。

中井履軒不妄交遊。以幽人自居。嘗謂曰。聖人之德不可企及焉。若夫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則吾儕之地位。二洲聞之曰。學中行之士。猶恐其有失中。然而今學虞仲夷逸。弊將奈之何。

二洲嘗名其居曰靜寄軒。本陶靖節停雲詩中句也。

二洲因賦詩三章云。

靜寄東軒。于古尚友。尚友是誰。江左之叟。引觴獨歎。我生昌後。

遠思江南。靜寄東窓。江永可方。彼叟難逢。引觴獨想。松菊之叢。

松菊方滋。載灌載吟。江水淪漪。孰識其深。引觴延佇。悠邈我心。

二洲又號約山。其約山說曰。余性淡而不靜。簡而不約。以其不靜也。嘗名其居為靜寄。近日又覺不約之害最甚。乃就官舍中扁偃息之所。號曰約山。欲以藥其病焉。昔者幽僻寄身。唯靜可以自適也。今也承乏教官。豈可專靜適乎。夫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蓋持己教人。煩固不可。又余性所不耐也。簡而又約。不失所守。或能應衆耳。且也吾輩平生所講。上自六經。下逮子史。不可謂不博也。至於約諸

心身。則自知缺然。反覆思之。唯約可以自警。雖不能猝成。請從事于斯矣。

其稱謂私言中有言曰。近世文字稱東照宮曰神祖。神祖之號。嫌於神武天皇。不如稱烈祖。俗稱貴人。曰御前。御前天子之稱。為人臣者。豈忍坐受之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然是其始由譯語而然。非有意僭禮也。御前國語於滿㣲。於有推尊意。故誤譯為御。御是統御之義。豈徒尊意云乎。然是等不入文字。不必辨正。源平。氏也。武田三浦。族也。武田之有一條東條。三浦之有和田比田。則別族也。今人

皆以族為氏。猶秦漢以後以氏為姓。時世之變。亦自不得不然。必以古制律今姓者拘也。世儒不知名分。有謂皇家為共主者。皇家是大府所恭事。天子之尊。萬古不易。豈可謂之共主耶。大府總國之主。尊亞天子。政令行于四海。亦由有皇家冊命焉。事體自與異邦不同。不可取彼例此。

二洲自謂曰。詩不必作。不必不作。唫哦玩日。優游廢事。是不必作也。情性不詠。感興何寫。是不必不作也。其春帆細雨來詩云。

十里春塘暗柳條。片帆欲下影猶遙。雨微緣弱不堪繫。輕掠青萍逐暮潮。

又聽蟲云

庭草秋深接薜蘿。陰蟲鳴盡月婆娑。遊人獨解聲聲恨。寒入客衣今夜多。

又赴淀城舟中作云

北岸如行南岸走。遥山似畫近山屏。鮀帆不待吾成句。勝處須與屬杳冥。

二洲為正學說曰。學一也。何為稱正。世蓋有不正者也。何謂正。孔孟之所說。程朱之所傳是也。何謂不正。陸王之主知覺。陳葉之專功利是也。老佛奈何。

彼既殊類。何必舉之也。吾所謂不正者。名儒而實非者也。正不正何以辨之。質諸天而天不違也。徵諸人而人不悖也。斯之謂正。質諸天而違也。徵諸人而悖也。斯之謂不正。天人違悖。何以知之。天之所以為天理也。於理不安。天違也。人之所以為人性也。於性不順。人悖也。性理如何。可以明之。循孔孟之所說。程朱之所傳而學之。斯可以明也。明而後擇之。何不可辨之有。

二洲素嗜松蕈。人或告曰。多食害人。二洲曰。余讀陳仁玉菌譜云。松蕈生松陰。採無時。凡物松出。無不

可愛。松葉與脂伏靈琥珀。皆松喬也。昔之遁山服食求長年者。寔然焉。依人有病。瘦羸不禁者。偶掇松下菌病良已。此其效也。果爾是無害而有益矣。

二洲嘗論文曰。學者弗學文則已。苟學矣。不可不尸祝韓柳。韓則正大。柳則精緻。亦不可不刻意歐蘇。歐則典重。蘇則縱橫。皆所謂千載無朱者也。自漢以降。文氣寢萎苶。譬如東周之衰。四公者桓文也。振而起之。後世得藉以免被髮左衽。皆四公之力也。則今之學文。其捨此焉歸乎。老泉、潁濱、南豐、半山雖稍小也。亦各搆一家。不可不讀。乃秦穆楚莊之覇也。又曰。議論之文。孟子為宗。韓其世適。蘇則庶流。正學繼韓。規模逈小。青田承蘇。馳騁孔艱。又曰。方正學集。實是後進模範。雖乏從容氣象。而初學學之無弊。又曰。陽明之文。諸家莫能及焉。渠以講學為事。人不敢以文士目之。以余觀之。竟是不免為文士。又曰。明文。劉青田、方正學為盛。王新建首出一代。而持論謬戾。初學讀之。駸駸入彼窠窟。歸震川最近于古。但未免為小家數。余嘗語後生曰。韓柳猶堂。明文猶階。不歷階而登。徒躑躅庭上。而以自喜。則亦操觚家之穿鞋奴耳。

二洲生五歲。得足疾。進退不可。性又多病。十四歲時。大父觀翁強使二洲從里師受句讀。自十五歲春。至明年夏。病甚。不能步。及八月。始愈。觀翁又命就師。爾後雖病。手不釋卷。大父乃喜曰。吾孫如此。庶乎免為鄉人。

安藝人。

○賴寬。字伯栗。一字千秋。通稱彌太郎。號春水。其先備後三原人。至高祖道圓。始徙安藝竹原。曾祖道喜。祖善祐。皆耕鋤為業。善祐生亨翁。亨翁配道工氏。生春水。

春水多別號。在大坂。曰春水。在江戶霞關邸。號霞崖。古賀精里嘗箴其過用聰明。為書贈明薛瑄拙巢記。故又號拙巢。自覺傷嚴急。則又號和亭。

春水生數歲。好弄筆研。父母相賀曰。家翁囑我。苟有男兒。當敎之為儒。是其庶幾乎。而寒鄉絕無師友。家所蓄書。僅僅數冊。乃持就鄉醫識字者受句讀。又欲學字。無所得法帖。家與寺鄰。寺藏烏石山人千字文。乃請手鉤摹之。日摹兩字。持歸臨學。凡迨地縉素稍名識字者。輒無不就質。年十九。有疾。求醫上國。至堺。逢趙陶齋。陶齋以善書著。一見春水

奇之。謂其可教。後求師友於大阪。寓伏見港。明年移居新天滿港。尋移江戶港。始授徒為生。

春水始以詩著。又以筆札敏妙。名噪四方。既而讀洛閩書。有會於心。會尾藤二洲在片山門。春水誘之同學。多所相發明。又得古賀精里。於是奮然立志。棄其故所習。日講究仁義道德之要。又與中井竹山兄弟、西山拙齋、菅茶山等。為道誼交。每相切劘。名譽日起。

本藩安藝侯傳命。擢為儒員。食俸三十口。戊申進班近士。奥詰己酉新賜第。己未更賜祿百五十石。班侍

臣列。側詰丁卯加祿三十石。十年癸酉進徒士將領步行頭之列。職祿百二十石。并舊祿為三百石。本藩待儒臣。未有至此云。

春水有命來江戶藩邸。伴讀世子。世子甫髫齔。前此儒學進侍。概充故事而已。春水登自草野。孤立無援。而以輔導自任。誓不負所學。以為世子幼齡。就學苟厭倦。勢必廢棄。是可慮也。且人君之學。自小之大。宜慎次第。因首進講小學題辭。每節數句。引援和漢事跡。不必屑屑文義。遂說孝經論語。世子皆樂聽之。或說終賜坐。或不時召見。有所質問。保傅諸臣。又感春水誠意。凡百之事。破格昏議。協心戮力。期於成立。而左右以童年充暬御者。亦皆驟驟嚮學。因其遊戲玩好。觸物納約。使知民艱。養君德。不止講誦也。後世子襲封。仁而善斷。內外欣戴。蓋春水輔導之力也。

春水伴讀世子。凡十有一年矣。故事藩士東役。每一歲交代。獨春水不然。有疾。特賜西歸。半歲餘。其餘前後給暇。百餘日者。四而已。藩侯嘗使畫史畫傅說像。賜之。蓋寓意也。

春水在國。則日上學。督生徒。在東邸。又建議叙學舍。

弟杏坪。亦擢為儒員。與春水同理學政。又草釋菜禮。禮畢。春水為正獻官。特賜烏帽布直垂。行事。凡建學以來。藩侯月三臨學。執政以下。非當直者皆從。闔境翕然嚮風。經史文章。不乏其人。教導之盛。前此未有云。

藩侯嘗命一二重臣。纂累世文書。春水為之副。又蒙命。與杏坪。編輯藝備孝義傳。凡大手筆事每屬焉。

春水素以方正見憚。一醫官以滑稽進。常狎戲諸臣。侯曰。逢賴彌太郎。亦能如此耶。醫默而退。

春水自謂筋力衰憊。坐享厚祿。不堪忝竊。因就重臣

言其意。重臣諭以公意所以酬功勞優耆老侯宴
見則呼以先生不名。毎手書下問或屏人諮詢。春
水亦感其知遇。常念報効。凡事關君德知無不言
春水為人軀幹不偉而望之有威。短面廣顙。眼彩炯
然。性剛方峻整。雖妻子。未嘗見其有惰容。衣雖久
服。襞摺不亂。臨食。盌碟匙筯措置有常。其忠孝之
節。得之天資而加以學識。終始力行如一。
春水少小遠游。衛生愼疾。誓不毫髮憂其父。時歸省
覲。未嘗愆期。又痛毎發世不及見諸子成立。毎見
於言詠。及丁外艱。葬祭遵禮。雖年月久遠。毎遇忌

日。悽愴溢面。保護遺体。跬歩不忘。幼時所得二親
戒飭之書。藏懷袖終身。臨終。并其胎髮脫齒。納棺
至不能言。又書片紙囑曰。坐右第幾匣有臍帶。亦
欲自隨其歸全之志死而後已者如此。
春水為世子伴讀。初授句讀數行而已。乃朝服盥漱
披卷按誦乃出。毎進講。宿齋戒。如在君前。憂國愛
君之念。至形之夢寐。平日對家人言及君恩。未嘗
不感激流涕也。將沒。令易其席。南首北嚮。蓋公舘
在北。死弗敢背君也。
春水處事勤敏。無文士疎慵之習。治家區處器什明
晰。帳簿雖無用故紙。整頓題署。以儉素自律。一介
不苟取予。自奉有人所不堪。而撫舊恤困。未嘗吝
惜。先沒數年。緘封一書。付門人曰。及沒披之。披則
悉處分後事。無不曲盡。曰二刀一揷。是家舊物（其先仕小早川氏。家亡。以失其系譜。獨存二刀一揷。）藏書自為處士所辨置。為
我膏血。子孫善愛護之。他復何憾。廉潔二字。是我
家精神。我沒之後。唯慮吾眷族或得汙名。以累祖
德。他復何憂。臨沒。又倩人具錄。借其物當返。買某
物當償直。其耿介類此。
春水在江戶。侯伯多延招之者。白河侯之始襲封。召

問道焉。及其入封。春水作文送之。略曰。為政在寛
猛相濟。跡異趣一。或參之以術而互用之。非正也。
政之純駁。由學之正邪。方今學術日就卑薄。其人
小。害小。其人大。害大。以有為之資。在有為之位。而
其學不純正。上殘下慢。其不可勝道。侯敦尚吾學。
所志者正大。將發者高遠。他日施民糾民。時寛時
猛。振風俗。感人心。無施不宜。豈惟白河之民被其
澤。乃為天下後世開太平者。將在斯人歟。侯秉國
鈞。革弊事。果如春水言。
春水憎邪嫉惡。往往面斥其非。至汙行敗德之人。不

欲聞姓名。而接物待衆。不設城府。酬應洒落。時雜談諧。皆盡歡心。當病劇煩悶。侍疾者未嘗被呵責。平日吏屬僕從。雖不甚受恩者。亦服從不謗。及沒無不哀戚。江戸邸小臣藤田雄佐者。嘗受業。聞春水疾篤。請官長來問。其年七十五。不遠二百餘里來訣。亦足見春水誠信孚物也。

柴野栗山、尾藤二州、古賀精里相踵登庸。執學柄於上流。而春水與竹山、拙齋等。聲氣相應。衛正攘異。儒風一新。幕府傳命召春水說書於昌平黌。薩藩文學赤崎彥禮亦同蒙命。兩藩有司以其異典。或

懷恐懼。使行人密訪之。後藝侯與薩侯皆衙參。古賀精里出面諭曰。諸藩學士。幕府就而用之。天下之材。與天下共之。德意如此。後又有說書之命。皆賞賜銀五枚。先是土佐侯就請說論語五美四惡章。後在國。天使四辻藤公。奉幣宇佐。路賜謁。徵詩。他侯伯貴人請求詞翰。晚而愈多。

春水嘗揭示於學曰。子弟之習。不當係一家禍福。乃關理教醇否。授書課業。當謹其初。而又宜揣其資稟。使樂習不倦。無暇外馳。或苛責嚴督。使蒙士視學舍如囹圄。視師貞如蚊蝎。或一無激勸。曲從曠日。取媚父兄。賊無數才質。皆罪在教官。諸當以此意相戒。以副風勸養勵之盛意。

春水書初無常師。弱冠學趙翁。既博學諸帖。自成一家。道緊秀勁。操縱自如。中年愛顏魯公。蓋王氣勁骨有契於心。又獲寶晉帖中王大令卷。時臨學之。至老不已。楷法莊栗。雖蠅頭小字。波撆勾勒。氣力周到。行草骨肉停勻。圓健跳盪。而不失矩度。雖親戚往復書翰。疾書副急。縈連襞屬者。字字皆有意趣。及病且沒。猶作大書小字。筆力與少壯無異。四方爭索絹索盈室。然挾勢用術。強逼巧致。則峻拒

不與二字。雖僕隸之請。或時欣然援筆。有一老圃貧甚。嘗獲數紙。售人自沽。又有贋跡以致厚貲者。古賀精里知之最深。嘗對朝鮮聘使。論邦人書。稱春水為當時第一云。

春水建議創學舍。循奉程朱。或譏其狹陋。春水為作學統辨。其略曰。學不可無統。各學其學。而張皇之非古也。或曰聖學之大。不可局一學。猶武事弓馬劍槍數家並行。何為不可。曰。武事固數家。及其整旅行師。其帥一而已。苟有數將帥。我鼓彼金。一前一卻。豈能成師哉。學有數家。吾未知其可也。若夫

理民理財。水利算數詞章訓詁。各有所長。可以並行。是非統之謂也。至於學統。獨遵程朱。斷然斥其他。何歟。本於人倫。本末兼備。傳之無弊。唯程朱為然。是非程朱之學。乃古聖賢之學爾。或陷卑近。或驚高遠。皆害其政者。是之謂異學。不可不斥。吾公有見於斯。乃有今命。教者体之。學者受之。使民志不差。咸歸醇正。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於是乎可見已。

春水以躬行為學。施之事業。不屑著書。獨其叙平昔交游。曰師友志。曰在津紀事。從父東遊紀行。曰負

劍録。餘皆國字冊子。丁艱所録。曰藤衣。述輔儲之体。曰石礎。世子納配時陳關範。曰養艸記。先公美事。曰竹舘小録。別有春水遺稿。

生三男一女。長男山陽。以病辭仕籍。二男皆夭。養弟春風之子元鼎。為嗣。又先沒。有遺腹子。猶孩。山陽之子元協。成童。以嫡孫承祖。

春水獻替之施於簡冊者。每用國字。又秘不漏。故文存稿者甚少云。

春水詩典質雅馴。晚益嗜之。侯在國。數召侍筵。應命所作。往往寓規諷。平居吟哦。亦有一飯不忘君之風。良辰美景。輙集子弟。命酒鬪韻。或杖策遊歩。必有篇詠。衆方呻吟屬稿。而春水如不經意。或倚杜坐睡。腹稿忽成。及病甚。就臥床作小數篇。格律整齊。意每往來慕君念父之間。至困極。猶使人誦杜詩聽之。

諸名公會於懐德書院。木村巽齋。（蒹葭堂）語次謂曰。僕虚名藉于世。四方之士。經過此地者。必被臨顧。日甚一日。自顧甚慙焉。春水憫其夸詡。進曰。他邦之士。訪足下者。非以足下為有道德也。非為有學術也。但以家多蓄古器奇物之故。來集耳。由是觀之。

聲聞之高。實而不虛。何傷。巽齋有慙色。

比世子成童。春水賜暇歸國。因上疏曰。伏惟。世子之學與齡俱進。所以成德就器。以立邦家基本者。正在今日。今日君德之厚薄。異時國勢之強弱繫焉。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不慎也。臣願世子。以仁孝為德。以正大剛明為心云云。時春水既拜訣矣。侯覽疏方夜。有命召之。世子與傅皆在焉。侯呼春水前之曰。卿所陳可謂盡善。嗣後宜以此意從事。因賜坐與語。漏下三刻乃退。侯臨下深嚴。不輕假詞色。而春水以新進。蒙接納。衆以為異。蓋侯長識

鑒。祐拔春水於衆儒。以屬世子。至此益知其可任也。歸國未幾。復召之東。

附記

春水有二弟。惟強字千齡。號春風。惟柔字千祺。號杏坪。春水導之為學。兄弟自相為師友。親愛篤至。春風以父命。為醫。隱居不仕。杏坪後春水五年。擢為儒員。與春水同治學政。又草釋菜禮。文名亞兄。晚為知郡。治數万石地。其所治地方。率在荒僻。田磽确而多棄地。居民鮮少。生理甚微。尤為難治矣。而杏坪區處謀畫。不遺其力。遂

能扶植之。民於是安其居。大有政績矣。侄山陽嘗歸鄉之日。從遊其山園。作詩以贈。曰連鋤強梗稱神明。四郡何邊不底平。却是家園無暇理。賤蓬惡竹滿階生。

○中井積德。字處叔。號履軒。大阪人。竹山弟。

履軒志氣高尚。交不苟合。不妄出戶。自號幽人。以隱居放言自居。談論奇僻。動輒駭人聽。有書生來謁。則曰。汝先學飲酒而後可以學文。否則鬱悶發病而死矣。

履軒所著書編。皆不錄己名氏。又不輒示人焉。曰我俟後之子雲。文辭圓活。甚有奇致。以為東坡後無文。為詩必用古韻。不奉沈約之政。

履軒姿貌魁秀。器宇曠邁。睥視一世。然而與人語。及民間孝子順孫事狀。動容稱贊。籍籍不已。竹山亦然。而履軒為甚云。

懷德書院集。或進謝曰。人事多忙。未拜於門。履軒曰。不為来訪。何賜若之。

履軒與子弟共遊往吉。乞人相屬於途。皆言朝不保夕。請賜一錢。履軒不堪其煩。顧謂曰。汝等生無益於世。可遄死。何必俟夕。

履軒嘗謂曰。四書五經性理三大全。可謂儒者二大厄矣。其放言類此。

江戶有塙撿校保己一者。擢國學教授。嘗遊大坂。欲見履軒。市尹命街長為紹介。街長以告履軒。履軒不可曰。我聞塙氏沈湎源語勢語等書也。與我道不同。則無可與談者。固辭不見。

市尹某欽慕履軒。厚禮召之。履軒辭不見使者。使者反以聞。市尹嘆曰。所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矣。宜不見吾使也。

履軒自少至老。矻矻考索經旨。手不釋卷。始著七經

雖題畧。晩又著七經逢原。發明經旨。益致精緻。世罕其儔。嶄然別爲一家言。然而不求人知也。

兄竹山死之後。毎月數次。於懷德書院。爲門弟子説尚書。謂曰。伯氏經業。小子當學焉。若幽人之事。可不必倣焉。

履軒素善草隷。然性較偏僻。雖有乞焉者。痛拒之。不肯書也。

履軒評六歌仙曰。僧正遍照。則王昌齡也。在原業平。則王維也。小野小町。其韋應物與。文屋康秀。其杜牧與。大伴黒主。比之白樂天。未知其當否。喜撰法

師。將無太上隱者邪。紀貫之。則杜甫也。又曰。柹本人麿。天才秀逸。超出乎諸人。眞可謂李白也。

松平和泉侯遣使聘履軒。則入壁搦避之。不見焉。古賀精里評之曰。履軒天下偉人也。似段干木矣。

履軒有韓退之三上宰相書。謂乞丐文。誹其急於求進。似化子丐物也

尾邸守中西甲訪履軒。饋以餺飥。履軒乃戒其子曰。此所謂小倉野者。其味甚美。然毒物也。必勿食之。中西駭問其故。曰。糖之甜旨易釀小兒病。其害不小。是以吾家不使兒食糖味也。中西憮然。

履軒過骨董舗。見古鐔。不問其價。以四方銀買之。舗主曰。此物價廉。何爲如此。履軒強與之。獲鐔以還。門人一見歎曰。嘉品也。請以八方銀獲之。不[illegible]。固請。乃許之。履軒於是懷其所加四方銀。往與舗主。舗主怪迹之。審察名居。知其爲大儒履軒也。以謂還金必不受也。籃盛鮮魚。朝投其家而去。

○市川世寧。字子靜。一字嘉祥。號寬齋。半江。西野。皆其別號。上野甘樂郡人。

父好謙。號蘭臺。好筆札。受業細井廣澤。寬齋少志學。不願終老於畎畝。負笈游學江戸。登林氏門。業成

名顯。會昌平黌學員長闕。林氏以寬齋補之。居五年。以病解去。富山侯聞其名。辟爲黌舍教授。在職二十餘年。以老致仕。

寬齋學博才敏。最長乎詩。清麗奇峭。無所不有。初爲樊川。一變而香山。再變而劍南。終又鎔陶諸家。別出杼軸。亦非一体。後進推以爲領袖。承其指畫能成家名世者。柏如亭。大窪天民。菊池五山等是也。

寬齋温厚和易。不喜忤於物。然内懷氣節。常見一儒作慝指擿無所避。由是失意落魄。亦晏然不動。一友以寃繫獄。奮身往救。人皆危之。亦決然不顧其

風概多山類。性耽山水。以上野桑梓之地。而多佳勝。屢游涉探討。編上毛志。晩遊長崎一年。與呉客唱和。為呉客所敬重焉。

寛齋嘗据唐詩逸存于我者。編為三卷。碩儒某目為全唐詩女媧氏。

寛齋評近人書曰。細井廣澤。如石勒即帝位。雖不免傖父之態。要是豪傑。平林淳信。如藩國行人。略慣禮數。衣服整齊。擧止翩翩。獨所乏者。學術而已。葛烏石。如下邑社劇。打扮閙熱。寛袍大帶。時露本来

面目。高頤齋。如賣藥翁舞劍。非無一二好處。終是法外之物。關思恭。如瞽者鑒定古書畫。自己面貌猶未辨。為如何。三井親和。如權家門吏。送迎賓客。事事言言皆俗惡。伊藤益道。如村里小兒。精勤冬學。略解文字体面。欲就吏部試。阿保壽源東江。如剪綵作牡丹。非不美觀。柰無生色。又如山中枯禪。雖有菜色。漸近正覺。松山天姥。如新造贋鼎。花文匀貼。綠鏽清潤。但不堪一種臭氣。平林淳篤。如土豪子弟。草芥金錢。身不解得錐刀利。只倚父祖遺業。闘其窮奢。如行商鬻磁器碗壺碟皿。人人適用。而無一物可寳佐潤。如墮落沙彌還俗。擧動甚謹。動露蔬筍舊習。又如布袋和尚。行由徑。腰腹肥大。步趨不自由。田順。如不學僧官。暫還故鄉。自居尊大。恐唱野老無一語及法門。箕田騰。如寒夜念佛。五更聲澄。外貌雖寂。志在一紙半錢之嚴。如雪中失途。求前人跡。步步疲勞。悉非己物。中井敬義。如蠅虎捉蠅。非不用力。惜不過捉一物。

寛齋所撰著頗多。日本詩紀五十卷。全唐詩逸三卷。陸詩意注七卷。陸詩考實三卷。宋百花詩七卷。金石私誌。青蚨私誌。各六卷。半江暇筆五卷。瓊浦夢

餘錄一卷。詩文集十卷。寛齋摘草四卷。寛齋遺稿四卷。上毛志若干卷。

大窪詩佛。題寛齋肖像云。出為昌平學員長。不是他人。維河先生。退稱江湖詩社長。不是他人。維河先生。排擊七子。首唱清新。不是他人。維河先生。先生之老益變益妙。混化諸家。金玉其聲。嗚呼偉哉。先生於詩。變化無窮。猶龍難名。其為人也。温厚和易。是以在世莫與人争。好學之篤。老而不衰。故所撰著日課月程。敎人之方。不欲桎梏。使其各自得其性情。晩年嗜酒。辦醉鄉侯。優遊自得。忘辱忘榮。醉

中。乘興揮毫落紙。草際蛇走。天邊鴻驚。咨咨嗟嗟泰山一頹。誰居復主此詩壇盟。

寛齋嗜酒。自號醉鄉侯。漫作云。

人間富貴似雲浮。唯我榮華別有謀。開國醉鄉三万户。年過六十始封侯。

寛齋素富著什。今錄傑作四首於此。

孤舟月上水雲長。崖樹秋寒古戰場。一自風流屬坡老。功名不復畫周郎。東坡赤壁圖

青灯孤照夜感集。讀書中。黯淡窓無月。蕭騷竹有風。横搭終黨錮姦賊。自英雄。欲洗胸懷去長

宵瓶酒空。冬夜讀後漢書

寒雲斷續月如弓。蕭寂孤村未睡中。近有後山狼乳子。一聲震地五更風。宿山家

三千世界作微塵。蹈破風濤遂背人。柔面縱令回一顧也。應難見本來空。背面達磨圖

寛齋享年七十二。門人胥議私謚曰文安先生。長子三亥。號米菴。以善書著。次祥胤。出冒鏑木氏。亦名畫。

近世先哲叢談正編卷上終

近世先哲叢談正編卷下

備中　阪谷朗廬校閲

北越　松村𢢀編述

○太田元貞字公幹一字才佐號錦城加賀大聖寺人

錦城生而穎異五歳始識字十一作詩十三講說經史鄉里號曰神童從其兄伯恒切劘家學然不甘為方技之人（父玄覺精本草學業醫）遂有四方之志是時京都有皆川淇園江戸有山本北山一時稱大儒錦城乃西遊事淇園請益不滿其意也乃東行從北山質疑亦不滿其意也於是慨然欲求之古人勵精刻苦時年甫弱冠舌耕為業落魄無資且遭歉歳拮据大窘

錦城見北山之為人往往有不慊於人意者乃與大島完害山中恕之俱投書絶交既而漂游於二毛之間險阻艱難莫不備嘗而其執志益堅後再來江戸下帷教授

錦城志氣豪邁不肯屈於人貴富者寡遇獨幕府醫官多紀桂山容之桂山博學洽聞名震關東而愛客下士一時知名之士多從之遊而特嘉錦城才學使其子弟受業錦城名顯都下者桂山為揄揚也

錦城學問淵博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尤長於經學審乎考據上自先秦古文下至後世雜書苟有關經義者莫不旁引曲暢審其同異辨其是非者雖雅崇宋學而至其說不合己意者則糾駁無避竟自建一家學又至如老釋之書占相之說亦皆粗究其歸趣四方之士聞風登門者甚多矣

錦城容貌清癯疎暢洞達不設城府不事矯飾甚有口辨講說經史雄辨如流近取譬喩解說爽快使聽者躍躍興起又於郡國利害亦竊究其故然獨好談邊塞事至時世得失則不敢妄議曰治亂之源在人主奢與儉而已

初水戸侯聞其奇材將欲辟之適有沮之者而不果吉田侯重禮招之使為世子講說經書遇之甚厚世子嗣立就封錦城從焉明年乞暇再遊京都搢紳學士聽其論說莫不驚歎

是時加賀侯惜錦城北藩之產而為境外賓師屢遣使吉田侯請之吉田侯不肯乃倍其祿禮遇逾渥

然加賀侯請不止。不能峻拒。以命錦城。錦城亦以其父母之邦。起而應其聘。加賀侯授祿三百石。班上士。不煩以職事。

錦城嘗論講武練兵曰。威敵利器。固在弓銃。而養士卒之勇。莫如刀槍。或專恃長兵。而不爭用短者。亡俗必弱矣

呉客江稼圃來寓長崎。求錦城九經談。多紀桂山醫賸。村瀨栲亭藝苑日渉携還。

錦城嘗論明清革命曰。天地淑靈精秀之氣。蔚勃旁礴充塞于兩間。以生偉人者。豈中國之所專乎哉。

有時乎。鍾秀於中洲焉。有時乎。鍾美於夷狄焉。是故中古以來。戡定亂逆。以主于天下者。中國與夷狄。狎出之。是其常也。何必惡滿清乎。詩書春秋惡夷狄。而尊中國者。惡其亂彝倫敗禮法也。雖然弑父弑君。兄弟相賊。父子聚麀。虎狼心。禽獸行。不知忌憚者。中國之人世有之。是豈周公孔子之所尊乎。春秋之時。以秦楚為夷狄。然秦有穆公焉。楚有莊王焉。北魏孝文之恭謙仁孝。金世宗之仁厚儉素。元仁宗之溫潤慈儉。豈可以夷狄斥之乎。然則聖人之貴華而賤夷者。在其所行之華夷。而不在其所生之地也。儻以其生于遐陬荒陋之地斥為夷狄乎。孟子有言。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聖人亦在所斥乎。是呂留良曾靜之所悅。而豈古聖賢之意乎。嗚呼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天命靡常。唯有德者得之。而無德者喪之。則要可論其德如何也已。華夷天人之辨。措而不講亦可矣。其識見如斯。

錦城有六子。長德厚嗣。仕加賀。以善擊劍稱。二子敦。仕吉田。以才學聞。

錦城嗜詩。詩名亦著。所著有錦城百律錦城詩稿曉

發三島詩云。

滿天風露曉光清。殘月茆檐鷄未鳴。一路淒然
秋草裡。停轎幾度聽蟲聲。

○藤田一正。字子定。號幽谷。通稱次郎左衛門。
水戶人。

藤田氏之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子孫世業商。居水戶下谷。幽谷幼而穎悟絕人。初受句讀於志水元禎。日誦數百言。後師立原東里。學業日進。年甫十三。為長赤水壽序。讀者嗟異。稱為神童。東里奇其才。薦為館生。時年十五。文公就藩。數召見。令為詩

文。以試之。授筆立成。公大奇之。累進祿秩。其後召至藩邸。侍讀國史。既而坐言事。免職。數年再入史館。與編修。及文公補志表。命幽谷專掌其事。武公時。擢為小納戶。總裁編修事。無幾遷郡宰。兼編修。及公獻新刻國史於　天朝。代公為表。後罷郡職。再為總裁。食二百石。

幽谷為人豪邁。而有至性。少喪父。服心喪三年。為世所稱。性嗜酒。有邀之者。對飲酣暢。不擇雅俗。盡歡而止。人以此愛之。

幽谷成童時。著讀孝經。長赤水示之清人程赤城。赤

城大嗟賞。致書云。以吾土之大。妙年屬文。固不乏其人。然至論經義。則寥寥尠聞。貴國得才。實可貴也。

幽谷教人專在忠孝。成童讀保建大記。憤發興起。從此好讀書。倍他日。十八歲著正名論。言君臣大義。其教子弟。以忠孝者。本於此也。

幽谷好誦古人歌詞。常謂詩言性情。漢唐之詩。猶周詩三百。人情風俗。瞭然可觀。可以感發興起人之志意。皇朝之歌。亦猶漢唐之詩。自古事記書紀所載。而及万葉集以下。歷朝選集。可使人感發興起者。為不尠。然至末俗之弊。則貴綺麗。務纖巧。中冓之言。淫猥不可道者。比比有之。乃欲使門人鈔錄其切於人倫。裨於風教者。題曰草原集。未果而終。

幽谷不喜臧否人物。援資治通鑑。及綱目歷史綱鑑等書。謂綱目書法甚嚴。然其所附載書法發明等。多譏議古人。令少年讀之。其弊議論大過。責人苛酷。恐失忠厚之意。甚至好稱人惡。綱鑑等亦然。又謂。山崎氏之書。其興節義之氣甚佳。然所論過密。使人心狹隘。疾不仁已甚。非所以長養德器也。

幽谷專力正學。不好曲藝小技。而視記聞俗學。與雜藝等。素不喜晉人清談之流。尤惡老莊之學。謂老氏陽唱恬澹無為。陰自恃聰明。貴智術。不欲蹈古人轍迹。非譏聖人。別立一箇之見。其流為申韓。司馬子長以申韓與老莊同傳。可謂卓識。故幽谷說老子之書。與王弼等負別。戲謂人曰。我欲造老子像。繫其頭為節。以說其書。而其所解說。皆前人所未發也。

幽谷每誦陶淵明語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讀書求甚解。其能實解之者。蓋鮮矣。

但其有意會。而至欣然忘食。雖不甚解。而實能解之者也。又曰。咀嚼二字。讀書之要訣。讀書不能咀嚼玩味。忽忽看過。雖日誦十百卷。太抵不免為耳食之徒。又曰。古人謂眼光透紙背。是真能讀書者。若徒嘗古人糟粕。不能開活眼。以看破肯綮處。誦習陳言踈迹。所見不過紙面文字。不可謂之能讀書者。吾謂。能有咀嚼而後眼光可透紙背。如此則意會忘食。亦在其中也。

古文尚書。孝經孔傳。孔子家語。後人偽作。諸儒辨之。既有明說。幽谷發歳亦辨明之。有舜典二十八字

考。又辨安國孝經序偽造之跡。鑿鑿有確據。時太田錦城倡考證學。論説經義。大有所發明。幽谷每推稱其博大。使門人騰寫其所著書。或使之游其門而受業。是以門下之士。講論經書。有得於錦城者亦多。錦城亦與幽谷。相懽甚厚。嘗有送序曰。天下之英雄。公與我而已。幽谷取善於人。不挾彼此。如此。

幽谷尤重君臣之義。恒語人曰。天祖垂統。天孫繼承。奉三器。以照臨宇内。皇統綿綿。與天壤無窮。實如天祖所命。是神州之所以冠四海萬國。天祖天孫固與天一矣。世世相襲。號天津日高騰極。謂之日嗣。神天合一。與殷周配天。尚不免於與天為二者。不同矣。論國體。其太旨如此。

幽谷素憂邊事。當時不見干戈二百年。文恬武熙。無復言兵事者。幽谷謂。満清乾隆之西師。去今二三十年。一水之外。用大兵革。如彼。雖海内無虞。云乎而治安焉可恃。乃欲著西土詰戎記。以警發世之安於無事者。屬稿粗成。遭多故不果。

幽谷召来江戸藩邸。校訂大日本史。與高橋坦室議。欲更題號。致書水戸諸子。時議論不一。其説不行

而止。幽谷復與坦室議志目。後數年。藩侯命修志表。遂與定議。為今之志目云。

幽谷以病終於家。享年五十三。有一男二女。男即東湖也。

○頼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一號三十六峰。廣島人。

山陽幼穎敏。嶄然見頭角。年甫十三。父春水祗役在江戸。作詩寄之。昌平黌教官柴野栗山見之曰。春水有子。不教之為實材。乃欲使為詞人乎。宜使其讀史知古今事。而史自通鑑綱目始。會赤崎元禮

歸國。過廣島。說之。山陽感奮。日讀綱目。然記治亂之大勢而已。書法發明等。不屑讀。栗山聞而益奇之。

山陽年十八九時。作蒙古来詩。或以示龜井南冥。南冥一讀激賞。貼之壁。每酒酣。輙朗吟稱快。山陽聞之。感其知己云。蒙古来詩曰。

筑海颶風連天黑。千艘艨艟来自北。笑殺碧眼蒙古兒。恃勝漫鼓圖南翼。嚇得趙家孤與寡。持此来擬男子國。相摸太郎膽如甕。防海將士爭飛鞚。倒檣爲梯鎖退飛。兵捷已覺穹帳夢。磨厲無期鑿犬羊。皆將瑞穗博乳湩。君不見風伯一駈附雲濤。不使羶血巇日本刀。

山陽豪放不羈。遂以多病免仕籍。遊備後。寓菅茶山塾。去游京師。遂止焉。初僑居車屋町。徙于銅駝坊。于木屋街。又買家三本木村。稱水西莊。仰望叡岳。俯臨鴨河。晨夕對坐。感悼古昔。欝勃之情。發於詠言。庭中置一小草堂。稱山紫水明處。

聞父春水疾篤。時聚徒講莊子。投卷即發。晨夜赴之。至則蔑及。遺憾不能自置。自是終身不復講莊子云。

其執筆遣興。縱横揮寫。人爭寶之。篠崎小竹曰。所謂笑譃罵詈。皆成文章韻語。山陽在焉。

山陽爲人癯瘦。顴高眉蹙。眼采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不能包容尋常之人。常慨昇平日久。士氣不振。故以氣節自持。亦以導人。其去國。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諸藩多聘之。皆固辭不應。

日野大納言公資愛好文。時招都下諸儒。爲文字飲。聞其名招之。不往。其請至數四。乃陳野人不習禮節。若許野服出入。乃賜予之際。無類臣禮者則敢奉命。公許之。乃往。諸儒中有議其傲慢者。山陽作書辭赴宴。略曰。襄受恩舊藩。義當委質致身。而少小多病。有所不耐。且天資疎狂。不能從物俯仰。得脫羈縛。放浪自適。喜平安山水幽秀。其文士總非仕途人。乃樂居之。託跡市陌。杜門戢影。除看竹尋花之外。未嘗與人相往来。自念既已不仕父母之邦。敢折腰於他人。不獨不仕。誓不蹈王公之門。何則。蹈王公之門。不可不穿仕者之服。執仕者之禮。是性所不能。苟能之矣。謂父母邦何哉。襄野人。本無求於王公。特感閣下之知遇。鞭嬾策惰。周旋至

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飛。何必勉己所不能。俯學都人士之為。為天下高人所鄙笑哉云云。公益敬其不屈。爾後獨召賜宴。

山陽時戲為畫。一大藩侯見而喜之。其臣古賀穀堂。寄絹二幅。請畫焉。山陽怒曰。以我為畫師乎。乃作二絶句。大書其絹返之。詩曰

磊磈横胸不自持。吐為狂墨漫淋漓。此心應有故人識。敢向侯門喚畫師。

曾謝横經弄翰儒。寧將餘伎待觀娯。胸中畫本猶堪獻。彷彿豳風七月圖。

山陽八九歳。喜讀國字本古今軍記。至忘寢食。嬉戲又摶土作城郭軍營狀。既受句讀。晝夜不懈。嘗患眼。春水固禁之。陰讀不止。年十四五。一日因曝書。見東坡史論。曰。天地間有如此可喜之文乎。

山陽喜聚古人名蹟。苦心購求。而至如書巻。僅僅數部而已。平日乞假讀書。讀畢。即還之。終身記而無忘。

山陽發咳嗽。喀血。群醫以為難起。因作喀血歌。以遣病中之悶。歌曰。

吾有二腔血。其色正赤其性熱。不能避之明主前。赤光爍向廟堂微。又不能濺之國家難。留痕大地碧弗滅。鬱積徒成磊磈凝。欲吐不吐中逾熱。一旦喀出學李賀。難收糝地紅玉屑。或曰先生閲史遭姦雄逭天討。睢陽之齒輒嚼齧。渠無寸傷已自殘。憤懣遂致肺肝裂。或曰先生殺人手無鉄。發奸擿伏由筆舌。以心誅心人不知。靈臺冥冥溺陰血。吾聞此語而未頷。童子進曰走意別。先生肉中本無血。腹中奇字僅可剟。賺得杜康爭載酒。劍菱如劍岳雪雪。大福藏府受不起。溢為赤漿戒饕餮。咄哉此意慎勿説。

有二生。請外史。山陽領之。後又来從曰。欲獻一權貴焉。山陽正色曰。我史非權門納媚之具。竟不與。

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既成。猶秘之家。白河侯樂翁聞之。卑禮厚幣。以請之。自是遂行于世。山陽上樂翁公書曰。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云云。

山陽常用心者。經濟之學也。弱冠後。擬蘇氏策論。作新策十餘篇。晩歳頗刪潤之。通議是也。先死三日。忽曰。猶有不可不言者焉。即日草内廷篇。自題通

議後詩曰。
藝苑鴻文錯典墳。儒林闕議媿河汾。吾無周禮
横胸裏。直擄肝腸寫示君。
敬輿駢體含流動。和仲分篇見貫穿。跛鼈自知
千里隔。學文亦似上青天。
洪流日夜淺成深。未缺金歐自古今。策漢過秦
同一意。無人識得賈生心。
半生歳月酒中消。落魄耽詩鬢欲凋。小杜唯留
二論在。豈無身後李文饒。
陳編儘許口縱横。敢趁諸公賛太平。未必語言

當蔵栗。且憑筆墨鬪蛟龍。
山陽詩勢叙實際。不事虚設。尤長於歌行。喜咏史。雄
渾動蕩。凌轢千古。雅言曰。余不欲詠物。詠物不若
咏史。史中有無數好題目。皆可成眞詩。舍之而曰
雁字鶯梭無為也。
山陽平生耽讀書。勤著述。常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
也。謂我能刻苦者。眞知我矣。日夕置酒。必呼門生
對飲。飲有限。限既盈。不過一杯。醉中好演平語。酒
醒。輒挑灯讀書。至五更而後就寢。晝則巳晡而起。
自收衾裯。掃戸牖。以為常。無寒暑一也。

山陽常談歴史文章為樂。其病。猪飼敬所来訪。談及
南北正統事。議大不合。敬所既去。山陽曰。苟以北
朝為正統。豈以新田楠諸公為亂臣賊子乎。方言
之之時。目張眉軒。其慷慨激切。雖病不衰也。遂更
著正統論。置之政記中初論後。
山陽嗜伊丹之醸。尤愛號劍菱者。嘗赴日野大納言
宴。曰。酒非伊丹之醸。不能飲。魚非琵琶湖之鮮。不能
喫。
政記最晩年之作。記事多成于病中。病既革。曰。我死
方逼矣。然猶著眼鏡。手政記。刪潤不止。忽顧左右

曰。我將假寐。乃擱筆。不脱眼鏡。而瞑。就撫之。則巳
逝。
山陽經説歸主洛閩。而不甚墨守。要以通古聖賢立
言大意為務。其議論以適用為主。書名亦謀。四方
爭索。緗素滿室。然是皆緒餘耳。
山陽接人。不設城府。直吐肝膈。人苟違其意。對面詰
責。不少假借。改則止。未嘗毫介意。教門生。甚用意。
講書不抗聲飾辨。諄諄如談話。倦則吹烟喫茶。必
摘發蘊奥。剖析妙旨。使人人了然而後止。講經之
席不肯列緇徒。

山陽自作己像賛曰。身偃仰一室。而心閲百世之失得。不恤己鹽虀。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又曰。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於群籍。不虚先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三蹈大湖。四上下濃灣。而未曾踵朱頓之門。此口不齕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黎之寒餓也。所著日本外史二十二卷。日本政記十五巻。通議二巻。春秋講義若干巻。先友録一巻。文集十巻。書後題跋四巻。日本樂府一巻。詩鈔八巻。遺稿八巻。文録一巻。

山陽嘗如豐前觀耶馬溪。愛其勝景。圖以相傳。且為之記。自是溪名藉世。裹糧徃觀者。徃徃不絶云。

山陽娶石川氏。生四男。曰辰之助。夭。曰號聿菴。承宗家。曰又二郎。號支峰。曰三樹三郎。死國事。

○田能村孝憲。字君彝。號竹田。豐後岡藩人。

竹田幼好學嗜詩。才思秀抜。稍長學醫。非其志也。藩侯特命轉儒員。時年二十三。

竹田東来江戸。從古屋昔陽。岳東海學。專攻經藝。先是唐橋世濟撰豐後地理志。未脱稿而死。藩侯使竹田及伊藤寛叔卒其業。竹田居東僅一年餘。歸與寛叔同脩其書。書成。藩侯以進呈幕府。而賜竹田寛叔時服。以賞其勞焉。未幾。竹田遊熊本。諸名士見而奇之。後又游京都。就村瀨栲亭學。栲亭視之極厚。居二年還于岡。

竹田多病不勝世務。懇請致仕。藩侯許之。更賜養老俸以優焉。時年三十八。竹田自是不復講經史。慠游養性。風流自命。以書畫為娯。數游京坂。而不好結交。特與賴山陽篠崎小竹小石檉園僧雲華等。締交厚善。竹田素多才藝。能詩文。又善書畫。旁及聞香喫茶之伎。莫不窮綜焉。我邦希作詩餘者。竹

田以為藝苑闕陷。夙刻意學之。竟撰填詩圖譜。刊布于世。小竹稱其自作詩餘曰。詩餘中之猶龍。

竹田於詩文書畫。雖為一時名輩所許可。而其所得意者。以畫為第一。名輩亦以為然。山陽嗜畫。性高簡傲物。而於竹田畫。則嘉歎不舍云。

初竹田遊大坂。時有米山人者。善書畫。特喜竹田畫。曰我衣鉢。後来可附者。唯吾子耳。其夙被名士知如此。

竹田少讀白樂天詩。愀然感悟。乃作讀長慶集七古一篇。以述懷。李紫溟一讀。凄然至泣下。詩云。

七八年前始咏吟。暗生塵世厭離心。爾来流轉東西路。單身得備嘗浮沈。今日扶筇又吟咏。倍知厭離入骨深。行文不必要奇險。情眞能徹石與金。至樂處藏至悲旨。極樂地包極苦理。狂言綺語七十卷。成佛因縁存此裏。小鬟細腰樊素唇。料知天女化現身。池上双鶴門前駱。他生應得變爲人。聽之截斷煩惱苦。咏之解脱生死輪。信口吟了千万句。漸焼殘灯冷香獸。悟惟茫茫東海東。生晚落在長慶後。一吟一更天欲明。復沾前淚未乾袖。

竹田嘗論畫曰。時人學畫。不論巧拙。有所根底。畫史則否。水石屋舍翎毛花卉。從人請求。突然命筆。無所考據。畫取諸臆。不知古人規矩在何處也。傳者已妄。承者漫然。或試叩之。茫乎失其所答。流弊如何也。請少思諸。又曰。不患用筆不工。而患精神不到。用筆工者。特宜撫彷古人精神到者。自家立脚。

○青山延于。字子世。通稱量介。號雲龍。一號拙齋。仕水戸藩。

祖興道。以篤學聞。父延彛。善繼其業。皆終於小官。雲龍幼而穎警。三歳時。見人讀數名。輒默記之。延彛奇之。書方名及干支之類於小簡以授之。記誦如流。

雲龍稍長。受業立原萬。肆力文章。手寫抄文。文才大進。鎔裁卓絶。爲時所稱。年二十餘。来江戸。與先輩平洲北山等結交。時水戸藩文學隆興。高橋坦室。藤田幽谷。川口緑野。皆擅聲譽。雲龍與之齊鑣竝驚。騷騷乎争先。而至文辭。則皆推雲龍爲壇長。

水戸文公親校大日本史。督課諸生。脩史表。雲龍撰神祇志六巻。以獻。初父延彛脩神祇考。網羅群書。臚列衆説。以備史料。而雲龍據之。擷其精萃。一歸

簡淨。及文公薨。武公善繼遺志。督課史臣。雲龍撰禮義輿服二志。以獻。尋有大日本史上梓之命。始獻刻本二十六卷於天朝。雲龍與有力焉。

雲龍哀公時。補彰考館總裁。時年四十八。於是移家江戸。嚴立課程。校讎大日本史。數歳而上木者甚多。時鏤板未有藏庫。雲龍懼火災。屢以爲言。有司咸笑其迂。雲龍累請。有司不得已許之。庫始成。遷刻板纔畢。而藩邸災矣。一時驚以爲神。

雲龍建言。請脩水戸藩史。哀公從之。命新開史局。脩藩史。任檢討筆生者數人。雲龍日夜拮据。每進一

卷。哀公稱善。無何。稿粗就。體裁倣史記。自藩祖威公。迄文公。定為世家。凡七卷。姫妾公族為家人傳。凡二卷。列傳凡十二卷。其他至儒林歌人孝子循吏藝術方技姦臣諸傳。總為三十六卷。命曰東藩文獻志。大抵係雲龍所脩。子延光時年才弱冠。亦任脩撰。列傳則延光所撰居半。而刪潤未成。哀公即世。雲龍罷職。史局亦廢。故如其列傳。有未全備者。識者惜焉。

藩邸罹災。哀公避之涵德亭。雲龍夜往候起居。近臣止之曰。涵德亭則後宮侍焉。暬御皆不得往。雲龍

曰。今日之事。安得以常例論。公獨與姬妾避災。而近臣不得往。將何以備非常。乃見參政論辨。近臣乃得待衛。

哀公未有繼嗣。雲龍憂之。上書論其事。公嘗賜以手書。未及評議。而公不豫。人心危懼。雲龍見執政論之。不答。乃齎公書。詣宗室守山侯。極論之。侯深然之。公尋薨。景山公子襲封。是為烈公。人心乃定。

烈公拜鹿島宮。歸路過齋女居。祠官請公拜。公顧雲龍問之。對曰。齋女不為貴。奈何拜之。乃止。

執政藤田貞正赴江戶。雲龍賦詩送之云。相送仙坡湖上亭。田頭鴻雁滿郊坰。到日君公如有問。為言宿麥幾莖青。注云。近者官置囿地。麥苗為鴻雁所食。然官有嚴禁。不得驅去。民以為憂。故末句及之。貞正尋白公。公為之弛禁。

烈公建弘道館於國。擢雲龍為小姓頭兼總教。雲龍日登學館。孜孜不懈。既而患中風疾。而復發。終於家。享年六十八。

雲龍為人剛直嫉諛。不為流俗所容。而武烈兩公尤優遇之。雲龍感其知遇。盡言無隱。左右或竊笑。以為迂。而雲龍不顧也。

雲龍平生尤慨義公遺志未成。每曰。大日本史是公之事業。臣子奈何不力。故嘗著皇朝史畧。述歷朝概畧。又著文苑遺談。以述史臣之議論刪定。又著詞林摘英。以表其詞藻。終身之業。莫非所以報義公者云。

雲龍又嘗欲輯東照宮以來事實。以為一書。編國史料數十卷。摘其大要。又撰明徵錄十卷。

烈公放鷹于小梅別墅。以所獲野鴨。賜雲龍。雲龍不勝感喜。即賦詩曰。

雄志常嫌狃宴安。平明跨馬下林巒。回風拂地

霜露疾。半月臨溝烟水寒。滋味新嘗君子賜。糟糠初飽野人餐。未有涓埃答殊眷。感恩豈啻銘心肝。

拙齋小集云。甲午歲我上公。以臣延于所著皇朝史畧。獻于知恩院法親王。法親王獻諸　天朝。以備乙覽。　帝嘉之。使婕妤報書法親王。上公以其書賜臣延于。以為家璨。陪臣之榮莫大焉。臣延于不任感激。謹賦一絕。

誰道長安万里遙。一封瓊簡降雲霄。不是君恩深似海。史編爭得達　天朝。

雲龍志氣軒昂。自負氣節。不以儒生自居。暇則擊劍舞槍。馳驅講射。以文柔為戒。生平常曰。予若遇豐太閤之時。當與群豪並駕齊馳。万戶侯豈足言。其志氣之豪如此。

雲龍與山本北山書曰。延于自丱角。有志於斯文。然稟性不羈。不修章句。常以為寧為狂士。不為庸士。寧為瑜瑕。不為瓦全。以是求友。不見有一人同于己者矣。其后好文辭。乃稍知有徂徠者。大慕其氣節。讀其文辭。閱其餘論。未嘗不想睹其風采。又未嘗不為之扼腕。而以歎不與之同世也。若其文章學術。雖有可議者。然其豪氣勃勃。豈近世學者之倫哉。既而自咎曰。噫吾過矣。今世豈亡豪傑之士邪。顧我未遇焉爾。客歲予遊東武。迺始獲謁門下。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氣節。冠冕一時。而大與世之所謂道學先生者異矣。不佞向謂。今世必有豪傑之士。先生豈其人歟云云。

水戶近郊有一瞽者。饑臥數日。路人不顧。雲龍往問瞽者曰。某有所往。路過刼徒。資財蕩盡。饑困至此。雲龍作食與之。問其鄉里。告郡宰送還之。

雲龍生五男。長延光。字伯卿。雲龍沒。代為國學總教。

維新初。徵為大學中博士。所著有國史紀事本末等數十種。次延昌。出冒佐藤氏。次延之。冒佐佐木氏。次延壽。皆以學術聞。次延方。早沒。

○松崎復。字明復。初名密。字退藏。號慊堂。肥後人。

父曰惠法。世業農。慊堂幼聰穎。數歲能讀四書五經。十歲以父意。薙髮為僧。年十五。乃欲歸乎儒。出奔江戶。搜其親族。不能獲。還至武相界。遇盜。盡喪囊銀。彷徨至豆之三島。款寺門投宿。主僧叩其志。而憫之。作書託之江戶稱念寺寺主玄門。玄門愛其

敏慧。勸為僧。慊堂不肯曰。若欲為僧。吾郷之寺乃鉅於此。唯其不欲。是以奔已。玄門知弗可奪。亨助游資。入諸簡順林氏門。寓昌平學。

慊堂在昌平學也。氣力兼人。治經為文詩。嶄然驚等輩而上之。居數年。林氏聞其才名。延致家塾。適佐藤一齋亦在焉。相與磨礱切劘。學業益進。

掛川侯辟為藩教授。食俸二十人口。無幾侯卒。嗣君立。深識慊堂。政事無巨細。多詢之。慊堂悉力匡翼。所言莫不行。藩法。凡士大夫死無嗣者。許養納異姓為後。而降祿爵。謂之急養子。慊堂建白。凡如此

者。宜博搜精選。以期於得器。不應期限匆遽。致謬取匪材。其未得之。賜祿如故。則餼稟之費小。而得人之益大。從之。慊堂冥贊之功率如斯。

朝鮮來聘。津島林氏例當接伴。乃請慊堂以往。從前接鮮之儀。失體者。至是悉革焉。若林氏私見用便服。燕語具書記。投贈從彼而我乃和答。皆與慊堂謀定之。慊堂學殖淹博。文辭贍敏。鮮客敬服云。

肥後侯以慊堂其國民也。將請諸掛川侯。復之。慊堂謂。出女可以改娶。而娶婦不可再醮。君臣夫婦其義一矣。吾歸于此十年。所天三喪。不可以移矣。遂與書其郷人曰。越鳥飛集於燕。為主人所羅。受其美餌。南望之情雖切。奈主人之恩何。往復數回。辭旨慕懇切。肥人乃不敢強焉。於是作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以示志。遂乞骸骨。買山于府西羽澤村。剏第以家焉。所謂石經山房是也。

幕府有召見之命。尚見將軍。即日藩侯賜爵用人。別給俸廿人口。其後歲時奉朝請。是歲幕府命列侯十万石以上。各刻典籍。慊堂躍然曰。是盛舉也。張而大之。在吾儕矣。因注古典善本僅存皇朝。當急鐫者。題曰擬刻書目。獻諸當路。

肥後國主亦召見。即建言請借足利學所藏宋槧五經注疏。而梓之。事始就緒。而慊堂嬰疾。及病。尚說修經事。娓娓口占。以授徒。至瞑目然後已。

弘化元年四月易簀於山房。享年七十有四。門人商議。卜地於郭西目黑村長泉院。以葬焉。慊堂嘗有家園萬里不歸得。且住都城西畫村之句。故其宅兆亦措之郭之極西。遵素志也。

所著有接鮮紀事。接鮮瘖語。游豆小志。換骨志。音游東版録。日録。文詩。所校栞有影宋爾雅。陶子集。三謝詩。其審定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已

成。孟子大戴記則不逮成云。

慊堂資性真摯。厚於人倫。誘掖後進。惟恐不及。視人危急。赴救如水火。雖其骨肉至親。趑趄不敢為者。獨忘身從之。孤兒寒士。及貧不能嫁者。賴以獲所者。不可勝數。其或負恩。及或有過惡。洒然不留於臆。若始不記其事。諸故舊死者。逢忌日。雖遠必往掃墓。不以風雨寒暑少懈。先侯墳墓在箱根。距都三十里。屢往而拜之。玄門死。視其子。如視玄門。前後交游甚廣。最與狩野掖齋相推重。自言。吾志於復古。得之掖齋為多。晚年聞望益隆。閣老參政或至。交騰咨諏。然慳議邃秘。人莫得而聞之。故不能傳也。

鹽谷宕陰年十九。始執贄慊堂。爾時宕陰客氣甚盛。高談放論以為快。是以初見日。即及熊澤蕃山事。慊堂喻以功名不可期。儒者之業唯在經義文章。宕陰後大有所悟云。

慊堂嘗與書林茗櫚曰。古之學者。專力絃誦。依其法。簡編省事。就靜僻閑院。取九經三史等書。各誦五六千言。其間則依朱子讀書法。益研尋其義。如此數年。學庶乎達矣。

○齋藤馨。字子德。號竹堂。通稱順治。仙臺人。世仕伊達氏。

竹堂幼而穎敏。其在仙臺就學。諸儒官屢稱其文才。及來江戶。游增島蘭園之門。蘭園亦深許其該博。遂入昌平黌。與一時名士文人。上下其議論。業大進。老儒碩學皆嘆賞。待以別格。既而西經京攝。遊山陽鎭西諸州。又好探近郡諸名勝。有報桑錄。鍼盲錄。游毛觀梅諸遊記。

竹堂歸省鄉里。整頓家事。携母及妻。再來江戶。下帷於下谷相生町。聚徒教授。名聲益起。

仙臺侯聞其名。將擢為儒員。不幸罹病。綿惙彌留。遂下世。年僅三十八。葬於高輪東禪寺。

竹堂病革。自知不起。援筆題詩曰。

　阿母東迎百里程。晨昏齎志若為情。唯餘一事幸然處。埋骨青山伴二兄。

竹堂有二兄。皆好學。客死于江戶。而竹堂亦死于江戶。人皆哀不幸。

大槻磐溪聞竹堂赴也。嘆曰。噫斯人而至於斯。實文運之一阨也。吾豈獨為一人慟哉。方今海內宿儒老輩。彫喪殆盡。而晚出後進。任斯文之責者誰耶。

當是時。以子德之才之學。張壇坫。建旗幟。固足以一振頽風。而鼓舞文士之氣矣。而中道不終。可勝痛哭哉。設使天假之年。以終其志業。麾東涯而駕白石。亦匪難也。

所著有藩祖實録。盡忠録。奥羽舊事。讀史贅議。蠹蠹傳。佔畢餘音。蕃史。洋舨孟浪語。鴉片始末。竹堂文集。竹堂詩鈔。

竹堂軀幹短小。而又短視。衣服不飾。容貌恂恂。不敢放言高論。故不知者。視以為尋常書生。及數接者其稿。聞其論。駭汗俯服。始敬之。其在江戸。古賀侗菴。安積艮齋。野田笛浦。梁田星巖諸大家。稱揚不容口。而羽倉簡堂尤推服。推[illegible]友。其西遊也。齋藤拙堂。篠崎小竹。後藤松陰。虛左待之。小竹嘗云。婉轉玲瓏。玉走盤。讀子德文。使人發妬心。謂其才不可及也。

其遊鎭西時。訪豊後帆足萬里。萬里以碩學自重。地去江戸遼遠。未聞竹堂名。將命者報其來訪。萬里曰。余有事。留十日。乃可相見。竹堂笑曰。十日之間。將在江戸彩雲之中。拂袂去。子德歸日語人曰。帆足先生。誠豊人也。

竹堂嘗論文曰。明宋學士文。雄大。抑却有和臭。吾邦佐藤一齋。文章精錬。無此弊。抑亦有意於以助字為漢文。識者以為知言。

○藤田彪。字斌卿。通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號東湖。仕水戸藩。

東湖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

東湖年十四。會父幽谷祗役於江戸。徃而寓其舍。始見龜田鵬齋。太田錦城等。亦時遊岡田十松之門。試槍術。初東湖學十字槍法於某氏。獲所謂免許者。自知華法不適用也。至是從伊能一雲齋。學其槍法。及幽谷竣事而歸。留東湖寓於吉田愚谷之舍。戒曰。文武之道。相待而為用。不可偏廢。汝勿效腐儒之為。勿混武人劍客之流。於是東湖慨然奮發。命所居之舍曰不息。取諸乾象辭。時烈公以哀公介弟。在藩邸。聞之。親書不息二大字。賜之。

及幽谷没。襲二百石。補進物番。為彰考舘編輯。攝總裁事。論舘中五事。其目曰。心術不正者。不宜居舘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之撰。不宜在彪。

曰史業督課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不宜助長
論剴切文辭雄健頗震一時東湖謂今論川口
卿不宜居館職而無一言責嬰卿豈不愧於心
乃裁一書勸嬰卿以引過乞閒言辭激切一藩
然
亞米利加人航海来於常陸大津村幽谷竊謂東湖
曰頻年外人窺窬邊海其謂之何而擧世姑息
無事則堂堂神州無一具眼人也吾甚愧焉汝
赴大津其有所謀矣吾不幸唯有汝一男耳汝
死則吾祀絕矣是吾與汝命窮之時也汝勿顧

東湖慨然曰謹奉教矣因速辦行裝會有飛使
曰放還外舶父子恍然相顧濺淚云
東湖容貌魁岸眼光射人人一見服其聰明而愛
容衆人有寸長推奬不措常延異能之士酣暢
論時或詞賦唱酬詞采煥發亦能使人屈服當此
時海内之士論人才者必屈指於東湖聲名震天
下
藩侯哀公病篤繼嗣未定人心恟懼有飛語曰万一
公病有不可諱則將請本將軍庶子清水侯以為
嗣一國愕然時有哀公弟敬三郎君在焉東湖曰

若奉清水侯則將措敬三郎君於何地耶於是憤
激將来江戸筮之不吉東湖投策曰見吉而行見
不吉而止者尋常人事耳至於大事則固不可以
吉凶變其節今既決死則不吉既兆又復何筮遂
與諸同志馳抵江戸皆謂執政有司既不足與責
所可依頼唯有守山侯耳詣支藩守山侯諭繼嗣
事侯許諾數日公薨有遺書題曰朶雲片片首載
立敬三郎君之事於是敬三郎君襲封是為烈公
東湖曰既不請而出境又相率震駭府下其罪不
細也然信宿至今者以其無君也今既有君不宜

暫躊躇即夜上塗還水戸
烈公既立知東湖有異材擢為郡奉行三遷至側用
人班馬廻番頭公方綱羅一國人才布列内外皆
號為稱職而至於通古今達事體則東湖為之冠
故公眷遇尤渥入則參預機務出則應對四方公
每出新令東湖一秉筆頃刻而成凡公之施為光
明正大一新天下之耳目者東湖尤有力焉
東湖常謂曰蘇軾有言道義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
須笑談於死生之間余深服斯語以為蘇子斯語
可以注孟子浩然之氣也夫浩然之義孟子既曰

以直養。又曰集義所生。又曰配義與道。其所以示
人。反覆丁寧。不一而足。推其說。則大學所謂心廣
體胖。中庸不愧屋漏。論語內省不疚者。皆浩然之
地。而非胸中別有一箇盛大之物也。後世黃吻耳
學之徒。或以毫放磊落跌蕩不覊者。為浩然之氣。
大非孟子之本意。何者。豪放跌蕩之人。固愈於小
廉曲謹稱鄉愿者万万。而苟欠獨愼內省之工夫。
則不能無行不慊於心者。小不慊。則斯氣歉然餒
於中。安在於其為浩然哉。必道義貫心肝。忠義塡
骨髓。然後正氣充實於其中。及其至。則可塞於天
地之間矣。

幕府俄命烈公傳國世子。東湖亦獲罪屏居小梅別
墅。東湖之被禁錮也。既自閉戶。黙處亡幾。監察府
僚吏率工而來。撿視舍地。凡有寸隙者。皆以板塞
之。又以板掩門戶。固釘而去。於是米鹽不繼。薪水
不通。乃請北隣主人。竊穿其墻。纔通食。東湖家素
貧。至是益窮。衣服器物。沽却殆盡。唯餘一轎。窃約
賣於一賈人。而無門戶可通。乃止。或謂東湖曰。甚
哉先生之迂也。倘欲得金。則作一券。以轎當債。何
必沽却之為。東湖從之。賈人不可曰。凡丁物於已。
貸金於彼。所以為質。今轎在夫子之舍。又貸金於
夫子。焉在其為質。僕安特一紙券書。而待夫子門
戶開哉。東湖取其理。不復詰。每缺酒錢。熟視轎自
失耳。

東湖之獲罪於幕府。窮愁無聊。無所自訴。於是取其
平生出處大節。君臣遭遇之際。乃國家所以盛衰
變故不一者。論次成一書。曰回天詩史。又著常陸
帶。及後東湖遇赦還鄉。或就而叩之。東湖曰。時事
吾不欲言矣。欲詳吾行與志。則有回天詩史者。乃
自把讀之。慷慨扼腕。繼以淚。且曰。此書前日未可
出。出則有奇禍。顧今已十年。國家方泰。此書可以
出矣。

東湖得免還鄉里。烈公受命幕府。議防海之政。乃召
東湖至江戶。復原職。東湖夙憂邊塞之事。計畫頗
熟。然所持論。或與時牴牾。東湖慨然賦詩云。白髮
蒼顏万死餘。平生雄氣未全除。寶刀難染洋夷血。
却憶常陽舊草廬。讀者振腕

東湖初稱虎之助。後南山公感其報國之誠。確然不
撓。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於是更稱誠之進云。

東湖初寓江戶。所居之舍。極為狹隘。會夏秋之交。炎

熟遁人自奮曰大丈夫苟居天下之廣居則室之
廣狹於我何哉
東湖天資豪爽夙有大志以明大義正人心為己任
以敬神振武為政教根本蓋無不本於家學者每
遇大事以死自誓無所畏避皆遵父幽谷遺訓云
謫居詩存云余以五月六日奪職謫居九月十六日
有命收余田禄及茅宅給以月俸賜宅於武隈云
云詩曰何唯落職負君公今日無田祭廼翁世態
變遷人莫怪東湖顛倒作湖東自注梅巷僑廬仙
湖當其東所以有余號而武隈在湖之東云

嘉永中外舶屢来邊境繹騷　孝明天皇深憂之而
嘉烈公留意邊備繇此東湖名亦嘗得　上聞訃
至京都　天皇震悼有失人之嘆云
東湖謂曰士苟欲教育子弟則其幼也居之城下講
武學文以立其志及其心術志操不可奪則出之
於江戸汎愛親仁以廣其固陋周旋士君子之間
以醫其粗俗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自陶冶練熟庶
乎可以無大過不及矣斯論非獨為我水戸發也
安政二年十月二日江戸地大震東湖以是日沒於
藩邸享年五十烈公悼惜命歸葬郷里明年親題
其碑曰表誠命其臣青山佩弦齋為銘
〇會澤安字伯民通稱恒藏號正志齋水戸藩
人
其先駿河人徙常陸世居久慈郡諸澤村有仕官者
不亦甚顯父恭敬以廉吏聞水戸藩人物享和文
和為盛而藤田幽谷為之翹楚正志齋即其高第
弟子也
正志齋自幼警敏好學為彰考館寫字生初班留付
還江戸班歩士尋命侍讀諸公子時烈公最幼尋
為歩士轉小十人遷馬廻還水戸數歳為進物番

及幽谷沒攝彰考館總裁職尋以病辭職為教授
後烈公擢為郡奉行轉小姓頭總教前後增秩至
二百五十石
父恭敬終於大坂母根本氏終於江戸相距僅四旬
正志齋東西奔走艱苦万狀而善執古禮制外心
喪三年
亞米利加舩至常陸大津村舩人登陸彷徨正志齋
受命往而筆語亞人不敢告實正志齋詰問亞人
屈服
幕府有攘夷之令正志齋著新論五篇獻哀公其後

邊境有事。天下之志士。爭作邊備策論。而正志齋則二十年前既獻之

哀公不豫。繼嗣未定。人心洶洶。正志齋與藤田東湖等來江戶。有所建白。已而哀公薨。烈公襲封。於是識其可用。召見咨詢。及公就國。屢臨正志齋居。公開廣言路。容納讜直。正志齋啓沃居多云。

烈公致仕。國事一變。正志齋致仕。稱憩齋。無幾得譴幽屛。四年而還家。時幕府方議邊備。召烈公參畫。公思正志齋忠懇。再賜祿。

大將軍溫恭公召見諸藩老儒。正志齋與焉。時年七

十四。烈公賜手書曰。今日光榮。比之前日幽囚。一何懸絕。卿其倡導實學。勿負今日之恩。命班新番頭。賜以名刀。

藩侯祀鹿島神。及孔子於弘道舘。正志齋創立舘制。賜銀絹勞之。以老辭職。侯優勞不許。親書仁者壽三字於磁盃賜之。

正志齋少時。藤田幽谷稱之曰。之子弱齡。頗慷慨有氣節。讀書學劍不汲汲於升斗之祿。其父久困小官。多口而薄俸。時人以書生迂乎求仕。屢說渠以奔走勢要之門。而渠耳如不聞。自守泊如。亦可奇也。是其所期。蓋在遠大。而異日能傳其學者。果正志齋也。

幽谷志在經世。不遑著述。晚年始欲筆之書。不幸而沒。子東湖才氣超邁。亦中道而沒。正志齋深悲之。遂肆力著述。焚膏繼晷。未嘗懈怠。然其所以自任者。不在著述。而竟著之簡冊者。蓋不得已也。

所著甚多。孝經考一卷。中庸釋義一卷。刪詩義一卷。典謨述義五卷。讀論日札四卷。讀書日札三卷。讀易若干卷。讀周官三卷。正志齋雜錄一卷。新論二卷。迪彝篇一卷。艸偃和言一卷。學制畧說一卷。退

食閒話一卷。洙泗教學解一卷。及門遺範一卷。下學邇言七卷。責難解一卷。泰否炳鑒四卷。江湖負暄三卷。讀直毘靈一卷。讀葛花一卷。閑聖漫錄十卷。豈好辨一卷。千島異聞一卷。而眼考二卷。三眼餘考一卷。息邪漫錄初篇二卷。正志齋文稿。同詩艸若干卷。

文久三年以病終於家。享年八十二。葬於千波原先塋。

○鹽谷世弘。字毅侯。號宕陰。一號九里香園。生於江戶愛宕山下。其生也。有以箔金兜鍪遺者。

因稱曰甲藏。

宕陰為兒嬉戲常裝軍容執麾踞床群童俯伏莫敢諱父桃蹊奇之口授句讀朗朗上口稍長誦四子五經出就外師嶄然見頭角十六歲入昌平校歲二十一遊關西千里單行文章滿囊歸呈父父悅曰兒能成吾志吾無憾矣

父桃蹊歿宕陰下帷教授以養母宕陰既喪父風樹之感不能自已承顏先意定省溫凉色養備至而家道窮縮不能具甘旨焉松崎慊堂者當世碩儒也宕陰嘗師事之於是深憫其窮為說其藩濱松

侯乃擢為文學賜十五口適藩侯為首相勵精勤職改革弊政宕陰備顧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嘗上書極諫其過失自意必獲嚴譴閉戶不出數日侯嘉納其言賜物賞之

一日濱松侯讀宋紫望所著丙丁龜鑑譏之命宕陰倣其體以編輯本朝事蹟名曰丙丁炯戒錄又命重修家譜先後數年宕陰獨力任之及侯退老嗣君幼冲以宕陰為輔導宕陰感其知遇啓沃輔弼鞠躬盡瘁以積勞增俸至二百石與聞國政

宕陰以文章名每一篇出人爭傳誦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曰宕陰我歐陽氏也

先是清國有阿片亂宕陰聞之惕然起曰剝膚之漸實在此矣作阿芙蓉遺聞著籌海私議備論海防自序阿芙蓉彙聞云嗚呼使諸夷於澳門者滿清之履霜也庚子之亂其戰龍也乃自我而觀之西海之烟氣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至是墨利堅人來有所要請廟議不決人情恟恟荷擔而立宕陰日夜憂念殆廢寢食數作書疏以上當路又疏造軍艦便宜二十條以進焉當是時慷慨論事者往往獲禍咎或為宕陰危微諷說焉宕陰奮

然曰吾為國家盡心焉耳禍咎非所顧也最後著隔鞾論竟不復言時事

其學經經緯史以為實用其治經不墨守宋學原諸漢注參諸唐疏必得其是而後止矣其教人先立志立志期為人聖人人倫之至也事親致其孝事君致其忠推之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皆致其理如是而已矣程明道十四五歲便學聖人朱晦菴八歲題孝經曰不如是便不做人學者自期宜如二先生然

前後入門者數百人邦君諸侯亦多執弟子之禮後

或有為閣老參政者。宕陰不復通謁。幕府有徵命。初見昭德公。尋為儒官。賜二百苞。別支給十五口俸。於是宕陰欲紀列祖政績以報國恩。乃請修史。見允。纂述經年。纔迄大猷公而罹末疾。以慶應三年八月廿八日易簀於私第。年五十有九。葬於府北谷中天王寺。

初宕陰病皇國史乘之未備。欲記織豐二氏以迄德川氏。其在舊藩也。嘗請開史局編國史。不行而止。及其得伸志。亦無幾罹疾。淹淹伏枕。手猶不釋卷。而天不假年。吞憾而歿云。

宕陰雖以文學興家。不喜以儒稱。嘗語人曰。儒學人道者也。人孰不為儒。上而天子諸侯。下而士農工賈。皆儒也。世豈別有一種儒者乎。予士也。非儒。學搶伎於上原某。受兵法於清水赤城。覃思研精。頗窮蘊奧。作長沼澹齋傳。嘗賦詩曰。不願死入儒林傳。輕甲一聯藏在家。蓋實錄也。然平生不對人說兵。人亦不知其通兵法也。

其容貌端莊。寡言笑。嚴以持己。寬以待人。與物不設畛域。無貴賤一以誠信接之。某公子賢而厄。宕陰多方周旋。終致顯達。屢傾資財。以賑族人。推轂人材。振恤窮厄。皆此類也。

為近古史談引云。惜昔從山陽賴氏於京師。晡間侍酒。縱譚前古英雄事蹟。以為常。嘗曰。余弱冠游江都。在尾藤二洲塾。翁杯酌間。好說戰國事。醇乎篤行君子。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肴所謂日本膽耶云云。又題妍醜一覽云。吾目無淚。但聽忠孝節烈之事輒泣矣。幼時從家慈觀演戲忠臣藏者。絃歌鼓笛之音。紅紫錦綺之色。眩目湧耳。而余獨咽泣不能語。詰旦照鏡。則双瞼紅腫如毬。家慈笑語人曰。之子平日未嘗泣。而今乃如此。何

其與辨慶安宅關之事似也云云。其天質可想也。

其為詩直寫其意。不屑磨鍛華飾。然往往可誦。其米澤雜唫云。

蠶工紡手各為儕。不見紛華花柳街。錦綺功成
皆貢賦。滿城無女插銀釵。

嘗懸牌于室云。世弘百事皆劣。至於筆翰殊甚。有人需字。多方峻拒。時或不得已應請。揮訖展省。自覺面目可憎。為之愀然不樂者累時。世之君子儻憐我乎。幸勿使我憎吾。宕陰嘗作茗讌二十勝小記。一勝者。曰廟庭丹桂。曰區中梅叢。曰廟西櫻花。

曰聖林夜雨。曰篁裏孤桃。曰樹間鶯語。曰學窓芭蕉。曰四埉黄葉。曰廟屋鸛巢。曰後圃黄菜。曰後衢市聲。曰茶溪秋月。曰昌平橋行人。曰駿岡花卉。曰櫻埒高柳。曰礫川晚靄。曰台丘夕陽。曰寛永寺晨鐘。曰芝海朝爽。曰蓮嶽晴雪是也。

少時耽讀史傳。常欽慕良將偉人忠烈之事。及遊關西。聞某原有某帝陵。某野有某人墓。則跋履山川。披荆棘。践蒿萊以訪之。其過長篠也。探甲將斷碣。剔苔撿字。導夫訝之曰。君得無甲士之遺胤乎。何其捜索之詳也。其癖古如此。

所著丙丁炯戒録二卷。丕揚録九卷。阿芙蓉彙聞七卷。籌海私議一卷。隔鞾論一卷。大統歌一卷。蘐騐録二卷。視志緒言二卷。學制彙集二卷。日乘若干卷。享保叢書若干卷。昭代記若干卷。宕陰存稿六卷。

○安井衡。字仲平。號息軒。日向人。

先世出羽人。有安東負朝者。為上野介。徙其采邑安井村。因更氏焉。七傳至家朝。西徙日向。事飫肥侯之先光基公。家朝十三世孫。曰朝宜。朝宜生朝中。朝中生朝長。朝長子朝完。號滄洲。以學行聞。息軒即其次子。生於日向清武鄉中野里。

息軒長不滿六尺。面有痘疤。貌寢而識明。色温而氣剛。飫肥僻在西南海隅。士習樸陋。不喜文事。息軒獨發憤讀書。矻矻匪懈。曰吾治六經。欲開物成務。不幸吾道不行。託之文字。則當求知己於天下後世。若夫區區毀譽。不足以置齒牙。年甫踰冠東游大坂。見篠崎小竹。小竹與語。大驚。賦詩贈之。後至江戸。入昌平黌。執贄松崎慊堂之門。慊堂一世宿儒。於人慎許可。語其徒曰。安井生古人也。吾豈可弟子視之乎。其考討石經。多詢之息軒云。

飫肥侯東勤。以息軒為侍讀。明年創建藩學。遷助教。命巡覽九州。息軒撰觀風抄一卷。上之。侯知其可用。引參機務。革諸弊制。為權要所阻格。息軒不悦。丁父憂服闋。辭職東行。再入昌平黌。尋寓増上寺僧寮。杜戸苦學。以究聖賢出處進退之旨。考禮樂兵刑古今沿革之故。畜為道德。發為言論。恍乎若有得。恢恢乎有餘地。及其聚徒授業。四方俊秀来集門下。而曩時忌息軒者。先後即世。一藩翕然與誦歸焉。侯乃擢補用人。給禄百石。息軒移病請閑。仍參預藩政。

嘉永癸丑。美利堅艦来求互市。諸侯各修邊備。息軒著羊質蒙虎皮。其不敢敗者幾希矣。因著海防私議一卷。論製艦鑄礮築堡畜穀之方。水戶烈公聞而善之。使其臣藤田東湖就詢時務。且手書足食足兵民信之七大字以贈。他日與左右談兵。輒曰。無乃羊質虎皮乎。於是息軒望益隆。幕府辟之。給以祿二百苞。職俸十五口糧。舊制。林氏世掌學政。說經專用朱註。而儒員大抵出於其門。息軒崇尚古學。顧膺此選。異數也。

慶應丁卯。詔廢幕府。明年六師東下。府兵往往屯聚拒命。息軒慮門弟子或黨之。避地郊外。彥根侯受業息軒。請館之別業。餽二十口糧。禮待備至。然息軒思舊君不已。欲復籍飫肥。飫肥侯乃延為世子師。餽二十口糧。固辭。不許。遂受其半。或有薦之於朝者。辭以老耄。某親王召使講經。亦辭不往。曰西方鄙人。不嫺禮節。

息軒篤信好古。鑽研經史。尤用力漢唐注疏。參以衆說。考據精核。能發先儒所未發。作文取法唐宋。上溯秦漢。古色蒼然。筆力扛鼎。旁曉筭數。嘗曰。聖門六藝。數居其一。經國行軍。莫不由焉。近世學者。高

談性命。曾不解二五為十。沿流討源。宋儒不得不任其責。門人有問洋教是非者。為撰辨妄一卷。然至天文地理工技筭數。則參取洋說。可以見其持論之公矣。

息軒性淡泊。儉素自奉。殊嗜圍碁。客至則默坐下子。忘機於輸贏之外。其宰白河也。吏胥来賀。綮然華服。各齎酒饌。至息軒垢衣敝袴。延與對局。饗以疏糲。乃愧赧去。更相告誡。未赴任。而邑俗去奢趨儉云。

文久中。徳川氏妙選師儒。其擢自藩國。列昌平黌教員者三人。曰鹽谷宕陰。曰芳野金陵。曰息軒。息軒齒最長。學最邃。然是時四方多故。幕府政衰。息軒屢獻言當路。不報。晚任白河代官。亦未行而罷。乃告老致仕。專事著述。學者傳誦其書。安井先生之名遠聞海外。

鹽谷宕陰送息軒序曰。仲平間從其君。祗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灯常烱烱。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来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殀。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

乎三千里外。竄家承除暴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
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
文年可以累計云云。
所著管子纂詁十二卷。左傳輯釋二十一卷。論語集
說六卷。息軒文鈔四卷。梓行於世。書說摘要四卷。
戰國策補正二卷。讀書餘適二卷。靖海問答一卷。
料夷問答一卷。外寇問答一卷。軍政或問一卷。思
艸一卷。睡餘漫筆三卷。其他三禮毛詩諸書注釋。
未脫稿者。又若干卷。並藏於家。
清國江蘇按察使應寶時。讀管子纂詁左傳輯釋。稱

其精核。為製序文。朝鮮禮曹參議金綺秀來聘。告
人曰。吾聞日本有安井先生。恨歸期已迫。不得相
見。乃書息軒二字贈之。息軒為外人所推服如此
則海內之欽仰可知。
明治丙子九月終於東京土手三番街僑居。葬於駒
籠養源寺之塋。享年七十八。生二男。曰朝隆。曰謙
助。並先沒。以謙助遺孤子菊承後。

近世先哲叢談卷下終

續近世先哲叢談序

曩者。越後人松村節卿著近世先哲叢談二卷。大行于世。頃復著續編二卷。介書林巖巖堂。請序于余。余一閲拊掌曰。何其見之與余同也。余已著近世偉人傳十卷。傳其言行。與叢談名雖異。而其

實相同。且余亦越後人也。可謂奇矣。但節卿專取於道德文章。舉儒學之士嘉言善行。不過二十餘人耳。余則勿論於文武技藝。苟有偉蹟奇行者。盡傳之。自知其渉雜駁。然性多愛。不忍使其埋沒也。今節卿之專取於道德文章。其意最善。可以諷世矣。夫儒學之士見用。則邪說暴行不興。泰平之化可致。昔者歐陽修論時弊曰。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大儒之所見蓋如此。嗚乎。憂世道者。執節卿是編。及賤著偉人傳讀之。則於守

文施治之術。修身處世之方。豈淺鮮乎哉。是為序。

時明治十五年壬午清明節。於青天白日樓中。

聚亭蒲生重章撰

青木東園正字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目次

上卷

下卷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上

北越　松村　操編述

○皆川愿。字伯恭。號淇園。別號筠齋。稱文藏。京都人。

淇園生而穎異。四五歲能識字。其父試書杜甫秋興八首授之。不日成誦。由是課讀書。一過即記。弟成章亦夙慧。其父慨然有大志。欲令二子學大成。經史百家之書。凡可資聞見長學識者。隨需給之。當時書宿。可以得啓發之益者。令交通往來。成章聞則悟之。不待語畢。淇園則沈思久之。輒為疑問。年甫十五。與成章見韓客。倡和揚名。

淇園及長。恒謂不知字義則文不可作。書不可解。自是潛思字書。而字書訓詁。往往假借。不得其真。乃類集古人用字之例。又取諸象形。求諸聲音。乃始悟名物之義生於聲音。曰。名生於聲。聲生於物。物生於天地陰陽。四時之有常者。統乎道德。貫乎性情。發乎聲氣。著乎民言。故易說卦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凡聖人之道。辨名為要。名明則物察。物察則文義正當矣。繫辭傳曰。夫易何為者也。開物成務。又曰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淇園既知聲音本於易。以定音記象式之法。曰。以是開名物之義。則雖精微之極。亦可以得通曉焉。字義既通。文理始晰。而後讀古人之書。則明白如揭日矣。於是潛心著述。或思義而不得。則終宵不寐。乃據開物之法。徵諸六經語孟左國等書。旁引曲証。以審釋孝悌忠信仁義道德諸名物。作名疇六篇。又推字義而晰文理。逐章句而繹篇次。原述作之本旨。作易詩書儀禮戴記春秋語孟繹解。遂以立一家學。

淇園父得風痺而好遊覽。淇園以轎輦出入。告官造車乘之。令人輓而行。躬自護視。

弟子登門籍者。凡三千餘人。平日待人。視貴賤如一。一室之內。不迎不送。臺閣公卿及諸侯。執弟子禮者衆。平戶侯最敬重云。

淇園文化丁卯歿。年七十四。門人私謚曰弘道先生。平戶侯為製碑文。膳所侯書字。

子允。字君猷。號篁齋。承家學。事平戶侯。弟成章。字仲達。號北邊。又號層城。出繼富士谷氏。才氣絕人。廣

涉經史。自以不及兄淇園。別治國史歌學。自成一家。游事柳河侯。

淇園匡坐一室。門生來受業。或與客語。未嘗移坐。人退則憑案讀書。是以奴婢掃其室。每無及其坐。二日伺其不在。除皐皮視之。厚席拗窳黯黑。因徹厚席。則牀已腐矣。其勤勉類此。

淇園嘗與清田儋叟會其弟成章家。席上出百題各作五言律。自午至子為限。淇園詩先成。儋叟次之。成章尚下筆不輟。二子謂成章之敏捷。今日何後吾輩也。既成覽之。皆副以和歌。於是淵坐驚服。淇園大悅。

權中納言藤原資愛公序淇園文集云。先生以命世之才。潛心于經籍。蓋數十年。其於文章也。以解釋經典。闡述古義為務。無意於其他。與夫鶩奇誇博鬪巧競艷之徒。其所志天淵懸矣。而其應事從需。所作文。亦有數十百篇。以夫精學篤其洪才。是以其文援筆立成。內外一致。無復有假飾之弊。為至其秀作妙詞。將匹古人者。固不為不多也。左京大夫藤原資善公又序曰。先生自幼以明經為任。不欲以文名于世矣。然傳經不得不資於文。故嘗從事于此久矣。著書等身。簀蔚之文。可觀而知其美也。先生壯歲。名馳于海內。苟志操觚者。誰不抱景仰之懷邪。然文非容易可為。故人亦多迷其方。此集之出。學者由之。以知其表的之方。則先生之惠亦不大哉。

淇園嘗論作文。誨弟子曰。左氏者古也。不宜于今矣。東漢降也。不合於古矣。唯龍門之文。筆鋒縱橫。宜于今而合于古。真絕代之妙文。人苟取則于此。則其庶幾乎。故淇園之為文。平易和淡。務去陳腐。而其高古超越。不依于法。而有法者。蓋善學龍門者也。

淇園文集初編三卷梓行。赤松鴻及柚木太淳序之。嗣子允。欲梓全集十二卷。以傳于世。未果。東山圓光寺之僧道隱聞之。取所藏活字。刷數本。以頒同志。

淇園幼時。嗜金聖歎水滸傳。愛其評語奇拔。已長而尚讀之未倦。常謂曰。真是天下才子必讀書。

淇園少年時。以世盛尚明李王古文辭。故所為務摸擬其体。及稍壯。心悟其非。而以為古文唯韓柳為近乎醇矣。次則歐蘇二家而已。遂校歐文集以上

捽。

淇園嘗論歐蘇二家優劣曰。歐辭多婉曲。旨尚雋永。而蘇乃辭氣宕逸。旨尚痛到。此二家之異也。然要之。蘇天資俊邁。十倍於歐。想其平生英氣射人。才鋒穎鋭。常自令人不得不厭伏。是以每一言出。人皆傳誦。海内宗之也。然朱晦菴嘗譏蘇文用字多疎漏。以余觀之。實有如朱言。且以其行文之法論之。其奏議書疏之類。條達明暢。無可議者。至如其餘辭體倣古文者。其錯辭先後相承之間。以其神理之不屬者。強作綴緝者甚多。蓋雖讀慣古文。而

其辭皆疎略之過也。此不唯蘇。而歐亦不免有之。雖然蘇乃絶代之奇材。當時雖以王安石之好勝執拗。而亦稱其文材。為人中龍。則世之一切學作文者。以蘇為準表。亦可以足矣。

淇園嘗欲振京師大阪江戸書畫。因勸平生所識諸書畫家。每歳春秋期日。各携其所為書畫。集會于東山。命曰新書畫展觀。自壬子至戊午。凡十四會。每會所集。或至三四百幅。乃所風靡。至有海外諸邦人亦寄其所為。以列之會中。亦可謂盛矣。

淇園嘗謂人曰。詩如其辭能賦其即事。乃自是其當行之事耳。蓋以諷詠有餘韻。不盡為其極主也。又曰。古文只是古人之言語耳。精識字義。而以多讀古書。則古文之法。自在其中矣。後世所稱文法者。率多皮相之語。不足採也。

廣洲林之。過嵐山之下。拾得一石。其形宛似嵐山。淇園為題詩云。

嵐山拾得小嵐山。人似乘槎天上還。倘使地靈
隨子往。烟花常繞几筵間。

○西依周行。字儀平。初名正固。字潭明。後改焉。號成齋。肥後玉名郡人。

成齋幼養於同郡前原氏。及長姿度魁傑。膂力兼人。專治經業。夜讀徹曉。祁寒毒暑無有懈怠。義父文軒賦詩以與之曰。喜予咿唔和曉聲。双眸的皪伴灯檠。

成齋年二十一。東遊京都。旁求明師。聞若林強齋名。遂委質為弟子。強齋多其篤學。喜曰。吾道不孤。付託得人。成齋受業三年。反于肥後。無幾聞強齋講場。復東遊留學三年而反。

成齋知冒他姓之非義。乞義父以復本姓。而事義父供子職如故。

父義之沒喪終遂辭前原氏西遊長崎尋又如京都是時強齋歿殆一紀其姪小野鶴山居望楠書院以承強齋之業後鶴山出為小濱教官於是成齋乃代領教授時年四十二

成齋教授京都聞鄉里宗人喪產即日謝生徒收家財以還遂竭資賑救之

二條藤公敬奉成齋親執弟子禮嘗謂曰古昔四姓各有學今悉廢無有臺閣之學索然掃地矣寡人欲再興之成齋喜曰斯文有賴焉使侄景翼代領教授身寓於止親街會藤公薨事竟寢

成齋去如攝之今津為飯田宜祥教督邑中子弟凡可十年小野鶴山死小濱侯因聘景翼為教官於是成齋乃由今津反于望楠書院時年七十

小濱侯景慕有年數致手書存問無絕稱曰老先生

成齋内負名節絕意仕途足不踐東土侯及東覲寄書勸覲富上山成齋乃從東閱歲而還

京師大火家為焦土成齋雅不治家產僅搆草屋而居焉或曰雨露沾濕非老大可居者成齋曰先師神主在于此予豈顧而之他哉小濱侯乃賜金為修費鷲尾飯田亦損貲助之以得作書院

成齋年老精力不衰暑不脫袴寒不近爐教授不倦講解經義篤信師說不敢取異言待子弟嚴而不刻和而有節不輙論異同不妄言可否尊於力行而不喜浮文遇事剛簡果決凛不可犯不屑營為怡於所遇然而於親戚朋友之事盡心謀之懇到周備

成齋潔居不畜妻妾口不言貨利嘗謂曰娶妻為無後也吾幸有從子婚娶非吾所急也又曰士少負名節一旦迫於飢寒遂致營利之心廉恥日消私慾益長吾大惡之又曰人之大慾在貨與色吾能

克之

成齋享年九十六無子以姪景翼為後（景翼字翼夫號墨山仕小濱侯成齋歿之明年死年五十八）

成齋篤學謹行年逾九十教人不倦幕府特賜金二十錠以褒異焉

成齋年老益壯喜作字豪爽自如無衰頹氣嘗居於小濱古賀精里往訪之成齋歡迎就坐未及敘寒暄指背後摺疊屏上自書唐詩曰有一新詰吾今年九十四屢應請寫字遂覺書法頗進了以為如何

古賀精里在西齋之門數年學業大進精里實高第
弟子也西齋又與柴野栗山皆川淇園等結交相
歡皆推西齋稱先輩
○村瀨之熙字君績號栲亭通稱嘉右衛門京
都人
栲亭幼穎特善詩才思敏贍是時江村秉年可十二
三聰慧超倫一時稱才穎者皆避其頭角獨栲亭
年紀相若相得厚善嘗作五言排律三十韻押以
三江唱和至數四人以駭異焉
栲亭及長從武梅龍受管子處物精密有幹蠱才應

秋田侯徵赴其治所侯待以賓師而諮詢國政栲
亭乃稍為更張紀綱頗整國老及衆士皆敬服焉
晩乞骸骨歸老於京師享年七十餘
呉客江稼圃來寓長崎求栲亭普藝苑日涉以還事
見于前編
栲亭博學治聞以詩文稱又善書畫讀書有暇則臨
撫古法書矻矻不倦尤崇尚蘇東坡若欲作書則
於前一日命斷家事愼起居節飲食整頓室內料
理筆硯使其女若子婦磨墨常語人曰磨墨非纖
纖女手則不可翌日早起待旦而書終日不少倦
手向晩方畢餘興偶到則作蘭或竹而止得者珍
焉
所著有藝苑日涉栲亭文集等書藝苑日涉世尤稱
其博雅
子修字士業善詩工書並有家風早死
栲亭年老患小便閉數日氣息奄奄親族皆憂之或
曰先生向作便房不避鬼門所以致疾也請改作
之栲亭不應乃作詩以示曰
空理已無門可關不知何物住其間何妨鬼子
來相瞷吾有筆鋒劈大山

田能村竹田嘗評栲亭畫曰栲亭畫蘭竹分披布葉
自書法出位置穩妥風趣遒逸蓋宮筠圃後罕觀
此筆矣
山本北山與栲亭善序其藝苑日涉曰先生學以經
綸為本色嘗考槃在平安之日不求聞達於諸侯
日日遊涉藝苑通古今極宇宙旁善文善詩善書
畫善音律優受人間之清樂一旦委質仕秋田藩
卿大夫知其能舉用與聞邦政既而言聽道行優
得大丈夫之所大樂也然猶尚不敢忽棄其清樂
餘間著藝苑日涉是編也辨物數名匡謬解疑無

所不有焉。議論正大。引証淵博。此可以小知其爲人之一端矣云云。

栲亭嘗論稱謂曰。近世文士之杜撰。有可發一笑者。國郡邑里山川之名。欲擬漢名。而使人不能辨爲何地。殊不知文章之巧拙。非關地名矣。如漢人所謂南兗州。東武城。北平原。南蘭陵。皆別雷同者也。播磨無東西之別。而稱爲西播。如三越之人通稱越國。蓋以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實爲古越國也。然在今封疆殊制。豈可通稱越國乎。清人指長崎爲崎陽。在彼則爲陽。我稱之陽可乎。紫陽。藝陽信陽。甲陽之類。尤無意義。至謂平安爲雍州。武藏爲武昌。伊豫爲豫章。琵琶湖爲洞庭。四日市爲泗濱。直謎語耳。京兆本漢地名。雖取義於大衆。與京師不同。故宋元以來。無有稱京師爲京兆者矣。近時某先生。每稱京兆。未知何故。又山城之與山背。駿河之與珠流河。美濃之與三野。仍者之與毋來或彼伯。播磨之與鍼磨。寧樂之與那羅。或猶乙訓之與弟國之類。國史皆互通。然而國郡邑里之名。具列邦國之籍者。非有確據。斷不可妄更。但山川之名。不可入詩賦之料者。準國史之例。易以國讀

可通者。宜無害已。張端義貴耳集曰。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敗莒師于蚡泉。公羊曰。濆泉直泉也。善道當爲善稻。吳人謂之伊緩。賁泉夷狄謂之失台。古人稱謂不苟如此。

指頭畫。謂之手畫。又謂之筆畫。有池無名者。工此伎。嘗爲人作之。伊藤介亭在座。賞嗟久之曰。窮郷僻邑。乏筆之居處。亦復可寶。無名聞之大慚。終身不爲此伎。栲亭嘗聞此語。深感其言之有味。常以告人云。

栲亭嘗著民間歲節。審記京都風俗與漢土相似者。引証該博。人人傳誦之。

栲亭憎世儒往往紛淆官名稱謂。嘗論曰。夫官制。人主所以統御寓內之具。豈可紛更乎。李王諸人。欲古其辭。每用古名。末學不辨可否。一切襲古。職原鈔各官下。附唐名者。所以考彼此制作之異同耳。然黃門亞槐之類。通用已久。職掌亦相當。於義雖無大害。唯施之詞賦則可。碑版記事之文。非所宜矣。每見近世諸家集。此弊頗夥。蓋鎌倉氏以來。官非古職。職非古名。戰國苟且之制。猶未改者往往

惡其字不雅馴。任意竄用漢名。此何道理。欲使後人知之乎。當直書今之名與事。欲使漢人知之乎。當直書我邦之名與事。文而無傳則已。如可傳。則宜傳其實已。

栲亭嘗著垂絲海棠詩纂。蓋為詠櫻花者發作例也。自序云。我國之有櫻也。猶之蜀之海棠乎。然在異邦則未聞焉。其稱櫻者。皆櫻桃。而非我所謂櫻也。或以為垂絲海棠。肖則肖矣。要之一種之名花。不必較能否。大抵隔千里。不同風雨。一草而鄉鄉異狀。一花而境境殊品。不特此而已。儻使唐宋已還騷侶韵士之流一覩之。寧鉗其繡口。使桃李擅場。櫻亦不幸哉。今採其詠垂絲海棠者。備作例。蓋資之肖也。云云。

栲亭又著楓樹詩纂。例言云。櫻花之於春。紅葉之於秋。詠學海翹藝林者。孰不騁巧紆思。予欲纂櫻花之詩。而無所譬諸漢土。故借垂絲海棠。以貽例。賡之欲以紅葉。亦無所譬諸漢土。故資楓樹以給材。云云。書中又有言云。我國稱紅葉樹者。似楓而非楓。大氐葉圓而分歧。其葉得霜。鮮麗無匹。燕脂蜀錦。未足取譬。蓋楓中一奇品。而實盡天工者也。今

操觚家直以為楓。雖亦似無害。其實則是別種。

○立原萬。字伯時。通稱甚五郎。號東里。別號翠軒。水戸人。世仕本藩。父豐。稱甚藏。號蘭谿。仕本藩。為彰考館管庫。以畸人稱。東里為人卓犖不羈。自為童子時。嶄然露頭角。不屑為章句之學。居江戸藩邸數年。學問大進。而補水戸彰考館生員。時田江南來客水戸。聚徒教授。東里從之游。先是水戸學者。率主宋學。至是江南首唱古學。而東里之徒左右之。闔藩之士。靡然從風。於是風儒老生視東里之徒。稱為異學。以是

東里沈滯累年。而文公嚮學。知東里有非常才。擢以為總裁。而東里亦稍更其轍云。

東里幼時。有相者見之曰。此子英俊。必為人師。果如其言。

文公優待東里。眷注尤厚。東里感眷遇。時有獻替。公亦虛己納之。

文公時。東里累遷。至弓手隊長。食二百石。後致仕。號翠軒。移住于江戸藩邸。優游自適。海內之士。聞其名。求書請益者。日闐其門矣。

東里豪邁。有遠識。數陳國家大計。常見納用。嘗憂魯

西亞迫居北邊。白侯遣木村謙于蝦夷。覘其動靜。
謙居蝦夷一年。具得其要領而還。
東里教人也。務要該博。不拘以矩度。各因其所長。而成育之。故英材之士。多出其門云。
為人短視。視尋丈之外。莫能辨物也。然至於讀書。雖暮夜。能讀蠅頭細字。年踰七袠。四体健彊。精力不衰。灯下能書細字。蓋天稟之厚。常人之所不及也。
東里初以好古學。不為時論所容。沈滯殆二十年。肆力藝苑館閣之書。莫不寓目。而至歷代法書墨帖。亦莫不搨摸。以是文章書法。超越一時。雖俗儒拘學。始甚其才。而終不能蔽其能。東里之名。日益隆然而起。

元文以後。日本史紀傳既已竣功。而志表未備。彰考館中諸子。雖各有所司。曠日彌久。卒無成功。東里及補館生。慨然有修志之志。是時編修國史者。率皆固陋無識。編修之業掃地。而東里以才學見忌。鞅鞅不得志。與書總裁。論學術之同異云。
初正德中。日本史成。而檢閱考訂。未遑脩志。享保初。肅公命修志表。於是諸學士修諸志。然率皆起草。猶未脫稿。非經刪潤。則不成完志。及東里為總裁。以國史為己任。於是修志之議復興焉。既而東里欲速梓日本史。以為待志表畢成。恐失事機。乃建言從前史臣。皆籍口修志。窮年沒世。卒無成功。義公經世之志。百年而未白於天下。甚可歎也。夫義公之志。專在紀傳。今宜精細校訂。速布諸人間。至如修志。則特其餘事耳。雖廢之可也。於是日本史上梓之議復興焉。然由是修志之議遂寢。
藩人某任度支。借大阪豪商金。以副國事急。東里言文公曰。經濟之本。只在量入為出耳。借金副急。非所宜也。文公因使某致仕。然其弊未止也。至武公時。遂革正之云。

東里所著有數部。然稿本不存。唯東里遺稿一卷。刊行布于世。
東里少時家貧。不能買書。其父蘭溪謂曰。盛年不勉。追悔罔及。我當為汝手寫奇書。汝當專心讀書。東里由是得縱力讀書。蘭溪時為史館管庫。常憂史館學衰。兼校正大日本史者。竊謂東里曰。吾老矣。無能為也。汝繼吾志。敬畢義公之業焉。
或獲罪於義父而見逐。謂東里曰。我有何罪。罹禍如此。請聽先生之說。東里正襟答曰。不自省己有罪。

是其所以不見獲於義父也。其人乃服。

東里恒敎弟子曰。博學無方。各從己所好。可以成其材。夫於經説也。古人註解備矣。今之人擇焉。而取之足矣。復何以立己説之為。

東里累遷史館總裁也。文公手書曰。總裁三人。一心勠力以畢日本史校勘之功。由是大日本史校勘數年鳩功云。

文公使東里參預政事。東里乃慨然圖報效。文公嘗謂近臣曰。立原萬嘗言。寡人好從己者。今思之。切中吾之病矣。一日又曰。寡人擧萬為參政也。老臣

皆言。抗直不撓。動輒為抵踏。恐害於政事。及萬來藩邸。與老臣談。老臣皆服其理。乃言。萬也可與謀矣。非好為異同者也。寡人嚮也憂之。今則心安矣。

○篠崎應道。字安道。號三島。一號郁洲。大阪人。

小竹父。

其先伊豫人。父某始遷家大坂。大起產。至三島。不憚勤勞。益殖其貨。而間輒讀書。好義輕財。屢折券拯急云。

三島年四十。始改業。設講肆。致徒甚衆。素善書能詩。多藏古帖。求書者衆矣。

三島嘗買舊宅於江戸壕上。收租曰。此可以白先人矣

三島學多通。如天文卜筮音切之類。皆能討究。著有碧紗籠集草稾。

三島為人濶達。處事明快。與人言。無所回避。藪孤山嘗稱曰。安道豪爽善書。又善騎馬。不遜武人也。

三島享年七十七。無子。養二子。一曰某。在近郊為里正。田宅頗富。一曰弼。號小竹。別記

三島嘗出貸一侯。藩屬歳歉。償不如約。又為吏乾沒而[illegible]侯欲捕治之。三島曰。金無還理。而歷人無為

也。即折券。

三島見入門者。唯授修德二字。無他語。

世傳三島詩希矣。今錄載於熙朝詩薈者三首。

離筵長歌夕。匹馬向風鳴。三越雪全盡。重須波始平。羈身無善計。違世有交情。聽汝蒯緱引。蕭蕭起羽聲。送人

大江西盡水連天。滄海帆檣落日懸。高閣他時窮目去。故人行在白雲邊。留別諸子

雲山萬疊遠相思。蕊苕華宮碧海湄。鉢嶺秋寒行客少。鷲洲春暖去帆遲。風烟無盡三千界。鐘

繫長傳二六時叢談兩亜多勝事書閣重向月
明披（寄題三原妙正寺）
三島與賴春水杏坪友厚。杏坪嘗過浪華。訪三島。席上口占詩云。江雲釀雨滿華城。行客停輿問舊盟。追憶曾遊都似夢。相逢今日不堪情。窓前樹石多知面。門外橋梁半記名。故社卅年零落盡。殘星一點照人明。三島多謝之。

⊙蒲生君藏。名秀實。一名夷吾。字君平。號靜修。
下野人。

本福田氏之子。自復氏蒲生。蒲生近江望族也。系出自藤原朝臣秀鄉。至會津參議氏鄉而大顯。先世屢遷徙野奥之間。其宗為有土君者。亡嗣絕祀。君藏蓋其庶裔云。

君藏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慨然有経濟之志。及壯好遊。足跡殆遍天下之半。然未嘗登仕路。故雖身在都會乎。常有山林樸茂之氣。

君藏平生所持論。未嘗少自貶以求售。恒謂其友曰。吾以編戶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肯仕官為吏。以干升斗祿。讀書作文。亦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為伍。朝齏暮鹽。坐取困窮。子亦知其所以然乎。吾少時嘗在家讀書。祖母語我曰。昔蒲生氏之自會津徙封宇都宮也。其庶孽有帶刀其者。食祿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為妾。有身。適會蒲生氏再封會津。帶刀亦隨而徙焉。時留其妾於父家。既而生男。妾父母愛之。不忍其遠別。佯告以女子。因鞠于其家。冒母姓。遂為編戶之民。是於汝高祖之父也。汝讀書者。善記之。吾於是發憤立志。講究古學。欲修曠世之墜典。以報國恩之万一。庶幾乎其不忝先祖矣。吾生也晚。不逢大化大寶之世。大織淡海二公之相業非所企及。雖然在其位者。行其道。不

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今。通達國体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明祀典。以敎孝敬。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則天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富諸侯以奮武備。安百姓以固邦基。是吾願也。昇平二百年。不値天慶天正之亂。秀鄉氏鄉兩朝臣之將略。無復所施。雖然安不忘危。古之善敎。天下雖安。所可虞者。夷狄盜賊。正名分以定民志。禁左道以塞亂源。使吾說獲行。則遠宴安之鴆毒。驅戎狄之豺狼。不啻致一時摧陷廓清之功。俾斯民永無被髮左袵之患矣。斯吾志也。志

願如此。悠悠之徒。曷足共談哉。
魯人某漫遊。君藏時在江戸。聞之憂慮。乃著不恤緯五篇。請闇老門下獻之。

君藏嘗聞古先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脩葺。躬自歴視其地。參考古圖籍。記作山陵志。平生精力半在此書。書成。獻之[illegible]朝及關東用事者。關東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言。詰之。君藏乃引律文諭故事以對。於是[illegible]激[illegible]慨自奮。欲為天下言世人之所難言者。雖由其獷猾而不顧也。殆將罹不測之罪。時或有知君藏之為人者。

惻而救之。因獲免云。

君藏素剛腸。不能俯仰當世以取容。乃澆以酒。時或劇飲大醉。頽然自放。而憂國之念未嘗頃刻忘也。

君藏閒居講學。以懲忿窒欲。不敢與世抗。扁其所居之庵。曰脩靜。以自警。謂脩身在此。而成名亦在此。

教授之暇。專力著述。初著革弊賦役等諸論。總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至是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併與山陵為九志。未及悉成而沒。

君藏之沒也。其親族及交遊尤親且舊者。相聚而哭之。曰斯人也。作山陵志者。其於喪祭之禮。最致意焉。其可不盡心乎。乃葬之江戸北郊谷中臨江寺。水戸藤田一正撰墓表。

君藏嘗謂曰。仲尼稱吾志在春秋。春秋經世之志。道名分。周公之遺法存焉。故為政正名。夫子所先。戎狄是膺。周公之訓。今世俗儒以文亂名。俗吏因權亂法。亂法者罪止其身。亂名者其言載簡冊。而流毒於後世。夫神州天地之正氣也。陰陽所和。寔為中國。中和見乎穀。而甘美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鐵。而堅剛銳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

限以天地。莫有外寇之患。開闢以來。天祖之胤世世傳統。君臣上下之分。嚴乎無紊。宇宙之間。孰能及我神州者。故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者。惜夫名也。今俗儒不知名分。動虧國体。苟眩乎小大之勢。而不顧其名。則愛新覺羅氏之正朔。亦可稟而奉之也可乎哉。其重名分率如斯。

明治維新之後。朝廷追嘉其忠誠。旌表門閭。又賜祭資料。尋錄子孫賜俸。世人以為榮。

君藏於詩因緒餘耳。然屋烏之愛不能自已。聊錄數

首。

廟古悲風對落暉。白楊蕭索葉初飛。山川顧望先封地。淚下關東一布衣。謁會津參議公廟

丈夫三十尚無名。學劍中休射半成。器量總非万人敵。不知終是一書生。偶成

竟作孤囚是亦時。羨君方以讜言知。如今不必皆巾幗。八萬人中有一兒。贈人

自古誰無死。唯存俊傑名。一杯今日與。千歲識風聲。漫吟

君藏之歷視陵地。雖在遐陬窮島僻遠之地者。必往

覈其實而後止。百舍重繭。至脛無毛。不以為困。常謂其友曰。子聞八平之事乎。自佛法入神州。帝王之尊。亦以火葬為例。八平居在平安。以鬻魚為業。當正保帝之時。帝常崇儒術。及其崩。八平恐大喪從舊例也。奔告公卿。以火葬必非先帝之意。而朝廷取其言。嗟夫渠特一賣魚夫耳。尚能賴其力。使帝靈安於九原。豈非至誠所致哉。予雖鄙鴑。所願者至誠耳。

君藏將死前三日。自為文以尚志。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說。曰。以此為吾墓表足矣。

〇辛島憲一名知雄。字伯彝。號鹽井。熊本藩人。

鹽井幼穎悟。稍長入學。精苦無比。無幾擢藩學訓導。時父青溪。尚强駛。為訓導於是。父子同僚。藩人艷稱。

鹽井來江戶藩邸。伴讀世子。進物頭班。幕府命說經于昌平學。賞賜白金十鈑。藩臣膺此選者。不過三兩輩。人以為榮。

文化甲子。遂助教世子立。是為諦觀公。鹽井進言。尚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人君不可弗講。公納其言。因進講尚書。開陳大誼。公嘗歎時乏人才。鹽

井答以人才必本於人君躬行之化。公稱善。尋陞教授。增祿。并前三百石。後以病致事。

諦觀公老。嗣侯入承統也。素重鹽井。又知雖老精力未衰。故命落致仕。再任教授。增俸至五百石。時侯勵精獎學。鹽井數進講。從侯而東。老侯諭曰。今君進學實賴卿輔導之力。無幾班進騎隊將領列。正旦拜賀獻刀馬。

鹽井歷事五世。屢蒙寵擢。鹽井亦深思報效。苟有所見。極言方已。屢勸侯政尚寬宏。又語人君之學當施諸用。奚倣諸生數墨尋行。嘗詳議選人材鼓士

氣等數事以進矣嘉納。

鹽井値艱厄。未嘗憂戚。曰窮達命也。吾奚預焉。吾盡在我者耳。

鹽井事親極其色養。平素立論平恕。獨深疾夫實學自任。而好訐人之短。劇論自快者。惟好省約。至於賙匱無所惜。居恒恂恂靜退。當義則勇往不顧。

鹽井夙稱信程朱。而又博涉史乘稗說。好作詩。風骨老蒼。晩歳名聲籍甚。來受業者多矣。遐方之士。遇熊本人。必首問辛島先生無恙否。

佐賀侯有賢稱。稔聞鹽井名。嘗過熊本藩邸。特請延

見。賜歎語。

著有讀周官。経説。學政或問。公退觀省等書。

鹽井有二子。長子喜襲祿。亦以文學著。

鹽井居江都。邸中隣舍遺火。黑烟滿室。奴僕蒼黄。欲搬遷器什。鹽井夷然曰。白日無風。不必延蔓。若風烈火熾。則公居危矣。奚暇顧家。徐起更衣。入問侯起居。

鹽井又善詩。今錄四首。

秋菊有黄華。佳色映東籬。采采已盈把。持之欲贈誰。陶潛竟長往。屈平難再期。不如拾其英。泛求擧酒卮。悠然此中趣。何有傍人知。賦得采菊東籬下

夢中聽春雨。芳草正萋萋。但恐門前客。今朝踏作泥。春雨

紛紛飛雪灑皮冠。草盡平原風色寒。射殺南山双白額。當場意氣向人看。觀狩

仙禽何處去。碧海杳難尋。明月三清夢。秋風萬里心。蓬壺孤翼遠。珠樹故巢深。彷彿想思夜。長鳴入素琴。失鶴

○大槻茂質。字子煥。稱玄澤。號磐水。陸奥人。仕仙臺藩。

平姓。其先出於高望王。子孫世居下總國。至葛西三郎清重。從陸奥國。支裔泰常住磐井郡。是為大槻氏之祖。至七世茂蓄。稱玄梁。業醫。仕一關侯。磐水乃其長子也。

磐水幼有異稟。不妄交凡兒。伯父清慶奇之曰。此兒必興家。年甫十三。師事建部清庵。攻醫方。

聞杉田玄白唱和蘭醫術於江戸。請清庵而往學焉。又游長崎。益窮蘭學。初玄白專於醫治。未遑盡善誘之方。于時中津藩邸有前野良澤。亦以蘭學鳴。磐水往懇請教。良澤感其篤志。爲開示奥妙。磐水

精蘭學。實昉于此。
宗國仙臺侯聞其名。擢為侍醫。尋幕府命飜譯蘭書。
賜銀二十鋌。嗣後歲以為常。
文化九年。侯命進班番頭次席。増俸祿為三百石。文
政六年。幕府奬磐水譯蘭書之勞。賜月俸五人口。
優之。
其號磐水。嘗家陸奥國磐井川上。故以為號焉。
磐水天資愨謹。剛腸忌惡。不妄語笑。然交之久。莫不
誠服。遇婢僕。恩威兼浹。咸感而仰之。訓廸子弟。循
循靡倦。不輕諾。諾必有以副其願。又不妄有興造。

果興造焉。雖至畢生之久。不成不止。
性寡欲。被服儉素。晩歲班秩双進。而彌靜退。奉身之
物。不異初年。常慷慨憂國事。上陳至計。而愼密不
言。故其詳莫聞。
磐水力學矻矻。著書富贍。凡三百餘卷。就中蘭學階
梯極有裨於初學。環海異聞上於官。重訂解体新
書閲三十歲而就。平生心力尤盡乎斯一書云。左
錄其書目。蘭學階梯二卷。重訂解体新書十四卷。
瘍醫新書三十卷。（刊行十卷）官能真言一卷。蘭畹摘芳
四十卷。（刊行三卷）六物新志三卷。蒿錄三卷。蘭學佩觿

一卷。蘭說辨惑一卷。磐水夜話二卷。磐水遺稿一
卷。環海異聞十五卷。北邊探事同補遺五卷。婆心
秘稿附捕影問荅三卷。金城秘韞二卷。蘭說辨正
一卷。麻疹啓廸四卷。痘麻病由集說同起因考一
卷。磐水漫草二卷。夢遊金華山記二卷。芝蘭堂雜
抄五卷。解悶雜記一卷。厚生新編若干卷。海外異
聞若干卷。遠西新話若干卷。奇奇四大若干卷。西
客對話若干卷。駱駝考若干卷。晩巷漫錄若干卷。
以上七部。卷數未定。據長子磐里所撰先考行實。
其著書刊行布于世者十五部。四十五卷。屬草稿

者。一百二十一部。一百九十八卷。而續環海異聞。
續海外異聞。英船雜誌。北槎集錄。北地抄錄。婆心
秘稿。磐水雜抄七部。六十四卷。係磐里之所纂輯
編次云。
文政十年春初。宿疾寒疝大動。又加傷食。遂以三月
晦歿。壽七十一。葬于城南高輪東禪寺。
磐水娶齋氏。生長男茂楨而歿。繼娶市瀨氏。生次子
清崇及一女。亦先歿。茂楨克紹家學。清崇乃槃溪
是也。
二子磐里磐溪相謀。欲刊磐水微猷。以垂不朽。別立

遺德碣於葛西。葛西蓋遠祖所止之域也。古賀侗菴撰文。其銘曰。五十年來。蘭學肇闢。遡古導今。君誕有績。理析其奧。洞術之極。還魂回春。[illegible]傍綜經藝。優入儒域。著述等身。表茲獨得。[illegible]如雲。才俊接跡。葛西之原。有碣貞石。勒厥梗概。永貽楷式。

磐水遺稿一卷。磐里所手定。乃書其後云。古今豪傑之士。亦有不廣游物。而多著書者。蓋以其識量覺邵。而憂慮深遠也。是以生則身榮。死則與名長。先考磐水先生。幼學軒岐之術。長從事泰西之學。乎素

疏疏。手不釋卷。著述殆乎等身。先考爲人敦篤沈重。好窮理實測。而不喜空詩浮文。然天資風流。春花秋月。乘興觸感。吟咏性情者。又若干首。與無花園錦籃以娛人目。而韻度之超逸。襟懷之洒落。亦可想見也。云云。今抄其六首附左。

春宵秋夕武江天。幾度傾杯醉月前。追憶往時時屈指。辭家三十又三年。對月有感

漫言明日霽難期。對影獨斟壽昔詞。名也不空今夜月。三千里外照無涯。中秋

泰西興學幾回春。喜見東風鈞命新。賴遇聖明文運會。同盟長此答芳辰。文化八年辛未十一月十八日。即泰西一千八百十二年新元會也。余今夏奉西書翻譯之命。幕府譯西書。是爲嚆矢。

老去年年怯別離。此行畫錦獨何悲。自今期汝趨庭後。來賀七旬初度時。送吉見生歸肯鄉

頑翁不是風騷徒。醉後興來漫操觚。絕句縱然誤聲律。述懷自足助歡娛。自遣

六十餘年老健身。抱痾一日若三春。蹉跎宿昔千秋業。只恐病來空委塵。病中漫成

磐水久膺泰斗之望。嚴事成名者夥。如宇田川玄真。山村昌永。海上隨鷗。小石元俊。橋本宗吉。佐佐木

中澤尤其彰灼者也。

磐水六十七歲時。堀田侯正衡君自畫磐水肖像賜之。其父君故參政正敦君。副以讃詞。正敦君自仙臺出繼堀田氏。以故與磐水交誼甚篤。磐水所以成大業者。侯之裨助蓋不少云。其讃詞末附以和歌云。師木島乃倭迹波有良奴爾能花國能香佐辨也世迩爾保不良舞。

磐溪嘗曰。皇國洋學一派。發源於白石先生。濫觴於青木先生。而涌漫滂薄於蘭化前野先生焉。然未有成書流傳于世也。自先人學杉田先生。始著蘭

學階梯一書。然後蟹行之文。鴂舌之言。學者稍稍得誦而解之。不翅冶長通鳥語。葛盧辨牛鳴也。踞来百有餘年。其學日就月將。以迄今日。昭明轟震。横行天下。而獨不知其鑿混沌。通亡竅。良工苦心可乎。

磐水每歳以南至後十二日。設宴招客。名曰新元會。蓋從大陽曆。祝其元旦也。此會也實以西曆一千七百九十四年為始。距今八十有餘年。磐水之見。早已若洞察今日世界。真可欽仰也。寛政六年所寫新元會宴圖。今尚存于大槻氏。杉田玄白題圖

上云。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鄰。玄随又題云。飛耳何偏聽。衆善公擇五大洲。長目幾籌爭。全象並觀四元行。磐水嘗有會引。今録全文於左。云。惟寛政甲寅十一月癸丑。日南至。越若来閏月甲子。會群賢于芝蘭堂。尋西學翻譯之盟也。何為用是日。乃泰西洋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正月上日也。何用其上日。今讀其書。肄其業。而於其數旦者。所以祝斯業之大成也。夫物之有偏長。雖聖人有不及焉。故仲尼問禮於老聃。學樂于師襄。豈啻人也哉。管仲師馬。隰朋師蟻。苟道之所存。誰非吾師。

抑吾醫之道。炎黄以降。聖賢間出。草討脩潤。蓋無復餘蘊矣。雖然貌哉遠古。吾奚以能論其世也哉。其載諸簡。蓋在蒼姬之末乎。時則終始五德。施亂我道。古者稱萬物。今也五其數。牽強傅會。動見其間。淄澠合流。薰蕕同器。論包宇宙。失在毫睫。豈可盡信其書哉。自此厥後。非無俊傑之士。多禁其方。後生莫述。獨有長沙氏立言而不朽。然唯舉其綱。未張其目。尋及近世。載籍極博。亦唯繁而寡用。語而不詳。非失之鹵莽。則弊於鑿空。言亦何足徵焉。始吾思之。忘寢忘食。幸遇先覺之創業。其為術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施諸行事。而親切著明矣。豈其空言孟浪之所比哉。夫西方之人。其性機巧。上自天文曆數。下至凡百技藝。精工緻密。幾奪天工。唐都落下。籍口千古。魯般工倕。攦指九原。日月所照。孰出其右。豈風土之所使然。抑何其妙也。則獨於我醫而奚疑之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吾與諸君。雖欲不師之。將焉得不師哉。自此以往。無怠無荒。解其孚甲。成其華實。孜孜進而無已者。其從今日始。

岩松惠山祝磐水六十壽序。載在于解体新書卷尾。

文中有言云、前三四十年、諸先輩始唱蘭學於東方者數人、而先生才俊量宏、夙懷奇偉之志、受業杉田先生、昔杉田先生之譯行解体新書也、天下醫林、始視和蘭之精密于内景、愕然刮目、翕然動心於蘭書之鏤行于我邦者、是其嚆矢也、先生續著蘭學階梯一書、以其易曉易入也、有志者靡然而興矣、今之修蘭學者、其始孰弗梯此書以躋焉乎、先生素以紹杉田先生之緒、為終身之志、故重訂解体新書、續譯瘍醫新書、其編極博、其旨極密、其他譯書若干、嗚乎先生勉焉不怠于今三十有

餘年、上以擴充播揚先覺草創之志、中以似續潤色杉田先生之業、下以教導驅育後學之徒、而後其學術俱大行、云云、

附記

大槻玄幹、名茂楨、字子節、號磐里、磐水長子也、天明七年、磐水移家于江戶、時三歲、及長能講習家學、年十八、遊學長崎、從中野柳圃受和蘭語格句法、柳圃隱居不輙交通、是以世少知之者、磐水因勸譯員某等、共從游柳圃、自是世始得説和蘭文法矣、留學三年、而反于江戶、後屢遊歷四方、文化九年、有蕃書和解之命、父子共奉仕于天文臺、時年二十八、十三年、以多年講究之力、著蘭學凡、説其詞品語法、以補蘭學階梯之缺矣、是為和蘭文法書之始、別有西韻發微、西韻符等著、又就瘍科新書之中、増譯要術知新、外科收功、傴僂新編等、磐水歿後、繼其業、而名聲大起、天保八年十二月歿、年五十三、

○桂川國瑞、字公鑑、號月池、稱甫真、江戶人、仕德川氏、

曾祖日賢、祖日新、父日訓、皆以外科侍醫仕德川氏、

本氏森島、為大和蟹幡村人、日賢受外科方於松浦藩醫嵐山、松浦侯令嵐山從在長崎蘭人學外科方、日賢從之、嵐山愛日賢之神穎、曰、傳吾道之流其汝乎、遂命氏桂川、蓋以桂川上流經山城嵐山而下也、日賢後應辟幕府、為侍醫、

自日賢四世傳至月池、其術稱大成、學者益多、始為侍醫、進階至法眼、中在寄合之列、後再為侍醫、名聲藹然動都下、

月池修蘭學、以外科醫術為原、其委及藥物本草及地誌歷史、又能洋方書畫、頗盡其妙、蘭人亦稱以

為名手。故當時海內言蘭學者。皆莫不以月池為宗師矣。

寛政年間。魯西亞國護送我漂民幸太夫磯吉至。二人留魯西亞國十二年。能通其言語。又諳其風俗。將軍命觀之於吹揚苑內。幸太夫曰。魯國頗知日本風俗。且知桂川先生者。是日月池陪侍左右。一侍臣指月池曰。此乃桂川先生也。將軍嘆賞焉。當時外交未開。蓋因蘭人傳其名也。

月池性喜吹彈。於古玉銅器書畫。尤其所嗜。每逢新來西書難獲之物。必傾嚢置之。

月池退食無事。必坐書齋中。焚香讀書。弄笙吹笛。彈琴理箏。居然有神仙之風矣。

為人温柔恭讓。無驕貴色。娓娓喣喣。無粗莽語。將相大人。以至閭巷小人兒女厮役。一接其風采者。莫不心服。容貌帙麗。神采煥發。其坐稠人中。望之軒軒如野鶴在雞群。蓋當時方伎中。未嘗見如是之人。士大夫中亦未嘗見如此之人云。

所著有北槎聞畧等數種。嘗奉命編次漂民幸太夫之事。既上。家不留藁。地球全圖地球圖已上剞。海上備要方、和蘭藥選皆在遺篋。

月池與前野蘭化。杉田玄伯等結交。諸子實吾國洋學之首唱者也。其譯述解体新書也。月池與有力云。

文化六年以病没于家。享齡五十六。葬於芝二本榎上待寺。

月池無子。養官醫多傾氏子國寶為子。以配其妹。國寶生三子。長曰國寧。次曰源次郎。季曰願三郎。

○箕作虔儒。字庠西。稱阮甫。號紫川。仕德川氏。其先出於近江佐佐木氏。遠祖某居湖東箕作邑。因氏焉。五世祖泰秀。慶長中。避亂隱讚岐小豆嶋。其

二子義林泰連航海來山陽。依外家三木氏。墾闢新田於大谷村。迎父共居。從此世為箕作人。義林生貞辨。貞辨生政辨。政辨出繼松岡氏。因養備前萬波氏子貞隆。配以其女。貞隆生貞固。始以醫仕津山侯。稱文菴。乃紫川父也。

紫川幼喪怙。養於母氏。性頴敏。日務讀書。加以母氏嚴訓。勉勵苦刻。過絕群兒。及長游京都。就諸家研究醫書。儕輩莫能抗者。

文政壬午本藩擢為侍醫。後從公駕。祗役江戶。當此時。宇田川榛齋盛唱西洋醫學。紫川往聞其說。大

奇之。遂幡然改轍。專志洋醫。以期大成。不數年。業大進。於是移家住江戶。

天保己亥。幕府命補司天臺譯員。賜銀二十錠。後加俸五口。

嘉永庚戌。本藩進班使番格。紫川以多病辭職。不允。

安政癸丑。魯西亞國使來長崎。幕府遣筒井川路往接之。紫川奉命從行。其明年再來下田。以定條約。紫川皆與其議。官賜銀賞之。

安政乙卯。委家於義子秋坪而老焉。退居於湯島菅神祠畔。辭司天臺譯官。官優賞賜銀允之。

同九月。紫川以洋學通明之故。進謁德川溫恭公。丙辰始建洋書調所。擧紫川為教授職。給俸三十口金二十圓。

文久壬戌。幕府遂辟紫川。列幕籍。班在儒者次。以洋學為幕府臣。實以紫川為嚆矢。

癸亥春罹病。荏苒不起。以六月十七日終於家。年六十五。葬于白山淨土寺。

紫川易簀之前日。自題肖像曰。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盡鈎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遂遺誡兒孫曰。吾死唯建一小石。誌生卒年月足矣。何以虛飾諛墓之文為。

紫川無男。養門人佐佐木省吾為子。以女配之。省吾早沒。以友人菊地氏子秋坪繼之。及紫川入幕籍。省吾遺孤貞一郎。以嫡孫承後云。配大村氏。生三女。長適安藝吳黃石。次配秋坪。季配省吾。

紫川為人端正剛直。持身極嚴。其逢浮華輕薄之人。面折無所諱。然至老人婦女。溫然欵接。人亦以此莫怨紫川焉。

紫川常雖惜寸陰於鉛槧。暇則弄花玩月。吟詠自樂。常戒子弟曰。凡為學者。勿要速成。唯念念不離學。

則所得竟多矣。

中年究洋醫之書。所著有外科必讀、產科簡明、泰西名醫彙講、知生鏡原等。晚年最潛心於地誌歷史。乃有泰西春秋、泰西大事策、泰西史影、西史外傳、八紘通誌、八紘勝覽等。其奉官命譯述者。則海上砲術全書、日本風俗備考、日本記等。總計一百六十卷。飜譯之盛。蓋所不聞也。

大槻磐溪與紫川交三十餘年矣。乃作墓表。且係以辭曰。洋學之興百餘年。前有蘭化後杉田。吾翁新著階梯傳。昌永增訂采覽編。誰譯西史繼前賢。中

與人推其紫川。歷朝治亂貫穿。亞細亞巴米利堅使人坐窺八紘天。不用更駕火輪舩。俛仰今昔淚潸然。歎息時運日變遷。欲舉一杯酹九泉。宿草沒人骨已仙。莫將腐臭枉棄捐。同心之言自有緣。

○村田春海。姓平。號織錦齋。又號琴後翁。江戶人。

春海生於賈人家。曾祖忠之好佛學。祖忠亨信儒學。父春道崇國學。善和歌。春海與兄春郷。同從加茂真淵。學我邦古言之義。又善和歌。春郷嘗念富如浮雲。豈足以自恃哉。不若避市井。而就閒曠。以樂

我道也。於是使弟春海督家。遂別居。以國學為業。

春海代兄督家。恢於財利。而學成。名聲大起。從學者衆。白河侯月賜五口俸。以為門客。

春海又潛心於漢籍。好作詩文。初師事服部仲英。仲英死之後。從鵜士寧。如京都。就皆川淇園學。博學淹通。學通和漢。其作國文也。取法於漢土之文。別開一派。國學者推為不可及焉。

妙法院法親王來江戶也。召見春海。徵其和歌。賜板文庫硯筥。春海乃著仙語記一卷。詳記其事。

葛因是嘗讀春海琴後集。曰。先生之文。卓異儁傑。自有唐宋八家之風矣。

○小澤玄中。號蘆菴。一號觀荷堂。尾張人。

蘆菴原竹腰家臣也。幼住大阪。及長徒京都。仕其公。年三十五。辭仕。迎母於尾張。筆耕為活。以養之。後以歌學為業。與上田秋成、伴蒿蹊友善。又善劔伎所謂念流者矣。

蘆菴家素不富矣。以五金買箏彈之。有奇音。中島道咸來賞之曰。奇器也。蘆菴曰。子實以為奇器。則請以贈之。以予之妙手。而不蓄一名箏。予平日深所憾也。道咸固辭。不可。乃拜謝抱箏以去。

蘆菴為人方正端嚴。嫉邪殊甚。人有過。則面責之。毫不寛假。一夜盜入室。蘆菴執長刀擊之。盜怯而逃。

蒲生君平欲作山陵志。遊於畿甸。見蘆菴語之。蘆菴悅曰。老夫非無其志。子以敝廬為主。可以搜索山陵矣。

蘆菴京師之災。家為焦土。寓於太秦地藏堂。貴紳某聞其善和歌。屢遣使召之。固辭不應。貴紳歎曰。彼年老隱居樂道。我欲屈致之。非禮也。乃命駕往見之。蘆菴亦感其禮遇。翌日往拜之。自是出入其門。

豪商某一族皆入門問業。蘆菴疾病。其黨無來問焉

者。蘆菴疾愈。深怒曰。彼豪富也。聞師之病。則親來問焉。且使妾婢一二人視病可也。然如此踈薄。可謂無人心矣。乃贈書絕交。其尾附和歌曰。比登乃與能登美波久佐婆迩億久都由乃加是遠麻都麻乃比加里奈利計里。其謝罪不可。

○小野職博。字以文。號蘭山。別號朽匏子。京都人。

本佐伯氏。父職茂。叙從四位下。任主殿大允兼伊勢守。有二子。長職秀。襲職。季乃蘭山也。

蘭山自少喜讀書。從松岡恕菴受本草學。年二十五。絕意仕途。下帷講業。採藥之外。足不出戶。戌而寢。丑而起。隨讀隨抄。數十年猶一日。

蘭山單身獨處。束脩所入。衣食所費。一委諸老奴婢。不復問焉。年老志愈篤。學成名顯。治本草者。遠近麕至。爭受業門下。

其說本草。徵引群籍。參証互明。品物之形狀。地道之良楛。諄諄叮囑。傾倒無遺。其辨物出於幽岨。來自殊方。恠異珍奇。罕覯希有之品。一目卽指其名。言其所產。聞者莫不歎服焉。

蘭山為人恬沖坦靜。語言低小。性最強記。耳目所過終身不忘。接人無賢愚。容色必恭。敎弟子。衎衎無倦也。

蘭山年七十一。徵來江戶。為幕府醫官。先是見徵也。京都奉行使使剋將命日。及期蘭山忘之。夙與門生出採藥。因寢徵命可一年。至是更有命云。

蘭山來江戶。賜廩俸及宅。命講本草。敎授醫官子弟。屢採藥於諸國。自庚申春。至丙寅夏。窮採山東八國及甲駿濃信勢紀等國。率五旬或十旬。乃歸。歸則疏其所採之品目。編為一書而上進。蘭山始寄隱閭巷也。訪搜所及未廣也。至是得縱意究搜。雖

年已老。猶徒步嵓岫之間。欣然忘勞。其苦思力學。如壯時矣。

書室之內。典籍羅列。癖藥奇品。囊盛筥儲。碎玉怪石。草木之花實根莖。羽毛鱗介蟲豸之屬。或盆栽排于架。或乾腊挂于壁。或貌而圖之。為卷為冊為摺片。如古書畫古器玩洋船諸物。旁午狼籍乎席上。蘭山僅容身於其間。几坐披對。時或獨酌微醺賦詩吹笛。怡然自娛。幕府督醫學事丹波元簡一見。稱曰。殆如神仙中人矣。

孫子德嘗與門人筆記本草綱目啓蒙四十八卷。就

正於蘭山以上拜寔蘭山畢生之心力所寓云。
蘭山著廣參說一編凡二千餘言。及將死之際不能自執筆使子德改竄數字而逝。年八十二。
蘭山生二男子。名有義仕幕府乃生子德子德承家學。
丹波元簡序本草啓蒙云。啓蒙之書者疑者夾之謬者匡之審辨細釋鴻纖無遺抑謂我邦本草之學。至于此集大成歟。洵醫家必用之偉寶也。則老師國手必不得不藉撿查于此書也。啓蒙云乎哉。格物多識。夫子嘗稱之。先賢曰。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則學士大夫必不得不架藏此書也。本草云乎哉。
余因竊翁為人。沈靜古朴。澹然於世味。性最強記。凡人持草木諸物而問之。莫不衝口而答。答必舉數名引數証以告焉。嗚呼殊方絕域山巓水涯之品其區而別。何有所限。而其應答能如是則不知翁之胸中儲畜幾千万種也云云。
子德就本草啓蒙分類品物名曰本草啓蒙名疏。以伊呂波歌為徽號。以便于搜索而正假名用法于屋代弘賢。以上摔。
○林衡字叔紞。一字公鑑。號述齋。別蕉軒。又天瀑。幼字熊藏。稱大學頭。晚改大內記。
親生父為岩村城主大給支族能登守乘蘊第三子。伯兄乘國。仲兄乘遠皆殤。述齋宜承嗣。而幼善病。因養福知山侯第二子乘保為嗣。述齋則在家。至十餘歲強健。性好文。成童讀書等身。父為招時儒大鹽鼇渚。服部仲山教督。迨十八九。和漢古今之藉靡不通曉。詞藻亦纚然可觀。既而鼇渚仲山相尋物故。自後獨學無師。
佐藤一齋少述齋四歲。以藩弟子。自幼伴友。既長日夜在側。相俱讀書。約三四年。述齋一旦自謂我久

攻漢唐之學。訓詁瑣屑可厭。今將本宋說以成一家言。乃斟酌朱子八書訓。又編著齋魯韓詩說經義叢說若干卷。當時述齋英氣勃勃。不肯屈下人。獨有澁井太室者。稱林門高足。述齋一見心服。遂執贄師事之。又足為布衣交。以詞藝相來往者。無慮十數人。
方寬政之初。幕府新政。而述齋之名上達。蓋將有用。會林祭酒簡順卒無嗣。特旨抽述齋承其後。事出不意。述齋上狀懇辭再三。不允。於是幡然作。時年二十六。

述齋之出也首上言請叔建國學以崇文教立造士法三年試業舉其俊髦以充國家之用見允往時昌平坂聖廟屬林氏私學至此述齋并地與廟納之因承旨開拓區域改營聖廟建黌館寮區上下以增益官私生員妙選司業置屬吏規摸弘大制度森嚴學政於是乎舉以至於後弗替述齋時謂掌公學者教亦不得不公其同趣向一道德概當以宋學爲宗盡屛舊撰不復用

文化辛未朝鮮入聘例延使者於江戸而今則有旨受聘於津島於是創爲新儀多自述齋之議而定

述齋乃與其行竣事而復命是際大將軍眷注益厚臺閣諸老亦惟之詢而述齋夙夜密勿奏疏劄子手不停筆其所以獻替而翊賛之者蓋不少閣二十餘年諸老迹謝賢否不一文政以後漸不如昔然有大疑之難決大事之難處則議必及猶前時也至於大小侯國其主若老臣請謁見入社就諮國事者不翅什佰如巖村藩則細大治務尤盡與聞且遠近來登門籍者千有餘人其間處士戍業第仕各國亦不下數十人則述齋之德澤普及藩國亦可知矣

述齋爲人度量恢豁能容物好施與臨事明決無留滯其所謀議率出人意表又有膽氣當天下大計則直言讜論敢與權要抗第推誠入人腹中故下衆然愨最善藻鑑愛人才又能赴緩急解紛糾是以人益依賴焉與述齋締交稱爲知己者皆一世人豪而尤與白河侯樂翁堀田侯水月相膠漆殆四十年如一日

平生好林泉身在仕途不得如意因拓隣地爲園姑寄雅尚又眞別墅其在谷中者園名賜春在𣿰川者園名錫秋其餘就同族子弟園内亦各有遊適

所每小暇輙命駕欣然忘羈絆之在身其於草樹愛芭蕉少時自呼蕉隱後名軒亦以此又恒嗜管絃每佳節令辰必會友侶子弟合奏因名其所居曰陶寫軒至病篤猶命子弟隔壁合奏聽之其襟度概如此

至撰著則官撰編集諸書爲最致意者曰實記曰朝野舊聞曰史料曰武家名目曰地誌合凡數千百卷編摩選人所長分屬之而纂述体例與原書釐本之取舍皆出於其獨裁又嘗裒集漢土佚書存於我者十七種活字刷印名曰佚存叢書後傳播

漢土。

述齋雖善文詩。不屑以此擅長。故應酬文字。率不留稿。而韻語及倭歌小品。出於一時遊戲者。遺於子弟門人之所錄耳。嘗有言曰。大丈夫心事宜明白爽快。居官者。尤宜勿失公正二字。學問之道無他。本諸誠意。以植其休。推之事業。以究其用。若夫文藝詞翰。殊其餘業。由是知其終身之所期待。不特在區區文儒也。

天保戊戌年七十一。以老病。乞解兩殿侍講及學事。幕府聽其乞。猶參預機務如故。居三年。宿痾纏綿。

強起視事。入復。水証劇發。居季夏益劇。自知其不起。至念一日。召一齋遺託後事。爾後彌留數日。召嗣子檉宇。遺命各數條。又取疏劄諸稿。悉焚之。又謂一齋曰。聞幕政一新。黜陟皆當。寬政之舊可復。吾及未瞑聞之。無復遺恨。我有七兒。晝夜看護。不離左右。是亦人生之福。今唯澄慮息念。以俟斃耳。至十四日。歿於陶寫軒。享年七十四。葬於城西牛籠墳莊。其在時以快烈自擬。因謚之曰快烈府君。

述齋奉職凡四十九年。其被寵異。終始不渝。家秩原上五百石。至述齋。前後增秩。為三千五百石。歲給合一千二百金。特旨進班亞本城留守。大將軍聞病革。俾內臣簡問。誠為末路之榮。蓋自述齋之入繼。班秩逈出於家祖數世之上。稱曰中興。猶歉也。

述齋得男女子。各九。長曰光。先歿。次曰輝。夭。次曰皝。號檉宇。曰耀。出嗣鳥居氏。曰燫。嗣坂井氏。曰韑。號復齋。曰燫。嗣小倉氏。曰焜。嗣依田氏。又養孫鳥居挑為子。嗣伊丹氏。合內外孫曾。凡一百六十五人。

述齋自幼好詩。十八歲時。限一夜作百律。既長與詩人木口皡齋訂交唱和。晚年渾化。益超妙。自成一家。有家園漫吟。遷上湊謠。西郊牧笛。谷口樵唱。谷

口集古等。

述齋十一二時。每過傍近花市。必轎行。一日出門數百步。卸轎徒行。左右勸轎。不肯。既歸左右問。今日何以不轎乎。述齋笑曰。轎夫中有一老人。為輕其任耳。左右皆驚嘆。

韓人來聘。述齋奉命赴對馬也。渡海時。令貯酒數樽。人不知其故。既而事訖。解纜就歸。時風浪驟興。風逆。舟人極苦。述齋乃自倒酒樽。以鎗鐓撞破其底。手自以飯椀斟之。飲舟人。舟人於是氣力一倍。我船獨先達於唐津。他船則後數十里云。

述齋猶在岩邑藩。從與一齋西遊。乃與詩曰。三尺凝
霜識者稀。終教紫氣斗邊微。風雨何時開匣去。延
平津畔化龍飛。升既遊學資若干。一齋抵浪華居
半年。然數有鄉信。而決歸。述齋又與詩曰。聞君客
迹自濃藩。目擊倶欣吾道存。累旬未極新知樂。歸
路俄驚遠別魂。世故易攫双白眼。詞場且對一青
樽。妙年將任斯文責。何日遊蹤再及門。

述齋嘗訪一齋。携一行廚示之曰。此物吾子記否。一
齋不記。述齋乃曰。此物係伯氏騎行玉川時所佩
者。飫託活畜香魚於此廚。升見既時吾子七八歲。

來翫弄香魚。余叱之。吾子時余之匹。竊來拈香魚。
盡殺之。余怒拳打吾子。吾子泣號。幼時如此。今則
道學先生也。一咲。一齋聽之亦噱然

述齋憫恤之心。蔓莚他人。至老婆少女。若聲旨無不
感息。但於強壯而遊惰者。則嚴加苛責。不少假。

述齋嘗曰。男兒做事。宜明決爽快。勿為趦趄依韋。又
曰。人不可無渾厚處。不可無決斷處。又曰。人道敬
上愛下。只是一誠。無不可事之君父。無不可使之
臣子。

述齋在對州。與書於人曰。吾此役有三可怖。山陰道
蝮蛇。山陽道風尤。韓人膳羞是也。外此則千仞之
峰。萬里之海。無一足動心者矣。韓人調理羶臭可
厭。故以此爲戲。述齋壯時豪邁蓋如此。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上終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下

北越　松村　操編述

○佐藤坦字大道號一齋一愛日樓又老吾軒號其塾曰百之寮曰風自寮晩名其遊息之所曰錫難老軒江戶人仕德川氏

初名信行稱幾久藏年二十一改今名稱捨藏系出大職冠鎌足鎌足之裔孫相摸介公光住豐後佐伯始稱佐藤氏公光生公清公清遷住陸奧信夫

郡叙伊賀守後十餘世移美濃仕斯波氏至六左衞門清信築城於美濃鉈尾山食武儀郡五千貫之地斯波氏亡歸於織田氏長子秀方嗣襲稱六左衞門尉仕信長次子信清稱新九郎別食五百貫之地屬信長之第三子信孝是為七世祖戰沒六世祖新左衞門尉信家先卒五世祖久兵衞信定仕備中松山城主池田備中守長吉池田氏無嗣國除高祖武兵衞尉信廣移住於江戶曾祖勘平廣義號周軒始以儒仕岩村侯陞家老祖治助信全襲父職父信由號文永稱勘平襲職執國政凡三十餘年娶蒔田氏生二男二女長鷹之助次乃一齋也

一齋以安永元年十月生於濱街邸舍一齋之生在信由四十五之年既養小菅氏之子治助為嗣以長女配之及一齋之生治助又以一齋為義子

一齋幼而好讀書又善臨池技射騎刀槍無所不學又學北條氏之兵小笠原氏之禮書則七歲入於三井親和之門學篆隸諸体作擘窠字比十二三歲殆如成人有藩醫和田圭言者性多才善讀書有文藻常從而問字至成童嶄然見頭角欲以天

下第一等事成其名乃從事聖賢之學立志甚堅

寬政二年始登仕籍入近侍祭酒述齋之未嗣林氏也以藩公子居於城東濱街下邸述齋長一齋四歲往來講學概無虛日每又出入於井上四明鷹見星皐之門聽其講論當此時學者概涉藝園餘臭乃著辨道薙蕪二卷又作孝經解意補義一卷與官醫杉本樗園締交親善以豪放自任三年八月有故免職因懇請脫仕籍以十月見許乃賦詩曰濯足溪流仰看山唯山與水意偏閑投簪心境無餘事夢在鷗盟猿約間

同四年二月。遊浪華。主間大業之家。大業精曆數。有藻鑑。一見如舊。為介令從學於中井竹山。日夜切劘。竹山之長子曾弘。詞才絕倫。麗澤相質。學大進。遂遊京都。見皆川淇園。六月歸家。

同五年二月。入林簡順之門。寓其邸內。始以儒為業。四月。簡順沒。無嗣子。官特命以述齋承林氏後。於是始正師弟之名。而日夜同學。猶似舊時。專潛心於六經。傍學文辭。其所交者。松崎慊堂、清水赤城、市野隼卿之徒。皆為一時俊秀。或歷訪有名儒流。討論難詰。以攻理義。時儕輩中以能文鳴世。其來於江戶也。一齋常齎所作文。而請批評。多所得力焉。

同八年二月。陪父遊京畿大和伊勢及攝播。名區勝蹟。無不探訪。其間風雨霜露。逆旅艱苦不一。而杖屨捧持。極親之歡心。既而名聲漸起。門人日進。大小侯伯有志於斯文者。延聘請講說。無有虛日。

十二年三月。平戶侯靜山就封。特有命給路資以延。因請便路到長崎。接吳客以博聞見。侯見許。乃以四月發程。榮其行。而送至於品川驛者。數十人。皆有名之士。世稱以為盛事。遂越攝經中國。至肥前。館於長崎平戶侯之邸。與清人沈敬瞻、劉雲臺、錢宇文、周慶書之徒。為文酒之交。雲臺宇文共有學植。不可視以商賈。所得亦多。遂至平戶。講經於維新館。聽者三百餘人云。歸路入京。路岐蘇。以九月歸家。

享和二年壬戌十月望。攜門人齋藤斌。遊錦屏海。錦屏海在武之本牧。作追蘇遊錄。

文化元年。新築愛日樓。自春至夏。而落成。其間僑居於同姓信義之家。作僑居日記。

同二年十月。為林氏塾長。督眾門生。初林氏之門有員長之職。以統門生。給俸米。而其人相繼而物故。無復任其職者。一齋則賓客寓而任之。出於不得已。是以不敢受俸米也。爾後門人益進。從遊之士甚夥。家舍不能容。而耳提面命。講讀不倦。夜以繼日。當講經之日。則聽者滿堂。述齋之嗣子檉宇。及諸郎莫不就家延招。因問文字。門人遂其業。而成家者數十人。三谷僩、塚越雲竹、村賁、本多楙、安積信、昌谷碩、菊池履之輩。皆脫褐諸藩。而尤其翹然者也。安積信。後擢儒員。列於昌平黌。

文化八年。韓國聘使至對馬。幕府命述齋莅以受之。

時述齋與行。一齋以親老不能執覊靮。瞻望弗及。河梁感深。作陟岵日錄。

一齋嘗辱知東叡山法親王。時時侍講。每有詩歌莚。莫不陪侍。文政元年九月陪法親王詣日光神廟。著日光山行記。

文政四年發江戶。至美濃。弔鈍尾山祖先城墟。詣墳墓。遂遊京都。謁日野大納言南洞公。以九月歸家。公有好文之名。尤善韻事。一見如舊。爾後公之奉勅向來於江戶也。必至旅館候起居。則既東征道路所獲之篇什。以為例云。

一齋之於巖村。已辭仕之後。無有職事。唯以文學輔導世子而已。文政九年。世子承國。擢一齋為老臣列。以議國事。賜以廩米十五口。稱師範。後加賜五口。姬路平戶二侯亦皆贈以俸米。其他尚有數家矣。當是時名聲籍甚。天下之士苟志道學文者。莫不執贄於其門。塾徒則併肥薩奥羽之人同窓切劘。其質雖不一。而皆篤信一齋。至聲音笑貌亦莫不學焉。若山極澤村邁吉村晉山田球之輩。名最尤著。

天保四年六月以門人河田興。配第八女。與繼一齋為林門員長。後擢儒員。先卒。

同十二年以齡躋古稀。欲謝絕塵事。以養餘年。就岩村侯矢藏下邸。借數百步之地。新築書室。名曰靜修所。又築一樓。名曰東暾樓。園種蕉桂。以為隱棲之所。往來宴息。

同七月述齋物故。悽然無聊。益絕意於人世焉。而斯年幕府一新庶政。晉賢良。十一月擢儒員。賜祿二百苞。別給俸米十五口。使住於昌平黌官舍。於是皤然復作。則賦三律曰。畢竟虛名無一長。謬承徵命入朝堂。久居人後村如櫟。徒在物先齡迫桑。昨

夢猶餘蓑笠態。殘軀重着帽袍裝。深慚垂釣磻溪叟。大耋鷹揚報寵光。近築幽棲墨水涯。豈圖今日赴公車。聖明普照分珠礫。文武兼收施兔罝。不比蟠桃初結實。恰同枯卉再生芽。老吾願使書香繼。傳一經餘傳一家。七十無車底用懸。抵今挽做曰強年。驚鴆儘還成新綴。猿鶴奈何違舊緣。赴所不期天一定。動於无妄物皆然。世間多少營營者。知否此翁真可憐。

同十三年以舊居與河田興。移居於官舍。黽勉從事。誘掖後進。講說經義。不敢以頹老委之於人。於是

天下之人。目以為山斗。而莫不景仰焉。侯伯以下。迎聘請講者。前後數十家。或枉駕於官舍。凡士民之入門者。無慮殆三千人。四月特旨講易於幕殿。辨說詳晰。有賞命。九月獻所著愛日樓文詩四卷、孫子副詮一卷、呉子副詮一卷、言志錄一卷、續錄一卷。賞賜銀七錠。

同十四年二月賜邸地於本所。弘化二年請以本所賜邸易矢倉舊棲之地於官。見允。因更營園地。每有小暇。命駕逍適。以寄雅尚。賦詩二首曰。

新賜瀕河舊草扉。公然往似浩然歸。數竿叢竹貯清氣。一架葡萄攔暑暉。認容池魚浮待餌。馴人野鷺立忘機。遣渠仍作漁樵態。偃臥曾無儀與戚。

乘暇來敲箭庫扉。心情恰是向鄉歸。解衣傍礴消長晝。憑杖裴徊到晚暉。破暗青灯傳道意。躍泓頳尾洩天機。爾時暫忘官途熱。不特清風忘暑威。

同年和蘭國使齎書翰至長崎。幕府命林祭酒。令為報書。又命古賀煜與二一齋。佐助其事。七月以功賜時服二領。

同三年正月昌平官舍罹災。因住於矢倉私邸。賦詩曰。負擔依水草。應變亦兵機。家倘舟楫載。送得墨沱磯。不圖來此區。却得天然富。春禽奏笙。花柳貢文繡。畫出窓梅月。梳來簷柳風。誰知焚餘客。弁將清絕双。杏紅如火燃。一咲女兒怕。知否泮宮壇。丁神不能災。焦土無生草。祝融何少恩。令入鶯花海。似厭青帝門。家遇祝融渾作墟。幸令不及此池魚。竄奔無恙雞豚犬。携帯僅餘琴叙書。坐聽私蛙了公案。來投舊隱倣新居。儘宜暫遠紅塵熱。陋巷難容高蓋車。丙兒何物弄驕權。一旦焚如逃且還。

廢宅豈無無用用。舊區真有有緣緣。到來再結漁樵伴。偃臥更求猿鶴憐。人世悲歡元不定。秖應隨處付天然。一掃炎風堪喫驚。來投濹上舊柴荊。千竿隣竹無扃鑰。幾隻沙鷗有弟兄。暫避烟塵非竄匿。剩看草木向欣榮。山林況復多經濟。身儘拮据心太平。遷來已閲浹旬餘。寓舍非他即我廬。一架安排新筆硯。滿牀整頓舊圖書。堦前擁帚兼提甕。池上澱花還餌魚。不値此災無此適。須知人事遞乘除。祝融為我作良媒。負郭移棲遠俗埃。雖帯官御抛冗務。豈因人妬買他災。偶隨農圃提鍬鍤。時

誘冠童問抑梅禍福原來同一理即今何恨後何
哀。

嘉永二年閣老以下臨昌平黌發海防時務兩策俾
諸儒作對因上策一道。

同三年三月大將軍臨昌平黌聽講。此月與同僚共
講白鹿洞掲示。特恩有賜品。十一月賞教授勤勉
加賜廩米百苞。

同六年亞米利加國使至。命祭酒令和解其書。一齋
助其事。九月賜銀二十錠。十一月進布衣班。

安政二年賞年老教授懇篤。賜黄金二錠時服二領。

蓋出特典。其他每幕府有吉慶事獻詩頌若賀箋。
賜時服者前後六次。賞職事勤勉而賜時服者一
次。賜銀錠者四次。

同六年六月感時邪。至八月稍復強為塾徒講論語。
入九月痰喘劇發。荏苒不起。元氣漸消。念四日終
没於昌平坂官舍。享年八十八。以十月三日葬於
城南麻布深廣寺。釋號曰惟一院成譽大道居士。
娶片岡氏。先歿。繼配坂本氏。離婚。又娶中根氏。生三
男十女。長男曰晃。稱禎左衛門。坂本氏之出。不承
家。嗣步隊田口氏。卒。次稱其次。夭。三曰槐。舊稱新
九郎。承家為儒員。大政維新後為權少史。並中根
氏之出。合内外男女孫曾凡三十九人。

一齋天資高邁。精力絶人。夙抱經綸大材。而文儒自
居。不施之於事業。舉世惜焉。或目以高尚君子。而
殊不知自少至耋。一意所志在於推明大道之原。
修諸己而後教人。以供當世之用也。乃其道之大
亨。宗室公伯列藩君相苟有志於政治者。悉咨詢
崇奉。以為軌範。門人弟子遵材成器。各展力於所
任。或以文學。或以吏務。隨分見効者。不可勝數。此
其不規規於事為之末。而厚澤被於一世。與夫高

蹈遯世。或齎志弗果者。夐然異途矣。抑述齋之繼
林氏。亦終身不脱儒冠。而當中興明良之會。暗贊
陰翼之績。世所共知焉。一齋與之相始終。相表裏。
師弟之間道符德同。非苟合者。亦足以窺志業之
所存矣。夫一齋畢生立志。蓋有如此者。故致心於
道義。雖祁寒暑雨。未嘗懈怠。至老猶然。公侯迎聘
聽講者。日不暇給。率日到數家。或及夜而不為勞
也。是以居家甚少。其著述則大抵夜中所成。每夜
明燭煌煌。正襟端坐。或至五更而就寝。其困苦如
此。

一齋於經最精周易、著周易欄外書十卷、啓蒙欄外書一卷、圖考一卷。嘗謂仰觀俯察、為作易之本。然後世多說天文。而不及地理。因原河圖作地体圖。以發前人未發之理。其說曰。無極之真。即大極之靈。斯生兩儀。其奇而動者為陽。偶而靜者為陰。陽之奇而動。即清者之天也。陰之偶而靜。即濁者之地也。其初混沌未分。陰陽本一太極也。既分之後。又相感動焉。蓋天氣之感而至者。乃至虛至靈。主宰地体。以為地心。斯知地必有空虛處矣。是乃在地之天。而風雷水火之原。造化生生之本也。朱子嘗曰。地却是有空闕處。又曰。天之氣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此言也實先我而闡其幽者歟。愚因作此圖。最中一圈。乃虛靈之象。名此曰心輪。在河圖中央五點者是也。第二圈。陰受陽。陽麗陰。即水火妙合之象。已起於此。以陰陽言之。地陰胎天陽。以虛實言之。陽實抱陰虛。是為真陽真陰之合体。其陽之感於陰為震。其陰之應於陽為巽。有氣而無形。包在地心外。名此曰氣輪。在河圖。一二真陽真陰。三四雷風者是也。第三圈。雷氣之與風氣磨。而其熔成火。風氣之與雷氣和。而其潤成水。水火成形。而無定形。名此曰精輪。在河圖。六七水火者是也。第四圈。水得火而蒸出焉。其渟畜者成澤質。而風又竅於澤。火得水而炎上焉。其凝結者成山質。而雷又發於山。山澤周匝於地体。外面隆然突起。小大皆山也。窊然低窪。淺深皆澤也。人與萬物生死於其間。以成世界。是地面也。名此曰形輪。在河圖。八九山澤者是也。第五圈在於最外者。人與萬物之托於地氣中。猶鱗介之在水中。人徒知所踏之為地。而不知地氣之為地。乃至謂風雨霜露。亦自天而降。可謂謬矣。蓋地氣上發。必有其限。猶水面也。限以內皆地也。名此曰限輪。在河圖。十點者是也。舊圖置之五點外。愚則改移之於最外。前圖可查也。其有一線界四輪為兩片者。是為地偶判合之象。地体初其得天氣也。闢而受之。翕而保之。密合以成一塊。凡其產於地者。雖有小大長短精粗美惡之不同。而率皆具此象。至於人。尤為精英。則形軀亦分明。見其為判合矣。今圖中一線。乃點其象焉耳。凡是地体。歸藏之概也。讀易者能翫其象。推其數。沈潛反覆自得諸心。則此圖庶乎其為察於地理之一助矣。

壯歲著言志錄一卷。踰耳順著後錄一卷。七十而著晩錄。八十而著耋錄。其學之造詣。就此四卷可見其全体。至老而困勉不已。亦可見矣。嘗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只此一知。即是靈光。可謂嵐霧指南。又曰。靈光充体時。細大事物無遺落。無遲疑。又曰。學貴自得。人徒以目讀有字之書。故局於字。不得通透。當以心讀無字之書。乃洞有自得。又曰。吾欲讀書靜坐打做一片。因自試之。讀經時。寧靜端坐。披卷涉目。一事一理。必求之於心。乃能默契之。恍有自得。此際眞是無欲。即是主靜。不必做一日各

半工夫。又曰。余弱冠前後。鋭意讀書。欲目空千古。及過中年。一旦悔悟。痛戒外馳。務從內省。然後自覺稍有所得。不負於此學。今則老矣。少壯所讀書。過半遺忘。茫如夢中事。稍留在胸臆。亦落落不成片段。益悔半生費力無用。今而思之。書不可妄讀。必有所擇。且熟。可也。只要終身受用足矣。後生勿蹈我悔。又曰。濂洛復古之學。實為孔孟之宗。承之者紫陽金谿及張呂。雖有異同。而其實皆純全道學。決非俗儒之流。於元則靜修魯齋。明則崇仁河東餘姚增城。是其選也。亦雖各有異。皆一代之賢儒。其遡濂洛。則一也。上下千載。落落唯有此數君子而已。吾取而友之。於心樂焉。此數語可窺其學術之一端也。

一齋於我邦學者。唯推藤原惺窩。嘗就矢藏賜邸園中。營一小祠。掛其肖影。以致欽仰之意。曰。惺窩藤公答林羅山書曰。陸文安天資高明。措辭渾浩。自然之妙。亦不可掩焉。又曰。紫陽篤實而邃密。金谿高明而簡易。人見其異。不見其同。一旦貫通。同歟異歟。必自知然後已。余謂我邦首唱濂洛之學者。為藤公。而早已并取朱陸。如此。羅山亦出於其門。

余曾祖周軒。受學於後藤松軒。而松軒之學。亦出自藤公。余欽慕藤公。淵源所自。則有乎爾。

一齋講說六經。理義深奧。辨說詳細。足動聽者之心。昌平學歲首。例開講白鹿洞掲示。毎一齋講之。聽者數百人。莫不感悅焉。嘗曰。講說之時。只要我口之所言入我耳。耳之所聽再返於心。以為自警。吾講已有益於我。不必問聽者如何。又曰。講書與作文不同。作文只要翻習語做漢語。講書則翻漢語以做習語。於教授為第一緊要事。不可視為容易也。

一齋作文以八家為法。尤貴韓歐。於明則學王文成。每欲作一文。必先或坐或臥。以養精神。蓄氣力。豫立其趣向。波瀾頓挫。首尾照應。設諸胸中。猶畫者立其匠。工者定繩墨。而後始起筆。於是千言立成。雖然句句字字取法於古人。極其精密。改而又改。殆經十日。而後初脫稿。常曰。人好用實字。離其文。吾則用虛字飾其言。平生所熟讀之書冊。朱綠紛然標出句法字法。是足知其精練也。

如詩則一齋所不任。然其精練不異作文。嘗曰。文能達意。詩能言志。如此而已。綺語麗辭。比之佞口。吾

曹所不屑焉。又曰。文詞可以見其為人。況復留貽於後。宜以修辭立誠為眼目。

一齋弱冠以後。不用意於筆札。然四方來索字者。月不知幾十也。晚歲尤多。興到則隨意一掃。不費按排。而位置得宜。至筆力之遒勁。則謂之天然可也。

治家財利出入。飲食衣服。井然有法。擧家三十餘口。同竈共食。庭無間言。又施恩於親族。有同姓及姻族貧困。殆至亡家者。傾家產資之。義苟有可施。不惜百金。因存祭祀者數家。嘗曰。雞鳴而起。人定晏息。門內肅然。書聲滿室。道行妻子。恩及臧獲。家無酒氣。廩有餘粟。豈不至奢。儉不至嗇。俯仰無愧。唯守清白。各有其分。如是亦足。又曰。不親親戚者。於他人亦疎薄。不追往事者。於當務亦苟且。凡交道勿忘厚字信字。又曰。人乞物於我。勿厭。我乞物於人可厭。

一齋又厚喪祭。嘗著喪祭論三卷。家本世世葬於僧寺。不欲改葬之。故雖擢儒員。而不乞葬地也。嘗曰。吾家葬祭。曾祖以來用儒式。但遺体托之僧寺。從國法也。既托之。不得不禮敬。儒者多疏遠僧寺。是疏祖先也。不敬亦甚。

其修己嚴毅方正。接人則極平恕。人有過失。而訓戒之。則先肅容貌。正辭氣。而莅之。開誠實。而置其人之腹中。是以聽者莫不畏縮而改過。嘗曰。與少壯書生語時。若加警戒。則聽者厭焉。但就平話中。偶寓箴戒。則於彼有益。我亦不至煩瀆。又曰。訓戒人時。語要簡明。要切當。勿疾言。勿詈辱。

平生養生極至。自壯而好刺鍼。有鍼醫村井快悦者。極為妙手。嘗受其傳。日夜刺鍼。以防病於未萌。是以躋耋壽。而不衰。其說不一。而足。今擧其一二。曰。視聽言動。各有其度。過度則致病。養生亦不外於

吾道。食物有口好而腸胃不好者。有腸胃好而口不好者。腸胃好者皆養物也。宜知所擇焉。觀花木以養目。聽啼鳥以養耳。嗅香草以養鼻。食甘滑以養口。時揮洒大小字。以養臂腕。徜徉園中。以養股脚。凡物得其節度。皆足以為養耳。又曰鍼者鍼也心之鍼也。非幾纔動。即便箴之可也。至增長則得効或少矣。余好刺鍼。値氣体稍不清快。輒早刺心下十數鍼。則病未成而潰。因悟此理。

一齋性澹泊。至飲食衣服及文房諸器。無嗜好。平生好烟茶。嘗自警曰。酒是水火之合。水其形。而火其

氣。故体軀喜之。烟茶起近代。然人亦多好之。以茶能發水之味。烟能和火之味也。然不可多服。多服則害人。況於酒尤甚。余嗜烟茶。故書以自戒。又曰。人往往以文房諸翫寄贈。余固無翫物癖。常用机硯。皆係六十年外舊物。但人之寄贈。出其厚意。則不欲贖之。故每姑置之坐右。然不知者視而謗。以為翫物喪志。余曾不以此介諸意。因復自警。謂。人做事各有意趣。徒視外面。妄毀譽之不可。祇足以視己之不明。無益也。

一齋愛測時器。坐右常置數器。著磕子時器雜著二卷。嘗曰。其好尚有異世人者。好大不好小。好厚不好薄。好堅不好脆。好素不好飾。素則主實用。堅則少壞損。厚則緊慢勻。大則輪位整。其製出於古者。具此四好。故愛之。而稱鐘叩擲鳴舶用者。皆有實用。是以置此數種耳。其所以愛則時器之為物。固為測天用器不可闕者。而其製以西洋為密。因姑資彼焉。又曰。吾輩有辨識者。既能擇器之有用者。而藏之宜有所監。其不息者以自強。是謂效天行之健。卽其曰愛日。曰惜陰。亦皆於是乎資焉。學人日程不可不嚴。就業大抵通晝夜四十五刻了可。

過此數恐難續。學人固夙興夜寐。尚有飲食梳浴接客等事。又并寢食。則課業時刻亦自宜多也。宜寘時器。時時觀省。以警怠惰。余少壯時。恒寘此器於案上。以資課業。太得益也。

所著古本大學旁釋補一卷。大學摘說一卷。中庸欄外書一卷。近思錄欄外書三卷。傳習錄欄外書三卷。白鹿洞揭示問一卷。揭示譯一卷。九卦廣義一卷。呉草廬定論一卷。禿毫聚葩一卷。愛日樓稿本三十卷。濟厳略記一卷。初學課業次第一卷。續錄一卷。俗簡焚餘二卷。課蒙背誦一卷。前之所

舉。無慮數十卷。存於家。其他零細小著。或未成編者。不勝枚舉也。

一齋嘗寄納愛日樓文詩四卷。言志錄一卷於伊勢豐宮崎神庫。托之海舶。舶偶逢颶覆沒。既而行李漂浮。達勢之岸。土人開之。則內有一齋所納之書。完全不損。因而致之文庫。一以為神助云。

一齋雖奉宋儒之學。實欽慕王文成。凡關文成之事者。莫不罔羅蒐輯。嘗獲文成真蹟墨妙亭詩帖。珎襲不翅趙璧。凡墨蹟存於我者。百方收之。雖難得者。則命人而雙鉤填墨。以藏之。輯愛日樓[illegible]帖

三卷。文成之生。在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而一齋之生。亦在安永紀元壬辰。中間隔三百歲。昔賢有云。五星聚奎。濂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陽明道行。五星聚室。在正德十六年。為文成五十之時。文政四年三月朔。日月五星聚室壁次。曆家稱曰合璧珠。亦在一齋五十之時。天之降祥。殆非偶然也。

門人若山極將之南海。謁一齋告別。一齋曰。聞汝往由海道。來由山道。海道山水平遠明媚。雅俗共喜之。是反汝性者。山道則不然。危峰巉削。溪流箭激。目眩足掉。喜之者。欲終身其間。莫奈惡者之多也。極。於是大有所悟云。其曉人多類此。故人亦心服焉。

一齋嘗作朱子不疑古文尚書辨。作璿璣玉衡說。嘗曰。尚書有古今文。而今之所傳即古文。經無可疑。宋以後信疑分曹。近世閻若璩著疏證。而毛奇齡寃之。是也。凡五經中確言之夥。莫若此經。乃妄涉汰之。不翅非尊經之道。而更有非經之罪。蓋一齋學術宗宋儒。而依明儒。不喜分析。而主一本。不貴該博。而要深造。其得力則在達心之靈光耳。

〇安積信。字思順。通稱祐助。號艮齋。別號見山

樓。奥州人。仕德川氏。

陸奥國安積郡郡山八幡祠史祝安藤親重子也。幼好學。頴異有奇才。慨然奮曰。僻鄉乏師友。豈可成志乎。乃負笈來江戶。從佐藤一齋學。時年十七。遂入祭酒林述齋之門。名聲藹然動都下矣。

艮齋嘗著艮齋間話二卷。同續編二卷。議論切實。未嘗有間言語。森田楨為序。有言曰。先生學德之盛。固不待贊詞。但親炙之久。有以窺其一斑矣。先生之學。以躬行心得為要。雖已有得。未敢輙自信。必体驗之久。然後筆諸書。故雖係一時游筆。皆平正

切實自肺腑中流出。要非耳剽目販者所能彷彿也。楨自今益加鞭策。學先生所學。果能一意鑽研。久而有得焉。則其於先生之言。必將油然悦懌。手舞足蹈之不暇。奚啻如芻豢之悦其口哉。云云。近藤忠謹又題卷首曰。瞽天之波起于濫觴。凌雲之材生于寸蘖。人心之動也甚微。其發也甚著。善則足以安四海。不善則無以保一身。為舜為蹠。間不容髮。要在乎慎獨而已矣。寶鑑可以辨妍媸。靈龜可以察吉凶。往古之治亂。乃方今之龜鑑。善者傚之。不善者戒之。要在乎反躬而已矣。此書雖係一

時渉筆。聖賢之旨。治亂之迹。錯陳臚列。而於反躬慎獨之功尤致意焉。王侯閲之。可以知齊家治國之道。士庶誦之。可以知守身勤職之方。其有益於世教匪淺。而題曰閒話。蓋謙云。

艮齋少時僑小川街。與井戸恬齋相鄰。因結交誼。屢過從。輙置酒論史。或賦詩以遣興。恬齋弟董烈子浩齋亦厚訂交。時艮齋一貧如洗。老屋徒四壁立耳。恬齋父子甚憫之。交口推奬。以是生徒稍稍聚。遂得成家。故終身弗諼其德。平生推奉不置云。

艮齋固以文章鳴。嘗論文曰。凡作文之法。不必六經也。不必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也。辭達而已矣。彼剽剝經典。襞蹟子史。湊合補緝。如裂錦縠而紉之。可謂之辭達乎。抗撫韓柳之文。摸傚歐蘇之法。掇精咀華。守其繩尺。可謂之辭達乎。吾所謂辭達云者。能自攄胸臆。出機軸。而成一家言者也。道以主之。氣以行之。秩乎其有序也。粲乎其有章也。洋洋乎其有体且有要也。至其徵材屬辭。則博取而曲陳之。經緯而錯綜之。如衆花釀蜜。蜜成而無香色可尋。如玄黃金碧皆入鑪鞴。而成神丹。其所取雖博。而守之也約。其所陳雖曲。而裁之也純。故

其取法。不必六經。而未嘗不原乎六經也。不必秦漢。而未嘗不出乎秦漢也。不必唐與宋與元明。而未嘗不取乎唐與宋與元明也。今夫良醫之治疾。隨其症之輕重淺深。百物劑各不同。有時而參耆。有時而苓連。雖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亦莫不入其刀匕。而致起死肉骨之用也。要在乎治其疾而已矣。六經四子之言。歴世名賢大史之文。以至於老莊申韓佛氏之語。苟可以充吾用者。取以入其機杼。融化渾成乎一篇之中。而粹然莫不會於中正仁義之道也。要在乎達吾辭而已矣。若夫沾沾焉

剽剝秦漢。規撫韓柳。陳古人已棄之芻狗。而狙宜之尸祝之。而不知自出機軸。成一家言。雖其文能類秦漢。似韓柳。亦優孟衣冠。不足尚也。持論率類此。

艮齋又有詩名。今錄三四首。

鏤雪裁雲深映簾。輕陰澹日艷逾添。玉環飛燕兼双美。天下惟君獨不嫌。櫻花

仙人綽約在蓬瀛。霧縠雲綃絕世清。海外信風無此種。長敎豎子浪成名。仝上

一別鄉關夢欲迷。百花飛盡草萋萋。男兒未遂酬恩志。遮莫山鵑抵死啼。聞子規

寂歷秋波浸夕暉。文鴛失侶欲何依。蓮中零落班姬扇。江上沉淪楚客衣。今夜水亭聽雨臥。往時蘭棹採花歸。一池榮悴遽如許。莫怪人間幾是非。殘荷

艮齋嘗作十二屬詩。命意奇拔。頗膾炙人口。詩云。上蔡公子感廁鼠。函關真人跨青牛。我亦跌狂欲搏虎。老去徒成兎窟謀。十年空學屠龍技。灰線草蛇費冥搜。天馬行空何可及。羚羊落角迹難求。優孟衣冠類猴戲。郤羨雞口才更優。不如遊獵牽黃犬。射殺豪猪堆林丘。

艮齋少時極貧困。然每自激昂曰。身既投耒耜。披逢掖。抗顏稱師。苟安於小成。不肯竭力於斯道。窺聖賢堂奧。而遂與卉蟻俱泯。豈不愧男子七尺之軀哉。天地日月。今猶古也。山岳河海今猶古。何獨至於人。而古之不若哉。子思子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使子思子大言欺人。則當無此理。如其至誠誨人也。苟致百千之功。奚古人之不可及也。其有自立之志者。如斯。

艮齋於二本松儒員今泉德輔為從母兄弟。幼時就德輔借書讀之。作文章就正。德輔擊節歎賞。語父母曰。此兒必為偉器矣。後果如其言。德輔死。艮齋為之傳述其德云。

艮齋之在林氏之門也。晨夕孜孜勉勵。或與同窓儕輩。剪燭論經。往往到雞鳴而不已。祭酒述齋目曰。思順志強氣銳。後必有成。常以告人云。

艮齋初下帷駿臺。敎育生徒。讀書之樓。遠眺富岳。扁曰見山。後遷居麴坊。從遊者益衆矣。

天保之末。幕府下令。振興學政。於是諸藩風靡。絃誦

之聲。殆遍天下。以艮齋鄉貫為奥之二本松藩侯
擢為教授。既而大將軍召賜謁。無幾特旨拔補于
昌平學教官。人以為異數。
艮齋老而益壯。年踰六十。學殖文章。卓乎為後進所
攀援。挾書而踵者。陸續盈門。列侯以下。相延聽講
經。殆無虛日。
艮齋文略四卷。同續三卷同詩略一卷。蓋係藩儒時
所作。而其榮擢以後之集。則未上剞云。
林藕溪嘗為艮齋文略續集序云。初翁之出東奥。來
寓一齋先生之塾。遂入先考快烈之門焉。時予齡

僅十一。每就一齋先生學。旁聽翁之論說。亦不少。
翁於亡兄榧宇。則切瑳之用友。而於予則指摘之
先輩也云云。時藕溪掌文職。為天下儒宗。而推尊
如斯。
艮齋設科。一以經術為本。而未嘗汲汲乎詩文。獨謙
恭自持。虛襟接物。推轂後進。如不及焉。於是門下
諸士。皆知所當務。各隨其器局而有所成。此固雖
發于艮齋神會之餘。而亦得之於其師一齋。一齋
為教方峻嚴重。以躬率之。故能甡甡造士。門庭桃
李之盛海內罕比。而艮齋出其門。豈得無淵源于
一齋也哉。
艮齋嘗讀小野泳沂田園雜興詩卷曰。予為童子時。
與農民雜處。頗知田家興味。便欣然欲綴詩。而寒
鄉無書。石湖且不可得。尚何望陶柳。當是時。倘得
泳沂此卷閱之。其資吟料。顧不多矣乎。因展玩數
回。
二本松侯嘗於別邸設散樂。召艮齋觀焉。觀畢。侯賜
盃曰。頃者汝蒙謁見之命。豈唯汝承榮寵。抑寡人
邦國之光。汝其釂之以酬。勿辭也。艮齋惶恐奉命。
退而有句云。邦光一語泰山重。感激裁詩貽後昆。

以鳴優遇云。
艮齋嘗題赤壁圖後云。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
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
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
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
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為之加照。風為之加清。江山
為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
智力。以精兵三万。破曹瞞數十万之衆。可謂千古
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
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賛嘆

之不已而善書者又摸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万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況聖賢君子道德之懿昭晰于宇宙者哉

所著有論孟衍旨、南柯餘編見山樓集論語塼註、車輿考等。

艮齋歸省東奥則有東省日錄遊歷總房則有南遊雜記東省日錄中有云曰四月朔晡時達郡山上堂拜二親並年踰七十鬢髮皓然猶健見予至喜甚勞慰備至亟命酒兒孫環侍歡暢至夜分始罷。予遊寓二十年未沾儋石之祿每歸省輙行李蕭

然而二親解顏歡笑如為兒時。漻然相忘於窮通之外。據此則其歸省蓋在于未仕之時也。

艮齋其先出自比止禰命比止禰命安積國造也。民思其德建祠於阿賀岐山延暦中坂上田村麻呂東征過阿賀岐山因祭應神天皇於此後世稱曰八幡祠比止禰命子孫遂為史祝綿連相承至父安藤親重兄重滿皆奉先職凡五十餘世云。

艮齋始入林氏之門也時同社有竹村悔齋與艮齋年齒相若業亦相頡頏乃相倶講習切劘既而悔齋以奇節死。艮齋深惜之常以為言云。

古賀穀堂嘗自稱顔仙又扁其室曰小洞天。人或謂神仙之說怪誕不經而穀堂有取焉恐非所宜也。艮齋為之記以辨之。人人傳誦其文矣。

○竹村賁字伯實初稱蘋可後號悔齋三河人。家世業醫。悔齋束髮為書生從佐藤一齋學即已頭角嶄然。詩才尤警拔一齋咨賞期以遠器而跅弛不羈窮甚貧一老屋依硯田作生活凝塵滿榻缾無儲粟不恤也。

悔齋性剛直見以才學自矜者必折其角面頸發赤不顧學者多畏避焉而坦懷無城府一定交必存

終始有過必披肝胆規之語及忠孝節義事必泣。故人亦愛重之。

于時祭酒林述齋道德文章為一代之山斗學者爭執贄悔齋亦著籍。述齋善陶冶人才碩儒名士多出其門然述齋得悔齋大加激奬嗣子檉宇大寵遇之。每會門生賦詩輙命悔齋執牛耳篇成輙相商搉不得妥適不措。由是益自勵格力大進。

藩侯聞悔齋名賜俸為侍講受業者亦相錯聲名籍籍如也。

有一儒生選刻近人詩以牟利不以刀玉砥出財者即

收之刺戕大會鄰人於酒樓悔齋深鄙之作長篇
痛加譏彈齋赴宴於衆賓塡溢之中徐出諸袖坐
人傳觀皆失色有恚而譁者悔齋談笑自若時山
本北山在坐擧巨盞屬之曰子作絶佳然非我轄
陳孟公乃罵坐灌將軍也悔齋微哂釂巨盞拂衣
徑出一坐大驚
林述齋接韓使於對馬屬松崎慊堂示奚所須窩小
稿俾爲之序奚所須窩悔齋書室名也韓客丞善
臣李明五李顯相皆嗟賞製序云
年及三十大有所悔因自號悔齋喜經術砥礪名節

藩侯頗寵用忠鯁不阿屢以直言忤權臣被擯而
齗齗嶽嶽之氣不少挫賦行路難一篇見志忠憤
淋漓長歌過慟有夔州風骨遂殉奇節年僅三十
六時人莫不惜之
悔齋傾而癯眼有異光其詩初學韓蘇晩喜黃陳每
厭近人纖弱之風獨標勁健縱橫排奡奇趣坌涌
自建一壇坫與柔筋脆骨假塗澤以鬪靡者迥異
嘗語人曰吾就詩席得題先揣坐人所營度意料
擲之別出新意故往往獲頷下珠然不太佳則大
惡矣

述齋聞悔齋赴歎曰悔齋同艮齋俱遊于我門學術
相若年齒亦相似倘假之年則未可輒知其優劣
也
一日大雪悔齋過城闉得截句乃訪艮齋爲誦曰雪
詩寒酸不堪讀我欲一語壓諸家應天門外輿僮
集百金椀空十畝花誦畢笑曰古人詠雪皆陳套
予此作雖不佳未曾經詩家口吻是眞陳家法也
居在半藏門外濠水如鏡鳧鷗出沒偶得倒鳥激恬
波之句自謂逼涪翁意得甚又抵八王子村跨馬
而歸得看山時倒騎之句因思其對屢作竟不愜
意其精鍊不苟率此類也

菊地士素遊長崎社友會餞于本多伯懋宅悔齋即
席走筆似士素且歎曰吾年踰三十髩髮有數莖
白者歲月易邁志業難成故落句及之即集中所
云努力秪應報知己髩邊看我數莖絲是也酒闌
悔齋俱艮齋先辭月明如晝携手行語抵祖橋別
悔齋以是夜殉奇節此作乃絶筆也艮齋每讀遺
稿追想爾時情事未嘗不涙潸潸下云
林檉宇最痛惜其死爲選訂遺稿鋟梓以傳上卷悔
齋少時所手定下卷則檉宇就其亂稿而撰錄之

林氏別墅在城北谷中村。述齋每宴賓僚於此。輒未嘗不召悔齋。雖述齋或阻事不赴。悔齋未嘗不到焉。墅有老桂樹。大數十圍。悔齋酷愛之。花時必往觀。終日盤桓其下。賦詩自娛。多為警拔。

其居嘗燬于火。朋友争来弔。悔齋笑曰。是可賀不可弔也。因地坐劇論太極。欲定鵝湖未了之案。曽不問家具存亡。世相傳為佳話。其脱俗率類此。

悔齋就死也。從容書闌題句。蓋有所寓也。

艮齋製悔齋遺稿序。中有言曰。伯實傾然長身。眼光烱烱射人。少時頗負氣。不撿細行。而好讀書。尤工

於詩。体格屢變。筆力彌高。而有一種雄邁跌蕩之氣。流溢其間。一時名匠鉅儒。皆推為射鵰手云。嗚呼使伯實尚在。其詩必當追配古人。揚振一代風雅。豈不惜哉。雖然伯實忠壮。長存於都人口碑。而林公以天下儒宗。又訂選遺稿。伯實死不朽矣。而信亦得掛名姓於其中。非深幸耶。

一齋嘗記悔齋殉節之事。其文奇古。附記於左。

左傳逸文。

洛伍黨。為中行氏宰。有寵而專。厚斂民。有國之發者。因民不堪命。欲除其疾。冬十月乙卯。怵惕懐刃往。方航突入。刺之。伍黨有力。三被創。猶能闘。拉發。發却手刃之。乃斃。發亦伏刃死。初伍黨夢見二龍。以為祥。使卜楚丘筮之。遇坤之剝。楚丘曰。凶。不出七年。君必有禍。仇亦弗免。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夫陰疑於陽必戰。物窮乎上必剝。天之道也。坤為良。剝喪其元。其血玄黄。不能兩全。於是乎衆背。而元喪不死何俟。夫易六位成章。窮則變。故曰。不出七年。剝為秋為冬。故曰。在九月十月之交。雖然古者有占夢。先聖王之所以使民遠罪也。故行妖而能懼。禍無自作。君盍慎

焉。伍黨曰。筮短也。吾何慎。楚丘歎曰。伍黨其弗免與。誣神矣。筮而不聽。聽而不從。如無筮乎。夫有寵而恃。禍之速也。雖微筮而已。固將及焉。而況於有兆焉。如之何其弗懼乎。必不免焉。及是七年果見殺。

○葛西質字休文。號因是。大坂人。其先陸奥人也。因是生于大阪。長于江戸。從平澤旭山學詞章。入林氏之門。而講貫於昌平學。遂以儒自命。延徒教授。膳所濱田二侯厚禮延招。以為門客。待之優渥。

因是為人豪快俊邁。蔑視一世。眼中無人。居恒解經
子也。抹殺舊說。盡出乎獨見。雖間有涉穿鑿。而新
意愈出。大悅老莊之書。謂曰。此與孔孟。其揆一也。
但後儒拘泥乎文辭。不能得其意。是以誤為異端
也。乃撰老子輯註。晚又著中庸辨錦。大學辨錦。莊
子神解。
因是甚口。辨論起請。能解人頤。始作莊子神解也。自
矜獨見。每見朋友。必談及之。乃言我胸中有莊子
全部文字。混合融通於虛靜淡漠精靈不昧之中。
而天機自發。此之謂神解也。

因是喜談詩文之法。蓋金聖歎林雲銘之流亞也。聽
者驚異。
因是與村田春海友善。嘗序其琴後集云。春海之文。
卓異偶傑。有唐宋八家之風矣。春海多之。
因是嘗酒間謂其徒曰。我觀經子也。別有慧眼。漢孔
安國以後。宇宙之大。其有幾人哉。
其莊子神解自序。奇拔跌蕩。足聳人聽。今不憚煩。揭
大要於左。曰。莊子著書乎二千年之上。我今讀其
書於二千年之下。其難易何如也。其難不在二千
年之久。而在歷世注疏諸家緡亂之。若二千年之

書。歷世諸家未始讀之。而我得始讀之。則莊子著
書之日。昨也。我讀書之日。今也。今日承昨日之書
讀之。猶對面聽談也。又何難之有。讀書者求知言
也。知必因官。官必在目。目觀莊子文字。心與注疏
逐。采穩含險。苟且折衷。躊躇四顧。以黙闇終。彼其
知與我別。謄寫莊子正文一本。隨手點句。畫章稍
覺開暢。難解之文。胸臆常藏。思之而不得。未忘言
也。不思而或得。已忘言也。有時得諸就臥未寐。有
時得諸醺醺微醉。有時得諸曳杖委遅。或對月得
之。或背燈得之。日與月與杖與酒與枕。非讀書之

所資。而寤焉。不知誰通之。誰諭之。此其神與。今承
二千年之古書。置之几案上。目之與文。相去其間
不以尺。是既無二千年之久矣。其昭然神者受之。
其昧然不神者求之。雖既無二千年之久。尚有不
盈尺之遠。又目中僅有双開紙上若干行文字。而
無全部若干篇文字。此之謂官知未至。神欲未行。
夫偃枕曳杖飲酒對月背燈之時。目無双開紙上
若干行文字。胸有全部若干篇文字。莊子嘗欲得
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忘言之人神矣。嗟呼。仰望俛
視。天地之間若此闊矣。近思遠想。自今至古二千

年若彼悠矣。然而急言者其有幾人哉。

○寺門良、字士温。號靜軒。江戸人。門氏之先。蓋出自廣瀬長門守義本。義本係新田左中將五世孫。正長三年入三井寺而終焉。其子義行。東下屬佐竹氏。改氏寺門。世住水戸云。父名勝春。母田中氏。生母河合氏。

靜軒以寛政八年。生于江戸。育外家河合氏。幼失怙恃。既長磊落俊邁。家道頗寒。始改志讀書。稍覺有所會。遂遊四方。

靜軒文政年間歸江戸。慨然謂。今儒雖賤。挾書送生。庶幾不辱先人。褐衣以終。亦不負舊君也。乃僦家下帷。從遊稍集。

天保年中以蔵著江戸繁昌記。嬰憲見逐江戸。不得復以儒立於世。於是削髪毀形。風流自命。自稱曰無用之人。

靜軒嘗作生壙。自撰壽碣誌曰。適來者夫子時也。適去者夫子順也。其去未可知。其來莫非有事也。事之成者。必有功於家於國於世。而大則可廟。小則可誌。物亦有用乎人。而後銘。人而無用奚誌。靜軒居士老矣。漸將去乎順。友人松本子拜謂之曰。子

貧困如此。顧百歳之後。激帷或不給。況碑碣。予今贈以一石。宜預自誌。居士拜曰。交義之厚。死有餘感。但得罪於國。而不孝於家。何誌之為。曰。罪與不孝子之變也。誌於不可誌。亦復變耳。以變處變。曷不可。曰。敬奉教矣云云。又嘗賦詩曰。

衰頽比似荻蘆萎。流徙東西無不離。無用存身吃死飯。有緣惠石築生碑。未知異日葬魚腹。但悔當年竊虎鬚。罷釣歸來呼碗酒。醉吟擁鼻被兒嗤。自注。駿餘叢考曰。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詠其上。事見唐書。然不自司空圖始也。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為春秋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書。姚最自作壽藏於万安山。署兆曰。叔居穴。墳曰復真堂。盧照鄰預為墓。區皆在司空之先。今玆予亦作生壙。因得此句矣。

靜軒始從田口其學。後寄食山本緑陰。學作詩。遂入寛永寺。讀史書。名聲藹然。動都下。

靜軒嘗與齋藤陶皐、石井繩齋、芳川波山、中村橘園、小濱大海輩締交。諸子皆長於靜軒若干年。而詩

酒之會。議論紛錯。排闔古今。靜軒不在皆不樂。蓋
以其天資頴敏。而謙虛慤實。自有使人傾瀉者也。
其友齋藤陶阜死。其父老而無所依。靜軒養之終身。
其與朋友交。而有終始。率此類也。
靜軒見逐江戶後。局促轉徙。八年間凡七移居。有詩
云。
天公不與買山貲。仍向塵寰守敝帷。流水年從
駒隙過。轉蓬身逐鵲巢移。把舟作宅雖纔免。種
竹於窓豈暇為。猶幸清時文易買。妻孥啜粥不
啼飢。

志摩小濵大海。嘗書壽碣誌後曰。子溫以戲著得謗。
因以被罪。蓋冶長縲絏。於子溫無傷也。昔者崔浩
作史被殺。韓愈上表被竄。文字引禍。名賢猶有。子
溫雖蹈禍機。止錮仕途。免殺與竄。亦聖代寛典。在
子溫則當感戴恩惠之渥而已矣。亦何恨焉。但其
誌。子溫自撰則其美事卓行。皆隱而不言。蓋嫌其
涉矜伐也。以大海所見。子溫奇士也。義士也。清白
寡欲之人也。蓋其先人有二子。沒時長者承家。而
子溫尚幼。以別業附子溫。母以養子溫。子溫長。母
氏沒。而其嗣父為仕者。有故去邦。子溫悼其宗絕。

而伯兄淪落難立。慨然棄其業。所得之金盡獻諸
兄。以為衣食之資。而己則一錢無私。特以一双繍
紩刀剝落垢弊者隨身而已。子立孤苦。人之所不
能堪。而子溫則能處此。默無恨色。嗚呼世之以利
為心者。錙銖不讓。則骨肉仇視。況其他乎。使其見
子溫所為。則不羞死者幾希矣云云。
靜軒自戲曰。江戶丁男相罵。以傖父混堂中例稱傖
父。互謝短。田舍人嘗謂予曰。觀江戶人。幼必怜悧。
及長漸愚。予甚以為然矣。予幸生江戶。而不免傖
父罵。不幸生江戶。而漸愚。遂老。嗚呼。

嘉永年間。靜軒依其氏。税居其屋。居臨墨水。對景暢
懷。數旬間賦詩一百首。刻以贈交遊。題曰江頭百
詠。詩意奇拔。語氣峻爽。間又有警世諷人者。今抄
四首。
頭驢可知矣。向世曷追蠅。愛水故來耳。斷塵則
未能文人門外漢。沙鳥眼中明。幽獨江樓晚。烹
茶遲月昇。自註。我以彼為門外漢。彼亦必以我
為門外漢。顧不止文人。世亦措我於門外。天亦
措我於門外。所以半世流落。不得安居。然不為
門外漢。則何以得縱情于山水。天蓋陽外之。而

陰內之賜亦多哉。獨所恨者學不能升堂。終老於門外。是可嘆也。

簾前棲鳥起岸暗水光浮。側臥吹烟處曉帆上枕頭。

江心月湧浪如銀。旋看綠雲遮桂輪。波影乍明還乍暗。無心雲惱有情人。

我無大道以生財講舌支飢抑拙哉。畫餅堪啥徒飽眼。米船逐次上欄來。

靜軒遊越之新潟。寓居數月。略記所見聞成一書。名曰新潟繁昌記。梓以行于世。

靜軒遊新潟。或謂靜軒曰。越女美則美然不堪上語不雅。冊息夫人可。靜軒笑曰。西施生于越。眞妃生于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呉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

其新潟繁昌記中。審品妓女。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傷於道乎。靜軒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其人黙而退。

所著有江戶繁昌記五卷。同後記二卷。靜軒一家言數卷。靜軒漫筆二卷。江頭百詠一卷。靜軒文鈔二卷。

靜軒在新潟。愛妓阿今者。贈以一絕云。玉蕋吹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門生某等酒間嘗謂曰。先生遇事之後。困踣屯蹇。極嘗酸苦。意謂當憔悴不支。何料眉宇更伸胸界益

闊。康健如故。吾輩不勝欣勝也。靜軒笑曰。人生行客。天地遽廬。第與兄等樂一日已。絕無憂悶色。門生益服之。

靜軒嘗有賦墨水春興詩云。哀絲豪竹紛如沸。春正深時舫正多。謂人曰。鎌倉盛時。江島金澤亦如此否。當年莫人記之。其世態事狀。在今則茫不可識。居士昔戲著。於是乎不為無用也。作文鳴盛。吾輩所以酬太平之恩也。與偏執學派。高論性理者。大逕庭。

○豐田亮字天功。稱彦次郎。號松岡。以字行。水

戶人仕本藩。
大伴氏之裔。父曰信卿。好讀書。天功幼背頌誦史。能
文。在民間。才名夙聞。一時藩侯聞之。賜以廩米。來
寓藤田幽谷之門。東湖與之相切劘。青山佩弦齋
亦善交之。
青山拙齋為江戶藩邸總裁。策問諸生。天功年十九
作禦虜對。讀者驚嘆。尋不得意而還鄉。刻苦讀書
者十年。適會烈公勵精圖治。奬擢人才。召天功為
學職。兼彰考館編修。
天功撰佛事志以獻。烈公驚異。以編修委之。尋又獻
氏族志。方撰兵志。而烈公致仕。東湖囚居。天功憤
激與同志來江戶。詣閣老辯冤。以是獲罪。禁錮於
家五年而解。又四年而烈公之冤始雪。天功再補
編修為總裁。尋撰食貨志。又撰兵志以獻。
烈公薨。嗣侯繼述。命天功畢其功。刑法志尋成。其餘
未成者。將陸續纂輯。而乍嬰病。以元治元年正月
没。年六十。
天功以文化乙丑生。東湖以丙寅生。而佩弦齋之生
在丁卯。年齒殆如兄弟。是以三人平生相交最密
矣。佩弦齋初未知天功。其十一二歲時。父拙齋夜

歸自邸。挑灯細書。既成朗讀。即豐神童歎也。於是
始知有天功。而傾意締交云。
天功為人剛果。膂力絕倫。於書無不窺。而尤邃於史
學。證據古今。論辨是非。如蠶吐絲。及其操翰辭鋒
健快。如風擒陣馬。天功既有軼群之才。而又有數
十年之積學。其學也苦。故得之精。其積也深。故發
之銳。蓋自義公建彰考館。已二百餘年。人才輩出。
而大日本史志表未成。天功生於其後。不幸而沈
淪者再矣。然學問之該博。考據之精與儲積之深
厚。辭章之雄健。皆基於此。然則天之所以苦天功。
乃所以成先輩未遂之功。而識者固嘗期全功矣
而中道奄忽。人皆歎之。
當烈公時。天功東湖之名聞天下。東湖以才。天功以
學。皆奮其所長。以事烈公。烈公中道而摧折。數年
而奮蟄。未幾而天功没矣。烈公亦再獲譴責。轉盻
之間。登仙不還。為世人所惜。
天功著述極多。奉命撰著者。有北島志。烈公行實。其
論海防者。有靖海全書。自述憂憤者。有明夷錄。雞
鳴錄。晩年留意經義。有論語時習錄。新進後生見
天功著書之易。或以人淺學謾擬之。豈知其蘊蓄

有淵源哉。

天功終於班持筒頭。食百五十石。娶黒羽氏。生六子。長靖。好學。有父風。次鴨之介。夭。次司馬三郎。亦夭。次友徳。出嗣小松崎氏。次揮。次達。

青山佩弦齋撰其墓銘。銘曰。彰往考來。實有先公。紹實累世。未見全功。天功力學。何其雄也。勵志擔當。何其忠也。天乍奪之。厥業不終。問其郷里。深荻之村。問其葬地。常磐之原。爲箕爲裘。自有子孫。遺文炳耀。萬古長存。

○藤森大雅。字淳風。稱恭助。號弘庵。別號天山。江戸人。

其先出自信濃諏訪。廟祠其。父義正仕小野侯。娶遠越氏。生男。弘庵是也。

弘庵少好學。磨勵志操。雖在下位。不忘天下之憂。弱冠承父後。爲祐筆。兼世子侍讀。世子嗣立。弘庵以論事。忤權貴。致仕去。會年穀不登。物價騰貴。弘庵孥累數口。家無擔石之儲。而舌耕筆耘。講讀不懈。意晏如也。人皆捲舌。

弘庵始從柴理碧海。長野豐山。古賀穀堂。侗庵等而學。最善詩。又能筆札。性強記。於書無所不窺。然不屑屑乎訓詁。常以氣節文章自許。曰。士不幸不得志當世。則宜立言傳不朽。若夫一身存没。無所輕重於世。不足取也。

土浦侯延爲賓師。委以學政。兼郡務。興文教。革吏弊。功効漸見。而俗士不喜弘庵以羈旅用事。流言沸起。乃謝疾去。侯思其舊勞。給俸三人口。

弘化之初。移家江戸。下帷教授。弟子益進。侯伯執贄問道。諸藩執政。往往有就諮事者。

嘉永六年。米利堅艦來乞互市。幕吏疑懼。不知所出。弘庵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而水戸烈公奉旨建白時務。弘庵上芻言六卷。議論剴切。中時病。烈公嘉奬焉。大藩或有厚祿招弘庵者。固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不欲事二君。土浦侯聞而益賢之。給俸十人口。有所疑。則使人就問。

安政間。幕府大逮捕論者。世謂之戊午之難。弘庵與焉。弘庵夷然曰。吾得與范滂偕游於地下。亦一快矣。且死生有命。吾將委命以待天定之日也。吏欲處以重刑。而無其實。乃逐之。

弘庵見逐後。隱居田野。聲價益重。四方之士。聞風欽慕。爭趣其門。弘庵坦夷待之。論文弄筆。終日言笑

啞啞、人益服其量。

後黨禁弛、政令稍寬、弘庵特赦歸、臥病於家。有詩曰、

伏枕期年鶴骨支。猶聞時事思如絲。空餘滿腹
經綸作。把筆柱書絶命詞。

以文久二年十月歿、年六十四。葬於麻布曹溪寺。
所著有新政談・春雨樓詩抄・如不及齋文鈔等。
弘庵先配池田氏、後娶三阪氏、生三男一女。長男邇
承後。次曰連、出嗣江川氏。並仕幕府。次曰健、早亡。

○大槻清崇、字士廣、通稱平次、號磐溪。仙臺藩
人。

磐水季子也。幼而穎敏、受業家庭、及長、學于昌平黌。
十年後、歷遊東海畿内及長崎。下筆敏妙、才華富
贍、為中外名流所推重。

天保壬辰、藩侯擢列儒員、以季子別起家、頗為異數。
時年三十二、住江戸、為侍講。

磐溪素卓犖俊邁、無毫腐儒態。嘉永年間夙講西法
砲術、窮其蘊奥、是以闔藩師之。

嘉永癸丑、米國使節伯理始至。磐溪建議、主張開港。
是時議者多主攘夷、朝野囂囂。人或為磐溪危之。
磐溪夷然。

文久壬戌、移于仙臺、為養賢堂學頭、尋致仕。明治戊
辰之亂、奥羽諸藩合從擧兵。仙臺為之盟主。起磐
溪司軍國文書事。及事敗、以此下獄、既而被赦。時
年七十。

明治辛未、復來住東京、文酒談讌、優遊自適。世以驪
壇老將目之。

明治戊寅六月、以病終于家、距其生享和辛酉、得年
七十八。葬于高輪東禪寺。

磐溪為人軀幹長癯、性情真率、奉公謹慎、持身清儉。
與人藹然可親。然至論大事、則侃侃有不可回者。

磐溪少善詩文、晩年歸于簡淡雅潔。嘗曰、吾讀經自
抉出手眼、文章則有得于葛西因是・松崎慊堂、詩
則有得于梁川星巖。其推重前輩、而不高自標置
如此。

所著有孟子約解・古經文視・近古史談・寧靜閣詩文
集・奇文欣賞等數十種。

其客京師也、訪賴山陽。時生客雜沓。山陽揮而去之、
獨延磐溪於山紫水明處、對酌論文。山陽於人少
許可、特奇磐溪才。一見如舊知。酒間贈詩曰、雨窓
揮客取微醺。囊有珠璣獨有君。讀到一篇催雨記。

相留同酔細論文。他日復往。則談及外史事。磐溪曰。先生記勝家威望。曰鬼柴田。使唐人讀之。或認做幽靈柴田。山陽微笑曰。然。作夜又本自穩當。磐溪又論一部体裁曰。雜割據群雄於管理天下者。曰某氏某氏。讀者恐致統派難辨之惑。如何當時原稿無正記前記後記之目。後及剞加之。蓋從磐溪之言也

明治九年九月設追遠會。以祭父磐水之靈。蓋以當其歿後五十年忌辰也。是日會者。府下貴紳學士。無慮數百人。多係從事西學者。招請陸軍樂隊合

奏。蓋私招官樂是為始。其間魯人仁古來起演祝辭。竟繼以燭。以盡半日夜之歡焉。實一時盛會也。人傳以為佳話。磐溪有詩云。壁間高揭古真容。一辨焚香拜下風。取長終然補吾短。此心聊可報先公。勝海舟又贈和歌云。外津國乃文能波夜斯袁枝折世斯君賀伊佐遠袁美奈仰具加奈。

磐溪娶大野氏。生二子。長曰修二。次曰文彦。並以家學著。

磐溪甚愛陸中國磐溪山水奇勝。故以為號。晩年詩文稿曰愛古堂漫稿。卷首附以磐溪真景。

近世先哲叢談續編卷下終

明治十三年七月十日板權所有
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十日再　版

著　者　松村操
東京淺草東三筋町
五十九番地

發行兼
印刷者　武田傳右衛門
同　本郷春木町三丁目
十三番地

中山利質 編

南木誌

東京舊刻本

據東京舊刻本影印

中山利質編輯
長山貫　校訂

南木誌

東京書肆　萬延堂發兌

南木誌序

外給使氏家宗古出入予家二十餘年矣其為人灑落不以斂利紛華經意蓋外給使者賤僚也出入權門勢家皆悅以取媚比比皆然獨宗古在其間卓然自立可謂難矣一日宗古謂予曰同僚有中山文節者好讀書嘗讀國史欽楠公三世之忠烈又讀清張鵬翮忠武誌竊有感焉蓋武侯與楠公事業雖不同其忠烈則一世乃效忠武誌編纂此書名曰南木誌曰夫張氏者清之大臣其名籍甚一時宜使侯慰于地下也自顧某之賤劣豈敢比之哉予嘗屢見文節於　朝雖不知其為人何如亦宗古之所友必知非容悅取媚之徒也因取閱之歎曰古之於尊氏猶武侯之於曹丕司馬懿其唱大義討姦賊皆出于天理

之正炳如日星嗚呼使帝信用公謀則尊氏兇逆豈得遂其志哉夫尊氏得志於一時而身為天下之大僇兒童走卒詆稱其名公戰沒荒墅歿魂無歸而百世之下聞公風者洗心刺骨取義成仁之氣不覺油然自生其得失果何如也可謂天定勝人矣且公之所喜唯義而已何必其人之尊卑是問令文節與容悅取媚之徒接肩並膝獨知義之重如是則公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焉而宗古取友之不苟亦可併傳矣是為序弘化戊申仲春節山板倉勝明題於甘雨書堂南牕下

雪江關思敬書

敘

皇國君臣之義冠於萬邦而楠氏一家為其稱首父死而子繼之子死而孫繼之至雲仍來昆終不改南嚮之志殲其種族而止雖皇國多忠義之門善有一而無二猗嗟盛哉江戸大城給事中山文節平生欽慕中將嘗倣清人張氏忠武誌謀輯南木志聞我藩先輩津阪孝綽有忠聖録來請見之余為謄寫而贈焉文節大喜頗採入之又有所搜獲遂集大成之為卷者五楠氏遺事逸話及諸家所作題咏盡登於編欲梓以廣其傳屬余校且序之嗚呼文節之於楠氏亦可不謂忠臣耶余嘗竊謂我邦皇統萬世與天壤共敝雖曰神明之遺德而忠臣義士亦與有力於其間焉而莫前於楠氏者莫盛於楠氏後於楠氏者亦莫盛於楠氏至今五六百年士大夫欲忠於其君者皆法於中將是中將為天地植綱

常為人倫無軌範也萬世正道之鑑於是乎立矣故楠氏之忠於一時乃所以忠於萬世而文節忠於楠氏亦所以忠於皇國矣欲明法楠氏不可不詳楠氏事蹟欲詳楠氏事蹟舍此書將安求焉蓋此書之行必能廣於五脩扶綱常併人倫者亦不必小此文節之所以忠於皇國而乎所以深有取焉但久苦志行之美與子微之卑也伊侯賜序患之是華家之痕孰文为之故余不敢贅称其人而贊成其書不特成文節之志亦所以成津阪氏之志而余平生之志亦自行於其間焉是可無一言耶乃不拒文節之請而爲之序

嘉永己酉孟夏念有九日津藩鐵研學人齋藤正謙謹撰并書

自敘

余嘗讀清張鵬翮忠武誌有感焉自古名臣良將直乎之其人無若楠公忠義貫霄漢徹金石其鴻勳偉烈彰彰乎在人耳目五百年於今猶植世道人心於無疆豈不猗且盛哉但恨從未爲楠氏記著之書未覩集其成如忠武誌者也余居恒慨焉亦自揆淺陋官務鞅掌之暇每見有國乘及詩文雜記關係于楠氏者隨而蒐錄竊效張氏體裁略將就緒名曰楠木誌後雖得藩先儒津阪翁東陽忠聖錄者亦頗類余所編而資革極博考據極精可謂先得我心者多矣遂又錯綜而援引之以爲若干卷自顧未學淺識固知不免僭妄之罪也乃述此篇之始於張氏而成於津阪翁者爲之序亦不敢掠先輩之美亦余志也弘化四丁未梅雨月中山利質謹識

龍峰木脩書

上安中侯書

征夷府給事中山利貲謹再拜稽首。上書
節山板倉侯閣下。利貲少而孤。加之天性戇愚。凡百
無能。唯嗜讀書。然奔走衣食。不能專力於問學。是利
貲平昔之所慨嘆也。利貲讀國史。有欽楠中將之為
人。因欲彙纂其事蹟。勒成一書。以寓景慕之私者。有
年於此矣。遂不自揆。妄從事編纂。家貧乏載籍。引證
率多闕略。雖理稿略就緒而。藏之篋中。不敢示人。恐
淂掛漏之譏也。同僚氏家光蕃。利貲父執也。久荷
閣下之殊遇。常語

閣下好學愛才。至于寸長隻義。為之奬揚不已。利貲
仰慕之餘。話及此且謂曰夫中將精忠義烈實為萬
世人臣之懿範矣然而中將家乘編纂之任固非賤
劣如利貲者所能辦也倘淂王公貴人之筆庶幾足
慰中將在天之靈矣是利貲之所以有竊仰於
閣下也不圖光蕃以其狀達之於將命者
閣下不罪其僭踰特垂哀矜許以傾藏遍讀之於是
乃自忘賤劣敢因光蕃叅獻舊稿於左右伏請
慈正爾後奉謁于
府朝

閣下懇懇賜
示諭。聽政之暇。辱加刪正。且撰中將像賛。及高序一
篇賜之。利貲感泣不自禁。竊謂自楠中將薨。迄今五
百年間。西山源義公題碑之外。未嘗聞有王公貴人
之賛辭也。今淂
閣下之大手筆。利貲積歳之素志。一朝而遂矣。知遇
之感。銘肝不啻。而又蒙
閣下之厚眷。使利貲涉獵群籍。淂完其業。則不獨利
貲拜
閣下之賜。亦足慰中將在天之靈矣。利貲宜如何報

其盛徳也。但恨光蕃既就木。不及見此書之脫稿也。
謹以南木誌八卷。繕寫
進呈。塵瀆左右。賜以
訓誨。幸甚幸甚。不勝侍愛。忘其突冒。無任惶悚屏營
之至。
嘉永二年己酉十月
征夷府給事中山利貲恐懼再拜

南木誌例言

一此編所載。正成正行正儀。父子本傳。嵩據常史及忠聖録。如楠族諸傳。採南山史補之。南山史與常史。各有詳略。既出于常史者。依舊不改。

一年表掲正成正行。而不掲正儀者。非敢略之也。以其生卒。不可的考故也。

一楠氏世系。諸書所載。大同小異。真贋未詳。今姑就諸書。纂録以竢後考。

一此編所收。楠氏三世。遺文。率取名山古刹之蔵。足以証據者。故雖國字俗牘。亦臨摸登録。不敢妄修

一辯存盧山真面目也。睹者幸勿疑不倫。

一楠氏兵書。流傳於世間者不尠。率出兵家者流之影撰。不足采用也。但河内石川郡慈眼寺所蔵楠公真蹟筆録一巻。天游小田原侯賜序。命寺僧緘縢。獨為真物。予渇望日久。頃幸得一寓目焉。然本寺秘襲固不欲公于世。故此編割愛不纂收。考古之士。宜就真蹟而参訂焉。

一安永中。或相謀。欲建正行碑。請釋顯常撰文。而事遂發。如貝原篤信。已欲建碑而。以僭越輟焉。其意澂故録之。

一三楠實録。正行戰功圖會。皆坊間俗書。其序文不在采録之例。唯以楠公記序。成縉紳家之筆。縿存焉。

一楠氏宗族及恩地和田寺事蹟。國史湮散。多不詳者。或雖其出口碑縣志者。事實有確据者。採録以備参考。

一諸候題辭。更言某候某。以分之。従史體也。

一本篇題咏和歌國文。今署以真名。據常史及他志傳之體。

一國字成冊。如南方紀傳櫻雲記者。汙牛充棟。不遑摘録。故本編悉従刪落。但漫筆劄記。有言及楠氏。雖國字成文者。抄譯纂収。以備史氏之采也。

一予謭劣寡聞。所引典籍。挂一漏百。滄海遺珠。捜獲不遑。庶幾後之君子補正之。是余之宿志也。

中山貨識

南木誌引用書目

大日本史　本朝通鑑
本朝通鑑提要　倭史後編
本朝通記　南山編年録
參考太平記　太平記
日本春秋　讀史餘論
皇朝史略　國史略
日本政記　三代實録
日本外史　南山巡狩録
南山史　大日本野史

國史纂論　修史始末
日本史稿　室町紀畧
三忠傳　楠河州傳
忠聖録　南山遺芳録
本朝孝子傳　諸家系圖纂
公卿補任　國朝諫諍録
玉石雜誌　本朝名臣贊
讀史贅議　艮齋史論
行在或問　關城逸史
陸宣公全集　楠公餘筆

集義和書　駿臺雜話
壓塚物語　鹽尻
讀書會意　滄海一滴
遺老物語　退私録
橘窗茶話　新安手簡
吉野拾遺　楠正儀降參考
耳比磨利帖　年山紀聞
和方彙函　三才雜説
睡餘録　安齋叢書
秦山随筆　常山樓筆餘

靜寄餘筆　今書
日本樂府　賜蘆拾葉
草偃和言　高山處士傳
河內志　大日本地理志
攝津名所圖會　河內名所圖會
漫遊文章　北道遊簿
射方小志　泰養戲言
北窗瑣談　士道要論
清清舍叢書　支峰雜録
文會雜記　花押藪

南行雜録　松陰年録
侗菴新論　良將達德抄
漑朝詩薈　義公常山文集
羅山文集　鶖峰文集
舜水文集　省菴文集
仕學齋文集　魯齋文集
皇朝戰畧編　小陶雜録
攖雲記　錦里文集
垂加文集　淡泊齋文集
仁齋文集　鳩巢文集

紹述文集　觀瀾文集
自娛集　細々要記
儼塾集　餘齡長律集
南郭文集　紫芝園稿
常山樓文集　綠竹園集
龍門文集　周南文集
江陵集　古今奇談
花營三代記　嚶鳴舘遺稿
山陽行録　蘭臺遺稿
凌雲樓集　難太平記

滄園稿　栗齋探勝草
新川集　子蘭文集
金蘭集　晞髮偶詠
雙桂集　岳東海文稿
藻海文集　合子天明後稿
白山集　市隱草堂集
橘菴詩鈔　雪樓詩鈔
桃花園遺稿　草廬文集
介石遺稿　小雲樓稿
北禪遺草　南朝紀傳

春水遺稿　拷亭文集
皇朝畫史　松陰餘事
文苑玉露　舩山録
元弘元德日記　元弘日記裏書
大峯文集　山陽遺稿
武藏野集　理齋隨筆
報桑録　通語
神皇正統記　扶桑略記
愚昧記　足利治亂記

南木誌目録

楠中將公及小楠公。功勲偉烈。赫耀千古。誰不景仰焉。獨参議正儀。晩節頗累清節。蓋當時紀載。多出於北朝阿諛之徒。其毀譽安足取信乎。夫毀譽顛倒。使正士受寃屈。所以不堪痛嘆也。故於此一節。則悉舉諸家之評論。以供参考。

南朝書籍。傳于今者。李花集。吉野拾遺。神皇正統記。關城書。新葉集等數部。僅以取徴耳。

楠公肖像記

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公圖像。世俗所傳寫。率皆無稽。遍募諸四方。終未足取信。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後閲源筑州退私録。曰。河内石川水分社。楠氏世所崇奉。左側有楠公祠。奉祀木像。束帯儼然。當時遺影。稱南木明神。正平帝所賜號也。余於是拊髀雀躍。潔齋以往。請典祠者。啓龕瞻拜。面相衣紋。精爽如在。敬摸寫以歸。積歳所祈。竟獲冥助。爲喜可勝言耶。右忠聖録所載。余幸得其眞。今亦同志云

左中將楠公肖像



長山鈞謹寫

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公圖贊

光岳鍾秀　生若楠公　笠置夢兆　非羆非熊
王臣之節　蹇々匪躬　手擎日月　氣摩蒼穹
天歩艱難　跋胡疐尾　奸宄渇志　長蛇封豕
殺身爲仁　維公父子　百世之下　可以興起

伊豫守從五位下源朝臣勝明謹贊

南木誌卷一

中山利質編輯

後村上帝嗣　後醍醐帝而立。　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其正閏不待論而明矣。然當時憚北朝與足利氏。無敢論之者。近時村田通信。楠河州傳。記事詳確。議論頗可觀。而如載公奏請誅義貞召尊氏。乖謬殊甚。獨及常史一出。皇統正閏。人臣順逆。炳炳乎如披雲霧覩日月也。無復遺憾焉。誌本傳。

本傳

津阪孝綽　註

楠正成。河內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諸兄敏達天皇六世之孫。居山城井手里。世因稱井出相公。正成其十五世之後也。）世居金剛山西。（山在石川郡東。跨大和。）舍多楠樹。因以為氏。父正康。（元註一作正遠。又正女）（正）母某氏。禱志貴山。（山在大和平群郡。）生正成。山神毘沙門也。以故小字曰多門。（按太平記。正成為兒。嬉戲常為營壘隊伍。父正玄奇之。稍長好學通兵法。沉深有膽畧。年甫十六。從父與矢尾顯幸戰。斬首十七級。嘗受鎌倉命。討反賊安田干紀。又伐渡邊越智。皆平之。）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笠置寺。（帝怒北條高時跋扈。潛謀誅滅之。事泄。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西上圖行廢立。詔朝將遷車駕於六波羅。八月廿四日。帝奉神器。夜潛遁如南都。廿七日。遂幸笠置山下。詔徵大和河內伊賀伊勢之兵赴難。笠置山屬山城相樂郡。去南都半日程。）四方少勤王者。帝頗憂之。適夢紫宸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有二丱角來跪。指座泣奏。普天之下。無所容聖體。唯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木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出。俾朕再正南面位也。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帝謂所夢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藤房大納言宣房之子。時為權中納言。）正成即詣行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即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廟勝。詳陳其所見。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夷之性。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

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衄。願勿煩聖慮。苟有臣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阪。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在河內金剛山西麓。東條川西岸。唯東方一面頗險耳。蓋事急不暇別相攸。姑就其所居而城焉。明年所使平野將監守者。與此名同而處異。在金剛山北方。土人謂之上赤阪。要害甚固。蓋所改卜也。）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若行在失守。將迎駕於此也。板築方畢。而高時將大佛貞直等。十餘萬。已攻陷笠置。（京都六波羅鎮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撿斷使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率諸國兵。圍笠置。城堅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足利高氏等。將關東兵至。進攻不能克。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兵五十餘人。以飛鳥路村民為導。北從觀音谷。縱藤葛以上。會夜雨暗甚。寄隨巡夜卒後。周觀諸營。有呵問者。輙荅曰巡夜。更戒守者而過。至行殿。縱火喧噪。外兵以為有內叛。鼓噪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帝潛出圍。將幸赤阪。至高間山。

貞直等追獲帝時九月廿八日也。仲時等以兵擁車駕赴京都。幽于六波羅。親王公卿以下。分拘于諸將家。乘勢奄至城下。正成先遣弟正季。一作正氏及和田正遠。以兵三百。伏城側山中。敵衆視城小易之。曰直用隻手提去耳。輒薄牌急攻。城兵亂射雨注。殺傷千餘人。敵驚沮而退。脫甲解鞍。為下營。計正季等瞰之。分兵為二。鼓譟而進。城兵連鋒突出。合勢奮擊。敵狼狽而走。器械鞍馬。委棄載路。尋復來攻。圍數重。正成豫索懸外牆。使其四面爭登。而斷索。敵隨牆顛。因連投巨木石。壓殺七百餘人。敵更蒙楯競進。鐵搭鉤牌殆壞。城中乃以長柄杓。沃沸湯。敵皆傷爛。自是退守營

柵。計持久以困之。初正成築城。倉卒。儲糧不多。至是謀於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資糧。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以建功業者。死固在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尚焉。我今陽死。賊必引歸。歸復聚衆出戰。我逸彼勞。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即夜會風雨晦冥。咫尺不辨。正成為二大坑。填以死屍。積薪于上。留一卒戒曰。候我行遠。放火燒城。乃與衆三五分伴。潛過敵營而行。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焚屍。以為正成信死。引兵旋于關東。正成乃匿于金剛山。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六波羅鎮將鎌倉北條氏所置。更遣親兄弟二人。護衛京城。兼掌中原諸州軍政。猶今之二條坊鎮府也。遣湯淺定佛守赤阪。二年。車駕西狩隱岐。三月七日。帝發京師。四月二日。車駕至隱岐。高時置兵防衛。所在官軍皆解。夏四月三日正成以兵五百出攻赤阪。定佛命領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諜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狀。使卒三百。陽為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為追擊之狀。城中望見。以為輸夫為敵所追。乃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叫。外兵應之。折關並攻。定佛遂降伏。正成併其兵。徇和泉河內。進屯渡邊橋。在攝津西成郡。當時天下第一長橋云。今稱天滿橋。大阪府下三大橋之一也。京畿大擾。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餘來攻。五月二十一日。

正成分二千人為三。伏天王寺側。天王寺。厩戶王所創。大伽藍。當時在生玉之境。石山之東。屬東成郡西北。去渡邊橋可五十町。土俗所稱舊天王寺處是也。若今天王寺。茶臼山之東。不詳何時移于此。距橋一里許。其非是明矣。弱卒三百守橋。皆羸馬繩轡。及戰輒走。誘敵窮追。比過天王寺。伏兵並起。敵大敗。退至橋。人馬擁溺。死者無數。踰月。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來攻。和田孫三郎某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之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挫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阪東驍將。從以紀清兩黨。是役承敗衄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使我能拒。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

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舉也。我今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詭之。則阪東慓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卻。居數日。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燃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勒兵嚴備。意其衆日盛也。終潛引還。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觀上宮太子未来記。其文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来吞四海。日没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来食東魚。其後海内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悦曰。讖文所謂人皇九

十五代。即今上也。東魚吞四海。相模入道是也。（高時為相模守。薙髮號崇鑑。世因稱相模入道。時俗溺佛。官人多髡湪者。稱曰入道。高時既為入道。群下爭慕效之。圖項者蓋府廷焉。）西鳥食東魚。當有起兵滅關東之人也。日没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反正。當在明年春也。（世俗傳道天王寺有厩戸王讖記。閲而傳焉。正成因託為此說。以彊人意也。）因以金裝刀與僧。益優厚士卒。禁止暴掠。退邇歸望。兵勢彌張。尋還金剛山。築千劍破據之。（千劍破城在金剛山半腹西面深谷。東高百丈。西七十五丈。南八十丈。北三十丈。唯東南一隅。僅可攀躋。）使平野將監守赤阪。（此則所改卜築。為千劍破之支城。在金剛山北方半腹。所謂上赤阪也。）明年春。（二月）高時復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圍兵部卿護良親王於吉野。（親王。帝第三皇子。初拜兵部卿。嘗為僧。號尊雲法親王。為天台座主。居大塔。時人因稱大塔宮。笠置之敗。王匿于吉野十津川。至是與赤松則祐。村上義光。平賀三郎等。赴吉野。招聚義徒。據寺為城。以兵三千守之。以應正成。貞藤以大兵来攻。城堅不能拔。）大佛貞直攻千劍破。阿曾時治攻赤阪。將監拒守旬餘。有暗渠。為敵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渴。敵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盡而降。送六波羅斬之。（將監以衆出降。仲時時益盡斬以徇。諸城官軍為之守志益固。）會貞藤陷吉野。護良南走。（賊軍力戰七晝夜。不能克。吉野執行岩菊丸。率兵屬賊軍。素諳地形。請夜繞軍後夾擊之。自山後縋入。火城。前後急攻。外城已陷。王親戰數合。甲著七矢。頰腕中兩刄。流血淋漓。退入幕中。命酒與將士訣。左馬頭村上義光。酣戰被箭十六。遽来跪曰。事急矣。請假臣鎧裝。代大王死。大王乘間出走。王弗許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奮激起。自解王鎧著之。登譙樓。遥望

王去遠。乃大呼敵軍曰。先帝第三皇子護良自刄。汝等行為天兵致死。視以為式。乃割腹抽腸。以投于壁而斃。子義隆從王拒後。賊追及王。義隆留戰死。王終得免。走高野山。）貞藤與時治兵悉集千劍破。軍勢大熾。（兵號百萬。實二十四萬六千人云。）城東西臨谷。南北蔽峰。斗拔數十仞。周可一里。敵恃其衆。蟻附急攻。城中大發矢石拒之。敵死傷無算。令吏十二人注之。三日夜不絶書。乃令軍中。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雖旱不涸。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每日得五、斛許。汨以黄土。養其性。又每雨引屋溜於槽。水常得足。而敵疑其外汲也。令名越越前守某兵三千守東溪。正成伺知守者稍怠。拂曉出兵擊走之。獲其旗幕。

翌日張之城上。呼曰。此昨日名越殿所遺。煩部下人。願来取之。越前守愧忿。率五千兵。抜營進薄。城兵下巨木。仍大發射。死傷畧盡。敵服其機。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縛藁人數十。被甲持兵。夜置城外。壯士五百潛蔽其下。昧爽鼓譟誘敵。伺敵来擊。畧發數箭。逡巡入城。時方霧昏。敵衆不曉。競赴藁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人。圍城日久。賊軍置酒召妓消閒。賊將名越遠江入道與其甥兵庫助博戯爭技。忽生紛爭。相刺而死。其屬二百餘人亦相戰而死。其陣在城櫓下。城兵下瞰大呼曰。叛君之賊自伏天誅。同聲大罵大笑云。敵爲飛橋。欲騰入城中。叢擲火炬。唧筒灌油。橋燒斷。敵陷深谷。焚死數千人。高時聞諸將罷攻。使使責

讓之。於是諸將胥議造飛橋。繫以鐵索。下施車輪轉軸挽起。徑抵雉堞。猛士數千人。爭先進登。城中亂投大炬數百。唧筒灌油如雨。橋忽燒斷。毒烟烈火。山壑震動。衆悉墜谷焚死。唐朱泚攻奉天。使僧清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退。此亦絕相類。會近郡民兵。奉護良親王之令。截敵糧道。敵中大困。逃亾相繼。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助高直。公綱以手兵千人。疾攻不能抜。公綱赴援。東軍復振。公綱奮以手兵先登。皆被重鎧鐵面。提長刀大斧。一人在前。一人推後。前者死。後者代。攀樹繞巖。魚貫而登。城上飛箭雨注。大石摧壓。死者山積。衆踐屍爭進。凡十晝夜。公綱不敢却。然城堅不可攻。乃鑿地道。以陷城。城壞樓摧。城中悉力禦之。士皆殊死戰。公綱智力俱困。竟不能克。會帝幸名和。那和莊在伯耆汙入郡。和名鈔那作奈。今作名。二月廿四日。帝與左少將源忠顯。潛出隱岐。二十七日至那和港。那和地

頭名和長年迎護車駕。率宗族守船上山。拒追兵大破之。於是近國將士大集。行在軍勢日盛。乃下勅四方。討北條高時。諸將攻克六波羅。先是赤松則村。在播磨。應大塔親王令。築苔繩城守之。遣兵絕山陰山陽糧道。遂進屯攝津摩耶山。數與六波羅兵戰。帝遣源忠顯將山陰山陽兵。援則村。收復京師。忠顯率諸將。進入京師。攻六波羅。不克而退。時賊將足利高氏。率兵援六波羅。翻志歸順。五月七日忠顯與則村。高氏兒島高德。與法印良忠等。併兵並進。攻六波羅抜之。仲時時益奉光嚴帝東奔。道中伏誅。往新田義貞。在千劍破之軍。亦潛奉大塔親王令稱病歸國。擧義關東將士爭附。五月八日攻鎌倉滅之。高時擧族伏誅。敵皆解圍潰去。正成出銳師尾擊之。殺獲殆盡。高直等僅以身免。正成自二月受圍。相持五閱月。田單守即墨。何以過諸。車駕還闕。五月二十三日發船上山。六月四日入京師。正成乃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在攝津矢田部郡。帝親勞之曰。大事速成。卿所效。正成謝曰。不頼陛下

威靈。臣曷得出賊圍。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後高直等擁餘衆在南都。據般若寺。謀犯京師。正成副左近衛中將源定平。討而降之。高直等皆髡首披僧衣。率衆出降。縛送於京師伏誅。建武元年。討僧憲法于飯盛山。平之。憲法北條高時從弟。爲僧在南都。還俗曰北條時光。起兵據飯盛山。大掠近郡。兵號二萬人。正成率兵六千。討平之。飯盛山在河內讚良郡。以功爲檢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此據太平記書之也。湊川墓碑則書河攝泉三州守。想別有據見。未知孰是。俟博識之考。二年新田義貞東討足利尊氏。尊氏即高氏。賜御名之字改焉。征夷將軍護良親王。知尊氏包藏禍心。甚惡之。尊氏乃因妃嬪讒護良親王。以反逆誣之。帝震怒。執護良流于鎌倉。尊氏弟直義鎮鎌倉。遣兵迎衛。鑿土牢幽之。防過甚嚴。建武二年七月。北條遺孽時行起兵。攻鎌倉。直義戰敗出奔。猶慮王在後爲

惡命淵邊義博還戕之。秘不聞。八月帝拜尊氏爲征東將軍。假節鉞。往討時行。尊氏與直義合兵攻之。時行敗走。尊氏入鎌倉據之。關東八州隨風而靡。詔召還京師。尊氏不奉詔遂反。初尊氏潛蓄異圖。畏護良未發。護良既遭害。又憚於義貞。乃上表譖義貞。義貞怒亦上疏訴尊氏弑皇子。及桀驁之罪。帝始知尊氏大逆罔道。迺命義貞討之。正成與諸將留衛京師。延元元年。尊氏犯闕。去年十一月。義貞賜節刀東征。十二月。與尊氏直義戰于箱根及竹下。大友貞載鹽冶高貞俄反降于賊。因與夾攻。官軍敗績。尊氏乘勝長驅西上。衆號八十萬。時赤松則村反于播磨。南海山陰諸國相繼兵起。尊氏遣人招之。並嚮京師。朝廷震驚。正成以兵五千。禦宇治。尊氏兵攻大渡。淀川受木津川。其下流曰大渡。趨京之要津也。官軍敗績。正月尊氏逼京師。七日。帝遣義貞守大渡。義貞弟義助守山崎。正成守宇治。長年及結城親光守勢多。正成遣使言義貞曰。山崎之兵烏合之衆。不足恃。宜亟益兵。義貞不從。八日。尊氏攻大渡不能克。使細川定禪赤松範資攻山崎。義助敗退。義貞及諸路官軍皆潰走。還京師。帝幸延曆寺。十日。車駕幸叡山。賊入京師。放火燒宮闕。正成乃與諸將守行在。與義貞結城宗廣名和長年等攻京師。結城宗廣自奧之白河。率兵從鎮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赴難。比至鎌倉。尊氏既西。兼程追躡。入援。與義貞正成長年等擊賊將細川定禪于三井寺走之。追入京師。急攻尊氏。遇敵兵五萬于出雲路。京師相國寺東北。有出雲路町。即出雲路故蹟云。正成辨楯數百枚。遇敵馳突。乃鐵勾相連。蔽以發射。退輒縱精騎乘之。敵披靡而卻。是日諸軍獲捷。尊氏西走。遇日暮。正成謂義貞曰。今日破賊殺獲無幾。而不知尊氏所適。以此少衆。頓留京師。恐士卒貪財。四出不收。豈得無反襲之虞。如前日事耶。且敵乘

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養力一舉驅之數千里外也。義貞從之引還。尊氏復入京師。翌日正成遣僧數十人于戰場歷索死屍。詐泣曰。昨新田北畠楠氏等七將戰歿。將爲求骸收葬。敵聞以爲信。乃取屍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嘗有以善哭見者。正成養以爲士。人皆笑之。至是發爲僧。令衆僧倶哭泣甚悲。人異而問之。輒曰。昨日北畠新田等諸公戰歿。聞吾楠公亦爲亂兵所害。莫索屍收之。泪下不已。悽愴動人。於是敵以爲信。稍撤兵備。以致大敗。正成養人。隨材成用。皆此類也。於是正成與諸將潛軍夜發。別遣卒持炬遵山西行。綿綿相屬。敵軍望視告尊氏曰。官軍失將領。今皆亡去。尊氏遣兵要諸道。餘衆不復警備。詰旦正成等進入京師。放火掩擊。敵軍驚敗。尊氏竟西走。遺棄器甲蔽路。正成遂與諸將追。至豐島河原。在攝津山邊郡。與足利直義戰。正成引兵出敵後。直義不戰而退。與尊氏航海遁。尊氏入寇京師也。豐後大友貞宗。將舟師三百艘來援尊氏。及其敗退于湊川。貞宗勸之曰。少貳貞經在筑紫。素傾心將軍。願速駕舟。招發九國兵。以來再勝可期矣。尊氏從之。與弟直義共走筑紫。正成逐北。直欲渡海擊之曰。機不可失。敵弗可將。乘勝追躡。虜之必矣。義貞謂。賊已窮迫。緩之何害。且師老矣。姑且休士。然後討之。未能也。正成曰。方今官軍屢克。勇氣百倍。賊兄弟敗亡之餘。膽落氣竭。一舉可殲也。今失機不取。若徇九州勢復振。則山陽南海必糜而從之。後噬臍無及矣。願將軍熟圖之。義貞竟不果。諸將斂軍還京師。夏五月。尊氏直義引大兵水陸並東。尊氏率舟師五千隻。由于海路。直義將步騎二十萬。由陸而進。義貞拒之兵庫。是時義貞攻赤松則村於播磨白旗城。聞尊氏

東下。釋圍退也兵庫。初義貞之西征也。正成奏請俱往。弗許。義貞攻圍則村。數月不下。尊氏以其間徇筑紫。併九州勢復熾。山陽山陰諸州蜂起應之。遂合諸軍。水陸並進。京師大震。詔正成往助。正成奏曰。賊收九州。軍勢必昌熾。以我疲兵。恐不能當。宜召還義貞。車駕移蹕山門。山稱叡縱賊入京師。而臣還河內。招聚畿縣兵。塞河道。絕糧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一舉可殲也。揣義貞之計。亦復及此。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輒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尊氏新得九州勢張甚。官軍罷敝。衆寡不敵。故欲以計激之。且兵庫地勢平曠。不可以待大敵。正成所以深慮也。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清忠號坊門氏。時為參議。好立意見。本傳曰。尊

氏大軍水陸進逼。京畿大震。義貞屯于兵庫。備要衝。詔正成往援。正成建議言。賊鋒不易當。宜召還義貞。車駕幸延曆寺。縱賊入京師。因絕其糧運。臣與義貞掎角而進。一舉可殲。公卿皆曰。武事宜委帥臣也。獨清忠不可曰。自王師東征。近賊西走。威靈所加。莫不必以寡制衆。是天助。非戰畧也。況賊今般所帥。必不及前日東來之強盛。且未聞節度使與賊接鋒。然陛下輕舉措。遽棄京師。則征討將士亦隨生退思。且今春已一幸延曆寺。今復倉皇移蹕于彼。則因何示萬乘之重哉。臣謂宜遣正成決戰都外。帝納其言。遂遣正成。正成退而嘆曰。天下之事殆不可為也。我唯有死而已。豈非天哉。嗚呼姿議掣肘。千載遺恨。劉宋沉慶之有言曰。耕宜問奴。織宜問婢。今欲伐敵。奈何與白面書生謀之。即武事宜委帥臣之謂也。清忠何人傲誕敢罔。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止為此輩也。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在攝津島上郡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遣還河內。正成次于櫻井驛。正行從行。年甫十一。正成與之訣。語其必效命。不得生還。故特遣汝歸家。遺囑諄諄。以善繼父志。自勵忠貞。撫循子弟。相時而動。以圖恢復。不濟死之。尊氏啗以重利誘之。愼勿負國恩。為後世所嗤。正行請從。弗許。曰。父子俱死。亦奚以為。正行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以當尊氏陸軍。義貞陣和田﨑。以禦水軍。義貞會正成。誚其來助。謂曰。賊勢張皇。欲驅敗卒當之。固難矣。去年喪軍關東。以致與議。今又承勅西征。未能攻拔一城。聞賊大軍將至。遽然引還。我竊恥焉。是以不卹勝敗。委命一戰耳。正成慰之曰。見機而進。權時而退。將之道也。紛紛之論。何介懷為。公往歲摧破北條高時。今年困蹙足利尊氏。抑雖聖運所然。亦皆公之武畧也。公之於軍旅。其誰得間然。義貞為之釋然。尊氏先鋒細川定禪。率舟師向紺邊。義貞捄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湊川和田﨑紺邊兵庫。並在攝津矢田部郡。紺邊今作神戶。義貞傳曰。敵軍水陸數十萬。至埃旗蔽空。舸艦蔽海。義貞部分諸將。使義助將五千人陣于經島。大館氏明三千人于燈爐堂南。以禦水軍。正成以手兵七百餘人。陣湊川驛西。以禦陸軍。義貞

自將二萬五千餘人。守和田﨑。以策應諸軍。賊先鋒將細川定禪以舟師數百艘。進向經島。義助兵擊破之。定禪更欲絕官軍後。麾舟師東赴紺邊浦。義貞與義助氏明皆空營悉率其兵。緣岸逐舟而東。與正成相隔數里。尊氏大艦數千艘。以其間自和田﨑登。取官軍營地。絕出正成軍後。直義步軍從須磨來。正成腹背受敵。孤軍無援。遂敗。正成望之。謂正季曰。大軍隔絕。敵滿前後。吾道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直義所騎馬中箭驚。弗能退。幾獲焉。藥師寺公義以已馬授直義。力戰救之。直義僅得脫走。尊氏遣六千餘人。斷軍後。尊氏專當義貞。見直義走分兵救之。斷正成軍後。正成回戰數次。士卒殲盡。躬被十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今日送死。九泉。吾子欲何所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朝敵。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延元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三

歲。湊川遺墳所葬其屍也。在河内觀心寺者。蓋葬尊氏所送之元云。族十人。或云十六人。殘兵六十餘人。或云五十餘人。割腹並斃。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原註按梅松論曰。尊氏奔筑紫。自是朝廷怡然無虞。正成上奏。宜誅義貞而招尊氏。與之和輯。若須使命。臣請往焉。衆皆嗤之。正成私言。朝廷得滅北條氏。尊氏之功。天下將士莫不屬心焉。所以官軍雖勝。應者常寡。尊氏雖敗。從者每衆。彼必服集西國。期月奄至。不可禦矣。既勅拒尊氏。正成到攝津尼崎。還奏曰。量臣私據金剛。義合國中。以得濟功。此民心屬王室也。今臣以本國守護。承勅命。召兵。然雖臣親戚。猶有難色。此民心離王室也。戰必敗矣。梅松論足利氏家臣所撰。故援正成以蔽尊氏之惡。不足信也。因為辨其誣云。子正行。正時。正儀。有傳。

正行敍正四位下。爲春宮帶刀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内守。初正成拒足利尊氏于兵庫也。正行年甫

十一。自櫻井驛。遣還于河内。誡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擠之絕壑。試其跳超。獅子生而三日。能學其父。投諸斷崖之下。騰躍不死云。汝今十餘歲。能記吾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覩汝也。至死之日。天下必歸乎尊氏。汝當收合殘卒。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愼勿出降。以墜乃父忠聲。汝之孝莫過焉。授以所賜菊作刀。泣訣。正成戰沒湊川。尊氏送元於其家。正行見之。不勝悲慟。起詣佛龕。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持之。母不知何氏女。曰。故判官之遺汝。正成敍從五位。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本六位。特進五位。則稱判官。古者武弁以為殊榮。如源義經每臨敵陣。屢以自稱。可見已。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擧兵除賊。再致天下於天子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我。而言猶在耳。漠然若弗記。吾恐汝背國事也。正行愧止。自後與童輩遊嬉。常爲摶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讎爲事也。本書別立正行母傳。自年甫十一至此。凡十四行。取諸彼揷入之。

後醍醐帝出花山院。御内山。花山院在京城近衛西東洞院東一町。又名東一條。内山在大和山邊郡。正成既戰歿。義貞敗績。尊氏長驅向京師。帝復幸叡山。義貞及諸將守行在。拒尊氏。互有勝負。尊氏分遣諸將。以兵扼諸路。扼官軍糧運。於是行在勢孤援絕。飢窘日甚。尊氏乃遣使佯爲降順。請洗罪奉車駕還京師。作誓書上之。帝聽之。尊氏大喜曰。誰謂主上睿明。已陷吾計中矣。又贈書從駕諸將。招慰之。於是義貞奉皇太子北奔越前。車駕還京。尊氏使直義奉迎。遂幽帝于花山院。置兵監備。悉奪從駕公卿官。拘縶諸將士。率多殺之。無何帝夜奉神器。潛出花山院。如吉野。明日至内山。遂入吉

野山。正行與從弟和田正朝等來赴。及帝崩入宿衛。延元四年八月十六日。帝崩于吉野。正行時十四歲。與和田正朝率兵詣吉野。警衛行宮。後村上帝踐祚之初。屢出兵住吉側。以挑敵軍。住吉在攝津住吉郡。一名墨江。正平二年。足利尊氏遣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河内。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尾城。在河内若江郡。賊黨秋山某據焉。謀候其出遠。徑至金剛山下。斷後塵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譽田林在河内古市郡。顯氏望矢尾烟。以爲敵果攻彼。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叫呼突出。顯氏大敗。直奔保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兵六千

援顯氏也于住吉正行計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煩攻可自退乃分兵二千餘爲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敵軍塵揚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勢復併五隊爲一大戰破時氏于瓜生野（在攝津住吉郡）餘衆隨潰至渡邊橋（見前）溺者無算時氏被創走明年正行進逼京畿尊氏憂恐乃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兵八萬来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等百四十餘人歃神水誓死詣行宮（吉水實城二院。先帝時假為行宮。）自奏請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賊西襲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内保

合族黨復將除滅朝敵併宇内再歸皇化也臣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爲不忠之臣下而爲不孝之子然今師直師泰將来犯實臣報效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親臨口勅曰以前兩次之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盡兵来侵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保後也汝朕之爪牙慎當自惜正行頓首而出率衆詣後醍醐帝之陵（在吉野塔尾藏王堂東南。如意寺中。號塔尾陵。）恭謝曰戰如不利弗一生還叩鐔而起題同

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如意輪堂。在吉野金峯寺正堂東三百歩。）書歌於其後曰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志斗於毛布余利奈岐加須珥以流奈於曾斗斗牟流各截髪納于佛殿而後發帝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師直入河内分兵六萬陣伊駒山南及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並屬讃良郡。外山里在秋篠之西。今稱中山村。元禄中官吏外山氏来為讃良宰。故避而改焉。高師直傳曰。佐佐木高氏。縣下野守。武田信氏等。各將一隊。分陣四處。師直以大軍居後。）親將餘軍居後隆資率兵三千陽爲向飯盛山以縻敵軍正行兵三千由四條畷而進飯盛山敵望之分兵遮擊正行以先鋒破之（縣下野守與正行前隊接戰。敗而退。）後軍與四條畷敵戰

殺傷相半飯盛山伊駒山敵兵前後奄至後軍見敗退走（武田信氏進與正行後隊戰。佐佐木高氏率兵二千餘陣伊駒山南麓。見其戰酣。討敵疲兵。必赴本軍。宜縱其進。從後掎擊。敵軍披兵下山突擊大破之。）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更大破師直兵（正行將以敢死士三百鋭進。師直前隊細川清氏仁木頼章等交進戰。皆敗。正行乘勝奮擊。敵軍披靡退走。）聚兵止百餘人馬皆被數矢衆乃下馬據壟坐食食畢步進接戰益勵遂迫師直陣上山高元僞稱師直冒陣戰死其甲鐵連環即高氏紋也（正行注目師直徑衝其營。高元見事急。取師直副鎧著之。自稱師直。手斬五人戰死。師直頼以脱走。大高元擲身代師直。與村上義光為大塔親王代死。小山田高家救新田義貞戰歿。其見危致命。勇氣之偉。幾乎媲美矣。然世專稱義光高家。忠烈贊嘆不容口。而高元則莫得而稱焉。反憎其誣

官軍而令賊將得脫。殆欲唾之。其褒貶榮辱。乃爾天淵矣。孰謂人心無春秋乎。然則凡師之興。愼終于初。辨義不義。可不審其所與哉。正行大喜。擲首于空中。手承者一再。既而知其僞也。乃投首于地。蹴且罵曰。汝上山高元邪。汝亦無雙。朝敵矣。而勇則可賞。乃親斷衣袖。裹首。置于壟上。是日自卯至申。戰凡三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吾兵死亡略盡。乃與餘兵五十餘人。負楯佯走。以誘師直。敵覺之。遣支兵三百人。正行返戰。斬五十餘級。遂前復迫師直軍。正行徑趨師直。相距數十步。師直幾危。侍兵爭射禦之。矢下如雨。士皆創莫能興。而正行正時體中數箭。兵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爲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正時忠勇義烈。與正行媲美。眞可謂難兄弟矣。惜其行事不少概見。僅附見于此耳。良可恨。年二十三。從兵皆自殺。其他宗族紀六郞左衞門及二子。野田四郞及二子。楠將監西阿及子。關地良圓金岸兄弟。畠山與三。及六郞。河邊石搦丸。大冢掃部助。阿間了願。譽田某。禁峰某。凡二十三人。從兵九百四十三人。元註一作五百。一作三百。悉戰歿也。時正平三年正月五日。正行既歿。師直進兵襲吉野。中納言隆資領殘兵。馳還奏。帝幸穴太。師直縱火。行在。神社佛閣蕩盡。自是遂以穴太爲行宮云。穴太屬吉野郡。正平七年。改穴太爲賀名生。見圓大曆。遺構稱黑木御所。今尚存焉。鄕士堀氏世守之。蓋經五百許年。未嘗罹災云。因附記于此。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宮女辨內侍。遣卒迎之。內侍在輿中啼。正行悉斬

師直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內侍正行。辭以歌曰。斗氏毛余理。奈加羅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遠。以加氏牟須波牟。辨內侍者。右少辨藤原俊基女也。俊基爲北條高時所殺。母則出家遁世。內侍孤養於三位行氏。既而入宮。及先帝幸吉野。從之。行氏留仕北朝。內侍甚有姿色。高師直一見心歆。窃書寄殷勤者數。而內侍不應。於是師直啗行氏夫人。以祿利。夫人感之。因書遺內侍具道仳離之情。且曰。將詣于住吉。欲枉路河內高安。託所識以侍。幸一來會。此而不見。忍爲永訣。尾載歌辭。太悃惻。內侍既早失怙恃。謂夫人每執書悽惱。遂乞暇。輿赴高安。至則夫人不在。使人曰。敢不得來。此請更過住吉。師直預置卒二十人。即擁輿行。內侍始大駭怨罵。命僕圍輿。不敢。僕皆鬪死。內侍在輿中泣。卒譁相語曰。僕于住吉者男君。非女君也。暖權輿。馳至于石川。適遇正行將朝于吉野。遽辟輿樹陰。聞輿中泣且哀。逼而問之。乃內侍也。正行悉捕其人。斬之。遂護輿而歸于朝。上大賞之。詔賜內侍。正行固辭作歌陳意。當時皆未審解其所詠。及至其戰死四條之役。而後愈益哀其志云。蓋正行義不近禁臠。不但知陣臣之不可逭。抑亦所以明君臣之分也。昔唐玄宗以官人賜邊將郭知運王晙等。晙獨不敢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嘗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時人美之。正行之志。實亦在茲矣。其視賴政義貞高貞等事。爲何如也。瓜生野之戰。正行援敵溺卒五百人。給衣藥。視養數日。因授鎧馬。禮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戰從死者衆云。子多門丸先卒。元註一說正行子正綱。官至左近衛中將。不知孰是。今按本朝通鑑曰。正行娶攝州野瀨莊內藤滿幸女。生男。号多門丸。正行死時年三歲。又有遺腹子。及正行死。而滿幸屬高師直。正儀怒而歸寡嫂於滿幸家。滿幸嫁之於池田教依。而生男於池田家。實正行子也。長號池田六郞教正。後屬細川賴之。顯戰功。子孫世冒池田氏。及其苗裔輝政。能烈祖有勳勞于國家。受封播磨。儼然爲關西雄藩云。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任左衛門尉。兼河內守。遷左馬頭。兄正行正時戰歿。正儀留居河內。高師泰築壘石川。攻正儀。畠山國清尋代之。師泰師直之弟也。石川河內邑名。正平三年正月。正行與師直師泰戰於四條畷。死之。天子避師直兵幸穴太。師直焚行宮而還。師泰攻圍正儀於石川。築壘也。兵明年閏六月。國清來。代師泰相持。正儀始終固守。正平五年。國清從足利直義歸順。正平五年十二月。直義憎師直師泰擅作威福。謀欲除之。而反為所偪。計窮薙髮號惠源。猶不自安。宵遁走大和。依越智伊賀守。又懼王師來襲。佯進使上書款附。詔許之。討尊氏自效。然終不來降。只為援王師之計耳。時師直殺國清族直宗。以其黨直義也。國清怨之。棄石川壘。率其衆往屬直義。歸順。蓋當時賊將輩。以南朝為逋逃淵藪耳。非實歸順也。直義之請降也。中納言藤原實世。請因其降而誅之。其議殊正。明年二月。直義果復叛。國清亦隨去。正儀因

南木誌　卷之一　正儀傳　十九

出兵為之聲援。七年足利義詮送款。時尊氏率兵討直義于鎌倉。京師空虛。義詮留守。懼王師所襲。乃佯歸順。屢遣使請車駕還京師。詔許之。義詮廢其所立崇光帝。去觀應之號。奉正平號。收劍璽送行宮。事在六年冬。至明年二月。車駕發行宮赴京師。帝親御軍宣言幸京師。實欲襲義詮。行次住吉。前見伊勢國司右衛門督源顯能。北畠准三宮親房之子。鎮守府將軍顯家之弟。為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後任右大臣。敍從一位。孫世襲伊勢國司。子將伊賀伊勢兵三千。自丹波路進。丹波路。京師西郊要衝。顯能取道伊賀大和。至天王寺行營。與正忠正儀。分道自京師西郊進也。正儀與和田正忠。率兵五千。夜渡桂川。大堰川下流昧爽與細川顯氏戰破之。斬其從子八郎。細川頼春踵至。正儀兵以楯為梯。登屋亂射。敵兵沮靡。正儀縱騎突

擊斬頼春。義詮走近江。義詮既送降見允。不設備。官軍分路掩至。顯氏等逆戰皆敗。義詮與從者百五十人。東走。光嚴光明崇光三帝。為官軍所虜。車駕駐蹕男山。又稱八幡山。在京師南半日程。車駕自住吉進幸于此。將入京師也。義詮以大衆來迫。義詮走至近江武佐寺。土岐頼康。佐佐木高氏等率所部赴之。義詮率騎三萬漸進。至東寺。官軍退于男山。細川顯氏赤松則祐。亦引兵至。義詮聲勢大振。正儀正忠率兵三千拒之荒坂山。稍得利。在紀伊牟婁郡。清氏與斯波氏經等塞東條路。以絕男山糧餉。故正儀正忠往擊破之。然衆寡不敵。退陣男山。敵兵合圍。勤王兵不至。衆議令正儀正忠還河內募兵。正忠還家暴病卒。正儀逗撓不以時赴援。王師終敗績。義詮奉崇光太弟稱帝。為是後光嚴帝。義詮復陷京師。時人謗正儀。謂墜其家聲。既而正

南木誌　卷之一　廿

儀發兵。與吉良滿貞石塔頼房等。先是滿貞頼房等歸順。率兵勤王。攻攝津。擊守護代某走之。敵即賊將佐佐木秀綱。明年與和田正武從中納言藤原隆俊。會山名時氏。攻義詮於京師。義詮陣神樂岡。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衆寡。使兵五百下馬徒步。以誘之。徐近敵陣。佐佐木信詮出戰。正儀擊卻之。義詮不戰而遁。十四年。畠山國清大舉西上。是時義詮弟基氏居鎌倉管領關東。頗得士心。為義詮所忌。基氏懼。請發兵攻吉野以自效之。義詮聽之。於是基氏遣執事國清發關東八州兵二十萬。率以向京師。軍容甚盛。行在震恐。足利義詮統國清等諸將。犯天野行宮。天野在河內錦部郡。先是車駕自賀名生徙天野。年月莫考。天野山金剛寺中摩尼院。即當時行宮云。正儀與和田

正武入奏曰。是戰臣等。爲官軍保必勝也。夫所貴乎
兵者三焉。曰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歲大將軍在
西。利東討。不利西討。道誓出兵向西。（先是國清薙髮號道誓。）是
逆天時也。官軍所守。前大河。後深山。元弘以来賊来
攻數四。每不利而退。是我得地利也。道誓外藉軍興。
內實專功。邀賞。倫輩嫉之。是失人和也。失此三者。雖
百萬兵。不足畏也。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觀心
寺。（在金剛山西南。楠氏所建。）臣等據千劍破。日夜拒擊於龍山石
川。又令湯淺山本恩地贄河諸族。從紀伊守護代鹽
冶某。守龍門山。縱土兵。擾敵。令其不得休息。敵必倦
而引還。臣等乘機追擊。破之必矣。帝深然之。移御觀
心寺。正儀乃築龍泉龍門平石矢尾等砦。（龍泉平石並在河內
石川郡。龍門屬紀伊日高郡。矢尾見前。）分兵守之。自以兵三百。據赤阪
城。國清等陣津山。（在金剛山西北。）分攻諸砦陷之。進攻赤
阪。正儀退保金剛山。誘之。義詮尋引還。果如正儀所
料。正儀又出兵渡邊。先是國清與仁木義長爭權相
傾。至是托事于防禦。私出兵。正儀復入金剛山。國清
與義長將交兵。義長幽義詮。變起蕭牆。（仁木義長爲執事。驕暴頗
甚。而義詮益信任之。畠山國清自始至京。嫉其專權。潛圖除之。結細川清氏等。將合兵攻之。佐々木高氏。
亦素惡義長。密與其謀。事播都下。義長乃幽義詮。勸兵衛守要求朝旨。降教書。以討國清清氏。義詮不得
已從之。而密與高氏謀。夜蒙婦人衣。率親近三人。間出側門脫去。義長不知所爲。出奔伊勢。據長野城。於
是京師大騷。國清懼咎歸己。亦潛遁還鎌倉。）於是所在官軍並起。敵諸城
望風潰走。正儀攻取水速城。（在河内丹比郡。賊黨杉原某所據。）正平
十六年。正儀攻佐々木秀詮及弟氏詮於攝津。破之。
殺獲二百七十餘人。溺水者甚多。追斬秀詮氏詮。（正平
中。佐々木高氏。代赤松光範。爲攝津守護。遣孫秀詮氏詮往守之。正儀正武來攻。秀詮氏詮發兵二千。欲
據神崎橋。拒之。吉田嚴光盛氣言曰。前守護怯懦動被侵掠。所以爲尊家公代鎭。而今日南軍送死。復安得
致前守護所爲。直須突戰殲之。秀詮氏詮然之。率兵以進。飲馬而息。正儀諜知之。遣數卒行呼曰。敵西來
何不守神崎橋。秀詮氏詮乃回軍西還。夾路皆淖泥。伏兵左右起。射如雨。衆亂且就平地。官軍縱兵乘之。
軍大潰。嚴光先渡橋撤板而走。秀詮氏詮踵至。不能渡。返戰而死。）錄俘虜。悉給衣藥。
放還。是歲細川清氏降。奏請發諸軍復京師。（自義長之敗。清
氏爲執事。與高氏不協。爲其所讒。叛走若狹。據小濱城。義詮遣兵來討。清氏戰敗。奔攝津。憑石堂賴房。歸
順。時賊將多欵附者。各據其地。並張官軍聲援。清氏乃上奏曰。自逋逃之臣。歸罪于闕下。四方士效義舉
者日多。而京師無勝兵。臣於此時。身爲先鋒。與和田楠等進突其虛。一戰可殲。而臣等掃除宮闕。奉迎鑾
輿。近在歲中矣。帝悅焉。）帝召正儀。議。對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凡
五。多不假師徒。所苦威力不繼。是以雖屢得之。亦屢
失之。今欲取之。不須清氏之力。臣一人足以辦之。只
恐取之不復能守也。若恥棄之。致戰。則舉今版圖所有。
倂失之。臣愚未視其可也。而帝及公卿侍臣。情切于
還故都。是以不從。遂命正儀與清氏。俱進赴京師。十

二月。官軍復京師。（義詮奉後光嚴帝走近江。官軍焚義詮家。）頃之。足利義詮督水陸軍来迫。明年正月。官軍弃京南走。（義詮率諸將攻京師。別遣赤松氏範犯吉野。官軍聞之。弃京南還。）果如正儀言。清氏走阿波。與正儀期。東西同舉。不幾清氏戰歿。（爲細川頼之所攻殺。其從弟也。）王師殆燼。正儀懼敵軍乗勝。官軍沮喪。欲一戰爲之氣。鳩集民兵。得六千餘人。進攻攝津。抜浄光寺砦。（在河邊郡。）又與石塔頼房。攻赤松光範。（攻多田部城。火兵庫而還。光範足利氏所置攝津守護。）退次尼崎。（在攝津河邊郡。）聞敵發大兵来。引兵還河内。居久之。任左兵衛督。二十三年。帝崩。正儀竊懷二志。細川頼之乗機誘之。正儀竟決策。明年春。欵于

足利義滿。（尊氏之孫。義詮之子。承父祖之業。尤爲姦雄。遂謗南朝滅之。）義滿即馳檄。和泉河内。宣言國人曰。楠正儀已降我。楠氏宗族勤王者。不應之。合從攻正儀。細川頼之與義滿議。遣赤松光範細川頼元。率兵救正儀。未至。正儀出城遁至四天寺。遂入京。與頼元相見。明日謁義滿。尋還河内。建徳元年。和田正武發兵。與其宗族俱討正儀。正儀不利。復歸義滿。明年夏。義滿遣正儀還河内。因發大兵爲之聲援。是役也。諸將皆謂。正儀不得保河南。遂逡巡不進。細川頼之勸義滿。要諸將。強令渡河。至秋。正儀得還河内。正儀既降義滿。北主罷其官職。數

歳授中務大輔。弘和初。歸順。其爲左兵衛督。仍舊。義滿命和泉守護山名氏清来攻。與氏清戰于平尾。敗績。宗族六人。家人百四十人死之。（平尾在河内石川郡。）正儀引歸保其舊邑。（據金剛山。）尋拜參議。元中中卒。正儀爲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莅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於決機應變。又其所短。正儀嘗與赤松光範連疆相攻。光範部下。宇野正寛爲兒時。（小字熊王。）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寛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讐也。願委質正儀。徐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遣之。正寛至赤坂。因人于正儀。（正寛至赤坂。僑居。兵庫介忠光。視問其姓名。正寛曰。僕赤松光範家士也。父六郎。爲光範戰死。叔父弱。我奪父領邑。又併逐我。故逃至于此。忠光憐之。携歸館穀。）正儀

召見。厚加撫慈。正寛深感恩眷。久之。遂忘其讐。及年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亡父七回忌。欲遂行初心。（其日。正儀召正寛於前。加元服。使和田正武理髮。爲立姓字。曰和田小次郎正寛。取嘗所賜細鎧授之。正寛感泣不禁。至夜欲決意圖之。）促膝按刀。視正儀。温然而坐。遂不忍進刺。起出于外。大慟哭。正儀怪問其故。正寛以實告之。（正寛披露情故曰。舊君之恩不可背。父讐不可不報。而君恩亦不忍背。則我若之何。）抜刀。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寛剃髮爲僧。作書致光範。并返所授刀。（退居嵯峨往生院。終身不出寺門云。）其得士心。如此。又與清氏入京也。北將佐々木高氏。捨第出走。命守

者淨掃室内陳設名畫珍帖及諸器玩戒曰有来者必酒食厚犒之既而正儀至大感其用意清氏欲綴其家正儀止之更添置名鎧銀刀而去當時諺謂高氏一擲贏得正儀刀鎧而正儀之優裕有禮可以見其性度之一端矣二子正勝正元。大日本史南山史〇一説正儀子有正秀。

南木誌卷一終

南木誌卷二

中山利貞編輯

張氏忠武誌中。撰武候年表一卷。繫以漢室及昭烈之事蹟焉。楠中將公者。我之諸葛武候也。而公之宗族。實與 南朝相終始。其關係于 行宮不細。今就舊史摘録 皇室播遷志士殉國之概略。竊倣張氏云誌年表。

楠公正成年表

甲午 伏見天皇永仁二年。是歳公生。

乙未 永仁三年

丙申 永仁四年

丁酉 永仁五年

戊戌 永仁六年

七月帝禪位於皇太子。是爲後伏見天皇。初帝爲北條時宗所立。後又以詭詞嚇北條貞時。因而傳位於皇太子。聽政院中。

己亥 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

庚子 正安二年

十二月北條貞時策定後深草龜山兩統迭立限以十年。

辛丑 正安三年

正月帝禪位於皇太子。後宇多長子也。是爲後二條天皇。時年十七。長於帝三歳矣。方是時。本中新三院。前後伏見。都五上皇。蓋上皇之多。振古所未有也。 八月立富仁親王爲皇太子。

壬寅 後二條天皇乾元元年

癸卯 嘉元元年公年十歳

十二月親王尊治加元服。

甲辰 嘉元二年

三月親王尊治。任太宰帥。 七月後深草上皇崩。

乙巳 嘉元三年

九月龜山上皇崩。 是歳公從其父正玄。與矢尾顯幸戰于河内。

丙午 德治元年

丁未 德治二年

五月親王尊治兼中務卿。

戊申 延慶元年公年十五歳

八月帝崩。皇太子踐祚。是爲花園天皇。 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爲北條貞時所逐。還京師。以其子守邦王爲征夷大將軍。 九月立尊治親王爲皇

太子

己酉　延慶二年

是歳公破矢尾顯幸。斬首十七級。

庚戌　延慶三年

辛亥　應長元年

十月北條貞時卒。子高時尚幼。其族基時貞顯連署決定政務。從遺命也。

壬子　正和元年

癸丑　正和二年。公年二十歳。

甲寅　正和三年

乙卯　正和四年

丙辰　正和五年

七月鎌倉執權北條基時免連署高時爲執權。

丁巳　文保元年

九月伏見上皇崩。

戊午　文保二年

二月帝禪位於皇太子。是爲後醍醐天皇。後宇多第二子也。幼而英敏。龜山上皇鍾愛之。欲授祚。祈石清水廟。以後二條長且無過。不可超次立之。未發及花園踐祚。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爲儲次。後宇多上皇曰。朕有所思。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乃立之。　三月帝即位。立邦良親王爲皇子。

己未　後醍醐天皇元應元年　諱尊治。在位廿一年。改元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暦、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崩于吉野行宮。壽五十二。

庚申　元應二年

辛酉　元亨元年

始置記録所。帝親臨聽訟。詔廢諸新關。　帝留意政事。勵精圖治。常與儒臣討論經史。居恒有恢復皇運之志。

壬戌　元亨二年

五月陸奥人安藤堯勢叛北條氏。高時遣兵伐之不克。　是歳紀伊人安田某渡邉某作亂。公討平之。斬安田某。走渡邉某。

癸亥　元亨三年。公年三十歳。

甲子　正中元年

三月帝行幸石清水及賀茂。　六月後宇多上皇崩。　九月美濃人土岐頼員多治見國長奉密詔。謀討六波羅。事泄。北衛鎮將遣兵襲殺之。拘致藤原資朝藤原俊基于鎌倉。鞫問不服。高時將廢帝。帝遣藤原宣房賜誓書於高時諭之。

乙丑 正中二年

高時奏、流藤原資朝于佐渡、釋俊基、還京師。

丙寅 嘉暦元年

三月皇太子邦良薨。鎌倉執權北條高時罷。高時有疾、其宰長崎高資勸之罷職、薙髮號崇鑑、以族守時維貞連署行事。七月立後伏見皇子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帝愛皇子護良、欲立之、高時不奉詔、逐令護良削髮號尊雲、世稱大塔宮。十月前将軍惟康親王薨。

丁卯 嘉暦二年

戊辰 嘉暦三年

十月前将軍久明親王薨。十二月以尊雲法親王為延暦寺座主。

己巳 元徳元年

庚午 元徳二年

三月帝行幸南都及叡山。北條高時為執權。四月盗殺大判事中原章房。初帝議滅高時、章房諫。帝恐語漏、使人竊殺之。五月高時遣兵收致僧圓觀文觀於鎌倉、流竄有差。先是帝與大塔宮日夜議東伐、又密召圓觀等於禁内、呪咀高時。至

陛防之謀也乎

是事覺。九月高時疾、高資專權。

辛未 元弘元年

三月帝行幸北山。八月賊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等率兵入京師、圖行廢立。廿七日帝潜幸笠置山。勅藤原師賢備儀衛登叡山、以綴賊兵。六波羅鎮將遣兵攻之。廿八日護良親王督僧徒破賊兵於辛崎。既而兵潰奔南都。師賢脱走行在。帝詔四方勤王。公赴召于行在。公還據赤坂城。備前人兒島高徳、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遥為應援。九月朔六波羅鎮兵圍行在、固不能抜。廿日高時

立量仁親王為帝。(後伏見第一子、称光嚴帝)廿八日行在陷。錦織俊政石川義純及義右死之。帝遯有王山、為追兵所執。十月帝幸平等院。賊奏請傳神器於新主。不聽。賊遷帝於六波羅、帝使備行幸禮而後往。復請傳神器、乃授以偽器。親王以下文武百僚悉被執。護良親王獨匿吉野。賊圍赤坂城。公設奇計、殺賊無算、糧盡、入金剛山、招褒義旅。十一月公之三河、覘鎌倉虚實。櫻山茲俊兵潰、死之。

壬申 元弘二年

公自三河還河内、徒往吉野、謁大塔宮。賊殺應徴

武士足助重範。三月賊遷帝於隱岐。親王公卿多遷于遠裔。兒島高徳欲奪駕事不成夜微服至行宮。題詩於櫻樹。有天莫空句踐之語。　四月二日車駕抵隱岐。三日公復赤坂城。徇和泉河内。廿八日矢尾顯幸來屬公。　五月十七日公進陣天王寺。京畿大震。廿一日大敗六波羅軍。　高時殺平成輔。　六月賊高時殺藤原資朝俊基源具行。

七月十六日賊高時遣宇都宮公綱來攻。公詐退不戰。廿七日公綱反兵。廿九日公復屯天王寺。兵勢益振。　八月赤松則村起兵播磨。　十月公

徇紀伊。戰于隅田庄。賊軍數十萬擣京師。　是冬公城千早。　護良親王起兵吉野。

癸酉 元弘三年。公年四十歲。

正月帝在隱岐。　二月賊大擧來攻。合兵圍吉野赤坂千早。十二日伊豫人土居通信得能通言勤王起兵。十九日赤坂陷。平野某出降。閏二月朔吉野陷。村上義光死之。護良走吉野。賊合兵圍千早。廿四日帝還幸伯耆。州人名和長年擧族奉之。三月上野人新田義貞起兵。亦應公。十二日赤松則村連戰破賊。入京。十三日菊地武時起兵討北條英時於博多。小貳貞經大友貞宗倍擊武時。武時死。　四月三日赤松則村源定平僧良忠攻京不利。八日源忠顯奉恒良親王攻京敗績。太田守延死之。十六日高時使名越高家足利高氏援六波羅。廿七日赤松則村擊高家斬之。高氏陰計歸順。徇丹波。　五月七日忠顯高氏則村合兵攻六波羅陷之。北條仲時北條時益東走伏誅。新帝西上皇還京。八日新田義貞出兵武藏。十日金剛山圍解。廿二日義貞討鎌倉。高時伏誅。將軍守邦薙髮。是月小貳大友斬北條英時。長門探題北條時

直降。廿三日車駕發行在。廿五日詔廢新主。　六月二日公迎駕兵庫。勒前驅入京。五日車駕還闕。任足利高氏治部卿。護良親王請誅尊氏。不允。拜為征夷大將軍。入朝。　七月守邦親王薨。　八月五日高氏叙從三位。帝賜偏諱曰尊氏。是月置決斷所。議賞軍功。賞罰不當。人心自此背。　十月源顯家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略定陸奥。　十二月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足利直義佐之。是月置評定所引付衆。如鎌倉故事。

甲戌 建武元年

正月營大內。賞錄元勳。各有差。以足利尊氏爲第一。任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公任攝津河內守護。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內侍廉子之出也。　三月高時餘黨。本間某澁谷某。反襲鎌倉。足利直義討平之。　五月出雲獻千里馬。藤原藤房請却之。帝不聽。時朝政不公。賞罰多濫。公憂悶。依藤房進諫。亦不容。　九月尊氏任參議。　十月藤房辭官去。十一月流護良於鎌倉。直義監之。北條憲法據飯盛山作亂。公討平之。　是年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又置武者所。新田氏族管之。

乙亥 建武二年

二月源顯家任中納言。　五月顯家平出羽賊。六月藤原公宗與北條氏遺孽。謀弑于帝。事覺伏誅。　七月北條時行作亂鎌倉。足利直義戕護良。挾成良親王西走。　八月詔尊氏討時行。尊氏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允。更任征東將軍。尊氏怒不辭而發。至駿河。與直義討時行。破之。時行走。餘黨伏誅。　十月詔召還師。尊氏據鎌倉反。　十一月十九日詔奪尊氏官爵。賜節刀於新田義貞。奉尊良親王東征。公留護京師。廿五日義貞擊尊氏于矢矧。敗之。　細川定禪起兵讃岐。飽浦信胤田井信高據福山應賊。　脇屋義助奉尊良與賊尊氏戰于竹下。敗績。藤原爲冬死之。鹽谷高貞大友貞宗叛降賊。官軍退屯尾張。詔義貞反師。尊氏躡踵西上。送書誘公曰。某固無貳心。願與子戮心共誅亂臣義貞。以懸其頭于軍門。畿內六州。子自取之。公不答。以其書奏帝。義之。　赤松則村久下時重等應賊。越中守護普門利清反。國司源定清死之。

丙子 延元元年

正月賊尊氏入寇。義貞拒之。大渡不利。　十日宇都宮公綱大友氏泰反降賊。義貞敗走還京。帝奉神器幸叡山。信濃入勅使河原重直軍敗。不知帝所在。謂其二子曰。已爲亡朝之臣。何面目事于逆臣之庭哉。自殺于羅城門。　十一日賊陷京師。焚皇宮。結城親光佯降賊。刺尊氏。不成死之。賊將定禪等犯行在。源顯家奉義良親王入援。忠房親王藤原實世。公及義貞長年等。擊尊氏大破之。尊氏西走。遂復京師。是月公遣族正家。率兵徇常陸。那珂氏族應之。　二月二日車駕還京師。宇都宮公綱

来降。公及顯家義貞追尊氏。至攝津。累戰破之。尊氏直義走筑紫。義貞等振旅還京師。公曰。不速追討之。是遺後患也。義貞不從。衆皆憾焉。　菊池武敏起兵。擊小貳貞經。斬之。尋與尊氏戰于鞴濱。不利。六日楠正家擊佐竹義篤于常陸。獲其子義冬。進據瓜連城。廿六日賊兵來攻。正家逆擊斬後藤基明。　三月義良親王爲陸奥大守。顯家任鎭守府將軍。赴鎭。　西國應賊蜂起。義貞圍赤松則村于白旗城。　四月後伏見天皇崩。十八日兒島範長其子高德。起義兵于備前熊山。廿六日尊氏大

軍發太宰府。　五月朔尊氏到嚴島。僧賢俊授後伏見上皇宣旨于尊氏。十五日直義陷福山城。大江田氏經敗走。廿三日義貞解白旗城之圍。退陣兵庫。詔公援義貞。廿四日公辭闕而西。到櫻井驛。遺訓正行。遣歸河內。廿五日義貞與尊氏戰于兵庫。敗績。公與直義。大戰于湊川。死之。年四十三。

楠公正行年表

丙寅　後醍醐天皇嘉曆元年。是歲公生。

丁卯　嘉曆二年

戊寅　嘉曆三年

己巳　元德元年

庚午　元德二年

辛未　元弘元年

壬申　元弘二年

癸酉　元弘三年

甲戌　建武元年

乙亥　建武二年。公年十歲。

丙子　延元元年

五月廿四日公自櫻井驛還河內。廿五日判官公

殉節。官軍敗績。帝復幸于叡山。　六月七日賊足利尊氏犯行在。源忠顯藤原雅忠死之。十八日延曆寺僧光澄反。誘賊登山。宇都宮公綱擊殲之。廿日官軍大破敵營。斬賊將高師重。晦日新田義貞等進攻京師。不利。名和長年死之。　七月八日官軍攻賊營。有叛者。泄謀不利。廿三日藤原隆資及義貞義助等。夾擊京師。帝親臨勞之。剪所御紅袴。頒賜士卒。既而王師大敗。　八月賊尊氏立豐仁親王。稱帝。（光嚴上皇弟）號用建武。是爲光明帝。時人語曰。親王未有一戰功。將軍賜之帝位。　十月賊誘

興福寺僧徒。絶東北餉道。軍士飢困。尊氏佯請降。帝許之。勅義貞。奉皇太子。專勾當軍國事。經略北國。十日車駕還京。尊氏幽帝於花山院。悉奪從駕公卿官爵。十一日皇太子至近江。得能通言及族通綱遇敵戰沒。是日佐竹義篤陷瓜連城。楠正家逃于陸奧。十三日皇太子至越前。氣比氏治迎入金崎城。賊將足利高經圍之。 十一月賊尊氏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以僞器授之。越前人瓜生保起兵杣山。脇谷義治將之。源顯信亦起兵伊勢。十二月廿一日帝奉神器。潛幸吉野。僧宗信來迎。

公及和田正朝眞木定觀等迎衛。尊氏幽成良親王。

丁丑延元二年北朝光明帝建武四年

正月廿一日里見時成瓜生保僧義鑑援金崎。不克皆死之。 帝手詔。命北畠顯家圖恢復。顯家出兵略四近。相馬親胤與賊結城宗廣戰陸奧。 二月小田治久與賊佐竹義景戰小田山不利 三月六日金崎城陷。皇太子被虜。尊良親王及新田義顯里見時義氣比氏治氣比齊晴等皆死之。大塚惟正和田治氏與細川顯氏戰于河内古市。斬細川直俊 六月宇都宮公綱入覲。尊澄親王起兵遠江。大館氏明起兵伊勢。江田行義守高山寺城。金谷經氏守丹生山。北條時行奏請討尊氏自贖。詔許之。 七月十四日源顯家遣楠正家東兼亂。率兵畧常陸。 八月正家與小田治久等往會顯家於宇都宮。 十二月公綱時行義興各發兵會顯家。軍進攻鎌倉。舉之。義貞據杣山與高經相持。義興以上野兵從顯家攻鎌倉。走義詮。

戊寅延元三年北朝曆應元年

正月源顯家與賊將土岐賴遠桃井直常戰于青

野原破之。 二月顯家與桃井直常戰于南都敗走河内。皇子義良及宗良走抵行在。 義貞拔越前府城。北陸響應官軍復振。 三月菊池武重擊敗賊將一色氏範于石垣。顯家出師和泉。 四月尊氏鴆弑皇子恒良及成良。 五月廿二日顯家與高師直戰于阿部野敗死。名和義高亦死之。六月源顯信陣八幡山。高師直攻陷之。閏七月二日義貞攻藤島中矢卒年三十八 帝詔源顯信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出鎭陸奥節度東北諸軍事。源親房輔之。舟師遇颶。義良至篠島勢親房抵

常陸。鎮撫郡縣。十月結城宗廣卒。

己卯興國元年（北朝曆應二年）

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源親房擊宇都宮綱世。斬其子某。七月脇谷義助拔越前府城。八月九日帝不豫。立義良親王為皇太子。十五日讓位。十六日崩。公率兵宿衛。帝天資英毅。博涉書史。嘗元僧楚俊相帝。退曰。天皇有亢龍之悔。然必得再登極矣。帝臨崩口勅。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為恨。太子能錄義貞義助之功。務成恢復。以稱朕志。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劍。以崩。羣臣奉遺言。不改服

御。北面葬于藏王堂之塔尾。九月懷良親王為征西大將軍。掌九州節度。脇谷義助却越前。據根尾城。（濃）十月皇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新田氏臣畑時能。與賊足利高經戰伊地山。死之。是月新田義助舍根尾城。至行在。加賜爵一級。賊將高師冬攻小田城。源親房擊却之。十二月宣遺詔。勸王。新田土居得能菊池氏之諸族。各舉兵圖恢復。

庚辰後村上天皇興國二年（諱義良。後醍醐第八子。在位三十年。改元二。曰興國。正平。崩壽四十一。）

正月滿良親王戰于土佐潮江山。大破敵兵。三月備前人飽浦信胤歸順。伊豫人舉義。勅脇谷義助為四國九州總督。四月官軍拔下總駒城。高師冬燒營而遁。五月十日義助卒。金谷經氏拔備後鞆城。九月賊將細川賴春陷世田城。大館氏明死之。高師冬陷伊佐城。宗良親王奔越後。

辛巳興國三年（北朝曆應四年）

二月伊豫人得能通理歸順。拔河江城。據之。五月源親房邀陸良親王於吉野。入小田城。（陸良者大塔宮子也）七月菊池武重卒。十一月小田治久叛。源親房走保關城。陸良親王源顯時走保大寶城。

壬午興國四年（北朝康永元年）

二月災異荐降。四月肥後人阿蘇惟時叛。菊池武光討之。不利。八月陸奧官軍。伊達行朝田村宗季等。攻撫貫出羽守。斬之。賊將高師顯陷玉九城。（勢）愛曾宗貫走多氣城。源顯時討師顯。破之。

癸未興國五年（北朝康永二年）

是春陸良親王出大寶城。入小山祇園城。四月賊兵攻關城。源親房擊敗之。斬結城直朝。五月朔守永親王自吉野至關城。親房奉之。是冬關大寶二城並陷。守永親王逃陸奧。親房顯時走行在。

闔宗祐。及子宗政、下妻政泰死之。結城親朝遂降賊。

是年吉見頼武勤王。陸良親王歸吉野。

甲申 興國六年（北朝康永三年）

二月山名時氏圍新田義宗於見開山。遂陷。義宗走越後。　四月顯信奉守永親王。據宇津峰城。

五月源顯國與賊戰大寶城。（常）死之。　六月賊將一色範氏攻生葉城。　十月鎌倉賊攻新田義興府中。（武）陷之。

乙酉 興國七年公年二十歲（北朝貞和元年）

二月菊池氏族與一色範氏戰破之。　八月兒島高徳荻野朝忠迎脇屋義治於上野起兵。與賊將

山名時氏戰敗績。朝忠出降。義治高徳潛入京。謀剌尊氏。事敗走信濃。

丙戌 正平元年（北朝貞和二年）

閏九月阿蘇惟澄數與賊兵戰。破守山關。

丁亥 正平二年（北朝貞和三年）

七月公擧兵謀收復京師。　八月公攻須田城。（紀）

九月十七日與細川顯氏戰于譽田林（河）破之。

十一月廿六日公討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破之。　十二月尊氏使高師直大擧入寇。

公朝行宮。拜先帝廟。題和歌扉上。以寓殉難之意。（將軍家譜云正行潛兵襲京師尊氏周章走近江夫人氏所害直義自復道脱走正行收兵而去尊氏又入京師）

戊子 正平三年（北朝崇光帝即位貞和四年）

正月三日賊將高師直侵河内。五日公邀大戰于四條畷（河）死之。年二十三。　正行戰歿。藤原隆資收敗兵還行在。帝避阿瀨川城。（紀）師直遣僧來講和。不許。師直燒行宮。返百僚第舍。神祠梵刹。蕩燼無遺。　二月楠正儀承兄正行後。率兵與高泰數戰于石川河原。北軍引還。　九月北軍入寇。帝避

穴太（和）。以黒淵村總福寺爲行宮。土人稱黒木御所。

行在年表（自正平四年訖元中九年是歲南北講和凡四十五年）

乙丑 後村上天皇正平四年（北朝崇光帝貞和五年）

二月將軍塚鳴。空中有兵馬聲。楠正儀（時年廿一）與畠山國清相持于石川河原。　先是足利氏擁立光明帝。陽尊之。每事奏聞。至此不復稟敬。雖供御闕。不顧。侮辱公卿。奪其食邑。　源直義謀誅高師直。事泄。薙髮屛居。尊氏召義詮於鎌倉。代執政。

庚寅 正平五年（北朝觀應元年）

六月西國採題源直冬叛其父尊氏舉兵　七月
将軍塚鳴　十月尊氏與高師直等討直冬　十
二月師直謀殺直義直義出奔請降行在廷議惡
其姦詐欲誅之左大臣師基源親房謂得大援恢
復可圖詔許之命討尊氏自効畠山國清屬直義
降正儀出兵爲聲援

辛卯　正平六年北朝觀應二年

正月上杉憲能應直義攻高師冬直義進據八幡
挑井直常應之夾攻京師足利義詮西奔　二月
直義大敗尊氏下御影濱尋直義國清叛降尊氏

上杉顯能斬高師直師泰諏訪副隆斬師冬　四
月菊池武光陷薩摩諸城　六月赤松則祐來降
七月正儀兵焚北方諸砦　八月尊氏欲擊直
義及石堂義房挑井直常等恐官軍乘虛遣僧惠
鎭來請降不許　十月尊氏父子重遣赤松則祐
請降許之詔討直義於是義詮廢北帝及太弟去
觀應號奉正平號源親房入京師掌諸務勅源具
忠放北主新璽鏡送行宮關白以下公卿皆詣行
宮削官爵各一等許明年還闕　菊池武光敗足
利直冬降小貳賴尚

壬辰　正平七年北朝後光嚴帝文和元年

正月改元太爲賀名生行在地名　義詮獻黃金三千
兩馬十匹又遣後宮百僚各有差　尊氏東征降
直義幽于鎌倉遂酖殺之　二月密詔兒島高德
東行使新田義宗義興起兵　車駕發行宮至男
山　閏月楠和田北畠氏襲京師破細川顯氏獲
賴春義詮走近江官軍放廢帝及光嚴光明二上
皇送幽穴生和新田義宗等破尊氏及基氏陷鎌
倉　三月義詮復京師赤松則祐叛　五月正儀
弟正忠還河内男山失守帝脫圍還行在藤原隆

資死之　八月義詮立後光嚴帝　九月山名時
氏山名師義歸順　十月足利直冬降當時南朝隱士朴翁
私嘆曰直冬欲假朝威以驚其父悖理反道莫大焉朝廷容之援以節鉞濫典莫甚焉可慨哉識者
其知南朝不振而許降如此是公卿無識之所致可惜已

癸巳　正平八年北朝文和二年

正月菊池武光與一色範氏戰于肥前　二月源
顯能率兵至大和藤原隆俊起兵紀伊　五月正
儀正武及赤松氏範等與山名時氏會　六月合
兵入京義詮奉帝東奔北朝公卿一切解官沒第
七月義詮返兵官軍去京　九月尊氏奉帝入洛

甲午 正平九年 北朝文和三年

四月北畠親房薨。親房博學治聞嘗著神皇正統紀 正儀軍于宇治。九月桃井直常足利高經皈順。命攻京。十二月直冬時氏應之。尊氏走近江。

乙未 正平十年 北朝文和四年

正月直冬等入京師。二月勅遣藤原隆俊等援直冬據男山。尊氏據叡山。義詮東上官軍敗績

七月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諏訪仁科應之。

丙申 正平十一年 北朝延文元年

正月足利高經叛尊氏。十月宇都宮公綱卒。

官軍與賊戰于中島。捕 十一月勅菊池武光經畧九州。

丁酉 正平十二年 北朝延文二年

正月還北朝光嚴崇光二主。及直仁親王。立熈成親王為東宮。

戊戌 正平十三年 北朝延文三年

二月菊池武光破一色直氏。九州悉平。四月源尊氏薨。年五十四等持院 諡義詮嗣。十月義興戰沒矢口。武 十一月武光攻畠山國久。敗之。

己亥 正平十四年 北朝延文四年

二月菊池武光奉懷良親王。大破少貳賴尚于筑後河。八月又破賴尚于大原。北畠顯信戰死

十月畠山國清。大兵將來犯。帝避天野。又徙觀心寺。

庚子 正平十五年 北朝延文五年

正月正儀據赤坂。修守備。四月藤原隆俊破畠山國清于龍門山。住吉社鳴。社前楠樹。無風而折。興良親王叛。大塔宮子 火行宮。關白師基討之。興良敗走南都。閏月諸砦皆陷。五月賊攻赤坂。正儀退保金剛山。七月正儀等攻譽田京師騷擾。

王師復振。足利氏執事。仁木義長與佐佐木道譽細川清氏等。爭權互讒。義長以兵襲義詮營。義詮聽道譽說。夜走嵯峨。義長走伊勢。遂降行宮。細川國清亦東歸。基氏逐之。

辛丑 正平十六年 北朝康安元年

四年菊池武光降于島津氏久。九月正儀正武等。與佐佐木秀詮及氏詮。戰于攝津。斬之。秀詮氏詮並道譽孫。攝津守護也。十月細川氏清為道譽。所讒來降。十一月正儀氏清攻京。赤松範實降。十二月義詮奉帝走近江。又集兵返戰。範實

降賊。官軍退京。清氏走阿波。

壬寅　正平十七年　北朝貞治元年

正月細川清氏畧四國。六月山名時氏畧美作。徇三備。七月清氏與細川頼之戰。敗死。自是山名氏細川氏始大。九月菊池武光破九國探題足利氏經。氏經逃還。

癸卯　正平十八年　北朝貞治二年

甲辰　正平十九年　北朝貞治三年

三月大內弘世叛。七月山名時氏師義仁木義長石堂頼房等。來降者。又叛應賊。細川頼之遣人

招降正儀。不從。

乙巳　正平二十年　北朝貞治四年

正月前關白師基薨。八月河野通直皈順。

丙午　正平廿一年　北朝貞治五年

佐佐木道譽讒足利高經于義詮。高經以其子義將北走。尋卒。道譽好讒。陷四執事。（義長清氏高經義將）而義詮不覺。猶欲以道譽為執事。遭疾而止。勅征西將軍懷良率九州兵入援。

丁未　正平廿二年　北朝貞治六年

四月足利基氏卒。氏滿嗣。為關東管領。七月菊池武政拔少貳冬資香春山城。十二月足利義詮卒。（年三十八。謚寶篋院）子義滿嗣。時年十一。細川頼之受遺託。為管領。頼之為人忠良。竭心輔導。尚賢遠佞。士風大革。

戊申　正平廿三年　北朝應安元年

懷良親王奉勅入援。以海路梗塞。不果。三月十一日帝崩。壽四十一。葬于河內錦部郡檜尾山。稱後村上天皇。第一皇子寬成立。以皇弟熈成為皇太弟。

己酉　長慶天皇正平廿四年（諱寬成在位五年改元二曰建德文中壽及葬地闕）。北朝應安二年

正月細川頼之贈書正儀。勸降。正儀領之。足利義滿賜書正儀。義滿幼冲。頼之所贊成也。二月七日義滿撫和泉河內。布告正儀降。三月楠氏族攻正儀。四月二日正儀上京見頼之。尋謁義滿。河野通直發肥後。據高繩。（豫）赤松氏範歸順。據中島。（攝）是月彗星見東北。十一月河野通直畧定伊豫。十二月細川頼之就僧忠雲請南北講和。不許。和田正武攻楠正儀于赤坂。正儀請和。正武解圍而去。

庚戌 建德元年 北朝應安三年

正月脇谷義治出軍、武藏上野、與上杉朝房等戰不利、走信濃。三月桃井直知敗死于長澤。越中

帝移蹕天野山。十一月勳和田正武攻正儀。北兵來救。正武退軍。

辛亥 建德二年 北朝應安四年

三月北朝後光嚴帝讓位緒仁。是稱後圓融帝。

五月細川賴基入寇。六月細川賴之遣其義子賴元及正儀入寇。八月北軍退去。九月征西將軍懷良請以良成親王嗣其職。

壬子 文中元年 北朝後圓融帝應安五年

二月武政子武光與今川貞世大內義弘戰敗之。

癸丑 文中二年 北朝應安六年

三月細川氏春入寇。七月菊池武政破今川貞世于博多。氏春進逼天野。帝避幸賀名生。八月二日讓位皇太弟。而移吉野。氏春焚行宮。藤原隆俊死之。十一月菊池武光卒。官軍大舘氏清與仁木義長戰于伊勢。斬其族義信。

甲寅 後龜山天皇 文中三年 諱熙成後村上帝第二子在位二十年改元三日天授弘化元中禪位北朝後小松帝。○北朝應安七年

正月北朝後光嚴上皇殂。六月菊地武政卒。子武朝嗣。為肥後守。冬宗良親王自信濃入覲。

乙卯 天授元年 北朝永和元年

四月少貳冬資歸順。六月大織冠像自裂。八月橋本正督降賊。陷紀伊諸城。冬資與今川貞世戰敗死。

丙辰 天授二年 北朝永和二年

正月今川貞世陷太宰府。少貳賴定走肥前。七月足利直冬降北朝。尋卒。細川賴之請和南朝曰。禪神器於北朝。約以両統迭立。公卿武弁官職

食邑。不加削奪。蓋止干戈也。南朝公卿及桃井等拒不納。此時南朝屬邑者。河和泉紀賀勢志飛信野越豫備石長肥日隅薩凡廿國。北國有征東將軍宗良。西國有征西將軍懷良。伊勢有國司北畠氏云。

丁巳 天授三年 北朝永和三年

八月菊池武朝與大內義弘戰。敗績。其族百餘人死之。

戊午 天授四年 北朝永和四年

九月菊池武朝大破今川貞世大內義弘。十一

月官軍橋本正高出兵紀伊討細川業秀大敗之細川賴元山名義理來援正高退保土丸城大舘氏清援正高敗北軍北軍退去　義滿以山名氏清爲和泉守護山名義理爲紀伊守護以逼行在

己未　天授五年　北朝康曆元年

正月山名氏清陷土丸城正高脫走藤波石垣亦陷　義滿出軍東大寺徵近江美濃兵美濃土岐康行反義滿來降　二月十市重則起兵南都斯波義將吉見範直來攻　上杉憲房率兵西上康行降　鎌倉管領氏滿叛義滿上杉憲春諫死氏滿止　十一月細川賴之竄伊豫河野通直敗死四國又陷　義滿寖長放恣怠政驕奢太甚賴之忠諫不聽相嫌隙罷賴之職就國無何義滿悔悟命總管南海

庚申　天授六年　北朝康曆二年

五月小山義政皈順起兵下野宇都宮基綱來攻戰于裳原斬基綱既而復降　七月橋本正高與山名氏清戰高名邉泉死之　九月伊生地城紀陷　十月今川仲秋陷水島城菊池武純出走

辛酉　弘和元年　北朝永德元年

二月小山義政又起兵據鷲城　四月官軍戰于阿瀨川不利　十一月小山義政降義滿　楠正儀歸順

壬戌　弘和二年　北朝永德二年

閏正月楠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河官軍敗績正儀宗族六人家人百四十人死之正儀引還保其舊邑尋拜參議　勝代紀加守泉陷藤原義資死之　三月北軍陷樻谷小山義政死之其子若犬出走　四月北朝王禪代　和田正武卒按大日本史曰正武不知所終今國史畧書卒年以俟後考云　據細川氏清畫定河泉獨吉野屬行宮　楠正儀卒年無定說國史畧南朝紀傳後太平記以天授六年爲卒恐非日本外史以弘和二年爲卒近是然不知其所據焉大日本史據觀心寺文書二見文書渡邊系圖等謂弘和三年十二月正儀尚存則元中中卒此說雖如有所據弘和二年春正儀平尾敗北之後正武既卒和泉河內紀伊諸城悉陷而正儀尚存豈有坐見而不援之理哉史乘散軼又無可考

癸亥　弘和三年　北朝後小松帝永德三年

十一月征西將軍懷良薨一說嘉慶二年爲薨不知孰是

甲子　元中元年　北朝至德元年

九月菊池武朝出軍破今川仲秋拔腰尾城

乙丑　元中二年　北朝至德二年

三月新田義則起兵信濃。不利。走陸奥。　六月小山若犬據祇園城。敗木戸範季于深江山。野　七月若犬敗走陸奥。若犬沒落流寓應永三年在陸奥密招衆南朝勤王者子姪舉義田村莊司坂上清包應之以新田義宗子義則為將武藏上野之義徒盡至陣于白河足利氏滿率大兵來攻軍敗若犬不知所之有二子尚幼匿民間革名盛政執送鎌倉沈之六浦海

八月宗良親王薨。　九月菊池武朝破今川貞世于上津浦。

丙寅 元中三年 北朝至德三年

三月常陸人小田孝朝起兵據宍戸男體城。　九月赤松氏範與足利義滿兵戰于清水。播 而敗氏

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季則自殺。　此時南軍勢衰。近行在者。河内有和田楠橋本福塚宇佐義神宮寺八尾等。紀伊有湯淺山本恩地贄川貴志野上等。大和有三輪眞木宇野酒邊佐和秋山等。伊勢國司北畠氏。尚有伊勢及大和宇多郡伊賀名張郡志摩二郡已云。

丁卯 元中四年 北朝嘉慶元年

九州探題今川貞世罷。澁川義俊代之。　上杉朝宗攻陷男體城。小田孝朝死之。

戊辰 元中五年 北朝嘉慶二年

三月楠正勝與畠山基國山名氏清戰于河内。大日本史云。正勝及父正儀卒。領其衆。蓋先是正儀卒也。　七月足利義滿遊南紀。正勝潛軍間行。欲襲其虛。細川氏清伏兵平尾。擊其不意。正勝苦戰脱還。此時南軍所據。唯一城兵僅八百耳。

己巳 元中六年 北朝康應元年

庚午 元中七年 北朝明德元年

三月楠正勝與畠山基國戰于落合。河 不利。　北軍西征。菊地武朝敗保隈部城。

辛未 元中八年 北朝明德二年

義滿召細川頼之于阿波。以其子頼元任管領。　西征將軍良成菊池武朝。與北兵平息兵。依足利氏之請也。　十二月山名氏清作亂。山名滿幸起丹波。山名義理以紀伊應之。義滿討之。斬氏清。禽滿幸。分其領國。賞戰士。

壬申 元中九年 北朝明德三年

三月細川頼之入道常久卒。年六十四 義滿悼惜。親臨其葬。　義滿贈書楠正勝。招之不聽。　五月畠山義深攻陷千劔破。正勝出走十津川。弟正元潛行入京。欲刺義滿。事覺被斬。　十月足利義滿使大

內義弘六角滿高。來請和南帝曰。駕還授神器則。
兩統更立。許之。廿八日車駕發行宮。群臣戎服。閏
月二日御大覺寺。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之。帝
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斃不肯屈
下。以辱祖宗也。事既殆破。滿高諫曰。神器在彼。南
帝眞天子。不當逆命。竟遣滿高定和。五日帝授神
器以皇子寬成。立東宮。　十一月宴於禁中。留十
餘日而還。自延元二年後醍醐帝南遷。至是五十
有六年而。南北一統。南帝自此居嵯峨。小倉。稱曰
小倉新院。吉野十津川皇邑。爲供給。伊勢北畠。肥
後菊池氏。以下郡邑如舊。應永元年甲戌二月上
尊號曰太上天皇。削髮法諱金剛心。其在別宮。嘗
爲和歌。以遣懷。歌曰。於毛比耶流。比斗佗耳阿
礼奈。須美奈礼奴。嵯峨農能於具迺。都由波伊加
珥登。其悄寂之狀。可想看也。應永廿九年壬寅七
月崩。葬于嵯峨福田寺。

源君美曰。中興初政。不足悉論。其故何也。中興與創
業不同。創業譬猶新造屋室也。其費雖多而。經營既
畢。可保數百年之久。若大廈傾頹。仍舊修理。則尤難
事也。鄙語曰。撓角至殺其牛。初藤氏擅權。皇化陵遲

後三條即位。銳意恢復。是時以王室之衰。未甚也。猶
屋舍小損。加之修理。亦可以不至傾覆矣。及源右將
擁天下兵權。北條氏九世執國命。天下武士。跋扈鴟
張日久矣。一旦欲使此輩屈膝於無功縉紳之下。譬
猶起敗屋。加之粉飾。隨起隨顚。豈有成乎。況民肩未
息而。營大內。頒封邑於官宦媵妾伎能僧巫乎。至有
大勲勞者。則往往不沾尺寸之恩。或有與者。隨而奪
之。是中興之業。所以僅成而又亂也。蓋當時之急務
無如恩威兩施。瑣瑣細勲。姑措不論。有大功乎國家
而。賞賚不得其所。如之何其可也。今試議其功勞。如
護良親王。爲其父皇盡力。所不敢論也。至功臣。我以
正成爲第一。初笠置陷。天子蒙塵西州。方斯時。天下
雖廣。無一人舉勤王之師者。而正成獨不改其節。以
眇眇之軀。抗數萬之賊軍。曠日持久。致義旅嚮應。鑾
輿反正者。皆其力也。若無正成爲之首唱。則雖有新
田足利赤松諸公。將安施其功乎。其次義貞之功績
最大。以滅其渠魁也。若赤松名和二氏。又次之。夫非
圓心之功。六波羅不拔。設令帝幸船上。鎌倉未滅。六
波羅未拔。行在殆哉。非長年迎乘輿衛之。鎌倉雖滅。
將誰適從乎。然窮鳥入懷。獵者憫之。況受萬乘之委

託乎。苟有人心者。孰不以躬翼戴之。是以其功似多。而其實未甚難為。天子既狩海島。虐焰方熾。而唱義於畿甸之間。其功如不及長年。而其事實難為。故二子之功。優劣難判。獨至尊氏之功。我不之知也。東兵久困于正成。而圓心繼起。乘輿又還幸。船上於是尊氏覲望時勢。欲藉以成其私。歸順官軍耳。其戰勳無足錄者。而朝廷賞之。以第一。洵可怪也。蓋亦無他。此其奕世名閥。故致濫賞如此歟。噫有大功者且爾。小功之輩。觖望思亂。宜矣。天下安得不亂乎。讀史餘論

成島讓曰。南北分峙之際。苟世臣之有恥。且知義者。多皆南趨。而其留事北廷者。非媚世偷生。則庸鄙無識之徒也。

巨勢玄仙曰。余觀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挑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夕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耶。國史略

賴襄曰。帝纔斃高時。則謂宇内無復足慮者。是以遇尊氏之降。則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纔得歸闕。即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為急。以悅妃嬪為務。雖有記錄所。蓋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内。内敕所令。與外廷指揮。每與抵牾。武人之邑。往往為内官私給。憤怨思亂。固其宜也。

山縣禎曰。當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島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公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為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青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為失策。鄉使帝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歎也夫。皇朝史略

南木誌卷二終

南木誌卷三

中山利質編輯

前芳往軌。皆足以訓方型俗。而文獻無徵。尚友者之所慨也。維楠公父子。忠孝大節。赫赫千古。青史不朽。而當年遺事。稍有可考據者。雖野乘所載。口碑所傳。皆述而誌之。備尚論者一助焉。誌遺事。

遺事

楠公

正成父正玄。三十一歲而無子。其妻歎之。禱于志貴毘沙門堂。而生正成。故小名曰多聞。幼而穎異。辨說

明析。六歲與十二三歲之童相撲而勝之。七歲有勇力。正玄屢與矢尾別當接鄰相戰。時正成十二歲。自斬敵一人。年已長好學論兵。正玄久與矢尾別當爭地。相戰歷年。或正玄取之。或矢尾取之。至正成比及十六歲。悉取其地。而不被奪焉。時人僉曰。於西國則楠正成。於東國則宇都宮公綱。此二人者。日本無雙將士也。正成父祖之領。二千餘貫。至正成。時有三千七百餘貫。紀伊安田莊司。曾叛高時。使正成平之。以安田領三千貫加與正成。正成受鎌倉六波羅之命。擊渡邉右衛門。又與越智四郎相戰。皆有戰功。又與筒井淨繼有隙。屢攻戰。並無不克焉。武名稍顯。本朝通鑑

菊水章

天皇賜御盞於正成。御手自把菊花泛盞。詔曰。菊保遐齡。以此祝其成功。正成拜戴之。飲三盃而退。以菊爲旗紋。所謂楠氏菊水旗。始於此。上仝

服矢尾顯幸

正成在觀心寺。時奏護良皇子曰。矢尾別當顯幸。有武譽者也。彼若不屬王師。則河内寧謐其難矣乎。正成與彼結私怨。累年攻戰。我若赴赤阪。則鴻命縱雖連降。而彼遂不屬王師。其爲人也智淺而直。常欲得官位。今繕令旨。賜權僧正之號。且有天下安全之後。

忠賞可隨其望之旨。則彼必屬王軍。護良然之。卽賜令旨。顯幸大喜曰。賜權僧正之號。何面目如之哉。然楠正成或曰存。或曰亡。若猶存。勤王。則吾不應命。護良議之正成。正成代護良之旨。使人言曰。正成存亡不可知焉。若不死則。何不來於此乎。縱雖不死。至今不來於吉野。則何忠之有。於是顯幸悅。既過十日。正成出于赤阪。顯幸遣使于護良曰。正成出于赤阪。知之否。護良答曰。不知也。正成拔赤阪之後。遣价於顯幸曰。吾以眇小之身。欲成一大事。似不知其量也。然

重帝命。棄生輕死而已。而今以與足下有怨。故護良皇子之疑我多端。夫以私忘公者。人之所不為也。自今以後。可捨往日之私怨。傳達正成丹心於護良。則忘父祖之恥。乞降於足下。足下若不諾則。私怨也。朝敵征伐之蔀障也。先可與足下戰耳。顯幸謂我應護良之命。事已達于洛。今又與正成戰則。吾無利。且其所言尤有理。良將之乞降。亦非我身之榮乎。乃應之曰。護良之疑吾子也。吾請計之。與吾子同心盡忠矣。遂率百五十騎。來于赤阪。屬正成。自此顯幸與正成屢談兵法。顯幸遂服。請曰。養足下族類一人。以嗣吾

釆地。正成卽授和田正遠三男滿仁王丸。時年十一。和田新發意源秀是也。而後顯幸屈正成。全上

相地於千劍破

正成謂。防大兵者。莫若傍山築城。於是歷覽大和河內之諸山。得千劍破峯。以為五得相應之地。因城焉。五得相應云者。一曰水多。二曰山嶮敵難得登。三曰麓滑嶺峻。若嶺麓共峻則。敵有利于鑿隍。又城邊四町。無別峰亦可也。城邊有峰則。敵兵放矢于城中。拒守者之所嫌也。此地無此患。四曰。城岸皆岩石則。敵難登。五曰山深地僻。利于鄉導窺敵營。又有一得。此

城之高也。不過二町。甚高則。害于軍兵之出入。故正成以為五得相應之地也。正成相城之廣狹周廻五尺之杖。四百餘也。束柴。高築之四尺。柴下去土三尺而堀之。橫柱其長二間。立二柱于三所。有四間之間隙。架矢棚于其間。土底有二緯木。柴間有緯木。壁之高五尺。矢棚又在其上。二柱間之矢棚者。或六寸。或六寸五分。或五寸六分也。試之。立三尺五寸木偶人於岸上。射之。而隨其恰好。而構矢棚。其高低隨宜。其上下又有緯木。或四寸。或二寸五分。壁板之周廻其小則一尺八寸。其大則二尺餘也。有二緯木。立小柱

于其間。周囲八寸。以四寸五分之木為壁骨。內外皆同。實之以瑣石。壓之以塊土。乾之六日。內外又塗土。矢棚架于處處。壁內多植樹木。松柏繁茂。中有屋宅倉庫。壁外之樹木者。皆芟除之。米穀三萬餘石。鹽五百餘石。大豆三千餘石。其餘膏油蘢魚海草乾菜等。不知其數。又有一箱。周廻三間。深廣二間。實之以稻穗。又有一倉。縱五間。橫四間。盛之以矢。又蓄鐵三萬斤。冶者六人。鍛鏃。或賣實器。以調之。又堀土廿間。埋之以炭。凡三千餘駄也。其兵二千餘騎。選八百六十餘人。而置於城中。殘兵千餘。及兵士之婦妻者。遣之

於賀名生奥觀心寺。楠正氏和田三郎恩地左衛門志貴右衛門澤邊五郎等。亦在彼所。爲塞敵之通路知敵之謀計也。又使平野將監居赤阪城。兵士二百八十二人。平野者。矢尾顯幸甥也。正成爲養子之約置之於赤阪城。曾與顯幸所爭之地皆卑之。正成謂守城之法。以水穀爲第一。故其築此城之時。先求水之所在。峰頭有水。號五所。秘泉。大旱不涸。正成塞其滴瀝。而不漏之。自朝暾之外。至翌日曜靈之初出。井中挾竹。待水之滿汲之。凡及十石。一升之水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洗米之濁水則使僕隸洗其足。而不妄捨之。有馬者飲之。無馬者湛之於槽。而爲消火箭之備。又爲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櫓掛筧納雨滴于槽中。又穀米九合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朝晝暮共二合也。其三合者。備不時之需也。若或夜戰之時。不食則兵士疲勞。故以三合當之。又鹽一合。是一日之用也。鹽鼓二合者。十人之用也。其給粮于兵士。必以三日之料。嗜酒者。雖欲造酒。而以其粮少。故不多造之。其糧盡則又給之。正成或召兵士同飯。使飲清酒。僅一盃耳。濁酒則二盃也。正成往從者之宅。必著小鎧。其所雅言者。戎經劍論之事耳。或又授米於臣從僕

隸。或斗或升。以是爲酒費。屢授米則。或與孔方。以充其用。米多則爲飽餐嗜酒之端。故不多與之。又城中每士一馬。其餘皆遣之於處處。爲害于糧盡也。又或煮諸果爲油。或蒸嫩葉爲食。凡城之修造用物。無一所闕。（全上）

相地於芳野

初護良之築吉野城也。楠正成往吉野。言曰。此城之形勢敵難攻。而我利于防守。然如今之制。則大功難成乎。何者大兵之所向。不避嶮難。且城兵不過二千而。陣于處處之山嶺。何有軍利乎。夫良將能窺敵間城兵以爲。敵不能知地形。或自負嶮而懈其備。如此而敵窺其間則。城不利守乎。危哉吉野僧徒。或信之或猜之。木寺相摸曰。正成之言。吾信焉。請聞其計。正成曰。金峰山北有一峰。吾昨日使人見之。水在峰頂。定不少矣。宜構城郭于彼峰。而撰兵守之。或八百騎或六百騎。其殘兵者置之於山中。可爲拒守之謀。如此而粮不盡則。城其不沒。至若城兵有謀遂者。非吾所知也。護良可之。時吉野執行善仲丸怒曰。此城者。將士評議而所定也。今何以正成一人之言改之乎。且將士之智。皆劣於正成一人。則正成是人。而其餘

是獸癡之獸畜乎。夫運命在天。非人力所能也。道順天則勝。道逆天則敗。唯在此城。運幄籌則朝敵均平。亦何難矣。乃不用正成之議。至此果敗焉。上全

論小貳功罪

建武元年秋八月。後醍醐帝將誅太宰府小貳妙惠。妙惠懷二心於帝而詐偽反覆。莫所不至。及其將見誅。先賂准后。以沈香麝香黃金虎皮及綿帛等物。無算。其他百官無男無女。無貴無賤。無不款厚於是乎。准后百官僉曰。妙惠有忠而無罪。雖有訟者之言。而膏吻拭舌。何足信矣。帝始猶豫。准后數請有賞於彼。

帝乃勅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正成名和長年曰。妙惠功罪未決。汝等宜議之以辨決之。四臣謹諾。尊氏素媚准后。故偏護妙惠。義貞長年。依違不決。乃言為朝家禦寇賊。是臣等之事。政者布在方策。其當否難得而辨。正成奮然進曰。竊以文武之道。盍無二途。苟於武事有罪。文道亦何容之。因而歷舉妙惠罪狀。凡六件。其言極直。其理甚確。且言妙惠者。回所賂於人之財幣。其數不可計矣。無罪而有忠者。其為之哉。彼乃投臣以黃金五十兩。絹帛百匹。及沈香百斤。臣即卻之。伏願。諸卿亦悉還夫財幣於彼。然後議之廢

乎其中。若其不然。臣恐功罪易位。賞罰倒施。衆怒群猜。卒成禍胎。斯言豈特今日出於臣口。近日道路之偶語。皆如此。臣焉得不言也。諸卿無語。獨坊城亞相其艴然曰。正成賄賂之謦。尤無禮於大臣。渠伐軍功而不敬上。罪豈纖小。正成從容謂曰。不遜之罪。可畏懼然而為君為國有可以言者。借使言出禍隨。豈可箝哉。被以忠言。刎頸固所顧也。請待罪於家。退矣。國朝諫諍録

藤原藤房

藤房有憂世之意。一夕月明。招楠正成。述其衷曲曰。

天皇惑准后廉子。其言無不聽。故政令不正。人皆厭之。不耐大息。天下遂有逐鹿者。尊氏直義黠智。特頼廉子。廉子亦為彼傾心。故尊氏頻昇進。義貞其恨陛下乎。尊氏直義其先問鼎乎。義貞犄角之勢。漸見其勝敗。未可知焉。政道之不良。我屢諫犯顏而不見納。義可以去矣。卿者武林之翹楚也。若有變則宜戰死。正成聞而慨然曰。顧世事皆如公言。然公在而格君之非。則人皆倚頼之。若避世則事已去矣。我為武夫唯一死耳。共嘆息告別而去。續本朝通鑑建武元年九月條

諫大塔宮兜

楠正成密奏曰。護良親王叛心。恐其無實。尊氏兄弟素與親王交惡。今以其所奏不及糺斷。且使直義護之則親王縱無罪。然憑誰辨明之。不如令他人暫護之而彌正其實否。天皇亦以爲然。尊氏憑准后密奏曰。護良匪直人也。若衛護緩則其所謀不可知焉。天皇領之。遂命直義。堅禁鎖之。仝上

論藤原公宗

公宗既決流刑。時論皆謂。公宗逆謀當伏誅。楠正成亦謂。如此之大逆。誅止其身。猶輕。宜壞其家瀦之而赤其族。然決流罪。是亦准后之所奏。主上惑焉。乃謂

名和長年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國危則臣死。如公宗則。不可不誅也。卿其爲上圖之。若有勅責則。我爲解陳之。逆鱗猶甚則。卿死之。爲君除巨害而身死。勇士之素志也。長年亦謂。安置此逆臣於伯州。若猶企逆謀則。禍及我家。不如除之。遂與中將定平。密議而戮之。仝上　公宗初黨求高時而謀廢立。高時亡。又與高時子時興謀大逆。故收囚于定平第云

察尊氏反

建武二年八月壬子。征東使源尊氏發途。楠正成謂弟正氏曰。放虎於山。兵亂在近。汝設東行之備。正氏笑曰。東國猶遠矣。播磨亦有敵。我唯促鄰國之行。正成爲之大息。仝上

獻策不見用

建武二年十一月。朝議欲召還義貞於京師。楠正成上言曰。臣請馳到尾張。戮力於義貞。以討平尊氏。帝不聽。又就右大臣藤公賢獻策。公賢以京中兵減不肯奏焉。正成雖獻策不見用。然猶欲盡力以安王室。

仝上　按義貞東征與尊氏戰敗屯尾張故正成上策

納糧坂本

十一月乙未。正成自到近江。使郡民出國中米穀。積于數千艘。以運于阪本。欲使東兵來者乏糧。且我軍

無利。移皇居於叡山也。己亥。正成赴河內。築城於攝津河內和泉所所。以固京師合戰之本根。而置諸士妻子於千劍破爲質。使正氏和田某守之。仝上

楠子國政

楠廷尉以元弘中之勳。天子封之河攝泉三州。然而楠子不狹寵利。無伐功勳。恭儉自居。懷保人民。惠恤困窮。邦之賦稅。免十之二。以振荒亂之餘。辟不辟之野。毛不毛之壤。新鑿溝洫而居民。數貸之種穀。以勸樹藝。至于秋成。乃使之唯收其所貸焉。作之二年則。稅三分之一。迄於新田。三年不徭役。其民植木於山

澤樹桑於邑里。皆能盡地利。以利國民。又穿池於山麓數處。曰歳雖或旱暵也。天非敢災田疇也。所以害稼穡者。人愚而棄雨也。今所以穿焉者。庶幾以貯雨露也。而舊池難豬者。習以爲田。當是時乎。他邦之民。襁負而至焉。其戸日日加焉。云有司或有告上之益者。楠子乃曰。吾苟主乎三州。而牧養民人。斯之以爲任矣。何爲更求自益焉。而今而後。有益於下者。可以告也。有益於上者。不可以告也。又嘗有告措新法者。楠子乃曰。如斯之法。將使人民安乎。將使人民疾乎。其以爲奚若。其以爲何若。必歴問群臣。以參考衆議

而後可措則措焉。可止則止焉。未有敢專斷焉者也。當時令使臣曰。政事必可先循舊制也。新法雖則善也。苟變舊移新。則民必不安焉。或以爲患苦也。如不得已而措新法。則宜簡鍊其義。而後措之也。嘗新敷一法曰。貧之者。可以告訴焉。而或有告訴之。則撿其所以至貧焉。若其奢侈非度。而以至貧者。大責之曰。僭上無禮。國之賊也。而不毫救助焉。若其事不細則。流放之曰。以除民之蠹也。或不圖而損於事。或以父母兄弟親族故。或以躬疾病故。而乃至貧者。隨而與之錢穀。各稱其分。復誨之世營術。使之以償既往貸。

若夫工匠之屬。或怠惰以貧者則懲戒之曰。凡生於斯世者。未有無用於斯世也。凡有用於斯世者。必自得生產焉。是則天地之所以與焉也。爾怠惰乎汝産業。而不供乎世之用。乃以至貧。是天地之所以不育也。我何爲扶助焉乎。初河内平岡郡有攘馬者。吏執盜來。楠子乃召其鄰民。問其所以攘焉。鄰民皆曰。斯夫有老母在焉。能致孝養矣。頃日母病。請醫治之。醫曰。得米二石。而能療治焉。夫即諾之。而服其藥。乃覺病小癒。然斯夫太貧。難乎償二石米。醫頻債之。其疾未瘳。不復與之藥。夫也憂之。以謀諸親友。其友乃貸

一石米。以遣之醫。醫猶責之曰。汝將幸約乎。不具米二石。則我未可復與藥也。夫也惑焉。然而不忍母之病。於是乎不得已潜行其近村。攘馬一匹。以鬻諸平野市。而獲米三石。償一石醫。歸一石其友。一石以爲母之養也。而後歴數月。彼馬主見其馬於塗。撿而訟之。是以爲吏所執也。楠子即召彼醫問之。果如其言也。而盜之母悲之。其病將益殆矣。楠子乃謂其里正曰。攘馬之罪。固不可宥也。然吾既免賦税十二也。則民皆將足矣。而斯夫之貧。獨如是何也。里正對曰。夫也固畝數少。朝夕不給。售魚鹽以食也。而去歳疾足

七八月。故如是其貧也。楠子曰。宜矣。乃謂馬主曰。汝既潟馬。將於汝乎足矣。盜當授乎予焉。然汝有數月無馬之損乎。我當與米二石以償於汝也。又與買馬者米二石。曰。反馬價而已。而數醫曰。夫醫不仁術乎。若治貧民之疾。雖無報禮也。猶當投與其藥也。以汝不仁之甚矣。而教愚民盜也。如汝者實國賊也。乃令吏放逐之三州外。而屬攘馬者有司曰。盜則可罰也。當沒收彼之室。而逐其郡邑。孝則可賞也。當移彼於新里。而與之一夫田宅。乃更賜米十石。曰。當益孝養焉。而後謂平岡宰宇佐義五郎曰。吾今聽攘馬之訟。

而知爾之怠政也。蓋宰者以撫毓民為職。民無飢色則所以為善政也。故當使下吏日省其民。而扶疾救急也。今有孝民。而不能振其不足。有貪醫。而不能懲其非道。使良民窮厄而至于盜也。則不汝之怠乎政故乎。民之有罪。則正成之罪也。今以汝怠乎政。故使正成有罪也。曩者我知汝之不怠。故使汝宰焉。今而怠者。斯爾生驕侈之心也。五郎深恥之。懼而數日不出焉。於斯時也。新措貧乏者可以告訴之法云。凡其為政。無親無疎。正直者勸之。迂回者戒之。人之有善如己有之。視民如傷。故百姓愛敬之。猶父母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楠子有焉。大峯文集

楠公答直義

足利直義謂楠正成曰。佐々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々木諸士。姑置。且道賴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器者不能也。直義悅。因問賴朝用士之術何如。曰賴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談其謀略。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并可以誅賴朝之心矣。良齋史論

楠公論寂阿 菊池寂阿唱義元弘三年三月攻北条英時為少貳大友戰死

中興後一日。帝與新田義貞楠正成輩。從容語及諸將勲功。正成奏曰。中興諸將。今皆見在。而獨寂阿首唱死義。此最難能也。世傳以為公論。南山史菊池寂阿傳

楠公論介冑

楠公正成曰。介冑要撰堅札。而勿求文飾矣。是所以誠棄實執虛者也。故古者。勇將猛士。撰札而施飾。其堅可以保身體。其飾可以助威儀也。安齋叢書

楠公本論語

三才雜記。擧論語異本曰。有楠河內本、伏原本、書寫古本、正本、印板本。凡十八種。史稱中將公及長好學

然則公之忠義。固雖出於其天性。所得於學問者亦
多矣。雜說所載。亦足以觀公在干戈搶攘中遵奉聖
經之一端矣。因記。

楠公筆札

中古之書。本于晉尊圓之書。本于梵字。楠正成夢窗
等。居其中間。讀書會意

楠公諱

楠公正成。初呼麻沙奈利。後避成良親王之諱。稱麻
沙志偈。鹽尻

楠兵利九

世傳。楠兵利九方曰。廷尉在陣中。令怯兵服之。以強
其意氣。見楠氏兵書。今在河州天野寺云。其方。蝮蛇
稻孫伏神茯苓遠志龍骨。各等分爲粉。且暮服之。未
及訂其眞贋。聊錄以備異聞。三宅貞厚和方彙函

楠公逸事

芳野之役。大塔王困飢。楠廷尉有一從卒。譏之曰。武
夫致命臨戰陣。絕兩三日粮。何有如王。可謂孱弱矣。
廷尉聞而大怒。讓之曰。汝生育於飽暖。未諳枵腹不
耐從事之狀。可謂迂腐之紈袴子。夫如是安能執吾
役。乃逐之。北窗瑣談

新田中將。足利直義。名和伯州等。一夕會楠廷尉舍。
議古人戰畧。中將曰。我邦武弁。得軍畧者。源九郎乎。
廷尉曰。九郎善戰。不知謀。知彼不知己。伯州曰。木曾
氏用兵如何。廷尉曰。木曾有謀。有惠。得軍法。有將師
之器。吾惜其目無丁字。而不能辨邪正之理。直義曰。
是則然矣。而木曾氏之爲九郎所滅。豈可謂善用兵
乎。廷尉曰。是非其用兵之罪也。漢楚爭雄。七十餘戰
高祖每不得志。非淮陰留侯之拙策也。時未至耳。木
曾亡于九郎亦然。積惡所致也。中將曰。木曾有惠。何
謂積惡。廷尉曰。惠不可學而至。必出於天資。師聖賢。

行道義。其慮爲善。木曾不知道。故其慮爲惡。方其要
請關白也。聽覺明之諫。不任關白。其從容不同平素
之暴。以此心知犯闕之爲逆。則可以不被叛名。且自
恥耽色之名。臨終放還妾。亦可哀矣。九郎才大遜於
木曾。直義曰。何以知之。廷尉曰。木曾雖不識一丁字
而。其心有守。九郎頗讀韜略。而其心無守。由是觀之。
木曾之器勝耳。伯州曰。木曾有將帥之畧何如。廷尉
曰。得謀與軍。非將帥之器乎。諸公聞之。皆服其論之
公云。道灌自記引古太平記

源右將議征東奧。于時藤泰衡臣大間三郎者。因小

山朝政送欵請弑泰衡得重賞朝政曰彼禽獸也爲之周旋亦自汚穢然不可以聞之也乃達之右將右將曰不必待我命唯汝圖之朝政於是直告之泰衡犬間聞之驚愕遁去泰衡及從臣皆怪歎之爲術云廷尉許之曰右將有人君之度朝政有人臣之義而至泰衡則不知義亦無足論然亦愚將之器於是乎可見矣。同上引古東鑑

世有一大憾事楠廷尉與藤房議欲諫朝廷秕政廷尉錄本朝事迹藤房錄異邦事實以爲二卷其書傳在上杉氏後爲人所奪今則亡。同上

南木誌　卷之三　十七

新田總兵見楠廷尉問曰子之於兵何學曰學諸源九郎總兵笑曰子亦戲乎子非古人也安得直受於古人廷尉曰九郎鉄拐襲虛攝浦冒風用兵之機盡矣吾每戰以此爲師耳總兵擊節稱善夫九郎之用兵孰不知之但少善學如廷尉者耳。竹堂文鈔

佐々木盛綱殺漁者於藤戸何其殘忍乎若恐事泄執之一所使不得去可也楠正成欲雇律僧以出奇計律僧不肯正成不使之歸院事成而許之。睡餘録下全

米價古今不相等者何其甚乎楠正成買米寄附山門豫備軍餉出黄金百兩得米一千二百餘石

正成決死往兵庫時警誨正行於櫻井驛曰汝幼年之際須當父事和田恩地矢尾等每事勿謀於母又不可懈於學問已至十五則專聞義理勿要識字記語只當使文意詳審精熟於内善哉言也今之武人或言學問無益異於正成之意

正成曰將帥之發軍也必須無思他事僅有他思則誤蓋主一也太平記評論中乃言正成嘗使諸士夜讀四書則既有程朱之書明矣宜其體認持敬之功

軍令蓋欲過嚴故司馬穰苴斬莊賈及使者僕車之左駙孫子殺吳王之二寵姬如我楠氏飯盛山會戰

南木誌　卷之三　十八

之時視小車有女即新三郎妻也因殺新三郎新三郎乃和田和泉之家弟而正成之外姪也初余妄謂不仁也後來知其有理

北條高時每宴會酒九獻則肴亦九種楠正成在鎌倉聞之以爲漸不可久吾觀今人之會客雖士庶之家每獻有肴坐久則不止九種使正成視之謂之何哉

正成年甫九歲一日有客謂父正玄曰予萍遊無所寄身近求紹介欲仕一王家然名門貴族無由識其家法若之何而可正玄卒然答曰如此予亦惑焉于

時正成答曰、夫成不成、天也。欲知君之賢否、先視其嬖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賢君則好賢臣、暗君則好奸臣。是通弊也。客領之。世傳以爲名言云。掃聚雜談

楠公辭尊氏使

正成與直義軍接戰、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自殺。尊氏遣使須賀氏、謂曰、足下以寡敵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内、不宜自盡也。公笑曰、大丈夫成功、則名垂竹帛。不成、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秋也。欲使一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惠也。於是與弟正季相刺而死。橋本八郎和田正隆奉正成首、

授之足利家人高師重而死。尊氏直義等視其首級、嗟嘆久之。足利家人亦皆相弔出涕云。

玄惠稱楠公

北畠玄惠後語直義曰、聖德太子以降、可稱賢德者、楠判官一人耳。其爲時人所欽慕如是。國史略

正行起兵

正平二年八月、楠正行謂家士曰、我在畿内、而與朝敵接鄰。未嘗舉兵、高德以爲拙、而不與我相議、而起大志。其不成者、天也。我豈不恥高德哉。且夫君父之讎在近鄉、不可徒送歲也。速襲可決一戰、衆以爲何如。和田源秀曰、君其舉一鞭、則和泉河内群士誰不應指揮哉。安間了願曰、故判官公遺訓曰、待二十年之後舉兵。今見尊氏之政務、非統御之才。然君臣未相諍。聞君起事、則彼諸將欲和泉河内、猶勵戰功乎。然則戰敗家滅、故判官忠義不能立矣。請暫待之、經數年、則尊氏昆弟及諸族高上杉爭權、相屠。當其時攻京師、則必勝。而故判官之忠義忽顯矣。正行曰、卿之言是也。然我多病也。若早世、則可爲遺恨也。了願曰、壽夭不可測也。然群弟在焉、則不量時、而亾寧量時而事成、與家全忠也。正行乃止。至此、又召家士等

議曰、數年之間察時勢、則尊氏、諸族家臣既不睦、直義生男子、則兄弟叔姪相爭之兆既生。故判官之言如指掌也。然南朝公卿政務亦不善。偶有就我請降者、諸卿惜地、不與之。然則縱雖成功、天下半爲山中公卿之領、半爲新田氏族舊勞者之有。而新參者可無恩賜之地。果然則天下又反覆者必矣。且我迫年多病、則不能待二十年。是年我二十三歲、遇先考十三回忌。而冥福既修畢、則我可死之時至矣。不如早入尊氏堅陣、殞命、以顯忠孝也。弟正時進曰、兄之言盡矣。誰擬議哉。源秀曰、唯速發兵而可也。南朝公卿、

不足相議。至起事則。便宜行賞罰可也。正行曰。然則我亦一尊氏也。了願曰。先試出兵於攝州。待京軍。一戰而見其機而。奏聞則公卿等。何可沮哉。正行曰。善。志貴氏曰。然則各成誓約。一志而。可出軍。乃作狀曰。凡捨身報恩。人倫之法也。見危致命。忠臣之節也。故先主判官正成。輕死於戰場。遺言於子孫。扶亾朝。護嗣王。方今孝子正行。守爲臣之道。揚勇爲之旗。身輕鴻毛。義等金石。況爲家僕者。何不感志勵功哉。榮衰存亾。宜與正行相共也。若其違此誓則。神明其罰之。所不敢辭也。連判者。百四十三人。其陪臣下品者。八

百九十二人。又別書誓詞加判。誓約既成。正行即經略攝州。續本朝通鑑

正儀北降

正平二十四年。左兵衛督楠正儀降足利義滿。十一月和田正武等。攻楠正儀城。花營三代記。小陶雜録曰正平十九年細川賴之遣使正儀以講和議者再三不聽蓋賴之爲人忠良能知大義明正閏之分南朝雖微神器所在正統天子故屈意送款正平廿四年南帝後村上崩賴之又就正儀講和其誓約三條一曰讓神器於北朝南北混一而統更立二曰南朝公卿官職如舊三曰武弁所領國邑不加削讓其止干戈致太平也其意蓋誠實正儀視南國日蹙欲居間贊成其事與賴之竊相會東寺而議之南朝公卿猜忌目以反逆北朝又宜言正儀來降於是南帝詔和田等伐正儀故姑避害北降無何賴之亦以黨正儀被誅去職正儀及然皈順至此寃責氷解南帝勧賞陞參議其跡似君臣黙契僞降者此時南方雖衰官軍所割據尚亘於四國九州北陸東奥廿餘州則國威猶足張矣至元中講和之日則諸城失守止有吉野十津川耳以故北朝君臣侮慢欲以降禮受之幸六角滿高持正論雖准賴之正儀和約之意後來遂至渝而統更立之約惜哉

正儀歸順

弘和元年。楠正儀歸順。皇朝史畧曰按正儀歸順年月諸書無明文然據霊簡集所載康暦二年斯波義持狀以正儀與赤松義則並列則此時正儀尚在北方又按三刀屋文書弘和二年閏正月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則此時正儀已皈順据此正儀皈順在此載明矣

楠母

正行年甫十五。會先帝崩。國人多叛。送款足利氏。正

行探聽之。置諜十餘所。誘召之。要擊於途。悉伏誅。詣闕奏之。歸家。母氏聞之喜曰。善哉。如此大事。不令母與聞。其用兵之速。髣髴于先人矣。泫然者久之。由是觀之。夫人亦非尋常女子。可知也。秦庵戯言

僧宗信。住吉野吉水院。吉野舊有兩執行者。曰吉水院。曰新熊野。共管一山僧務。大塔宮據吉野城。宗信應之。故新熊野主岩菊。怒導東兵陷城。宗信從宮出走。亂平還住。後醍醐帝南遷。駐蹕大和究生。宗信會一山僧徒曰。在昔天武帝。避難茲地。終開昌運。今天子蒙塵我輩盍竭力。迎護耶。衆僉從之。乃發兵三百

奉迎。營行宮御焉。延元四年帝崩。衆情危懼。殆將土潰。宗信勵衆曰。先帝遺詔。以翼儲討逆。今尚在耳。諸公豈忍遷抱適志。況又忠烈之士。屹立各國乎。我請數之。上野有新田義興。武藏有新田義宗。越前有義助義治。其族分據各國者。亦餘四百。其他筑紫有菊地松浦等。四國有土居淂能。淡路有阿間志知。安藝有熊谷。石見有三角成合。雲伯有名和。備後有櫻山。備前有今木大富。播磨有吉川。河内有楠和田。大和有三輪西阿。伊賀有江塚。伊勢有九鬼愛曽。紀伊有湯淺山本。遠江有井伊。美濃有根尾。尾張有熱田

神宮。越前有小國風間。近江有儀俄高山。甑山有圓宗院。此皆忠烈。不以炎涼易節者也。宜速頒遺詔于各州。以致恢復。既而楠正行。率兵二千来衛。衆心初安。正行時年十五。人以爲母氏教育之所致也。

楠氏遺孽

正平二十三年戊申。後村上天皇崩。皇太子寛成即位。是爲長慶天皇。天皇建德二年辛亥。賊將細川頼之大擧入寇。和田正武率楠氏族。堅守諸城。賊軍引還。

文中二年癸丑。細川氏春復入寇。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是爲後龜山天皇。天皇幼聰敏。人冀興復。而楠氏衰。國勢日削。我將士多叛降北朝。

天授四年戊午。足利義滿專圖楠氏。遣山名氏清等入寇。楠氏族。橋本正時神宮正種等。力拒不克而退。日本外史

元中五年戊辰。春足利義滿遊紀伊。實巡察南方餘類也。楠正秀起河内。伺義滿。山名氏清擊破之。正秀蓋正儀遺孤也。室町紀畧

元中九年壬申五月。義滿使畠山義深來攻金剛山。

陷之。楠正勝走于十津川。弟二郎正元潜入京。欲狙擊義滿。不克而死之。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爲賊兵所陷。義滿乃使大内義弘來講和議。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統更立。遂許之。是年冬遂備法駕。發吉野。御大覺寺。以父子禮。授神器于後小松帝。南山編年錄日本外史○按是年閏十月二日群臣戎衣入京義滿等詣以非來降之礼南帝曰朕奉神器理當以父子之礼授之於是和議殆破六角滿高諫曰南帝正統不當逆命也遂遣滿高定和三日傳神器於北帝尊南帝為太上皇帝太子寛成立東宮吉野御領及伊勢國司如舊此時菊地武朝擁皇子良成据肥後義滿使僧來講和息軍良成允之自後醍醐南遷至是凡五十六年始皈一統云

應永六年己卯。大内義弘揚兵於和泉。擊足利氏。楠

正秀以兵百餘屬之。閏十二月。義弘敗死。楠氏散歸。（仝上）

應永廿年八月。稱光帝即位。（諱實仁。後小松帝長子）南朝遺族怒其違約。次年九月。伊勢國司北畠滿雅舉兵。其族關、神戶、峯、國府、及大和、伊賀、伊勢之南族。應之。將軍義持。使兵討之。九月以重從前約和云。

高田宮。不審其屬。陸奥伊達持宗。自父祖以來屬南朝。以故。應永九年三月。奉宮據赤阪。與上杉氏憲戰。次年九月。食盡城陷。宮自殺。持宗降。尋卒。廿年四月。持宗子成宗。與懸田玄昌謀。據大佛城。鎌倉持氏使畠山國詮討之。十二月粮盡出走。無何持氏亡而後

舊。（南山史本朝武林傳）

正長元年七月。稱光帝崩。無子。後花園帝立。南朝遺族。責再違約。皇子寬成。率吉田守房等。走伊勢。永享元年七月。越智十市久世萬年等應之。起兵吉野。與畠山持國戰。北畠滿雅。與仁木一色等戰敗死。寬成講和。薙髮入萬壽寺。法諱覺理。稱後長慶院。二年春。和泉河內紀伊之南族平。近衛左大臣某。尚在紀伊。募南族。應者頗多云。（仝上）

嘉吉三年癸亥九月。足利氏內亂。（元年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今年義勝逝去）楠二郎。収南國兵得三百人。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為主。金藏主名尊秀。小倉宮之子也。先是大納言藤原有光。有罪出走。私謀擁立尊秀。主是二郎與越智某分隊。夜入禁內。一賊揮刀逼御座。怒聽而倒。帝得逃避。尊秀奪劍璽而去。劍遺于途。獨擁璽。據叡山中堂。移檄集兵。既而僧徒不應。反導管領畠山基國兵。尊秀二郎戰死。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二郎殘兵奉璽。擁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相國寺僧實藏主亦皇族也。坐尊秀事遭害。

北山宮。一稱自天大王。其弟河野宮。一稱忠義王。或

曰尊秀子也。俱居吉野。尊秀之死。神璽入吉野。二王擁守。凡十有五年云。初唱義募兵。屬者日多。伊勢豪族。磯部兼政。獻軍器粮米若干。嘉吉之變。赤松滿祐弑將軍義教。一族誅夷。其遺臣等。欲立功起主家。遣臣上月滿吉。中村貞友等。詐來仕。漸得昵近。長祿元年十二月。夜乘密雪。戕北山宮。上月滿吉戕河野宮。執王首及璽而遁。盟谷村人。大西某射斃中村貞友。餘賊逸去。璽竟還禁宮。（北山宮葬于神谷金剛寺。諡高福院。土人建祠致祭云。河野宮不知其葬所也。楠正勝嘗潛居吉野源山。年殆八旬。來參軍議。及二王死。又入山去云。事見古今奇話錄、廣異聞）

僧圓胤者。後村上皇孫。泰成之子也。爲圓滿院僧正。蓄髮更名義有。文安元年八月。楠二郎之弟。奉義有起兵八幡。迎擊畠山持國。大敗之。細川氏來攻。楠氏不利。退據紀伊湯淺城。三年畠山氏將。遊佐某來攻。又擊敗之。次年十二月。畠山持國攻之。城陷。義有遇害。楠某死之。圓胤首。傳之京師。廷議將梟之。關白兼良以謂。無梟王族之例。因阪上明世大石惟弘。撿視其首云。楠氏之事。終於此。莫復所覩。蓋自延元元年。後醍醐帝南遷至於此。凡一百二十年。楠氏殆絕。然楠公三世。精忠大節。震耀千古。赫如日星。天豈遺其德哉。足利氏君臣。父子兄弟。互相戕害。竟速殄滅。而楠氏遺胤支族。有後世起者。則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南山史皇朝戰略編小陶雜録

日尊

日尊者。南族。亦不詳其屬。文明二年春。奉小倉宮猶子。教尊弟某。起兵紀伊。越智惟政首應之。進抵藤白。于時京師大亂。山名持豊與細川勝元。接戰連年。西陣持豊。謀欲立小倉宮子爲天子。以抗東陣。惟足利義視畠山義就等不聽。十二月東陣勝元遣畠山義長。發兵攻日尊於南都。殺之。送首於京。廷議遵文安例。遣吏撿視其首。其月後花園上皇。俄崩。或云。屢見日尊爲祟。因爲建碑供養。明年八月。持豊等遂迎小倉宮子。入京。舍北野松梅院。諸將拜謁。別建紀號。將即位。有故不果。楠氏遺族。潛居各所。而乘時角立者。往往不絕。日尊亦楠氏族。事佚不傳。惜哉。南山史行在或問

寛正元年庚辰三月廿八日。捕楠氏在吉野者。盡殺之四塚。倭史後編

僧傑堂

會津天寧寺。應永廿八年。僧傑堂所創。傑堂俗名能勝。楠公正成之孫。早歳中流矢。得躄疾。爲僧云。北道遊簿

○長山貫曰。北越蒲原郡瀧谷村慈光寺。藏於楠公鎧及文書。相傳楠公族楠正五郎者。皈敎住于此寺。是其遺物云。録備參考

楠公遺器

抵湊川而扣廣嚴禪寺。展古物而睹焉。楠公書二道。其一非親筆也。軍扇幣帛等。眞贋吾不知之。其與男莊五書。辭氣高邁。令人慨嘆哉。豈又間然。軍扇草造以緣焉。上褒平而下圓。徑可五寸。鐵其握。長可二尺。所謂便面也。幣者巫祝奉神之物。其柄曰串。俗有取而代背旗。其長短於軍扇可三寸。有字陋拙。漫遊文草

大和國平群郡。志貴山本學院。藏楠公正成兜。

楠公神牌

西山公

元録五年壬申六月。佐佐宗淳在河内。觀楠公神牌及行狀等。知其有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事。致書報之西山。公見其書大喜。數日之間。顏色欣欣然中村顧言時侍左右。退謂同僚曰。公考究忠臣義士之事。造次顛沛。莫不存心。故欽慕之誠。見於外者如此因告諸肅公。又語一二好古之士。莫不皆拜躍。修史畧

楠公筆録

小田原候大久保忠真

河州石川郡南別井村。有尼刹。曰慈眼寺。什器有故河攝泉三州守。贈正三位。近衛中將。楠公筆録眞蹟一冊。裝釘爲小葉子。無外簽。又無書名。跋有軍檀目鏡云云。建武二年八月日正成若干字。又有花押。筆力遒絶。奕奕有神。公之用兵。雖不可端倪。公之威武。可以想見焉。嗚呼距今四百八十年。其人則無。其書則完好無恙。尤可喜矣。余時既爲大阪處守。村卽今隷於小田原。以故得親寓細讀焉。此冊子原藏以子匣而。緘縢之不攝。何以爲守備。廼另造套函。因扃鐍而歸之。曰。可以善藏之。不欲公諸非其人矣。蓋公之志也。文化十一年歲次甲戌夏五月。小田原城主。從四位下。大久保加賀守藤原忠眞。

小楠公絶命辭

林衡

河尻子文在和之五條。監其税務。公暇時。之芳野。探討往蹟。而郵筒往來。多及其事。嘗以書來云。如意輪寺藏一漆板扉。楠公正行所雕絶命辭者。歴年數百而猶隱隱可讀。余乞其搨本。子文乃手摸之。用累日。功終得髣髴。蓋當時用鏃自劃者。摸之良不易也。記載正平二年。東軍入寇。公分必死。方出師時。拜先帝陵。因署赴義者姓名於堂壁板。又題絶命辭。而今之所存。扉板而非壁板。則亦足以訂記傳之誤矣。嗚呼公之精忠大節。不待瑣瑣筆札而後傳。然亦可賴此以抱其風猷。則何得不廣其傳乎。遂以摸本付之剞劂。且書其由云。享和癸亥秋七月。

千早城址

鹽谷世弘

嘗讀史。觀東兵攻楠公於千早。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圍彈丸之孤城。攻則敗。當則摧。如枯葉之迎烈風。遂終於自潰。竊謂是不獨公籌略拔衆。其山必高。其谷必深。其阪必奇峻。嶄崩不可攀而攀也。今茲西征過河內。抵所謂千早村。而登其城墟觀焉。山高不過二百步。而頂方不滿五百弓。谷不甚深。坂不甚峻。其麓無大石怪巖爲之固。可以攀而攀也。可以鑿

而毀也而守而能固。攻而不能取者。何耶。公之所擇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嘗試以兵法推之。山高不過二百步者。以便出入進退也。頂不滿五百弓者。以少兵不可以守大城也。谷不甚深。坂不甚峻者。以孤岡獨立。雖不深且峻。無由搏而攀也。然則公之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且夫良將不以山爲城。而以勇智爲城。公之才能超卓。天下之山莫高於此也。籌策深遠。天下之谷。莫深於此也。心膽沈毅。氣志堅確。天下之峻坂堅城。莫有加之也。宜矣。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攻則敗。當則摧也。予於是不能無感焉。

以公之才。在千早則勝而。在湊川則敗。於北條氏則伸而於足利氏則屈。豈千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不便於戰耶。將公之出策。巧於千早而拙於湊川耶。抑獨運其智。與或掣其肘。有所異而然也。悲夫。射方小志

南朝忠烈遺書　　頼襄

一井氏爲新田支屬。從舉義百戰。及敗潛伏湖濵。其家零落。獨存一婦人。挈其舊物。來住京師。依善歌者賀茂季鷹。季鷹延余觀其家。煞蠧無論刀劍鎧冑。新田兄弟及楠氏父子以下。往復文簡。紛披堆積。無有條理。余因攜門生。就其家整理之。略淂就緒。又爲作目録。使無散佚。其家德之。欲謝以物。余乃請新田楠二公書。新田公書皆所謂感狀。在一井氏。不可少一紙者。故請淂舉義時檄里見族一書。署元弘三年五月朔日新田小太郎。英氣勃勃。千載如生。楠公書較工。用墨豊肥。爲以自鈔一行。曆法借示一井氏之書。當時鞍馬倥傯。乃覃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菊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潢藏家。以資敬仰云。山陽遺稿

一井貞政。堀口貞滿之叔父。稱大藏太輔。每從義貞有戰功。初直武者所。後與子政家。死于金﨑。族

氏政爲兵部太輔。據鷹巢城。城敗。不知所終。南山史

長山貫曰。如南朝忠烈之蹟。雖蠧紙枯墨。千載之下。觀者肅然敬起。瞻仰奉崇。不啻拱璧也。若夫尊氏師直兄弟等。藉使遺墨傳于今日。則人將唾而壞焉。嗚呼人心是非之公。自然不掩者。可以覩矣。

嗚呼楠公精忠義烈。垂光百世。照耀簡策。固不待瑣瑣筆札而後傳。然遺文之不泯。雖片言隻辭。豈可不寶愛哉。誌遺文。

遺文

無題　正成

身の為ふ君を思ふ帰もふさ心き哉乃命死ぬを
既をまかませて

右忠聖録所載蓋韜古歌見其志者

遠山落葉　正成

松の葉ら以流るゝ嵐よ散まてゝあきつ川の山の
名残とまりす哉

野か鷹狩

すゝみまりおおみ夢やりて待ち世りの鳥らかま
みへん分ゝ随ふ更う可り

雪中振

いうみせむ雪のあすたにかふもまてゝ雪もら
きゝ原わずうぬ留既を

右三首和歌藏在松坂三井氏家

世題　正成

久うさのたゝ津こう空のやまうきといふもは
くものみくもりの神

右藏在京師谷森氏家

此間何等之事候哉抽為御祈禱観心寺大師御
作之不動可奉渡之由被下綸旨候之間申遣

寺僧方〻明後日廿八日法京着候て可被奉渡
候也衛共〻法上洛候猶委在奉期面候恐〻謹
言

元弘三癸酉

十月廿六日　正成判

瀧覚法房

為御祈禱法作之不動可奉渡之由　綸旨如此
明後日廿八日法京着候之様可被奉渡候可被
止置法座候則可被返遣候也

十月廿六日　正成

観心寺

寺僧法中

右藏在河州観心寺

御巻数給候畢早令進覧候恐々謹言

十二月九日　左衛門尉正成（花押）

謹上　金剛寺衆徒

御返事

祈禱巻数賜候畢種々御祈念返々為悦候恐々
謹言

謹上　金剛寺三綱

由返事

関東山徒告亂入當寺搆城郭可致合戰之由其聞候善事實候者以寺家一同之儀不被入立候者尤可宜候就御祈禱之事又先度被下　令旨上者相搆而面々可被勵忠意候恐々謹言

二月廿三日

釋之　金剛寺院徒御中

右三篇藏在天野山金剛寺　南行雜録

當寺并於寺領等不可有官兵之狼藉由承令旨申進候此上者彌可令抽御祈禱之忠勤賜候哉恐惶謹言

元弘三

正月五日　　左衛門尉正成　判

進上　久米田寺法侍者

右藏在和泉久米田寺　日本歷代史稿

急援飛戰速思懷候親忽者須當氏直義起鎮西發種軍卒群勇二十萬騎而分列於海陸二道近日責上之風摩流聞乎於事實者天下之大變不可延時因之馳向于兵庫可防戰之旨　勅宣太以急也正成備傾軍慮計之官軍

徹卒而何豈當大敵哉依而屬雜煉奏　君為而世御殊容宜垂淚痕自今發京師趣戰場畢嗚呼無命養由之矢前此義紀信之忠欲致戰死之條無他事亦又元弘中自天子　御勅與之愛染明王為子孫武運宜安置貴院路次迎佛之僧一人到于兵庫而可被差越候委曲期其節可演說者謹言

右不知所在贈觀心寺書乎。塵塚物語

左所舉。楠公贈小楠公書牘諸書所傳。與揭本頗有異同。今因吉野拾遺録焉。

[illegible]
此度[illegible]人[illegible]事　非[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義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建武三
五月　日
兵庫　正成
楠[illegible]殿へ

右藏在和州志貴山毘沙祠

齋藤正謙曰、世傳楠公最後狀搨本、道其原本、爲湊川廣嚴寺所藏古簡、雜纂攝津名所圖會等書亦載焉、其文僅々數十字、而人臣事君之大綱要言不煩、較諸出師二表無愧色、唯楠公戰死之日爲建武三年五月廿五日、搨本署正月廿日、名所圖會亦同、據史、是歲正月、官軍大捷、尊氏西奔之時也、與就死不在遠之語相矛盾、建武三年二月改元延元、此果成于五月、須署延元元年五月耳、然搶攘之世、恐無暇檢詳、署從前慣用之年号已如此之類、前史不勝縷述、亦足以見非追記贋造之書矣、芳野拾遺正作五、似可從、然拾遺原上二卷、而此狀載于四卷、其出後人之補緝也的矣、且楠公與子之書、當傳河内、而今藏廣嚴寺、可疑也、吾友某詣志貴山毘沙門廟、得覩所謂最後狀眞蹟、廟又有打本、鬻其香客、某得而查照之、月字上蠹蝕漫漶、殆不可讀、打本則定爲正字、某乃見寺僧、說其杜撰改之、寺僧不敢聽、某精史學、反覆論辯、鑿々有左證、適僧隷在傍聞之、壓伏言、欲勸主僧改打本之訛、余於是知庸僧以廣嚴寺係楠公墳塋之地、影鈔志貴廟中狀、變訛上梓、供標榜

射利之資也、并錄以資考古者○吉野拾遺云、後醍醐帝出花山院、而遁于吉野、正行迎謁、公卿時手一書牘言、是先人最後狀也、公卿相傳涕泣、無不嘆惜其死者云

今茲仁王經法施し奉る旨趣者
先帝崩し給ひしより日毎に朔望おとろへ拾も水
の卑ましきに我を氷上より陽に除むかし　臣等
主上乃おとろへ発りさむく龍顏を拾し虎尾を
踐むて智を冷をとし魚とも未死らきむしをを欲
きん志うらあれて終のゆくおとろへさせ給ふ人を人力
の及ふ處ふあらされも謹て此聖經を書寫しまく
寶前ニ納め奉り　神明の照鑒ニよりて天下泰平
ならし給ふを　宸襟をやすんし奉らむ事
幾ねかふものなり
いむし水清きなうきの光人よ傳ゆもむうしう
ゆるせ君我代をは
興國二年辛巳五月十五　正行（花押）

右藏在松坂三井氏家

廳宣　留守所
可早令任先例免除天野山金剛寺領所當以下國役除時雜事兼亦禁斷殺生事
右件寺者靈驗殊勝之砌、禪侶精勤之場也、然者任

建久二年宣旨院廳御文并廳宣等、永可免除四至内田畠山野等所當官物以下國役臨時雜事兼亦可禁斷殺生、若不拘制法者、隨可加炳誡之狀如件、留守所宜承知、敢勿違失、故以下

興國四年十一月　日

守橘朝臣　花押

右藏在天野山金剛寺　南行雜錄

鎭守社壇田祿之事、殊以驚歎入候、但神體不燒失、火中淸座候、末代之奇瑞言語同斷之候、急之可經奏聞、恐々謹言

興國五歳五月廿六日　正行

觀心寺

寺僧法中

頓作法造畢無為ゝ御還宮返ゝ目出度喜入候必ゝ可参詣候恐ゝ謹言

十二月一日

觀心寺

寺僧法中

河内国小高瀬領家職為法祈禱料所觀心寺可知行由事延元五年二月廿三日綸旨如此早可被

沙汰寺僧於當庄也仍執達如件

正平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正行　左衛門尉

和田左衛門尉殿

右三篇藏在河州觀心寺　南行雜録

河内国野田庄内岩瀬田壹町觀心寺地頭得分任先例可被致管領候也仍執達如件

興国三年正月十七日　左衛門尉

觀心寺　寺僧法中

右藏在河州觀心寺　日本歴代史稿〇河内名所圖會作正平五年四月十三日

河内国厚見庄公文職事任今月四日綸旨并近衛三位中将殿御下知状可被管領給候仍執達如件

興国四年四月廿二日　左衛門尉

西琳寺方丈侍者法中

右藏在河州西琳寺　上仝

當国小高瀬莊領家職任先度綸旨觀心寺知行不可有相違由之事今月廿四日綸旨如此早可被沙汰居寺家代官於當所候也仍執達如件

正平七年八月廿九日　左衛門尉　正儀

橋本九郎左衛門入道殿

河内国小高瀬庄領家方御自名両名事止江鵜刑部丞違乱知行不可有相違仍執達如件

十二月九日　左衛門尉

觀心寺僧法中

右二篇藏在河州觀心寺

和泉國和田莊領家職分朝用事止料所之儀金剛寺一分知行不可有相違之由事去正平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綸旨如此早任被仰下之旨可被沙汰寺家雜掌於下地候恐ゝ謹言

正儀　判

新判在之

和泉國庄家分事爲朝用可令沙汰口様口旨被
仰下候恐々謹言

十一月八日　正儀（花押）

金剛寺衆徒中

和泉國和田莊領家職事止軍勢料所之儀可被付
金剛寺之由今月六日國宣如此早可被沙汰寺家雜掌
於當所之状如件

十一月十一日　左衛門少尉

濟恩寺掃部殿

和泉國和田莊三分壹當年爲朝用可令執進由被
仰下之状如件

十一月九日　左少辨

楠木三郎舘

和田莊三分一事金剛寺令申之趣非無其謂歟
訴訟近日朝用闕如之時分也存別忠致其沙汰之
由可令計下知之旨被仰下之状如件

十二月八日　左少辨

楠木左衛門尉舘

右五篇藏在天野山金剛寺

觀心寺七分村預所職事任去九日　勅裁之旨可沙
汰居寺雜掌於彼所之状如件

十二月廿四日　參議（補正儀也）

河野邊兵庫頭殿

右藏在河州觀心寺

佐佐宗淳曰。按觀心寺所藏正儀文書數通。
其筆迹花押皆出於一手。想係正儀手澤。此
書亦如出一筆。但正儀任參議。他書無所見
據此書則在南朝任參議也

和泉國和田鄉國衙可令知行之状如件

正平廿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正儀

渡邊左馬允殿

右藏在南都渡邊氏家

禁制

金剛寺

右於當寺致濫妨狼藉之輩者可處罪科之状如件

正平廿四年三月十八日　民部太輔

四百部左衛門尉殿

右藏在天野山金剛寺

父迭跡相續知行不可有相違之状如件

弘和二年二月十八日　左兵衛督正儀

渡邊左近将監殿

右藏在南部渡邊氏家　以上南行雜録

世傳楠氏兵書不尠。余嘗閲南木武經。楠知命鈔。楠軍禮遺言。楠正成一巻書。南木要畧。櫻井書。兵庫巻等書。率皆出後人之影撰。此編不肯采録。櫻井楠公誡子書及壁書傳于世久矣。先儒以爲未知其真否。然其言嚴正。展誦之間。使人凜然。因姑録于此。以竢後考。誌遺訓。

楠公遺訓

其今度討死せば天下ハ尊氏が掌握せむ然りとても一家の主命を恥ら廃ぬ為彼に降参して父が一生の忠烈を捨座からん玉と碎ても其白を改めず竹を焚ても其節を毀たぬ也云り汝能く思ひ量して為り一族郎従あるまじの人ゝが附置ぬ者らハ朝敵寄来者とも何乃煩らひしきするが人のため不義の行跡あらば大國河内数の主也なりとも家督栄ゆるも何かせむ不義の富貴は大なる恥なり世利上へ對し奉り後無くたすけ祈ひ毛段々座からん是を慎我あて汝が孝行が第一なる也し連枝のものとも也水魚の思ひをなして其に代りて隣むべし家の子郎従我技助ある事必ず父が如くなせへし自身ハ苦て郎従ハ楽き目を見るべきからん郎従を主を頼んでこそ天下に名を揚事をなす也ぞし八尾の僧正和田恩地をもて父乃思ひをなし毎事母に談ぜへかるべく書夜学文を怠るべからず義理を能く尋ね究めて文字を識るを務むるべきかん諸語を諳せむことを我忽せにあるべからざる事肝要なり

楠公壁書

君たる者は身を忘れ臣が忠といふ親乃こころ常なるにしてよく德のある我孝といふ老いたる我養ひ士卒を撫育し國民を憐む我仁といふ一度諾して変せぬ始終全き我義といふ謹退辞譲を禮といふ謀我帷幕の中に決して勝事を千里のほかに施我智也いふ如何なるも君言我擇べき信我失ふべからず遠慮なき時ハ近き憂ひあるべし萬事に熟せる過て改るを憚るをなかれ邪曲軽薄乃人と交る事莫れ大酒を失身し色情を身我失ふ心ひらむは嫉妬偏執の深きなかれ係

約を専らとし謙りを慎み人の非を咎めず我身の行
跡正へし我悪なる所り辟書して慎とするなり

右辟書。傳于世舊矣。然未知其所出也。會得長山貫家藏澤俊卿所刻搨本。因録供采覧云。

過龍門而思禹跡。適東魯而觀禮器。地以人重。所由尚矣。追想楠中將之遺風於千載之下。金剛山上。地留勤王之址。兵庫津頭。涙灑將星之隕。非但東伐西討。履歴之可存。即嬰城致命之處。遺蹤足述。豈可堙沒無傳。使侔銅駝姑蘇之墟耶。誌勝蹟。

勝蹟

楠公故里

在河内石川郡水分村。有大將軍祠。是公降誕地也。

千竈古壘

在河内石川郡千早村。金剛山半腹。城狹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相傳雖大旱不乾涸。四面深谷。東百丈。西七十五丈。南八十丈。北三十丈。東南有一徑。阪路極嶮峻。距金剛山廿八町。牙城別堡甬道址今猶存焉。

風呂谷

在金剛山。公置水槽。湛水處也。

上赤坂古壘

在金剛山北方。斷崖絶壁。高可三百尺。北通一徑。元弘二年。公築。令平野將監守之處也。

下赤坂古壘

在金剛山西麓森屋村東。公初擧義時。所築也。

國見山古壘

在金剛山。楠正季所居也。

若山古壘

在金剛山。楠正氏和田四郎所居也。

猫路山古壘

在金剛山。篠崎六郎所居也。

小根田古壘

在二河原邊村。或曰平野將監嘗居焉。

瀧泉山古壘

在石川郡瀧泉山上。正平中楠正儀和田正武所居也。

金胎寺古壘

在河内錦織郡嬉村。元弘中。公軍據焉。

八尾古壘

在河內若江郡。正平中。楠氏部將。佐和秋山等。據焉。

和田古壘

在和泉大鳥郡。楠公外戚。高遠者所築也。

岸和田城

在和泉泉南郡。舊名岸。南朝時和田正武築城。因名岸和田。

土丸古壘

在和泉日根郡。正平中。楠氏族所築也。

楠氏第址

在石川郡下赤坂。城門址內。

南木明神祠

在石川郡水分村。水分祠之左側。故老相傳。正平帝勅祭祀公靈。配以孫吳云。有扉銘。下館候石川總茂書也。

楠公首墓

楠公首墓。在河內錦織郡。觀心寺後山。俗曰首冢。足利尊氏使世瀨川祐儁遺公首。正行令中院瀧覺葬埋之。有石柵。橫八尺五寸。竪九尺五寸。高三尺。弘化元年土人建碑。筱崎弼撰文。

今按高松藩醫員渡邊立齋。本氏赤松。系出於則祐。相傳則祐獲楠公首。家藏足利氏感狀一通。云雖史乘所不載。錄以廣異聞。

楠公墳

在攝津矢田部郡坂本村。舊唯塚上栽梅松二樹耳。元祿五年西山源義公。令儒臣佐佐宗淳。建碑於此。碑陰勒明徵士朱之瑜撰文。碑面親題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八大字。

楠公塔

在河內河內郡六萬寺村往生院。題曰從五位上攝朝臣正成靈光寺大圓義龍大居士。於攝州湊川戰死。

仝

河內古市郡金剛輪寺。亦有楠公塔五層浮圖。鐫曰云光寺。

楠正行墳

在河內讚良郡甲可南苅屋村東。後人栽楠樹一株於冢上。文化四年三月。里人建碑。村瀨之熈撰文。

楠正儀墳

在金剛山本城址巽隅。正儀以弘和中。沒於千早城中。故葬於此。有五層浮屠。題曰小光寺秀芳義端大

居士。

和田賢秀墳

在河内讃良郡米崎邑。或曰、復葬遺骸于和泉大鳥郡和田村。

楠公遺愛碑

在河内錦織郡河合寺。寛保三年、服元喬撰文。是泰亮建之。蓋烏石書之。

恩智滿一墓

河内高安郡恩智山、有左近将監滿一墓。楠氏部下。據恩智城。勤王有功。

金剛寺

在河内錦織郡。有楠氏三世遺墨、及楠公緋甲、菊水旗章。今猶存焉。

葛井寺

在河内丹比郡。正平二年、楠正行以精騎三百、撃細川顯氏三千騎、即此。

廣巖寺

在攝津矢田部郡湊川。藏楠公及従亾将士靈牌。并義公所賜手書云。

南木誌卷三終

南木誌卷四

中山利質編輯

世系

楠氏系圖

河內國楠氏之族。出自橘朝臣左大臣諸兄。太平記楠氏系圖諸兄者。敏達天皇第二子。難波皇子之裔。而初名葛城。和銅中。叙從五位下。補馬寮監。天平初。累進正四位下。爲左大辨。三年擢參議。文武天皇褒其忠勤。賜浮杯之橘。曰。橘者。菓子之珍。文人所好。柯凌霜雪。而繁茂。葉經寒暑。而不凋。與珍玉共競光。交金銀以

愈美。是以賜汝。姓橘宿禰矣。諸兄男。贈太政大臣奈良麿。生兵部大輔島田麿。島田麿生伯耆守真材。真材生若狹守峯範。峯範生參議左大辨贈中納言從三位廣相。公卿補任橘氏系圖廣相生右京大夫公材。公材生大納言大宰權帥好古。好古生大和守爲政。爲政生伊豫守行資。行資生皇后宮亮成經。成經生從五下兼遠。兼遠生掃部助盛仲。盛仲生正遠。楠氏譜云正遠從五位下、正成本傳或作正康、正遠蓋初名也正遠生正成。系圖正成兄有俊親一說爲正遠生俊親、俊親生正成未知孰是正成以橘氏之亂。久爲民庶。家世居金剛山西。號楠兵衛。太平記。東鑑建久元年十一月源頼朝入朝隨兵有楠木四郎者是或正成之先歟今無所考

家族傳

和田正遠。太平記作正隆從建武年間記今稱彌五郎。楠正成弟也。元弘初。從正成起兵。軍功居多。延元中。直武者所。後偕正成。戰死湊川。南山史。按正成傳作正氏又按水藩野口氏系曰和田正氏生左衛門尉正春正春生正建正建之時行宮賜水藍之旗書以野字後徙于關東用其賜宗更稱野口氏寓駿河仕今川仲秋正建生正久正久之後七世正高出仕水藩云長山貫曰和田正遠無與父同名之理則正氏似可從也

楠正家。正成族也。補藏人。任左近將監。延元元年。代正成。將兵赴常陸。攻佐竹義篤於金砂山。斬其族

人義冬。那珂氏來降。兵勢頗振。又城瓜連地據之。敵兵來攻。擊後藤基明者。斬之。明年。從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入援。後落髮。曰西阿。四條之役。與正行共戰沒。南山史。關城逸史曰按楠系圖正家正成八世祖好古後父曰光綱光綱女弟正成父正遠妻正家任河內守。中山信名曰總社文書弘安八年九年並有常陸國司代左近大夫將監橘押書二通按正成父正遠官左近將監則恐是正遠嘗爲常陸在廳官以其與國人有舊故正成遣正家也然無他可證其詳今不可考焉

大塚惟正。亦正成族也。稱掃部助。建武中。正成以功爲和泉河內守護。以惟正爲和泉守護代。從戰湊川。正成既死。惟正引兵還。北將阿房國清來攻。常史

(作畠山國清來攻)惟正擊敗之。據八木城。國清來圍。會源定平橋本正茂來救。內外夾擊。圍得解。明年率兵至河內。築壘古市。保之。丹下西念來攻。擊却之。尋細川兵部來侵。(常史作細川賴氏細川直俊來攻)邀擊野中寺東。敵敗走。惟正追至藤井寺西。接戰斬其將帶刀。(常史作斬細川帶刀直俊)又與岸和田治氏等。攻宮里城。(泉)方正行之戰。四條也。惟正身被重創。馬亦僵。獲逸馬騎之。逃數里。聞闔族殲焉。返馬冒陣。奮戰死。時有池田四郎者。與惟正同從軍。及敗。四郎。及子二人。中流矢死。(南山史)

橋本正員。稱八郎。守佐義。正安為河內守。神宮寺正師。任兵衛尉。稱太郎兵衛。皆正成族也。俱從正成死。(仝上)

和田正朝。(原注作高家。蓋其初名也)稱新兵衛。正平三年。高師直等來攻。正朝與弟賢秀。從正行。詣吉野行宮。延謁與同志士百四十餘人。俱誓死而進。大敗師直於四條畷。梟田職俊。視師直旗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而我步。追不可及。我如陽走。彼必來追。來即進戰。則可獲師直也。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退走。高師冬以兵三百躡後。正朝返戰大破之。既而從兵悉沒。正行等自刺死。正朝欲還奏其狀。向南單行。阿保忠實疾呼曰。楠家皆死。何忍獨亾。正朝笑曰。何難。揮刀赴之。忠實廻馬卻走。正朝去則復追之。如此數次。會敵餘騎至。射正朝。被七矢。遂為忠實所殺。(大日本史)正朝弟稱紀六。亦與其子二人。俱戰死。(南山史)

和田正興。正朝弟也。延元三年。源顯家陣于和泉。使弟顯信據八幡。正興與橋本正茂。發兵應之。攻丹下城。數日進燒高安。敵營既而顯家戰歿。正興轉軍救八幡。北兵遮路。轉戰進。未幾。八幡軍散。正興

廻兵攻杉原野田等營。陷之。尋落髮。稱賢秀。正平中從正行。與細川顯氏。戰于住吉。賢秀手刃數十人。敵敗走。又追斬山名兼義。四條之役。賢秀善使薙刀。遇者皆死。正行既死。賢秀尚混敵兵。欲狙擊師直。其間相距數步。正行部下。湯淺某降在師直軍中。識賢秀。從後斫踣之。就斬其首。賢秀眼光如炬。死猶瞪視不瞑。從此其俯仰。惟視賢秀張眼。嗔目狀。七日死。(南山史。常史以正興為正朝兄。不知孰是)

和田正忠。稱五郎。正平七年。帝御住吉。正忠與楠正儀為先鋒。攻京師。破細川顯氏。正忠部卒。斬細川

頼春。義詮走近江。駕進次八幡。義詮尋以大兵犯行營。勅正儀拒之。時正儀年廿三。正忠卜六。以其弱齡。人皆危之。正忠奏曰。元弘以來臣闔門死賊。今日之事。上為國家討賊。下為父兄復讎。苟不斬賊一將而還。則請無復見矣。與正儀守荒坂山。敵驍將土岐康貞揮大刀來進。正忠與鬭斬之。還聞。帝大褒賞。尋從正儀還河內。圖集兵返援。會病暴卒。（南山史）

和田正武為和泉守。延元三年足利尊氏命佐佐木族誅犯行宮。正武率兵入衛。正平六年春。奉興良

親王令旨。招信濃人諏訪某。歸順。十五年足利義詮兵犯天野。正武與正儀。據赤坂拒之。敵來圍數匝。正儀欲棄城退保金剛山。正武不肯曰。勝敗兵家之常也。當戰而退。勇士不為。我請發兵擊之。不克則退亦未晚也。乃乘夜。提銳兵二百斫敵營。不克。斂兵而退。有二卒。混入城中。正武還令衆。唱暗號。以坐作。敵卒不應。乃執斬之。即夜與正儀走。入金剛山。又從擊佐佐木秀詮斬之。十七年與正儀攻攝津守護代箕浦俊定。大敗之。俊定奔還。復將與石堂賴房及正儀攻赤松光範。率兵至湊川。焚燒兵庫民家。光範保多田部城。分兵據山路。城正武等引還。後正儀叛降足利義滿。建德元年正武率族人攻之。正儀不能居河內。奔投義滿。明年義滿發大兵。再納正儀於河內。正武與中納言藤原隆俊。將兵圍之。連月不解。後不知其所終。（南山史。年契云。和田正武以弘和二年卒。未知其所出焉）

橋本正茂稱九郎。為左衛門尉。延元初。楠正成戰歿。攝泉之際。北兵大起。畠山國清圍大塚惟正八木城。時正茂與源定平。陣天王寺。乃俱進救之。大敗北兵。三年應源顯家起兵有功。及其戰歿。正茂廻

兵攻松原野田等敵營陷之。後醍醐帝崩。人情危懼。正茂與和田楠等協力勤王。後事佚而不傳。（南山史。大日本史曰。正茂正平初。薙髮。不知其所終）

橋本正高稱判官。正平中。補撿非違使。為民部大輔。正平十四年北兵大犯。正高與其族。築平石城以兵五百守之。楠正儀降足利氏。正高與和田正武等。攝行河內和泉事。文中間。王師不利。帝避天野。族人正督降敵。正高獨不屈。天授四年起兵。紀伊攻細川業秀敗之。業秀嬰城固守告急。足利義滿。義滿遣細川賴元山名義理等大兵來援。正高逆

擊不利。引兵退。及斂班軍。又出攻業秀。業秀追還淡路。正高據土丸城。泉 令子姪分守近要。五年春。山名義理及氏清等。來圍土丸。防戰無利。姪某死之。遂棄城。適明年復與氏清戰于高名邊。不克死之。族三人。及上神下神礒部櫻井等諸氏。悉戰沒。南山史

楠正勝。正儀子也。父沒正勝代領其衆。爲河內守。兼右馬頭。叙從四位下。元中五年。與畠山基國山名氏清等。戰于河內。七年二月復戰無利。九年春。正勝率渡邊競與畠山基國及義深。戰于千劍破。不

利。義滿遣使說正勝降。正勝謝曰。吾家父祖三世。盡忠王室。子弟昆族。無有異志。今貪生奔利。以背君父。罪莫大焉。謹辭於是。義滿益發兵圍千劍破。絕其糧道。正勝力盡奔吉野。十月義滿使大內義弘來。講両朝和議。帝許之。還幸京師。正勝無聊抑鬱。潜居十津川。數年義弘有異圖。應永六年據堺浦。泉 叛義滿。遠近大振。正勝及弟正秀。將兵三百。與菊池肥前守。援義弘。至冬城陷。義弘敗死。其子持弘出降。正勝謂其徒曰。徒死無益。乞降亦我所羞也。乃引兵走大和。後事軼而不傳。參取大日本史南山史國史畧

楠正元。任左衛門尉。稱新判官。從兄正勝。數有戰功。元中九年春。千劍破陷。與正勝俱。流寓十津川焉。尚抱不戴天之志。間行入京。欲狙擊義滿。邏卒覺之。以兵數百圍之。正元奮戰。斬數人而被執。義滿壯之。謂曰。若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王室頽敗。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遂不屈而被斬。實明德元年五月也。南山史國史畧。日本野史正元傳曰。字小二郎。任右馬頭。及千劍破陷。爲浦上行景被執尋見殺所從十七人皆死併錄以備參考

楠正秀。正儀三男也。從正勝。有戰功。應永中大內義

弘叛。足利義滿。揚兵於界。泉 正秀率兵百餘屬之。義弘敗死。與正勝遁歸。正秀生大鄉六郎正盛。正盛生新左衛門盛信。盛信生新兵衛成宗。成宗生隼人正盛秀。盛秀生主水正長成。長成生右馬允隆信。隆信生正虎。正虎子備前守某。生兵右衛門正治。正治冒甲斐庄氏。去河內。往遠江云。參取南山編年錄日本外史。鹽尻曰。甲斐庄正治奉仕東照宮。正治子喜右衛門正房仕東照台德二公。關原浪華之役有功。賜采邑四千石。子孫世仕幕府

岩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眞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爲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爲之時。而

猶下薬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為之愧死乎。

山縣禎曰、南朝之命脈、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絶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勲、亦偉哉。國史纂論

楠光正、不知其属。稱五郎。嘗仕後亀山帝、任左衛門尉。講和之後、常欲報足利氏、變容為僧、改名常泉。永享元年、聞足利義教詣南都、將覗間刺之。事覺為筒井某被捕。義教命速行刑。京職浦上行景、率

甲士數百警衛、斬之六條河原。光正臨刑、神色揚揚、如平生。投筆作偈曰、不來不去楠正空、萬物乾坤皆一同。即是甚深無二法、秋霜三尺斬西風。又作和歌三首。一曰、奈賀豆幾夜。須惠野乃波良能久佐能宇倍耳。義廼余曾奈羅氐。岐由流豆由可奈。二曰、和礼乃義可。多賀阿幾乃與毛。寸惠能豆由。毛登農之豆玖能。加加流多米之曽。三曰、由米能宇知耳。義夜古能阿幾廼。波氐波義豆。古巨路波迹之耳。阿利阿計之豆伎。書訖被刑。見者嘆賞。後十餘年、有楠行康者、稱雅樂允。文安中、謀迎後村上皇孫僧圓胤、蓄髪為主將。舉兵紀伊、進徇近境。足利氏使守都宮祥綱來攻、逆撃破之。祥綱奔保粉河寺。畠山基國遣兵救之。行康軍敗、圓胤遭害。後又十餘年、有楠民部少輔者、潜居祖父舊地、圖舉兵。足利義政令近郷捕得之、命多賀高忠斬之六條河原、梟於四塚。實寛正四年也。南山史自明徳三年南北講和、至此凡七十有一年矣。圓胤、即圓滿院僧正植髪更名義有。文安四年十一月遭害。

山縣禎曰、光正不詳其父祖。然楠氏之族、則必於廷尉有系屬矣。嗚呼楠候精忠義烈、至子至孫、若兄若弟、相貫如一。何其盛哉。自古盛徳之

士、父子相繼者鮮矣。況闔族數世、不變其節、如楠氏、實曠古之所罕。足以為我大東之光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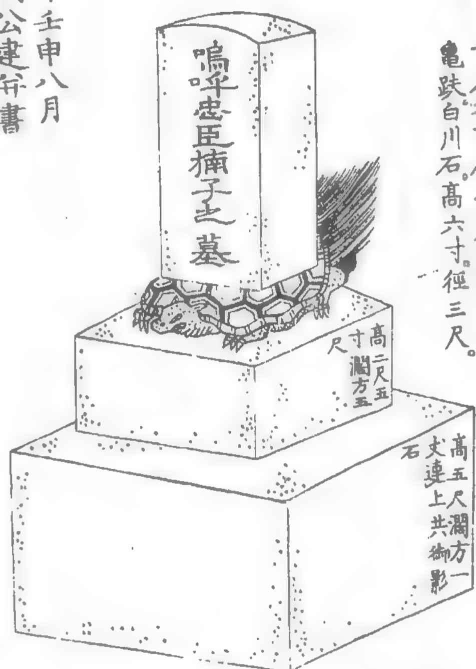
國史纂論

楠中将之遺烈、懸之日月而不滅焉。騷人詞客、往往臨風弔古、或以誌銘、或以詩賦、或以論辨評賛。流風雖遠、嚮慕益多。拱璧寸珠、蔚然成冊。嗚呼覧其辭、而想像其人、亦可以為知人論世之資矣。誌藝文。

碑記

楠公之墓。在攝津兵庫湊川之傍。即其戰亡處也。元祿壬申之秋。常藩源義公。聞其無墓表。特遣儒臣佐佐宗淳新建一隆碑。乃脩墓。埋石棺中。藏一圓鏡。徑一尺二寸。其背刻曰。楠正成靈塚。上爲二層石座。設龜趺。碑巍然其上。高凡一丈二尺八分。大書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即義公親筆。蓋倣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也。碑陰勒明徵士朱舜水嘗爲加賀菅公所撰贊詞。以代銘焉。爲買田其側。附廣嚴寺。永供香火。寺在墓之上方。奉楠公靈牌。并藏義公所賜手書云。

楠公墓碑圖　碑。和泉石。高三尺九寸。横一尺六寸。厚一尺五寸。龜趺白川石。高六寸。徑三尺。



元祿五年壬申八月
水戶源義公建并書

楠公碑陰

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鐘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衰。其必有大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其盛美大德耳。

右故河攝泉三州守。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公贊。明徵士舜水朱之瑜字魯璵所撰。勒代碑文。以垂不朽。

本文一行三十字。凡十行。附言源義公記四字。

低書凡二行。通計三百三十字也。

寄攝津兵庫廣嚴寺千巖師書

常山源義公

久聞喝雷轟耳。惟憾未遂披雲。明河之望。耿耿依依。嚮修楠子之荒墳。就請題碑面。予冠以嗚呼二字。蓋倣延陵季子之例。當耶不當。恐後人之嘲。懷懼不少。非師了了。誰肉千歳之枯骨乎。曷勝感激之至。邂逅何日。渇塵萬斛不宜。常山文集

跋今井魯齋弔楠公文　安積覺

西山公建楠公碑於兵庫港河廣嚴寺住持僧千巖。乞藏今井魯齋弔楠公文于寺。公命

覺跋之。

已友今井將興。弔楠公文一軸。以公命裝潢。藏于攝州兵庫廣嚴寺。讀之適有可慨者三。將興嘗使鎮西。路過兵庫。拜其墓於榛莽荒草之間。當時豈知有今日之盛舉哉。不知而能如是。可謂有志者矣。使其得見今日之盛舉。則其爲文亦當如何。一可慨也。將興同予師事朱文恭。文恭嘗在長崎。應人需而著像贊。今鐫碑陰。以垂將來。而此文亦淂藏諸廣嚴寺。以備觀覽。將附驥尾而顯名。豈非幸歟。然使文恭在世。作爲碑文。則揄揚闡明。殆亦不止於此。二可慨也。昔宋學士作余右丞傳贊曰。余來江左。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凄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夫余闕胡元之臣耳。苟盡忠於所事。則可表章。況楠公之忠勇。固余闕之所不逮。而江流落日。弔古興懷。則無以異也。將興能拜其墓。能爲此文。而予不能。三可慨也。使將興聞予此語。不知以爲何如。淡泊齋文集

室直清。楠公像贊跋曰。本藩今參議公。加賀侯菅原綱紀命狩野某畫櫻井誠子像。且請歸化人舜水先生朱之瑜爲之贊焉。厥後常山侯故黄門公。立碑于

湊川。以表判官之墓。亦取其贊刻之碑背。蓋其文足以昭示後世也。鳩巢文集摘要。○廣嚴寺者。元人明極和尚爲開祖矣。蓋楠公没後。楠氏族建焉。明極和尚以南朝延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寂。

楠公墓記　貝原篤信

天地之間。唯有一氣。別之則陽與陰而已矣。人之生也。雖俱稟二氣。有受陽之多者。有受陰之多者。故其爲性也。有屬陽者。有屬陰者。凡屬陽者其氣必清明。清明則易知。屬陰者其氣必昏濁。昏濁則難測。自然之理也。故聖人之作易也。雖陰陽不可不兩立。然以有清濁之別。淑慝之分。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嘗

推此理。以試觀天下之人。凡其爲人也。剛明正直。踈通洒落。如青天白日。無毫末可疑者。必君子也。是屬陽之人。稟清明之氣者也。其爲人也。柔暗掩藏隱伏狡猾。如陰曀埃霧。難測知者。必小人也。是屬陰之人。稟昏濁之氣者也。於是又嘗從古人之中。求陽剛清明之君子。則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顏文忠公。於宋得范文正公司馬温公。與文丞相。求之本邦。則如楠公正成。其人也。蓋公者本朝之忠良。而振古之豪傑也。吾邦歷代名士。出乎其右者。蓋罕見其比。其忠義勇智。接之異域之英俊。恐可無恥也。如夫愛君憂

世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貫人心。耀古今。聞公之風者。百世之下。莫不感激而仰慕。非公之忠誠。豈能如此乎。可謂眞大丈夫也。彼兄弟父子。蹉跎戰死而。義志不遂。良可痛惜。可謂有子有弟也。其履歷戰功。載在傳記。今不暇枚擧。惜乎擧世唯知其爲良將而。未知其爲賢哲也。今茲暮春。余發自京師。將歸于故里。偶阻西風。泊舟於攝津州兵庫。攝衣下船。陸行到湊川北。而見公之墓。墓在平田之中。榛莽蕪穢。無域隧。無墳封。又無碑碣。塋上唯有松梅二株。悲風蕭蕭。春草青青。余歔欷良久。祇回不能去。忽謂。今無碑石。

如此。恐後世或不認爲公之墓。古墓犂爲田。松梅摧爲薪。亦未可知也。於是託兵庫館人繪屋氏。欲建小石碑於其塋上。頗爲營計而去焉。余歸鄉自顧念。公之偉烈洪名。不得區區之揄揚而明矣。若今欲稱述彼德業。勒之石碑。非老于文學者則不能也。且吾儕微賤而立石碑於他邦。恐不能逃僭率之罪。終毀悔而廢其事。且送書於兵庫館人。令輟彫刻。然感歎之餘。不能默止。私記其所懷云爾。

津坂孝綽曰。按記楠公墓者。始於貝原翁。無何。源義公遂有建碑之擧。非此爲之前矛乎。

楠公首冢石柵銘　　橘成位

傳聞正成。敎訓子弟眷屬。謂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爾况所補三州之守。誠莫大之君恩也。不如一節以死報國。於聊不忠之輩。不可爲我子弟。于茲家族守訓言。專忠貞而不變。至今四百有餘歲。義名存乎不肖流孫。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思惟先祖之餘光矣哉。故鑄墉以垂永久。

寬政五癸丑歲仲春吉旦。橘成位欽書。（河内名所圖繪）

右一行十字。一柵二行。總計百三十五字。

觀心寺楠公首墓碑　　篠崎弼

河内觀心寺。有故河攝泉守。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公之首墓。寺在金剛山北麓。地僻境潤。距公郷水分一里餘。公家功德院在焉。公之出討賊也。每託家人於寺云。所以葬于此也。按史載。延元元年六月。足利尊氏遣人送公首於河内。誘其族脩舊好。和田正遠恩地滿三等不許。勵衆守備。長子正行悲泣。將自殺。母氏諭以大義而止。遂復致身王事。與賊相抗。累葉忠貞。保護三朝五十餘年。可謂古今無比矣。夫公之軍功忠烈。天下所共知。不復待言。獨以皇統之并於北。人憚稱公之忠。數百年間。追褒蔑聞。至元錄辛

未西山水戸公始立石于湊川戰沒之地。題曰嗚呼忠臣。蓋以朝廷無贈謚之典。姑用孔子弔吳札之例也。然其所修大日本史。詳論神器之授受。而天下翕然。知皇統非可以南北岐。無復異議。而此墓猶埋沒空山古寺中。松杉蕭然。人多未知之。非可恨哉。頃者近地之人某等謀碑以表之。屬文於予。予謂古之名將軍功忠烈與公相肖似者。獨宋代岳鄂王爲然。王誣死未幾。孝宗賜謚忠武。廢知果院爲之祠。經元至明。世厚祭典。至於並祀其子孫及部曲。有忠孝祠。有翊忠祠。今國家治教休明。廢典漸擧。此地及湊川。祠典之興。有如西湖岳廟之盛也。可期矣。故弼雖非其人。略書其槪。授土人。使勒而建之於寺。他年祠成之日。其必有任大手筆者矣。小竹齋文稿

正四位下撿非違使兼河内守楠公碑

村瀨之熈

公諱正行。稱帶刀左衛門尉。世居河内金剛山西。舍傍多楠樹。因以爲族。其先出於左大臣橘諸兄。父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諱正成。有三子。公其長也。叙正四位下。爲撿非違使兼河内守。弟曰正時。曰正儀。延元元年。足利尊氏西奔。群雄蟻附。其勢再熾。將東犯

闕。新田義貞拒之兵庫。帝使中將援之。中將奏曰。賊收九州醜虜。其勢必猖獗。我兵疲茶。衆寡難敵。宜速召義貞。護車駕。以幸叡山。縱賊入京師。臣還河内。募畿縣兵。以絶賊糧道。前後夾擊之。一擧可殲矣。臣願陛下熟計之。帝弗從。中將知事不可爲。率五百騎。至櫻井驛。以所賜寶刀授公。遣還河内。時公年甫十一。已而王師敗績。中將力戰沒于湊川。尊氏遂入京師。紿帝幽于花山故宮。八月帝潛行。幸賀名生。公及從弟正朝等。與四方勤王師警衛。至吉野行宮。四年八月十六日。天皇崩。公以二千餘騎。宿衛十月皇子即

位。是為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年。公年二十二。以五百騎。掠略于住吉天王寺。民舍。以挑北軍。九月尊氏遣細川顯氏。率兵三千。入寇。顯氏聞公將伐八尾城。距金剛山七里而舍。以欲襲其虛。公探聽之。率兵七百。陽為向矢尾所在放火。潛還埋伏于譽田林。顯氏望矢尾煙。以為公果在彼。徑馳赴金剛山。比過譽田林。伏兵發。顯氏軍大敗。退保天王寺。十一月山名時氏率兵六千。屯于住吉。以援顯氏。公以為來其部者未定。破之則天王寺兵。不攻而退矣。乃分兵二千為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見敵陣四處。而兵倍蓗于我。以

為不利。分勢復併為一隊。戰于瓜生野。大敗之。遂北至天王寺。顯氏兵亦潰奔。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時氏被創僅以身免。公拯溺凡五百人。給衣與藥。視瘢數日。授鎧及馬而遣之。于是感公惠。降者頗恤。已而公聞尊氏遣高師直師泰。將兵八萬入寇。與正時正朝等百四十餘人。歃神水。誓殉國難。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吉野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奉勅夷逆賊。亾何賊徒復西起。終致命于湊川。時臣年尚幼。遺言令還曰。汝保汝族。合汝黨。待年長。以刷國家之耻。報父兄之讎。今者臣年已長。每懼以有待之身。一旦遭不測

之患。則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焉今賊悉衆入寇。此臣報效之秋矣。獲賊首。與授臣首於賊。寔在此一戰矣。伏願一拜天顏而行。言畢泣下。帝親臨口勅曰。汝累世之勲。再捷之勳。朕太嘉之。汝維朕之于城。國家安危。實在汝身。頃者聞賊徒復大舉。事體至艱。汝宜慎重。朕聞之。宜進而進。不失其時。宜退而退。可以保後。汝深汝謀。遠汝慮。以體朕心哉。公頓首而退。率衆謁先皇廟。誓言曰。戰如不利。有死靡他。叩鐔而出。題姓名於如意輪堂壁。書和歌於其後。以述志。詞曰。阿鎚沙逾弥。非基加悅沙時竘。沃麼普欲利。那

基加聚伱伊縷。那嗢徂竘度姚縷。各剪鬢髮。投佛殿而行。三年正月三日。師直入河內。分兵六萬為四軍。布陣于伊駒山南。于飯盛山。于外山及四條畷。自勒親兵二萬在其後。公兵三千。由四條畷而進。中納言藤原隆資奉詔。率援軍向飯盛山。扼敵。敵見公之先鋒已逼。師直軍遽分兵拒戰。前軍擊破之。後軍在四條畷。戰方酣。飯盛伊駒之賊乘其罷弊。前後奄至。後軍遂敗。公不顧親率敢死士三百人。直前擊師直軍。大敗之。自顧從兵。失三之一。馬皆被數箭。乃下馬踞壟坐食。食畢復戰。戰益勵。遂與師直相拒數十步。上

山高元見事急。被高氏甲冑。自稱師直冒陣戰死。公提其首。大喜擲空者一再。既而知其僞。投地而蹴且罵曰。汝高元耶。汝亦一逆賊耳。然其勇可稱矣。乃自斷衣袖裹其首。置于韉上。此日自卯至申。凡三十餘戰。斬獲數百千人。吾軍死亡略盡。殘兵僅五十餘人。望師直旗幟將復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恐不相及。我佯走。則彼必來追。可以獲師直矣。衆乃負楠而走。師直覺其計。遣奇兵三百躡後。公還戰斬首。五十餘級。復前逼師直軍而。公兄弟身中數箭。殘兵皆被重創。公曰。事畢于此矣。莫爲賊所獲。乃與正時交刺而

死。年二十三。從者皆自煞。宗族二十三人。將兵九百四十三人。悉戰沒。從弟賢秀。驍勇善使尖眉刀。獨雜賊中。狙師直。相距且數步。楠氏部下。有湯淺太郎左衛門者。嚮叛屬師直麾下。視賢秀。從後斫其膝踣而斬之。賢秀怒視湯淺。眼光如炬。死而不瞑。自後湯淺見賢秀嗔目向己。七日斃矣。公嘗朝吉野。遇師直竊騙奪辨内侍。使迎之。悉斬其從卒。送内侍而還宮。帝嘉之。賜内侍。公固辭。不肯奉詔。因賦和歌曰。都底麽欲伱。那迦郎烏別苦麽。阿郎奴彌褥。加利褥知祇利嗢。伊加弟姥須泊吼。予多門丸先卒。余嘗遊河内。過四條畷。弔公昆弟正命之所。蓋在讃良郡甲可南荊屋村東。而無一碑存焉。吾恐後世湮沒。莫所徵之。深以爲憾矣。今玆丁卯。欽風慕義者若干人相與謀建石。請余記其事。　文化四年三月（拷亭文集。有銘今不載）

津坂孝綽曰。是碑也不建則已。建則宜請尊貴大手筆。與源義公所建湊川之碑。媲義惜哉其不然也。

忠臣末楠公歸釋碑文辨

梅辻希聲嘗撰楠正儀歸釋碑銘并序文。曰。公之末路。莫知其終于何處。似有始無終者。蓋史乘散逸無

復可考證歟。世之昧者。或謂竪降旗而附之。或謂免頭鬖而嘲之。意是何言耶。又有何確證而云爾耶。予疑其附會者久矣。爰讀楠之草刈三番村寺系譜。其開基第一祖。爲公之所歸釋。其第二祖。爲嫡男多門丸與父歸釋者。所以多門二字。爲山號。譜曰。楠氏世爲嫡男者。通稱祖父中將。幼字河内守。（按大日本史。正成小字。曰多聞。既長爲兵衛尉。其言幼字河内守者。恐附會妄說。）及其子皆同。公以繼兄當家。故其嫡男。亦襲其通稱。又曰。正平十七年春。王師北伐。公爲先鋒。陣于鳥羽光明寺。不利而退。有僧曰正覺者。說公以南祚之難支爲言。勸公歸釋適世。

予按夢窗和尚謚曰正覺。則可知其爲夢窗。而其爲足利氏之說客。亦未可知也。尋而値善如上人之教化。遂爲其弟子。法諱曰定專。多門丸亦從而削髮。法諱曰淨專云。由此視之。公之所終。不在斯寺而何耶。從前之所疑。判然氷釋矣。中畧公之不告而歸釋。釋氏所謂因緣也。彼勝敗進退之事。已屬過去之一夢。適世菩提之心。即入未來之本覺焉。公則明終于此。公妻實子。血脈相續之寺。是其謀子孫實固而。世世父兄之忠。寔久矣。在釋氏則。以爲弔父兄之菩提。以我儒視之。亦是爲不異孝悌之道也。下畧

長山貫嘗著論曰。按高僧傳。夢窗名踈石。北朝光明帝。賜號正覺。足利尊氏直義及師直等所尊信也。足利氏高氏所建。天龍寺。等持院。寶篋院。真如寺等。皆以夢窗爲開祖焉。夢窗以正平六年九月晦寂。僧臘六十。享年七十有七。正平十七年。正儀北伐。則夢窗沒已十二年。其妄可知矣。

又曰。善如上人者。親鸞四世。法嗣名俊玄。以正平五年二月廿九日寂。年五十七。是年足利直義歸順。正儀承家。嘗圖恢復焉。其値善如。教化爲其弟子者。其妄可知矣。弘和二年正月。正儀與賊將山名氏清。戰平尾。宗族六人。家人百四十人死之。尋罹病。卒于千早城中。臨終遺言子正勝正元曰。吾纉先業。雖圖興復。時運未到。空入黄泉。汝等宜盡忠報皇恩矣。就葬于千早本城巽隅。今現有五層塔。法名小光寺秀芳義端大居士。碑言不知其所終者。其妄可知矣。正儀嫡子正勝。所謂多門也。父沒兼家。弘和元中間。數與北兵戰。南北講和。後潜居十津川。應永六年。援大内義弘。據堺城。軍敗奔大和。事見史乘。其言從父削髮者。其妄可知矣

又曰。正儀妻者。新田氏驍將。篠塚伊賀守女。而烈女也。嘗來于吉野。仕新待賢門院。稱伊賀局。矣時行宮有怪。徵兵護衛。正平二年夏。女乘涼步月。吟曰。須寸志沙袁。松吹風你。波須羅礼底。袂你也努須。夜半乃月加計。樹上有聲曰。唯好。心閑身亦涼。女仰觀之。鬼形肉翅。眼光如炬。問之曰。藤原基遠者。嘗爲皇后致命矣。死而不祀。所以來訴焉。女入奏之。后爲招僧供養。自後怪熄。人伏其膽勇矣。三年正月。正行戰死。賊軍襲行宮。后妃急遽出走。時吉野川橋陷數步。不得涉焉。女折取樹枝大如椽者爲橋。渡衆人。皆駭其膂力矣。後嫁正儀云。事

見吉野拾遺。其言與正儀共歸釋者。其妄可知矣。若碑文所舉。則正儀受父兄倚託。身為南朝柱石之臣。而不顧王家之傾敗。偷生歸釋焉。是不義一怯夫矣已。安足稱忠勇哉。此皆出浮屠之妄誕。以不足信用也。近時野史載。越前平泉寺。惠秀律師者。正成季弟也。一日座禪。正成戎裝入堂。問之曰。自補陀落淨土來。須臾形消。惠秀異之。無幾計至云。此說。近儒既引證。辨其欺妄。乃與正儀歸釋同日之談。而藉口名賢。以規梵刹之榮顯。彼徒所為。往往如此。誤信其妄誕。使忠臣義士被汚衊。真可慨哉。藤房遁釋。識者尚譏焉。况於正儀乎。予焉不辯而闢之。（南山遺事）

楠氏遺裔支族。末路事蹟。不詳者頗多。最為可憾矣。如南朝諸皇子亦然。皆與楠氏支裔。共榮衰矣。今採錄史傳所見。以備本篇參考。

後醍醐帝皇子傳

第一 尊良　元弘元年從帝笠置。楠正成奉入赤阪。既而笠置失守。帝脫走。將幸赤阪。王迎之。至南都。聞帝被執。自入京師。高時幽王于佐佐木時信家。二年遷于土佐畑。亂平還京師。建武二年尊氏反。以

王為東國管領討之。新田義貞副之。戰敗而還。延元元年冬。輔太子恒良。守金碕城。越明年春。城將陷。新田義顯勸脫走。王不肯曰。股肱亡而。孤安獨活。自刺而薨。賊傳首於京師。尊氏使僧疎石葬之禪林寺。王有一男一女。名闕。（參取大日本史及南山史下同）

第二 世良　幼而聰敏。善和歌。拜上野大守。太宰帥。稱河端宮。元德二年九月病薨。

第三 護良　天資英邁。稱大塔宮。當帝幸笠置。王據叡山。軍敗奔南都。潛行入十津川。壘于吉野。據之城陷脫走。會帝幸舟上。官軍大振。王在志貴山。徵勤王師。亂平入京。遭尊氏讒。幽于鎌倉。建武二年秋。北條時行襲鎌倉。直義出奔。命淵部義博弒王。年二十八。天下聞而冤之。　男名陸良。（一作興良）幼有勇概。授以征夷大將軍。興國二年夏。源親房迎鎮常陸。軍敗而還。正平六年赤松則祐歸順。奉為主帥。赴播磨。則祐復叛。拘將軍於京師。脫入高山寺城。丹與則祐戰于曽山。敗奔吉野。十五年反。約降足利義詮。燒行宮。據銀嵩。部屬惡其不義。皆散去。前關白師基討大破之。陸良奔奈良。不知其所終。

第四 靜尊　住聖護院。自後事蹟不詳。

第五 宗良　元弘元年帝幸笠置。王據叡山。破賊將佐佐木時信於辛崎。既而僧豪譽叛。王奔笠置。被執幽于託間。讃　亂平還京。延元元年帝被尊氏紿還京。王走井伊城。遠　三年與源顯家入援。顯家戰死。王走吉野。秋敕再赴井伊。經畧東國。稱上野宮。或信濃宮。尋為中務卿征東將軍。興國元年為高師泰敗走越後。後徙駿甲濃越之間。流離顛沛。艱阻備嘗。正平十五年詔王入援信州。雪深不果。國勢衰弱。王窮迫滋甚。遂入長谷寺為僧。王嘗撰新葉和歌集。後龜山帝敕準奉敕撰。弘和元年冬。重訂上之。時年七十。不知其所終。所著李花集傳于世。一子興良先卒。

第六 皇太子恒良　元弘元年高時幽帝於六波羅。王甫八歲。日夜思慕。偶倚門聽昏鐘。詠曰。津玖豆玖斗。毗玖羅志氐以利阿比能。鐘能音珥毛。君鉚戀志岐。都下相傳。莫不為下泣者。王遷於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家。三年守延奉王起兵。進攻六波羅。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延元元年十月尊氏詐降獻盟書。帝被紿許之。官軍憤懣。皇子宗良走遠江。懷良奔吉野。藤原隆資入紀伊。源定平入河內。新田義貞奉宗族。訴冤。帝命奉太子及尊良奔越前。經畧北國。明日帝入京。尊氏幽帝花山院。拘隨駕將士。良忠以下忠勇之士。為賊所害。太子及尊良據金崎城。越　二年春城陷。尊良自裁。太子被執。賊將足利高經問義貞等存沒。太子偽答云。昨死。尋送太子於京師。與成良共幽一室。既而義貞復起杣山。尊氏怒為太子欺。直義使粟飯原氏光贈藥。成良曰。未病進藥。是必酖毒。將投之庭。太子曰。尊氏直義殘忍慘虐。無免死之理矣。被錮幽室。不見天日。不若早死也。誦經念佛。仰藥而薨。時年十五。

第七 成良　元弘元年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建武元年拜征夷大將軍。二年北條時行襲鎌倉。王與直義走三河。大江時古奉還京師。三年冬尊氏詐降。幽帝花山院。光嚴帝立王為皇太子。及帝幸吉野。廢幽京師。後與恒良俱遇害。

第八 後村上天皇義良　帝嘉曆三年生。興國元年即位。正平廿三年三月十一日崩。年四十一。帝幼鎮東藩。入纘大統。雖偏安吉野。粗修舊典。恒以恢復為心。親蹈艱危。將士竭力。控制強敵。臨御三十年。征戰無虛日矣。

第九 懷良　延元三年任征西大將軍鎮撫筑紫四年菊池武光奉入八代（肥）興國三年與島津貞久戰於谷山（薩）破之。正平二年與武光討一色範氏走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降附。鎮西粗定。十三年賴尚叛戰大原。王奮戰身被數創。武光殊死戰。遂克之。斬獲三千二百餘級。世稱鎮西宮。或九州宮。嘉慶二年三月十八日薨。葬于八代郡麓山悟眞寺。王娶菊池武重女。生男良宗。子孫存于今云。

躬良（一說第十二皇子。自是以下皇子次序。錯亂無所考證。）　延元三年爲僧。正平七年薨。年二十八。

玄圓　住一乘院。爲興福寺別當。（寂年闕或說第十三皇子）

恒性　住大覺寺。元弘三年北條高時執流于越中。使名越時有弑之。

元選　字無文。元德三年爲僧。後入元。師福州僧梅友。歸朝住奧山。（遠）創方廣寺。元中六年閏三月寂。年六十八。

尊眞（稱醍醐宮）　聖助（住聖護院）　滿良　以上三皇子。不詳事歷。

後村上帝。諸皇子傳。

第一 皇女

第二 長慶帝寛成　男名尊聖。住勸修寺。任大僧正。永享四年七月寂。

第三 後龜山天皇熙成

第四 惟成　任式部卿。薙髮號梅隱祐常。

第五 泰成　正平十五年生於住吉行宮。征西將軍懷良請爲嗣。任太宰帥。稱後征西將軍。

第六 世泰　先帝薨。葬如意輪寺。

第七 說成　任上野太守。稱五常院宮。二子。圓悟。圓胤。爲僧。並住圓滿院。文安四年十二月。圓胤植髮更名義有。起兵討畠山持國于紀伊。戰敗死。

第八 師成　第九 良成（稱鎮西宮）　第十 泰邦（爲太宰帥）　此三皇子。不詳事歷。　後村上帝初無子。養龜山帝孫恒明爲子。及後村上生子。恒明避爲僧。法諱尊觀。住相州清淨光寺。世稱遊行上人是也。新田氏遺裔。避難賴尊觀。後勃興三河云。（日本外史）

後龜山帝皇子傳

第一 小倉宮。（闕名）　南北講和。後從帝居嵯峨。正長元年夏。稱光帝不豫無嗣。小倉意欲立其子。與伊勢國司北畠滿雅謀。起兵。與世保持賴戰。滿雅敗死。小倉出降。還居嵯峨。　男教尊。爲僧任勸修寺。任權僧

正。一說。金藏主尊秀者。小倉宮子也。大納言有光奉之起兵。文安四年十二月軍敗。尊秀自盡。又一說。北山宮河野宮。亦尊秀子也。史乘散佚。無所考據。

第二 僧真阿。　事蹟不詳。

賴襄曰。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囚護良付之足利氏。致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輿再板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為也。賴

襄以為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為少哉。殺一尊氏。則一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隸。戢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為自固之計。則是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為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為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為僧。而贊帝謀畫。及帝徙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姬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誓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譖。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擢用詔體。是承制也。而可譖曰是有自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為。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為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

矣。護良不察。而望為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姬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教尊氏使告其叛也。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有所恃。烏敢駕虛言誣大事。以搆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日本政記

成島讓曰。後醍醐帝諸皇子。皆有武人之風矣。長山貫曰。如護良恒良尊良成良義良懷良。則才兼

文武。有武人所不及矣。教此諸皇子戮力輔中興之業則。藉有覬覦非望之賊。何遽致播遷蒙塵之醜哉惟帝婦言是用。自壞長城。而中興之業。遂終不振。可嘆哉。噫准后之讒深入左腹。護良既斃乎賊手而。后之所生。恒良為皇太子。成良為征夷之将軍。義良為奥羽之鎮。於是后之所欲已成而。尊氏之志亦寖成矣。無何。帝為尊氏紿。被幽花山院。成良就囚京師。恒良尊良付義貞。遣赴越前道路艱難。辛苦萬状。凍死者十之六七。僅達金崎。強敵四集。内無糧貯。外無救援。遂城陥。尊良辭氣慷慨

自刺而死。恒良就囚。與成良共。斃乎賊手矣惟后餘殃之所致。天之報施。可懼哉。如此四皇子則。帝手自與殺之。何異帝之手自殺之。猶可恐也。投之仇賊。使賊甘心者。豈可恐哉。新井君美曰。醍醐帝皇孫。澌盡灰滅而。不復起者。帝之餘殃也。信哉。

南木誌卷四終

南木誌卷五

中山利質編輯

評

楠公正成

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邱守睢陽。正成去赤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鞭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蒙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奬。斯則為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椄

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彊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為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死而不死者。固自若也。大日本史賛藪

林忠曰。藤房去之。正成死之。建武有二忠焉。羅山文集

山崎嘉曰。正成可謂諸葛孔明之亞也。藤房辭官可也。為僧何耶。素山隨筆

熊澤伯繼曰。不知而淂乎天之謂氣質。知而為我有之謂德。楠正成兼智仁勇而有之。若使聞聖學。可謂文武君子矣。又曰。當時北條氏。陪臣執國命。而正成之於北條氏。固無君臣之誼。其應詔勤王。亦宜矣。若君臣分定。如今代。余未識其果應詔否也。集義和書

安積覺曰。楠公於高時。唯顧君臣之義如何耳。蓋金剛山下之地。係公家世襲之邑。而實為朝廷之臣。是其所以速應後醍醐之命也。關原之役。高橋修理自足利氏時。領義濃北山數邑。拒石田三成之徵檄。而不出。當時諸國土豪。如此者往往有之。況方元建王化未熄之際乎。亦不足怪也。新安手簡附錄

室直清曰。或謂金剛山上有祠。曰南木明神。祀正成。配饗孫吳。正成嘗有言。我立功於天下。祖孫吳也。故祔祭焉。嗚呼正成遺愛存于民。不衰如此。但以正成之絕倫雄才。猶不學聖賢之道。而其致力者。獨止於孫吳兵法。豈非千古之遺憾乎。且如其七生滅賊數語。可謂不達性命之理矣。何其陋哉。駿臺雜話。大日本史曰。正成將決。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賊。正成怡然。交刺死。然則七生滅賊數語。非正成之語也。

湯淺元禎曰。楠河州之功業不遂。致命湊川。其臨終告弟正季數語。髣髴乎唐張巡。千載之下。凛凛有生氣。室師禮著書。誹之。實由不知忠臣憤激之志也。先

輩所謂理學之弊。抑謂此類乎。常山樓筆餘。真源令張巡起兵討祿山。據淮陽。賊將尹子奇圍之。城中食盡。食茶紙。又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賊登城。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陷。巡被執。

高山正之。嘗見室直清所論著。至於論楠公以應召造笠置。爲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以議之。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並起。當此之時。劉玄德者。故販履織席之人。自稱曰王室之冑。豈能辨其真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源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

我心猶以爲速。雖累百顧。猶未爲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赫赫 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開闢以來神聖相承。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皇民。而楠公則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雖無召命。豈視國家之難。恬然自安哉。聞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安得效彼諸葛輩之爲也。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投之堂下。杉山忠亮撰高山彥九郎傳

野山朝陽曰。楠公誡子曰。凡丈夫先決已心。然後處事。問或諮詢宗族老臣。愼勿謀逮毋。噫亦卓哉。秦菴戯言

村田通信曰。正成忠實剛毅。不可以利動之。尊氏私以王畿五國南海六州誘之。其不知正成。亦甚矣。楠河州傳

天野信景曰。諸葛武侯忠義節操。後世實無他比。我朝羽林楠公正成。資質正大。其規矩似忠武侯。鹽尻

史論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疏屬。皆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大日本史贊藪

山縣禎曰。楠公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爲務。嗚

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公家訓所尚。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國史纂論

天野信景曰。細川賴之圍楠正儀于飯盛城。送書勸降曰。請納款將軍。封以畿內五州。正儀答曰。某之父兄。皆勤王死事。皇運未復。奈時不至何。嘗聞之。臣爲君死。今賢明如細川公。使某以五州之地。得萬世之汚名。非某所願也。其子正勝正元。盡忠死節。從臣僕隷。亦各仗節殉義。流芳於千載。豈不韙哉。雖然事君無此心。亦不可謂人矣。鹽尻

成島讓曰。春秋之法。褒善貶惡。苟惡矣。而進於善則。

勸之褒之。苟善矣。而趨於惡則。懲之貶之。聖人之設法嚴而待人寬如此。正儀之降。特出於同族相害。而不得已焉爾。故一旦北趨。以避其害。迨後反正效忠。觀於平尾之戰可識也。其去可懲也。其反可勸也。余於正行。責其蚤殉。於正儀。許其自新。俱取春秋之義也。南山史

論

楠正行論　齋藤馨

嗚呼正成沒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海内。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於此時

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就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吾惜正行以身係國家安危。若是其重。而自視甚輕。蚤死於未當死之日。使將與之國家。輒就衰廢也。然則當以何時死。曰死於一二年之後焉可也。蓋足利氏之父子兄弟。與君臣上下。皆以利合。不以義合。其初同心戮力。以為安身計。及其久則。驕傲背戾。互相侵奪。不至相食俱斃不已。正行死後未幾。師直與直義生隙。而直義降南朝。自是以後。直冬清氏相尋而叛。或離或合。紛紛乎莫定。凡圖敵者。必離而間之。今敵不待我之離間。而内自相離。以成間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也。南朝非不知其可乘。然無一將有名望者。為之統帥。徒舉彼亂臣賊子。而付以主將之任。是以軍無紀律。旋得旋失。致使可乘之機。為不可乘之勢。使正行尚在則。以正成之嫡子。率二代訓練之部屬。威名之著。士臣之精。當時無比。雖有來降者。勢必不過為之臣僕。而進退之權。彼不敢專。以此乘内生隙之敵。其復中原。而散先帝之憤。遂乃父之志。不難。正行必若此而後死可也。但其多病自恐死於病不死於敵也。故聞師直之來也。輒自以為當死之秋

拜天顏。題廟壁。皆以死自居。其與師直戰。奮擊衝突。殆且獲之。亦可以潰圍而出。乃遽死而。不知其未當死也。正成湊川之役。獻策而不用。知天下之事。不可復為。故自決死。而尚留正行。屬後事。不許其從死。則乃父之志。必在其不死而有為矣。是其父當不可為之時。猶留其子。而冀其有為。為之子者。蚤死於可有為之日。而使國家之勢。終於不可為。吾是以為正行惜焉。讀史贅議

論楠正儀　牧園豬

或問曰。吾疑楠正儀久矣。正平六年。行在使正儀之

人賜書於足利直義。直義復就正儀之人上書啓事。不允。復使正儀之人却其書。其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其使者曰。公家武家之和儀。不可復成。以北畠禪門等拒塞之也。摘已屬於武家。若速發大軍攻吉野。摘竭力從事於斯。其取吉野。不久時日矣。地藏院記園大暦云。（園大暦、大政大臣公賢所著）然則是時正儀已通於足利氏。圖行在者非耶。答曰。不然。初直義之乞降也。主正儀。正儀奏請其事。故吉野事書曰。東條之徒有請云。既而直義復叛。故賜書於直義。責讓之。直義復上書。乞舉軍國之事。委任於武家。而不允。却其書也。

其每使正儀之人往復者。正儀主其事故也。正儀之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云云者。是時尊氏直義外相和好。內實相猜猶矣。尊氏又欲講和於行在。故延正儀使者。寵賂之。要使正儀復圖和儀也。其使者知和之不就。故且為詭激之辭。以謝其事也。其言摘已屬於武家者。先是朝廷以直義為武將。勅官軍悉隸之。故云爾。非其使者有反心也。又非正儀之所知也。夫兵家使者入敵地。視其便宜。一時詭隨詐合。豈足怪乎。正儀忠事乎行在。終後村上之世。又尊氏直義相賊害。及尊氏義詮懇懇乞和於行宮。太平記園大暦可證也。

又問。太平記載。正平七年後村上帝在男山。敵來圍焉。潛出正儀等。圖繼援。其兵未發。城已危急。公卿朝正儀曰。正成子。正行弟。而不肖已甚矣。果然。則世人併稱三楠。不亦妄乎。答曰。不然。帝之在男山。既舉兵士。從乎軍役。其留守者。與有幾而使正儀調餘兵擭大敵。豈四五日之所能辨乎。公卿無兵略。在于圍城中。怯懾匆遽。欲棄城而走。故喋喋云爾。此非正儀之罪也。（正平七年四月。義詮圍男山。正儀及和田正忠還河內集兵。正忠急病卒。官軍聞急。宗良親王發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桃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堂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自伊予。援師未至。

五月十一日夜。帝被甲御馬。潰圍幸奈良。賊前後來迫。藤原隆資等三百餘人死之。一宮有種遍帝。藤原康長擊踣之。至木津川。敵矢及御鐙。康長單騎防戰。忽有兵百餘來。擊賊走之。十二日還幸賀名生宮。）夫公卿每不罪己。而罪人。是行在之所以不復興也。夫正成正行。既知朝廷無遠圖。吾事之不可孤行乎閫外。一旦克敵。非國家之長算也。故相繼早決死矣。正儀亦有觀乎此。及此時。行在愈衰。正儀知已亾。則行在不復支也。故以保內地。護行宮為己任。不務攻伐進取。而納撫降附。贊成和議。每不欲自我啓兵釁。是正儀之本謀也。正成正行相繼死難於此時。朝廷恐懼修省。遠念列聖之德。近恤兆民之苦。不罪人而

罪已以修徳政則正儀之本謀或可擴及於遠其功業儻有所立矣。夫内外不相副。雖有良将莫所施其勇謀故正成正行死而朝廷不復振。及正儀策不行而行在不可復爲也其時勢爲然正儀所謂冬日之日者。非當時諸将之所企及。併稱三楠非妄也。

或問。豫章記載。正平二十二年。細川頼之爲足利氏管領以籌策降楠正儀其説如何。答曰。南方紀傳載頼之屢請南北講和兩統迭立意者此時正儀執奏其請欲贊成其事。故北人夸大之云云乎。是年足利基氏歿公卿将士咸喜曰。基氏歿矣。來歸者必多。正儀獨歎曰。朝廷修徳政雖多強敵必降服。不然強敵悉亡復相繼起矣。已不自修。幸敵之亡難矣哉。其意見可觀矣。其事見於頼之物語云。

巨勢玄仙曰。吾未見足利家有忠臣孝子。唯有良臣頼之一人耳。

細川頼之傳曰。頼之頼春子也。爲人端厚。有謀畧。好讀書作詩歌。爲右馬頭叙從四位下。毎從足利尊氏於陣間既而往備中鎮撫山陽。正平二十二年義詮疾病。使義満視政事尚幼。基氏仍薦頼之爲執事。當時賀其得人義詮臨終。謂義満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頼之教。頼之由是竭力輔導。以至廢寢食。選學行淳篤兼長武事者。以充師友。日導善道又自著戒法五章以示人。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内實險害。外澹泊而内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寸貪禄狥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其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大有賞。書以授義満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指巧言詼諧者名曰童坊辱之士大夫折節改行士風大革。及義満加首服頼之加冠任武藏守。

建徳二年義満使楠正儀還河内圖吉野。（按正儀北降。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並係應安二年正月。）頼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将以爲正儀不能自保河内而來奔。剏南嚮子必無利也。義満從之頼之恥言不行。辭職退居西山西芳寺。義満親臨起之遺其養子頼元率兵援正儀諸軍屢敗王師神器之復于京師。蓋本斯擧云。（關白記。花營三代記。長山貫曰。頼之爲人忠貞。能知正閏之分矣。夫神器所在則正統。神器則。閏闕以來神聖所相授受而。苟居皇土者。誰不仰崇之哉。若夫鋒刄急迫則萬一有如安徳帝欲与神器共泯之擧。則萬或無償。是頼之所憂且懼也。以故自義詮時百方解説。冀兩朝講和。長息干戈。救民之

塗炭也。蓋其所請出于至誠之公。而非尊氏兄弟等。詐謀偽降之比也。正儀亦深知其意而贊成之。唯南朝公卿。才識不遠。猜疑偏執。目正儀為反人。遂生間隙。至兵刄相接。是豈正儀之本志哉。此舉暗與頼之謀。為向來講和之地者可知耳。天授五年夏。義満信讒。命罷頼之職。遣還讃岐。頼之深歎群小難退。而大功不終立。臨發剃髮。改名常久。賦詩言志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満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長山貫曰。頼之之罷職也。雖曰專權之所致。山名氏清義將等猜忌。讒以黨正儀緩攻伐左袒南朝。義満誤聽擯頼之。以氏清為和泉守護。義理為紀伊守護。攻陷紀泉。是頼之所以有大功不終立之歎。而正儀亦共志不成而南皈。）

元中八年。義満自悔。復頼之職。信任如故。天下再望其治。既而氏清満幸叛。攻京師。頼之頼元擊平之。明年頼之卒。年六十四。義満痛哭。親臨其葬。扶柩送之。又手寫佛經。以薦冥福。是年南北和成。頼之正儀。故所建議。而宿志遂成云。（參取大日本史南山史）

或問。三法師物語載。正儀怨望行宮。違其勅。又約降於足利氏。其說如何。答曰。此時正儀形跡一擬于反人。其所記載。豈翅三法師物語乎。又花營三代記載正儀乞降。故許之云云。（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正儀乞降。賜書許之。二月七日徇和泉河內。以楠氏降附之由。四月二日正儀入洛。夜謁管領頼之。三日夜謁義満。廿二日還河內云。細細要記同。）是後愚昧記載。正儀與南方向背。其親族離畔。相攻擊。正儀不克出走。其與我約降。在去年矣。故執事欲援正儀云云。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與其本志而已。夫後龜山。其貴宜立。其德宜君。後村上之所屬意也。長慶好攻伐。厭和議。正儀欲奉後龜山成其本謀也。彰彰然明矣。及後村上崩。長慶自立。是其所以為觖望也。（長山貫曰。宗良親王所撰新葉和歌集載帝統序次。後醍醐後村上後龜山為三代。而不加長慶焉。紹運録長慶為自立。南山史亦從其說。）及後村上之季年。與北方和矣。及長慶之立。勅四方舉兵。正儀驟諫之。長慶不從。正儀慮長慶昧乎攻伐。悉喪內地。遁擁兵而不

應勅。是其所以為違勅也。長慶赫怒。勅和田橋本等。舉兵逐正儀。於是正儀知長慶之不可為也。欲終奉後龜山。復講和保地也。遁就頼之謀援據焉。是其所以為約降也。是時知正儀之志。欲濟其事者。頼之一人。其事有觸當時忌諱。又非他人意見之所及也。故不表顯其事。默契領意焉。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齋藤謙曰。余嘗得三人法師草紙讀之。其書記三僧宿北野神廟。各話平生事。其一人。楠氏族篠崎某。怨憤正儀北降。謁頼之於東寺。逃為僧也。）

又問。吾子言。後村上之季年。南北講和。及長慶之立。破和議。何以言之。答曰。夫太平記。訖乎後村上。正平

二十二年。後光嚴貞治六年。細川頼之爲足利氏管領。條。先是。三四年。莫記識旬、爭戰。其文尾以四海無爲爲結語。又題其書曰太平記。又按。新葉集。正平十九年以後。後村上屢行幸于住吉。其事有類於夏后遊豫之度。以是觀之。是時南北講和弭兵、必矣。諸書遺佚耳。按赤松則祐觀鼓瀑布、歌敘曰。應安之初。關東關西、官軍。同時蜂起。故赴警衛于京師云。又喜連川系圖載。其秋新田義宗脇谷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戰。敗亡。是正當正平二十三年。後村上帝崩。長慶立之時。以是觀之。長慶新立。儆後村上即位故事。勅四方擧兵。而官軍應勅擧兵。可以知也。是余之所以云云也。

又問。吾子言。正儀持講和保地之策。及于正平之季。愈益執本謀。以諫長慶之擧兵、竟至於擁兵得罪也。吾未知其果是。答曰。吾子不見太平記載後村上正平十六年之事乎。其時大内弘世山名時氏石堂仁木等降附。行在頗振。而義詮懦弱。其宰貪殘。其諸將不服。又會北京空虚。於是細川清氏來奔。言其虚實。請攻北京。自今觀之。似可爲之時矣。然正儀建議。辨其不可。後果如正儀之言。及長慶之立。（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即位）大内山名等既悉叛去。外援如鐵。加之行宮多故。人心不一。而義滿頼之君臣際會。一時風靡。南北形勢。非復十六年彼此易地之比也。先是畠山國清之入寇也。其諸將不和。尚猶内地失守。大事將去。（大日本史曰。正平十四年十一月。畠山國清率關東兵入京師。十二月。義詮發兵。與國清南侵。是冬。以賊將犯行宮。車駕登自天野。入金剛山。御觀心寺。十五年正月。左馬頭楠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城赤坂。福塚某。河邉某等。城平石。眞木野某。酒邉某。城八尾。大和河内兵。城龍泉峯。大納言隆俊守紀伊。最初峯。二月。國清進屯津津山。丹下。殷野。譽田。酒勾。水速。湯淺。志貴諸氏。反降于國清。四月。隆俊與畠山義深戰于龍門山。大破之。紀伊守護鹽谷某死之。尋隆俊與畠山義深戰敗。走保阿瀬川。是月。隆良親王叛。焚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關白師基討走之。閏月。龍泉平石八尾諸城陷。五月。赤坂失守。正儀退據金剛山。是冬。仁木義長皈順。）今彼内和、兵強。又非其時之比也。於是時。長慶欲擧兵討敵也。正儀智謀老練。過絶一時。累世握兵權。爲其藩鎭。義豈唯唯從其軍役。速國家顛敗乎。雖欲無諫爭之、可得乎。其違勅非擁兵。豈又有他哉。是余之所以遂言也。

又問。吾子保正儀之北投。非叛降也。吾未信之。答曰。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觀正儀之爲人。雖其強勇果烈。如不及正成正行。亦其慈愛惠和。深思遠計。與時消息。効忠于行在。不爲絀劣也。豈以國之榮悴。家之存亡。失其大節。靦然降於累世之仇讎。以忝其父兄

者。若正儀及正平之季年。見行在之將墜。而實叛降於足利氏耶。至于弘和之始。國步愈蹙。人情益兇。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絕而效忠于行宮。沒身不渝。其子孫世世殉節。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以是可觀正儀執本謀。始末如一。未曾背行宮也。其見放逐而數年寓於畝地者。其奈羅時之不淑也。長山貫曰。古來相傳。吉野物語南朝人所著而當時實録也。物語題末云。松翁所著。松翁一名命松丸。其傳不詳。或云侍從忠房作也。按野山集云。命松丸即吉房朝臣幼名也。後醍醐帝崩後。不堪思慕。薙髮号松翁。結廬于陵側。終身薦冥福云。為松翁作者是也。

又問。如吾子之言。正儀結納于後龜山。然及後龜山即位。其屢攻正儀何也。答曰。後龜山新立。如其軍國

小大之事。悉出于長慶之手。故其徒來攻正儀也。其時帝亦不得不受制乎長慶。其事非出乎帝之意也。

大日本史曰。文中二年八月二日。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遜吉野。從御玉川宮。紀稱曰太上皇帝。是年九月親書願文。有禱于高野山。書納在高野山金剛峯寺。明年猶以院宣號令紀伊將士。薙髮法名覺理。號長慶院法皇。不知其所崩處。長山貫曰。長慶與後龜山兄弟不和之事。見于諸書。高野山所藏願文。保已一論曰。疑是非南北戰爭之事。必兄弟生隙爭雌雄之事耶。又按長慶好和歌。天授二年夏詠千首。而當時所撰新葉集。不載一首。是兄弟不和之一證也。又關白師基及前大納言光有歌。有仕三代之語。則却長慶為閏位者可知也。事見花咲松。

於是賴之數出兵救正儀焉。其他將士咸遷延。不欲涉河。其後帝如吉野。長慶上皇退于紀伊。其地戰鬪不熄。而大和河內攝津等無事。是時雖正儀未復歸。隱蔽吉野。保寧內地。可以觀也。其後復歸。官至參議。非有功勞而寵獎得如是乎。

又問。正儀之北投也。賴之為正儀。百方保護。其極至辭已職爭之。其故何也。答曰。是時為其主忠計而患海內塗炭者。有正儀賴之而已。賴之當足利氏隆際。委任無貳。靡言不從。欲擁立兩統。平治海內。其於兩

統。無所偏倚也。正儀值行宮之陵夷。其策不見用。知其不可挽回也。欲維持世統。期丕時乎後代。故循循然為行宮。謀講和迭立。無視一時屈伸也。同類相求。同明相照。其策并行不相悖。所以相依託也。不然則正儀者。春秋三叛人之徒也。賴之自任以海內之重。豈為一叛人。如是汲汲棲棲。致力勞師乎。及賴之屏于南海。正儀亦與足利氏絕。蓋以失其耦而事之不可保也。

或問。正成子立乎一圍城中。竟建回天不世之功。正儀失措胡尾。何與正成背馳乎。答曰。正成之時。北條

高時淫暴昏亂。後醍醐帝增修德政。海內翕然。想望帝德。洋溢也。其確乎守一小城。有恃乎此也。果群雄崛起。滅北條氏矣。及帝怠德。海內復歸武家。沛然不可禦也。及正儀之時。海內愈益親附武家。鄙陋公家。而朝廷無經世濟民之畧。正儀策不用。是其所以致胡尾失措也。

或問。諸葛孔明知漢賊不兩立。以出師討賊為已任。不逆料成敗利鈍也。如吾子之言。正儀至忠矣。正儀何不則孔明之事。敵愾攘地。興復為已任。而畏縮沮撓乎。答曰。孔明者天下之一人也。談何容易。正儀雖

一時宿將。勇謀決勝。不及正成正行也。威風動衆。不及顯家義貞也。以勇謀威風不及四公。安能影響乎孔明之出師討賊。若使正儀強傚於孔明之故事。必踏姜維之覆轍者也。其持保境之策。甘憤憤之譏者。可謂知己知彼矣。亦是其善學孔明者。所謂魯人之學柳下惠。未有似乎此也。夫長慶當足利氏最盛之時。欲驅周餘之子遺。殉乎攻伐。以取大業也。譬如多年宿疾羸憊之人。氣息僅存。欲服峻劑速起也。藥力一激。不就木者幾希。故善養者不過乎盡滋潤溫補之道。以終其天年也。正儀老成沈深。含垢忍詬。流離依違。如秉如失。以隱蔽行宮。保護內地。亦類也。故余以為正成恢復大運。其業不卒而死乎始。正行續父之業。其力不足而死乎中。正儀收合遺燼。維持澆運。而生乎終。雖有剛柔死生之異。竭忠乎朝廷。可謂不相戻矣。嗚呼奠行宮于南國。支持正統五十餘年者。誰謂非楠氏三世之力乎。

長良承芳曰。正平年間。環衛行在者。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志摩伊勢伊賀。凡七國。其餘東則。美濃尾張遠江信濃三越上野武藏常陸陸奧。西則。淡路伊豫播磨備中備後安藝石見出雲伯耆等。大抵天下三分之一。猶足奮勤王之志。詳見南朝紀傳。

或問。元中之季。大內義弘謀講和。約迭立。既而北人

反其約。南人屢起。竟以敗亡。先是使正儀能成講和。亦如此。然則正儀之策。不亦左乎。答曰。夫事之成否。在時。逮正平之季。行在雖衰。內地未裂。四方服者存。斯時南北約迭立。而有違變則。退保內地。煽動四方。亦足以相持也。北人有所畏矣。至乎元中之終。內地削盡。四方糜滅。時已去矣。北人視之如贅疣。有何怖畏。而踐其約乎。尚且致南人蜂起。叢甸騷擾。若逮其時。北人安得反其約。是正儀之所以及時謀議諫爭也。其事不行。亦天矣夫。

小陶雜錄曰。元中九年。南北和成。此時千早已陥。南朝屬邑。僅十津川一鄉而。其它伊勢有北畠氏。

肥後有菊池氏已。當時將拔凋喪畧盡。財屈兵弱。實萬不可爲之秋也。足利氏其衆衰弱之餘而背迭立之約。醜耻亦甚矣夫。若夫使忠良如賴之者在斯時。則豈不翅奉循前約。而渙然與海內更始。釈怨偃武。贈爵兩朝死節之士。尊崇王室以致反正之治。則南帝在天之靈。可以少慰。而勤王殉節之士亦可瞑目矣。而足利氏子孫亦自有餘慶耶。當時足利氏君臣。不知信義爲何物。唯利之走。義滿初政。依賴之補導鎮撫。反側整飾。士風寖錯致小康。晚年驕僭奢侈。異日骨肉相害之禍。亦胚胎于茲。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吁足利氏世亂臣賊子接踵而起。應仁以降禍亂極矣。是皆尊氏兄弟兇惡餘殃。其所自速者。又將誰之懟。天已厭亂。撥亂反正致今日之至治者。實起南朝勤王之遺裔。則天道好還之理。昭昭乎明矣。夫論世之興廢者。就天定之後而論其得失可也。

按花營三代記。初賴之處正儀于河內。和田湯淺等來攻焉。賴之使賴元與諸將救正儀。終克之。賴之又

使其族氏春圖河泉。後龜山帝如吉野。藤原隆俊與氏春戰敗死。長慶去天野。退于紀伊。賴之又使其族業秀等圖紀伊。數年不克。義滿更命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無幾拔和泉紀伊之數城。連報其捷。既而義滿罷賴之職。出之就國。以斯波義將代之。義理陷紀伊。氏清陷和泉。云又按明德記。義理領紀伊。氏清領和泉。其他族人領數國。強橫汰侈已甚。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山名滿幸得罪于義滿。勸叔父氏清叛曰。今察京師舉措。其意在翦我家族也。去年命吾輩堅豫州家領。今又赦其族。碁間吾輩。可以知也。君盍先爲吾族強大。一時無比。今圖國家。豈爲非望乎。吾族同心擧兵。諸家在京者誰能禦我。一戰克京師。四方誰不從。土岐富樫皆不得意也。最先從我兵。今擧兵也。姑不旌圖國家。以修武州昔年之怨爲名。亦可矣乎。請君熟圖之。武州者謂賴之也。武州常久臨終。使賴元言於義滿曰。山名氏強梁。蔑上有年矣。老臣每規使其戒懼焉。今既伏誅矣。老臣病憂閔未見有犯上者。老臣死無遺憾矣。如賴元。豚犬庸愚。非當路之器也。君善處之。言未終而逝。今余以是觀之。蓋賴

之使已族人圖內地。使正儀謀講和者。欲以漸撫定南國也。義滿嫌其遲緩。更命山名氏。果有功。賴之慮山名氏強橫吞噬內地。其後割據盤結。不可復制也。言諸義滿。沮遏之。山名氏亦訴賴之於義滿。斯波義將土岐等。釀成賴之之罪。賴之罷職。義將代之。與山名氏相控援。其後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於是山名氏不得意焉。滿幸以修舊怨爲言。賴之亦臨終云爾乎。又按須波部氏及通法寺文書倭漢合運曆。弘和二年閏正月。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見敗。其族歿者六人。士卒歿者百四十人。保舊要害云。蓋先

是。頼之處正儀于河内。委以内地。謀講和也。頼之罷職就國。義將代之當路。貶斥正儀。（義將令盛河長使壽王書可徵）氏清侵奪内地。於是正儀露本色。與義滿絶。鎭内地。扞行宮。與氏清戰。不克。保赤坂千早等。乎併録備後考。

按正儀左衛門尉（園太暦）河内守（寺院文書）左馬頭（太平記）左兵衛督（花營三代記渡邉氏文書）參議（觀心寺文書）其在北地。北朝授中務大輔。（通法寺渡邉文書）

花營三代記。楠木下向河州十七箇所云云。所謂十七所者。河州北地凢破等乎。係于丹北郡。（凢破城。見於花營三代記）

按正儀卒年月未詳。盖在元中年中矣。

按河州北山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勝。攝州寺内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秀。一有正勝無正秀。一有正秀無正勝。盖同人改名乎。（按正儀降參考載正儀子三人正勝正元正秀。不知其所据。又按南朝紀傳。載正秀謀伐義滿遊高野。又楠氏系圖。有正秀無正勝正元。今無所考證。）

花營三代記。康暦元年七月義滿拜賀行列。中有楠刑部少輔正直。似爲正儀之子。後不見。

古来相傳。正儀之子正元。狙偵義滿。欲刺之事發。見殺。未知所出。後崇光院記。永享元年楠五郎左衛門尉光正。法名常泉。匿於南都。捜索見殺。或謂此乎其後子孫相繼奉行宮。遺裔屢擧兵。到于文明年中云。

（諸家文書。以上行在或問）

楠正儀論　頼襄

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人心者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爲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爲南朝藩屛。南朝淂以抗強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爲王室之倚頼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耻。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惜者。謂之虚傳矣。

按楠家全書曰。正儀北降之説者。僞也。若或北降。必一時計策。井澤長秀亦疑之曰。正儀北降之事。無定據矣。新井君美讀史餘論亦云。正儀之降。可疑也。

長良承芳著論曰。世所傳如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之類。皆阿世曲筆。

往往構事誣人。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與大友少貳等諸叛臣同傳。可嘆夫。唯南朝紀傳一書。信而有徵。新安手簡云。南朝紀傳一冊。疑是後世偽撰。故修史不採焉。今世所傳紀傳實五冊。第二冊亡。補以北畠公親房關城擬書。并其紙背所記遺事數條。手簡乃稱一冊者。蓋當時真本未出。或傳其抄本耳。又按羣書一覽云。寫本四卷。作者名逸。其書自元弘元年訖應永三十四年。其中自興國二年至正平二十一年中間二十一年闕。是其異本歟。又曰。正儀之於足利氏。讎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謁。宜嚴修歸降之禮。以白日行事。何為故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花營三代記曰。應安二年正月二日。楠木左兵衛督約降。仍賜書。二月七日下令於和泉河內。告正儀欲降。三月十六日

令赤松大夫判官入道等南征。援正儀。廿日正儀退抵天王寺。四月二日入洛。即夜謁管領頼之。三日夜謁幕府。廿二日還河內。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頼之發兵河內。正儀據城禦之。建德元年即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二年。則此舉也。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乃一年餘矣。頼之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乎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為頼之詒也。後人議其不義者。徒信妄傳也。其如夜謁之謀。審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優孟為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又曰。世或傳。正成佯死于湊川之役。逃而歸河內。蟄在觀心寺。年耄而死。或言更姓名。櫓淵政蔭。隱于羽之山脇。見有其墓云。兵家茶話如正成佯死。間行走東國。更名并其云。是皆齊東野人之語也。櫻世降俗鴻。好言人之過。正成而不免於妄人之誣。猶有如是者。況於正儀乎。予深慨正儀之不幸。為之切齒腐心久矣。於是具辨論其事。欲以伸雪沈冤。但是頼之毒計。業已為百世口實。則吾亦極知區區筆舌難反人之耳目。而徒為世俗嗤笑矣。顧齊遺稿。正儀北降論中。摘其要。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為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掩也。

按。桑華記。吉野物語。南朝紀傳。將軍家譜。本朝通記等書。不載正儀降車也。花營三代記。北朝之隱士所著云後愚昧記。西園寺家記録云細細要記。興福寺實嚴僧正筆記云豫章記。其它後深草院關白記。關白道嗣公撰櫻雲記。渡邊文書。三刀屋文書。三法師語等類。正儀北降及戰爭之事。往々載之。則斷謂之虛傳。恐非。

頼襄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蓋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

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廿三年帝崩。長慶帝即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年甫十一。細川頼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頼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頼之請救之諸將。不肯。頼之恥其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鬭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頼之遭讒見斥。天授五年夏頼之罷職。元中八年頼之還再任職。中間十有二年。而山名氏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

蓋既沒。而頼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元中八年山名氏清作亂。満幸起丹波。山名義理以紀伊並應。氏清戰敗悉伏誅。間歲而南北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清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辦。何借清氏。唯恐既取復失。恥之強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頼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頼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即位。鋭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蓋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横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頼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頼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决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頼之再入。先嚮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

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志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強。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楠正儀論

松島坦

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則曖昧之跡。不能無疑于後世。假令其志不愧天地。亦知者鮮矣。唯天下闡幽之

士。就其人而論其事。百世之下。足以明其疑矣。余讀史。至摘正儀投北朝之事。竊有惑焉。及觀阿王事而。有所大悟。阿王者。赤松氏之臣。宇野氏之孤。而楠氏之讎也。詐降欲刺正儀。感其恩。不忍刺。曰刺之則傷恩。不刺則背義。有一于此。生又何爲。抽刀自刺。由是觀之。正儀非有平居忠厚慈仁入人之深。曷能至使讎消滅其戕害之心。如是哉。昔者趙盾驟諫靈公。公使狙麑賊之。乃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嗚呼麑不賊盾。以忠臣有功社稷也。阿王不刺正儀。雖非爲社稷。然其

感於誠則同矣。苟有忠厚慈仁。足以感寇讎。何忍叛累世之君。而降父兄之仇乎。當此時。南朝摧折之餘。兵氣不振。而長慶好攻戰。厭和議。正儀懲父兄相繼決死。大功不就。故屢諫之。諫之不納。其勢違旨。違旨則怒逐之。正儀深謀遠慮。知己知彼。唯唯諾諾。不忍顚社稷。故含垢忍恥。不顧一時之屈。而欲立千古之功。譬之羸疾之人。攻擊難投。調養復元。苟利于疾。不擇蔆蓍與尿屎也。而或咎其汙穢。特不察耳。惜乎長慶之不明。不知其謀之所在。使其功遂終于無成也。而後世徒見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而起疑於曖昧之迹。是亦正儀之所笑而不辯也歟。行雲樓遺稿

茅山豬曰。或問曰。後村上崩年四十一。其未立東宮。不太晩乎。答曰。竊惟。後村上欲立後龜山。以長慶之長。未果也。先是其有密詔不可知也。後醍醐崩。年五十二。其年立後村上爲東宮。其有密詔。在前年矣。夫欲舍長立少。而憚長。古今之通情也。雖譽田天皇之明聖。欲立菟道皇子。而憚長皇子。可以推也。

又問。長慶既長。其不爲東宮何也。答曰。其所記未詳。或前女御北畠源氏之所誕。源氏有罪見廢。故

其皇子無寵。而不爲東宮乎。或其所誕卑賤。或壯武好兵。故帝不欲立之乎。

又問。後龜山如何。答曰。後龜山者。嘉喜門院之所誕。其貴宜立焉。按。嘉喜門院者。藤原氏福恩寺關白女也。

或問長慶始末。答曰。竊惟長慶在天野。壯武亢強。有祖皇之風。不喜偏安之業。其意汲汲乎攻伐。慨復。與前內府藤原隆俊。和泉守和田正武。橋本湯淺等。相結納。其徒豪強傾一時。板援滑自立。抑後龜山爲太弟。公卿多不避之。楠正儀有異同。後龜山自屛于吉野。長慶使和田橋本等攻正儀。正儀

出走。復居河内之北境。公卿逆後龜山立之。非長慶之意也。長慶使諸將攻正儀焉。細川頼之援正儀焉。文中二年八月後龜山奉神器如吉野。藤原隆俊襲北軍。不克歿之。於是長慶不能保天野退于紀伊。而天野行宮廢矣。其後橋本氏據于和泉之土丸城。湯淺氏據于紀伊之藤波等城。為上皇擧兵。北軍比年攻陷焉。至于元中中。上皇猶厲餘衆。禱戰勝于高野山。其後薙髮。稱長慶院法皇。在玉川宮。崩年未考。是其概畧也。（以上行在或問）

日本史曰。長慶者。後村上帝第一子也。不知所出。

正平廿三年即位。文中二年八月讓位後龜山矣。按讓位語。据花營三代記。然三代記者出於北朝之傳聞焉。据新葉集。則如在正平季年長慶既立。人心不服。比黨相軋。於是文中二年八月。細川氏春入寇。一敗失措。長慶遁走紀伊。後龜山奉神器保吉野。長慶遷紀伊。猶以院宣號令將士。則執兵權者可知也。（應仁記同別記載。小倉王恐執政王自昇居于吉野。云小倉指後龜山。執政指長慶。時人所稱。）疑世稱長慶曰玉川宮。按歷代帝王讓位之後無稱宮號之例矣。又或問。南朝帝統廢長慶則。其稱太上天皇者如何。答曰。高野山金剛峯寺所藏長慶願文書元中二年九月。太上天皇寛成敬白。（其文有今度之雌雄如思者。殊可致報賽之誠之語。則讓位之後累年。猶有所爭焉。）是後世所證也。按小一條院自東宮直稱太上天皇矣。建武元年十二月後醍醐帝詔號廢主。（北條高時所立。後伏見帝皇子。量仁親王。）為太上天皇。長慶亦倣此例者耶。史乘不備。無所的據。（小簡雜錄）

江木戩曰。降敵而謀富貴者。不論也。降也非叛。君仕也非謀富貴。欲以忠其君也。其跡雖同。其心則異矣。南朝之末。楠正儀降足利氏。蓋欲與細川頼之謀。成南北之和也。長山貫曰。正儀北降之論紛

紛。忠佞難辨。然就其事跡而推之。如當時史乘所載。則正儀見危棄君而降。顯戮在不赦矣。以故長慶怒。遣和田等攻之。相持數年。而其歸順也。後龜山帝不加譴責。委任如故。尋陞榮官。何濫賞之甚哉。要之長慶立。好攻伐。君臣不和。臣僚相軋。細川頼之秉其機。百方講和。正儀亦察時勢。私會頼之於東寺。以議南北之和。蓋出乎後龜山之密旨而。非計正儀一身之降也。不然正儀既順。何猝忝參議之任乎。然與敵將私相會。是正儀之所以不免反名而。知其寃者。止後龜山耳。北朝檄告正儀北

降者。出于離間之策而。賴之出兵援正儀。入之河内者。欲使正儀居間謀南北之和也。然長慶佳兵強梁。正儀陰翼蔽南朝。含垢包耻。苦辛經營者。十有餘年矣。天授五年夏賴之遺讒罷職。正儀亦怏志皈順矣。無幾義滿悔悟。召賴之而親信如故。元中八年賴之復職。尚執前議。賴之正儀已沒。義滿繼其遺意。遣大内義弘六角滿高。請和於南朝。帝勅許之。神器復京。南北歸一。於是正儀之志。始成矣。嗚呼赫赫　天朝。萬世一系。列聖相承。以奉神器。神器所在。乃正統矣。一且雖正閏相軋。竟致混

一者。抑誰之力耶。夫南朝。出乎龜山。北朝。出乎伏見。自天與宗廟而觀之。則豈有南北分派之別乎。天已厭其亂。祖宗誘其衷。神器復京。北朝具禮受禪。正閏卒歸於一。帝統連綿。至于今日。則正儀不特有功勞於南朝。而有功天下萬世於朝廷之上者。豈不偉哉。後世只見瑣瑣一時向背之跡。而論其曲直者。余之所不取也。

野山朝陽曰。楠公之死。我不能間然也。蓋髣髴乎龍逢比干矣。其子正行不忍坐視朝政不公。遽促其死。最當其機。但其致南廷自此不振。則正儀有疾而死。可謂勝於乃兄矣。雖然三楠同一。忠烈義武。其論優劣。抑亦末也。泰菴遺稿

中山忠義曰。保平以還。本朝為戰國。諸士進退得失。載於簡策。傳於口碑者。幾何乎。特如楠判官。可謂三德無備之名將矣。雖配祀諸葛孔明。孰謗議之乎。佑正統天子。而不顧身。合天理。無私心。可謂仁矣。運籌決勝。可謂智矣。破堅摧鋭。可謂勇矣。既醜隨筆

長山貫曰。先輩論楠中將諸葛孔明。優劣者。頗多矣。孔明者。王佐之才。楠公者本朝名臣也。其優劣未易論也。然先哲謂孔明有五失。其一。蜀劉璋迎劉備。而

容焉。亮勸備襲取成都。蘇軾駁之曰。反扼其吭而奪之國。非義也。其二。街亭之敗。馬稷違節度。亮收而斬之。羅太經非之曰。蜀之人才。日耗而失一將。以為失計。其三。馬稷才器過人。亮深獎賛。先主臨終謂亮曰。稷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矣。亮不可。舉為參軍。果敗事。胡致堂議之曰。短於知人矣。其四。曹丕之廢獻帝。亮勸備即帝位。費禕以大義諫之。亮怒黜之。俞文龍著論曰。不忠於漢帝矣。其五。亮訓後主。使讀申韓。後儒多非焉。以孔明正大謹嚴。而尚不免輿議。如是矣。如我楠公則。至五百年之今。未聞有容非議於其間者

也。由是觀之、則其優劣自判然。（南山遺事）
松苗曰、楠公嘗評尊氏曰、尊氏庸愚、不知兵道。暗劣不思名義。量不及賴朝。姦亦不如賴朝也。蓋帝惑清忠等佞言、不用正成、良策。屢失軍機、而賞罰不明。武人怨望。遂推尊氏為主將。以為源氏貴種也。尊氏因乘其機、開覇府。亦僥倖耳。故十三世中。將士背叛。骨肉相害。天下常亂矣。（圀史略）按史乘、足利氏將士、朝降夕叛。反覆亂離。不勝枚擧。其如鹽谷高貞（為高師直讒一族併命）、上杉重能畠山直宗（以黨直義高師直殺之）高師直師泰（上杉顕能誅之）及師冬（上杉憲顕誅之）細川清氏（伊賀高光斬之）細川氏清及

義理滿幸（義滿伐誅之。言之明德之乱。）大内義弘（土岐詮直山名時清應之。義滿伐誅之。言之應永之乱。）赤松滿祐（弑義教）等。皆強横不臣之賊也。於其宗族也。足利直義（尊氏毒殺之）直冬（觀應元年背父尊氏。數與父戰。永和元年降義滿。）義嗣（義滿寵子。與足利持仲作乱。將軍義持誅之。）義照（將軍義教弟。為大覺寺僧正。與後亀山皇子謀、嘉吉元年起兵。事敗被捕殺。）關東管領足利氏滿（基氏子。謀亾義滿。執事上杉憲春諫死止之。）持仲（氏滿孫。滿兼子。應永廿三年與上杉氏憲謀。攻凡持氏。明年春所捕誅。）持氏（謀亾將軍義教。上杉憲實奉義教命、與弑之。）滿貞（持氏叔父）義久（持氏長子。與持氏俱死。自基氏四世。遂滅亾。）春王安王（持氏二子。結城氏朝奉之。據結城。城陥。捕春王安王斬之。言之嘉吉之乱。）等。骨肉相戕。讒言伐技、速根。遂自致衰弱矣。赤松滿祐之弑義教。松苗論之曰、是

蓋後醍醐天皇在天之靈。假手其叛臣赤松氏孫、而斬其叛臣尊氏之孫。滿祐亦伏誅。以使人知叛君之罪。于子孫不可免。噫微哉善惡。報施雖有遅速緩急之異、遂不得逭焉。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非邪。可不恐懼乎。
明、徵士朱之瑜、撰楠中將公圖賛曰、好學宏論。尚仁義、務人才。真國家之柱石。疆場之干城。宜乎叶熊羆之夢。應惟肖之求。用能誓心天地。立摧叛逆。以之謨謀廟堂。制勝樽俎。豈不萬邦為憲。潜消反側邪。以寡制衆。出奇無窮。不戰屈人。猶一節也。賞不酬功。位不

稱才。女寵煽于内。權臣擅于朝。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鮮矣。以身殉節。純臣乎。不為敵之所喜、而反為所惜。有國者盡思之。

南木誌卷五　大尾

跋

中山君文節為人。抗爽好義。編緝楠氏事蹟。題曰南木志。蓋自國史邑乘。至地方之遺趾口碑。蒐羅搜索備至。可謂勉矣。令嗣敏忠嘗携其稿本來。屬余曰。家嚴欽佩楠公。彙緝此篇。刻苦淬勵。至忘眠食焉。且幸節山安中侯。貸以書籍。執友津阪東陽。齋藤拙堂。為成陶鎔。寢稿成。而家嚴就木矣。悲哉。敏忠欲梓以成先考之志。而塵務紛庬。蹉跎遷延。五六年于此。既而侯捐館。東陽拙堂。亦為隔世之人矣。噫歳月如馳。至今不能果其志。徒委之蠧魚。豈不至憾哉。冀為我謀之。余惻然曰。自古講道著書。期于不朽。而湮滅不著者。何限。是孝子慈孫之所以痛心嘆息也。余雖不似。奚敢辭勞。曰和共周旋。寢渇貲力。重加校讐。撥為五卷。以付剞劂。其如文節志行學術。則二序已具之。故余則略之。

元治紀元仲冬　樗園長山貫撰併書

東京書屋

日本橋南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所　小林新兵衛
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
同所　岡田屋嘉七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下谷御成道　英屋文藏
昌平橋外明神下　嶋屋平七
下谷稻荷町　福田屋勝藏

東崇一 著

三楠遺規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山口縣阿部準輔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山口縣

阿部準輔刻本影印

澤瀉東崇一著

三楠遺規 全

阿部活版所發兌

三楠遺䙊卷上

廷尉

廷尉楠公正成、其先出於橘諸兄公、世居河内赤坂、領地二千餘貫、家有楠樹、大十數圍、矗矗凌雲、因姓楠焉、父正玄、嘗祈和州志貴山、母夢金甲神入懷、乃生公、曰幼字曰多聞麿、正玄與八尾別當顯幸戰、公從之、時年甫十二、親斬敵將鬼田某者、衆感其勇武以為神、後屢敗顯幸、悉復其侵地、

迂怪子曰、野史以公為多聞天降誕、妄甚、豈以其

幼字多聞麿、故傅會其說耶、世以神號為名者不少、亦盡為神之所託乎、齊東野語、不足深辯也、

公有異母弟二人、曰正季、曰某、正季忠勇亞公、某好武驕奢、不恤下、故雖有功、公不給之土地、止多與財寶、曰不忍縱其惡于衆也、後深悔改行、而正季無子、因請為嗣、先公而卒、

迂怪子曰、公既不忍私一弟、縱惡于衆、而克使其改過皈正者、其必有道焉、史傳不詳載其所以諸之、殊可恨也、或云、公二弟、曰正氏、曰正季、或云、公唯一弟正氏、後改正季、諸說紛紛、未知孰是也、

公嘗造兩廳、其在外、威儀儼然不可犯、雖親戚子弟未嘗少假辭色、故人愛而敬之、其在內、和夷坦曠、或講禮談兵、或角射鬪碁、雖小士賤卒、接之如父子、故人敬而愛之、

迂怪子曰、和以不掩其情、嚴而制其欲、不獨揚善、又善使不善化為善焉、治國御軍由運諸掌上也、

公嘗遊鎌倉、私謂人曰、鎌倉其亡矣哉、問其故、曰北條入道嬉戲奢靡、刑罰失正、上下阿諛、自古未有如

此而其國不亡者、泰時時賴之業衰矣、

迂怪子曰、國家之將亡、必有先兆、其事則淫戲奢靡、其政則刑罰失正、其俗則上下阿諛、以此驗之、信如龜筮、蓋如公之言、寔可謂人君之通鑑矣、

後醍醐帝以鎌倉失政、陰圖之、而事覺、帝逃笠置山、而六波羅兩帥仲時時益遣兵攻之、帝下詔募將士、公詣行在、

迂怪子曰、傳云、帝嘗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帝坐、因自卜謂樹木也、南木楠也、必有姓楠之人

焉、乃得公、云云蓋亦出後人之假託也、帝之於公、果使如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呂尚、則中興之日、當重用之、而封不過三郡、纔與菊池名和諸人並列、何望足利新田等夷哉、謂之夢感良弼、我不信也、先儒鳩巢室氏已論之、

帝使藤公藤房詢討賊之策、公對曰、高時恃武而無文、苟以勇而已、則擧海內不足當武相二州、若以智則臣自有策在焉、雖然勝敗者兵家之常、勿以小挫折變大志矣、陛下聞正成未死、則何難討賊之不終

焉、帝大悅、

迂恠子曰、此時公特一鄉豪而已、而其自任不亦大乎、真是千古未曾有大膽略、千古未曾有奇男子矣、

公於是城于赤坂、兵僅五百人、東軍數十萬來、望之、咸憫笑曰、赤手可擧也、而公善防、或設伏兵、左右夾擊、或築複垣、繩懸外垣、以壓殺數百人、或執長柄勺沃熱湯、爛死無筭、而會箭竭、作藁人逼敵、敵爭射之、因得箭數千、東軍作長圍、為持久之計、不敢近之、

迂恠子曰、此等拒敵之策、蓋公之緒餘、未足深稱之也、公之所長則王霸之大略、不能驗其伎倆於當時、纔以兵略顯于世、識者惜之、

公因與其人議曰、今城中糧乏、且避以計再擧、敵去輙起、敵來輙避、使彼疲于奔命、以期成功、不亦可乎、衆從之、乃作坑塡屍而積薪燒之、乘夜逃入金剛山、東軍望火爭上城、見屍以為公既死、乃解去、

迂恠子曰、此乃以無制有、以寡克衆之術、孫武子所以困楚也、夫知進而不知退、一直勇往不顧、真

是所謂猪武者、

公之去赤坂、過三浦氏之營、木村新介者誰何之、公詐應曰、大將軍麾下之士也、疾步而去、新介射之、甲堅不入、公謂左右曰、我常信神、故矢石不能傷之、然亦與世信神者不同、蓋我信吾心、心即是神、

迂恠子曰、心即是神一句、真是漏大機矣、世之心學家千言萬語不能出乎此圓圈焉、可以發孔聖禱久矣微旨也、

大塔皇子起兵吉野也、公應之、謀再奪赤坂城、將湯

淺定佛守之、公已遣人、察城中動靜、自粮倉多少至罷械精粗、無不詳之、而尚以為未盡、更使恩地政尚佯為猴舞師入城中、然後急襲之、定佛不能拒、遂降、

迂惟子曰、公嘗屢敗大敵、未嘗有所惴畏焉、而今則雖小敵又未嘗有所輕慢焉、謹慎綿密到底無漏、不如此則不足以幹大事也、聞之、獅子之搏獸、搏虎搏兎皆用其全力、蓋可以喩此也、

公將出赤坂也、說大塔皇子曰、近國之士、忠直而勇者莫如八尾別當、非招彼則河内難平、皇子從之、別

當應命、而公既復赤坂、乃遣人說別當曰、足下已歸命朝庭、僕願盡棄舊怨共勵忠節、長屬足下部下矣、別當曰、某豈懷前恨、且我武何尚楠氏焉、固將附足下下風也、即来赤坂、與公相見、懽如舊知、因請楠氏之族一人為弟子、公應以和田正遠次子滿仁者、甫十一歲、後稱新發意源秀是也、

迂惟子曰、公之與別當、是欲除後患而當前敵也、與孔明征南蠻雖事或異理即一也、蓋累世深怨一朝冰釋、至請子弟為嗣、公之推誠也至矣、公之用術也精矣、

公已併湯淺之兵、而八尾別當又附之、楠氏之威振遠近、於是兩帥遣隅田道倫高橋宗康、將一萬騎来攻、公軍于天王寺、設三伏而羸兵誘之、和田正遠在天王寺恩地以下在住吉、而公在其中間而左右之、於是敵軍大敗、是日公易馬前後七、

迂惟子曰、公之易馬、蓋有深意焉、傳者特舉之、是良史書法也、不可忽之、

隅田高橋敗歸、二帥更命宇都宮公綱代赴、兵僅五

百騎、公會諸將議戰、和田正遠曰、請逆擊之、公曰、公綱素負勇名、而寡兵承敗、意在決雌雄於一戰、吾受大任、前途尚遠、未可以損我士卒也、乃拔營而去、公綱代焉、既夜炬火四面来逼、夜夜漸多、三晝夜不能睡、咸曰、楠氏兵加矣、不如且避之、公綱從之、乃引還、而公復入天王寺、

迂惟子曰、此所謂不戰而屈敵之策、公獨善用之、新田足利諸將夢想不至于此、

公嘗出上宮太子讖文者示之正遠、而諸將士皆請

而觀之、言王政中興武家滅亡之故、將士流涕感奮、結城親光亦聞之、始決志屬官軍、蓋公欲勵將士之氣而傾敵軍之心、故託而鼓舞之也、

迂恠子曰、太平記所載讖文、可疑也、自人皇十九代至海内帰一、猶可言、而至如獼猴者云云、殆不可為說也、假令有之、公固將刪而示之、况其所自選而何至于此、苟然後來誰復屬官軍而敵足利乎、窃疑、及足利强盛、後草莽好事者偽作此文、以託公之先見欤、或曰、公原撰止前一段、如獼猴以

下、南朝君子續成之、亦未知其果是乎否、

公入間二十四人、鎌倉林野崎原之徒為之魁、千里外常在耳目、

迂恠子曰、公戰必勝、攻必取、以善用間也、後有持板早風者、尤妙乎間、有名於楠氏之軍、

大塔皇子使人詢策於公、且促其攻京、公對曰、東軍在前、而西敵襲我後、亦未可知也、在今據險隘以待天下變動、是為上也、因說吉野防禦之方甚悉、皇子不能用之、

迂恠子曰、朝廷之議動急攻京而難去京、官軍失利毎坐此也、士而懐居不足共謀矣、以皇子英明猶且然、何問其佗乎、

公使平野將監守赤坂、因戒之曰、此城要害可據、粮食亦充、無佗可憂、唯取水城外、是可慮也、不若多鑿井城中矣、將監不聽、東軍果斷水道、平野率其衆降、正季正遠與諸將議曰、不殺將監則莫固我人心也、因竊贈書將監、東兵得之、致諸二帥、蓋答内應書也、二帥大駭、即斬平野以下二百餘人、於是我將士無

復降志也、

迂恠子曰、或云、正季正遠與恩地等謀、偽作平野通我書、遺之東軍戟門外、云云、今以事理考之、知其必不然、二帥亦不可輕欺之也、

公聞東軍將大舉來攻也、禦之金剛山、初公築城、植柱如櫛、深入地中過半、以横木串之、内實小石、塗泥土其表、極重厚、據地勢高下之、蜿蜒蟠山、堅固如沃鐵焉、而每間開箭眼弩眼、射遠敵也、有樓有櫓、便矚望也、積巨木大石數千百、壓壁下敵也、多種樹木、便

防火、且食實燒枝也、鉄工六人日造鏃鉄三萬餘斤、炭三千餘駄、塩五百餘石、其餘干魚海草乾菜稱之、米石穴土藏之、可支十年也、浚井山上、取泉城外、更作大桶數十、畜雨水也、於是公與股肱將士八百人、守之、而送妻子於賀名生觀音寺、命正季正遠以一千餘人護之、且應援金剛山也、是時東軍既下赤坂陷吉野、三面會金剛山、不知其幾萬人、一望如雲、日夜盡力攻之、積屍成邱、而公應機防之、未損一人也、

迂恠子曰、公守莧乎孤城、東軍擧海內攻之、而不

能勝、蓋防禦得術也、公他日奇謀妙計雖多、其用力全在於此矣、抑當日所用兵士僅不足千人、何其寡也、而臨機應變綽有餘裕、是公獨得之妙、非言語所能喩也、或曰、公長用寡兵、殊不知、良將制勝多寡隨時、使其果在淮陰地位、則固多多益善之、雖然、或者亦未為全無所見焉、

公將襲名越時有期、曉湯淺六郎迂玄畨各百人為先鋒、楠正澄百人為後殿、而公在中軍擊皷節之、先鋒左右夾擊、敵軍大潰、第一皷、湯淺迂並還、第二皷、正澄還、第三皷、公乃與二十八士還城門閉焉、所謂二十八士者、公親閱數萬人所選忠勇純倫之士也、

迂恠子曰、公每戰必愼其後殿、故雖急遽之際、敵不能混入也、

公在城中、未嘗須臾釋甲冑、常巡城中、察將士勤惰、或勸之、或勵之、每夜上櫓五六次、而雖法制嚴密、在其休暇、或與酒肉慰勞之、人人雖在圍城中、而不知其苦、故經久士氣愈旺焉、敵或誘叛、則以告之、為第一功、其賞陪彼所約、而以間為間、以謀擊謀、故以早

瀨右衛門誑足利兄弟、以恩地政尚陷金澤右馬皆此術也、

迂恠子曰、公之所為、所謂先為不可勝、而乘其可勝者、亦兵家常談、但如是着實勘當、乃無遺憾矣、是公而已、

公善守、東軍屢失利、二帥憂之、更命公綱急攻之、公綱堀壞其西隅一樓、正季正遠聞之、夜襲公綱、正季擊前、正遠乘後、公綱敗、正季急詣城門問安否、公不喜曰、正季不知為將之道、今戰正酣、非將去戰地之

時也、正遠遣一騎士問安否、公曰善、正遠於是乎賢於正季矣、此夜敵軍大擾、並退數里、此時六波羅既陷、

迂怪子曰、正季正遠、戮力翼公、義如金鉄、夜襲一擧、尤投其機、正季雖一事或不及正遠、然要其始終、所造難軒輊於其間、抑公誨人、曰事勸之、盡自一團惻怛中發之、

公登樓觀東軍敗退、命諸將急擊之、而喟然嘆謂左右曰、人生莫哀於將士家冨子孫忘武焉、因為論退

軍之法、

迂怪子曰、在他人則不過供之一笑而已、公則所觸事事感慨無已哉、

足利高氏既復京、新田義貞亦滅鎌倉、帝還幸、停蹕兵庫、公來謁、帝喜甚、命為先驅、威儀太嚴、京師父老相語曰、不圖今日復見日月之章矣、

迂怪子曰、公終身繞以此日為開顏、其餘無一事不攢眉焉者、

帝問公曰、聞東軍悉聚南都、或傳將襲京、為之如何、公對曰、此窮寇也、不如降之、今速降詔稱公綱勇武以禮招之、彼必來矣、而命一將大張軍威、下令赦降者、必莫不應、帝從之、

迂怪子曰、大難之後、收人心、要恩威並行、而恩常勝威、是為妙也、公之策可謂無復遺憾矣、保元之難、信西者專欲以誅殺立威、愈慘而愈拙、視之於公、不啻霄壤也、

北條時光擧兵邉栗、公請躬討之、帝會祈國祚於天、命公為警備使、不許之、時光乗間遂陷飯森據之、使

其將十市武田等守邉栗、此時祈事已畢、公乃還金剛山、

迂怪子曰、警備使尚有人焉、若討賊則非公不可也、遺人事而恃天命、王政之不擧、已可知也、

公既取邉栗、走兩將、轉攻飯森、時光出戰、公設三伏陷之、又使高木才三者偽送款城中、誘殺精鋭數百人、敵兵不復出城焉、會志貴陣失火、延及公營、衆爭救之、時光乗之擧城突出、公與正遠當之、而尚政以偏師放火於城、於是城兵大潰、公謂諸將曰、予會敵

幾十次、未有如時光者、我誇彼數次、彼未嘗輕乘之、而屢驚八尾矣、其乘火突出、亦不謂非時也、比諸往圍金剛山者、猶如大人於小兒耳、尚政曰、向我再破彼衆此時、急攻城何如、公曰然、我以彼非尋常、慮其有備故失此機也、卿之見卓矣、已而公留正遠尚政討殘黨、自詣京奏捷、

迂惰子曰、或云、志貴失火、是亦公之奇計也、予則謂曰災奏功、轉禍為福、此乃公之所以為公也、不必以此為計亦可也、

帝賞中興諸將、賜公河內攝津、諸將士相謂曰、我公首勤王家、千辛萬苦纔闢聖運、而如足利新田、首鼠兩端、猶且領數國、我不可俄在彼下也、正季亦有怫平色、公喻之曰、吾辱蒙皇命、受任討賊、歸命朝廷有年、方今聖運隆興、得加恩賞之列、已幸矣、若夫計忠較功、與人爭長短、我所深恥也、雖河內一國、已有餘、況其二國乎、卿等毋多言重吾罪矣、雖然我將士賞不酬功、不得比夫二家將士、我每念之有戚戚焉、卿等亦少諒察吾心焉、衆皆感泣、帝聞之、深自羞、更加賜和泉、公因分和泉于正遠、分攝津于正季、自領河內一國、

迂惰子曰、嗚呼忠矣哉、公之心、雖古聖賢無所慙也、然公以此時、辭封釋兵、遁迹山林、以終其身、則高風清節亦將有功于万世焉、而其不然何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死、傳曰、殷有三仁、伍員范蠡並為吳越名臣矣、亦各守其所道耳、然則公之死不待湊河而後決矣、亦各行其志爾、

平岡郡有盜馬者、公執而詰之、曰小人有老母臥病、

醫云得粟二石則療之、然家貧不能儲儋石、因盜馬易粟三石云云、公曰汝何為貧也、對曰小人賣干魚為生、不幸係脚疾百餘日、所以貧至此也、公乃斷曰、失馬者已得馬、所費數月不得用馬耳、其與粟二石償之矣、買馬者不能得馬、其與粟五石、可以得善馬矣、盜馬者據法逐之鄉里矣、然事出於治母病、而貪亦非自取也、其可給田養母矣、醫師貪而無厭、遂使孝子為盜、其罪大矣、勿使處我三邑亂教化、其永放之矣、已而名縣令守佐美五郎者誡之曰、此皆汝惰

政所致也、往昔未至如此、豈驕侈移性而不自知耶、汝其警之、而我不能常誨汝、則我亦有罪也、五郎悚然深懼、杜門不出數月矣、於是河攝泉之間人人自勵、風俗大變焉、

迂恠子曰、公治國之才、更長於軍旅、惜史乘鹵莽、不詳載其政績也、然若其斷馬訟、情理法三者兼盡焉、而以敎化爲之本、寸管足以窺全豹矣、傳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有之、

菊池武重奏、小貳貞經殺使者應北条英時、父武時

死之、請正刑法、貞經大懼、竊獻黃金二千兩、虎皮二十枚、沈香三百斤、麝香三十斤、卷絹三百匹、准后藤原氏、而乞救援、更自別當庶吏、至雜色牛飼、咸厚賂之、於是准后白帝、下議諸將、尊氏庇貞經、義貞已下無所可否、公乃對曰、貞經之罪明白、無可疑矣、彼以殺使者、爲其人報私怨、然則何不誅其人而謝菊池氏乎、武時攻英時、不獨不援之、反應英時、故武時戰死、而九州過半屬賊焉、當六波羅未敗、則一媚英時、聞其既陷、輒襲殺之、無勇無武、禽獸之所不爲也、道路或言、貞經多行賂公卿間、輜重絡繹入京、亦足以見其心姦焉、臣故謂不誅貞經、則無勸忠義之士也、坊門清忠曰、正成誇忠侈功、言不憚朝廷、其罪非輕、命斥之、而帝終不罪貞經也、

迂恠子曰、公言朝庭之利害是非、直切痛快、鑿鑿刺骨、如秦越人按脈投藥、雖唐宋名臣奏議、恐不能及也、

尊氏譖大塔皇子、帝執之、欲命直義幽之、詢公、公對曰、皇子盡忠守信、百戰成功、恐無謀叛之理、雖尊氏

所奏焉、知其非謬傳訛言乎、徐竢事畢而後處之亦未晩也、且尊氏兄弟與皇子不善、今命彼幽之、皇子所不安也、無已命之佗將、又何不可哉、皇子苟有冤而死、則陛下將負譏萬世、雖悔不可追也、帝色動、將從之、准后多方搆陷、終囚之於鎌倉土窟中、

迂恠子曰、皇子驕侈、將士横暴、遂爲尊氏所陷、可恨矣、獨恠公與皇子善、而未聞一言爲皇子計者、豈皇子強悍、雖諫之不用耶、而史偶佚其事耶、若夫諫帝言言滴血、而帝不能聽之、其蠱乎准后也

又深矣、
公與藤公藤房善、屢過論事、藤公將遁世、竊招公言志、公退嘆曰、藤公去則朝庭無復一人可共言者、我亦不知死所矣、
迂惰子曰、公之心唯藤公知之、藤公之心唯公知之、而或去或死、迹不必相襲焉、正所以同其心也、
北条時兼起于北國、帝命義貞討之、義貞辭以病、更命公、準后曰、正成智勇絶倫、深得人心、使其北伐、必能立功、而恐不復還矣、何則彼本出寒微、俄領三刕

又俄得兵權、雖欲不驕侈而得乎、不如命之他將、又所以保正成也、帝惑改命桃井直常、公聞之曰、準后之所誡、寔千古金言、抑后之才可以傾國焉、不獨在其色也、
迂惰子曰、或云直常北伐、問策于公、公曰時兼雖年少、有智有勇、非凡庸之將、然計之云云、必無不捷也、直常從之、後每戰必以公言為法、或然、
北条時行起于東國、帝賜節刀尊氏征之、公聞之謂正季曰、尊氏此行必不還矣

迂惰子曰、朝政日非、武臣思亂如飢渴、先叛者必得志矣、非尊氏之才能収人心、而朝庭恃驅武臣資奸雄耳、
尊氏與義貞角立不相下、諸將各有所左袒、而公獨執禮中立不黨、
迂惰子曰、或云、是時由良某説義貞、欲邀公宴間揚旗京師、而公知之、不赴其招云云、此足利之徒欲分醜新田而所妄作、何則義貞東敗止尾州、加賀美下山等勸叛、而義貞不從、亦可以徴其無他

志也、世以尊氏比朱温、義貞比李克用、似矣、竊謂帝若命尊氏討義貞、則義貞亦恐不保、無憤憤區京之情也、如公可謂出其類拔其粹者矣、
尊氏義貞各訴其叛、朝議不决、召公問之、公對曰、天下將士思亂如飢渴、今使義貞討尊氏、則將士必多属尊氏、使尊氏討義貞、則將士必多属義貞、以臣計之、不如且慰義貞宥尊氏、而施仁政、収人心、為百年無事之基、清忠曰、直義巳弑兵部卿、其叛决矣、命義貞六師征之、何不捷之有、兇賊授頸當在近矣、正成

調停之說不可用也、帝從之、公退謂人曰、直義弒皇子、大逆不可言、然以一皇子不可易天下大亂也、義貞此行亦不必勝焉、縉紳不鮮事、覆官家天下者必自尊氏矣、

迂怪子曰、公調停之說、亦出於不得已、當是時、土崩瓦解之勢已成、雖有善者未奈之何矣、

公數奏請與義貞共討尊氏、帝詢之義貞、義貞曰、東國之事、臣任之、幸莫勞睿慮、而輦轂之下不可無防備、宜留正成、臣亦安而赴敵矣、帝從之、

迂怪子曰、義貞之拒公、似欲獨專其功者、使公副之、雖則不捷、不至大潰、不可救如彼也、娼嫉一念、遺患國家不少矣、

義貞東敗也、細川定禪起於南海、遙應尊氏、帝大駭、命公討之、公奏曰、中國北陲西州亦應並起、臣願聞中國之報而後赴之、不然則敵將斷我後也、諸卿或疑公恨言之不聽、託事不為用也、已而兒島高德叛曰藤谷、朝山起於出雲、熊谷小早川起於安藝、戸板大內起於周防、三村庄石川成合起於備中、中吉利起於備前、宮杉原起於備後、請速討之、而赤松父子亦叛於播磨、諸國羽檄如矢、於是帝與諸卿咸服公之先識、

迂怪子曰、帝亦何不推誠用公、天下未有不可為之時、特憂無其人而已、知而不用、與其不知者何擇、

公既敗則村定禪於攝津、將入京、遇尊氏使者於途、其書曰、尊氏盡忠國家、有功無罪、而為逆臣義貞所讒、不圖得賊名、然朝政不公、姦佞得志、抑亦天開英

雄割據之時也、而今而後畿內五國南海六州及近江伊賀公領之、尊氏自鎮東國、直義制西州、三分鼎峙、共困義貞矣、惟公念之、公罵逐使者、奏其書於帝、遂命公為四國九州管領、

迂怪子曰、當此時使公一合足利、則新田氏立滅、而尊氏霸業之成速於反掌矣、公之一身不獨關朝廷盛衰、而又新田氏存亡所係焉、

義貞還京、公訪之、義貞敘函根竹下之敗、因言尊氏兄弟在伊豆、欲再與之戰、以兵寡不果也、公曰、尊氏

兵累拙劣、此時必不設備、公偏師襲之、疑兵驚之、則新叛者再應我、兄弟可獲也、義貞亦深悔之、公曰、聞尊氏已在美濃、京師地廣難守、不如奉帝山門且避其鋒焉、彼兵衆糧乏、將自潰矣、義貞曰、我已屢敗、又不能守京師、奈天下笑、公退謂諸將曰、義貞不用我言、京亦不可守也、戰亦不可勝也、

迂怍子曰、握奇制勢、有無虛實互用、此是黃帝之秘、雖宿將如新田氏不能會其旨也、而惟公妙參於此、聞之公嘗學道異人焉、然乎然

尊氏大舉來犯、名和長年防瀨田、公分兵助之、而自守宇治、義貞禦大渡、千種忠顯備山崎、公憲縉紳怯弱、遣人說義貞分兵、義貞不聽、於是山崎先破、公即詣闕促帝行幸、而躬率其軍赴山門、節制嚴肅、百萬敵軍環視不肯逼也、

迂怍子曰、傳云、公以義貞不聽其言、與十二騎向山崎、經鳥羽至秋山、則山崎已敗、蓋此時敵勢不可當矣、十二騎雖勇恐難支之、不知公奇計何出也、試念之、

官軍將士悉詣行在、公輒頒米穀粃糠各各給之、以故人馬無飢餓之患也、初公多藏粮糧于山門、已不愛金錢買之、更取之本國、又奪之敵國、積至數萬石、人不知其故、於是始感其深智也、

迂怍子曰、公不獨有韓之略、更有蕭之才、而況以諸葛之忠貫之者乎、可謂難獲之完材矣、

名和結城諸將相語曰、如足利者真可畏焉、往者直義勸尊氏上洛破六波羅、而今又將簒天下矣、非夷所思也、公曰、不然、尊氏無智無勇、直義少有才而怯

懦、當其破六波羅、若東軍在南都者急擊之、則恐不能一日在京也、且如其欲攜妻孥上洛、而為高時所疑、偽誓纔得解之、若非高時暗愚、則不得欺之也、予則謂、當此時竊請敕書、舉兵直攻鎌倉、則先可為新田公之所為也、是亦可以知其昧兵略矣、如部將仁木細川高等所計、動在彼兄弟上、義貞亦深然公言、

迂怍子曰、足利兄弟為人、公言悉之、然其所以簒天下者三焉、曰門地太高也、曰恩賞不吝也、曰屢敗不折也、此可以簒天下而不可治天下、若夫治

天下者、非公其人、則不可也、
官軍既燒三井寺、走定禪、而義貞欲長驅入京、公留之曰、若尊氏大軍來逆、則我兵已疲矣、恐不能戰也、不如且還坂本、義貞不聽、進擊大破尊氏、已而定禪與赤松父子還來襲義貞、公乃與長年敗之、救義貞而還、官軍再與尊氏戰、殺傷相當、公又屢救義貞於危急之際、勝敗未決、而公欲奇計圖尊氏焉、

迂怪子曰、是時若非公左右義貞、休養其力、則義貞雖勇、何得敵尊氏之大軍哉、有功而不居、是公之所以為公也、

公之在金剛山、有杉本某者求仕、公問其所能、對曰、某無佗能、唯善泣、公命其泣、不獨自泣、又使人悲哀不已、公乃祿之、於是公使杉本某為僧、夜泣野外、或問之、應曰、義貞正成皆戰死、故欲索其屍也、聲淚並下、聽者悚動、尊氏以為信、梟二首肖兩將者于戟門、題曰義貞正成、不復嚴兵備焉、公乃欲與諸將襲尊氏、而千種氏違約、故敵軍先驚、尊氏奔丹波、直義奔攝津、其餘皆潰散矣、

迂怪子曰、牛溲馬勃、敗鼓皮、並畜施用、醫師之能、而不龜手之藥、善用之、則可以決戰之勝敗矣、如公用杉本某亦然、可謂一大一小一縱一橫無所不妙焉、

公屢說義貞、請窮討尊氏、義貞方湛色、不果所言、而尊氏得間聚兵、將來攻京、公又告計義貞、不用、而與北畠顯家攻直義於豐島川原、公以偏師橫擊其牙軍、直義敗、義貞欲還京、公固爭之、又與直義戰於小清水、公奮擊大敗之、公欲乘勝急擊尊氏於兵庫、義貞遲緩後期、尊氏航海而逃、公欲殲之、所至、義貞不聽而還、公常以為千古遺憾也、

迂怪子曰、傳云、公謂正季曰、義貞近日所為、何其惑也、當進則退之、當待則促之、當獲則放之、事事倒行、物物逆施、焉得以此與尊氏爭雌雄哉、勾當內侍殆奪之魄矣、夫新田氏者一時名將、而且不能聽公言、況縉紳之怯懦乎、公之命亦谷矣、

公謂義貞曰、尊氏新敗、兵弱力微、今若急擊、可克也、時不可失矣、及其兵力强大、則不可制也、外人或言、

公自賜内侍、日夜惟酒色是耽、内忘将略、外廢軍務、雖将士不得屢見也、古云、名将不媱、如君謂之不媱耶、不獨取譏當世、而将遺笑後人矣、忍一夕之歡、而立萬世之勲、君豈無意乎、義貞赧然曰、公之戯言亦太甚矣、我何其然、公退謂将士曰、尊氏必再来、我死無日矣、汝等勉之、

迂恠子曰、公敢諍直言、無所回辟顧慮、義貞雖不能従、然亦不怨公、亦不怒公、是公之至誠、所以深入人也、

公深憂軍政之荒、條上數事、清忠壅蔽不奏、公退嘆曰、今日國家之患、不獨在尊氏、如準后清忠、皆服心之病也、覆朝廷之政者、必在是人之所為矣、

迂恠子曰、中朝黨論未已、何問河朔之賊、古今哀世同轍、益公之心事亦可哀矣、

公謂顯家曰、帝已不能用言、而義貞荒媱無度也、尊氏傾覆天下必在近矣、今及尊氏懷畏怖之情、朝廷速赦其罪、講和諸義貞、而制御有道、則猶可為也、朝廷若聽之、僕説尊氏必使其上洛也、公為一奏之、顯

家從之、帝不能用、

迂恠子曰、此亦千古妙策、猶可以存皇政萬一矣、誰謂公忠節有餘而權略不足耶、

則村使人言曰、朝廷若赦前罪、得領播磨、則願永屬官軍而勵忠義矣、公與義貞請之朝、義不可、公曰、不聽其請則不若急襲之也、義貞不果、於是則村城壁完備焉、

迂恠子曰、赤松父子、絶望朝廷已久、欲應尊氏、以城辟未完、為緩兵之計耳、義貞信之、或有之、以公之英明、恐無不察之之理、雖史所傳亦可疑也、若夫不聽其請則急襲之、又非公、恐無此言矣、

尊氏再将大軍来攻京、帝聞之大懼、命公戮力義貞、義貞時攻則村於播磨、公奏曰、臣屢勸義貞、究討尊氏、義貞不聽、終使其致強大、且夫則村者枝葉也、尊氏者本根也、而今先枝葉而後本根、非計也、又屢為則村所破、我軍氣大挫矣、尊氏與直義海陸並進、義貞宜留一将當則村、急進撃直義於備中、仍可勝也、而尊氏聞陸軍之敗亦應走也、而今義貞不然、反班

師於兵庫、以故尊氏直義海陸合焉、我兵機又失矣、為今日計、不若陛下且幸山門、入尊氏於京師、而臣與義貞謀夾攻之、則逐尊氏而復京、不出一月也、清忠曰、今春尊氏大擧来犯、我固嘗破之矣、聖運隆奥彼何能為、且不出一年兩幸山門、於例不祥也、帝從之、固命公速赴義貞之軍、公長嘆而退、謂將士曰、我死決矣、

迂怖子曰、公料敵決勝、鑿鑿乎如言其已然、何其神也、舍神策而不用焉、千載鬼哭矣、

公止櫻井驛、遣人金剛山、急召正行、正行時年甫十一、從數十騎至、公曰、汝已餘十歲、必能記吾言、我雖屢竭忠獻策、而朝廷不能用、而義貞戰略亦動失機、後事可知也、我欲一死以報國而已矣、夫我家本在民間、元弘之初應詔討賊、起拜三州守也、君恩無窮、山海難喩、以吾死故、勿懷怨於朝廷矣、我死則尊氏得志天下、或以厚賞重祿誘汝、汝苟貪富貴、而遺大義則非我子也、八尾和田恩地諸將今遺之於汝、汝其父事之、事無大小詢之、勿廢文、勿惰武、收民心、振士氣、誅兇賊、復王室、則我雖死猶生焉、汝二弟尚幼、汝其誨之、我告汝亦止于此、乃出書一卷劒一口、手授之、正行涕泣不能仰見、

迂怖子曰、公所遺之書、不知其何所載、世所傳櫻井書者、斧鑿顯然、摸擬亦太拙矣、竊疑公脩己治人之要、如揚椒山訓子帖者、或云、公所遺之刀、即公常佩、所云菊造者、或云、父正玄所傳者、或云、帝之所賜者、未審孰是也、嗚乎公有恩有義、情理兼臻、范孟博訣子適在下風矣、

正遠曰、今日恐非君速死之時也、尊氏之兵雖衆軍無紀律、而擧我三州之兵不下二萬、以此與尊氏決雌雄於伊丹尼崎之間、亦未必不勝也、不然則君託疾還金剛山、啚再擧、而臣與尚政同援義貞、亦無害乎名義矣、尚政曰、正遠之言可用也、且我有大艦數艘、選三州馴水者、擊尊氏海上、而使義貞當直義焉、我既敗水軍、則陸軍亦自走、是亦可勝也、雖君不在、臣與正遠亦能任之、公曰、卿等所算皆善、然吾察近日人心向背、雖一退尊氏而尊氏復来矣、况除一尊

氏則生一尊氏也、王政長已矣、不如一死潔身也、且攝津者我之所領、亦不負首邱之義也、卿等毋復言、我志決矣、顯幸曰、某齡已近六十、殘喘不足惜、願與共死、公曰、不然、我死則家不可無老成人也、願卿與正遠尚政、合志教育正行、使其能繼我志、則我雖死不朽矣、諸將不得已涕泣從之、

迂恠子曰、若用正遠尚政之計、亦未必敗、而尚政之言最長矣、

公至兵庫、正季及志貴生地平野高安丹下安間等

僅七百餘人、義貞見其兵寡辭氣非常、而疑其決死、多方慰解之、公陽優荅之、

迂恠子曰、義貞至此、區々以舌頭慰解、公殆似兒戯矣、

公當直義、義貞禦尊氏、義貞慮公寡兵、欲使諸將助之、武光亦請分其兵、公並辭之、而命志貴右衛門三百騎為先陣、公二百騎次之、辻二百騎為後陣、而顧見義貞之軍曰、義貞必敗矣、防海軍不得其方也、因招其將舟田某告之、義貞不能解之、已而直義大進決戰、志貴奮擊破則村父子、公與正季乘之、細川島津皆敗、直突直義牙軍、亦走、時海軍多上、經之島輪田崎、公退於湊川、清氏曰、義貞既敗、公無後援、何不速退、公荅曰、我與直義決死而已、聞者相顧吐舌、而直義再麾兵而進、公復擊破之、殆獲直義、尊氏命高吉良石堂畠山等援直義、公令曰、彼步兵也、急騎突之、師直備弓兵、公改令曰、我亦射之、志貴與師直相射、公與正季橫擊之、師直暨吉良石堂皆潰、公自辰至未、凡十六合、人馬皆疲、從兵纔七十騎、無不傷者、

公入一民家、將自盡、而直義使者須賀某至曰、義貞已敗、足下獨留破我軍、不知其數、竊感足下忠勇、且懷舊誼、足下若欲歸國、則速啓軍而導之、公謝之、直義尊氏皆制軍不動、公乃與正季以下七十餘人並死、公年四十三歲、正季三十二歲、橋本八郎和田五郎送公及正季首於直義、而焚其屍、亦耦刺而死、建武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云、

迂恠子曰、史云、公將死問正季所欲、正季曰、七生而必滅此賊、公曰、先獲我心也、乃相刺而死、竊謂、

此語壯則壯矣、然非從容就義之意、以此當菊地兒島諸人則可矣、以為公兄弟之言、予未能信也、如公者、所謂知不可而為之者矣乎、

三楠遺規卷上

三楠遺規卷下

左金吾

左金吾楠公、正行、廷尉之長子、幼字亦襲多聞麿、十歳從父討北條時光於飯森城、威容儼然、衆已屬望、公既至自櫻井、聞廷尉凶訃、不堪悲衰、而尊氏又送廷尉首、公一見慟絶、誓欲紹父志回復王室也、而師直秉喪来犯、八尾和田恩地逆擊敗之、雖廷尉死矣而楠氏之威凛然未嘗少撓焉、尊氏詐迎帝而幽之一之谷、悉囚官軍將士、八尾和田恩地等討奪帝、尚

政潜入京、曰刑部景繁奏之、帝嘉納之、已而尊氏聞帝之出宮、遽命師直追之、尚政伴護乘輿、欺之、師直以為帝尾之、尚政入飯森城、而師直知其有備亦不攻之、以故帝無追兵之難也、公始謁帝於南山行宮、時年甫十三、先帝既崩、公卿或散去、於是大和將士岡楢原大富池上岸大島高田等十四人謀叛、尊氏乃命師泰襲行宮、而叛者將應之、公知之、託議軍事召十四人、命十八士盡斬之于途、蓋十八士者即所謂二十八士、徇廷尉者之餘也、山本杉山坂井生地

為之魁、云、公使和田源秀奏其故、且護行宮、而躬與早瀨志貴木澤等以精鋭數百騎夜襲師泰於八幡、殆獲之、而詣朝奏捷、

迂惟子曰、公此時僅十五歳、八尾和田恩地前後皆沒、事一取之公獨斷、而誅戮十數將士、左右莫知其故、而即夜襲師泰、出其不意、並不動聲色而處大事、雖宿將老師所不如焉、尚政嘗言新君明敏果決軍機極神、使其至成人、或有賢於先君者、於是又知其非阿所好矣、

公屢破則村於攝津、尊氏患之、命諸將來攻、公大敗之、諸將纔以身免、而公將復京、使持板早風等日侯尊氏直義及師直兄弟所為、

公築城十二於中島伊丹豊島之間、而斷糧道、則村不能拒之、告急尊氏、命諸將欲悉陷諸城、而持板等來告大軍既發京地無備之伏、於是公與恩地高安襲尊氏七條第、志貴早瀨襲直義三條第、丹下庄木澤襲師直唐橋第、尊氏踰後垣奔丹波、直義出複道逃近江、師直多被傷、亦至近江、已而公聞尊氏在丹

波急追之、尊氏潛入若狹、而攝津諸城之圍亦自解矣、

迂恠子曰、此是千古痛快、雖廷尉恐不及公之神速明決矣、

直常使人來說曰、若賜加賀能登、則永屬官軍矣、則村亦言若賜備前播磨攝津、則盡忠以償前罪矣、而足利高經與尊氏有隙、亦言若賜越前尾張、則討尊氏以立功矣、並曰公請之、朝儀曰乞降需賞非義也、且何州為何氏封土、某國為某氏采地、皆不可賜也、

公奏曰、方今以偏小南都、與強敵爭天下、苟非遺細故而達大体、則不可為也、夫賞降者而勸來者、所以傾敵心、且為封土為采地者、皆已為敵所據、有名而無實也、今不許彼請、必深其怨而為害亦不淺矣、貪虛名而買實害、並非計也、不若一從彼請以促立功矣、至一統之後、易以他地、亦無不可也、帝不能用之、於是無復乞降者、官軍日孤焉、

迂恠子曰、公戰死之志是時已決矣、不必待四條畷之日也、

師直師泰攻八幡城、本宮太郎左衛門叛應城將早瀨左衛門死之、公聞八幡陷曰、是必有叛者、豈本宮乎、早瀨亦必不生矣、失吾老功也、因為之泫然、已而敗卒來報、果如公言、

公謂弟正時曰、近日朝政日亂、公卿皆姑息偷安、無進取之志、而刑罰不當、爵賞甚吝、雖屢諫之、言皆不聽、故如本宮等已降敵矣、蓋人人知王室不能復中興也、予受氣太薄、善病、若徒死牀褥上、不能明先君之志於天下也、則謂遺命何哉、我亦有一死而已、卿

與正儀協心、可永護王室矣、亦先君之志也、正時曰、我亦如君志、此滔滔之世、生又奚為、正儀在焉、一死一生並無遺憾矣、我必與君同死矣、而諸將士亦多請從之、共盟者凡百四十三人、

迂恠子曰、野史多正時作正之、家譜作正時、豈正之後改為正時歟、

公數逼京師、尊氏大懼、命師直發二十餘州兵擊之、公曰、藤原隆資請一拜天顏而往、帝揭簾臨見將士而慰勞公、公俯伏垂泣而出、又謁先帝廟、題百四十

三人姓名、然後乃戮、

公使隆資當前軍、而躬逼師直于四條畷、阿縣某横衝之、公擊靡之、武田某代進、公復破之、當此時隆資已敗、或請退軍、公叱之、必欲獲師直、而仁木細川宇都宮等遮鬭、公盡破之、乃聚其兵、踞隴而餉、於是將士皆殊死戰、源秀斬松田、犬王斃南次、無不一當百、敵軍大困、而有上山某者、佯為師直、麾兵正時斬之、已而公知其非師直、益進索師直、殘兵僅四十餘人、野田與岩崎相搏、関地與久米相搏、而源秀又與本宮相搏、伏之、衆來救本宮、叢刺源秀、源秀嚙本宮死、

首斷而齒不啓、本宮終以此狂死也、公與正時亦被傷數十、呼曰、勿為賊所獲、乃耦刺而死、公二十四歲、正時二十歲、恩地以下見之、皆死、而三宅、味澤二人、突圍還金剛山、傳公及諸將士戰死之狀也、正平四年正月五日云、

迂愮子曰、世以廷尉比孔明、以公比思遠、深以為相當矣、余則謂不然、廷尉孔明固匹也、若夫思遠雖忠或似公、而用兵則迥不及焉、嘗謂使公至四十五十、則其將略將有踰廷尉者矣、嗚呼惜也哉、

左典廐

左典廐楠公、正儀、廷尉之三子、幼字小次郎、湊河之役、尚在襁褓、嘗自言不能記父之音容也、公已從兄左金吾遺命、領三州之兵、護帝南山、朝廷依安焉、師泰多築城河內、將士請曰、師泰倨傲無所憚、侮我太甚、急擊破之、以張我軍威矣、公不用也、直義之降、將士欲誅之、公又不聽也、於是將士相謂曰、如兩先君必不失是機、而今而後吾等無復死地矣、此公韜略寔不及前世遠焉、公聞之、亦坦然不以為意也、

迂愮子曰、公為人深沈寡默、喜怒不形乎色、而極有高識遠量、人不能窺焉者、將士誹議、亦以不知公之所造耳、或曰、左金吾得廷尉之明、而公得廷尉之靜也、亦不為無所見矣、

尊氏討直義於北國、使義詮守京、義詮乞降帝、詢之公、曰、是詐謀也、然不如且聽其請、以成我計矣、帝從之、還幸止于住吉、義詮信之、京地無備、公急襲之、斬其將細川頼春、已而聞義詮在湖東、請追討、帝不聽

而止、
義詮大軍来犯、公屢獻防禦之策、廷議不用、公孤軍大戰于荒坂山、退敵二十四回、帝慮其戰死、敕還之命、公募兵河內、而援八幡、兵未集而城先陷、帝與數十騎出、危甚、恩地元綱赴之、破追兵、帝大喜、即命為伊勢守、賜玉劔、
諸公卿畏怯先逃、而以城陷誣公救援失期、帝惑、収公三州、奪元帥、將士皆慍、尊氏使僧某說渡邉某曰、公若降北朝、則當加賜攝泉和紀兩伊六州也、渡邉

喜、與諸將請之、且呈尊氏之書、公怫然曰、卿等何為然、余雖不肖、父廷尉兄左金吾、苟貪富貴而昧大義、則天下後世謂之何、不獨負罪朝廷、而遺累父兄、亦不少矣、且所以實譏者之口也、卿等必欲為之、先斬我首、然後從事於此、吾今日有一死而已矣、聲色殊勵、將士皆懼、肉袒乞罪、而渡邉自殺、公乃捕僧、併渡邉首奏之、帝感悟、因復河內、且約後日為元師、而諸卿讒者皆羞、轉稱嘆其忠節、
迂恠子曰、世或疑公之忠不及父兄、蓋觀此亦可以釋其雲霧矣、傳以渡邉之死為公誅之、然渡邉亦楠家之選、其為自殺無疑也、世以為猶誅焉耳、
隆俊康長與山名師氏攻義詮於神南、公屢叙戰之利害、諸將不用、進擊自敗、死傷無算、公獨全孤軍退、不損一人也、公又建夜襲之策、諸將怯而不聽、公乃自以其兵襲之、和田志貴丹下當義詮於神南、安間早瀨當佐佐木於櫻井、湯淺富田三宅當細川於山崎、同時發之、公自領游軍援之、義詮以下大敗績、畠山道誓將數萬騎来犯、公會將士議之、公曰、敵勢方

鋭、不可戰也、不如清野毀諸塞、以金剛山一城禦之矣、正武曰、未見敵而先毀諸塞、不勇也、請逆擊之於渡邉、公曰、未知可勝而進戰、是自滅已、元綱曰、正武之言固危矣、然自毀之、亦似怯、不如存之以守金剛山也、公曰、諸塞恐不可保、苟陷則熾敵氣焉、若固守金剛山、相持數月、則彼兵衆糧乏、將自退、而我追擊之可克也、將士皆同元綱、公不得已從之、後諸塞皆陷、如公所算也、
迂恠子曰、尊氏始来犯、廷尉以此說義貞而不能

用也、不意公頓會之於此、廷尉遺法依然長存焉、和田恩地之徒、雖忠勇不辱父祖、何敢與于此哉、

細川賴之將大軍來攻、公與諸將固守金剛山、賴之不戰而還、而使人來說勸公降北朝、公從之、和田恩地諸將仍守金剛山、

迂怍子曰、公之降北朝世多疑之、蓋公已知南風不競、欲講和兩統、而賴之亦同其志、故其來說也喜而從之耳、否則賴之大擧來攻、不戰而還何也、公之徙降、和田恩地已下、留守金剛山何也、據其

迹、亦可以徵其志矣、惜賴之罷職、而公亦病卒、遂不能成其志也、或曰、天授弘和之間、公復歸順南朝、其或然、豈以賴之被讒而山名氏大擧來冦耶、按公之卒當在天授六七年、而南北之和、成于弘和九年、相距十餘年、而賴之猶未死、則焉知非公與賴之之說暗行于其間乎、至今一統綿綿、與天日無窮者、不可謂之非公之力也、山陽賴氏曰、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公亦得非且元之類也、蓋可謂深得公之心者矣、

三楠遺規卷下

附録

楠河州公画像記

故河攝泉三州守贈正三位右近衛中將楠公諱正成画像擄欵親王懐良正平四歳戊子五月二十五日應正行正時之需作之蓋其十三年忌辰也原幅平陵吉見氏所藏憂庵安達翁命工摸之永奉于家請余記之傳云画像始在河内某寺公神牌所在也已而一落民間其人不敢自安乃納之丹南明教寺寺僧慮其湮晦宝暦中携至京師託之清光寺寺故

與吉見氏有舊因請獲之歷歷足徵也按正平戊子係二歳而今為四歳似可疑焉然當時親王奉命西征干戈倥偬之際偶誤之耳益足以知非後人所贋也嗚乎公之忠天下之達忠公之義天下之大義走卒厮養猶知尊敬之況士太夫乎聞其事且想其人況親仰其肖乎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闡發仁心振興義氣莫切焉翁以此遺其子孫可謂得要矣抑余徴有説焉昔王文成記文亟相祠堂也謂忠義之降激為氣節氣節之弊流為客氣遂有憑其忿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娼疾褊隘之私猶自以為節義則於其道所謂操戈入室者也余亦曰苟為翁之子孫莫拘其名莫泥其跡務盡其實在家惟孝在國惟忠時和執禮世乖徇節必在其誠是之謂善學公者不然雖稽顙百拜日具三牲之祀其於公之道又將決裂破壞而後已是豈翁之志哉既記因作之頌曰厥高匪岳兮厥深匪淵兮惟公之道兮轉坤旋乾兮赤城縦奇兮金山守堅兮皇運之復兮公力居先兮茅土之封兮酬功未全兮如日如月兮昭厚公志兮湊水

暴骨兮之死不弃兮表忠旌節兮贈典斯備兮正氣所萃兮千歳想風兮隠然音容兮思深氣雄兮眉間火字兮憂國無窮兮嗚乎公德兮有始有終兮

附録

明治十四年十月三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日出板　定價金廿五錢

著者　山口縣士族　東崇一
山口縣周防國玖珂郡保津村第六十番地居住

出板人　同縣士族　阿部準輔
同縣同國吉敷郡山口中市町第五十五番地居住

發兌　阿部出版所
同縣同國同郡山口御局小路町第壹番地

三楠遺規　卷上

弘通書肆

東京　博聞本社
報告社
小笠原書房
西京　京都出版會社
大阪　吉岡平助
辻本信太郎
岩國　米屋伴藏
各國賣捌所別紙ニ掲ク

安東省庵 撰

三忠傳

貞享元年（一六八四）刻本

據貞享元年（一六八四）刻本影印

坂東省菴平野約先生輯

平重盛公
藤原藤房公
楠正成公

三忠傳

全二冊

浪花書房
群玉堂梓

小松三位重盛公ノ義忠至孝待賢門ニ至平家ノ六騎ヲ退ケ源平ノ合戦忠節ヲ竭シ万里小路藤房公ハ正シク道ヲ守リ義ヲ篤シ帝ヲ輔佐シ諫言納ザルニ及シテ北山ニ去テトメ忠志ヲ失セズ楠判官正成公世ヲ正行公ニ至ルマデ忠勇義ハ一ノ篇ヲ久シ之ヲ公ヲ述ベ事実ヲ具ハ輯入ノ臣子タラシテ忠孝ヲ勧ム亀鑑トス

三忠傳序

大凡生於天地間者孰無此心此心乃綱常所在也為臣盡此心之忠為子盡此心之孝是謂之仁義順之為順逆之為逆綱常豈不重哉

本邦忠臣孝子乘時間出勤德鍾鼎垂功竹帛者世不乏人就中平重盛藤藤房楠正成三公當君昏臣逆之時極力勵勤夾輔王室世之相去也百數十年其事雖不同而立綱常一也可謂

本邦之三仁矣於戲三公之德
之功烜焉與日月争光兒童
走卒所傳聞街談巷語所道説
不待馬班之筆刧禿穎乎耳本
乏史才兼乏看國史如平楠二
公寄亂諸盛衰太平二記及評

判若
朱老師（老師名之瑜字魯璵號舜水先生）在長
崎有友人求楠公父子畫像賛
者乃作傳呈覽蓋二十有二年
于今矣自
羅山先生立傳至彼時五十有

七年矣不幸不得見焉去年從
之鸞書者又得　村田自新氏
傳猶恨見之之晩矣如藤傳及
賛從
先生撰不換一字雜諸拙作不
特如史遷傳中有補少孫之作

猶沙礫並南金魚目混和玉柳
宗儕蹄何且村田氏傳於楠公
文章精緻叙事核實較諸拙作
豈止武夫與美玉哉況記事不
如彼之詳悉間有事同而文異
者非爲有疵瘕而改之只載舊

作少增遺事焉耳於乎楠公得中國大儒之贊誠千載之奇事也當時不及撰平藤二公傳亡老師之贊是不獨某之有憾於二公之不幸也聞昔有貪夫懷千金之璧不顧其義否或譏之

弗上一旦讀伯夷傳則咈然起曰幾誤一生矣究竟稱廉夫讀此傳者知綱常知順逆訖亂臣賊子之心立忠臣孝子之節則文章之工拙非所拘也猶有遺事請君子補之

天和三年歲次癸亥六月上浣

後學安東守約

省菴謹序

三忠傳序

夫忠臣孝子雖在混濁汙瀆之中而遇禮義文章之士則令聞義節永傳不朽不然湮滅而沒世不稱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且黃四娘林氏媼之微得杜公蘇子託名迄今況孝子忠臣而託名無人不可勝嘆乎

省菴先生於平藤楠三公誠其人也平公事元惡貫盈之父而能共爲子職可謂孝也藤楠二公當王室糜爛殘賊橫行之時挽將傾之轄於九折之坂或忠諫竭力或身終死節可謂忠也雖有若之之令聞義節而徒止於兒譚小說久軼于草莽之中

矣於是乎

先生作傳㠯表其實贊其德而忠臣孝子之名赫乎如火熾皓然如月明也至其文筆則義則含其英華發其幽微眞馬班之餘香薰于簡牘之間者也數百

載之下模寫二公之風標雖冊青之手豈得如此乎如藤公之傳完從

羅山先生之舊撰而今復不改作焉先正有言曰讀出師表而不流涙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

表而不流涙者其人必不孝讀此傳而不流涙者可謂之人哉於乎微此傳則誰知三公為後世臣子之師範乎然則

先生者寧三公之忠臣也夫

門生片岡宗純默菴謹序

三忠傳卷之上

後學安東守約省菴謹撰

平重盛公

平重盛公　桓武帝十三世之裔清盛嫡子也母平滋子贈左大臣時信女　二條皇后姊　高倉帝伯母也保元元年秋七月當　崇德新院亂　後白河帝使清盛源義朝帥師夜襲　新院宮（白河殿也）勇將原爲朝（爲義八子義朝弟也）勁弓善射射莫不中清盛懼而將退公單騎直前曰承命以出見敵強而退非夫也清盛令軍吏止之時年十九亂平清盛以功封播磨守

保安四年　鳥羽帝傳位于　太子崇德院稱太上天皇保延五年　上皇寵姬美福門院生　近衛院上皇甚愛之三歲使　崇德帝讓位此時　上皇剃髮稱法皇又稱一院崇德院稱新院久壽二年　近衛帝崩　美福門院譖告崩由　新院祝詛　法皇信之乃謀　美福門院立　法皇第四子後白河帝新院太憾奪位之早不立其子　重仁保元元年秋七月　法皇崩先是宇治左大臣藤原賴長怨朝廷蓄異志屢朝　新院圖不軌至是去卷未決且　新院謀賴長陰聚兵　帝召源義朝平清盛　新院召義朝父爲義父子及清盛叔父忠正父子義朝清盛夜襲白河殿大破之　新院出奔賴長中流矢死遂遷　新院于讚岐勅清盛殺叔父義朝殺父悉夷三族是役也父子尋戈兄弟推刃君臣皆戕其爲禍也慘矣宜矣王道自茲衰也

三年秋八月　帝傳位于　太子二條院（帝三十三歲　太子十六歲）稱太上天皇居三條殿萬幾咸出於　上皇親藤原信賴以柔媚姦狡獲寵　上皇擢任中納言右衛門督猶以

爲不足求兼大臣大將　上皇欲許之諮
執政藤原信西信西雅與信賴有隙互欲置
諸死地乃犯顏曰夫政以人爲先彼非其人
若授權要則異日必爲國患退乃使畫工繪
安祿山欺慢驕肆恃寵覆唐之態爲三卷以
獻之其意指信賴信賴聞之大怨稱病不朝
俄馳馬試劍欲擧信西義朝封拜不如清盛
居常鞅鞅信賴賴之交結陷以利祿竟爲刎
頸之約冬十二月清盛父子赴熊野信賴以

爲得時卽夜與義朝率五百餘騎圍三條殿
信賴大呼曰聞因信西之讒信賴將所殺今
將避難赴關東縱火攻剽煙塵漲空士女狼
狽自相蹈藉屠戮殺傷不知數哀號之聲震
動中外　上皇大驚不知所爲伏見源中
納言師中急奉乘輿兩賊邀入大內遂幽
上皇于一品御所　帝于黑戶御所信
賴自爲大臣大將封義朝爲播磨守其餘黨
與授官有差清盛已詣切目宿六波羅清盛所居

在京城東南隅馳傳告變清盛曰此處去熊野不遠
將先拜神而後赴之爲之奈何公曰方今君
國于逆臣宜慷慨赴難之時也況神不歆非
禮濟難違回神反降禍清盛然之家臣家貞
供甲兵五十使使田邊求救於熊野別當湛
增湛增給二十騎湯淺權守宗重亦給三十
騎人曰義朝嫡子惡源太義平將精兵三千
待安部野義平嘗有此謀信賴止之清盛曰我兵僅可百
騎衆寡不敵當姑去四國聚衆而後起兵亦

何晚乎公曰兩賊既肆　二聖擅執威福
之權今不速赴彼必矯詔擊我我生爲逆臣
今速赴則我死爲忠臣寧爲忠臣而死不爲
逆臣而生況師之勝敗不在衆寡乎衆感激
從之時年二十二已過鬼中山六波羅留人
亦來衆皆問以義平之事留人曰待安部野
者非彼乃我兵伊勢伊藤士卒二百餘騎也
衆騰躍爭進至六波羅藏人右少辨成賴勸
上皇夜潛出宮迺變服間行如仁和寺

帝亦衷衣而奥　后同車出藻壁門
過上東門公及經盛頼盛皆清盛弟郎三百餘騎
奉迎大駕於東洞院擁護入六波羅移徴
兵畿內豪桀風靡雲集清盛觀望大喜曰是
乃家門繁榮之兆也公卿相議下詔曰須挑
戰使賊空壁追來官軍疾入大內拔源氏白
幟立平氏赤幟令清盛衞　王所公及敎
盛清盛承頼盛各領千騎以衞大內公行令軍
中日年號平治也京師平安城也我平氏也

以是三平平兩賊猶以泰山壓卵也奮擊勿
疑信頼聞兵聲褫魂失色膽寒股慄不能下
階左右扶起上馬墜而傷鼻衄血淋漓義朝
昔敬信頼至是瞋目大罵曰怯懦不足與濟
大事也出日華門守郁芳門公分兵爲二留
五百騎於大宮表自以五百騎攻待賢門信
頼不及戰而逃公援短兵薄大庭椋樹下義
朝謂義平曰信頼怯懦既已敗衄汝疾戰可
追散義平率壯士十六騎

鎌田兵衞政家後藤兵衞眞基佐佐木源
三秀義波多次郎義通三浦荒次郎義澄
須藤刑部丞俊通長井齊藤別當實盛岡
邊六彌太忠澄猪俣小平六範綱熊谷次
郎直實平山武者所末重金子十郎家忠
足立右馬允遠元上總介八郎弘常關次
郎時員片桐小八郎大夫景重等十六騎
也
大呼酣戰公交戰佯北賊未出來覺息罷兵

率大宮表兵復薄椋樹下以爲犄角之勢義
平等力戰倍前公示弱亦北義朝激義平追
之頼盛率千騎攻郁芳門義朝厲諸子曰義
平已苦戰逐北汝等宜併力而進果空壁追
來官軍輒入大內拔白幟立赤幟賊欲還歸
大內大內皆平氏赤幟大驚潰亂義朝義平
遁六波羅箭汰御座著戶牖清盛將出禦逆
著兜鍪左右告之清盛曰恐後　帝也人
皆笑歎石枕流之爲遁辭也公以五百餘騎

逆擊大破之賊衆逃散　二帝反正衆呼
萬歲兩賊伏誅
信賴自平氏兵起之日不及一戰逃走義
朝東走過八瀨松原認逆及之遙呼曰初
與足下約有難同患何棄我乎義朝大怒
曰汝是天下怯夫何不自量謀此大事自
亡亡人何面目見我攘以鞭毆頰信賴抱
頰而退將往仁和寺請　上皇求生夜
過蓮臺野山法師欲捕之脫鎧刀馬鞍賂

之得免伏見源中納言師仲越後中將成
親亦同信賴至仁和寺　上皇使使讓
帝皆免死使未至賴盛等諸將率三
百餘騎捕信賴等賊徒五十餘人信賴至
刑所仰天號泣曰聞重盛公仁者也盍救
我死委蛇俯伏無處施刀捕刺殺之已誅
了有七十老翁來以杖叩其屍切齒大罵
曰逆賊汝奪我相續之地使我至於此極
也出於示衆此翁丹波在廳監物某也見

者聞者靡弗怒之義朝往尾張野間匿政
家婦翁長田庄司忠宗第忠宗謀子景宗
誘入浴室使三盜刺殺之義朝賊父母兄
弟僥幸不得天假手於賊誅賊古云天道
好還又云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義朝之
謂乎
上皇大賞清盛功永曆元年秋八月任清盛
參議敘正三位專執天下之權永萬元年秋
七月　帝崩壽二十三歲　太子六條院即位時二

歲　八月延曆寺僧徒作亂燒清水寺
當大葬時諸山諸寺僧徒聚會懸榜南都
第一東大寺第二興福寺北京第一延曆
寺其餘末寺皆隨序懸榜是先例也此時
延曆寺懸榜於南都第一興福寺僧觀音
坊勢至坊著甲冑橫偃月刀大喚曰須隨
例下榜延曆寺僧徒不答兩僧即挺偃月
刀截零延曆寺榜瞋眼又大喚曰大衆欲
戰來賞我勇乃開紅扇歌曰快哉水兮鳴

瀑水兮歌舞一時旁若無人翌日延暦寺僧徒率兵燒淸水寺以興福寺末寺也先是僧徒好兵舍法衣著戎衣或稱大衆或稱衆徒或振日吉神輿或捧春日神木圖入京師劫朝廷者數矣今也當八音遏密之秋兩僧所爲如此延暦寺僧徒燒其末寺至是其無可言不學之弊一何至此哉洛中駭動巷說不一或曰　上皇令擊淸盛公及宗族會六波羅堅守城門公曰此必訛言重盛當走朝以驗虛實　上皇爲此屈大駕幸淸盛第公途中奉迎入六波羅淸盛稱病不見乘輿空旋公拜趨奉送意以爲是乃履霜之漸也歸家幾諫曰何陽之狩春秋垂戒千載至尊枉顧以冠直履不敬而懼乎淸盛曰雖行幸而我意未釋其僭侈無君如此仁安二年春二月淸盛超遷爲太政大臣（如綱目書法則當大書自爲與卓操懿溫同也）敍從一位賜兵仗許輦車出入宮中公任權大納言許帶劍秋

八月授淸盛以官符賜播磨肥前肥後郡縣以爲功田公弟宗盛任參議敍三位三年春三月　上皇立其第三子憲仁是爲高倉帝（時八歲）冬十一月淸盛因病剃髮改名淨海號入道相國時年五十一夫人號八條二位殿賴盛號池殿公號小松殿其餘子弟列備鼎足淸盛或居六波羅或居西八條或居福原別業華宮室貯聲妓沈虐日甚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嘗使禿童三百人均一衣服著長絹衣則必著褐袴著繡衣則必著紅袴右持梅杖左臂鳥著鈴及赤符日夜遊行洛中察人過惡無罪被刑者不知幾人人皆恐譬道路以目嘉應元年春二月禿童殺人三子其父殺禿童三人自殺淸盛大怒盡族其塵公諫止禿童夏六月　上皇祝髮號法皇蓄憂淸盛之橫也

上皇日自昔賞功榮達者未有盛於淸盛也貞盛秀鄕討將門不過從五位上從四

位下頼義義家討貞任宗任武衡家衡無
踰伊豫守從五位下逆臣亡者朝廷之威
非必武將之力也今清盛矜尺寸之功無
藐乘之君作勢作威力不能制之不如出
家謝世事至是稱法皇
二年冬十月公第二子資盛放鷂而歸遇攝
政基房入朝不及下馬前驅等辱資盛下馬
資盛還家告公公斂以義方曰汝雖幼堂三
踰十歲未知禮義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

販者必有尊也而況攝政乎基房使兼光獻
前驅等曰此輩辱令郎請隨意刑之公答曰
豚兒冒禮爲僭何辱賜命欵謝還之基房猶
禁繫前驅等清盛大怒謂家貞曰必須報怨
刷耻公聞之諫曰資盛雖幼奴僕豈不知禮
乎大人宜責奴僕不可責攝政夫以德勝人
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伏冀大人懲忿脩德公
退清盛怒甚謂難波妹尾曰重盛寬柔不知
子耻不顧父怒若等宜待基房入朝發兵襲

從者髻頊之基房入朝路出堀河難波等伏
甲兵三百突起大呼聲震洛中截車簾絶牛
鞅追犇逐北覊從者髻蹂躪而去清盛大喜
公敺走歎曰家門之禍胚胎醞釀于茲矣大
誡難波等曰爾等不畏天威不顧公義弁髦
朝廷凌轢縉紳設大人下令嚴呵何不告我
爲此暴逆罪職資盛之由也放于伊勢承安
元年春正月　帝冠三月清盛第二女既
笄爲　法皇養子入宮立爲中宮（帝十一歳中宮

十五歳）
治承元年春正月以公爲左大將宗盛
爲右大將先是　法皇近臣新大納言成
親（成親者公之妻兄也公之嫡子維盛亦成親婿也）求大將不得至
是恨宗盛爲大將出於清盛之意計滅平氏
乃密與西光（法皇近臣）康頼（平判官）等會東山鹿谷
俊寬僧都山庄以多田藏人源行綱都督諸
軍事　法皇久厭清盛之横將幸行于此
會信西子靜憲諫而止之
成親嘗招行綱勸酒予劍咕囁耳語曰某

密承院宣將討平氏委足下以大將軍之
任事成則封侯可得及此會又予以白布
五十端行綱喜而定約竟日宴遊杯盤狼
籍向晩山風吹傘馬驚蹄翻行綱等起席
蹈倒瓶子成親悦曰平氏既倒了蓋以瓶
子與平氏音同也康頼曰久醉平氏之衆
俊寛曰爲之奈何西光曰不如取首梟諸
木乃取瓶子首斷之徧衆皆大笑盡歡而
去

先是比叡山僧徒作亂夏五月　法皇欲
使成親等討之成親托事欲擧平氏行綱變
約陰往福原告清盛以鹿谷之事清盛大怒
使筑後守貞能趣聚兵來會者數千騎黎明
使資成白　法皇曰成親等近臣恣傲殊
恩方將族臣未審睿慮如何　法皇不及
勅答清盛愈怒械繫成親拷訊西光西光不
堪楚痛具吐情實及　法皇與謀之事遂
剔西光之口以鈍刀斷斬殺之

縛西光置庭清盛瞋眼曰爾廝役賤人一
旦幸矜朝恩擅議流天台座主剰欲亡我
忽因山王罰今將自亡西光亦瞋眼曰汝
父忠盛縉紳皆嫌厭上之交汝十四五歲
未賜敍爵過繼母難過日夕執藤中納言
家成鞭不禍着編屐人稱高平太汝蓋之
開扇遮面鼻出扇間人稱鼻平太一旦擢
爲大官此謂廝役賤人清盛大怒三四踐
躍下庭蹴西光面西光罵不絶口清盛不

堪怒拷訊極苦痛終砕剔之
且欲夷成親之族公請得宥遠流
清盛繫成親于一小屋架木居其中公來
過成親泣曰平治之亂免死君之大造也
今亦得免將出家入高野山切願垂再造
之恩也公謂清盛曰彼　法皇之寵臣
不可以私怨專殺也清盛不肯公盡言諫
宥才免其夜之死公退清盛謂成親曰曩
昔黨賊信頼罪既當斬重盛續汝之命其

後賜大國庄園躬被叡恩祿位重疊有何
不足欲亡我一門哉成親曰僕全無此心
言者之寃也清盛怒聲呼貞能曰爰有篋
讀諭事之人急持西光所首實一卷來自
開卷讀二次汝能聽乎亦何顏面以卷擲
面而去復召難波妹尾曰須令成親苦痛
號泣我隔壁聞之二子慮公之責屬耳曰
某等當毆公側席公須揚聲號泣二子如
約成親揚楚痛之聲曰僕昔以小松殿之
恩得全生何倍公乎清盛曰固也然虛言
也復當令號泣二子復如約成親號泣倍
前清盛大喜

清盛不堪怒躬著鎧手把戟踴出于中門廊
厲聲呼貞能曰而聽之乎保元平治之役竭
力王室策勳宗廟使天下之人得見天日者
孤之再造也假令有違猶宜蒙十世之宥奈
何聽讒臣欲亡忠臣不先避勝方欲急發兵
還　法皇於鳥羽離宮置枕於叡山顧重

盛不從然擧此大事不可不告使使召公清
盛已戎衣宗族皆被甲戴弓横矢列坐于中
門廊士卒備門旌旗翻空公著烏帽直衣得
得而來清盛慙而抛戟俄衷素衣恐其鎧之
著引衣不已衣已綻裂欲蓋彌彰猶抗顏告
之如告貞能公淚泣不言有間曰重盛今將
致命無言可諱伏願大人降氣平心聽重盛
言嘗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
君養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
族也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死且致之
況可叛乎先祖貞盛討將門賞不過郡邑賴
義討貞任宗任未聞陞台輔大人爵擢一人
榮耀九族武人登廟如大人亘古所無也今
忘莫大之恩謀傾萬乘之君天下之惡孰大
焉抑　法皇欲討亦非無理大人無君非
一朝一夕之故故欲除肘腋之患耳大人進
思盡忠退思安民　法皇喜以爲能勝其
任也尚有何辭以討之其討也自討也非

佐皇也夫忠孝難兩全重盛已備銓衡之員不可以有貳心須急走勤王大人不亦危乎保元之亂義朝與父戰終弑父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親爲之悲夫從君則叛父從父則叛君進退維谷無處容身畢竟不可叛君父而苟免要須先刎重盛首而後隨尊意行之因泣下沾襟淸盛不悅曰猥有是擧亦爲汝等子孫也汝以死諫之不敢聽從公退戒諸弟曰縱大人老耄圖姦不軌汝等何不切

諫出于中門廊戒羣臣曰爾等須待我死而後發兵歸家猶戀基房之事恐淸盛復發兵俾家貞貞能言曰反狀已覺下詔於重盛以討大人重盛叩首請宥罪大人聞之恐自殺故令二臣保護淸盛曰孤已致仕自後天下之事不可勾當悉附之汝汝能裁之二子歸報之公出涙曰縱雖有君命何可侵父不得已而至執所生如天之咎何二年冬十一月中宮生皇子言仁是爲　安德天皇

中宮臨産危證百出八條二位急過一條堀河停車問橋占童謠曰榻何榻兮國王榻八重塩路波寄榻二位問平時忠時忠曰波寄榻雖不可解而謂國王榻則是皇子矣後及寄身海濤乃知波寄榻也當其生重衡出御簾曰御産平安皇子誕生淸盛夫婦喜極而哭聲聞于外是　天皇入海之兆也

公爲東宮傅頼盛爲大夫三年春二月宗盛

爲右大臣三月公辭内大臣夏四月公夢步屏海濱有巍然華表問之曰春日大明神也乃串僧首於劍擧羣衆中問之曰淨海罪惡貫盈明神戮之覺忽有敲扉者問誰曰瀬尾太郎兼康屏左右語夢夢相協矣以爲運命將盡矣五月詣熊野禱神冊祝曰家父大逆無道動輒要君重盛爲長子極諫不從謹祈詭家父之心得社稷之安即不能詭坐不忍見族滅早殞重盛之命禱了火出於身如

翺大歸路公子戲水霑濡明衣宛然如喪服
公以爲吾事已畢矣歸家患惡瘡憂憤所致
也時宋良醫來清盛使盛俊勸迎之公曰昔
漢祖病創將崩呂后勸良醫高祖不肯曰命
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重盛雖不敏而不知命
乎遂不服藥項之旋風登屋折木人馬多死
神祇官及陰陽寮占曰百日中大葬及天下
大亂秋七月南風驟起揚沙石窈冥晝晦將
軍塚鳴動三次及大地震

將軍塚　桓武帝遷都于平安城時造
八尺土偶人著鐵甲冑持鐵弓矢西面立
之塋東山峯以爲京師鎭神祝之曰將軍
塚天下將亂則此塚必鳴動
八月朔日公薨年四十三天下之人莫不哀
惜焉墳土未乾清盛自福原大擧入寇窘
法皇于城南離宮貶寬公卿以下四十三
人子奪生殺一在掌握海內囂嗚有新室之
風四年春二月使　帝禪位于　安德

帝遷于閑院殿稱新院（新院二十歳安德天皇三歳）夫婦
同爲唯三后夏六月遷都于福原幽　法
皇于三間板屋使舊都之人興麥秀黍離之
歎新都之人作夏臺羑里之思焉　中宮
無寵尼愛妃小督局驕奢淫樂罔有悛心
初有娼妓姊妹曰祇王娣曰祇女姣麗善舞
清盛召見大悅入房寵如夫人更廣母娣
之第與月俸百斛百貫妓皆羨之相謂曰
彼名神祇之祇故取榮如神遂至有號祇
一祇二祇福祇德者居三年娼妓自加賀
來名曰佛御前容色歌舞稱爲天下第一
爲佛以爲我雖馳聲洛陽恨未知太政入
道若得一顧則價增三倍乃就家自求見
清盛怒曰彼以娼婦之賤不召而來甚無
禮也當速擯出之祇王曰妾昔與彼同技
因知彼之情不得一面恐彼之技不售清
盛莫不言而從祇王使安部資成呼回之
佛徐步肅拜儀容婷婷如仙姝天妃清盛

於然侑盃佛揚袂而舞舞容婀娜艷於西
施輕於飛燕淸盛不能定情固留約如夫
人佛辭曰妾前不自量而干至尊因祇王
之緩頰不意得侍免罪而歸何榮如之淸
盛曰汝欲固去憚祇王耶當逐祇王佛叩
首曰妾爲侍婢猶非所當况可逐乎淸盛
不聽使源大夫逐祇王祇王愕然泣曰白
晝不堪曬面願待日暮淸盛火急斥出祇
王彈淚至母之居母娣問故嗚咽不能答

侍婢爲言狀始得解也淸盛輒移其月俸
贍佛之親戚祇王憂悶日深輾轉不起母
娣慰諭亦無奈何明年佛請曰妾沐恩榮
本出於祇王之三寸盍召彼而同歡娛淸
盛使人召之祇王不答淸盛大怒曰大人
招之何不及答母曰不往則族爲戮一至
祇王不得已而往淸盛令佛坐上坐祇王
坐廡下佛靦然低頭不忍仰見淸盛謂祇
王曰汝歸呼不答無乃恨佛乎佛有何罪

何不恨身佛前有盃宜歌而勸酒祇王以
爲爲母忍恥可無不爲乃勉强抆淚而歌
歌中暗寓谷風之意滿座莫不掩袂宴罷
淸盛曰自今以往宜不速而來慰佛之寂
寥祇王泣而歸家方將自縊娣亦欲同死
母曰幼女死矣老婦豈立世乎祇王乃止
死斷髮娣亦斷髮母曰鬒髮劖之况蓬髮
乎亦斷髮三女同結柴扉於嵯峨往生院
絶意於人世春去秋來悲風驚心苦雨滴

淚挑燈相對詠班女之吟訴長信之恨一
日迨夜將央忽扣扉急三女相訝曰空谷
久不聞跫音若非盜賊定是魑魅周兩頻
扣不已三女開戶視之則佛也祇王大驚
相迎携手曰深夜何來此乎佛曰妾得謁
太政公乃君之大造也當其逐君切諫不
聽使君至此極妾之故也妾背君也尚矣
故欲來謝罪且同終焉因脫纏頭而示髮
已剪矣祇王曰妾之不遇也薄命而已君

何與爲今余公侯之寵榮欲與寡婦同處
窮約世豈有若人乎君已斷髮無繇歡歸
四人相與隱淪終身母名曰閉此時年四
十五祇王二十一祇女十九佛十七往生
院有像至今稱爲賢女嗚呼彼一小妓猶
知義可重富可輕視萬鍾如敝蹝身爲男
子位爲士君子如蝸牛升高青蠅逐臭不
知去亂世居無何大庭駛驛告賴朝起兵
鷸蚌相爭肝腦塗地寧小妓之不如乎

猛氣橫飛流毒四海淸盛久懷此心以公在
不敢發至是始得肆心爲秋八月義朝子賴
朝收東州之燼起兵伊豆關東諸郡望風死
解富士河之役惟盛等宗族驚飛鳥宵遁當
是之時木曾起于北國緒方起于筑紫何野
起于四國干戈擾擾迄無寧歲淸盛怠病
熱死
淸盛臥病徧身如火人不得近牽取千手
院冷水貯舟居其中忽爲沸湯遺言曰只

宜斬賴朝首梟墓木此外無它願七日而
薨壽六十四歲
宗盛嗣立恇怯委靡軍無統紀率之　安
德帝蒙塵于西海
木曾義仲帥大兵登叡山虎視京師宗盛
大懼奉
帝西走
一谷屋島連戰不利檀浦之敗八條二位負
帝沒海
二位將入海曰宗盛實傘工子也肯當妻

子淸盛欲男子及產女子也彼時有傚傘
號傘法橋者生男急與之易淸盛大喜妄
祕不言今事已去故爲誤軍之故耳言訖
著寶劍於腰挾神璽於腋負
帝入海
帝年八歲
平族同沒宗盛東手成擒父子伏誅公有七
子嫡子惟盛自屋島逃沒海資盛入海有孤
兒母匿之懷中傳至信長公再執天下之權
爲今之織田公其後也

贊曰公未弱冠而不避劍敵之箭其勇天性也當兩賊厚　二帝清盛將同顧而改歩公聲義狗衆獨力一呼長鯨短狐束手授首得使奄息社稷不墜於地尺土寸基皆公之勳也凶父竊以爲己功逞志究欲玩弄君位倖傀儡子遂作乾綱解紐之俑爲天怒降威宗族斯殲　安德帝生清盛夫婦喜極而哭聲聞于外八條二位入海抱　帝而哭聲聞于天清盛豈不號哭于地下乎若其當

喜而慮憂豈有今日乎誰意一門之命脈二十餘年之繁榮一時淪巷于西洋之水矣宗盛生擒之恥擲海難洗　桓武之苗裔至於傘匠兒盡矣是誰咎哉於戴公處事之變不失其道盡心調停歎凶父不格叛爲其兵諫也類楚鬻拳彼以小忠此以大義其忠節也類唐李璀彼以證父此以乂父可謂得忠孝兩全也蘇氏評祖伊諫殷紂曰祖伊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

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清盛不怒公得全亦此類也惜夫過亂世壓凶父邑邑不得志卒遂冊記之願也昔范文子祈神而死雖國異世殊然其死于忠孝一也千載之下孰不墮淚天予善人趙家長存子孫繁蘇至今不絶是非公之餘慶乎

藤原藤房公

羅山先生立公傳不換一字載之左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對齊宣王曰勿變乎色臣不敢不以正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今果有其人乎藤藤房有焉

藤房者藤亞相宣房之子也早爲納言元弘元年八月平族構難　天王出居于河內笠置平族帥兵環而攻之九月　王師敗矣　王潛出藤房從之初及　帝握劍璽卽寶位得聖人之時臣妻億兆當此時藤房一人而已可不謂之事君以忠乎後天王如隱州平氏流藤房于常州其后楠正成于河內松圓心于播磨和長年于伯耆源高氏于丹波共起義兵擊平族平族軍潰亡奔東州時益死于路仲時自殺于番馬其衆四百餘人皆死焉源義貞大帥兵伐東關元弘三年夏圍鎌倉義貞多焉五月平高時自殺平氏殲焉於是天下盡宗　天王六月天王至自隱州其後藤房歸于京師爲天下一統敍左金吾藤實世擢上卿有事而罷乃以藤房代之藤房無偏無頗遵王之誼時會女謁行藤房知諫之不用乃稱疾而免可謂不忠乎其時　帝賞諸將之功各賜封戶食邑獨忘松圓心也藤房爲言之不可謂不忠也明年春新作大內費藝防二州之入稅諸國分二十之一又建馬場殿　帝每幸此殿有歌舞蹴鞠弧弓競馬之戲時雲州大守鹽高貞使獻龍馬曰其相異常聳骨高筋少脂肉鷄頸而長鬃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夾鏡今日自卯至于酉其道殆四百有五十六里云　帝悅曰良馬也厚禮其使者而歸之乃留馬寮而善養之朝飲御溝夕秣天閑　帝試令本間乘本間以爲攢四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一鞭則可令越十丈之濤若非天馬豈能如此哉　帝益

悦一日宴羣臣於馬場殿　帝因問藤相
國曰支那屈地之產項羽之騅有一日千里
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來是何
祥也吉凶焉在對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
也龍馬負圖而出河堯舜氏之馭寓內也鳳
凰聞簫而舞庭是匪聖明之德天豈降此嘉
祥哉其後周穆王得八駿之乘巡行天下至
于巨蒐氏之國遂宿昆侖之阿赤水之陽西
宴王母于瑤池南逢盛姬于璧臺遠遊之樂

莫樂焉故穆王之有位五十五年有年一百
五年有後之爲八駿圖者觀其狀咸若鸞若
翔若龍鳳麒麟若蜿蜒然今亦因此見之則
其狀相類也然則陛下與穆王何有優劣乎
是以思之與夫屈乘楚騅異日之談也誠是
所以天之感於聖德乎　帝愈悦衆皆莫
不稱之藤房來晚坐定　帝又問藤房對
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凶難助雖然退而
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案漢書孝文帝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
駕鼓車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隕爲八駿之
怪穆王乘之造父爲御四荒八極莫不周徧
王蕩其心而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
明堂之朝宗缺矣於是徐夷大亂周室殆壞
所以漢帝之卻之而與所以周王之愛之而

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爲臣伏以由來尤凶也
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戒也幸陛
下監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弊人困天下未
安而上之淫樂故執政無吐哺而接人之禮
下之阿旨故諍臣無上疏以正主之諫故男
女之訟有不得見者有下情不上通者幾多
人也是則以上之所行者逸豫而下之所從
者舒緩故也是以記錄伏斷所如無人然群
臣咸以爲虞芮質成必使無訟之謂也悲乎

其之爲蠹也元弘大亂之始天下之士雲萃
響應更無它此皆欲以一戰之功受數郡之
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而恩賜未
遍愁訴怨懟者何也見忠功之不立政道之
不正而共默止者也當此時新大内其課甚
多其耗不知數千萬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爲
人上者豈可不思之乎且天運曆圖逆徒雖
亡然定天下安陛下者高氏義貞正成圓心

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
周勃之流乎比於唐賢佐則魏徵玄齡馬周
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忠思君豈
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下
不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之者進罰當其
罪則有咎之者退嗚呼今政道非啻弗中抽
賞之功復有似反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亡
國之燼爲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
荷糧杖戈而不速來也必矣抑又臣案天馬

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
承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
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畜
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
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之用而非
戎卒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
穆王之所衰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王
所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

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
天所以見災者是天未棄君也逢災而不改
則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
天棄人畔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房星之精
下爲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所以
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而貴善人弗
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
天下幸甚　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默然如
此之忠言可謂反覆而諫奈　帝變色何

顧視夫相國之言有似諂諛之人矣其後遂足利氏爲逆于關東　帝使義貞伐高氏又遣使乘龍馬馳告事于義貞使者至江州龍馬俄斃藤房之言驗矣藤房又諫　帝不聽逸遊太甚復又數諫　帝又不聽藤房退而言曰吁已矣乎建武二年三月十一日　帝幸八幡宮藤房從之明日藤房侍上上亦知其復諫藤房因言　帝曰龍逢比干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而不怨陛下亦思之乎　帝遂不寤於是藤房謂人曰爲臣之道如此而可乎遂去之北山之下　帝聞藤房行而大驚詔父宣房令追之宣房行北山求之竟不得乃大慟哭而還　帝亦悔焉

贊曰有文衡者說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熸今藤納言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乎岌岌乎文衡其知人者歟其後果有建武之亂嗚呼如藤房事君也可謂忠矣而帝使之不以禮如藤房諫君也可謂反覆矣而　帝變乎色及其屢諫而不聽用則去惜哉建武帝之固少恩哉嗚呼後嗣王其鑒于茲

此傳慶長九年之冬所作時　先生二十二歲也惺窩曰藤房傳敍事整亮贊辭簡潔至敬至敬不怠則復古之功可拔焉必待浄書之日

三忠傳卷之下

後學安東守約省菴謹撰

楠正成公 世子正行公附

楠正成公　敏達帝七世裔井手左太臣

正一位橘諸兄公

羅山先生文集曰橘諸兄者　敏達帝六世之孫美奴王子也後爲左僕射諸兄居井手故世號井手左大臣初左僕射之爲葛城大君也侍　帝傍會薦橘子

帝取其果而與諸兄且作倭歌以祝之因賜姓橘氏橘氏之鼻祖也時　聖武帝天平八年冬十一月也

十四世孫兵衛正玄公子也正玄公過壯無子母禱志貴之神夢武人擐金色甲入口中因有娠生而岐嶷好學善譚論年十二從父擊矢尾別當顯幸直進斬敵十六御矢尾兵數百騎斬首十七級及長撫民以仁厲士以義人皆樂爲之用每戰樹功世稱曰日本無

雙先是北條氏世居鎌倉以陪臣執國命至相模守高時後號宗鑑驕奢益甚　後醍醐帝密謀討之事已發覺元弘元年秋八月高時方遣兩使將三千餘騎以逼　帝及殺

護良皇子

羅山先生集曰　護良者　後醍醐天皇之子也早爲天台座主英果性剛毅有扶皇綱覆武家之大志專嗜武事勸　天皇以東征　天皇移玉座于隠岐之後

護良出南都入紀州經歷諸邑保于吉野城時既著冠東兵來攻城陷　護良逃出潛竄畿内之間義貞圓心等之輩士密受令旨各起義兵而後勤王之師四方鋒起北條氏滅亡皇運作開以　護良爲征夷將軍　護良之勳勞可謂多矣　天皇之昏昧徒信凶賊之譖言幽囚　護良于東州遂隕命于賊手悼哉惜哉

皇子陰使使白曰宜急幸南都令近臣僞爲

帝登叡山則賊定攻之因得其間討之
勝不可旋踵也　帝從之如南都花山院
大納言師賢代　帝登叡山賊將北條範
貞及陶使率兵攻之大駕播越據笠置山
帝假寐夢紫宸殿廷前有大樹鬱葱向南
其下公卿成列南面設席　帝訝之問此
席爲誰設有二童子跪而流涕曰世間無處
容玉體惟此樹南面之席蹔足安御座言訖
上天覺而占之太人曰木南楠字也用之則

當再踐南面之位問成就房曰世有以楠爲
姓者乎對曰河內金剛山西有楠多門兵衛
正成（羅山先生集曰正成本姓橘宅邊有楠樹因氏焉）才兼文武名
振天下　帝喜以爲天授朕良將也即命
藤房公遣使召之公至行在所朝見　帝
問以時事公對曰陛下尚仁義務人才則中
興可期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高時淫
酗狂悖流毒海內其亡可翹足而待也不足
過煩聖慮焉　帝喜公歸河內九月高時

遣大佛貞直等攻笠置未到範貞發大軍攻
笠置官軍拒戰賊衆多死相守數日陶山小
見山乘風雨夜襲皇居縱火攻擊大軍應之
官軍敗績　帝墮草莽潛須松井執
帝遂幽于六波羅　護良匿十津河　一宮
尊良等皇子及藤房其弟季房等公卿皆爲
囚公起兵守赤坂城貞直等圍之見城小兵
寡皆笑曰破此城也猶摧枯拉朽爾士卒爭
先攻之公出奇兵使弟七郎姪五郎將輕騎

三百從間道鄣山而望復簡善射者二百人
射之立斃千餘人諸將議曰此城難以力勝
當觀釁而動麾衆使退卸甲免冑七郎五郎
覘其惰歸卒起來搏城中應以二百餘騎開
三門而出左右夾擊出其不意諸營驚擾大
敗之盡獲其器甲諸將相誡曰止須據其要
害燒其廬舍絕其應援勿妄動也本間紹谷
不聽鼓衆徑進諸將不得已從之以爲復萸
兵於山乃分騎兵萬餘面山而陣其餘三萬

餘騎蟻附而登城内不發一矢寂若無人先
時公搆兩壁設機以緪維之諸卒將踰一時
緪絶壁倒壓衆無算矢石雨注大破而退諸
將大懼遠徙柵長圍圍之後數日相議曰以
東八州之兵不勝一彈丸小城無論示弱於
人奈笑口何前日之敗以無攻具耳乃各擁
盾而前及壁以向之機爲疑將斷鉤芒牽倒
城兵以長杓斟熱湯澆之諸卒灼爛不支捐
鉤芒而奔爾後無敢言攻者惟絶糧道堅壘

豎柵以久困之城中纔餘數日糧公告將士
曰堅壁清野用兵之常也多方悞敵制勝之
奇也我紿爲自殺陰出此城彼聞我死必喜
而歸彼歸則我出彼出則我避疲於奔命不
得休息是乃自全肄敵之計也僉曰然於是
鑿地二丈坑前後之屍積炭薪於上計既定
俟待風雨夜行之公忠誠格天風雨遽至乃
留勇士勝田直幸和田宗景田原正忠生地
爲袘於城命之曰量我已遠敵營可焚城而

去因脫鎧僞爲敵卒數人分四方出候者譆
呵公答以迷塗乃射之不中去二三里許回
顧其城則既燒矣諸將喜而登城四勇士提
死首曰正成之兵在奧疾趨之兩人各分西
北而出衆莫之疑遂及公公原賞之諸卒入
城見坑中屍相謂曰正成已死雖敵良將也
惜哉高時立光嚴院（後伏見帝子）以爲帝改
元正慶二年春三月遷帝于隱岐流
尊良于土佐妙法院尊澄法親王于讃岐

護良據吉野城以應公高時爲公既死使陽
淺定佛守赤坂城夏四月公將步騎五百餘
攻之城中食乏乃令數百人自封内紀伊阿
瀨川運糧公得諜報迺設伏奪之裔甲兵佯
爲運糧入城者乘間突起陽淺不及戰以城
降五月公詣住吉天王寺屯于渡邊橋南兩
六波羅（高時使仲時時益兩貴族居六波羅以鎮京仲時居北時益居南時人謂之兩六波羅）遣隅田高橋兩將將騎兵五千餘擊公
公伏二千餘兵於天王寺以三百騎示弱誘之

戰兩將輕之度橋徑進公兵佯北兩將乘勝
逐北及天王寺伏兵起三道夾擊兩將大亂
而犇及橋溺水者不可勝數兩六波羅大懼
召宇都宮治部大夫公綱曰師之勝在將不
在衆足下有勇將名久矣今推此勁敵非足
下不能也趣往擊之公綱曰以隅田高橋之
衆已敗績矣我寡難敵雖然臨危授命非他
人之任也不歸私家直前赴之於路收兵得
七百餘騎與紀氏清氏同次于柱松人人自

奮和田謂公曰我兵乘勝而衆彼兵挫衂而
寡今遠來疲敝乘夜掩襲猶疾風掃籜耳公
有間曰用兵之道不在衆寡在一其心以公
綱之寡繼隅田高橋之衆其志在必死矣縱
雖戰勝頓兵挫銳天下事未決止爭此一擧
哉見大敵而勇見小敵而怯光武所以興也
我姑去此擧烟火於四山爲旦夕且戰之形
則公綱可懼而走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道
也遅明偃旗息鼓盡藏其跡公綱至天王寺

欲戰無人儼然嘗曰不血刃而御強敵主將
之威也須臾之烟火四起公綱懼日夜戒嚴氣
衰勢屈引兵而還公復屯天王寺秋毫無侵
鄰境多服秋八月公讀廐戸王子之讖文示
衆曰是乃逆賊滅亡天下歸順之兆也蓋田
單託神之術也此時赤松圓心起兵於苔繩
城以應公
圓心子則祐從　護良險阻艱難備嘗當
此時承令旨授圓心圓心傳檄聚兵州郡

多應之
公據千磐城遣部將平野將監守赤坂城三
年春二月賊將阿曾彈正圍赤坂城相戰十
三日賊絕水路城兵渴而無爲束手而降兩
六波羅殺之二階堂道蘊攻吉野城城陷村
上義光及其子義隆死之　護良走高野山
道蘊帥一萬六千餘騎攻吉野城拒戰七
日夜死傷甚多縣菊丸自後山襲來賊沓
應之城兵擾敗　護良力戰御賊方將自

盡入帷幕中飲酒歌舞村上義光被箭十六甲胄如蝟聞歌聲來曰事已急矣請詐賊爲　皇子皇子可以間出乃著　護良錦鎧登櫓上大呼曰護良討賊不克吾聞高時購我頭千金吾爲若等德乃自刎而死賊呼萬歳　護良與數十騎出城門吉野執行牽五百餘騎遮前路村上子義隆拒戰死之　護良得脫走高野

道遇會貞直等諸將圍千劍城兵總二十四萬六千餘旌旗蔽空素練翻野悉衆致兵魚貫而陵城兵禦之晝夜苦戰三日不克貞直下令曰不令而進者有誅從茲相持不戰金澤謂貞直曰前日所以下赤坂者絶水路也此城在山巓無水之地而所以不乏者必每夜汲東山之澗水貞直然之遣使名越越前守氏實率三千餘騎守澗公初入城時相度水路有五所秘水細流一夜可得四五斛且造大桶二三百蓄水置各營之下受簷溜塗

桶底以赤土令不損水性城中水得不乏無藉此澗水名越兵久戍解怠公夜半掩之名越驚自相擊刺而潰乃取其旌蓋翌日樹諸城上大呼曰此是名越氏所賜若不與則來當返璧之鼓掌而笑名越大怒投袂而起鎧及於軍門之外馬及於大達郎麾五千餘騎激厲而進前者死後者繼又死則又代之城兵擂木五六十所衆皆墮崖轉谷爾後曠日罷攻公縛藁人夜縋城下前立盾後隱兵諸將爭進城兵亟退敵卒近藁人城中矢石倶發死傷甚衆三月高時使使詔議諸將諸將議曰度谷以飛橋城可立拔乃鳩工造之繫以鐵索下施車輪轉軸挽起公使善射射之乃捐索而走橋倒壓死亦衆兩六波羅復命宇都宮往援宇都宮及紀清兩氏知其不可攻使鑿地道已陷一樓城兵悉力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公綱無如之何新田義貞在東兵之中改心嚮義請　護

良令旨稱病歸國　帝潛出隱岐赴伯耆
得名和長年將兵在船上山山陰山陽從之
者如歸市夏四月足利高氏叛高時赴丹波
五月赤松等諸將攻破六波羅仲時時益出
奔時益中箭死仲時到江州番馬官軍遮路
與從兵三十二人皆自殺公聞之令衆大呼
曰六波羅有奇事兩主衆游諸君知否拊手
大笑諜報繼至諸將驚走公放兵躡之死
者相枕義貞興大軍陷鎌倉高時自殺

帝聞六波羅陷發船上山到書寫山義貞馳
傳奏高時伏誅公往候于兵庫　帝慰勞
曰中興之業盡是卿之勳也公拜稽首曰陛
下神武鋼擴羣兇臣何力之有焉六月
帝復位以高氏爲鎭守府將軍其弟直義爲
左馬頭　護良嘗與高氏有隙且知其有異
志欲擊之　帝使坊門宰相淸忠言曰高
氏無罪何及干戈世已太平宜復天台座主
位　護良曰高氏佞諛姦猾才以一戰之功

欲立萬人之上臣之孤忠欲因其勢徵討之
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一
賊亡而一賊在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也臣
竭力王室樹功汗馬今禍在蕭牆之中願任
大樹以爲藩屛復歸浮屠不知何謂　帝
於是復使淸忠罷兵任征夷大將軍此時政
無大小皆決於准后護良母直義勸高氏賂准
后以奇貨異物且以三萬貫之地爲賂諸卿
之資自是無言其非者秋八月高氏叙從三

位任武藏守賜御諱尊改名尊氏建武元年
慕光武之中興改元建武春正月　帝課州郡以二十
分一之征稅作大內裏藤房諫曰大亂之後
人苦民弊力役不已農桑失業禹卑宮室興
秦作阿房亡何舍其興其亡之從　帝不
聽二月大封功臣以尊氏爲功第一封武藏
常陸下總三州封直義于遠江義貞于上野
播磨其弟義助于駿河其子義顯于越後公
于攝津河內長年于因幡伯耆其餘封賞各

有差功臣赤松不與甚怨望之三月　護良欲擊尊氏下令旨于州郡大森盛清示之尊氏尊氏獻之詔以謀反繫母准后和之　帝大怒幽　護良于宮中殺其近臣殿法印良忠等三十餘人是時東州頑民立高時從弟僧憲法為將據飯盛城公討而平之夏五月附　護良於直義直義為執權任相模守居鎌倉遂以　護良往繫之于土獄秋八月　帝將誅小貳小貳賂准后及百官皆曰忠臣公正言其罪惡肯忠以為無禮議寢不行

初菊池寂阿與小貳妙惠大友具簡三將同心潛使使白　帝求討探題北條英時之綸旨　帝賜綸旨及錦旗英時聞之招菊池菊池以為事覺乃使宗安告兩將大友持兩端不答小貳聞六波羅戰勝忽變心斬行人宗安函首畀英時菊池大怒帥二千餘兵攻英時英時戰敗城將陷小貳率一萬餘騎來救擊菊池菊池知事不濟謂嫡子武重曰我今死節汝宜歸據要害報父讎武重請同死菊池叱曰而不思兩賊責而父乎何拘小節忘大義乎武重流淚而歸菊池與第二子冒陣而死及六波羅陷小貳與大友擊殺英時人曰昨日從賊亡忠臣今日為忠臣亡賊為忠臣與為賊臣與古曰翻手為雲覆手雨又曰行路難不在山兮不在水唯在人情反覆之間其小貳之謂乎至是　帝將誅之

小貳賂准后以金銀二千兩虎皮二十枚沈香三百斤麝香三十斤絹帛三百匹及新來唐物等至宮女上卿百執事傳奏隨身牛飼等皆有賂准后百官皆曰彼本忠臣其殺使者及救英時之事寃家之言不可信也　帝將賞之藤房諫曰彼之所為九州人所知也王法所不貫而御賞之抑如人口何准后薦之　帝下議尊

氏義貞長年與公尊氏素阿唯后固執以
爲無罪義貞長年依阿兩間言不分明公
曰彼之罪惡不煩論辨會歟亦所不爲也
碎首糜軀不足以償而可賞歟彼以賂苟
免與臣以絹帛百匹沈香百斤臣即卻之
若賞之恐爲亂階清忠誣以慢寵姫穢大
臣失人臣之禮公曰臣苟讜言有補於國
雖鼎鑊亦所不辭也朝臣默之建武亂小
貳果從尊氏　帝悔之

二年春三月藤房將去招公談論移時歎息
曰方今喪亂之後剝民之膏血大興土木善
政無聞牝鷄司晨豺狼當路其論功行賞宜
以足下爲第一赤松父子舍生苦戰六波羅
之亡彼功許多封拜不及尊氏兄弟除指神
鼎蔑視朝廷權爲一人賄賂公行言路梗塞
君臣嘻嘻如燕雀處堂大廈之將顚非一木
所支我將去從人臣之禮足下武將義不可
去宜盡忠報國公流涕曰某非不知時事然

握兵權當與國同存亡未幾藤房去公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大亂將興秋七月西
園寺大納言公宗謀反將立高時二子時行
時興及其族名越時兼爲將謀　帝弑之
再興北條家已執天下之權其弟中納言公
重證之　帝聞唯后免死流于出雲公使
長年誅之
承久之亂公宗祖公經與北條義時合謀
鎌倉得勝義時曰我子孫至七世可以西

園寺爲倚賴其後世世官登太政大臣位
極一品時興初剃髮號惠性遁逃入洛匿
公宗家公宗使之蓄髮改名移書聚兵以
時行爲關東大將屬甲斐信濃武藏相模
兵時兼爲北國大將屬越中能登加賀兵
各定約指日發兵又陰召西京匠師構浴
室其下伏劍蒺藜請　帝欲蹈而陷之
及其將幸匠師告其伯父伯父告公重公
重白　帝帝召公宿衞遣長年等執之

准后請宥罪因附長年流出雲公謂長年曰彼累世之逆賊今其所謀如此赤其族瀦其室猶以爲不足而赦而不誅謂之何我足下宜如諛聞而殺之長年誅之

時行率五萬兵三道攻鎌倉直義出奔使淵邊弑　護良于土室　　帝遣尊氏討時行

八月尊氏爲征夷大將軍東八州管領與時行戰新田義重挽擊走之復還桃井直常討時兼公授桃井以七計用其一計以寡勝衆

時兼自殺尊氏在鎌倉奪義貞族在關東之地以賞功臣義貞怒奪尊氏族在封內之地自是分國相爭私動干戈尊氏兄弟自元弘之亂發鎌倉有募天下之志良　護良包藏不發　護良既弑時行已平乃以擊義貞爲名移書南海西海山陰山陽聚兵皆曰尊氏反　帝遣法勝寺僧慧鎮往鎌倉驗其事

尊氏上書奏擊義貞義貞聞之亦上書劾奏尊氏八罪是時　　帝姉聞弑　護良大怒

冬十一月賜義貞節度　尊良爲東國管領往而討之諸卿相議以公爲後拒義貞不可公建白尊氏雖叛虜而得衆心不可與爭鋒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官軍一敗則恐爲後患臣願從行乃下詔義貞日尊氏本乳臭子雖衆何爲自帥六萬餘騎赴鎌倉尊氏遣直義逆義貞戰于矢矧坂義貞大破之

義貞欲濟川使長濱視水勢長濱曰岸高

難登義貞遠水而陣令輕兵射而挑之吉良土岐濟川來藤田兒玉等破之溺水死者三百餘人高師直其弟師泰率一萬三千餘騎來額田籠澤等復破之細川今川等率一萬餘騎直衝義貞陣鳥山大島等鼓譟擊之殺傷無數細川等敗走義助追擊濟川義貞止之幾得數千首級乃引兵還降者二萬許

直義退陣于鷲坂義貞復擊走之

宇都宮等新來濟川欲戰無人官軍皆濟向曉襲鷺坂賊覺眠驚走本間村上等率騎兵二萬來援直義得力渡手越川挑戰官軍濟川復破之直義走歸鎌倉尊氏大良往建長寺斷髮近臣止之直義憂之謀高上杉等曰爲之如何上杉曰將軍之志惟在懼死詐矯作綸旨以示將軍將軍定可決戰矣直義從之尊氏於是脫法衣著戎衣諸將相喜躍

至及二十萬餘自賴朝領天下稱朝廷爲公家將軍爲武家天下屬武家久矣帝已中興人復見漢官威儀宜除高時苛政興學校擧賢才發政施仁然哲婦用事賞罰倒置人皆思復武家故義貞族在關東亦多隷尊氏官軍不振此故也

十二月尊良義貞及尊氏兄弟戰于筥根竹下官軍敗績義貞引兵屯于尾張

尊良義助及大友鹽冶等率七千餘騎陣竹下義貞將騎兵七萬陣筥根尊氏向竹下直義向筥根義貞部將菊池先登破細川吉良等陣義貞有力士四人栗生篠塚畑亘理號四天王又選勁弓十六人同甲胄同進止號十六騎黨每射賊必疊雙賊不得進　尊良兵五百餘騎輕進敗走仁木細川高上杉等乘勝逐北衝尊良陣義助以七千餘騎搏戰寡不敵衆引兵而退義助子義治十三歲相失在賊中義助

麾殘兵三百反戰得義治歸與梶原反戰同功不圖大友鹽冶猝叛從尊氏倒戈攻于後官軍敗績義貞在筥根不知竹下之敗翌日將進兵兵皆四散只與四天王十六騎黨僅百餘騎揚旗西下熱田大宮司菊池等望旗來從賊衆遮路力士一條欲擊義貞篠塚執之投二丈許一條踊躍又進篠塚蹴倒取首刺賊九人莫敢當者官軍來聚幾及二千餘騎到浮島原甲斐源

氏下山加賀美追尊良在路二子本義
貞族也久居鎌倉不得已從尊氏望旗來
降義貞握手談論此時始聞鹽冶大友叛
及天龍河河水洋溢壞民屋作浮橋義貞
殿渡衆了與船田後渡綱斷浮橋中陷馬
與僕夫沒水栗生不脫甲冑入水游泳扶
擧登岸義貞與船田跳超至岸此時不得
渡者猶二十餘人名張八郎皆執而投岸
挾二人蹈橋柱得渡至尾張休兵下山加

賀美謂義貞曰東國從尊氏無他厭公家
而慕武家也將軍自立別揚旗則衆悅歸
之實今世賴朝也不然三分鼎勢成矣何
不早圖義貞曰寡人於君無恨捨順效逆
天下豈爲知義者乎二子再三勸之不可
二子告船田堀口移書告關東諸將以義
貞自立武田土屋宇佐美小山佐竹桃井
石堂小笠原三浦土岐川越狩野松田河
村武藏七堂十三將皆喜奉誓詞以應之

由良船田與二子同奉之義貞曰彼等棄
我從賊今知其故然雖君不君不可臣以
不臣我今討賊不克自以爲恥况爲賊乎
其取恥而榮不如取義而死也船田流涕
而退二子留一通書去復從尊氏○按評
判曰初尊氏劾奏之時義貞與下臣謀由
良曰准后不死雖不已今於王室楠一人
爲干城殺彼廢
帝立　慈明院則尊
氏兄弟不攻自滅義貞猶了諾船田船田

然之便招楠楠覺不往此事若實則豈不
從二子之勸哉義貞之言既如此眞忠臣
也顧尊氏之徒欲蓋已之爲逆賊作爲斯
妄言以分謗也其誣甚矣
高松賴重馳驛奏曰尊氏族細川定禪詫間
香西反藤橘兩家坂東坂西皆應將帥舟師
入寇　帝命公往討之公曰方今衆心攜
貳反者皆四國乎中國北國猶有反者臣即
出征賊虜充斥欲歸無路其誰勤王　帝

日中國等反者為誰公曰未知其誰某先赤
松乎其餘出雲有藤名朝山安藝有熊谷小
早川周防有戸板大内介備中有三村庄石
川成相備前有中吉備後有宮杉原此等皆
在中國厭朝夾者也北國之事未可知然尊
氏移書召之應之者猶衆當此時無一人一
騎來勤王以是知之　帝不懌翌日兒島
高德奏曰佐佐木信胤田井信高應細川據
備前福山五畿七道相繼告急　帝大驚

召公曰卿之言如神願赦朕心以敎朕公隙
以准后誤國之事三十餘條箴規剴切
帝大悔感乃急使西田召義貞守京公曰方
今尊氏為腹心疾餘疥癬耳臣請往尾張戮
力討之　帝不聽此時賜龍馬於西田行
數十里而斃於是人皆知藤房之言有驗也
義貞至闕示關東諸將誓紙於清忠曰是皆
起于准后長舌　帝嘉義貞無貳心悔婦
言是用也赤松細川進兵抵須磨公討而走

之尊氏遣兩使齎書告曰其本無貳因義貞
之讒不意得賊名足下與我當奉以畿内五
國南海六州因合力誅義貞夾輔王室不亦
可乎公答曰三年之前知足下之反人可欺
而天不可欺乎大丈夫不能翦除逆賊寧覬不
義之富貴乎　帝聞之授四國九國管領
公乃發輕兵盡取賊來路糧輸船數千艘納
坂本南岸圓宗院衆莫諭其意蓋慮尊氏入
寇　帝定可幸坂本山門以飽待饑也延

元元年春正月尊氏帥數十萬兵入寇義貞
分兵禦之公守宇治長年守勢田義助守山
崎義貞守大渡水中列杙橋桁設機師直破
屋為筏乘五百餘人係杙不得濟避矢漂搖
筏忽解散兵皆沒死賊衆渡橋中陷溺死千
餘人官軍大笑公使使言義貞山崎之守烏
合之衆不足恃宜疾益兵義貞不從果自此
陣敗　帝走山門僧祐覺率千餘兵來納
糧三千斛錢貨三千貫及公舊冬所輸米三千

千餘斛豆二千餘斛猶餘米六千八百斛豆七千斛黍三千餘斛稷千斛至粃糠藁之類諸卒養馬官軍大贍尊氏入京燒大內裏軍無見糧召吏譲責皆曰去年正成悉發倉廩運入山門賊衆欲掠無物若支三日則饑可立待矣人皆服公之神智也會北畠中納言顯家

羅山先生集曰顯家其先出自天曆帝世爲廷臣以列公卿新人弱冠任中納言爲

陸奧國司建武之役聞官軍不利而率奧兵上京擊破尊氏尊氏西走顯家以功任鎭守府將軍再赴其國既而西軍侵洛乘輿南轅顯家復董大軍以發途先攻鎌倉追擊義詮路中所所每戰有利嗚呼黑地河之陣官馬難進安倍野之露戰骨不乾天命不遂可憐可哀

將二萬二千餘騎自奧州來公與顯家義貞攻破三井寺細川定禪逃走義貞逐北攻京

尊氏兵十三萬義貞兵僅一萬分兵去幟與賊相亂大呼奮擊數十戰皆克尊氏走丹波路及梅津失馬欲自殺都筑下馬授尊氏僅免至松尾葉室細川謂從兵曰今日之敗自三井寺始罪我之由也急與赤松分三千餘兵夜襲京義貞兵入街市飲酒收資財兩將出不意奮擊義貞挺身而還尊氏復入京

尊良自鎌倉帥二萬餘兵來官軍得力攻京公分二千餘騎爲三前軍五百持盾長四

尺其耳設鉤賊來則連合如壁賊兵猶豫中軍射手五百餘放箭如雨賊不得進公以後軍千餘騎突出前軍舍盾中軍毀弓同逼斬首二百餘顯家義貞等前後夾擊呼聲動天地首級七千三百生禽二百餘尊氏復走丹波路公謂義貞曰衆心在士女玉帛將軍不顧歸之敗乎義貞引兵而還尊氏復入京公昔在千盤有能哭者公養之曰吾聞孟嘗君養鷄鳴狗盜立不世之功書一事者豈無用

之之時乎至是使彼剃髮與數十僧往京見尸戚怪而問之彼哭曰我楠公與義貞同死方將荼毗仰天而哭衆僧皆泣賊以爲信然復夜令羸卒燃炬數千過小原鞍馬諸路尊氏以爲兩將果死士卒悉逃乃分兵四方公與諸將約將卷旗伏鼓出不意擒尊氏翌早忠顯宿酒不醒違約縱火尊氏大驚復走丹波路公謂義貞曰尊氏破膽速追之可獲大江田里見等曰兵非金鐵皆疲敝矣公曰我

疲彼亦疲彼之怯病蘇生後難不可測也復勸顯家顯家辭曰討賊節度在義貞不在我也　帝嘗賞義貞之功賜美女勾當內侍　帝自惑溺不進尊氏得隙走攝津二月　帝自山門還闕義貞顯家追尊氏到湊川與直義戰于豐島不利公後至見其戰地麾兵而南橫衝賊陣直義兵潰斬首六百三十餘尊氏兄弟乘艦遁于九國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公謂義貞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

失必乘破竹之勢宜疾西征賊勢復振大事去矣義貞不聽公諫曰將軍心在勾當內侍不忍暫時之別徒棄萬世之功何不顧亡國之戒乎義貞有愧色赤松遣書於公請許播備二州之牧屬官軍復書私許之使義貞奏之久之不報公曰播磨九州之咽喉而赤松天下之驍將也不許則急伐勿令計成　帝不聽行李往來之間赤松完城郭繕甲兵三月義貞西征公請從淸忠不許赤松果遮

義貞于播磨攻之不下曠日頓兵於堅城之下夏五月尊氏兄弟帥九國大軍海陸並進赤松則祐使使言尊氏官軍攻敝邑及備中備前美作力屈糧乏乘弊發兵莫不捷矣事及緩緩城皆陷則雖百萬衆莫成功矣尊氏從之

義貞引兵屯于兵庫　帝大驚召公使淸忠言當疾赴兵庫援義貞公曰臣向者所以請從義貞者以義貞怠軍尊氏勢未大也今

也中國西國皆從勢不可當矣計復幸山門召義貞歸京臣歸河內故必入京以畿內之兵絶其糧道義貞與臣前後掩擊則蔑不克矣意義貞應有此慮然不及一戰而還謂陛下何故支于兵庫耳清忠曰官軍每戰以寡制衆是非戰之善乃聖運合天也况未見敵而再幸山門其如社稷之恥何公退歎曰棄人委天天其祐乎恥其再幸孰若於大軍卒至狼狽播越哉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此行惟有一死耳迺勒敢死士七百行到櫻井驛召長子正行教之曰我竭力王室久矣然惟后護于內清忠閒於外我死天下其尊氏乎汝畢志盡忠勿有二心因取家訓一卷於懷中授之曰此乃治國用兵之要語汝當夙夜覽省以厲忠臣孝子之志也正行從行公叱曰所以留汝者非懼而死然父子徒死無為也而盍留國而雪恥復仇無忘吾言也正行吞聲而止時十一歲公

已到兵庫見義貞拍酒談論及夜分相歎曰事無可為矣翌日公陳于湊川赤松兄弟率三千餘騎進來公先鋒志貴擊而卻之細川島津相繼而進公與志貴犄角破之直義將一萬餘騎鳴鼓而進公令軍中曰天下之爭只在二賊今遇其一豈非幸乎士皆爭先奮擊直義潰散馬中矢而斃公兵及之公義拒戰授馬而免公奮其鬣詭曰直義已降尊氏令高師直等來救仁木三千細川二千石堂

畠山四千與師直兵二千合力而前志貴擊破之前後力戰死者二百乃聚殘兵五百餘暫憩民居直義復集潰卒與尊氏先鋒俱進公屬士卒曰仗節死義建功立名此其時也諸君勉之吏士激怒咸倍其氣莫不一當百辟易數里自辰至未凡十六戰兵且盡復聚之僅得七十三人莫不被傷公復入向之民居將就義尊氏使次賀來言義貞等皆已敗矣足下以寡敵衆功名垂世忠誠格天余厚

在舊知欲為足下執鞭知不與矣故令約兵而退足下宜急歸河內天下之事無可為矣毋徒自苦公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勳銘鐘鼎不成則血膏草野斷之于心久矣不在多言有一童子將歸河內途路無恙君之惠也與弟正氏俱自殺壽四十三尊氏入寇　帝再走山門祐覺奉給米穀九千餘斛豆七千餘斛是皆去年公所畜積也　帝流涕曰判官其知朕再辱乎悲夫不用其忠言也職准后之罪也至是聞之人皆恨知之之晚也

公平生尊賢愛民與士卒同勞苦人皆樂為之死吾
國自有武將以來未有公也世傳其兵法以為楠流云

世子正行公自承遺命寢苫枕干未忘須臾復讐之志屢欲起義兵諸大夫以其幼而時未至諫而止之延元三年　帝崩于吉野

延元元年尊氏立　光明院為帝後醍醐帝以吉野為皇居自姓吉野為[illegible]朝京師為北朝

第七星子　後村上帝即位（母准后）秋八月尊氏遣師泰（師直弟）將二萬餘騎攻吉野陣于八幡公以六千餘騎討之早瀨以五百餘騎自後而進前後奮擊賊軍潰散爭淀川死者無算師泰與十餘騎裸裎歸京斬首一千三百六十七生擒百餘人正平三年（北帝貞和元年）秋八月公謂諸大夫曰嘗聞父之讐不與共戴

天我年二十三所以未起兵者以其徒死無成功也然生平多病若旦暮死則何面目以見先君於地下耶乃誓衆出師以戍攝州中島赤松率八百餘騎渡川而戰公破之溺死三百餘人斬首二百餘即夜引兵屯于天王寺赤松私屬來會者三千餘騎詰旦來昨日之戰地公已引去赤松歎曰彼其進退得乃翁之家法雖年少不可及認至天王寺公復大破之赤松以身免馳傳告急尊氏遣細川

顯氏等八將將一萬二千餘騎擊公公討諸大夫欲使敵分兵速歸千釜使和田高家守和泉城高家弟新發意源秀守矢尾城顯氏等陣于渡邊橋見公不在果園衛中使宇都宮六角等四千餘騎赴矢尾赤松兄弟二千六百餘騎赴和泉顯氏率七千三百餘騎將赴千盤次于藤井寺公秣馬蓐食倍道兼行匿兵於八幡山下先令奇兵三百人紿爲矢尾降人至顯氏陣紿爲宇都宮使言辰下以

城主源秀至顯氏大喜公以七百餘兵卷旗臥鼓直進突出奇兵相應前後搏擊賊衆驚騷顯氏棄甲曳兵而走公取其器甲被我兵與賊相亂不復識別逐北六里和田兄弟應期大起宇都宮赤松等自相蹂躪六角兄弟戰死斬首四千三百八十餘俘獲四百十七人赴水死者不可殫計公入朝　帝召見歎曰卿纘乃父大勳勞負荷以制强敵是父是子固王室之屏翰也拜爲左衛門督公弟

正之爲大和守和田爲和泉守恩地爲兵衛司赤松築二十三城於播州以拒公戰無寧日求救於尊氏尊氏遣諸將將二萬七千餘騎赴攝州陣于芥川公謂將佐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不如入京擊尊氏計已定乃潛師間行襲尊氏尊氏被二創踰沐室牆而逃其妻爲亂兵所殺直義嘗塹地道達于市中自此竇而逃公在京五十餘日聞尊氏兄弟在近江欲乞師赴之朝廷不

許是時郡縣多服足利高經桃井直常赤松圓心等贈書於公請得封侯則皆降公喜以聞亦不許乃上疏諫曰事有經有權宜用權以合經不聽且兵寡不得鎭京悵然引兵而還冬十一月尊氏聞公病篤遣山名細川等十七將將二萬餘騎擊公時氏陣于住吉乃分諸將于四所病起赴之乃分三千五百餘兵爲五忽望其塵知備四所輒合爲一和田源秀阿閉了願各橫長鎗偃刀於馬首突起

丹下志貴繼進縱橫格鬪勇若無人衆軍從之時氏戰敗被三創安田有力負而走僅得免死尊氏大懼先是公令早瀨守八幡城尊氏以封侯招其所部木宮木澤十二月木宮率賊入城早瀨與士卒百七十餘人死之尊氏大賞木宮木宮悉告公之陰事且曰其耳目在間諜河內商賈道士在雜中者多其闕也尊氏購求甚急不辨眞僞死者數十人眞間板持氏與僕七人逮捕行人三人誣以爲

間出公之印證之尊氏大喜與黃金二十兩自是無怪板持者因得多知敵情也尊氏與木宮計遣師直師泰帥數十萬兵擊公陣于八幡公謂諸弟及諸大夫曰嚮陷京師殺將恢復然吾言不行失此事機今無可爲祇賞赴八幡徇國死節正之正儀（正之第）宜據千盤之險觀時而動見若成直（公之子今年三歲）宜敵以先君之家訓相與服膺而勿忘也正之誓天同赴公亦誓天止正儀正儀泣而從命和田

等皆誓以約自効公入朝　帝召見謂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擧宜竭股肱之力折衝敵之衝公退拜　先帝之廟正之及士大夫百四十三人各書姓名壁流涕而去四年正月師直師泰聞公出師進至四條繩手分三軍爲五隊步騎分爲鳥雲陣蓋木宮所獻也公分三千五百餘兵爲三陣下令曰今日之役同先君湊川之事諸君皆先君之臣子尚一心力無忝先君士卒咸倍膽氣爭先而前

縣氏自高駛下橫遮公陣源秀先登賞之衆殊死戰縣氏潰散源秀徑擣師直陣武田以前陣六千拒之公以千騎破之後陣六千互進正之以八百騎破之佐佐木以三千六百繼進丹下平岡以千騎破之力戰數十合悉三千二百餘兵公暫休與餘衆同就食相屬曰宜直擊師直勿徒勞力細川等十六將帥一萬餘騎要公公潰圍者數檢兵僅五十餘人源秀與大王丸斬賊將松田南氏賊衆

散亂不可禁師直揣迷木宮曰正行殘兵莫不被創宜揮敗軍待彼自斃也公復起沖戰賊衆披靡既接師直上山氏易値正之斬之公喜無涯既而知非師直復起接師直木宮選健卒善散者射之公及正之中箭不能進相謂曰古云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我兩人之謂也相與自殺

朱老師正成公贊曰好學宏論尚仁義務人才眞國家之柱石疆埸之干城宜乎叶熊羆之夢應惟肖之求用能賛心天地立權叛逆以之謨謀廟堂制勝樽俎並不萬邦爲憲潛消反側耶以寡制衆出奇無窮不戰屈人猶一節也賞不酬功位不稱才女寵煽於內權臣擅于朝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鮮矣以身殉節純臣乎不爲敵之所喜而反爲所憚有國者盍思之 ○ 正行公贊曰禮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設以小報大弱復強蓋又難矣孫讓不能得志於吳子申胥所以私手於闔閭公乃能建義旗攻鳴鼓捲甲倍道潛師入都使所報者身踰埋而繼承穴地而竄陷刃於其妻亦足以落姦雄之膽矣斯無媿於枕戈之志可以下報其父臨歿數言是父是子雖青年賓志芳名至今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 守約贊曰 後白河法皇自授賴朝以總追捕使王道陵夷君如贅旒至於 後鳥羽上皇幺齊日甚北條義時擅權方命 上皇不知屯膏之將輕效高貴卿公之舉承久之役王師敗績遂遷 上皇於隱岐高時是義時八世之孫擅權浮于其祖 後醍醐帝復效衆鸞輿播遷于笠置靈夢協卜公拜將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獻王愾攻必取戰必勝神謀妙算高出千古高時已乎 帝纘久墜之皇緒天下下拭目以覩新治宜開秘鴻業闡明徽猷之

秋毫奈何寵唯后賞尊氏賄賂公行刑賞失措惟藤房卿蹇蹇匪躬貞所謂朝陽鳴鳳也尊氏兄弟爲封豕長蛇垂涎朶頤竊　太子呂反於是

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唯后有呂蔵之也書云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於乎公父子兄弟始終一心呂討賊爲已任鞠窮盡力被堅執鋭及其不可爲也烈死殉國凜凜然至今有生氣矣昔漢諸葛氏死社稷議者曰

有子有孫晉卞氏亦死節其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世呂爲美譚如公美華於父子兄弟可謂萬世臣子之師範也杜少陵詠孔明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蓋孔明之佐先主君明於上臣良於下志決恢復身職軍務之勞死兼其心公之輔

帝君闇臣姦欲恢復而不可得也死決于丹心眞可哀已若使唯后如馬嵬之事清忠磔諸市朝則其功烈豈不有過于孔明乎哉　老師之贊辭少而義大興入中國之史蹙呂異矣垂之不朽不亦天幸哉

三忠傳跋

家父稱平藤楠爲三忠爲三仁或難之曰三公果與殷三仁班乎曰微箕比干或去或存或死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

也平公禱神而死藤公諫而去楠公殉國而死其心均出於愛君父之誠合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豈可不謂之仁乎曰夫子之門顓顓然惟仁之是求然不設許之三公果仁者乎曰夫子於管仲小其器而仁其功且范蠡泄庸大夫種皆人稱之爲越有三仁三公之功德汗豈不如此三子乎曰平公贈金於育王山及燈籠大臣之事不記之何也曰家父曰姑舍是有微意

在當思而得之

後學安東元簡侗菴謹題

貞享元年甲子三月吉辰
雒陽書肆柳枝軒雕刻

書林

京都寺町通佛光寺　河内屋藤四郎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貳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南傳馬町壹丁目　山城屋政吉

同　下谷御成道　英　文藏

同　大傳馬町貳丁目　丁子屋平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和泉屋吉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本町角　河内屋藤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博勞町角　河内屋茂兵衛版

福田宇中 著

日本義烈傳

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大阪刻本

據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

大阪刻本影印

日本義烈傳序

復讐之舉出於臣子忠孝至情聖人既垂弗與共戴天之敎而韓柳諸公之論各得其當矣胡康侯傳春秋於復讐之義悲憤髮指云豈非義氣所感使之然乎

皇國光嶽鍾秀人之氣稟尤厚於節義是以復讐之舉特出於萬國之上其枕戈臥薪流丐鬻身以遂其志者古今不下幾百孱婦弱子亦在可不賞歎乎哉或曰方今萬國交通開化日新人皆騁心於機智巧技之末節義之氣或將澌滅余曰否々夫人秉彞之性極天罔墜況　朝家甲令於綱常倫理三致意焉則今日之開化與忠孝節義之心將益極其盛大也福田子中著復讐義烈傳亦得康侯悲憤之旨著其裨世敎豈淺小乎余喜而為之序

明治二年庚午之冬晩翠老人

橋本孝撰

自序

昔者法律暗于上罪惡隱於下今也法律明于上罪惡顯於下法律之暗也人民有逞其惡者法律之明也人民無藏其惡者當幕府執政之日士人之逞暴殺者君不得而罪之者往々在焉是所以有復仇

之舉也夫孝子之復父之仇也經艱楚嘗苦辛遂成其志美譽赫々于後世者指不遑屈可謂國之美談矣自開化自由之說起昔日所稱揚為今日所嗤笑者蓋十之八九於是復仇亦如不免暴擧之稱者嗚呼時勢之變遷一至於此也

余曾喜忠孝節義之事好讀稗史野乘輯復仇之事為一書稿既成時際維新事皆屬陳腐故收篋底十年於此矣今讀之不忍拋棄之題曰日本復讐義烈傳蓋孝子之艱楚苦辛皆因法律之暗于上焉今也絕復仇之跡者因法律之明

于上也觀此書者回想舊來之擧動亦足以徵現今之進步焉

明治十二年三月　編者識

目録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目録　二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目録　三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目録終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卷上

阿波　福田宇中著

紀曾我兄弟事

伊東家繼者。住伊豆國。久須美妻生男。稱太郎祐家。亡幾妻歿。娶舉州。曰乙石丸。妾竊毒祐家。家繼致仕。以乙石丸為嗣。稱伊東祐繼。祐家之子出在河津莊。曰河津祐親。祐親慨然曰。吾為家經之嫡孫。有故在于外。不得為嗣。是可憾也。久壽二年七月。義賢反。官命源義朝義平等討滅之。祐繼與焉。得重傷。自知不可

起。託幼兒金石於祐親而歿。祐親乃入于伊東氏之邸。保育金石。居數年。金石成童。稱工藤祐經祐親以女妻之。祐經出在于京師。承安二年三月三日。祐經母歿。同母弟伊豆三郎来訃出遺書示之。祐經悲哀。披而讀之。書中有祐親所領之宇佐美伊東河津三莊者我家之有也之語。祐經始知之。憤怒無措。遺使責之。祐親大怒。逐其使。祐經訴于六波羅。官召祐親問之。祐親曰。祐家者家繼之適子也。早歿。故以孽子祐繼為嗣。以俟[illegible]長。遺言在焉。平重盛判之曰。祐親之言是也。祐經之所言

者。亡母之遺書而已。彼且庶出也。因割宇佐美一莊賜祐經。祐經怒。稱病不出。與弟三郎謀。欲討祐親。至駿河。告於叔父高橋長重。以故長重許諾。將以闔族討之。祐親諜知之。備不虞。長重引軍還。祐經不得志。歸于京師。祐親奪祐經妻。嫁士肥遠平。祐經益怒。使從兄大見小平太及臣八幡三郎二人。討祐親。安元二年十月。祐親狩赤澤山。一日設宴與闔壯士相撲。俣野五郎者有膂力。無出其右者。祐親子祐泰當之。攫五郎投之。衆嘆稱不已。於是宴畢。大見八幡等在

樹間覘祐親。祐親與從騎。魚貫而下。祐泰先進。二士持滿射之矢應弦洞祐泰胸。斃焉。祐親怒。索射者不得。擁屍而歸。祐泰有二子。兄曰一萬。五歲。弟曰筥王。三歲。祐親以九郎祐清為嗣。祐清使祐泰寡婦携二孤嫁於曾我太郎祐信。故二孤冒曾我氏。壽永二年。一萬加冠稱十郎祐成。祐經得賴朝之寵。恐祐成等長大將有所為。欲絕禍根。請賴朝。賴朝命誅之畠山忠重乞命減死一等。祐信歎二孤之薄命。使筥王為箱根山僧行實之徒弟。建久二年。筥王十一歲。乘夜出山。

與祐成謀報復。祐成託之於北條時政。時政為加冠。稱五郎時宗。兄弟覗祐經不得其間也。四年五月。頼朝狩于富士野。祐經從焉。廿有八日夜大雨。兄弟逼祐經之營。閒無人。祐經預察有禍。移他舍也。有人告其所。兄弟蹦跚排戸入。祐經不知也。兄弟相謂曰。寐者同死者。殺之何益。乃疾呼曰。曾我兄弟報父之仇也。祐經驚。拔枕上之刀。刀未脫室。祐成立斬右肩。時致就斬其腰而絕。兄弟曰。數年之宿怨。幸而得報。又無意於人間。唯有死焉耳。死者一也。死則奮餘勇。試一刀於頼朝。乃犯其幕。宿營之士應聲

而出。鬪。炬光明滅。傷殺無數。頼朝怒曰。誰討之者。仁田忠常與祐成鬪斬之。時致被捕。翌日頼朝自詰之。乃曰。父祐泰嘗為祐經所殺。且奪曾我莊。故欲報之有年於此。遂得報仇。吾事畢矣。刀鋸鼎鑊。惟君所命也。頼朝問何故犯吾幕。曰。吾仇祐經。君寵愛之。吾祖祐親君仇視之。故欲試一刀也。頼朝曰。壯士也。欲宥其死。祐經子犬坊哀訴。斬之於松崎。

野史氏曰。鎌倉之時。惟武是尊。同族相害。不知有綱常彝倫也。祐經與祐親爭地不勝。遂殺祐泰。於心獨快乎。請頼朝欲絕禍根。何其過也。兄弟捨生取義。斃祐經於一刀之下。以報父之仇。其名赫々千歲之後。聞者快之。如兄弟者。可謂得彝倫之完者矣

紀日野阿若事

後醍醐天皇惡北條氏之專橫。與日野中納言資朝權中納言師賢右少辨俊基四條中納言隆資平宰相成輔等謀將討之。高時聞之大驚。與諸臣議。欲殺資朝及俊基。檻致資朝於佐渡。時本間某為佐渡守護。資朝子阿若年十三。欲覲父於佐渡。就本間氏請之。不許。留數日。本間使族三郎斬

資朝。阿若憤怒。欲報朝怨。乘風雨夜。覘之。惟見三郎在臥蓐。不見本間。阿若謂是亦父仇也。直入刺之。欲逃去。門鎖不得出。困攀竹梢。竹偃。得出於墻外。至海濱。索舩而去。本間見三郎之死。索阿若不獲。使人追之不及。阿若歸鄉。毋賞其孝勇。事在弘元年。

野史氏曰。北條氏之執政權也。寇讐視皇上。土芥視公卿。殘虐極矣。資朝等憂憤。謀誅之不成。遂及禍。豈不遺憾乎。阿若幼弱。思父之切。超洪波大濤。請面訣。本間氏不許。何其無情也。抑殺戮資朝者高時也。妨害孝志者本間氏也。有此主而有此臣。搯三郎之於

亦不宜乎。

紀今井兄弟事

天文中。武田信虎之臣石原刑部者。以佞諛有寵。今井市之亟者與刑部不相善。六年六月某日。市之亟在殿中坐睡。刑部見之。呼信虎所愛之猿來授刀令擊之。市之亟驚見之猿也。怒斬之。鎌田織部安間三左衛門來問告以故。刑部入讒之。信虎怒。幽市之亟且欲加誅。板垣駿河甘利備前等諫之。減死一等。刑部謂市之亟曰。公之怒猶未息。君宜為計。市之亟曰。

臣固決死。然身不帶寸鉄。為之如何。刑部退謂信虎曰。刑部既減死。請授佩刀。信虎允之。市之亟以書告隷今井權藏。以故刑部至以刀授之。市之亟忽拔擊之。刑部被傷去。市之亟終自盡。權藏聞報携市之亟二兒走參河。男曰彌四郎十一歲。女曰天留七歲也。七年春。信虎託晴信於今川義元。欲使次子信繁為嗣。晴信自欲為嗣。謀於義元。老臣等嘗憂信虎之寵佞者。欲使晴信代之。使信虎至駿河。刑部從焉。義元繫留之。晴信歸國為嗣。有山本勘助者。仕晴信有名望。權藏欲託二兒。往訪之。不在。託於其弟十藏而歸。信虎使刑部赴三河。途捕權藏問二兒之所在。不告。殺之。勘助歸于家。十藏告以二兒復仇之故。勘助曰是在我掌中。乃欲窺刑部之舉動。與之交日密。一日謂刑部曰。卿有武略。出寓他家。無所展其驥足。何不擇良將以求名聲。對曰予亦思之久矣。君請謀之。勘助諾。使刑部逃去。信虎怒令捕之不及。走至參之長澤。十藏使隷誘之於山中。路傍有呼刑部者。顧之。弥四郎及天留也。迫之曰。我兄弟則市之亟之子。欲報父之仇

也。接刃數合。天留自傍擊其頭斃。持其首去。弥四郎再仕武田氏。天留嫁今井伊勢守。

野史氏曰。當群雄割據之時也。非勇武之士。則不能維持國家也。是勇武之士之所以有寵於君也。信虎不知維持國家之法。惟愛佞奸之士。遂至離間君臣。隔閡親子。使國家不振。何其過也。刑部之惡衆之最所惡之者。應報忽至。授頭於今井二兒。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刑部在焉。

紀林兄弟事

浮田秀家與石田三成。戰德川氏于關原。老臣長船紀伊守在國。竊送款於德川氏。林玄蕃者。責其非。紀伊怒。使當麻三郎右衛門殺玄蕃於歸路。玄蕃子重次郎。及源次郎。聞報驚。輿屍而歸。少焉醫馬淵某至曰。紀伊率衆將圍君第。是以來告。兄弟擁母走隸足立彌助。佐藤元右衛門從之。在播之加古川。紀伊聞關原敗報。鎖關門。秀家不得入國。遂就擒。罪當死。島津忠恒乞哀減死一等。流于八丈島。家康召紀伊等之黨。三郎右衛門逃亡不獲。紀伊處流。其餘得罪有

差。林兄弟聞三郎右衛門伏誅曰。既不得報仇。處世無益。不如從父於九原也。彌助曰。事或出謬傳。請暫俟之。百方探之。聞三郎右衛門未死。然未知其所在也。居三年。重次郎罹脚疾。醫藥無功。遂不痊。母亦疾病。召源次郎曰。吾命在旦夕。汝不知乎。有隸鵜幸右衛門者。有故出在山城伏見。依彼亦報仇。彼必不棄汝也。言畢而瞑。源次郎悲慟無措。葬遺骸。挈家至京師。貧困殊甚。彌助見元右衛門之數醉飽。規諫之。元右衛門啣之。一日源次郎為索仇宿於外。元右衛門窺彌助之臥。刺其胸

殺之。盜衣物去。翌源次郎歸。流血淋漓。見彌助斃。愕然。至重次郎寢室。睡未覺。拊背問之。重次郎曰。予困睡不知。豈元右衛門之所為歟。此地不可久留也。去之浪華。在福島天神側。結茅茨居焉。仇三郎右衛門仕于大野治長。更姓名稱伊藤將監。偶步天王寺邊。袪服盛裝。從僕甚衆。途與元右衛門遇。元右衛門意謂我身無所倚。仕于彼為隸可也。乃進請之。從至其邸。將監問故。曰予從林兄弟。嘗苦喫辛。有年於此。與彌助者惡焉。故害之而去。身無所歸。得為君隸。則幸莫大焉。將監曰

汝殺林兄弟。以絕禍根。則可共安樂也。元右衛門喜。至京師索之不獲。將監不喜。一日過福島邊。見重次郎臥於茅廬。歸告之。將監大喜。即夜與元右衛門及僕隸。來索之。源次郎不在。重次郎覺仇至。拔刀欲鬬。不能立。遂死於叢刃之下。源次郎歸來。見兄死。切齒曰。不知仇在此地。使阿兄罹此難。嗚呼吾死矣。雖然吾死則孰慰父兄之魂於地下乎。不如暫假生猶可以報仇耳。去至伏見。訪鵜幸右衛門。出母之遺書。幸右衛門讀之。縷述播加古川狀。一行一涙。悲慟不堪。

泣曰。予聞君家之不幸。欲往從之。追蹤不得。今得面君。請安之。源次郎告以母及兄之死。涕泗交流。幸右衛門慨然曰。既知仇所在。報仇不為遲也。乃相伴之大坂。周索経旬。仄聞其在城中。索之無由。幸右衛門曰。聞木村長門守者有名望。依頼於彼。則大事或有成焉。二人至請曰。吾等欲報父兄之仇。仇在城中。不得討之。煩公欲得報仇之階也。長門守感其孝義。謀干斤桐且元。且元召市尹塙團右衛門問之。團右衛門曰。是大野治長之臣伊藤将監者歟。聞彼自為警

備。討之實難。頃者住吉神祠經營。将成。秀頼公必親臨之。彼從而出也。此期不可失。且元告二人以其謀。及落成之日。諸臣護各所。治長至大和橋。将監果從焉。且元謂二人曰。聞元右衛門在将監邸。乘将監不在。而捕之可也。二人乃率僕隷縛之。責其罪而斬之去。至天下茶屋。面團右衛門。團右衛門使二人潜伏。秀頼歸館。團右衛門至治長之衛所。慰其勞。且稱将監之武名。治長曰。彼有仇焉。歸途關心。請假君之保庇。曰予臣坂田莊三郎者膂力過人。使之為副。治長喜。将監與莊三郎連騎過松林間。源次郎突出曰。汝不知乎。吾是玄蕃之次子。討父兄之仇也。幸右衛門次而進。将監驚。顧莊三郎請援。不應。下馬與源次郎鬪。左右将援之。莊三郎瞋目叱之。披靡不敢追。将監槍頭稍亂。源次郎擊其虛。殪之。治長大怒。以狀聞。且元諭以利害。事漸解。後二人為麾下之士。元和之役致命云。

野史氏曰。甚矣人情之有厚薄也。在内忘君者有焉。在外不忘君者有焉。均是臣也。或為幸右衛門之忠。

或為元右衛門之奸。恩讐相反。何至於此也。彼母氏既知幸右衛門之可頼。而不知元右衛門之不可頼。而致彌助及重次郎之死。亦不遺憾乎。然源次郎之倚於幸右衛門。遂成其志者。可謂因母氏之明監也。

紀多賀兄第事

京極若狭守忠高之臣。有箕浦備後。内藤兵庫。多賀孫左衛門者。備後之季子與四郎美姿貌。與兵庫之子八左衛門。情好深密。孫左衛門之子孫兵衛慕與四郎甚切。與四郎辭以有情人。孫兵衛強問其名。與

四郎恐有禍不言告之於八左衛門。八左衛門與四郎謀。欲殺之孫兵衛數至備後之家一日與四郎等置酒饗之。八左衛門在座乘其醉刺之。投屍於鹽津川。以爲不知而往々爲人所傳語。孫左衛門聞之大怒。許于忠高。忠高使吏探之果眞然不忍罪之使備後父子及八左衛門竊逃去。孫兵衛有二弟。兄年十三弟年十一亾幾父殁兄襲父名。稱孫左衛門。弟稱忠大夫。偶忠高卒。刑部少輔忠知爲嗣移於播州立野。賜六萬石。當此時多賀兄弟出國。欲索兄之仇而不識

其面貌也。謙聞市大夫者。得罪在外。憫兄弟之無援請與倶往。兄弟喜。從兄三田右衛門八亦副之。周索多年。不得蹤跡。備後仕于土井大炊頭。罹病死。與四郎亦尋死。八左衛門仕于小笠原信濃守忠修。受祿五百石。忠修慮有禍。不令出邸外。八左衛門曰。受君之恩卹。無事而坐食者。於義恥之。忠修乃爲近習。八左衛門每出倔强少年六人擁之。一日八左衛門至土井大炊頭邸。多賀兄弟探知之。要於途。八左衛門跨馬來。市大夫指曰。彼騎者仇也。孫左衛門出馬前。疾呼曰。多賀兄弟報兄仇也。忽擊其面。忠大夫斬其肩。八左衛門墜於馬。孫左衛門再擊之。傷淺不死。從者擊孫左衛門。忠大夫見之。不遑避馬。自馬之股間潜出。刺八左衛門。孫左衛門與從者鬬。從者斫孫左衛門之右腕。孫左衛門左手振刀。從者輪薙刀未貫其袖。孫左衛門怒鬬。從者投薙刀而走。孫左衛門倒忠大夫。右衛門八。市大夫與從者鬬殺傷頗多。忠大夫見孫左衛門之倒。抱之問所欲言。曰既得報仇。吾事了焉。終絶。八左衛門之從者死者十有一人。其他

多被傷者。距孫兵衛之死二十有一年。遂報其仇云。

事在寛永十八年。

野史氏曰。八左衛門殺孫兵衛。投其屍於河。自以爲得謀。可謂愚矣。與四郎罪亦不免誅宜矣爲所訴。然侯偏愛之深。不罪而令逃去。忠修之遇八左衛門也防禦無不至。兄弟之報仇也。惟有二人之副者耳。然奮鬬遂志者。勇義之所向。雖千萬人不懼。兄弟在焉。

紀渡邉數馬事

備前岡山藩主松平宮内少輔忠雄之臣。有渡邉數

馬者。弟源太夫與同藩士河合又五郎惡焉。偶數馬至臧族津田豊後家。又五郎覘數馬不在。率從者來殺源大夫去。數馬之隷岩佐作兵衛在病蓐。聞變而出。則有提刀過者。叱曰何物賊子。賊斫數馬走。曾步監遠山才兵衛來。立斫之。蓋其餘黨也。數馬聞報歸則弟既死。欲追蹤賊無及。寛永七年七月廿一日也。忠雄聞之。令捕又五郎不見形迹。國老荒尾志摩加藤主膳等相謀捕又五郎之父半左衛門。幽之。半左衛門初仕于安藤對馬守重信。嘗殺人去客于渡邉

氏。得渡邉氏之薦舉。為藩士也。江戸麾下士久世三四郎阿部四郎五郎二人。曾出入于忠雄邸。忠雄聞又五郎匿于麾下。上安藤治右衛門之家。託二人請令出又五郎。二人與治右衛門謀報荅曰。以半左衛門換之。忠雄卽送致半左衛門。治右衛門等既奪半左衛門。遂不出又五郎。忠雄知所欺。大怒。告列侯將奪之。治右衛門之黨為之備。幕府憂之。使池田備中守長幸幽半左衛門。忠雄暴卒。光仲為嗣。長幸亦卒。於是幕府附半左衛門於松平阿波守忠英。忠英送

半左衛門於國。途中罹病死。治右衛門等得罪。使又五郎去。九年七月。幕府使光仲遷封於因幡。數馬欲報仇。至大和郡山。就荒木又右衛門者謀報仇。又右衛門者數馬之姊夫也。又右衛門曰。吾亦添一臂力。然此地不便索仇。乃託妻孥於親戚共至播之丹生居焉。赴江戸周索。再歸丹生。又右衛門同藩士有河合甚右衛門者。為又五郎之伯父。追又五郎至江戸。伴歸在奈良。又右衛門探知窺其隙。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有又五郎赴江戸之報。數馬告又右衛門曰。

期不可失。卽夜欲討之。又右衛門曰。奈良之地。人家稠密。非報仇之地也。聞明夜宿伊賀島原。就彼地討之可也。乃與徒弟河合武右衛門岩本孫右衛門僧道行。七日曉。出于伊賀上野小田街。甚左衛門與又五郎發櫻井半兵衛副之。半兵衛者又五郎之妹夫也。弓銃手二十人簇擁而來。又右衛門躍出。斫甚左衛門於馬上。半兵衛驚將下馬。武右衛門擊之墜於馬。創淺揮槍起鬪。又右衛門代之。斫半兵衛未絶。不顧而追又五郎。從者皆死鬪。武右衛門及孫右衛門

等迎之。或斃或走。僵屍滿途。數馬與又五郎接刃數合。得傷。又五郎疾呼鼓其氣。數馬奮擊。遂斃之。此地係藤堂高次之采地。臣彥坂嘉兵衛與四人歸武右衛門傷劇。至夜遂死。三士在藤堂出雲之邸十五年六月。幕府賜三士於高次。光仲請之於高次為臣

野史氏曰。勸善懲惡者。治國之大法也。德川氏之執政權也。勸懲之事如措而不問者。何則不罪一夫之又五郎。唯忌忠雄之所為百方計除之。及忠雄暴卒。使嗣子光仲遷封。何其酷也。豈莫亂臣賊子之不絕

跡。甚左衛門可謂不辨理非者矣。又右衛門之赴兄弟之難。使聞者頑夫廉惰夫立志。嗚呼方今人情澆薄。兄弟爭利鬩墻者。比々皆是也。予有所望於又右衛門之義氣也。

紀涂川銀之助事

遠州掛川藩主朝倉筑後守基正。招劍客三宅玄蕃者。授藩士以刀法。玄蕃為人暴慢凌人。衆往々惡之。基正卒。嗣侯疎玄蕃。藩士長坂忠大夫之男折之進者。為侯之侍臣。嘗就玄蕃學劍。玄蕃慕其姿色。以書挑之。不報。一日遇於途。玄蕃怒曰。予數以書通情。然子不答者何也。如不許予請。則將有所報也。折之進恐其強暴而詐諾而歸。閉戶不出。鬱憂成病。醫藥無功。終歿。侯聞之。令黜玄蕃。玄蕃語人曰。先侯愛吾。今君惡吾。愛惡異地者由好與不好也。不如得明主展驥足也。遺書一緘出去。侯見書曰。奴輩吐不遜之語。誹謗寡人。誰追得殺之者。衆對以忠大夫。忠大夫奉命。向關東。至江戶。僑居芝三島邉。周索不獲。寬永四年之春。將之京師。過大磯驛。至鞠子川。玄蕃諜知之

在小田原一色村。俟之。忠大夫衝雨來。玄蕃自路傍拔刀出擊之。忠大夫驚見玄蕃也。將拔佩刀。玄蕃斷其右腕。斃。隷某來援。玄蕃擊之為兩斷。輕卒八右衛門追至。畏玄蕃勇辟易逃歸。報于國。侯切齒曰。玄蕃者萬夫不當之勇也。使忠大夫一人討之。實寡人之過也。更命涂川銀右衛門者。上村貞八井關角兵衛副之。六月出國。微服探奈良伏見。不見影跡。五年之春。玄蕃在但州出石大畠村。村民嗜武。來學劍者多。一日玄蕃謂衆曰。予有仇不可不警。若仇來。賴卿等

之援。衆曰。師有難。吾等以死援之。玄蕃曰。事急。則不追報之。聞海螺聲。乃來援焉。相約而去。深川等知玄蕃之所在。乘夜襲來。呼曰。有君命。討賊也。玄蕃驚起吹海螺。三士亂入。玄蕃迎鬪。村民聞海螺之聲。蝟集。三士亂擊。衆寡不敵。並屍斃。玄蕃謂衆曰。今日之事。無鄕等之援。則身殆危。唯恐又有他難。遂謝去。六年之夏。但州之賈客寓掛川。語及玄蕃殺三士之事。有聞侯者。侯疑三士之無報。使人探之。果信。銀右衛門之弟銀之助。聞兄之死。請報仇。侯見其孱弱不許。使

撰其援。銀之助與姊夫千原佐市及隷浪川藤右衛門。竊脫國去。徧探諸州。聞玄蕃在大阪玉造。揭榜集徒而無隙可乘。乃僞使銀之助爲徒弟。七年春正月上元。開演武場。此日雨雪。徒弟集宴。宴畢。皆亂去。銀之助獨留。欲報仇。玄蕃醉臥。佐市及藤右衛門在戶外窺動靜。銀之助鷄立枕上曰。汝不知乎。吾是深川銀右衛門之弟。報兄之仇也。斬其肩。玄蕃驚。創深不能起。再擊斬其首。徒弟二人起鬪。佐市藤右衛門與之接刃。遂斬之。歸乎國。侯喜賜賞之。

野史氏曰。掛川侯之欲殺一玄蕃也。使干城之士懸彼之鋒刃而不悔。猶募其人。如不知所底止。可謂私忿之甚者矣。銀之助一少年。固非玄蕃之敵也。然能得其策乘仇之隙。遂斃之。豈以孱弱可輕視乎

紀藤戶大三郎事

寬文中。白川侯臣有藤戶大右衛門者。爲侯之侍臣同僚淸水權左衛門。便佞有寵。二人共監侯之鷹。一日侯遊獵。出于野。有鶴舞于空。侯命大右衛門擊之。鷹飛颺去。侯怒。使權左衛門擊之。獲焉。侯賞權左衛

門。以兼光刀。而禁錮大右衛門。大右衛門謂妻曰。聞權左衛門使道士咒詛我。不知何故也。妻曰。彼嚮數以書通情於妾。妾却之。以故至此歟。大右衛門曰。甚矣彼之暴惡也。使我罹此禍。彼所爲也。殺彼可以散吾恨耳。妻曰。殺彼則君亦不免死也。請姑忍怒。俟彼自倒。大右衛門諾。侯命赦大右衛門之罪。後復遊獵。權左衛門鷹多獲。大右衛門無獲。權左衛門意氣揚々跨馬而歸。大右衛門見之。不堪忿怒。拔刀自後擊之。權左衛門墮於馬。起而鬪。從者來救。大右衛門得

毅劍而死。疾怒沒其籍隷松本新左衛門携母子至江戸。濟赤坂榴左衛門淫事發覺。亦被逐。歲月荏苒大右衛門子大三郎年既十四。新左衛門子新藏亦十三。新左衛門使二人學刀法。三年。大三郎技大進。請母曰。兒願經歷諸州以索仇。母曰。汝妙齡技未熟。請暫俟之。居二年。復請。母曰。可也。新左衛門請從大三郎不許。新藏送行至幸手驛共宿。大三郎曰。予自出家。慊母之情未已。予與汝欲為兄弟之約何如。新藏曰。君之孝思可謂至也。然君臣之分不可亂也。大

三郎曰。予以為可。孰敢不可。執盃誓曰。予與汝為兄弟。予母則汝之母也。汝父亦予父也。予母與汝父。為夫婦則予願足矣。予書以請之。汝應勸奬授一封而別。新藏歸告其母。母見書悲泣曰。彼出國懷我之極至於此。可謂孝也。新左衛門以忠實終。君臣之禮不褒云。某年七月。大三郎歷陸奧。欲至北越過尾形原。日既暮。賊三人塞路曰。客請與酒錢。大三郎怒斬一人。一人走且呼。賊八九人自草間連鋒而來。大三郎斬三人傷二人。餘皆逃去。大三郎疾行三里許。漸至

人家宿焉。遂歷越中外山出大坂。寓於四橋。集少年授刀法。偶與友人遊新街。與妓賤機歡。荊木摟妓錦木者。慕大三郎以書請之。賤機對曰。汝欲奪吾之歡孰敢與之。汝何不先人而納約乎。不許。錦木往見曰。吾思慕之切。殆忘恥請而不許。則有死耳。賤機曰。汝之迷戀亦可謂甚也。汝欲死則死。非吾所知也。錦木怒曰。我豈獨死。死則與汝共死而已。拔短刀將刺之有人來救。樓主聞之相謀請賤機與錦木各使當月半。於是大三郎眷戀忘歸。囊中亦罄。賤機情日疎。錦

木則反之屢以書招之。且為償其費。問曰。君有父仇眞歟。大三郎曰然。錦木泣涕曰。妾不知孝義之人徒令消盡光陰。妾罪無所遁。請宥焉。大三郎曰。吾非忘仇。汝情義之厚以至於此。今聽汝之言。深徹心肝。吾將遂報仇。錦木曰。曩之誓勿忘。君能達志。則君之妻也。不成而死。則來世必為夫婦。出金三十圓曰。是妾鬻身之期更加二年。而所獲也。請供旅貲。大三郎辭之不可。遂受臨去曰。事成則深相報。遂出自大和至紀伊和歌山。經東海道備馬將至濱松。馬夫侮大三

郎貪酒錢不止。大三郎按劍叱之。馬夫叉辱罵大三郎。大三郎怒。一刀斬之。見捕吏來。逃入大信寺。見僧求救。僧許諾。捕卒來圍。僧拒不入。卒長一人入見大三郎問故。大三郎告其狀。且熟視其人。如有一面識問曰。見君之容貌。與予故人相似。本藩之人歟。将客士歟。曰。予本為白川侯臣。稱清水某。今仕本藩。大三郎呼曰。余藤戸太右衛門子大三郎也。拔刀擊之。權左衛門驚走。欲追之。僧止之曰。門外有捕卒。君請暫伏。僧直訴曰。有孝子。投於我。欲復父之仇。仇亾。願令

得遂其志。濱松侯乃令索權左衛門不在。大三郎在寺而葬焉。搜索國中。數日無蹤跡。大三郎罹病。侯使醫來。恩邮無不至。然一日劇於一日。大三郎自知不可起。乃為書屬僧曰。吾命在旦夕。死則致之於母。余囊在浪華。與新街妓錦木者。為夫妻約。臨別贈三十金。彼賣身所獲。今餘二十金。請并書致之。不日遂死。其母得書慟哭殆絕。新左衛門父子亦不堪悲憤。亾幾新左衛門臥病危篤。召新藏曰。汝必復仇。遂歿。錦木聞訃悲痛成病。謝客。累曰。難波有鐵眼禪師。唱黃蘗宗。鳴於都下。錦木往謁。具語大三郎顛末。奉二十金。為香花之資。鐵眼稱其貞操。錦木曰。妾限滿必為徒弟。約而歸。鐵眼每對客嘆稱。錦木節婦之名。噪於一時。後落籍。遂薙髮修苦業云。新藏欲復仇。乃祈淺草大士。百日。每晨寒水淨身。往拜。偶有乘馬過戶外者。墜而絕。新藏見之。與藥保護。稍蘇。問名居。曰予住黒鍬谷。名伊助者。平日以鬻馬為業。再生之恩何以報之。自後時々慰問。一日來告曰。予主人岡部太仲者。貧困欲賣名刀。元某侯之所賜也。君監之。新藏往

見之。主人相貌與所傳聞仇人面容不差。出刀示之亦公所賜清水之刀也。乃問曰。是子家所藏歟。予欲贖之。不可不詳出所。對曰。予本事白川侯。稱清水某。是侯之所賜也。新藏聞其實。急欲刺之。病無刀。偽對曰。貴重之刀。所希見也。拔刀見之。呼曰藤戸大右衛門義子新藏。復父仇也。斷其右臂。自右肩及左乳下。遂斃。時延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也。事聞。幕府命白川侯召歸新藏。令復其田祿。

野史氏曰。志不專則不能成大事也。大三郎之索仇

也。雖出於孝義。其志不專。故狂步於花街。流連至怠大事。不可謂孝也。不得報其仇。半途而歿。悲哉。雖然與新藏約為兄弟。令繼其志也。其賢過人遠矣。

紀曾根次郎吉事

豊前小笠原遠江守有名刀。號太內太刀。德川秀忠公所賜云。每年六月例曝武器。寬文九年侯在江戶藩邸。六月某日。召侍臣催宴。適武州忍城主阿部豊後守使者曾根次郎大夫來問起居。侯召見賜盃。次郎大夫大喜。侯素被酒狂亂。強以太白。次郎大夫多

々益飲。侯賞之。以太內太刀。次郎大夫拜受而歸。復命阿部侯。侯喜曰。此刀小笠氏之寶也。彼醉狂昏瞑者歟。彼來請必勿還之。次郎大夫退。小笠原侯醒而悔之。忽促駕至阿部邸。謂侯曰。頃辱使問。乘醉與重器於次郎大夫。請令還之。侯召次郎大夫告故。次郎大夫對曰。一旦落臣之手。則為臣之有。雖有君命。不能還之也。君强欲取之。則臣有死耳。小笠原侯知不可奪。怏々而歸。老臣湛田見賴毋小笠原十左衞門等謁見問故。侯曰。刀不能取。無如之何。賴毋曰。刀不能取。是侯家之瑕瑾。為之又無策可施。聞侍臣峯

尾主水。主水曰。臣有一計。侯喜曰。我任汝。所為汝能謀之。衆退。阿部氏臣春城三左衞門者為主水知己。主水招之謂曰。我侯曩過以重器與次郎大夫。侯請之不敢還。不取則係侯家安危。奪之無術。卿如奪之。則侯將賞以千石。三左衞門良久曰。奪之實難矣。雖然託臣以大事。亦所不辭也。諾而歸。百方思所以奪之。一日訪次郎大夫。談及刀劍之事。三左衞門請見太內太刀。次郎大夫出示之。三左衞門為拔見之。急斫次郎大夫。奪刀而逃。隷增尾助左衞門蹤之不及

次郎大夫子次郎吉甫九歲。在湯島民部之家習御。聞報歸則父既死。次郎吉受賈人奈良屋善兵衞者保育。學劍於衣笠六郎大夫。善兵衞初稱新七。仕奈良屋某。某喜新七為人。擢為家監。某家道日衰。奴婢皆散去。新七獨不去曰。視主之貧而去。不義莫大焉。某深憐之。矯責其罪逐之。新七出在砂子街兌舖山城屋清兵衞之家為奴。清兵衞使新七至淺草今林某家取金二百圓。新七枉道過故主某。問安出金與之。某不敢受。置之而去。某怪之。恐有禍。即告于官。清兵

兵亦詗之於官。官捕新七下獄。糾問得實。遂放之。某養新七為子。後更名善兵衛。次郎大夫又喜其為人。令掌家事云。延寶酉年。次郎吉成童。請復仇於侯。侯召見。賜不動國行刀。曰。不動二字足為戒。賜名勘負。勘負拜辭歸。將出國。善兵衛謂曰。大坂長堀糸屋重兵衛者。為余姻戚。君先至彼地。索仇。勘負託後事與隷助左衛門。共告別去。赴東海道。過由井驛。至薩陲嶺。曰既昏。賊五人露刃以脅迫。勘負斬一人。助左衛門斬二人。餘皆逃去。助左衛門負傷終死。勘負恐有

他賊。走至隣邑妙正寺。請宿。出金若干。設助左衛門靈牌。去至大阪。寓糸屋重兵衛之家。先是。三左衛門既殺次郎大夫。如約賜俸。至豐前。有寵。縱飲無度。窮極奢侈。藩士皆惡之。偶三左衛門與隷出江畔。綸監官松岡彥兵衛青木惣右衛門見之。曰。卿不知乎。余曰。是先侯忌辰。漁獵國有禁也。三左衛門叩頭曰。吾過矣。吾過矣。請附之不知予之願也。惣右衛門曰。我輩為監官。不可不以聞也。三左衛門怒曰。予固有罪。故謝之。不許所請。何叩頭之為。拔刀斬二人。歸

家。如不知者。吏往檢屍。不知何人所為。人往々傳以為三左衛門之所為也。三左衛門聞之。知罪不免。脫國去。勘負至若狹。宿旅舍。壁間貼春木三左衛門名簿。問主人。曰。予知春木氏歟。曰。知之。彼北國之浪士也。客歲仕奧之中村相馬侯。問其狀貌。稍符之。乃赴奧。探之。其名同而其人異。悔而去。經越後。過岐岨。至東海道。與善兵衛遇。互賀無恙。善兵衛曰。予蹤君。至大阪。君不在。至但州城崎浴溫泉。與川越藩大川某親好。聞仇之所在。曰。今在長州下關。稱菊地三十郎

僕。喜。欲報君無由也。歸途遇君。是天之賜也。乃與俱至大阪。謀于重兵衛。重兵衛曰。予出入長州邸。知橫須賀兵庫者。依此人。可以謀大事也。勘負至長州。告兵庫以聞。侯使武田一學禁錮三十郎。以八年十月五日為復仇期。使川淵武左衛門監之。勘負與三十郎鬪。急擊其面。三十郎目眩。不得進。再擊斬其右肩而絕。檢官以狀聞。侯遣使報忍侯。侯賞之。加俸祿

鳩巢氏曰。小笠原侯之狂亂。固不足言也。然悔過請之。阿部侯使次郎大夫還之。亦何不可之有。諸侯相

忌之甚。遂養成三左衛門之惡。以致次郎大夫之禍
彼此相仇視。一何過也。諸侯之禮。外有贈答慰問。而
內無恭敬親睦之心。三左衛門既已為寵臣。雖有罪
惡。誰敢誅之。次郎吉之報仇也。可謂三左衛門之惡
及乎爾者矣。

紀石井兄第事

青山因幡守宗俊臣。有石井宇右衛門者。善武事。宗
俊為大阪城代。宇右衛門從焉。宇右衛門有知友。曰
赤堀遊閑。業醫。以從子源五左衛門為養子。宇右衛

門招源五左衛門。使居於天滿。欲薦舉之。源五左衛
門集徒授槍法。多就學者焉。一夜雨雪。少年會欲談
怪事。燈忽滅。中庭有物如車輪轉。衆曰有怪現焉。源
五左衛門提槍刺之。舉燭見之。家狗也。人傳語曰。欲
刺狗學於赤堀。宇右衛門聞而病之。召源五左衛門
謂曰。聞汝刺家狗。招人之嘲笑。是汝志未定之所致
也。汝平生以暴慢自居。所以來妬者之口也。汝其戒
諸。源五左衛門怫然曰。其時見怪而不見狗。不刺則
人將為怯矣。刺有何不可。宇右衛門曰。甚矣汝之慢

也夫志定則見怪不怪。況家狗乎。予不戒汝。孰復戒
者。源五左衛門曰。君不知予技。而漫責之。請見予倆
伎焉。宇右衛門曰。汝年少第技之長短猶可。然不唯
不聽予言。至欲與予試勝敗。何其無禮。予且挫汝溢氣。
使汝自省而已。乃執杖起。源五左衛門撚槍進刺。宇
右衛門揮杖繳槍。直入連擊其頭曰。汝宜銘心矣。源
五左衛門拜伏謝罪。乃命酒慰勉遣之。源五左衛門
歸家。憤怒無措。欲報恨。覗宇右衛門不在。盜梁上槍
伏于牀下。宇右衛門歸。將入戶。源五左衛門出洞其

胸。宇右衛門怒攫槍而斃。從者驚將援之。源五左衛
門斬之而逃。延寶紀元十一月十八日夜也。宇右衛
門適子三之亟宿直不在。次子彥七郎在寢室。欲出。
戶不開。破扉出則父既死。於是兄弟請以復仇之事。
宗俊召兄弟曰。不俱戴天之仇。不可不報。如妻孥則
寡人撫之。汝其勿顧慮。乃賜名刀。拜辭而行。聞遊閑
在近江之大津。乃往訪見遊閑曰。汝子殺予父逃亡。
其必匿汝所。汝速出之。對曰。在則在焉。汝父猶為所
殺。豈汝所敵。不如疾歸之為愈也。兄弟大怒拔劍擊

之斃矣。將絶。哀告曰。不肖之兒。背恩忘義殺汝之父。予豈容之。聞予為汝所殺。將自出汝。可以遂素志也。予先罵汝者激汝怒也。汝其勉旃。言畢而絶。兄弟相講揭榜於屍。一側曰。殺遊閑者。石井兄弟也。汝父仇不報不可以立天地間。兄弟今在濃州室原村。於是兄弟同寓室原村犬飼瀨兵衛家。而彥七郎與親族不相善。獨索仇出去。八年冬三之亟從母死。使隷孫助計安藝姻戚。獨留犬飼氏家。將浴。源五左衛門來窺刺之。三之亟驚鬪。源五左衛門再擊斷其臂。斃之瀨

兵衛及姪茂七來援。源五左衛門斬茂七。傷瀨兵衛而去。天和紀元正月廿八日也。孫助自安藝歸。歎息曰。使主罹此難。嗚呼吾死矣。將自殺。有人留之曰。生難死易。子何不處其難。以為報仇。孫助感悟。彥七郎聞兄之被殺。切齒不及。將之伊豫。遇颶風溺死。源五左衛門至勢之龜山。寓藩士高木安右衛門家。遂班士籍。得近幸。宇右衛門三男曰源藏。年甫十四。四男曰半藏。年十一。安藝姻族丹羽三大夫招二兒撫育之。孫助聞仇在龜山。索之。遂不獲之。安藝罹病死。

二年源藏出國。在備前岡山。又去赴江戸。求為龜山藩邸之隷。不得其便。元祿紀元。半藏蹤源藏至江戸。為賣茶兒。以索仇數年。兄弟遂得為龜山藩士夏目某之隷。遂為報仇之地。元祿十四年五月九日。得報仇。此日源藏衷鎖甲而俟。半藏後至。無暇着甲。源五左衛門自城退出。源藏遮路曰。宇右衛門之子報父之仇。言未畢。急擊其頭。源五左衛門驚。不暇拔刀。再擊之斃。半藏就斬其首。遺一書將去。兄弟相謂曰。今既入敵地。欲遁得乎。不如決意以俟捕者之至。捕者

不至。於是途出于伊賀。遂入于京師。以書告四方親戚。故主下野守召兄弟復原籍。

野史氏曰。宇右衛門之見源五左衛門也猶如子。源五左衛門不知教誡有益於身。而殺之。其惡固不足論也。兄弟之殺仇父遊閑者。是亦不免為暴人也。彥七郎與兄不一其志。厭在姻家。此不能耐忍。若豈能能遂其志乎。使兄罹仇人刃。身亦葬魚腹。悲哉。源藏半藏之一其志。始終不渝。刪忍之功遂達其志。愈於二兒也遠矣。

紀小林兄弟事

遠州掛川藩小林一學者善武技。有諸人之望。患脚疾。衆醫治之無驗。元祿十三年三月請服浴有馬溫泉。與江戶麾下士石川藤右衛門者同宿交日親。一學僕虎藏者。有膂力藤右衛門一見愛之欲養為子一學曰。彼有老母。不可不奉養也藤右衛門無如何告別去一學至大坂。訪徒兄芦塚軍右衛門軍右衛門貧困筆耕自給焉。一學憐其不遇伴而歸國。為求居使聚徒授書居數年。軍右衛門旁教刺擊。一學謂軍右衛門曰。子以善書吾欲使子得仕

途。今援刺擊於人吾所不取也。軍右衛門曰。悵悵歲月未得仕途。欲以刺擊博名耳。一學曰。此地善刺擊者。不為不多。知子彼倆者。不遑數也。軍右衛門怒曰。君未知吾之術也。一學乃起揮木劍與之鬪。軍右衛門倒。靦然逃去。後不敢過一學家。一學娶妻有二兒。兄曰熊太甫五歲。弟曰道次郎三歲。虎藏偶伴二兒詣佛寺。軍右衛門覘而知之。潛身階下。俟一學出斬之而去。虎藏聞變歸。切齒不及屐。沒一學籍。虎藏携二兒還鄉國美濃。與其母撫育之。居五年。母謂虎藏使

二兒撰師學劍法。虎藏與俱至江戶。訪石川藤右衛門告故。請使二兒復仇。藤右衛門有義氣。使兄弟學劍法。虎藏以角觝技周遊四方。以索仇。與桑名浪士田川某者相識。虎藏告以索仇之由。某曰。予之在藩與宮本助九郎者交。聞彼在遠州殺人。子所索者豈此歟。虎藏喜與兄弟急至桑名。道次郎為醫半井甫菴僕。熊太在朝日奈外記大夫之家。伺仇動靜。外記大夫無嗣。欲養熊本為子。熊太辭曰。予有父仇不得從命。外記大夫曰。仇誰。曰。宮本助九郎也。外記大夫

曰。彼近日將來吾家。子視之詳其實。熊太喜告虎藏。外記大夫一日招友人饗之使虎藏視之。軍右衛門有焉。宴畢。外記大夫召兄弟授謀。享保七年九月朔藩士入城朝賀。外記大夫與甫菴謀將退城。稱病忽發。甫菴療之。外記大夫呼助九郎。助九郎來抑擡之。日將暮。外記大夫謝曰。得諸君保護病得愈。請退與助九郎出城門。兄弟出曰。軍右衛門汝識予面乎。予小林一學之子。復父仇也。虎藏自後追。助九郎進退維谷。與熊太鬪。道次郎自傍斬其腰斃。外記大夫使

三人去以告侯。侯遣使告掛川侯。外記太夫請而往。請侯養熊太為子。侯命道次郎後父祿。虎藏後為石川氏嗣云。

野史氏曰。軍右衛門以恩為讐。殺一學可不謂非道之極乎。虎藏撫育幼兒。使遂其志。可謂報恩之至矣。一與雖失恩於軍右衛門。得忠於虎。仁慈得報亦大哉。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卷上終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卷下

河波　福田宇中著

紀園田安兵衛事

松平左京大夫之臣。有牧野新五左衛門者。以善騎馬稱焉。一日侯欲見其技。新五左衛門跨馬至場。将旋韉。忽有銅盤之響。馬驚逸。新五左衛門墜於馬。侯懸然而入。新五左衛門認鳴銅之所。則鹽瀬嘉左衛門之家也。乃至其家面嘉左衛門曰。子與予不相惡。然子鳴銅盤以妨予馬技。為辱甚矣。請聞其故。嘉左

衛門曰。予家婢誤投銅盤於地也。請恕。新五左衛門怒曰。予無面目以見于衆人。将與子決勝敗以散憤怒。嘉左衛門陳謝。不可。與偕至澁谷長谷寺邊。新五左衛門曰。吾過矣。吾過矣。一朝之怒忘身者。君子之所耻也。元非有宿怨。請自是去。嘉左衛門曰。子誘我來。今忽飜心。予甚惑焉。為士者一旦決意。遽渝之。於子心獨不耻乎。新五左衛門叩頭曰。傍無人。莫多言。嘉左衛門冷笑曰。汝輩不足與言也。将去。新五左衛門忽起自後。斫其肩。嘉左衛門怒鬪。新五左衛門隷

追來。斫嘉左衛門股斃。嘉左衛門姪園田安兵衛者故水野出羽守之臣也。有故為浪士。客于鹽瀬氏。聞報來。見嘉左衛門既死。新五左衛門在焉。安兵衛呼曰。余報叔父之仇也。與新五左衛門鬪斬之。及其隷。侯命没二人之籍。禄安兵衛。安兵衛拜命之辱。辭曰。臣幸復叔父之仇。而君賜俸。恩恵不知所謝。然叔父不得死所。又絶其祀。臣不堪遺憾。請獻臣禄。與叔父之家。侯可之。安兵衛因監鹽瀬氏之後事。居亡幾復有為寺田藤十郎復仇之事。藤十郎之父與右衛門者。初

為麾下士遠山三郎四郎之臣。三郎四郎信日蓮宗。幕府毎歳正月祭甲冑供鏡餅。祭畢。頒麾下之士。三郎四郎不拜賜。曰。臣信日蓮宗久矣。供他神者不得受之。敢辭。閣老等諭之。不肯。事達于台聽。将軍大怒。命奪其禄。流于八丈島。與右衛門與同僚林平次右衛門者移主家。婦女於他。平次右衛門入室盗金若干。與右衛門責之。平次右衛怒斬之而逃。藤十郎自外歸。見父屍。不知仇為何人也。有人告之。藤十郎将追之。止之曰。子幼齢弱質。追之将不及。不如俟時也

藤十郎服其言。出在淺草鳥越邊。東走西奔。捜其仇。一日至四谷。遇士人來。見之平次右衛門也。藤十郎遮路曰。汝曩害我父去。我索汝久矣。汝低首受刃。平次右衛門曰。汝父讒我於君。故殺之也。汝唯一人乎。有友焉。衆寡不敵。況於市街乎。請擇地決勝敗。藤十郎曰。高田馬場可也。平次右衛門諾。翌日藤十郎至高田馬場俟之。平次右衛門率數人來。先與平次右衛門鬬。藤十郎殆危。有一士人。來遮其鬬曰。孝子報父之仇。見危不忍傍觀也。我是園田安兵衛也。雖

不肯請為孝子之援。士人鵜飼平藏秋山房右衛門。笠原右門三澤孝內佐々木與五兵衛木島十兵衛戶倉文之丞那川小左衛門等更鬬。安兵衛斬右門及文之丞十兵衛小左衛門之四人。餘皆逃去。平次右衛門遂為藤十郎所斬。藤十郎謂安兵衛曰。微卿吾不得報仇。卿之恩何以報之。安兵衛曰。挫強救弱者士之常也。藤十郎謝去。淺野采女正臣堀部彌兵衛左傍歎賞安兵衛義勇相伴而歸。青山常相往來。彌兵衛慕安兵衛之為人。養為子。淺野氏難。與大石內

藏助等報君仇。事詳義人錄

野史氏曰。世之以士稱者。其麗不億也。然士之所以為士者。惟義而已矣。苟無義。則于思睅目以傲於人。何得為士乎。士之所以名于世者。弱者救之。強者挫之。捨生取義。是可謂士耳。如安兵衛輕死重義。為人復仇。為君致命。真是義中之義者也

紀伊東知代女事

武州河越藩有伊東仙右衛門者。與大西助次郎為莫逆之友。助次郎嘗為仙右衛門所推舉。以故親好

最厚。數出入仙右衛門家。一日助次郎來。仙右衛門不在。其妻遇之懇至。助次郎以言挑之。妻拒絕不從。助次郎赧然而歸。心中不平。恐其告於夫。欲殺而絕跡。復來窺之妻懷女知代而坐。助次郎不忍併殺母子。踟躕久之。仙右衛門自外歸。助次郎欲逃無路。拔刀斬之。妻驚起執夫之短刀。擊其額。助次郎傷而走。元祿八年六月十三日也。妻歎夫之悲命。悲慟成病自知不可起。記仇人姓名容貌。以短刀及衣服等為幣。託知代於木村保正而歿。保正撫育有年。保正之

妹在江戸。為賈人之婦。無子以知代為養女。知代年
七歲。仕養母孝。居九年養母臥病。知代晝夜不解帶。
湯藥必自嘗。看護無不至。養母疾病召知代於膝下。
泫然泣曰。汝有父之仇。不可不報也。手授與慈母之
遺書及短刀而死。知代始知父為人所殺。慟哭曰。吾
雖女子也。必探究仇之所在以報之。即出為人之婢
數更其主。索之十餘年。享保壬寅八月仕某氏家。老
管藤代勘左衛門年六十許。額上有刀痕。知代熟視
心竊怪之。出母之遺書相証則容貌年甲稍相似。於

是置酒邀勘左衛門。乗其醉。誑問曰。視君之骨相實
不凡。定知壯年之時。豪放快濶其樂可思也。勘左衛
門听然笑曰。在焉。吾一時情慾狂殺人。因其應報也。
亾妻四人。失子數人。唯有杯中之物。以消憂耳。今妻
生一男。幼而無用。吾又何樂乎。知代問其詳細。勘左
衛門説以殺仙右衛門之事。且曰。彼有一女兒。其時
僅二歲。今不知其存亾。知代聞之。果知為仇人。乃欲
報之。慮事之難成。稱病歸家。主家使隷鉄平送之。鉄
平為人敦厚有義氣。知代密謀之。鉄平曰。聞彼近日

将至相州鎌倉。此期不可失也。相誓而歸。於是鉄平
託事辭主家。八月十二日。勘左衛門發程鉄平與知
代追蹤之。翌日抵山田原。遥見坐轎而行者。鉄平
指曰彼轎者仇人也。速往討之。知代趨進襲之。輪
短刀罵曰。汝審自陳。殺仙右衛門之輩。吾
乃仙右衛門之女也。今欲報父仇也。勘左
衛門愕然下轎。瞿然不敢仰見。泣曰。吾實殺汝父也。
其罪不可逭。然吾有妻児之在吾死焉。則彼等無所依。
願歸家告別。而后就死。知代聞之。有將許之色。時有

急歩卒二人。來見知代之氣稍怠。乃曰。仇人難再遇。
盍速討之。鉄平亦曰。汝今延敵於掌中。而不討之。尚
聽彼之巧言。他日必有噬臍之悔。汝不殺。則我先刺
之。知代得勢奮激。一刀撃其頭。再刺其胸而斃。二急
歩嗟嘆而去。知代謂鉄平曰。吾自喪父二十八年於
此。不圖得復父仇之如此也。微吾子。吾豈遂此志乎
乃贈以短刀。鉄平受之而去。知代輙投松岡足寺。
削髮稱智圓弔父母之冥福
野史氏曰。知代女不知仇之面貌而索之。眞然不可

端倪也。偶然相會。不使彼吐露自己罪惡。則亦不能得其正確也。何相會之奇而陳惡之速也。臨復仇之期。徹鉄平則聽仇之巧言。使二十餘年苦辛。屬水泡。亦不可知也。鉄平之功偉哉。

紀磯貝本部二子事

蜂須賀侯之臣安富治左衛門者。為郡宰。與島川太兵衛為同僚。本部實右衛門者客于治左衛門家。欲得仕途。治左衛門謀於太兵衛。太兵衛不肯。實右衛門恨焉。享保紀元二月某日。實右衛門過新街橋上。遇

太兵衛。憤怒忽發。拔刀進曰。報平生之恨也。太兵衛不知為何人。支之得傷。奮闘斬之。始知實右衛門也。居亾幾。乞暇而去至大阪為醫。實右衛門有二兄。共仕于蜂須賀飛驒侯。一曰本部喜助。一曰磯貝藤兵衛在江戸。聞弟之死。謂子藤助曰。我為勤仕身。不得報仇。汝為伯父報之。藤助諾。與隷某至阿波與喜助謀。喜助病在蓐。義子貞藏請往。與俱巡歴於四方。聞仇在大阪覘之。太兵衛偶過御堂前。二人突出曰。報實右衛門仇也。齊刃進。太兵衛拔短刀闘。二人無虚可乘。各得傷。隷某自後撃之。太兵衛顚而蹶倒。二人遂刺之。四年六月三日也。太兵衛妻以其屍歸國葬之

野史氏曰。自古復讐之擧。不為不多也。其仇之奸惡誰不惡之乎。如太兵衛則不然。實右衛門之死。自我求之者。非太兵衛之罪也。然二子受父之託報仇。義不可辭也。世謂太兵衛為大惡無道者。不知其事實者也

紀仙臺二女子事

陸奥足立村。為伊達侯老臣片倉氏之采地。農夫四

郎左衛門者。偶出遇片倉氏之劍師田邊志摩（家禄千石）率從僕來。四郎左衛門急遽不遑避。過出其行間。志摩怒責其無禮。立斬之。四郎左衛門妻在病蓐。聞之痛悼。不日而歿。四郎左衛門有女二人。姉十一歳。妹八歳。二女茫然不知所為。隣保相扶。營二親葬。姉告里正曰。妾今欲寄食從母之家。然父有宿債。請賣田償之。里正諾。賣田償債。以餘金附之。二女乃寓從母之家。居旬餘。謂從母曰。我等欲為人家婢。從母留之不聽。之仙臺。至藩臣瀧本傳八郎家為婢。傳

八郎以善劍法為侯家之師。少年日相集試技。二女常視其刀法。夜間竊試之。傳八郎聽廚房有木刀響。怪之。出窺之。二女試刀技。判斷有法。進退有則。傳八郎招二女詰其故。二女告以實。且曰。妾雖農夫之子。欲報父仇之念不能已。雖然彼武夫也。妾等何得敵之。故以餘暇聊學刀技耳。傳八郎曰。至哉。汝之孝志也。餘暇習之。精練無期。不如專修之勝也。吾亦為添一臂之力。汝請安焉。從此之後。教姊以陣鎌銑鋧。授妹以薙刀。三年而技大進。傳八郎曰。更加二年。則必達志矣。二女感謝曰。厚恩如此。不唯命是聽。居二年。傳八郎使徒弟試技。皆不及也。傳八郎曰。可也。彼等出於孝心之誠。精練出群。報仇必矣。聞之於侯。請遂二女之志。侯許之。於是設場於仙臺白鳥祠前宮之叶(地名)。輕卒三百人護之。志摩帶長刀。分群自西入。二女自東入。以鬪。妹先出。揮薙刀轉進。志摩進擊急。妹進退殆艱。觀者為危。志摩亦少疲。各得傷。有司擊鼓止鬪。使醫錫藥。鼓又鳴。姊提陣鎌而進。鎌繫一丈之鎖。鎖尾附鉛丸。志摩冒長刀而進。欲使彼擲丸以斬

之。姊擲丸。如雹。中志摩眼。志摩失明狂擊無度。姊以鎖纏志摩手。喚妹。妹進。以薙刀斷兩腕。姊就賴其咽。觀者歎聲移時。侯賞傳八郎加祿五百石。以二女賜藩士。二女曰。微賤之身。討士人。罪莫大焉。傳八郎謂曰。得命復仇。何罪之有。侯命不可背也。二女從之。伊達安房請姊。太小路權九郎請妹。皆為養女。事在享保八年。

野史氏曰。封建之世。武夫逞暴威。殺人於刃者。不可枚舉也。父遭殺。其子嘿々爾忍恨。不得訴其寃。可不謂抑壓之極乎。如白石二女子。傷父之非命。不忍措之不問。奮然去國。依瀧本氏謀大事。能得其方畧。遂斬強敵。達其志者。可謂誠心通神者歟。

紀小西太左衛門事

金澤藩士田村幸太郎食祿六百石。為侯曹御。享保十八年某月。招同僚置酒。賓主共醉。堀又右衛門曰。今日之宴稍入興。使力者角觝。決雌雄。皆曰善矣。各撰對相當。又右衛門恥左袒皆敗。怒曰。我無面目以對人。請與主人較。幸太郎曰。彼何無禮。忽起攫拔之。

又右衛門逃去。把刀追之不及。又右衛門歸家。忿怒無措。欲報恨。屢窺華太郎。無間可乘。一日見其退食。葦樹而俟。刺之而去。私傳右衛門聞報曰。仇必堀氏也歟。見仇不可不報也。請于侯。侯允之。賜佩刀。拜辭去。單劍孑行。經歷諸州。將抵陸奧。途遇故人某。某曰仄聞子仇堀氏今在備前。班士籍。更姓名小林淺右衛門。得君寵云。傳右衛門喜。急至備前。扮為乞丐子以索仇。將至城下。山腹有道館流。有一洞穴。大截可容人。傳右衛門曰。好宿所。伺僂而入。藩士小西太左衛

門成田仁右衛門偶來垂釣。仁右衛門見洞口有人怪問曰。咄汝何為者。傳右衛門曰吾乞丐也。欲得一夜之宿耳。曰。汝饑歟。曰然。然則汝之命在旦夕。死者一也。吾欲試腰刀。汝授性命否。傳右衛門曰任君之所取也。乃佩長刀出。仁右衛門驚而趑趄。太左衛門來見慰諭且問傳右衛門來歷。傳右衛門視彼之貞實曰予金澤之士也。欲索兄仇。西極薩隅。東抵蝦夷。聞仇在此國。來索耳。二人相謂曰。子仇者小林淺右衛門歟。聞彼嘗在金澤殺人。果真罪惡。固不容誅。然彼在我等掌中。

即夜誘彼來。子速討之。傳右衛門喜。出金若干曰。今知仇所在。亦無所用之。請獻焉。二人却之曰。我等非食言者。勿容疑。二人俱歸家。仁右衛門生惡計。獨行至洞穴。傍徐謂曰。仇來。盍出。傳右衛門匍匐出其半身。急斬其首。奪金及佩刀。歸至太左衛門家。太左衛門曰。子來何遲。曰傳右衛門者係金澤藩士。其實不可知。漫與彼約欲殺侯寵臣。非吾志。故生一計云云太左衛門流涕曰。彼見我等有義氣。故告以大事。子既諾之。不告予而殺彼。自為得計。何無情也。取佩刀

曰是傳右衛門之遺物歟。急拔之曰。予報傳右衛門之仇也。一截斃之。以狀聞。請代傳右衛門復仇。侯召淺右衛門問故。如其言。遂允其請。太左衛門謂妻子曰。此行也為人報仇。人謂我何。彼素強壯。難共爭鋒。然為義死。則無所憾。勿以我為意。揚々赴于場。執長槍俟。淺右衛門拔腰刀鬪。太左衛門進突其額斃。跨其骸。將自殺。有司止之。太左衛門曰。為義殺君之寵臣。請賜死。有司以聞。侯賞其義氣。加賜俸云。事在寬保元年。

野史氏曰。士而無義不可為士也。太左衛門重一諾之約。為義抛身命。以報其仇。可謂偉丈夫。語曰捨生而取義。太左衛門之謂歟。

紀農夫吉太郎事

河波國那賀郡富丘村有浪士大八郎者。好武。善俳句與同村農茂平太及善。寶暦紀元三月茂平太詣勢之太廟。歸途遊大阪。與新地某樓妓情好親密。囊為之盡。携妓脫歸為妻。妓名也久。大八郎見也久容色艷美。謀奪之。茂平太坐食不為業。負債成山。大八郎與

金貸恩。伺茂平太不在。奸其妻。茂平太不知也。亾幾罹病。一日劇於一日。大八郎來訪。也久請借金。大八郎竊謂曰。汝欲醫夫病耶。彼平生酒昔。路療之何益。不如殺彼與我同歡樂也。也久愕然失色。大八郎曰。不從我言。則汝有死耳。也久懼而從之。大八郎耳語而去。其夜二人伺茂平太眠。絞殺之。大八郎去。也久告隣家以病死。村人來會。告於茂平太弟吉太郎。吉太郎在德島。為劍客小澤某僕。聞訃歸檢其屍。顏貌如怒。非尋常死者狀。心甚怪之。爾後大八郎往茂平太家與也久交如夫婦。人往々知之。二人恥之逃去。吉太郎聞之。就其隣人審聽兄死狀。慨然曰。兄仇不可不報也。五年三月往九州。大八郎在讃岐數月赴安藝寓俠客田中五郎八家。五郎八者姻戚也。待遇尤厚居亾幾。也久罹癩疾。大八郎憂之。將棄。至播磨。途中殺之。之江戸。寓八丁堀。為俳諧師。號梅雪。入門者頗多。七年三月。將至京師。聞吉野山花候在近。取路於近江。過岡部周之亟。周之亟淡路人。嘗與梅雪相識共憩酒肆。一酌而別。吉太郎在大坂。見周之亟。周之

亟者其從兄也。互叙往事。吉太郎告以兄死。及索仇之由。周之亟驚愕。問仇容貌。吉太郎告之。周之亟曰子所索仇非梅雪歟。彼骨相與子所言符。我在江戸。與彼尤親。歸途相逢於近江。聞彼欲觀吉野山花。子追蹤討之。吉太郎大喜。至吉野山探之。果見大八郎彷徨於花下。因潛伏於竹林院門前而俟。大八郎至。吉太郎突出曰。汝非大八郎乎。我報兄仇也。直拔刀擊之。大八郎短刀支之。短不敵長。遂死於吉太郎刀下。吉太郎曰。吾事畢矣。屠腹死。觀者無不歎惜。

野史氏曰。吉太郎生於農夫之家。好武事。欲以立身。不幸逢兄之難。辛苦有年於此。遂達其志。可謂偉丈夫矣。觀其所以不求生者。豈義之盡者歟。

紀山形忠三郎事

阿波國阿波郡柿原村鄉士山形忠左衛門。與杉原軍兵衛為膠漆之交。一日軍兵衛來訪。忠左衛門不在。以情挑其妻。妻固執不從。軍兵衛恥而去。既自悔其非。謂曰。彼若以我事告其夫。則無面目以對之。忽生惡意。提銃要忠左衛門歸路。一發貫其腰逃去。隣人

見忠左衛門之倒。輿而歸其家。忠左衛門使人招軍兵衛。妻告以故。忠左衛門大怒曰。彼殺我也。切齒不及。創甚。遂死。忠左衛門有男曰忠三郎。與母至大阪。寓姻戚某氏家。學劍於谷衛佐川源次兵衛。軍兵衛既殺忠左衛門。流寓無所倚。遂赴越前。居仁宇郡天下村。更名兵衛。村民好武技者。就學劍法。寶曆六年二月。忠三郎至江戶索仇。一年不見形跡。歷木曾至大和。聞越前有杉原兵衛者。探之即軍兵衛也。急書告母。母乃告源次兵衛。源次兵衛曰。自忠三郎之出。憶之不寧處。今始得報。何喜如之。我將為之援也。追至大和。見忠三郎賀無恙。與俱赴越前澤浪村。澤浪村者天下村之隣邑也。源次兵衛謂忠三郎曰。聞仇善劍技。其徒亦頗多。且為舉村之望。討之實難。吾偽為彼之徒。伺其虛以報焉。即遊兵衛之門。居數月。乘夜密招忠三郎共謀。兵衛就寢。源次兵衛促忠三郎。忠三郎呼曰。山形忠三郎報父仇也。兵衛蹶起召源次兵衛。婦驚將奔去。源次兵衛就縛之。忠三郎與兵衛鬪。兵衛蹎倒。遂為所刺。源次兵衛與忠三郎逃去。其

翌村民來解婦縛。具狀以聞。吏來檢見遺書。知其為報仇也。忠三郎歸告母以狀。母感泣。謝源次兵衛之恩。源次兵衛者筑前浪士也。後仕于淀侯。養忠三郎為子云。

野史氏曰。軍兵衛欲掩自己之惡。戕害其友。不知應報之忽至。潛身以為得謀。雖海內廣矣。其罪無所逭。忠三郎之孝志。源次兵衛之義心。相俟而得復仇。軍兵衛何得免乎。

紀農夫彌藤次事

下野芳賀郡僚幕府麾下士土屋市之丞采地文谷村年寄役亦左衛門者以廉直稱農夫左十郎者為人奸猾與無頼之徒交好博奕同村曽左衛門者聞其善筭術欲養為子謀於亦左衛門亦左衛門固悪曩與少年謀欲開相撲場亦左衛門拒之不許今又左十郎為人不告於里正答以不允左十郎怒曰我如此恨不可不報也明和紀元十一月某日亦左衛門獨在家妻子詣午頭天皇廟左十郎時其無人殺亦左衛門而去亦左衛門有男五人長

男與右衛門十八歲次男彌藤次十二歲三男丹次九歲餘皆幼與右衛門與從兄太郎平出國索仇安永五年三月彌藤次聞仇在會津與丹次赴陸奥探之不知所在也有人告曰彼在某邑予等要其歸路討之兄弟大喜潛伏於路傍左十郎將過兄弟呼之左十郎顧眄曰誰彌藤次曰亦左衛門之子報父仇也忽擊其頭丹次刺其脇死地係本多侯采地侯賞兄弟告于土屋氏以故與右衛門得報歸土屋之臣土屋嘉内以彌藤次養為子

野史氏曰與右衛門出國索仇不獲其功成於二弟之手可謂遺憾也然多年之辛苦功亦不在二弟之下也

紀前田半十郎事

德川幕府麾下士有前田半之丞服部安右衛門者二人同僚不相善寛政五年三月傳奏今出川大納言廣橋中納言之至江戸幕府前驅士三十人迎之於品川驛二人與焉半之丞有病使青木某代之半之丞禁錮五十日以闕公務也既免至安右衛門家

安右衛門曰卿老衰且有病辭職唯此時為然半之丞不肯六年四月將軍詣鶴岡神祠二人為前驅半之丞又有病安右衛門以切進級在半之丞上安右衛門欲除半之丞使人諷之半之丞在禁錮中不答既免勤仕如故安右衛門數促其退半之丞大怒欲與之鬪有人停之既而呈辭表於組頭高木淡路守以長男半十郎為嗣七月十五日夜半之丞入室自殺翌日半十郎至父室流血淋漓已死抱屍慟哭傍有一書有受安右衛門凌辱不堪憤怒之語半十郎

大怒曰。使父至此極。此恨不可不報也。以病死。開葬終。乃稱病。使弟鉄之助為嗣。至下總叔父某家謀報仇。某曰。復仇者方今禁令也。汝必止焉。半十郎諾。託事辭去。至京師。為梅小路氏僕。十三年正月。得母書有安右衛門以三月至京師之語。半十郎大喜。乃乞暇至尾州名古屋俟之。聞六番加番宿於知恵川。探之安右衛門在焉。然無可討之地。追蹤至近江粟津原。伏路傍。安右衛門乘籃輿而過。半十郎閃刀出呼曰。前田半十郎復父仇。安右衛門盍出。輿丁驚走。安

右衛門默無語。半十郎自外刺之。安右衛門得傷。自輿中轉出。再刃而絶。同僚千葉與右衛門聞變馳至。同半十郎詣大津代官。淡路守告於閣老。閣老感其孝義。賜俸云。

野史氏曰。半之丞之死。固安右衛門所釀成也。然其跡湮滅。誰能知之。及半十郎之報仇也。其罪炳焉在安右衛門。閣老亦賞其孝義。隱惡之不可掩也。如此。可不慎乎。

紀農夫八郎事

美濃大垣戸田氏之臣。有江崎文之進者。以擊劍授徒。為人温良。有長者之稱。同藩士有森本某者。請試技。文之進心憂之。隸伴助曰。自古抱怨起爭者。無不因刺擊之勝敗也。彼固妬心以謀除君。君請避之。臣親族在讃之高松。臣與君俱往焉。文之進曰。善哉汝言。勝則受怨。敗則得侮。難得兩全。不如出去也。乃請暇至高松原田村里正勘十郎家。勘十郎者伴助之從兄也。侯聞文之進善擊劍。乃祿之。勘十郎薦之也。文之進亦稱勘十郎功。侯又擧為鄕士。勘十郎以伴

助為養子。更名勘左衛門。文之進子宇平太年二十六。放蕩無頼。父憂之。數責之不改。宇平太在高松。脩身慎行。及父受俸。淫蕩如故。勘左衛門屢諫之。文之進罹病。自知不可起。召勘左衛門曰。吾命在旦夕。宇平太之汚行。吾甚憂之。吾死。則吾家遺物勿委於彼。請子管之彼如改心。則與之。勘左衛門諾。亡幾文之進死。勘左衛門如約鎖藏庫而歸。宇平太淫行益甚好博奕。囊為之罄。敗庫出什器鬻之。獨語曰。取我器物。得盜名。拙亦甚矣。公然請彼取金。彼不與。則殺之

耳乃至其家請借金。勘左衛門曰吾受文之進君委託君不改心。則不敢與也。宇平太曰悖哉汝之言。取父之金而不還以委託為口實。汝如不與。則我將有所為。勘左衛門曰。君如改心。則不俟終日也。宇平太曰。自今請改之。勘左衛門乃出金若干曰。今以救君之急也。宇平太佯拜。拔刀斫之。婦驚抱之。問所欲言勘左衛門曰。彼者子之故主也。汝必勿仇視彼。言畢而死。寛政七年十月廿五日也。宇平太去在土佐。侯捕之繫獄。享和紀元侯有追福之事。國中大赦。文之

進之徒為請宥。宇平太減死一等被放。即至勘左衛門家。謂寡婦曰。子宇平太也。曩殺汝夫。在獄七年。今過大赦免罪。乃父委汝亡夫以數金。請還之。不還則寄食於汝家。勘左衛門子八郎年十六。聞之大怒曰。汝吾父仇。而不報者。守父遺訓也。吾無與汝之金。盍速去。曰子餓矣。死者一焉耳。汝欲斬斬之。凝然不動。八郎將擊之。母止之。出金百圓與之。宇平太懷之去。母謂八郎曰。汝孱弱何敢當彼。刀法習熟之後。可以報之也。於是八郎精勵有年。將出國隸徳兵衛曰。君

出國索仇。似孝而非孝也。不治家而出國。誰治家者。不如得暇而後出。未為遲也。八郎如其言。三年六月。八郎之藝之宮島索仇。十月十日歸丸龜。詣象頭神祠。人群中見宇平太。不能討而止。宇平太曽遊象頭山下茶肆。與妓親好。遂欲贖之。定約懷金夜往。惡少年知之。摶宇平太將奪之。宇平太怒捕一人責之。少年詭曰。受妓之託至於此。言未畢。二人自後揮棒擊宇平太。奪懷中金去。宇平太被傷叫苦。人扶歸家。醫傷。傷愈之日欲報怨至茶肆。主人喜迎。[illegible]妓來。宇平

平太勃然曰。汝何故欲欺我也。忽起捽其髻擊之。主人驚奪佩刀。將去宇太攫投之。主人仰倒。脚蹴宇平太之陰嚢。宇平太悶絶。觀者如市。吏捕宇平太。徳兵衛見之仇人也。即告於八郎。八郎以書訴之。郷役大和源右衛門曰。汝志堪感。雖然彼為罪人。不得報仇。彼罪至小。及放逐之日。討之而可。八郎俟之。廿有五日聞宇平太被逐之報。至松鼻村要之。宇平太見之將逃。徳兵衛自後追。宇平太進退維谷。拔刀與八郎接。八郎先傷其頭。宇平太怒擊八郎左肩。八郎傷淺

奮鬪斫其右肩斃。乃告於源右衛門以故。請伏罪。源右衛門以聞。丸亀侯賞其孝義。

野史氏曰。勘左衛門欲使宇平太改行。數規諫之。恩友為仇。遂至禍其身。而猶委命於天。不使報仇。君臣之分可謂盡矣。然八郎安然不問罪。而可乎。宇平太之纍惡。天之所不宥也。天之所惡者。不討而可乎。況於父仇乎。

紀土谷又藏事

荘内侯之臣有土谷久右衛門者。養堀才藏為子。以女妻之。久右衛門妻沒。繼妻。生二子。長曰萬次郎。次曰虎松。虎松羸弱不能學武技。學醫於久米某。萬次郎好酒放肆。父戒之不改。父歿。益甚。才藏怒禁錮之。虎松數來訪。一日遇家人不在。萬次郎曰。彼夫妻厭惡吾如此。汝亦將不免。吾與汝欲避難於江戶。求出身之地。如何。虎松許諾。乃典衣物為旅資。乘風雨夜。脫檻。倶逃去。萬次郎淫蕩又發。以至宇津宮。囊已罄矣。悔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將還鄉。借金來。汝先至江戶。在某氏所俟之。還鄉。至父執荘吉家。請借金。荘

吉留之。告才藏。才藏使養子丑藏及族三藏迎之。萬次郎見之將逃。二人謂曰。我等決非有惡意。請歸。萬次郎曰。吾一去國。又何顏歸家。請使吾速去焉。二人將拘萬次郎。萬次郎窺隙倒二人。將脫。躓倒。丑藏跨刺其咽而絕。文化紀元五月十六日也。虎松怪萬次郎不至。還國探之。聞萬次郎遭害之狀。悲憤切齒曰。吾必報兄仇。再至江戶。為麾下士小笠原重左衛門之僕。改名又藏。重左衛門以擊劍聞焉。又藏就學之。精勵不倦。然不得進步。衆笑曰。拙劣無雙。勉勵無比。

又藏不為意。重左衛門曰。汝矮少無力。何劍拔是能為。不如廢之為愈也。又藏固請不怠。有間則揮木刀為刺擊之狀。習練五年。如有所悟。業忽進。重左衛門感賞。代己督業。又藏一日謂重左衛門曰。蒙君之恩顧久矣。何以謝之。今日得鄉書。母罹病。請賜暇。重左衛門許之。謝而去。既而又來曰。不幸母歿。請姑修業。居二年。錬磨習熟。極其蘊奧。於是始告復仇之事。重左衛門曰。汝之技至於此。可謂有神助者矣。復仇遂志必矣。又藏謝恩。還國。探丑藏之舉動。聞明

曰將展墓要之於途丑藏來又藏躍出曰汝嘗殺吾兄吾報兄之仇也丑藏曰殺子兄者非吾吾族三藏也又藏曰吾已聞知之何用遁辭爲汝速接刃丑藏曰吾有父兄在告別來受刃曰今幸逢汝此期不可失乃閃刃而進丑藏偷其短少冒刃照頭擊之又藏得微傷丑藏再擊耳邊又藏奮鬪斷其右腕丑藏倒左手揮刀斬又藏膝又藏亦倒謂丑藏曰欲耦刺何如曰可乃扶刀跪跟至墓前相刺而死云

野史氏曰語曰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藏矮軀羸弱拙於武事而精神所到拙極爲巧遂與勍敵較斷其右腕惜哉身亦受重傷尚能與彼耦刺也其死亦可

謂無遺憾者也已

紀淺田鉄藏事

大久保加賀守卒成瀨萬助者神心狂亂暴殺其同僚淺田只助其他被創者亦有矦捕萬助繫獄文政己寅七月某日也萬助在獄精神復故翌年二月脫獄不見形跡只助之子門次郎甫十二歲與養子鉄藏出國索仇詣相州鎌倉扮爲神道者自東海道至大阪經南海道遂至江戶鉄藏託門次郎於一橋矢倉邸內某氏獨詣大山石尊蓋祈報仇也去至相州伊勢原神宮寺爲虛無僧欲經歷諸州關門不通再歸江戶寓於木挽街馬場某家學劍法一年出爲日蓮宗徒乞食露宿探安房丨總歸仕干稻葉對馬守藩士矢島某爲奴每晨浴寒水祈神明明年三月辭去仕干村松街醫師印牧某得養母之書知萬助在水戶鉄藏喜歸與門次郎至水戶自下街探那波港過磯濱村祝街詣磐船山歸途窺市街見萬助在家乃入小松山又乘夜來見燭暗不分明翌又來窺不

見萬助至夜來見燭暗不分明翌又來窺不見萬助至夜襲之萬助與婦對酌鉄藏使門次郎開戶抗聲曰汝是七年前殺父之仇速受吾刃萬助驚起以小屏風拌之鉄藏擊之婦挽萬助鉄藏蹴倒之萬助怒將攫鉄藏鉄藏怒斫其右肩門次郎擊自左身至腕而斃水戶矦聞之賜金若干及衣服大久保矦賞之賜俸五十石班士籍

野史氏曰萬助一狂人而已矣其舉固非故殺也然精神復故脫檻而逃其罪極多矣於是鉄藏憤然與門次郎出國東奔西走艱苦有年遂達其志得班士

籍之榮。慰父之魂於九原者能祭以孝者歟。

紀山崎母子事

德川幕府麾下士神田右京之臣山崎莊右衛門與田邉彥作交誼尤厚。彥作者莊左衛門曾所推擧也。莊左衛門病歿。子平内嗣。遊蕩不在家。資產為之盡。數至彥作家思父之愛恩。與金若干。隨與隨散。彥作憂其無限規諫之。平内勃然變色。歸家憤怒無措。夜伺彥作之出遮其路曰。我平内也。報前日之恨。言未畢一刀截之。彥作不遑拔刀。倒而未絕。平内不顧去。有

人報之。婦々愕然走來。抱之問其仇。彥作切齒呼平内三而死。右京命捕平内。不在。遂沒二人籍。婦携女波留。出居陋巷。以裁縫為業。常謂波留曰。吾雖孱弱武士之妻也。不報夫仇則不可立於天地之間。汝亦武士之女也。父仇不可不報也。波留就叔父田邉源吾家學劍技。婦聞仇在尾張。獨徃探之不在。還江戶。母子為人家婢。以覘仇有年。一日母子過深川六間堀。見平内。追至中橋。母子擁前後曰報夫仇也。曰報父仇也。兩刃交加。平内不得遁。拔佩刀鬪。母子得傷不屈。遂斬之。右京聞之召母子。復祿。使平田佐十郎為女壻繼父家云。

野史氏曰。農工商賈皆有其職。士之所職者非勇武而何。為其婦者。亦不可無勇氣也。彥作之遺害也。婦子憤然不為女子之態。不屈不撓。凜然斃死勍敵遂復其家。有其夫而有其婦。其勇愈於男子也遠矣。

紀岩井兄弟事

淀侯臣有岩井善右衛門赤松久之亟者。二人在江戶邸為主簿。數遊花街資產為盡。相謀竊主家之金。得

罪所放。善右衛門至筑前知己某家。久之亟至遠江若林村互通書信。福岡侯聞善右衛門善武技祿之。久之亟貧困。聞善右衛門得祿仕。携男源次郎至筑前。託於善右衛門。請得仕途。善右衛門許諾。備加恩邮。教讀書授劍技。源次郎精勵異他。頗詣其精。侯召為近習。源次郎暴慢侮人。好爭鬪。人厭惡之。侯減其祿。善右衛門怒。招源次郎責其非。源次郎赧然而去。不堪憤怒。欲殺之以散憾。窺見善右衛門獨坐無人。躍入刺之而去。妻見源次郎走之急怪之。見夫死而

悍。欲追之無及。具狀以聞。侯使吏捕源次郎。不獲。遂沒岩井氏籍。善右衛門子半之丞欲報父仇。至江戶。寓深川。一日賈人萬助者來曰。君非岩井氏之子乎。曰然。何以知之。曰吾嘗為尊父之僕。蒙恩久矣。來訪尊父之安否也。半之丞深謝。告以父之死。萬助慨然曰。吾未得報尊父之恩。遽遭此難。不報其仇可乎。吾在此地探仇。君索之他州。半之丞大喜。至遠江訪久之丞居。久之丞出迎。謝源次郎撫育之恩。半之丞曰。源次郎非人也。曩殺吾父去。吾

欲報仇。來索耳。久之丞驚且泣曰。彼不知恩。亦倖禽獸。其罪無所償。吾過矣。吾過矣。入一室不出。半之丞往見。乃屠腹而死。半之丞呼隣人告其由。葬之而去。聞仇仕于細川家。至江戶告萬助。萬助入細川邸探之。果真。更姓名森山彈正。在國云。半之丞乃直赴肥後。扮為乞兒伺仇。罹病臥於路傍。藩士長山某知非尋常乞兒。殺之奪腰纏。事發覺伏誅。萬助怪半之丞久無書信。追來聞其死。慟哭不止。去至筑前訪岩井氏居。面其母告狀。母悲泣殆絕。半之丞有二弟。曰善次郎十三歲。曰半三郎猶幼。萬助欲扶善次郎復仇。母以其軟弱不肯。萬助曰。今知仇所在。不復何時得興復君家乎。母感泣托於萬助。萬助與善次郎再至熊本。告監官山路某。以彈正罪惡。請復仇。某以聞。侯使吏鞫問。彈正得實。奪其祿而檻之。允復仇之請。設埒於清閑寺原。善次郎提槍入。萬助副之。獄吏牽彈正來解其縛。令決勝敗。善次郎先鬪得傷。萬助代鬪斬之。善次郎刺其咽。二人喜躍歸國。侯復善次郎祿。使萬助班士籍

野史氏曰。為父報仇不遂其志者殆鮮矣。如半之丞可不謂不幸之極乎。不有萬助誰使弟繼其志報其仇乎。如善右衛門者。可謂得其臣者矣

紀村松藤吉郎事

駿賀國八楠村之農村松藤吉郎之復父之仇也。初藤吉郎父源大夫與次子彌平季子藤吉郎。至江戶。彌平出為某氏隸。源太夫與藤吉郎在津山侯邸為隸。房長新平者有過失。源太夫代之。囚。幾暴死。蓋新平毒之也。藤吉郎在外聞報。與彌平馳來。父既死。慟

[illegible][illegible]及天保丁酉四月十七日也。彌平歸鄕。藤吉郎留入商家。數年後娶妻生一子。貧窶殊甚。出為雇夫。一日途上逢吉太郎者。嘗在津山邸相知也。互叙舊吉太郎曰。子不知乎。乃父之死非病。新平毒之也。藤吉郎驚流涕曰。予與父出鄕僅數月。遭此難。此怨不可不報也。問新平之鄕里及面貌。曰生係南總。年五十許。額上有刀痕。藤吉郎即到津山邸探之。不在。出仕于麾下士小林權左衛門。權左衛門善刀法。欲授刀法。藤吉郎拜謝。歸家出妻子。未請曰。願以餘

暇受業。權左衛門允之。精勵四年。極其奧旨。謝恩且告以復仇之事。權左衛門曰。汝練磨之功。超越於衆我知欲有所為也。聞汝先欲經歷總房之地。予妹夫三浦與左衛門者在房之松田村。汝在彼家搜索尤便。以書付之。藤吉郎即至安房。留三浦氏三月。不見影跡。壬子二月辭去至松谷村。寓兼助者之家。授少年以刀法。偶散步海濱。有漁丁森松者。年六十許。未調曰。難哉為刀法之師。取敗則招侮。得勝則受怨。我往時在江戶。以怨毒人。飲食亡不得不用意也。藤吉郎熟視其面。額上有刀痕。心竊知新平。乃按劍曰。吾汝曩所毒殺源太夫之子藤吉郎也。汝自陳其惡。吾索汝久矣。今欲報仇。盍取兵來。新平直執短棹來。忽擊頭上。藤吉郎支之。棹折。進洞其胸。絕捋斬其首。漁丁數十人提棍棒來圍曰。汝何故殺我長也。藤吉郎振刀捋脫去。兼助來呼曰。孝子報父之仇也。漁丁四散乃護藤吉郎歸。藤吉郎謝其厚意。在御有年。後某侯聞而祿之。

野史氏曰。語曰。父子之道者天性也。能全天性者。世

不聞有其人也。藤吉郎寠寠一小民。而聞父死非命出妻屏子。辛苦十二年。遂報其怨者。可謂全天性者矣。某侯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有故也哉。

紀唱凡事

加賀大聖寺藩主前田備後守次子大學。為人姦狡好遊獵。數出于田野。一日至越中富山清水村放隼摯鳩有川隅焉。前岸有群鵝兒童逐之。鵝飛散。隼驚而去。大學大怒。捕兒童斬之。從者索隼急。隼下田間。農夫集未捕之。里正某之子奪隼而走。農夫持縧不

放誤傷隼脚。從者捕某子至。大學斬之。令捕農夫皆逃去。大學怒猶不已。至代官高橋清左衛門家。清左衛門驚出迎。大學曰。汝所管農人。妨吾遊獵。吾既誅二人。餘皆逃去。欲使汝悉捕之也。清左衛門曰。農夫之罪臣職之由。然此地有主在焉。告之斷罪相報。大學辭屈而歸。清左衛門至大聖寺。以聞侯。召大學責其罪。大學赧然歸邸。憤怒無措。召侍臣曰。誰告侯者。對曰聞清左衛門曩登城。大學曰。果然。吾將報之。使人窺之。偶清左衛門入城。大學使侍者要歸路招之。清左

衛門至。大學曰。招汝無他。吾購得書。欲請汝之鑒識也。清左衛門乃見之。大學自後飛槍刺之而斃。侯聞之。與老臣議。皆曰。不如秘之也。議遂止。清左衛門有弟。曰作左衛門。在江戸。聞報歸國。慨然曰。兄仇不可不報也。稱病請暇。為修驗者。更名喝凡。常在城下。伺大學之出。大學暴行益甚。老臣等謀幽之於一室。喝凡知事不成。出國經諸州。在外五年。聞大學遇赦而歸。請代官佐々木喜四郎曰。我願結茅於加能之境以弔兄冥福。允之。喝凡自謂。吾伺仇者也。素無未來

成佛之念。於是彫閻羅王石像。建于其傍。大學快々不樂。將之京師。近習里見源吾井口半兵衛僕隷十餘人擁駕。至於柳瀬。喝凡躍然曰。時期至矣。持短槍伏于路傍。駕至。忽起刺。輿中洞大學之脇。倚閻王像為屏。與從者鬬。半兵衛源吾死之。餘或傷或逃。喝凡曰。吾事終矣。剸刃於肚而死。城下聞報騷擾。市尹率步卒來。則喝凡既死。後呼此地曰喝凡衢。

野史氏曰。大學之惡。可謂殘賊人民者矣。為之下者。呼吸於壓抑之下。吞聲悲泣耳。雖然天之賦命於人。

何有私乎。積惡之報。不得免。遂死喝凡之手。人將言誅一夫之大學。未聞殺巨室人也。

紀井上傳十郎事

弘化中肥前長崎有本莊茂平次者。得罪至江戸。改名辰輔。仕監官鳥井甲斐守有寵。辰助為人奸狡陳長崎吏人私曲之事。大被信用。鳥井氏轉為市尹。欲得老中水野忠邦昵近。不得其使。謀於辰輔。辰輔曰。武州大井村有修驗了善者。以善祈禱著焉。臣竊往為其徒弟。諂利令行非常之咒詛。君即捕了善及臣鞫問

則臣自證之。君以彼呪詛秘術。密告之于水野氏。則水野氏必賞發摘之功。鳥居喜如其言。忠邦果賞其功。遂昵近之云。辰輔曾以秘詭之計問於其所親井上傳兵衛。傳兵衛善劍法。為人剛直。聞之規諫辰輔。辰輔恐其計之洩外。殺傳兵衛於下谷御成巷。天保九年二月也。傳兵衛弟熊谷傳之丞者為松平隱岐守臣。聞兄死。欲報其仇。脫仕籍出國。其子傳十郎亦從之。然未詳仇人為誰。傳之丞竭心探索無不至。遂知辰輔所為窺之。辰輔亦覺之。誘殺傳之丞。先是十

津川人小松典膳者。學劍法於傳兵衛。亦欲報師仇。至江戶。與傳十郎蹤跡辰輔。辰輔既殺傳之丞。辭鳥井氏至長崎。潛匿知己之家。故二人不知其所在者數年。時鳥居氏得幕府之罪。辰輔亦為所捕。致江戶獄。二人聞之大喜。俟其罪之決此月六日。辰輔遇放逐。二人在一橋門外俟之。辰輔乘板輿出評定廳。二人見其來。自輿中曳出曰。吾二人報父及伯父之仇也。典膳曰吾報師仇也。辰輔驚顏色如土。不出一語。二人自左右刃之。典膳剚其喉。府下之人惡辰輔。

陰助者居多云。

野史氏曰。甚矣辰輔之惡也。規諫猶不改。恐惡之洩於他。殺之遂其非。以塞其口。雖然邪不敵正。應報忽至。遂為逮捕。授首於路頭。聞者快之。猶恨不嚐其肉云。

紀廣井盤之助事

土州藩有廣井大六者。世為徒士。妻生男熊太郎而歿。繼娶以某氏。熊太郎仕義母孝。人稱之。大六好漁。一日至浦戶海港獲魚。掉舟將歸。會有鄉社之祭祀。同

僚棚橋三郎者醉步蹌踉過堤上。呼曰。汝使吾達前岸。大六欲責其無禮。與醉人爭無益。徐謂曰。子欲到前岸。則有渡船之在焉。三郎怒拔刀曰。有渡船吾能知之。何俟汝。欻躍入舟。大六欲避躓倒沒水中。安政紀元乙卯十月二日也。熊太郎在仁野村。聞父之橫死。直歸家。三郎既為官所捕。明年六月三郎被逐。廣井氏亦沒籍。熊太郎入宗家籍。仕于公孫豊尚君。官暇學刀槍。公感其志操。賜名盤之助。恩寵優渥。然報仇之念不能已。欲出國則無養義母之人。欲養義母則

不得報父仇。進退維谷。乃聞仇三郎將航米利堅慨
然決志欲先彼之不出討之不得其間。在外僞致書
於義母義母披之則妹之書也。有母病危篤之語。義母驚
走赴之盤之助乃歸干家旅裝遺書將去。躕躇熟思自謂
今去國不知歸期況有疾病事故乎一拜義母顏而出國
可也又脫旅裝。至叔母之家義此詰盤之助曰曩所贈之書
出誰之詐術也予母予母更無異狀也盤之助曰是大母公得
壽之祥也。請賜壽杯義母則出酒肴一家團欒互酬酢。宴畢
盤之助伴義母歸途中謂之曰予今夕當宿眞間大母公有病使

人代之候之無恙欲謝其人請自是去。獨揮淚而別
六年己未十二月四日也單劍孑行。欲至篠口。失道
入北山。一步高於一步。風雪埋途。將沒脛。躓輒陷溪
底數十丈。幸得無恙寸步尺退至樵舍焚柴取暖翌
曰逢人。始知迷途。下溪數里。至蘘荷地宿焉。時有殺
人者追者誤認盤之助。以兵圍之盤之助知不免遂
就擒詭曰我母有病欲祈象頭神祠也以示無他。不
許遂繫獄明年被逐既而義母亦適他居歲餘。貧寠
特甚曾與高岡清瀧寺僧宕識者相識乃投之爲末寺北

地村藥王堂守夫。傍授村童以讀書。明年十月遭赦
歸鄉。聞仇三郎在豫讃之間。請官學掾於鎭西。其年
十二月。得官准出國。更姓名吉川岩藏。搜索不在。乃
上京師得諸司代板倉筑前守臣西村敬藏之援。爲
虛無僧。周遊各地以索仇。遂居河内堀溝當此時諸
藩之遊士。主張攘夷說。天下騷擾。虛無僧亦禁周遊
盤之助犯憲。至大阪居數日。受譴責。遂還俗至伊豫
三島。聞仇在西國。尾而行。土能山聞則逃亾入山本
長五郎者也。盤之助失望。歸松山。浴温泉。遺失囊金。

之廣島。就槍術師島末源太借金一方東上。無旅貲
乞食露宿至播州須磨。疲困不能發。路傍有一商
人憐之。與團飯及錢若干。盤之助稍得氣力。至大阪。
適勝安房守管軍艦在此地。盤之助慕其名。望乃就
坂本龍馬高松太郎諸子致意。安房守延見且慰曰。
索仇之人東馳西奔唯從意所欲然不如俟時也。我
必令達汝志。書依賴狀與之。盤之助拜受之。去投長
街客舍扮爲行商。擔野菜朝出夕歸。此街也無賴惡
徒所團集。盤之助與之爲爾汝之交。偶與衆飲。一人

曰江戶角觝松兵衛者嗜酒與我等相親彼曩在土佐殺人在此地數年去居堺之並松今在紀州加田爲砲臺役丁欲與彼酌不得互話往事盤之助問其容貌年齡似仇三郎即[illegible]至勝氏欲告之氏上京不在將出門人佐藤高松等曰先生歸則我等應尾行也盤之助謝去訪安井九兵衛九兵衛者市中之長吏受勝氏之命探偵仇家者九兵衛所聞與盤之助符因直赴紀州翌日安房守歸見遺書曰不意事出倉卒偶高松氏有病乃使佐藤某及紀伊人田中昌

藏等五人援之先是三郎得紀州藩嫌疑入獄盤之助聞之將有所訴途逢佐藤某來與俱至和歌山其他四士亦來會既而有三郎被逐於國外之報人聞此舉來勞者數十人水藩之士五六名亦在相與會飲盤之助謂田中某曰三郎無刀必矣宜買刀與之某乃就家取而授之翌未明盤之助發宿行四里達國境俟三郎來遠近之士民聞有復仇來觀者如雲午後獄卒率三郎來放於橋上盤之助突然出曰汝者土佐之慶次郎耶曰否然則爲誰曰栅橋三郎也

盤之助曰咄汝識我歟我者廣井大六之子盤之助也曩我父因汝死非命汝記之否三郎曰汝父過溺水耳水藩之士罵曰汝非武士乎臨此時猶欲遁耶謂卑怯之甚盍決死三郎知不免俯將受刃盤之助曰不動者侔木偶取刀授之佐藤田中等縛三郎於樹令裝束水藩人請爲授盤之助辭曰吾一人足矣願備仇之遁逃於是占街路二十間爲場盤之助自東三郎自西進各拔刀鬪未數合烈風暑雨俄然至衆令止鬪須臾而風雨頓歇再接刃盤之助斫三

郎右腕又斫其頭倒尚將寸斷之衆止之乃刺其咽而絕盤之助向衆謝之託屍於里正以俟罪明治紀元甲子六月也距父之死九年於此遂得達素志代官致之於堺之官司鳥井越前守延見慰勞之安房守亦聞之遣使齎幣謝紀藩且請幕府使盤之助歸國七月有命歸國禁遠遊盤之助決死俟命數月遂得無他廢舉以爲親衛士九月六日以病歿于家年二十七

[illegible]史氏曰孝子之遭遇時運之厄不可不知其所輕

重也。如盤之助欲孝於母。則不得復父仇。欲復父仇。不得養母。於是也决意取重。去國數年。艱楚以得報父仇。若使之安君之恩寵。泰然守養母之一事焉。則人謂之不孝。又無如何也。知其所輕重者。於盤之助也見之

紀農夫兄弟事

陸中盤井郡中川村農長大夫者。與同村彌太郎争田。彌太郎怒殺長大夫而去。長大夫有二子。兄曰幸治。年十八。弟曰幸七。年十四。兄弟傷父非命。欲報其

仇。巡歷諸州索仇八年。歸國省母。兄弟有事過江刺郡人首村。路遇彌太郎。彌太郎見二人曰。吾曩殺汝父。韜匿有年。今遇汝者天也。欲遁可得乎。聞汝索我久矣。汝快意報仇。幸七見仇不佩刀。脱副刀授之。曰。子持之鬪。彌太郎辭曰。短刀不為吾用。因拔路傍禿木來曰。是足矣。幸七鬪數合。勝敗未决。幸七見其虚。斬右肩斃之。事在明治二年。

野史氏曰。彌太郎之惡。固不足論也。然對兄弟自首。有快意報仇焉之語。可謂自知其非者矣。觀以木代刀。比他之仇人僥倖欲免死者。則固非同日之論也

紀飯高兄弟事

飯高氏兄弟。長曰直七。次曰竹次郎。季曰秀三郎。安房國長狹郡濱波太村人也。父曰善左衛門。濱波太之為地也。在安房極東海角。民皆以捉鮑鯛鰯為生業。村豪有平野仁右衛門者。兼并欲網利。民懷不平。推善左衛門為訴首。善左衛門即為一村總代人。慨然訴于花房藩廳。藩廳聽之。仁右衛門不利。一日村民遇廣場村。海濱有先

屍横於沙汀。見之善左衛門也。驚走報其家。直七兄弟來視之。顱頂耳後有撃刺之痕。非尋常溺者之状也。直七泣謂二弟曰。是必仁右衛門之所為。相與謀欲報父仇。明治二年四月也。直七年二十一。竹二郎十五。秀三郎十三。日夜窺仇家之隙。仇家亦自警。平野氏之第在濱波太海中。據島構宅。墻壁高丈餘。重門堅鎖。是歳十月廿二日夜。直七與二弟。乗暗竊浮漁舟上島。皆携刀。二弟在門備遁逃。直七獨進。排戸入其第一室。仁右衛門次子謙藏驚覺曰。賊誰。直七

不答。振刃斬之。走入第二室。燈影暗淡。不辨寢所。仁右衛門夫妻方驚起。直七擊仁右衛門。傷腦及胸。後有人自直七之後出。將捕之。直七反刃擊之。斬其面焉。仁右衛門三子勇藏也。長子仁惠出鬪。又斬之。丸出門。告二弟曰。仇既報矣。徒死無益。與俱奔東京。潛匿於各所。五年十月。官捕直七下獄。二弟聞之自首。六年八月獄成。直七當斬。竹次良懲役十年。秀三郎以幼弱聽收贖。直七之就刑。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觀者為流涕云。

野史氏曰。維新之際。有不浴王化。未脫封建餘習。猶

恣其強暴者。如平野氏是也。飯高兄弟悲憤不能已。不請于官而斬其仇。擅殺之罪雖不免。其志全出自孝。不可輕視也。

紀村上兄弟事

赤穗藩主森越中守忠德之臣。有村上真輔者。為用人役。勤仕有年。安政三年丙辰春。忠德告病致仕。子忠弘嗣。四年閏五月。忠弘卒。忠弘有二弟。曰遊龜丸。曰扇松丸。年寄役森續之丞稱忠弘遺命。將立扇松丸。真輔竊聞之。與國老森內膳謀。直至江戶。請遊龜丸為嗣。是為美作守。內膳真輔等請忠德曰。嗣君尚幼。願君與聞政事。是國家之幸也。忠德曰。寡人有病致仕。無意執政務。汝等宜盡力乎國事焉。真輔等歸

于國。內膳罹病死。先是真輔二子賂之助。為同藩士河原某養子。聚徒教授。其徒銃卒某二子鞍掛寅次郎者。有英才。出為廣間坊主小林某養子。進為茶道役。與續之丞深結黨。將有所為也。呈辭表於側頭役村上直內。真輔長子直內嘗聞賂之助之報。不許續之丞為。請於側頭役柴田某。免其職。寅次郎在國隱居。亡幾至江戶。稱入於水野侯儒臣鹽谷甲藏之門。常在邸中。與續之丞及吉村牧太郎入江新之丞醫師三木元淑等結黨。與忠德妾花江者謀。使忠德再聞政

務。十二月。忠德以牧太郎新之丞爲側頭役。以寅次郎爲勘定奉行。免用人役西川瀨左衞門勘定奉行小川平左衞門職。國內人士聞之洶々。五年戊午春。國老森主稅太目附橋村信之進等至江戶。謁忠德曰。曩內膳眞輔等請君再聞政務。不許。今無故與聞政務。變更制度。退故老進年少。臣等甚憂之。忠德蹙然曰。寡人非喜聞政務。第從續之丞等之請也。續之丞等請寡人曰。當今之世。不矯正因循姑息之弊。不擇舉英才智能之士。則國家將衰。寅次郎者博識

多才。藩中之俊秀也。使彼掌出納。國可期富矣。寡人信之。舉彼輩者。謀國之隆興也。今聞國內人士洶々。始知陷彼輩術中。是寡人之過也。乃禁錮續之丞及牧太郎元淑等。放逐寅次郎。文久二年壬戌春。諸國勤王攘夷之徒上京師。都下騷然。有銃卒某弟西川升吉者。爲人奸黠。往來於京攝之間。與諸國遊說士交。外唱正義。內逞詐欺。藩士山下銳三郎。田河運六。西川邦治。山本隆也。吉田總平。八木源左衞門。濱田豊吉。青木彥四郎。木村寅次。高村廣平。松本善次。松

村茂平等黨之。稱十三士。煽動藩士。侯使吏捕升吉及其黨繫獄。酒井雅樂頭臣河合某。與主稅爲姻戚。寄書告西川升吉等有功無罪之狀。主稅以聞於侯於是赦升吉等罪。九月。薩長土三藩上京師。侯使直內探索。直內留京師數旬。欲報事情於國。十一月廿七日。去京師至伏見驛。會國老各務兵庫至。兵庫欲迎忠德于江戶也。共談京師事情。升吉急遽來。謂兵庫曰。聞三藩諸士出大津驛。欲留卿之東下。兵庫乃與直內入京師宿四條旅館。夜半升吉來曰。明日長

藩士佐々男也。土藩士平井收次郎等。將來會也。直內疑之。翌日訪長藩士村田次郎三郎。土藩士平島八助等。問收次郎等所爲。次郎三郎等皆不知也。直內歸謂兵庫曰。升吉之言。難信也。使彼久在此地。招禍必矣。不如歸之于國也。兵庫不肯。少焉男也與同藩士小畑某上岡某來。謂兵庫曰。貴藩幽閉之士皆無罪也。盍赦之。兵庫乃謂直內曰。卿歸報于國。予以赦罪狀付之。直內曰諾。兵庫出而不歸。直內至大阪宿旅館。升吉善次來曰。我等直歸于國。欲除奸吏解

幽閉也。直内益疑之。欲有所問。躡兵庫上京師。不在。乃問收次郎以兵庫等所與謀。收次郎曰。彼口唱正義。未知有幕府遣勅之事。所言不過除奸吏解幽閉而已。使此輩留京師。亦無益于國也。直内聞恥之。寄書父真輔報事猜。真輔常惡彼輩所爲。升吉等亦忌真輔。目爲佞奸阿黨謀除之。十三士等欲殺真輔及主税。十二月九日夜。升吉與數名。訪真輔。真輔既就寢。怪而問故。升吉等曰。有同志者報云。將有事于京師。故來謀也。真輔出。升吉等急斬之去。豐吉等襲主

税。税登城不在。乃伏城門。主税出。伏起。主税曰。賊何者。敢無禮。拔刀闘。傷豐吉衆。圍之亂擊。斬其首。副斬奸狀。拔於大目附役宮地萬之助門内去。直内駱之助皆在京師。乃幽其家族。以續之丞爲用人上席。以收太郎爲給人上席。奸黨等謀殺直内及駱之助。有人告之。十三日夜。直内與駱之助。竊搭船歸。至新濱。聞奸黨等要於途。至讃岐小豆島。匿於知己之家。真輔從兄神吉良輔寄書使歸國。十七日。直内與駱之助歸。即夜幽之。其翌萬之助召駱之助。傳放逐之命

駱之助。愕曰。不知我有何罪至於茲也。萬之助曰。矦以爲有罪。何可得問乎。駱之助怏々而去。奸黨伏途候之。駱之助怏々而有脚疾。不能逃走。親族擁之入福泉寺。祖先墳墓所在也。與僧同哀訴請命。不許。真輔從弟齋半輔請留之。大目附役青山某曰。駱之助放逐之臣也。留之者亦有罪也。半輔默。小川省吾謂良輔曰。駱之助既獲罪。欲免豈可得乎。與羅黨人之鋒。不知自刃之勝也。良輔告之駱之助。遂自刃。三年癸亥正月。萬之助召直内及親族告曰。十三士之徒。

報國盡忠有功于　朝廷。大原卿既奏之於　闕下。長土兩矦亦有賞賜。汝等不可有挾私怨復仇之舉也。直内切齒泣涕。從命。物頭江見又兵衛亦召良輔及津田民右衛門（真輔甥）傳命如萬之助之言。忠德既辭政務。矦之叔父徹之助代而歸于國。二月某日。奪直内祿。直内有病。寓於須知正路之家。（正路者。真輔四子四郎也。爲須知某養子。後欲報父兄仇。去歸于家）三月十四日。十三士歸于國。囚于獄。升吉總平等。在獄中托書。於獄丁密報其徒。獄丁獻之於徹之助。徹之助深惡奸徒之罪。續之丞省

吾等大懼。至大坂。面士藩士謀之士藩士乃至赤穗。說以十三士等無罪。六月廿八日赦十三士罪。主稅及眞輔駱之助等。亦錄祖先之功。復其祿。眞輔五子慥五郞嗣家眞輔駱之助皆得無罪。眞輔三子行藏。六子六郞等。悲憤激切。上書請雪父兄冤。奸吏壅蔽不通。某日奪續之丞職。徹之助欲罪奸徒以藩吏多出自奸徒。不果。將至于江戶。聞奸徒等要於途。留數日。微行而至。不日。復續之丞職。元治元年甲子三月。升吉出奔。七月十五日。銳三郞。邦治。總平。善次。運六。豐吉。廣平。茂

平。寅次。隆也。及其徒山下惠助。高田源兵衛等亦出奔於長門。續之丞謂族曰。藩士陸續出國者。得無非君失御臣之法乎。族深憂之。遂稱病致仕。以弟扇松丸爲嗣。是爲越後守。九月廿七日。脫走之士寅次及善次豐吉等歸于國。至族之香花所華岳寺。與僧酌酒談話。就寢。夜。善次與豐吉至先族墓前。刺喉死。寅次驚逃去。慶應元年乙丑二月廿七日夜。升吉與其徒疋田元治。幸田豐平。歸于國。至福泉寺爭鬪。升吉被傷而死。豐平逃去。元治被傷。不能逃。托擁護召其徒野上鹿之助。大岡武右衛門。室井瀨平。山田五助等。吏捕元治繫獄。慥五郞請升吉屍。不許。四月廿八日。檻彥四郞。五月二日。鹿之助。武右衛門等繫獄。彥四郞在檻中自殺。三日戮升吉屍梟首於尾崎河原。十月十八日夜。元治脫獄去。二年丙寅五月。赦直內罪。三年丁巳四月廿八日。放逐鹿之助。晦日。六郞在播磨赤穗郡用世村與鹿之助遇。六郞曰。汝殺我父兄。今與汝遇天也。父兄之仇汝速受刃。鹿之助逃。六郞急斬之爲兩斷。明治元年戊辰二月十九日。大赦。賜

直內以祿五十石。以駱之助子龜太郞班給人席。瀨平武右衛門及脫士歸國者。亦復祿。四月十六日。直內訴父冤。中村善右衛門與物頭平井五郞左衛門謀。諭直內曰。卿令賜俸祿復士籍。何榮如之。訴父冤。恐非其時。汝暫止焉。直內曰。已知父冤。不得不糾奸徒之罪。是非一家私怨之事。爲國家正典刑也。善右衛門不能答。閏四月。長藩送致脫士銳三郞。邦治。總平。運六。廣平。茂平。隆也。惠助等于赤穗。族使善右衛門致于備前請裁定。四郞。六郞。至岡山藩廳。訴父冤。三

年丁卯冬。岡山藩亦使監吏送致于赤穗。直内行藏等望有公明正大之處斷。及獄成。仇人止得暴擧之罪而已。兄弟大失望。仰天歎息。直内病死。行藏等無由訴父冤。憤然決意欲報仇。四年二月。仇人恐有報仇之擧。將逃紀州高野山。兄弟聞之曰。報仇之期至矣。與池田農夫也眞輔男出島幕臣池田氏養子及親族津田勉水谷喜一郎赤本俊藏信道至和泉堺。三士爲商窺仇至。廿九日。兄弟至高野山黒石。地名相刺擊之地。三士報曰。仇將至。各伏路傍候之。仇鋭三郎。邦治。總平隆也。源左衞門。運六等。魚貫來。三士發銃爲號。行藏四郎出其前。六郎農夫也擁其後。曰報父仇也。齊拔刀迫之。仇出不意。氣褫魄失。欲逃不得。相共接戰。兄弟鋒鋭。不可當也。或傷或倒。三士自傍出奮擊斃數人。仇悉斃於刃下。兄弟謂三士曰。幸因卿等之援。快意得報仇。三士曰。我等之援。衆敵何得藏之乎。今引敵於要地。不使一人遁者。是非出神明之加護乎。兄弟農夫也等大喜。乃詣父及勝之助靈位。斬仇首祭之。慟哭者久之。

野史氏曰。村上兄弟欲訴父冤。言路壅塞。使冤鬼泣于地下者數年矣。直内不得報父仇而歿。可謂遺憾也。假令奸謀欺衆士。邪說蔽一藩正道。何有不貫逼之理乎。天道巡環。悔罪自刃者有焉。野山之擧。遂馘仇首。以慰父冤魂。語云。邪不敵正。信哉

日本復讐義烈傳後序

予與福田以成信交十餘年。一日以成以所著日本復讐義烈傳示予。々受而閱之。熟讀數次。遂為之序曰。夫以血氣之忿怒。而傷殺人於刃者。其源毒出於私欲私情。其私欲私情也。或嫉妬人之才能。或戀慕人之妻妾。一有不如已意。則

怒氣猛然。遂為暴擧。是姦賊惡虐之徒。固不可置於歯牙之間者也。縱然逞私欲私情於一時。其究無不傾覆敗亡者。天道好反。可不畏乎。然而歷百代。其徒不盡滅絶。何也在敎化之行不行如何而已矣。我　皇國重義之俗冠絶于萬國。故人以非義傷殺其父兄。則為其

子弟者。雖幼童婦女子。千辛萬苦。沐浴風雨。遂能復其讐。況於儼然大丈夫乎。戊辰以降。制令一新。萬機隨宜。刀劍銃槍之器。藏而不用。文教敷海隅。開化及庶民。近頃拜讀　詔書曰。凡復殺人者。有司逮捕辨明其事實。以加天誅焉。使其復讐者免沐風浴雨之苦。亦仁政

古今復讐日本義烈傳後序

之餘澤也。嗚呼遭遇聖人之治如斯。而四海億兆之民。安得無姦賊惡虐之徒乎。故施敎化之要。在抑止私欲私情而已。是以成所以有此著也。以成曰。此著在五六年前。今而觀之。莫是陳腐乎。予曰。否々。方今文明之際。　詔書既禁復讐之擧。而因此書而上磨孝子義士

之節。下戒姦賊惡虐之徒。教化行而人道正。姦賊惡虐之徒盡滅絶焉。則此書之功豈不洪大哉。予素兄事以成。常欽以成之學之才。今又閲此書益服其博識强聞。熟玩十日書以還之。明治六年六月抑所淑撰。

明治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板權免許
同　年十二月　出版

著者　德島縣士族
福田宇中
阿波國名東郡富田浦町
二千三百一番地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眞部武助
同南區長堀橋上二丁目一番地

愛媛縣士族
中西又市
德島縣河波國名東郡小山路
百十四番地寄留

發兌人　德島縣平民
小川六郎
阿波國名東郡西新町
[illegible]

植松金兵衛　著

日本忠臣録

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千葉縣朝野正文堂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千葉縣
朝野正文堂鉛排本影印

中村正直先生校閲并題辭
植松金兵衛著

日本忠臣録

稲田玉山堂
朝野正文堂
發兌書肆

序

以人生為夢幻泡影者謂夫尋常庸衆與艸木同腐者也若是書所録我邦忠臣則猶日月之光與天壤而並存亘萬古而常新讀其傳記想其

忠烈百世之下使人愛慕忻〻焉起而欲傚之豈不感乎哉嗚乎鈞是人也或為艸木或為日月在我而已矣植松氏需余敘于是乎言

元老院議官中村正直譔

明治二十年五月

日本忠臣録例言

一此書、傚浅見氏之靖献遺言、纂古者名将忠臣、爲十餘巻、基大日本史贍録焉、且考其事蹟、附已意、充参考余之鄙言不文、覧者其恕焉、

一余之浅學無識、何足撰忠臣、然就其言視其行、考其蹟察其志、如今井兼平、忠義仲反王家、是固不可謂忠、如大石義雄、忠長矩背官法、得忠之一端、不可謂全忠、故不取焉、如平重盛、爲人龐議、非無美玉之一疵、然爲公忘私至誠惻怛、不得不謂忠、故取焉、

一上古、君仁臣義民朴、故上下穆々、中古、君奢臣逆民黠、故上下乱、於斯忠臣代出、及足利氏奪天下、若無君、微弱不可勝言、及織田豊臣徳川氏、亦追其轍、天子擁虚器耳、雖然所以致今日

復古之治者、由徳川公興道學使天下知道也、

一以上古與中古近世、譬之民家、上古、猶創業之時主勉婢僕亦從焉、中古、猶中世家富主隋婢僕驕、近世、猶子孫極貧漸挽回家資者、嗚呼天運有時復焉、爲臣民者、宜居治不忘乱在文不遺武、是余所以忘謭陋成此編也、

植松氏識

日本忠臣錄目錄

右共十卷

日本忠臣錄卷之一

北総　銚子　植松金兵衛編撰

和氣清麻呂

和氣清麻呂備前藤野郡人、其先出自鐸石別命、鐸石別命曾孫、弟彥王、應神帝時、以軍功、賜吉備磐梨縣、因家焉、清麻呂、蓋弟彥王十二世之孫也、舊姓磐梨別公、後改藤野別眞人、爲人抗直、叙從六位上、爲右兵衛少尉、神護中授勳六等、改賜姓吉備藤野和氣眞人、進從五位下、遷近衛將監、兼美濃大掾、賜封五十戶、景雲中又改賜姓輔治能眞人、帝素敬宇佐神、如事生、其所憑語無事不從、及寵僧道鏡、爲法王、大宰主神中臣習宜阿僧麻呂、希旨矯奏、八幡神教言、令道鏡卽皇位、天下太平、於是帝召清麻呂於御床下、曰、昨夜夢八幡神使來曰、大神欲憑汝姉尼法均、有所言、汝

宜代法均往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麻呂曰、大神欲使我卽位、今所以請使者蓋爲此也、汝詣宇佐、奏神教、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大政大臣、委以國政、如違我言則處重刑、時眞人豐永謂清麻呂曰、道鏡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游、清麻呂誓死而往、詣神宮請教、神憑語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緒、無道之人、宜迅掃蕩、清麻呂還奏、如其言、道鏡大怒、解清麻呂本官、出爲因幡員外介、未之任、追給與其姉法均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託宣集曰、清麻呂詣神宮列神寶將陳宣命、神憑曰、神寶者、聖慮所腆、不忍卻、如宣命不待汝言而知、不願聞、清麻呂祝曰、今所請教國家大事、巫言難信、願示異、忽有物而現、如滿月、清麻呂怖愕、莫敢仰視、又憑曰、我國家君臣分定、而道鏡悖無道、覬望神器、天日嗣必續皇緒、汝還奏如吾言、勿畏道鏡、吾必濟之、又引書記曰、清麻呂拜神殿、俄雲起雷震晦冥、清麻呂大恐乞哀、稍仰視、有五色焰光、閃々殿上、少間神憑禰宜曰、自神代至當時、皇孫相繼、永世不可易、而今以僧爲宰輔、古所未有、況卽位乎、天下豈得一日晏如哉、汝具奏我言、清麻呂俯伺而退、天卽朗然、清麻呂歸、帝與道鏡並坐、召清麻呂問神語、以實奏、帝悵然、道鏡大怒、目如灑血、面色乍青乍赤、睨視罵曰、姦人被人唆賺而陳虛說、決非神意、請處重刑、帝許之、斷其膕筋、流于伊豫、道鏡使人殺清麻呂于道、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會勅使來免、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備後封二十戶與之、寶龜元年三月清麻呂、自謫所上書曰、伏聞人臣之禮、盡忠無貳、致命之道、泥肝不避、遺顯名于後代、流功業于無窮、斯則忠臣所以臨危致命、義士所以忘身存

節、臣清麻呂再奉使宇佐大神宮、請問國家太平、大神之教、不合西命、竊惟、信者、國之重寶、豈可顧身亡寶乎、又至尊至威、君之與神、誰敢乖乎、故復命之日、直言不避、其大神與西方不和非唯今日、事明先奏、臣依神語作奏文詳畧二通、畧本上西方、詳本獻御所、又彌阿曾麻呂語臣曰、大神不和者、從前然矣、若按前後奏狀涇渭自分、神威由致、今臣畏罪不言、則恐非臣民之道、故畧而陳之、去年春勅、昨夜夢有大神使來曰、欲見法均尼有所附奏、叡慮以爲此必天位之事、差清麻呂代法均受教、臣敬畏戰慄、自顧任非己分、何能堪之、歸命佛神、結心眞信、荷重旨而履薄氷、引蹇足以臨深淵、既而祝曰、臣鬼神之所召、至尊以代耳目、伏願立示靈異、顯答聖旨、大神憑祝韓島勝與曾咩、誠臣吾言莫令聞西方、臣祝曰、國家大事、臣難獨奏、先獻憑語之狀、卽作奏文二通、一藏神

宮之前、一附使獻之、中有大事二條外有小事一條、大事、一屛逐汚濁之人、二天之日繼、如人握鐵、正而莫倚、小事宮雖同、殿須異、伏思非神明誰得言之、如不從則恐違神旨、又臣獄中聞民語大神憑曰、吾今遷於此大隅當速立祠、海中造島神等未得所依、亦宜立祠、今之所憑、事理當然、是以敢書腹心謹奏、是歲光仁踐祚、竄道鏡于下野、復清麻呂姓名召還之、明年復本位、爲播磨員外介、初清麿之被竄、道鏡斷其膕筋、不能起、至是欲詣八幡宮、輿病就路、過豐前宇佐郡楉田村、有野猪可三百、夾路前驅十許里、及拜宮、起坐復常、神憑語賜神劍二口、神封綿八万餘屯、乃領宮司以下國中百姓面見之、莫不嘆異、遷豐前守、先是宇佐八幡宮司等、屢託神語、造爲妖言、前後國司、一無所問、清麿與太宰府監典主典各一人、卜部三人、詣神宮、灼龜卜神語實不、詣府行黜陟、旣

而清麿廣蟲並賜今姓、清麻呂先塋在備前、遺貶竄後、人伐其木、及赦還、上疏陳狀、詔以清麻呂爲美作備前兩國造、高祖父佐波良以下、並贈國造、天應元年進從四位下、延曆中爲攝津大夫、敍從四位上、兼民部大輔中宮大夫、奏言河內攝津之界、鑿川築堤、自荒陵南導河內河、西通於海、則沃壤益廣、可以墾闢、奏可、遣清麻呂勾當其事、又奏、備前和氣郡河西百姓、一百七十餘人、請曰、奴等、舊赤坂上道二郡、東邊之民也、神護二年、割隸和氣郡、方今郡治在藤野鄉、有大河、每遭雨水、公私難通、河西歷闕公務、請河東依舊爲和氣郡、河西建磐梨郡、其藤野驛家置於河西、以避水害、兼均勞逸、許之尋進正四位下、時營長岡新都、十歲未成、所費不貲清麻呂密奏、請託遊獵、相葛野地、以遷都、不報、十五年進從三位、末幾乞骸骨、不許、賜功田二十町、以傳子孫、十八年薨、年六

十七、贈正三位、清麻呂多所通曉、最明故事、撰民部省例二十卷、又奉中宮教、撰和氣氏譜上之、帝甚善之、嘗墾田一百町於備前、永爲賑給之資、鄉民賴之、子廣世、眞綱、仲世、皆以文學稱、嘉永四年三月朝廷褒公之忠、贈官賜號護王神、距公之薨千餘年

植松氏曰、匹夫而垂忠監、一言而救天下、清麻呂爲之乎、抑八幡神使之乎、曰、非清麻呂爲之、非八幡神使之、一氣貫之耳、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集義所自生、極天地亘萬世不可易者也、在天則五行、在人則五常、孟子能說之、八幡神能照之、清麻呂能行之、古者伯夷餓首陽、屈原赴汨羅、蘇武嚙雪、諸葛亮斃而已、顏杲卿見鉤斷其舌、顏眞卿赴火、巡遠守睢陽、殺愛妾、文天祥囚土室、岳飛刻盡忠報國字、謝枋得擲藥絕食、方孝儒被抉其口、嗚呼斯數子與清麻呂同類者、而懸穹爵重祿、召之不可奪

其志、以八百國之精兵、威之不可動其心、凜々與天地共立、與日月爭光者也、抑開闢而來、暴君暗主其人不爲少、然而不聞以我天下與我位讓與其臣者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而非孝謙之天下、位者祖宗之位而非孝謙之位、以神系故世々相繼耳、而孝謙欲與之一僧、誰不驚愕、且孝謙者一踐位、一禪位、復重祚、然則非欲乘帝位者、何故至斯、所謂蠱惑于佛者也、道鏡何者、本一僧耳、覩孝謙之易蠱惑也、不託佛而託神者、以孝謙信八幡神、故欲託神教奪帝位、嗚呼道鏡不振隻手、欲取六十餘州、何其惡之大也、嗚呼孝謙以天下之富與萬乘之尊位、欲與一僧、何其無欲之甚也、於斯和氣公清麻呂出、當其任誓天泣地握拳慷慨、力拔富岳氣蓋世、天下誰當焉、加之以神助乎、傳記曰、清麻呂到宇佐拜神殿雲起雷震天晦冥、仰視有五色

熠光、閃々殿上、神還禰宜曰、自神代至當時、皇孫相續、永世不可易、而今姦僧爲宰輔、古所未有、况即位乎、天下豈得一日晏如哉、是淸麻呂應當時之形勢、託神教、以才智救天下乎、將天感淸麻呂之誠忠、現異瑞乎、抑八幡神有靈爲救天下賜神教乎、天之所現神之所賜人之所爲、皆在淸麻呂一身之氣、萬世之下、使人主顧其身人臣抱義氣僧奴斷慈悲、可謂忠鑑之至矣、

日本忠臣錄卷一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二

菅原道眞 仕宇多醍醐二帝

菅原道眞字三品、名阿呼、參議是善之第三子也、其先出自天穗日命、々十四世之孫曰野見禰宿、々々之後、土師宿禰古人、土師宿禰道長奏請改土師爲菅原氏、古人子曰清公、博學多聞、淸公子曰是善、侍讀淸和帝、是善之子乃道眞也、道眞幼而穎悟、甫十一歲、是善使嶋田忠臣試詩道眞、即賦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是善嘆曰、蘭茁而芳信哉、從都良香游、會良香講射道眞適至、良香以爲彼儒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道眞發而即中、觀者驚服、貞觀四年擧文章生、授下野權掾、爲得業生、對策及第、爲玄蕃助、轉少内記、既而丁母憂罷、六年叙從五

位下、歷兵部民部少輔、元慶初遷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詔講後漢書、進叙從五位上、時攝政基經拜太政大臣、下諸儒議其職掌有無、道眞議曰、謹按紀傳之書、無大政大臣之文、唯本朝職員令義解云、大政大臣即是有德之選、非分掌之職、爲其無分職、故不稱掌、如此文者、先師之釋、更無可疑、又漢書表云、相國掌承天子助理万機、丞相同之、大尉大師大保、皆在其下、後漢書志云、大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掌職、大尉司徒司空、在其下、晉書志曰、丞相非常人臣之職、相國同之、太宰太傅大尉司徒司空、並在其下、宋書志云、太宰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也、太傅太保同之、就此等文按之、相國太傅丞相太宰等、位冠百僚、掌殊常職、本朝太政大臣可當漢家相國等、唐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大抵無統職、無其人則闕之、三公論道之官、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已曰無所統職、又稱無其人則闕之、可以唐三師當太政大臣、唯我朝制令之意、大乖唐令條、何者唐令三師三公獨專其官、不備尚書省之官員、我朝太政大臣雖無分掌、獨爲太政官之職事、斯其所爲大乖也、七年兼加賀權守、自前朝、文章博士式部少輔、最重其選、道眞自父祖、相襲居兩官、至此又兼外任、時人榮之、渤海聘使裴頲來、以道眞權行治部大輔事、與嶋田忠臣接伴之、仁和中遷讚岐守、叙正五位下、寬平三年入爲藏人頭、上狀辭曰、臣謹撿近代之例、任此職者、或出自淸流、或生於鼎族、未有凡夫儒士而能當此任者也、不聽、再爲式部少輔、兼左中弁、又上表請解藏人頭、不聽、四年叙從四位下、兼左京大夫、五年爲參議、兼式部大輔左大辨勘解由長官、俄兼春宮亮、時春宮每事省畧、二員學士闕而不補、使道眞供執經、道眞以兩職煩劇力不足給、擧藤原菅根代

執經、明年唐使來聘、以道眞爲遣唐使、紀長谷雄爲副、既而不行、是歲道眞年五十、門人設宴賀之、有一老父置沙金賀文於案上、不顧而去、衆見怪之、其文曰、傳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之年、弟子側跡人間、無名世上、而竊記淳數之風、多攷忝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深感彼義、欲罷不能、金以表中誠之不輕、沙以祈上壽之無涯、眞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遙增南向之和南、後知帝之所設、其被賞重如此、七年兼近江守、拜中納言、叙從三位、兼春宮大夫、八年上狀三條、請令議者反覆撿稅使可否、曰臣謹言、件撿稅使始議之日臣奏曰、臣所見唯讚岐一國也、以彼國之風論之、若遣此使者、頗有物煩歟、其日大納言源朝臣以下二三人同有不快之氣、其後令重議之場、大納言奏所勘定剩物之内、若半分、若三分、一適被返給、於事無妨、參議源希朝

臣等意雖無所專許、偏被引公益、遂無所固難、臣某亦復如是、其後使定之日、臣須暫諫止其點使事、盡愚心以竊可否、而未得豈決之間、依有所疑、猶豫不奏、議畢之後、伏思起慮、欲罷不能、其間一兩治國、能知制術者、乍聞此事、無不愁悶、越前守小野朝臣葛絃等是也、又大納言以下雖奏無妨之狀、于今獨有內歎、臣厚蒙國恩、早昇高官、人之所不安、旹不可隱忍、凡此議初起之由、爲勘出帳外之剩物、以相補國用之不足也、以名言之、公益甚多、臣始不固難之故是也、以實論之、物煩不少、臣今所重請是也、何者天下諸國、其俗各雖小異、其政孰非一同、況乎世衰國弊、民貧物乏、是故或國司乖文法以廻方畧、違正道以施權議、雖勵不爲己、其事皆犯法、臣今舉三條之否、謹得一覽之用、臣伏惟、假令或國有百万之正税、其見所勘收者五十方、其遐五十万、是返擧也、收納之

日、其返擧之物、只出利稻、不出本稻、使留在民身、是又明年爲返擧者也、如是之例、歷年已久、不可忽變、而其國百万正税之外、更有得十万剩物、總而許之、國中雖百十万之官稻、其所實在者六十万也、出擧正税五十万帳外剩物一十万其返擧之民、不給見稻者、專依借貸多成公事、其借貸用件剩物、爰借貸無利、正税有利、給無利之實物、充有利之虛物、斯乃國司之所以成事、百姓之所以均役也、況當于損年、補調庸闕、充租欠之儲、亦此物也、天下分憂之吏、不必有姧盜人、適依有姧人私用之疑、專被収良吏非常之儲、臣所大恐者、後代有割股肉療飢之喩、是爲國司可失治術、其否一也、又假令依實、將勘収件剩物、凡剩物者、多是穎稻也、諸國穎稻者利稻、利稻用度之外皆是輕升也、多者三升以下、少者一升以上、雖理不可令然、而天下之風如此、又收件物之後、任邑可充用、其充用之間、又頒

施百姓而已、舂米則取欠之積、自爲所負、買物則受直之民、隨成損弊、事依有煩置而不用者、勘取之謀、全可相違耳、是爲百性可致愁苦、其否二也、又今所點使者、在京七人之中、左中辨平季長者、宮中要須之人也、聖主所照、不更具陳、式部少輔紀長谷雄者、北堂文選講說未畢、諸道學生、課試有員、勘解由次官大藏善行者、勘不與解由狀、並修貞觀以來國史、主税頭善世有友者、勘諸國公文職、不可一日無此人、大膳大夫紀淸躬者是可爲官長者也、而明年闕國、其大者有數、推計可任之人、兩三人之內、淸躬其一人也、左大史望材者、本職忽劇之上、山崎橋事、是急務也、近日催促殊加恪勤、今日如使者等、取中者、經一年餘、僅可竊使事者、件等要籍之人、東西出去、經一年餘、假令萬分之一、無所實得、各々取預之事、共有擁滯、人々所思之謗、遂無排却、是爲公私可無

取得、其否三也、望請未出使等之前、重令大納言以下反覆議定、臣依此事之有公益、不敢進狂昧之諫諍、今所請者、欲令群臣重辨議以聞愚臣之鬱結也、使者未點之前、不奏之怠、臣不敢避罪、雖然聖主取視反聽、以恊古人一日三省之義、此時左右獄囚徒久不決、敕道眞錄之、多所平反、兼民部卿、餘官如故、九年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爲氏長者、帝嘗好遊獵、道眞諫止之、隨事獻替、多所匡弼、醍醐帝卽位、詔同藤原時平參決萬機、上皇以禪讓之事、由道眞贊成、戒帝特重之、詔時平及道眞曰、凡可奏可請之事、且誨其趣而奏請之、可宣可行之政、無誤其道、而宣行之、叙正三位兼中宮大夫、昌泰元年蒙內覽宣旨、二年拜右大臣、大將如元、上表辭曰、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往年拔擢之恩、自至今日、昇進之次、人心已不縱容、鬼瞰必加睚眦、伏願陛下高廻聖鑑、

早罷臣官、非唯不奪志於匹夫、亦復得從望於衆庶、表三上不聽、三年帝朝朱雀院、與法皇議以爲左右大臣、竝秉朝政、無所統一、不便、因召道眞、密論爲關白、道眞固辭不受、且奏曰、既召臣而無事、人必怪之、遂賦春生柳眼中詩、獻之、帝及法皇各賜御衣而罷、尋請罷大將、不許、帝起乾臨閣於神泉苑、屢宴於此、以近衛次將爲別當、道眞起翰林、遭遇法皇、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体、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時平常嫉寵任勝已、及聞有關白詔、而彌不悅、源光、帝舅也、藤原定國、門望素高、而二人位在道眞下、居常快々、藤原菅根亦有憾於道眞、時平交結、協力排陷、譖毀日至、時平密奏道眞有異圖、欲廢陛下立齊世親王、而身專國權、道眞女適親王、時平以是動之、帝富春秋、在位日淺、遂惑之、延喜元年正月貶大宰權師、右近衛中將源善坐貶出雲權守、道眞憂悶

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於法皇、法皇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遏而不通、道眞有男女二十三人、皆被貶黜、各異其處、唯聽小男小女隨行、道眞愛梅、臨發適開、詠和歌叙懷、辞甚悽切、聞者憫之、至太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後朝廷遣使宇佐、過太宰府、察其舉動、使者歸奏、道眞言、我實無意、爲善朝臣所詿誤、且法皇有避承和故事之旨、終至此耳、蓋當時讒者誣奏、源善勸道眞圖非舉、故諷使者證成之、文章博士三善清行勸避權寵、道眞不能用、至是遂以讒貶、三年二月薨于貶所、年五十九、葬筑前安樂寺、道眞能文章、最長詩、仁和中遊阿波守平某河西莊、賦二十題、食頃而成、文不加點、又爲官僚時、應令賦二十物、頃刻而成、妙極其趣、渤海裴頲見道眞詩、以爲近白居易体、延喜中奉敕纂所著詩文、爲十二卷、今所謂文草是也、並祖清公是善集、上之、帝賜詩褒賞、有更有

菅家勝白様、從茲抛却匣塵深、之句、且書其卷後曰、平生所愛白氏集、今得菅家集、不復開帙、及在府、親寫所書還紀長谷雄、後草是也、嘗奉詔與諸儒修三代實錄五十卷、又撰類聚國史二百卷、又有新撰万葉集法明抄、菅家日記等書、後興福寺僧寬建、入唐求法、請齎道眞及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詩集、小野道風行草書、至彼以廣其傳、許之、道眞薨、後時平菅根相繼而沒、京師數災、文獻彥太子纂薨、世以爲其祟、帝後悔悟、延長元年追復本官、贈正二位、号爲大富天神、左遷宣旨、及外記所藏文書、凡關道眞事者、皆焚之、故世不能知其詳焉、天曆元年建祠于右近衛馬場、以記之号北野社、畧記曰、靈憑七條民家女文子曰、我存日屢遊右近馬場宮城之內、閑勝莫如於此、幽魂每遊此地、得少開憂鬱、爲我建祠、爲依託之所、女貧不能造、纔籬舍側事之、五年靈又憑近

江比良社禰宜神良種兒曰、我有老松富部二從者、使老松所居播松種、松我像貌也、既而右近馬場一夜生松、鬱茂爲林、良種爲與朝日寺僧最珍等、勠力作祠、正曆四年贈左大臣正一位、尋贈太政大臣、詔曰、寵章表德綿年載而長傳、縟禮旌賢、素簡編而不朽、故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朝臣、鍾石銘勳、旂常紀績、和鹽梅乎台鉉、韜風雲乎才筆、朕前加追榮令、昭徵烈於百代之後、今中敕命、逾崇靈魂於九原中、嗟乎馬鬣年深、蒼煙之松雖老、龍光露唳、紫泥之草再新、贈以太政大臣、蓋增褒賁之故也、宜極人臣之職式照泉壤之蹤、以八月四日設祭禮、後遂爲例、郡國往々建社、畫像以祀、稱曰天滿天神、入二十二社之數、寬弘元年始行幸北野社、自是歷朝相承、奉幣不絕、

・植松氏曰、古語有言曰、治乱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當運之

隆也、聖君生之、賢臣輔之、志士翼之、然後成功、丁運之替也、暗君生之、佞人惑之、嬖人親之、然後衰亡、然而命與時自運成君明則賢人見、君暗則姦人出、我菅公之被貶也、皇運弛紊、外戚專制、雖宇多之英明、有垂拱仰成而已之詔、況於幼主乎、宇多憂之、擢公使與之衡、而身先去位、公之不安可知而已、公亦知之、數上表辭職、不聽乃止、三善清行贈書勸公退避、人說清行之明公有所不及、余謂不然、公之誠忠、思綱維之將墜、不慮身斃而已、抑神武而來、雖明主更出暗主時見、以識者觀之、則王綱弛、而政權下移、兆斯時天子猶不至擁虛位、故欲擢公除此弊、半途而禪位、故丁寧誥誡後主、專聽於公、醍醐不能奉誥誡矯其弊者也、宇多之遺公於醍醐也、猶武王之遺周公於成王、而時運不同、當武王戡殷周道一新之際、武王晏崩、周公佐成王、管蔡嫉之、放流言、成王惑之、貶周公、管蔡雖惑成王、天明難晦、及秋禾熟風災至、啓金縢之書、感周公之誠、執書以泣、親逆周公、於斯周室大安、是應天順人、治運屬周而賢者達、君子得時者也、當公之時也、神武創業而來、既千有餘歲、天運不能無衰替、後世政權移武門、世知給賴朝而不知兆此時也、公之誠忠識監有觀于斯、而欲挽回不知身墜於地而已、宇多有憂斯、擢公不能遂其志禪位、公亦有患斯、不能遂其志貶大宰、甍、嗚呼使公保其壽、帝悔悟如成王、則政權不移武門矣、亡後悔悟雖建祠賜贈号、何益之有、所謂王綱弛而賢人竄、志士不得時者也、

又曰、本朝之觀菅公、猶西土之視孔子也、鄉里之子弟、學村塾者、以公歿之日、揭公之像、供酒食以祭、餘肉師弟分焉、世稱之爲天神講、又鈍於學者、祈公以觀學矣、宜乎其學、雖顏曾程朱有所讓哉、其心常從容正道、而其臨事也敏、其居憂也安、身起翰林、位極將相、直言不忌、以格君致治爲己任、然而忠直迕於主、獨立貞於俗、孔子不得時取譬於桓魋、公亦不合時、得嫉於時平、遂貶大宰府、爲汨羅之身、其在貶所也、閉門不出、以文墨自遣、謳吟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猶在此、捧持日々拜餘香、觀此詩、竄而不悲、慕而不怨、可謂文雅矣、嗚呼爲臣子者、不容於君、反怨其君、不容於父、反怨其父、怨之甚者、敵君父、害其身、慕之甚者、泣君父、棄其身、慕而不怨者、從容不迫、惟聖者能之、公其庶幾乎、楚屈原者、不容於君、與公同耳、然而屈原作離騷懷沙賦、赴汨羅之淵、懷石自沈而死、朱子曰、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嗚呼使朱子視公之詩、則必曰、學道得道、竭忠得忠、亦何怨、眞周公仲尼之徒矣、公之誠忠動天地、災異數見、神女建祠、帝亦感悟、賜贈号、表德銘勳、昭徵烈於百代、慰靈魂於九原、建社北野、可觀忠貫天地、德感鬼神、學視孔子、千歲之下、誰不仰公之德乎

日本忠臣錄卷二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三

平重盛　仕近衛後白河二條六條高倉五帝

平重盛、出自桓武天皇、太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沈勇有度、中外屬意、久安六年爲藏人、叙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中務少輔、保元元年、上皇集兵於白河殿、重盛奉勅率禁軍、從清盛攻之、其西門將源爲朝、能挽強弓、射莫不中、清盛部將伊藤景綱、及忠清忠直先登、爲朝一發洞忠直胸、而及忠清鎧、軍中傳觀其矢、大震竦、清盛恐曰、我向此門者、非受特命、更嚮東門以避之、將士皆言爾、爲朝所守、不如由北門也、既而天將曙、清盛謂彼寡我衆、而却爲見破、恐貽笑於人也、乃引兵而退、重盛奮曰、奉勅出軍、豈有擇便哉、獨麾輕騎直進、清盛遑遽命左右遏之、士卒遮前、重盛不得

已而向春日表門、既而源義朝縱火攻之、白河殿遂陷、二年叙正五位下、任左衛門佐、兼遠江守、平治元年、從清盛、如熊野、至切部宿、聞京師變、清盛猶豫曰、至此徒回甚爲憾、爲之如何、重盛曰、今天子爲逆徒所逼、憂懼莫甚焉、身已爲武臣、曷不亟赴國難、衆皆從之、乃遣使熊野別當等徵兵、清盛又聞源義平要路、以爲衆寡不敵、暫避其鋒、重盛曰、當今撥乱、若及稽緩、賊必矯詔、討我、悔之無及、寡不克衆、非將家羞、不如速往戰死、輝名後昆、清盛決志、赴京師、行至鬼中山、見一騎士來、衆以爲義平、使至則六波羅使也、喜聞京師消息、曰、六波羅無佗、惟有播磨中將遁難來投、信頼矯詔捕之、勢不能匿、出之、重盛大怒曰、彼窮而歸我、苟棄之不祥也、後有爲我用者乎、既而兵士方集、還京師、迎乘輿於六波羅、與叔父教盛頼盛、各將一千騎、分攻藤原信頼、重盛勵士卒曰、年號平治地日平安、我爲平氏、此三者協吉、平賊無疑、乃分兵爲二隊、留五百騎於大宮巷、帥其半攻待賢門、信頼大懼而退、士卒從而潰走、進至大庭椋樹下、源義朝使子義平防之、義平率鎌田政家已下驍健十六騎、躬自搏戰、頻注目重盛而相馳逐、重盛且鬪且却、至太宮巷、杖弓息馬、部將平家貞進賛曰、可謂曩祖平將軍之再生也、重盛再率其半馳至椋樹下、力戰、又爲義平所破、與三左衛門景安、進藤左衛門家泰、脫身而走、義平垂追及、馬蹶而倒、政家射中重盛甲堅不入、又射馬殪、重盛墜兜鍪、政家薄近、重盛以弓突、逡巡間乃着兜鍪、景安馳至、搏倒政家、義平來刺景安、重盛怒欲自當之、家泰進馬當義平、亦爲政家見殺、重盛乘間走六波羅、義朝進次六波羅、重盛勒兵擊而走之、時上皇御仁和寺、信頼等往乞宥死、上皇憐之、手書請之於帝、使未及還、六波羅遣兵士捕

信頼及黨與藤原成親等、信頼伏誅、成親亦罪當死、重盛與之有舊、請而宥死、自解其縛、是冬以功兼伊豫守、明年叙從四位上、兼左馬內藏二頭、尋辭內藏頭、爲右兵衛督、應保三年叙從三位、長寬二年進正三位、永萬元年爲參議、是秋帝崩、諸寺僧侶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次攜兵、時有訛言上皇陰命僧徒、討平氏、清盛大驚懼、聚兵自守、重盛堅執以爲妄、乃造法住寺殿、詗之、道遇上皇微幸六波羅、扈從而還、上皇慰諭切至、清盛稱疾不出、重盛諫曰、我家討逆撥亂、有功于王室多矣、今有何不忠而猝至于此、大人不宜形之於詞色、恐姦人乘機、而釀成讒說也、敬上卹下於身何懼之有、清盛服其恢量、仁安元年任權中納言、兼春宮大夫、二年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聽帶劍、三年以疾辭官、嘉應元年叙正二位、二年子資盛路遇攝政基房、不下乘、基房從者斫車、破簾辱之、

重盛譲資盛曰、人有尊卑、官有高下、等列尚可敬、況攝政乎、汝過十歳、不知禮法、取辱固宜、基房縛避其下手者、以謝、重盛畏懼慰勞還之、淨海聞而盛怒、竊圖報復、重盛諫曰、資盛幼蒙、失禮攝政、罪在從者、而不之問、反欲報尊貴、豈非悖耶、夫攝籙臣所以毗輔皇政、撫育民庶、不可以不崇敬也、高下有等、今不可犯、聞之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願大人詳思之、淨海不納、陰使武士辱基房、重盛懼黜、預其事者、逐資盛於伊勢、承安元年復權大納言、四年源雅通辭右近衛大將、諸卿多望補其闕、重盛附奏曰、官職之設、文武異道、止擇華族與重代、近世之弊跡、而非聖代之嘉猷也、臣本將種、且大臣之子、任大將古今之通例、冀居此職、因兼右近衛大將、治承元年轉左近衛大將、尋拜內大臣、是歲延曆寺僧徒有訟、奉日吉神輿、入京師、命源平將防之、重盛以三千餘騎守

陽明待賢郁芳三門、禦而郤之、先是藤原成親、結黨竊謀滅平氏、事泄被捕、於是平氏親族、戎服畢集淨海第、重盛又往、及至中門、人迎謂曰、有大事、何不從兵、重盛曰、所謂大事者、朝家而已、是私事何得言大事、衆皆聳動、淨海亦爲改服而出、重盛曰、聞今夜將殺成親、願大人熟察之、彼祖顯季仕白河朝已來、傳家既久、位陞正二位、官至大納言、且法皇所親寵也、今忽以私怨殺之、未見其可、惟逐之都外、以懲其餘、則足矣、非以與彼有媚故有斯言、爲國爲家不能默止、昔者嵯峨朝、藤原仲成伏誅、厥後二十五代、永斷死刑、洎保元元年信西用事多斬源平二族、發宇治左府墓、後間二年、信西墓亦爲信頼所掘、豈非其報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願爲子孫少忍之、成親因得不死、重盛還、淨海恚怒不止、欲幽法皇、大召子弟臣僚、重盛後至、宗盛引袖尼之曰、大人既着甲冑、公尙

緩服乎、重盛曰是何言也、近衛大將兵權之所歸、而我適忝此職、濫着戎衣甚匪攸宜、若或賊虜猾夏、王師失利、雖則大臣之重、於被甲執兵乎何有、我未曉諸君之所爲何如、其所斥爲敵者誰也、淨海俄起、尙素絹而出曰、來何晚、考治西光、悉知顚末、成親姦謀、實由法皇、欲幽之他處以除禍本、重盛垂泣曰、今視大人之舉動、悲懼交至、未聞官昇相國者、躬擐甲冑、況於出家人乎、聞佛說四恩、國恩最重、知之爲人、不知爲禽獸、夫我家者、雖桓武之苗裔、中古以來絕無顯達者、平將軍之討將門、賞止受領、及刑部卿、造得長壽院、始聽昇殿、人尙以爲過獎、大人起自小官、位極人臣、暗愚如重盛、以資蔭叩居顯要、加旃、郡國半爲一門所領、是非希世之恩寵乎、今忽忘厚恩、輕蔑皇威、勳功雖多盛滿亦極、宜法皇之不悅、今拘首謀罪可罪而足矣何迫至尊爲、若能忠誠以奉上、恩信

以接人、復何懼之有、忠孝難兩全、則擇是與非孰能去順就逆、重盛有死士二百餘、足以護法皇、昔義朝斬爲義、縱以君命、如悖逆何也、人之所寒心、大人之所寒心、大人之所親見也、嗟乎我欲爲孝子、即爲不忠、欲爲忠臣、即爲不孝、進退維窮、言若不聽、請先斬我、淨海曰、餘命無幾、惟慮子孫而已、自今而後、唯君之所計、起座而入、重盛責諸弟曰、大人衰耄、謀此不臣、卿等何不切諫、而反爲贊成乎、又戒將士曰、汝等愼守我言、莫敢妄動、若欲從大人、即斬我而後從事、還第尙慮其爲暴報、急纂嚴、皆謂此公未嘗輕易作事、今忽有此召、何不速赴、難波經遠、妹尾兼康、平家貞、子貞能等爲首、將士爭先、來集小松第、乃令平盛國籍兵、有見兵二万餘、於是使家貞々能言淨海曰、法皇聞大人謀、震怒下詔重盛、討之恐大人倉卒間、至有非常事、是以遣二人備防閑、我以身固請、莫深

驚怖、淨海大惶惑曰、唯内府所為、重盛謂家貞等曰、我以權謀救父過而反傷其心、是豈人子之道哉、泫然涙下、左右皆悽惻、既而勞兵士曰、罷矣、我獨有所聞而召、事適解、諸君不失期約、信義可嘉、今以召無事、勿狃而為常、法皇聞而垂涙曰、重盛何人哉、以德報怨、朕願先彼終命、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其此人之謂乎、淨海跋扈日甚、重盛居常憂懼、一夜夢行濱地有鳥居、問曰、何神人、對曰、此是春日大明神社也、其所人多相聚、忽有人斬一首年六旬餘、串刀高揭、又問曰是何人首、曰太政入道、過惡充溢、以故本社大明神誅之、覺而悲泣、妹尾兼康謁而請間、屏人亦告其夢、與重盛所夢符、重盛感愴、會子維盛來、命飲酒、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賜維盛太刀、維盛以為傳家寶刀小烏、既而視之、乃無文刀也、維盛失色、意疑貞能錯繆、重盛洒泣曰、汝莫深怪、是我意也、

斯物大臣葬時所佩也、家君百歲後、我時佩之、今我有所思、故與之於汝、維盛不能仰視、攬涙而退、無何重盛詣熊野社、祈死、及拜證誠殿、有光生自身、從者忌而不告、歸路經岩田川、維盛以下諸子水戲霑衣、如著凶服、左右惡之、請更衣、重盛不聽、以為志願遂矣、既而寢疾、會醫至自宋、淨海勸令治疾、辞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我具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游客、且似國無醫、我雖不復起、豈無為國所顧惜乎、淨海不能強焉、病日篤、法皇臨視、剃髮法名證空、八月朔薨、年四十二、初方相撲節、行事、稱人中有竊言、此公多禍、至近衛大將、儀貌心術、亦邁人遠矣、澆季之世不可得見之人也、恨早世乎、果如所言、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召藏人源仲綱收之、仲綱袖而出、毫無難色、重盛壯之、翌旦贈駿馬良刀手書褒之曰、昨日舉止、似還城樂舞、其性度如此、庭中多植松、世稱小松殿、又其室中四方各置十二佛、佛掛燈籠、妙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每及日沒、禮讚畢、令擊鈸行歌、身座中央聽之、時人稱曰燈籠太臣、子維盛、資盛、清經、有盛、師盛、忠房、宗實、宗實為左大臣藤原經宗子、餘從宗盛赴西海、後貞能竊負重盛骨、來常陸葬水戸城西、今稱小松寺、有重盛塔、塔旁又有貞能墓云

植松氏曰、舜五十而慕父母、重盛四十而慕其父、舜不得乎親、往于田、號泣于旻天、重盛不得乎父、歸于第悲泣于兆夢、舜者大聖也、居則人化焉、加之帝堯贊之、天下莫不如意、而獨不得乎父、猶號泣焉、重盛者非大聖、人非化之、皇帝非贊之、諸源在下、父暴虐而諫不容、重盛之禱死亦不宜乎、抑保平之乱、平亂滅賊之功、誰出重盛右、然而重盛謙讓、父淨海負功跋扈、帝欲

厭除之、父淨海抗之、重盛在其間、從帝則不孝、從父則不忠、思窮憂迫、不知所為、重盛之悲泣、非號泣于田之比、遂到以權謀諫其父、使帝垂涙、可謂忠孝兩全、讀重盛之傳者、誰有不為流涕哉、天亦感其誠賜兆夢、夫位、人之所欲也、位忝内大臣猶不足解憂、士衆、人之所欲也、天下之人士任我呼吸猶不足解憂、平素所好之小松、不足解憂、然則何以解憂、曰、父淨海善容諫、忠以奉上、信以接下、以可解憂、斯憂纏綿於胸裏、至於死不息、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予於重盛見之矣、

日本忠臣錄卷之三終

藤原藤房　仕後醍醐帝

藤原藤房、初名惟房、權大納言宣房之長子、事後醍醐帝、任左大辨、歷參議、至權中納言、兼左兵衛督檢非違使別當、叙正二位、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兵將誅不軌、兵部卿護良親王夜馳入上變、藤房及弟季房、大納言藤原師賢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事急矣、宜疾出宮、裝車、如婦人所乘載帝及神器、陽稱中宮、行啓北山第、出陽明門、北抵鳥羽、尊良親王及公卿數人追至、帝更御竹輿、大膳大夫重康、藏人判官淸藤、樂工豐原兼秋、隨身秦久武等舁之藤房等皆微服、從入南都、遂至笠置、敵夜襲行宮、放火烟燄四塞、風雨適甚、諸王公卿迷道相失、唯藤房與師賢權中納言源具行、

扶帝晝伏夜行、帝步履大艱、三日僅至有王山、臣主饑羸、倚樹困臥、有露墜御衣、帝詠歌曰、佐志氐由久、加佐岐能夜麻遠、伊氐志與利、阿迷加志多珥波、加久禮加毛奈志、藤房亦咏歌、曰伊加珥世牟、多能牟加解斗氐、多知與禮波、奈保曾氐奴羅須、麻豆能志多豆由、深須某、松井某、索帝而至、藤房望見欲自殺、帝方諭止之、盛色顧深須曰、汝等何不戴天恩、以期私榮、深須心欲脫帝、而憚松井在後、不果、遂執帝及藤房源具行等而去、帝御六波羅南方、北條高時縱藤房及左近衛少將源忠顯、侍焉、二年高時流藤房于常陸、三年高時伏誅、藤房歸京師、時四方已平、乃敕權中納言藤原實世、論恢復之賞、將士爭舉功狀、集者數萬、率多詐冒軍功、實世不能辨別、經旬月僅得銓定二十餘人、尋復以所考踰濫、見取奪、敕藤房代掌其事、藤房乃訪察勤惰、甄別眞僞、擬授畧備、而特旨多所恩賜、藤房知不可諫、上病不朝、帝又以民部卿藤原光經、代之、光經移問諸將領、參驗軍士勳簿、將欲經奏行下、而內旨以北條高時邑、充供御料、大佛貞直邑、給淮后藤原氏、北條泰家邑、賜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衞府諸司、宮闈寺院、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有功將士虛手、主者依違而已、初帝久憂勞于外、恢復之始、方銳意於政事、郁芳門外置記錄所、新決所、論理雜訴、天下漸無事、帝以爲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內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遂其姦、其以巧佞勞財者、雖窮虜降卒、起獲非望、以功勞自居者、多淹滯不達、有司徒充位、給唯諾而已、適有所論定、即內旨多改易、不復由所司、主者不得論執、是以每相爲矛楯、或授一邑者、同時數人、各爭其主相紛拏、大爲擾動、天下復思亂矣、有作匿名書歷誹時政者、首斥綸旨繆濫、建武元

年群臣奏、內中逼窄、百官異司同局、不合帝王制度、乃命營建大內、支費太廣、徵諸國地頭租入二十一分、而不足也、乃更作鈔鑄錢、以助用度、又起馬場殿于二條高倉、車駕屢臨、遊宴之次觀騎射以爲樂、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形相異常、朝出本州暮到京師、帝大悅、納左馬寮、呼爲天馬、嘗幸馬場殿、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屬當朕世、不求而至、其應爲何、公賢歷徵故事、以獲時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周穆愛八駿而政衰、漢文光武却千里馬而國昌、二者取舍之蹤、治亂之效、可以見矣、天馬之出於聖朝、臣愚固不足以知其應何在、然竊謂是蓋由時多秕政天將生尤物以蕩其心者也、何則方今海內定、民瘼未愈、此當執政吐哺、諫臣抗疏、撫卹疾苦、協贊化理之秋而百辟庶僚、阿諛取容、婾縱成風、國家安危、置而不問、臣請

粗陳其一二、陛下幸察之、彌者播蕩之日、天下軍士爭先赴義者、其志在於建勳邀賞、以圖榮富、幸屬澄清、人思蒙霈澤、群集闕下、日造記錄所新決所、各上其功狀、其始戶庭殆乎爲市、縣首喁望、俟恩命下、其陳告書疏委積成堆、而主者不時決遣、已而賞典所及、非近倖寵臣、則其參佐僚屬、凡有功將士、概遺叙錄、則憤冤觖望、雖既授狀者、不復待報、相率散歸濫里、竊歎時政枉鄉、恨有司不公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然衆人徒視譎詐日滋、以爲虞芮訟止、無爲所化、何其惑也、陛下謀議之臣、已無深謀遠慮、可爲國家牧人心、却盛興不急之功役、倍課郡縣賦入、乱後兵農重困、誅求至諸國、則國司秉權、使目代賤吏恣恃其勢蒙蔽、貞應以後新建莊園在廳官人、撿非違使、健兒押所等、張威福、而守護懷失職之歎、如家人之號、源賴朝分置每國以來相承有年、乃逮聖世則不得稱焉、將門士類降伍編民、怨豈少哉、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等、同功一體、固莫相後先矣、然圓心一人褫前所恩補守護職、僅賜本領一所、不知圓心所負何事、陛下過彼之如此也、古云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有咎者退、今之從政、不審賞罰失當、將俾綸旨有翻覆之譏焉、陛下之政如斯、而此馬適至、以臣觀之、是殆胎乱階、懼非詳瑞、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聖政所覃、何須此物、第恐異日武人中有英雄起、乘朝綱之弛、挾覬覦之心、而天下不逞之徒、荷擔雲集、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莪玩物之志、而務普施之化、帝大不悅而罷、後屢上言不聽、藤房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二年冬因夜待御前、諷以比干夷齊事、至曉而退、即却還車徒、入北山岩藏、爲僧、帝大驚、命宣房索之、將再任用、宣房馳人召之、藤房以歌答曰、奈

瑘古斗能、宇羅夜麻志佐瑘、加倍流倍幾、奈瑘阿利斗氐毛、伊斗比古曾世迷、宣房乃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矣、書歌障子曰、須美須津流、夜麻遠宇岐余能、比斗斗波波、阿羅志夜瑘波能、麻豆瑘古多陪牟、傍又書棄恩入無爲眞實報恩者、及白頭望斷萬重山、曠却恩波盡底乾、不是胸中藏五逆、出家端的報親難、後村上帝時有牧童詣藤原實世門曰、晨往西郊、有僧貌悴、要我致此書、書中有歌曰、幾美加須牟、夜斗能阿多利遠、幾氐美禮波、牟加志瑘奴羅須、須美曾迷能曾氐、乃藤房所書也、實世急入朝以聞、詔諸關吏物色求之弗得也、新田義助自越前詣芳野言、家臣畑時能嘗入鷲巢山、還言山中逢僧、巖樓草席、安佛經就問之、僧又質時能名、徐向答曰、貧道東方人也、讀經不復言、其肖背藤房也、義助乃與少將藤原行實急詣庵所、僧不復在、石上書歌曰、古々毛麻多、宇岐余能比斗能、斗比久禮波、曾羅由久々毛瑘、夜斗毛斗迷氐牟、行實認其藤房手跡也、遍索竟無所見云、異本太平記曰、藤房爲僧、號佩山子、周遊諸州、如土佐、在船覆而沒、初足利尊氏之反、敕遣人乘天馬、召新田義貞於尾張、半道騎殺之、如藤房之言、

植松氏曰、有識者之去世也、非避禍亂、從理執義也、殷紂之惡、不能止微子、周武之聖、不能屈夷齊、漢高之大度、不能服四皓、光武之英明、不得臣嚴光、陶淵明、不爲五斗米屈膝、其甘心畎畝、憔悴岩谷、豈必親農夫樂林艸哉、識鑒有所觀、從理執義而已、荀卿有言曰、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蒙恥之士、屢黜不去其國、貪祿之徒、數退不棄其職、豈不恥哉、藤房之棄官、由天馬之出、極諫不聽、謂臣道盡矣、果然去不知所之、帝欲再用之、不可得、父欲親見之、不可得、初其匿於帝也、心期必死、及其恢復也、期

治平、及帝之怠隋不可諫也、脫然不顧、其將去也、有踟躕不忍之意、故處々記國歌、然而天下所以不能尋其蹤者、知中興不終天下不可復、而身出寰區之外、或國歌、或佛經、以安其身、古語曰、鴻飛冥々、弋者何慕焉、公之謂也、嗚呼自古有識者不爲少、然而不有如藤房晦其跡者、何則往年匿竄之疾苦、藤房固不忘、帝亦不忘焉、故數諫雖不聽、不貶、及其去也、百方驚索、不可再見、帝之心又可憫、藤房諫不聽去、盡臣道而已、見禍亂之機、非避難、急遽之際、不能見其父、藤房之心不悲哉、知帝之必追慕、所以晦其跡也、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嘉遯貞吉、公其行焉、夫公一梓僧耳、後醍醐帝以萬乘之尊、不能止之、宣房以父之威、不能追見之、尊氏以八十萬之師、不得加一兵、公獨高尚其事、縱耳目于山河、巖棲草席、吟歌誦經、屐痕滿天下、所

謂仁者無敵、似孟子爲公云焉

日本忠臣錄卷之四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五

楠正成 仕後醍醐帝

楠正成、河內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世居金剛山西、舍多楠樹、因以爲氏、父正康、毋某氏、禱志貴山生正成、山神毗沙門也、以故小字曰多門、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笠置寺、四方少勤王者、帝頗憂之、適夢紫震殿前庭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有二總角來跪指坐泣奏、普天之下、无所容聖體、唯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木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出俾朕再正南面位也、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帝謂所夢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決意詣行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即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々其有何策、以決廟勝、詳陳其所見、正

成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夷之性、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衂、願勿爲回聖慮、有臣在何憂不濟、辭歸城赤坂、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虞行在不守、迎駕拒戰也、版築方畢、而北條高時之將大佛貞直等十余万、已攻陷笠置、乘勝奄至城下、正成先遣弟正季及和田正遠、以兵三百伏城側山中、敵衆視城小易之、曰、直用隻手提去耳、輒薄陴急攻、城兵乱射雨注、殺傷千餘人、敵驚沮而退、脫甲解鞍、爲下營計、正季等瞰之、分兵爲二、鼓譟而進、城兵連鋒突出、合勢奮擊、敵狼狽而走、器械鞍馬、委棄載路、尋復來攻圍數重、正成設索懸外墻、俟其四面爭登、而斷索敵隨墻顚、因投巨木石壓殺七百餘人、敵更蒙楯競進、鐵搭鉤陴殆壞、城中乃以長柄杓決沸湯、敵皆傷爛、自是退守營柵、計持久以困之、初正成之築城倉卒、儲糧不多、至此謀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資糧、外无救援、欲率先天下以建功業、死固在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尙焉、我今陽死、賊必引歸、々復聚衆出戰、我逸彼勞、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即夜會風雨晦冥、咫尺不辨、正成爲二大坑、塡以死屍、積薪于上、留一卒戒曰、俟我行遠、放火燒城、乃與衆三五分佯潛巡敵營而行、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焚死、以爲正成信死、引兵旋于關東、正成乃匿金剛山、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湯淺定佛守赤坂、二年車駕西狩隱岐、所在官軍皆解、夏正成以兵五百出攻赤坂、定佛命領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諜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狀、使卒三百陽爲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爲追擊之狀、城中望見以爲輸夫爲敵所追、乃開門納

之、既入被甲譟叫、外兵應之、折關並攻、定佛遂降、正成並其兵、狥和泉河內、進屯渡邊橋、京畿大擾、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餘來攻、正成分二千人爲三、伏天王寺側、弱卒三百守橋、皆羸馬繩轡、及戰輒走、誘敵窮追、北過天王寺、伏兵並起、敵大敗、退至橋人馬擁溺、死者無數、逾月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來攻、和田孫三郞某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拉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坂東驍將、從以紀淸兩黨、且彼承敗衂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使我能拒、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舉也、我今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詐之、則坂東慓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却、居數日、遣卒三百民兵數千、大燃炬火、星布山澤、

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動兵嚴備、竟其衆日盛也、終潛引退、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閲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乱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内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悅曰、讖文所謂人王九十五代、即今上也、東魚呑四海、相模入道也、西鳥食東魚、當有起兵滅關東之人也、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返正、當在明年春也、因以金裝刀與僧、益優厚士卒、禁止暴掠、遐邇歸望、兵勢彌張、尋還金剛山、築千破劔據之、使平野將監某守赤坂、明年春高時復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圍兵部卿護良親王於芳野、大佛高直攻千破劔、阿曾時治攻赤坂、將監拒守旬餘、城有暗渠、爲敵所池、時又久旱、兵士困渴、敵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尽而降、敵送

六波羅斬之、會貞藤陷芳野、護良南走、貞藤與時治兵悉集千破劔、軍勢太熾、城東西臨谷、南北蔽峯、斗拔數十仞、周可一里、敵恃其衆、蟻附急攻、城中大發矢石拒之、敵死傷无算、令吏十二人注之、三日夜不絶書、乃令軍中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雖旱不涸、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每日得五解計、汨以黃土美其性、每雨引屋溜於槽、水常得足、而敵疑其外沒也、令名越々前守某兵三千守東溪、正成伺知守者稍怠、昧爽出兵襲走之、獲其旗幕、翌日張之城上呼曰、此昨日名越殿所遺、須部下人願來取之、越前守愧忿、率五千兵拔柵進薄、城兵下巨木乃大發射、死傷略尽、敵服其機、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縛藁人數十、被甲持兵、夜置城外壯士五百潛蔽其下、昧爽鼓譟誘敵、伺敵來擊、略發數箭、逡巡入城、時方霧昏、敵衆不曉、競赴藁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

人、敵爲飛橋欲臨入城中、叢擲火炬、唧筒灌油、橋燒斷、敵陷深谷焚死數千人、會近郷民兵奉護良王令、截敵糧道、敵中大困、逃亡相繼、仲時々益、又遣宇都宮公綱助貞直、公綱以手兵千人疾攻不能拔、會帝幸名和、諸將攻克六波羅、敵皆解圍潰去、車駕還闕正成乃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帝親勞之曰、大事速成、一卿所效、正成謝曰、不賴陛下威靈、臣曷得出賊圍、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後貞直等擁餘衆在南都、謀犯京師、正成副左近衛中將源定平討而降之、建武元年討僧恩法于飯盛山平之、以功爲攝非違使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內守護、二年新田義貞東討足利尊氏、正成與諸將留衛京師、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闕、正成以兵五千禦宇治、尊氏兵攻大渡、官軍敗績、帝幸延曆寺、正成乃與諸將守行在、與義貞結城宗廣名和長年等攻京師、過敵兵五万于出雲路、

正成辨楯數百枚、遇敵馳突、乃鉄勾相連、蔽以發射、退輙縱精騎乘之、敵披靡而却、是日諸軍得捷、尊氏西走、過日暮、正成謂義貞曰、今日破賊、殺獲莫幾、而不知尊氏所適、以此少衆頓留京師、恐士卒貪財、四出不收、豈得無返襲之虞如前日事耶、且敵乘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養力、一舉馳之數十里外也、義貞從之引返、尊氏復入京師、翌日正成遣僧數十八于戰場、歷索死屍、詐泣曰、昨新田北畠等七將戰沒、將求喪收葬、敵聞以爲信、乃取屍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於是正成與諸將潛軍夜發、別遣卒持炬還山西行、綿々相屬、敵軍望視、告尊氏曰、官軍失將領、今皆亡去、尊氏遣兵要諸道、餘衆不復警備、結且正成等進入京師、放火掩擊、敵軍驚敗、尊氏竟西走、遣棄器甲蔽路、正成乃與諸將追至豐島河原、與足利直義戰、正成引兵出敵後、直義不戰而退、與尊氏航海

遁、夏尊氏直義引大兵、水陸並來、義貞拒之兵庫、詔正成往助、正成奏曰、賊収九州、軍勢必昌熾、以我疲兵、恐不能當、宜召返義貞車駕移叡山門、縱賊入京師、臣還河內、招聚畿縣兵、塞河道、斷粮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一擧可斃也、揣義貞之計、亦復及之、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輙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藤原清忠以爲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以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遣還河內、遂進陣湊河、以當尊氏陸軍、義貞陣和田﨑、以禦水軍、尊氏先鋒細川定禪率舟師、向神戶、義貞拔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正成望之謂正季曰、大軍隔絕、敵滿前後、吾道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尊氏遣六千餘人、斷軍後、正成戰數次、士卒殲盡、躬被十一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今日送死九界、吾子欲何所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朝敵、正成怡然、與之交刺而死、族十三人、殘兵六十餘人、割腹並斃、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子正行、正時、正儀、

植松氏曰、孔子云、殺身成仁、謂其死于所當死也、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謂集義所生者也、然而成仁不由義不能也、其所養者、即浩然之氣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極天地亘萬世不易者、忠正之氣爲尤、非見得道義善養者、不能也、丁皇路之艱難也、或爲逸士、或爲忠臣、其觸物也、日月失明、鬼神夜哭、山岳失高、江海失深、況頑惰、降夫乎、開闢而來、名將忠信不爲少、而能全是德者、漢有文天祥、我有楠公、抑公自得王命、日以平賊安駕爲己任、以孤軍當大軍、提疲卒碎勍敵、一死一生、謀計百出、遂旋天日於已沒、群凶側目、宇內一歸、覩公之兵畧誰不驚歎、然而朝廷失御、姦臣竊命、禍基闔門、毒徧宇內、皇綱再弛紊、於是群賊並起、義徒少耗、遂到不可制、豈可堪慨歎哉、運之方替、勇者不能爲怒、智者不能爲謀、逆賊勢成、王師不利、公雖有建策、小人居其間、議不用、果然戰死、事到于斯、又可哀也、夫天祥者、以狀元爲宰相、身執國權、一敗見虜、幽囚四年、遂就刑、視之于楠公、優劣如何、所貴于彼者、欲返濛汜之日於中天、不能而見執、議論正々、忠氣凜々、至死不朽、其忠氣則與楠公均而已、若使楠公見執死足利氏之手、後世誰稱之哉、且公臨終顧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嗚呼忠臣、堯舜其君、萬世君裔、獨憂有興、而況於先君後賊乎、正成之不瞑可知耳、然則從死于斯、寧不如死于後乎、日、否、受君命死國事、何命是惜、義之從焉、所謂殺身成仁之秋矣、惟歎其謀不行、使賊橫行、君至艱苦耳、嗚呼正成前掃蕩天下、安帝座、後不能者、何也、授任之人異也、

日本忠臣錄卷之五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六

楠正行　仕後醍醐後村上二帝

楠正行、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正成之子、正成將防賊尊氏于兵庫、正行亦從焉、時年十一、正成遣歸之河內、且誡曰、今日之役、我生死不可慮、縱令我雖死、汝勿計較利害、棄義嚮利、恥家名、苟可有一臣存、則據金剛山舊址、以身徇國、汝之孝于我、莫過乎此、因授帝所賜寶刀訣別、正行揮涕而去、後聞正成死、不堪悲泣、將自殺、母奪刀止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賊復讎爲志、延元元年冬、叙正四位下、爲帶刀、撿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後醍醐帝出花山院、御內山、正行與從弟和田正朝等、來赴、及帝崩、入宿衛、後村上帝踐祚之初、屢出兵住吉側、以挑敵軍、正平二年足利尊氏、遣

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河內、距金剛山下、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尾城、謀候其出還、徑至金剛山下、斷後壓之、正行採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陳、顯氏望矢尾煙、以爲敵果攻彼、乃馳赴金剛山、先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叫呼突出、顯氏大敗、直奔保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兵六千、援顯氏、屯于住吉、正行計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煩攻、可自退、乃分兵二千餘、爲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敵軍塵楊、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勢、復併五隊爲一、大戰、破時氏于瓜生野、餘衆踏潰、至渡部橋、溺者无算、時氏被創走、明年正行進逼京畿、尊氏憂恐、乃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兵八万來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等百四十餘人、飲神水、誓死、詣行宮、奏請、曩者先臣正成殫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无幾天下復乱、逆賊西襲、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

十一、遺言遵還河內、保合族黨、復將除滅朝敵、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爲不忠臣、下而爲不孝之子、然今師直師泰將來犯、實臣報效之秋矣、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親臨口敕曰、以前兩次之戰、毎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尽兵來侵、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保後也、汝朕之爪牙、愼當自惜、正行頓首而出、率衆詣後醍醐帝廟、恭謝曰、戰如不利、弗一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書歌於其後曰、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志斗、於毛布余利、奈岐加須珥以流、奈於曽斗々牟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而後發、帝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明年正月高師直入河內、分兵六万、陣伊駒山南、及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親將

餘軍、居後、隆資率兵三千、由四條畷而進、飯盛山敵望之、分兵遮擊、正行以先鋒敗之、後軍與四條畷敵戰、殺傷相半、飯山伊駒山敵兵前後奄至、後軍見敗退走、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更大敗郎直兵、聚兵亡百餘人焉、皆被瘢矣、衆乃下馬據壟坐食、食畢步進、接戰益勵、遂迫師直陣、上山高元僞稱師直、冒陣戰死、其甲鏤連环、卽高氏紋也、正行大喜、擲首于空中、手承者一再、既而知其僞也、乃投首于地、蹴且罵曰、汝上山高元邪、汝亦無双朝敵矣、而勇則可賞、乃親斷衣袖、裹首置于壟上、此日自卯至申、戰凡三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吾兵死亡略尽、乃與餘兵五十餘人、負楯佯走、以誘師直、敵覺之、遣支兵三百追之、正行返戰、斬五千餘級、遂前復迫師直軍、而正行正時身中數箭、兵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爲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年二十二、從兵

皆自殺、其他宗族紀六郎左衛門、及二子、野田四郎及二子、楠將監西阿及子關地良圓舍岸兄弟、畠山與三、及六郎、河邊岩搦丸、大衆掃部助、阿間了願、譽田某、禁峯某、凡二十三人、從兵凡九百四十三人、悉戰死、正行嘗朝吉野、路遣高師直誘出宮女辨内侍、遣卒迎之、内侍在輿中啼、正行悉斬師直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内侍正行辭以歌曰、斗氐毛余頊、奈加呂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遠、以加氐卒須波卒、瓜生野之役、正行援敵溺卒五百人、給衣藥、視養數日、因授鎧馬、禮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及戰四條畷、從死者甚衆云、子多門丸先卒、

植松氏曰、孔子云、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善哉一言、此人道之大經、在國則君臣、在家則父子、然而爲父々子々者、亦君々臣々爲、其歸一而已、如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臣之所以臣者、在君之所以君矣、子之所以子者、在父之所以父矣、自古義門忠族、世不乏人而善爲君臣父子者、未見如楠氏一門有其人斯行也、抑延元之乱、乃父正成死湊川則殉死者、七十三人、從兵五百騎、亦死之、未有一降敵者也、又正行與高氏戰四條畷則宗族二十三人、從兵九百四十三人、悉戰死、嗚呼楠氏所養者、何等士、所學者何等書、所行者何等道、能使子弟忠、臣隸義、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者、其是之謂乎、若使正成正行貪戾則臣隸豈得如此哉、大學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夫治乱世之常、盛衰天之自然、當天下沸乱逆賊得時也、楠氏一門幾盡矣、就中正行繼父之遺志、以上殲朝敵下報父讐爲己任、縱令雖承微受弊忠涙灑天、義氣動地、一戰決死、人稱其速余歎其丁艱難終忠孝之志、何則昔者屈平不得時、憂悶無所遣、溺死汨羅、正行亦不得時、君僻在芳野、父戰死湊川、身年少而不得伸志、兎自盡者賴母之善導、得及壯與賊決戰、亦幸矣、嗚呼正行年少、而承父之遺業、携敗卒懷疲民、抗開闢而來未有之奸賊、其敗固宜、其死也從死者千餘人、義風豈讓乃父哉、使足利氏死禍難、則誰從死哉是棄義計利也、楠氏之臣隸誰關利害之算乎、輕死難生取義棄利者、由正行之爲正行所以正行之爲正行者、由所以正成之爲正成而已矣、

日本忠臣錄卷之六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七

新田義貞 仕後醍醐帝

新田義貞、稱小太郎、上野新田郡人、源義家十世孫也、出自皇嘉門院藏人大炊助義兼、生上西門院藏人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朝氏生義貞、世食新田郡世良田等邑、由此爲新田氏、元弘三年春、車駕狩隱岐、兵部卿護良親王據吉野山、楠正成據千劔破山、並聚兵圖恢復、北條高時分遣兵士攻之、護良敗走、乃專力攻正成、時義貞從軍于千劔破、而竊蓄順命之志、密謀家臣舟田義昌曰、昔者源平在朝、互相鎭制、我家責世將、躬歷族豈以失勢故俯從他人、宜其志也頃來相模入道、擧動縱肆、自速滅亡、今欲擧兵討彼除宸憂以振家聲、可爲之

時也、然事非有所稟不可、如聞大塔宮匿在傍近山中、汝能爲我求其令旨乎、大塔即護良也、義昌乃以計請而得之、其文一徵綸旨、制曰、敷化而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而鎭四海者、武臣之節也、頃年北條高時、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天誅也、義貞欲安宸襟、將擧義兵、叡感尤深、抽賞何淺、宜早運征伐之策、底部畫之功、義貞大悅、明日遂稱病、還世良田、日會宗親子弟謀誅北條高時、頁高時兵敗于京師、於是將發大兵、調糧郡縣、以世良田素多豪富、特課以錢六千萬、限五日、還吏驅迫里民、歛卒太急、義貞執而梟之、高時大怒、將移兵來討、義貞乃與弟義助率大館宗氏其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其弟行義、岩松經家、里見義胤、江田行義、桃井尙義等、百五十人、擧義生品祠前、建中黑旗、拜讀令旨、出旅笠懸野、抵日暮、族人大井田經隆、及里見烏山羽川氏等、率兵二千人許、自越後至、義貞驚且喜曰、今日之事、未暇相報、諸君何緣速來、經隆伏鞍對曰、前四日有人、徇越後言、公奉勅擧兵、是以急裝就途、料遠郡枝屬相繼至也、言未畢、越後甲斐信濃諸源兵五千餘人、亦復來會、進至武藏、下野人小山秀朝、下總人千葉貞胤、及旁郡兵士不期投集、衆已二萬餘人、聲勢大振、與北條高時將櫻田貞國戰入間河、一日三十餘合、明日又戰久米川、貞國敗退分倍、高時遣弟泰家將兵佐之、義貞進攻大敗、退保堀金、會相模人三浦義勝、率兵六千餘人來屬、義貞厚禮之、詢以軍事、義勝對曰、天下兩分、雌雄迭起、固當發相勝敗、而終始之勢、必在天心所與、公之事何憂不濟、幸以僕兵加公衆、請復進戰、義貞曰、彼新來氣銳、以我疲兵、恐難犯其鋒、義勝曰、明日之戰、僕爲公保必勝也、夫戰勝而將驕卒惰、武信君之所以敗、昨遣間覘其將、

驕甚、此將踐宋義之言也、僕請以手兵爲公前行、義貞從之、明早義勝爲先鋒、卷旗徐前、義貞繼之、三面薄攻、敵兵驚潰、北條泰家僅以身免、小山秀朝、千葉貞胤、破高時別將金澤貞將于鶴見、義貞兵勢益盛、進次關戶、一日、乃分軍爲三、義貞義助道假粧坂、堀口貞滿、大島守之、道巨福呂坂、大館宗氏、江田行義、道極樂寺坂、行焚民居、迫鎌倉、與敵接戰兩晝夜、義貞與堀口貞滿並捷入于山內、大館宗氏進極樂寺坂敗死、部兵潰散、義貞乃抽精兵二萬、夜從間道赴之、敵兵數百固守、攻上柵絕蹊要、多列戰艦于海岸、軍不得輙進、義貞乃下馬向海、免冑伏禱曰、天子方爲逆賊所迫播遷西土、臣義貞敢執斧鉞、深入敵地、志在靖國難而匡王化、伏祈八部龍神、鑒臣忠赤、使得却潮通道、解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及曉潮退、沙露二十餘町、戰艦皆隨漂散、義貞大悅曰、武師刺

山得梟、神功投珠却潮倭漢千古之異、我今値焉、大呼麾衆、直入府中、守坂敵兵懾慴、不及赴拒、江田行義、堀口貞滿、諸軍相踵競進、所在放火、風適怒甚、府第延燒、士女叫號、騰籍烟焰之中、衆乘勢四面攻鬪殺戮無數、北條高時遂逃葛西谷、舉族自殺、自師出至此、凡十有五日、鎌倉平矣、乃馳使者三輩、奏捷行在、義貞仍居鎌倉、捕誅北條高時子邦時、及狩野重光等、究索黨與、撫納降附威望日隆、八州豪傑、莫不聽命焉、時帝從隱岐至船上山、以王師復京畿將還闕、群臣以北條高時未亡諫之、不聽而發、比[illegible]衣兵庫、義貞報適至、帝大喜、賜使者官各有差、遂授義貞左馬助、建武元年入朝、叙從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兼播磨守、管上野播磨二國守護、宿衛京師、帝方寵任足利尊氏、聽信異言、執護良親王、附尊氏弟直義、幽之鎌倉、義貞與尊氏同宗、常因微嫌不相諧、尊氏固蓄異圖、心憚義貞、毎謀除之、未有發也、二年秋北條時行兵擾鎌倉、直義害護良親王而出走、朝廷未知之、更遣尊氏討時行、尊氏遂據鎌倉拒命、悉奪義貞族人食邑在關東者、而抗表招兵、皆以誅義貞爲辭、義貞聞亦收管內所有足利氏邑地、奉疏陳其逆狀曰、王師克成之初、南有楠正成、西有赤松圓心、四遠蜂起、六軍虎視、時足利尊氏從東賊令、舉族入洛、視官軍乘勝、有意救死、觀望擬議、猶挾兩端、及名越高家敗、始會官兵于丹州、抑非義旗過京賊將授首彼豈肯獨操戈以當強敵乎、顧以功微報重、猜人忠力、欺罔從潤、欲圖陷害、推其詞而其逆可視矣、初臣賜綸旨、起兵上野者、五月八日也、尊氏附官軍、攻六波羅者、同月七日也、道途相去八百餘里、豈此一日中所得傳言、而誣奏臣聞京洛賊敗、然後起兵、其罪一、尊氏男義詮從百餘人而入鎌倉者、六月三日也、臣將百

萬衆以殲兇師者、五月二十二日也、而僞稱賴幼弱者得立功効、其罪二、尊氏未有所承、擅施禁令於都下、梟戮親王卒伍、非司而行法、其罪三、兵革之後、遐遠未靜、故命皇子開府東國、而尊氏誘恩之餘、計以建勢立威、覬覦將軍位名、其罪四、尊氏自稱東八箇國管領、養兵而固恩、害民而收利、不臣之跡、固不待辨、其罪五、上天之運、雖無不復、然政令歸一、治化返古、實兵部卿親王之力、而尊氏機搆多端、陷之流刑、其罪六、親王之敗、聖衷所存、冀以懲其移心、而尊氏藉公議逞私怨、取而幽之囹圄、其罪七、足利直義爲北條時行所迫、不戰而退、時已使人進刃親王、大逆無道、莫復可尙、事雖未聞、道路既知之矣、其罪八、斯八逆者措而不問、四維方絶、八柱將傾、後噬臍恐莫及矣、彼方欲逞悖逆、故盡力排忠義、伏請乾臨明照、下詔討尊氏直義以下逆黨、書奏、下公卿議、參議藤原淸忠進言、此校兩奏、足利尊氏之罪爲重、且殺親王事始上聞、如得其實、在不可容、會護良親王侍女、歸自鎌倉上狀、西國又進足利尊氏反書數十通、冬遂命討足利尊氏、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爲東國管領、義貞爲大將軍節度使、將兵六萬七千餘人、由東海道、大智院宮彈正尹忠房親王、率左衛門督藤原實世等七千人、別由東山道進、義貞陛辭之日、具軍容入、器甲鮮盛、舊制大將軍出征、行中儀節會、授節刀驛鈴、而朝廷始用治承中平惟盛東征之例、欲不授節刀、然以其師出不利也、更備禮遣之、義貞亦依平正盛討源義親故事、遣舟田義昌于高倉岡足利尊氏第、三喊放二鏑矢、斫門柱而後行、尊氏發兵拒矢矧川、義貞遶水而陳、出弓手射以誘敵、果濟川而來、官軍奮戰、殺傷過當、卽夜敵退鷲坂、宇都宮公綱、及尾張昌能、仁科某愛曾某兵三千餘、前攻鷲坂、又敗

走之、足利直義師二萬餘人來援、陣手越河原、義貞使義助等涉河擊之、日暮始解還、斬獲無算、夜半義貞潛遣兵迫營乱射、敵衆驚擾、走還鎌倉、義貞進戰累捷、降敵前後數萬人、進入伊豆府、尊氏窮蹙、不知所爲、義貞以東山道兵未至遲府數日、敵散兵復集、雖已投降者、復叛附之、號稱三十萬、出守竹下箱根險、義助從尊良親王攻竹下、輒敗走、義貞憑高指麾諸軍、合勢奮勵幾克之、日暮始聞尊良敗、舉軍大怖、終夜逃降畧盡、遲明舟田義昌巡視諸營、旌幕儼在、闃無人聲、馳告義貞、義貞與左右僅一百人許、棄營而還、尾張昌能、菊地武重及十六騎蹤繼至、且戰且還、至浮島原驛、降甲斐源氏兵五百餘、散兵稍集、得七千餘人、抵天龍河、水暴漲、士馬又疲、淹留三日、發民居屋作浮橋、義貞留東岸斷後、兵衆渡訖乃前、比至矢矧驛、兵又多亡、宇都宮公綱曰、滯此數日恐賊

徙邀前路、請急移軍近幾之地、阻韮薮洲股水以備之、諸將亦謂久逗遠境、官被或生他變、義貞從之、退屯尾張、方是時京師政乱、諸國皆叛、應足利尊氏、朝廷震驚、亟召義貞還、延元元年春足利尊氏大軍逼京師、民庶洶騷、毀屋運財、竄匿山林、軍士亦多逃逸、在者莫復鬪志、義貞乃分將士守諸路、而自帥兵一万阻大度瀨之、植杙水中、建機橋上、撤板三間、斷桁不殊、使守岸兵詐敵誘之、敵五百餘人、乘筏而渡、礙杙不進、我軍連射、俄而水激筏破、敵悉溺死、守橋兵復詐誘敵、敵出勇卒三人、至橋下挽柱殆折、我兵佯退、敵乘之競進、桁壞溺者千餘人、明日敵破山崎、長驅向京師、義貞引兵奔還、奉帝保延曆寺、敵將細川定禪據園城寺爲寨、將來犯行在、會鎮守府將軍源顯家、率陸奧出羽兵五万入援、義貞因謀與攻園城寺、夜遣諸將陳山下、延曆寺僧兵屯如意嶽、舟軍數

百、泛湖以備旁射、黎明諸軍縱火大津民居、進攻不利而却、敵乘勢來迫、以民居火方熾、湖上舟軍乱發雨射、不能進、義貞因放兵突擊敗之、進薄園城寺、栗生顯友等先登奪門、義貞入舉火如意嶽、僧兵應之、亦下山攻敵後、悉火諸堂宇、表裏讙譟、乘烟奮擊、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定禪走京師、源顯家斂軍而旋、義貞獨提三万餘兵屏敵至山階、及之逼隘擊之、敵驚奔蹂踐、僵尸觸路、義貞已入京師、分軍爲三、一之將軍塚、一之眞如堂、一之二條河原、足利尊氏亦親率兵迎拒、自河合林至七條河原、人馬填咽、連亘南北里餘、義貞上花頂山望之曰、敵衆倍我、當以奇取也、令軍中相識而者、每五十人各爲一隊、得凡千余人、約纏旗撤笠號詐爲園城寺還卒、混入敵中、兵交而發、既而諸軍接戰、尊氏軍多而不整、我軍進退齊一、自午至酉六十餘合、每合皆捷、向所遣兵俄擲中黑

旗大呼、起于尊氏左右、敵衆驚乱相殺、不知所嚮、大敗走、諸軍追至桂河而還、仍屯京中、即夜細川定禪返襲、會部伍縱出莫赴拒者、舟田義昌等爲乱兵所殺、義貞大敗還坂本、尊氏復入京師、會大智院宮、忠房親王、率東山道兵二萬至坂本、軍勢復振、義貞乃約諸將乘夜進、楠正成名和長年結城宗廣陣于下松、源顯家陣于山科、延曆寺僧徒陣于鹿谷、義貞屯于北白河、至明僧徒進抵神樂岡、楠正成等擊破足利高經于出雲路、源顯家與足利尊氏方戰四條河原、義貞乃以三萬餘人橫衝敵陣、敵驚顧旗號曰、中黑來突、望勢崩潰、不可復制、義貞易服來、單騎深入相擊尊氏、不得、乃分道追之、抵暮引還、尊氏復入京師、後三日義貞又與諸將襲擊尊氏、敗走兵庫、義貞屈纔還京、明日率諸將趨兵庫擊破足利直義于豐島河原、又破細川和氏于瀨河、會土居通治得能

道言、以舟師來赴軍、擊破直義于打出驛、尊氏遂浮海西走、義貞收陣具一萬餘人以班師、以功任左近衞中將、居一月、山陰山陽諸國兵復起、應于足利尊氏、詔義貞管領山陰山陽十六國事、征討之、會疾發、不能發、先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等二千餘人于播磨、義貞疾愈、尋發、留賀古河數日、兵士會者六萬人、進次班鳩驛、因攻赤松則村白旗城、則村詐請降、義貞信之、馳取朝旨往返十餘日、則村既已繕完城備、乃爲慢言、指斥朝廷、義貞怒合圍數重、晝夜攻擊、意期必取、而彌月不能下、使分遣義助及江田行義、大井田氏經等二萬餘人、攻石橋和義於船坂山、會兒島高德舉兵熊山應之、前後夾攻克之、義助進圍三石城、江田行義入美作、大井田氏經入備中福山城、已而足利尊氏大兵由海東向、足利直義將陸軍二十萬、攻福山城、大井田氏經敗退三石、義助馳使告敗、義貞報曰、賊水陸並進、若欲遏陸軍、恐水軍逼入北闕、不若且退攝津、以扼兩軍、而蔽帝都、子直釋圍還會山里也、乃遣使美作、召江田行義、義貞終罷白旗圍、退駐賀古河西、二日俟義助行義等至、時霖雨水漲、衆以敵兵且逼、謂義貞與諸將領具舟先濟、義貞曰、賊至則走路斷絕、人知必死、所謂背水陣是已、凡諸軍濟訖、吾乃發、復何不可、令軍士病創及馬疲不堪騎者以次而發、及明水落、義助等亦至、因俱濟而至兵庫、士卒亡失過半、驛以聞、舉朝惶駭、遣楠正成與俱拒敵、義貞會正成聞朝議及其所策謂曰、賊勢張皇、欲驅敗卒當之、固難矣、但去年喪軍關東、以致興議、今又承敕西發、未能攻拔一城、聞賊大軍將至、遽然引還、我竊耻焉、是以不郵勝敗、委命一戰耳、正成曰、見機而進、權時而退、將之道也、紛々之論何介懷爲、公往歲摧破北條氏、今年困蹙足利尊氏、抑雖聖

運所使然、亦皆公之武略矣、公之於兵、誰得間然、義貞爲之釋然、明日敵軍水陸數十萬至、旌旗翳空、船艦蔽海、義貞部分諸將、使義助將五千餘人、陣于經島、大館氏明三千入于燈爐堂南、以禦水軍、楠正成以手兵七百餘人、陣湊川驛西、以禦陸軍、義貞自將二萬五千餘人、守和田崎、以策應諸軍、敵先鋒將細川定禪、以舟軍數百艘、進向經嶋、義助兵擊破之、定禪麾舟軍、東赴紺邊浦、義貞與義助大館氏明、悉率兵士、緣岸逐之、而足利尊氏大艦數千艘、登和田崎、足利直義步軍從須磨來、楠正成腹背受敵、全軍覆沒、義貞至西宮、望細川定禪舟上旗幟、曰、是皆賊之偏裨、由湊河來者、足利尊氏兄弟、此皆眞賊矣、乃回軍背生田林、分諸將陣三處、殊死戰、遂敗走敵、追急、義貞自爲後拒力戰、馬中矢僵、乃上路傍大塚、俟後騎至、敵競至圍之、義貞彎弓射斃前一卒、敵爲之逡巡不近、更發鏑乱射、此日義貞擐名甲薄金、手揮鬼切鬼丸二寶刀、截飛矢十六、且截且避、輕捷如神、小山田高家馳至、以所乘馬授之、步鬪而死、義貞賴得脫云、由丹波路入京師、車駕倉皇復幸延曆寺、尊氏入據東寺、三道犯行在、義貞及諸將守東坂、鑿塹作櫓、櫓堞相望、戰艦躪湖面、公卿僧徒守西坂、恃險不設備、敵直進攻、會山上大霧、咫尺不辨、僧兵因擊克之、數日又來攻、官軍戰不利、乃急擊大講堂鐘報之、義貞提兵六千、馳上四明山、與宇都宮公綱、乘高衝之、敵崩潰爭下、死者塡谷、義貞因屯大嶽、晝夜接戰十餘日、初軍中約、兩坂有急、各鳴鐘相報、詰旦有群猿乱撞鐘、諸軍以爲敵至、爭馳集東西坂、敵陣望而擾動、因下擊大敗之、敵人馬蹂踐、死者相枕、義貞部下生擒敵將高師重、僧徒請而斬、梟首于辛崎、敵兵四散經十餘日稍集、而官軍謂敵兵猶寡可擊、乃

進攻東寺、敵出兵京中諸巷要之、大敗退還、敵勢更熾、秋大納言藤原師基、引北國兵三千餘人來援、於是謀復攻東寺、議道所由皆以謂經京中赴東寺、里閭多隘、甚難于進退、是前日所以取敗、分軍爲二、西自内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之、有叛者以計報敵、官軍不虞有備、藤原師基等從河原入、義貞從内野進、復敗還、延暦寺僧徒、貽書興福寺請援、興福寺聽之、近幾兵士按甲觀望者、亦相繼從欵請師、因遣中納言藤原隆資等諸將統之、杜四方趨京路、絕敵餉道、於是諸國兵千百成群、日集行在者、絡繹不絕、敵中人困縮、公卿促義貞進戰、義貞乃遣阿波淡路兵三千于阿彌陀峯、夜爇万炬、以張軍勢、與藤原隆資等諸路兵期日四攻京、至期義貞從宗族四十三人入辭、帝溫顏勞奬、義貞伏對曰、勝負任運、非所逆料、但臣今日不薄賊營而納一矢者、莫還、乃分分爲三從大

宮猪熊四條、縱火轉鬪而前、敵兵爲之披靡、遂抵東寺、睨足利尊氏營、言曰、天下洶々、以吾兩人、毋徒規身功害民命爲也、願獨身決戰、試與一矢言訖而前、射尊氏、中柱沒鏃矣、俄而敵兵從後奄至、義貞馳突而出、敵復雲合、圍之數重、射中其額、血蔽面下、而別更整鎧令將士、馬首皆西、決意進死、初軍發行在、帝親臨解所御紅袴、寸斷以頒將士、々皆感激、綴之笠號而出、至是其兵八百殊死奮戰、潰圍入擁義貞而去、此日義貞與藤原隆資等、期以日加已時並入京師、舉火爲號、會北白河民居失火、藤原隆資因先期進戰見敗、阿彌陀峯及諸路兵亦並敗、興福寺負約不至、官軍退保坂下、始帝幸延暦寺、自六月至九月、從駕士二十萬、皆取給於僧徒、傾資經營、猶不能足、至是敵又斷東北餉道、官軍屢出爭之不克、軍士饑困、相繼逃亡、部下日減、會帝密納足利尊氏請將還

京師、藤原實世馳人報告義貞時、引見將校聽之不信曰、此使者妄語耳、堀口貞滿先往見、鶴興已駕、貞滿伏廷泣涕留之、帝方感悟、義貞與子弟率兵三千入謁、班坐階下、皆色愠而容肅、帝進義貞及義助曰、方足利尊氏狃恩謀逆之日、朕謂卿與彼同宗、必相黨援也、乃扶持傾危、一心於義、朕深感其忠、欲仗卿門以鎭海内、而天命未集、兵勢疲極、故今權且與賊講解、旋駕京師以謀後圖、但恐事易泄、故欲臨發告之、而貞滿驟然來訴、顧未研遠慮、然朕於其言、亦有所省今者河島維賴北在越前、氣比神官築城致賀、以應官軍、卿宜趣彼相援、徇北國以謀恢復、料朕已入京師、卿必受賊名、今日傳位春宮、付卿去、其天下之事、一以相煩、謹奉嗣君、視之如朕、言發涙流、衆成俯伏涕泣、即夜義貞祈日吉社曰、神尙垂護、俾臣得先途無恙、再振義軍以滅兇賊、不然必俾子孫有克

報國起家者、納以寶刀一枚、明日車駕入京師、義貞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行、比抵鹽津聞敵邀前險、更道木目嶺、時山中雨雪大寒、衆皆露宿、相抱而臥、或爇弓矢爲燎、人馬凍死、不可勝計、河野通治、得能通言、兵三百遇敵、皆沒、千葉貞胤以五百餘人叛降于敵、義貞間關三日、始到敦賀津、氣比氏治迎入金碕城、義貞遣長子義顯於越後、義助赴杣山城、招諸州兵、足利高經以二萬餘人圍金碕、義助義顯途還、以奇擊敗之、義貞乃泛船大燕皇太子及尊良親王與藤原實世義貞義助各執器奏樂、適有魚跳入船、藤原實世徵以周武事、割以祭天、大子受胙衆極歡而罷、敵人發大兵水陸來攻、城兵乘高矢石交發、敵死者日千數、竟不能近踰月、帝出幸吉野、近幾兵日至行在、乃使亘忠景賜詔書于義貞圖匡復、二年春脇屋義治自杣山遣兵來救、道敗、自是外援斷絕、糧

食已竭、採水族以療饑、後乃每旦宰二馬充將士日食、而天暖雪消道通、敵日集城下、至于十萬、義貞以勢不可支、與義助藤原貫世潛踰城、趨杣山、圖聚兵以壞敵、旬日僅得五百餘人、鎧馬且不給、遷延又過旬餘、敵遂陷金崎、太子就虜、尊良義顯自殺、義貞匿杣山半歲、發間使招舊黨、得三千餘人、足利尊氏復遣足利高經將六千人入越前府禦之、加賀人敷地山岸氏等起兵以應義貞以畑時能爲將、據加賀越前界、拔太平寺城、平泉寺僧徒、亦據三峰應之、因遣義助統其軍以逼越前府、三年春義助率百餘人出視營地、敵出兵掩之、義助舉火相報、義貞引三千餘人赴之、高經亦以三千餘人來拒、夾河而陣、時雪消水盛、官軍亂流而進、戰半、三峯僧兵出敵後縱火燒府、敵驟顧而退、義貞乘之迫擊入府、高經走足羽、據黑丸城、餘黨望風潰者三十餘營、北陸響震、四方義

軍復起、各據州郡俟義貞入京、而義貞謀必滅足利高經而後遠征、負山陣于府、遣近衛少將藤原行實及細屋秀國、船田經政攻高經、行實等輕敵急攻、敗還、秋大井田氏經發越後兵一万至、義貞軍復振、將攻黑丸城、益治攻具、期于必取、時義貞次子義興、從源顯家西上、會顯家戰沒、義興及顯家弟近衛少將顯信、收散兵保男山、爲敵所囲、帝下詔使義貞引兵赴援、義貞感喜曰、自古源平武臣奮勵王室、而未聞有御筆詔也、今我荷至榮、安不於時報効、移牒延曆寺、與之協力、延曆寺僧徒大悅從之、義貞將發、計足利高經爲後患、自以三千餘人留于越前禦之、付兵二萬于義助、先往救男山、未至、聞男山失守、輙還、義貞乃出河合、圖取黑丸城、高經惶恐、大脩守備、築七營相控援、平泉寺僧徒叛營于藤嶋應之、義貞夢與高經相拒足羽河、數日身化爲龍、長二十丈、蜿然而

臥、高經驚走、旦日以告衆、皆曰、龍能駕雲雨震天地、而高經喪心驚走、大吉、齊藤道猷聞之私言曰、天下分爭、猶三國時、而臥龍死、蜀先亡、況龍陽物、及陰而蟄、今方秋候見水側、是天示其類也、以吾觀之未知其爲吉、義貞刻日率兵而出、將上馬、々驚蹶、執轡夫幾死、渡足羽河、執旗兵所乘馬頓躓、旗仆中流、衆以爲怪徵、師出不利也、義貞陣燈明寺側、遣兵分攻七營、藤島兵援動、衆乘勢搗塀而登、僧徒棄死力拒、過晡官軍幾却、義貞望之急引騎五十間道赴援、足利高經出步卒三百救藤島、兩軍適遇、敵下塗陰楯、亂射、我兵不持楯、僵以身遮蔽義貞耳、義貞馬被五矢、顚于淖中、有飛矢中額、不能起、終自刎而死、年三十八、中野宗昌、及結城親譽、金持重與等、割腹並斃、從者殲焉、時霧雨昏濛、跬步不可相物色、故餘衆遂莫赴救者、日暝有數騎還于河合者、衆望之以爲義貞

也、各自解還、適知其死也、逃散叛降略盡、北國不復支、義貞三子、義顯、義興、義宗、

植松氏曰、余續史到新田氏、未嘗不掩卷而歎、其爲人英邁忠誠、用兵如神、而業不成志不暢者、何也、曰、人盛則克天、天定而克人、藤葛盛則仆青松、青松秀而藤葛萎、自天視之則藤葛亦生物也、及其盛、不得不與不得止而已、當青松之得時、望之森々、就之隱然、藤葛豈爲之累哉、猶嫡子於其家、父母與之、弟妹類之他人豈侮之哉、所謂一家嘉樂者、其是之謂乎、夫時運者命也、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不變終身、鬼神不得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不能感、屈平之慷慨而投汨羅、文山岳飛之忠勇不得復國、秦之暴而並天下、宋之大國而見取於元、菅公之忠而不能安其位、清麻呂之直而見左

遷道鏡之惡而專政權、平相國之虐而滅源氏、是皆所以時運之使然、而非名將智士之所及矣、如我新田義貞亦然、當帝之在隱岐、來護良王命、一舉殲元惡、其功幾許也、皇家失政及天下再亂、尊氏跋扈、義貞亦受鼓鉾之任、天下洶々、人心不向王師不利、遂致湊川之敗、楠公沒深謀乏、盜賊競六師駭、今日之役、不盛乎瀨口之師、兵庫之亂、禍有愈乎鎌倉之難、帝亦生異心、納款反賊、枉使元帥趣北陸、一差千里、再會不可期、切齒無及、且其死也、猶帶詔書、其忠、死而不止者乎、嗚呼一人之死甚乎千萬人之死、義徒消沮、王師不振、諸葛亮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不死則賊必亡、賊不亡則臣必死、以斃為期、亦不重哉、義貞知之、帝不知之、使王業偏安、元帥蹉躓、可堪歎哉、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義貞不當此三事、其敗固宜、然則天不與忠與賊乎、曰否、亂不極則治不形、治形而子孫出焉、天運有時復者乎矣、

日本忠臣錄卷七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八

名和長年　仕後醍醐帝

名和長年、初名長高、稱又太郎、伯耆名和人、村上帝子、具平親王十五世之裔、以故又姓村上、父行高曾祖父行秋、承久之役、隨王師、禦關東軍于宇治、爲北條氏奪領邑、長高爲名和地頭、勇健善射、家富族廣、元弘三年帝與左近衛少將源忠顯潛出隱岐、至名和、忠顯聞長高可倚、往造其門、見長高宣旨託以時事、長高適聚族燕飮、聞其言猶豫未答、弟長重進曰、士之所重名也、十善之君、忝被委託、我曹暴尸軍門、以延譽後代耳、度追兵既至、宜先奉駕入船上山、衆皆奮從、長重從數人往迎、扶帝上馬、幸船上山、行値險處、被新鷙甲背負而過、一說云、長年爲名和地頭、帝在隱岐、衛士多效忠欵者、弟行氏亦在衛中、召見使還諭長年、奉迎、行氏値風不能發、即帝先已航海適名和、遂扶長年未知孰是、帝饑甚、藉木葉以上飯、遂御山上鄉寺、長高令邑民、能運我倉中穀于船上山者、人給錢五百、即日、得致五千餘石、乃火宅率百五十人赴船上、伐木爲塞、多挑戶扉、以蔽矢石、弟氏高計以松煙薰布、書近國將士旗號以作疑兵、翌日佐々木清高、與佐々木昌綱、佐渡前司某、以兵三千來攻、望見旌旗大沮、長高以兵寡蔽樹選射、莫不命中、々必洞甲、昌綱被矢死、佐渡前司陣山後、以兵八百來降、清高不知之、麾衆競進、過日昏雷雨驟至、長重及弟長生等、乘之突擊敵崩潰死傷塡谷、清高僅以身逃、於是近國將士數万望風來集、遂遣左近衛中將源忠顯收復京師、帝製文及歌、以稱長高之功曰、將以垂示汝忠于後世也、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帝

得京師捷報、欲即歸闕、詢之群臣、勘解由次官藤原光守曰、六波羅雖敗、鎌倉未舉、賊形勢猶熾也、世言東八州可敵天下、一鎌倉可敵東八州、是以承久之役、取伊賀判官、爲力太陽、及與鎌倉兵過、輙使敗折、強弱之勢、雖令可知、宜駐大駕于此、以觀東方之事、長年亦請遲數月、帝親筮占之、得師上六、乃決意治行、建武元年爲因幡伯耆守護、新田義貞之東征、長年與楠正成等留衛京師、延元々年正月、足利尊氏犯京師、長年以二千人禦勢多橋、聞諸軍敗、車駕幸延曆寺、乃以兵三百還京師、與尊氏兵巷戰十七合、死者過半、遂造禁門、俯伏涕泣、顧望而行、詣行在、與諸將戮力擊走足利尊氏、護駕而旋、及足利尊氏再入、從駕延曆寺、尊氏兵犯東坂、長年與脇屋義助等、擊却之、又與新田義貞、攻足利尊氏於京師、比過白鳥、路人相語曰、三木一艸唯有伯耆存、長年聞之、謂興論嘲我死晚也、戰倘不利今日死矣、豈結城伯耆楠千種、當時功臣、並承恩眷、故世稱爲三木一艸云、及戰敗、諸將引歸、長年閉後衛門以絕走路、與兵二百人力鬪死、三子、義高、基長、高光、義高高光死王事、基長爲俗

植松氏曰、夫兵、有々名之兵、有無名之兵、有名之兵、其氣實而強、故其爲功也易、無名之兵、其氣虛而弱、故其爲功也難、君父之讐、誰不知報之、故雖怯夫懦夫必挫強夫勇士、是依其氣之充實、強夫勇士見殺於怯夫、依其氣之虛也、而況國賊於抗王師乎、抑元弘之亂以孤城當大軍、振一臂挫勁敵、亞楠氏者、以名和氏爲第一、當帝之出隱岐也、四面楚歌、而身無可依、雖長年尙猶豫、當此時、長年奮然火第宅、倚船上山擧義兵、其徒僅百五十人、糧食乃運我倉穀充之、伐木爲塞、以松烟薰布、畫近國

將士旗號、以作疑兵、於斯山色皆莫非兵也所以大沮賊氣也、嗚呼長年當帝之竄投、猶豫者計衆情也、其舉事也、火其宅者、固衆心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々々不如人和、長年求人和也、其事之成、可知而已、況於乘時勢乎、舉兵而來、五經月、使帝還闕、何其功之速也、然而天不時乎、將人否乎、鯨鯢再出、四海鼎沸、忠臣不得脫甲、謀士不得高枕、前後敗績、死亡相續、可勝嘆哉、史稱路人指長年曰、三木一艸、唯有伯耆存長年聞之謂、與論嘲我死晩、長年豈信人嘲者也、初許身於帝而來、忘家憂國、捐軀濟難、輟食奮袂、撫劍匿竊、志在狥國難身雖屠裂名稱垂於竹帛、車駕還宮元功既呈、又何望焉、及天下再亂豺狼橫恣、魑魅霧集、國論紛紜、王師不利、事無可爲、楠氏死湊川、長年亦欲殉國難、不忍以賊遺君、造禁門則涕泣不忍去、詣行在、則惻怛不能已、偶路言入於耳、遂果其死、嗚呼長年終始不撓者、倚忠氣之充實而已矣、

日本忠臣錄卷之八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九

兒嶋高德 仕後醍醐後村上二帝

兒島高德、稱備後三郎、備前人也、其先本姓三宅氏、父曰範長、氏和田、任備後守、高德夙好讀書、方後醍醐帝在笠置、謀聚兵勤王、帝賜以錦旗、既而行在失守、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志士仁人者、殺身以成仁、我欲於路奪駕奉以擧義、卽足以耀名邪、衆奮從、俱上舟坂上、候之、聞護送兵轉出山陰道、乃復詭道至杉坂、則車駕既過遠矣、衆於是散去、高德冀得見帝、道其衷、獨羸疲踵後、數日不得間、及夜入御館、斫櫻樹白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衛士無識字者、白之、帝亦不知何人所爲、然心忻然、竊自喜焉、及帝在船上、高德與範長詣焉、遂屬左近衛中將源忠顯、攻

六波羅、官軍敗績、忠顯走歸峰堂、高德及村上行村、力戰愈厲、忠顯馳人召還、謂高德曰、敗卒疲劇、難于再戰、且吾營距賊密邇、恐致不虞、今欲移營少退、以圖後擧、何如、高德對曰、勝敗在逕小衄何患、但可進不進、不可退而退、此爲將帥過也、赤松圓心僅以千餘人屯山崎、三進三敗、猶能固守屯營、遂不爲退一寸、而況今我殘兵比賊尙多、軍之所據、後山前水、得守禦之勝、如何棄也、倘虞賊夜襲、我請往扼七條橋、公亦出兵見備、遂率三百人屯橋西、夜半高德顧望本軍炬火漸少、料忠顯棄陣已遁也、引兵而歸、道遇荻野朝忠曰、元帥既遁、我亦將退丹波、請子與俱、高德曰、我謀矣、從此儒將作事、子先往、我當巡視本軍、追以相及、乃留兵山下、獨登峯堂、則錦旗器械、悉棄狼藉、高德大罵曰、何不使若人隨坑落塹死、取旗往與朝忠守高山寺城、及足利尊氏擧兵篠村、近郡將士爭附、高德惡屬其下、特與朝忠及足立祐秀和田位田本莊平莊氏等、興自若狹、入與諸將攻六波羅克之、還歸備前、建武二年飽浦信胤等、據福山城、以應足利尊氏、高德與淺山條就攻之、幾克、遇軍中有叛者、戰敗、還據三石城、官兵稍集出戰和氣驛松田盛朝就陳降、高德敗走入熊山城、卽夜又有叛者導敵入城、高德與宗族僅免、以事上報、遂匿山中、延元々年、新田義貞遣弟脇屋義助攻舟坂、久不下、高德聞之、遣人告義貞曰、舟坂險固不易下、我當以四月十八日揚兵熊山、敵必分衆來攻、將軍乃分軍爲二、一爲攻狀、以綴敵、一道三石山南、出其不意、前後夾擊、我卽率兵相會、則舟坂可擧、舟坂擧則西國何意不附也、義貞大悅、約以進兵、至期前夕、高德火其宅、以二百餘人、天明上熊山、敵果出三千人來攻、山有七道、高德分衆禦之、力戰竟日、逮夜敵繞嶺奄至、高

德以十餘騎當之、重傷墜馬、有二敵卒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杉崎範家赴救、扶載以歸、創甚幾死、父範長激之曰、往昔鎌倉權五郎景政、爲敵射中其目、不拔矢三日、遂射殺傷己者、汝今小傷、乃委隨若是、何得濟大事、高德乃蘇息言曰、速扶上馬出以決戰、範長謂其可濟矣、以餘兵十七騎突進、敵不測其寡、不戰而退、官軍遂拔舟坂、範長又與高德欲拒飽浦信胤兵從尊氏而東者出陣西川尻、聞敵陷福山城、欲會脇屋義助兵、又聞義助以敕退播磨、乘夜踰嶮到佐古志浦、高德騎行終日創益甚、範長託之所識僧而行、天既曙、遇赤松則村出兵要于嶮隘、呼言亡卒速釋甲降、範長笑曰、前者足利尊氏以書誘我百端、我皆扯裂投火、今復能隨汝降者、汝欲得衣甲、卽當相與、以八十三人破圍東出、敵傳呼村落報亡卒、遇民兵數十人、四集射之、範長行戰十八合、士

卒死傷、所餘僅六人、範長曰、使我得擧族而來、蹂過一路、何難、事至于此、是我死日、遂割腸啣刀而死、高德繼爲備後守、三年新田義貞在越前、欲發兵攻京、以援男山、高德從在軍中、議曰、儻官軍敗績、叡山不支、由此賊截路、而糧食不給、宜留兵北國、通其運輸、然後遣數千兵、往據叡山、日夜以撓京師、是深根固蔕之謀也、然僧徒覘吾少衆猝至、恐有致叛貳、宜先送牒狀、義貞大然之、高德即援筆爲牒立成、乃寄貽之、延曆寺亦報狀應之、居頃之、義貞戰死、高德從脇屋義助、如伊豫、義助病沒、逃歸備前、興國七年、招脇屋義治于上野、圖擧兵、先是荻野朝忠降于尊氏、以爭怨尊氏、高德因結朝忠、期以並起、尊氏聞之發兵、攻朝忠于高山寺城、高德于兒島、朝忠出降、高德謀不濟、遂擁義治、海路竊入京師、招得義故千人、高德計、使衆聚居、必爲敵發、乃分置近郊、期夜襲尊氏、

先期一日、尊氏諜知、遣兵悉殺其匿在壬生者、衆聞之散去、高德亦與義治奔信濃、後剃髮號志純、正平七年、帝御男山、圖京師、詔高德曰、方今時勢至艱、汝其赴東北諸國、起兵以奏功、高德亟往宣以旨、於是新田義宗及小山某、宇都宮公綱、桃井直常、上杉憲顯、吉良滿貞、石堂義房等、發兵來援男山、高德遂不知所終

植松■氏曰、夫字者猶水也、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水豈知東西哉、隨人之決耳、字亦然、善人用之則爲善、惡人用之爲惡、字豈知善惡哉、從人之適用耳、孔子說仁字、孟子說義字、後世文人學士雖交出、不過此二字、忠臣義士雖代出、亦不越此二字、如屈平懷砂賦、孔明出師表、陶潛東齊章、顏眞卿移蔡帖、文山衣帶中贊、疊山建寧詩、劉因燕歌行、方孝孺絕命辭、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而善用字者也、若我兒嶋高德亦其人乎、當天步之艱難、潛身入御館、斫櫻樹、書天莫空句踐、時非無范蠡數字、動天下人目、使帝歸闕則其功幾許也、嗚呼高德逝矣、筆猶有神、櫻樹枯矣、字猶有芳、萬世之下、使人泣忠魂者、是依善用字也、

日本忠臣錄卷之九終

日本忠臣錄卷之十

村上義光 仕護良親王

村上義光、稱彥四郞、爲左馬權頭、子義隆、稱彥五郞、爲兵衞佐、藏人、元弘之亂、父子與赤松則祐、平賀三郞等、從護良親王、竄十津川、熊野山別當定遍索之甚急、護良去如吉野山、土人芋瀨莊司某、以兵要路、護良計無所出、遣從者、說以投託之意、莊司對曰、定遍窮求官軍黨與、錄名以報關東、臣欲納大王、不能也、過前行、亦所不敢、請留錦旗若從中一人、得以爲辭、二者不許、臣惟有一矢之備、親王默然未應、則祐進曰、見危授命是士之職、臣請留死、平賀三郞曰、從行之士皆大王股肱、不可去也、宜以旗見授、護良從之、得過、義光適後、遇莊司擁衆使卒荷錦旗而還、曰天王之子行、

何物奴敢乃爾、直前奪旗、擲奴數步、莊司錯愕、不顧而去、親王喜曰、我得此三人、於平天下何有、至吉野築城守之、賊以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親王親戰數合、退與左右酌酒慨歌、義光鎧被矢如蝟毛、來跪曰、臣拒中城數時、適聞歌聲來、敢相會、賊勢强甚、城不可支、臣請假御鎧詐爲大王死、大王乘間出走、親王曰、死則同死、何忍相弃、義光厲聲曰、圖大事者、惡爲此言、起自解護良鎧、護良顧曰、卿忠易生不忘、我儻得免、厚爲脩福、不免追從冥途、遂行、義光著鎧、登譙樓、則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爲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遙望護良去遠、大呼敵軍曰、先帝第二子護良自刃、汝等行爲天兵致死、視以作式、乃剖腹抽腸以投于壁而斃、賊四集就斬其首解去、已而吉野執行岩菊丸、將兵數百追及護良、義隆單身留鬪斬數卒、躬蒙二十餘創、入傍竹叢潰腹死、護良遂得免、義隆年十八矣、

植松氏曰、所貴于士者、氣也、一士氣振、則万士氣興矣、一夫氣弛、則萬夫從焉、故烈士殺身救天下、勇將殺一夫整軍旅、其機如此不可不愼、　國朝風氣純美、武夫剛勁、臨難不苟免、視死如歸者、世不乏人、皆於造次顚沛之際、決然行之不誤、與聖賢之道合者、雖大人君子、猶有所不及、如村上父子、未聞一日講道義、而所關大、所行果、瞬時間不失君臣之義、所以維持綱常光耀史冊者豈有極哉、嗚呼當護良之在土室、使村上氏再生則救護良於虎穴、尊氏不至橫行、天步不至困難也必矣、

日本忠臣錄卷之十終

跋忠臣録後

世不能無變。國不能無亂。或弑其君。或奪其國。忠臣出。綱常不墜。名將見。國家安。」　國朝風氣純美。神胤在于上。忠臣列于朝。萬方以安矣。」中古以後王政壞亂。或爲道鏡將門。睥睨　皇祚。覬覦神器。或爲藤氏平氏。握權專政。或爲北條足利。肆廢立。綱常墜地。國家不安。」於是乎忠臣名將憤然更出。爲清麻呂之奏。爲道真之詩。爲重盛之祈。爲藤房之遁。爲正成之忠。爲義貞之義。爲高德之書。爲義光之死。皆出感憤惻怛不能已之至情。然後綱常由以立。　國家由以安。正氣凜

凛于今。推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聞者父君摘嘗所閲諸史。撰其卓絶者十餘人。敘其事實。末又論其忠烈之情。編為十餘卷。命余跋焉。嗚呼為人臣者。以斯諸公為鑒。則斯書有補於世教。豈淺鮮哉。

明治十九年孟冬

十四歳男植松金太郎譔

明治二十年七月廿六日版權免許
同廿一年一月　出版

定價金五十錢

著者兼出版人　千葉縣平民
下總國海上郡芦崎村
九十六番地
植松金兵衛

發兌　東京日本橋區通二丁目
稻田佐兵衛
下總佐原町
正文堂朝野利兵衛

書肆　東京々橋區南鞘町
同支店朝野文三郎

印刷所　下總佐原町
佐原活版社

正誤

例言裏三行（主隋）ハ（主惰）ノ誤
一丁裏十二行道鏡作ノ下（逆）ヲ脱ス
十三丁表一行（觀學）ハ（勸學）ノ誤
十六丁表九行（嘉猷）ハ（嘉歆）ノ誤
廿二丁表六行（枉鄉）ハ（枉濫）ノ誤
廿五丁表十一行（謀知）ハ（諜知）ノ誤
廿七丁裏廿行（結旦）ハ（詰旦）ノ誤
廿九丁表十行（獨變）ハ（猶變）ノ誤
卅一丁裏四行（即直）ハ（卿直）ノ誤
卅七丁表七行（統攝）ハ（總攝）ノ誤
卅七丁表八行（移心）ハ（侈心）ノ誤
四十二丁表十二行（分分）ハ（分兵）ノ誤
四十八丁表三行（太陽）ハ（太易）ノ誤
五十丁表六行舉義即ノ下（死）ヲ脱ス
五十丁裏十一行（綿蕝）ハ（錦蕝）ノ誤

中村鼎五　著

尚友小史

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京都文石堂刻本

據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京都

文石堂刻本影印

中邨鼎五著
尚友小史
第一輯
混々舎藏

確堂文宗雅鑒
名香
尚友小史
文菁
巖谷脩題

題言

確堂生常以迂濶被斥半生轗軻項寓平安以講讀爲業以一身之勞糊八口東奔西走脛毛不生文思枯渇舌猶存而已會盛夏放課三旬坐蝸廬曝書凉軒且攤且讀興之所適援筆作近古人小傳數十篇意在慕古諷今嗚呼在開明之世猶慕古所謂儒者多是古非今者非迂而何雖然迂言亦安知無益世之日乎

五十川訒堂曰滿腹感慨向此一冊子吐出宜矣有些圭角也余却喜其有些圭角人或咲其迂亦不敢辭也

與其翁書

某白、某先生梧下、候屬仲秋、盆栽桂花漸開、樹雖矮小、其香可聞、讀書倦時、對之可以遣悶、某以暑中放課、修一書成焉、名曰尚友小史、僅々小冊子耳、然非無意也、某聞文者莫難於叙事、古今史傳能摸寫其人、無若史記、同傳勇者、西楚覇王與舞陽侯、其氣象不同、故文亦從而不同、同傳智者、留侯與曲逆侯、異其撰、故文亦從異、其撰其他淮陰侯於彭越黥布、其文皆靡弗如其人、是所以爲良史也、山陽賴子成著眼于此、其著日本外史、如吉法師於機山、霸臺其雄略、沈毅慓悍、各極其神、豐太閤與東照公、皆精神躍躍、發筆端、非後人著作所及也、余嘗欲倣之作一二傳、而筆如錘椎、千篇一律、如摸形泥塑人、面目雖存、無足動人者、唯投筆長嘆而已、今所輯筆固不能如其人然、奇事易寫、且就之而進、或有所得乎、每篇論贊、亦聊寓感慨也、今寫一本請敎、并呈桂花一枝、着花不多、然自有馥郁香、是亦一種天然文章也、先生以爲何如、

訒堂曰、一頓不覺露如是、

又曰、可謂善讀史記者、

又曰、山陽知己、

又曰、善述善形、非深於文者、不能知此味、

又曰、一結清絶、

訒堂曰、史筆之秘訣、一筆鉤出、恨不令拙堂載於文話中、

尚友小史

藤樹先生傳

近江　中村鼎五　著

石津灌園曰、起法典雅、

訒堂曰、眞儒看書、總是實際、

又曰、以年齒一束、

近江國高島郡小川村、僻在琶湖之西、距大溝一里許、一小村也、而天降偉人、學德爲世師表、若藤樹先生、即是也、先生名原、字惟命、姓中江氏、稱與右衛門、家有藤樹、因以爲號、又有嘿軒頤軒之號、祖父吉長仕米子侯、父吉次不好官仕、隱于小川村、先生甫九歲、祖父携至米子、請爲嗣、先生代祖父作書札應酬四方、辭理暢達、如老成人、覽者奇之、侯移封伊豫大洲、祖父從徙焉、於是先生始就塾師讀書、讀數遍輒成誦、年十一、始讀大學、嘆曰、幸哉此經之存、聖人豈不可學而至乎、感泣久之、一日有賊來襲焉、初有奸人須卜者、竊謀誘衆、與俱去大洲、祖父詗知詰之、須卜佯爲跪謝狀、俄起擊祖父、祖父怒擊殪之、其子欲爲報讎、故來襲也、先生挺進、意氣安閑、毫無畏怖色、賊竟遁走、人服其膽勇、時十三歲也、年十五、祖父歿、先生哀痛溢顏色、居二年、有禪僧自京都來講論語、先生就學焉、無何僧去、先生乃購得四書大全、獨自研究之、大洲之俗、崇武卑文、先生每待人定後讀書、

又曰、處々下東語文字、不綏漫、

灌曰、亦自有生理作用在、

訒曰、自任至大、與前文以興起斯道爲任、回顧映照、

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年十八、父吉次歿、母氏思先生不措、先生請暇歸省者數、後欲奉輿移大洲、母氏不欲離鄉里也、於是請致仕、不允、上書執政佃某苦請之、誓以不事二君、不報、乃棄官而去、豫賣家什、悉償債、別購米若干苞、留儲于廩而去、意在返本年俸米、歸鄉之日、所贏三百錢耳、以其二百與僕遣之、蓋自祖父時奉仕者也、先生既歸、鬻佩刀、得銀十錠、換米穀、貸諸貧民、以其子錢充母氏奉養、人以其利子薄少、無敢誤期者、家無餘裕、上漏下濕、以盥器受漏水、居之晏如、年三十、娶高橋氏、母以其容貌醜陋、欲令改娶、先生固請而止、高橋氏能守婦道、每事必咨詢而行之、正保三年夏四月、高橋氏歿、先生爲持齋五十日、慶安元年八月廿五日、先生病歿、及其病革、隱几端坐、斥去婦女、召門人曰、吾去矣、誰能任斯文者、噫、言畢而瞑、門人用文公家禮、葬之於小川村玉林寺側、鄰里鄉黨皆涕泣送柩、如喪親戚、後邑人修其家爲祠堂、曰德本堂、至今祭祀不絕焉、有三子、長宜伯、稱太左衛門、能繼業、仲樹、稱藤之丞、季重、稱彌三郎、彌三郎生于先生歿年、後仕備前侯、久之以病辭歸、及歿私謚常省、先生始奉程朱學、教門人以

又曰、先生本領、有此一悟、一舉氣去、精彩發揮、

又曰、起首距大溝一里云云、讀去不知何爲至此始、覺爲理窟文心細密、

灌曰、冤獄事、只嘗見先生過化之一端爾、若執政揣摩、則如捕繫風影、不可以爲法、

小學門人多執著格法、氣象不伸、持圭角甚固、先生一旦有悟奉陽明良知之說、示門人曰、株守格套、比之求名利、不可同日語、然其失眞性活潑氣象則均、吾人唯當信本心而放去拘牽、勿拘其跡、於是門人皆興起奮進、有所成就焉、而其最著者、爲熊澤了介、

先生好讀孝經論語、先躬行後文辭、人無賢愚、皆化其德、雖旅舍茶肆、人或有遺物、必措諸閣上、以竢其還索、先生嘗赴京、雇輿而行、途中談心法、輿夫感動流涕、其爲人所重如此、大溝藩臣某嘗繫獄、而非其罪也、有人請先生言之執政、先生一日至執政家、欲言之而未得間、談話移晷、竟不說及獄事而去、明日執政議于朝曰、某罪不可不宥也、昨日藤樹先生來、談話移晷、吾察其意、若欲宥其罪者、縱令先生不言、豈可不察哉、一座皆同焉、大洲侯再召先生、辭以病、使其子弟代仕、備前侯亦邀以師禮事焉、所著有大學解中庸解論語解孝經啓蒙翁問答鑑草藤樹規醫筌等、醫筌爲門人大野了佐著、了佐爲人魯鈍、先生初授之句讀、日口授三兩句、讀之二三百遍、猶不能記、明日復習二百遍而不止、後遂成業、先生誨人不倦如此、

訒曰、下一束語、然後入議論、

灌曰、論頗過激、然亦可爲耳食一棒矣、

訒堂曰、豪邁絕倫四字、全

中村鼎曰、關往年其侯過小川村、欲謁先生墓、使前驅告村吏開墓門、村吏辭曰、欲拜先生墓者、雖三公必下輿馬、未有騎馬詣墓門者也、侯不得拜去、嗚呼村人之重先生如此、近者余門人衣川某、爲滋賀縣收稅吏、巡高島郡村人、以德本堂爲舍館、其歸語余曰、曩德本堂罹災、天下之人獻貲修之、以其所贏充祭粢料、使村正管之、而後裔某以其金爲中江氏有、與村正爭訟、自洋學之盛行、人皆先智後德、於是禮義廉恥掃地而盡、以小川村之淳樸、有此事、可嘆、余今編此書、以先生傳置卷首、先生者我近江之人、爲學者宗、故寓私淑之意也、

石津灌園曰、論贊如傳序、讀此乃見斯傳之所以不得不作、非無故掇拾遺躅、轉相祖述者也、

訒堂曰、古人於書、其托始必有所爲、龍門以五帝置本紀首、以太伯置世家首、以伯夷置列傳首、又溫公以威烈王二十三年起筆、皆是也、可以見我確堂平日讀書之細、

島田見山逸事

父執島田見山、以擊劍鳴于天保弘化之際、家君嘗爲作傳、詳敘其豪邁絕倫之實、而猶有遺者、蓋恐其

文眼目、

又曰、先揭出見山擊劍之指針、下文着々從是生出、

服部愛軒曰、布敘莊重、未讀後段、既覺有異常之事、

妙、

又曰、使讀者不覺握汗、

訒曰、天保弘化間武人之狀態、躍々如觀、

又曰、其論奇、其所為走於過激、宜乎先人不叙也、

又曰、長沼氏兵法之要、亦在鍊心膽、

又曰、借木原節夫之語、敘其逸事、敏妙、

又曰、見山真影、

愛曰、武人之本色、

跡渉過激、或誤人也、然其事在今日、則足與起士氣、故補焉、見山之於擊劍、其意在回復武道、常慨世之講武者徒爭竹刀之末、故其教子弟、一刺一擊、皆用全力云、家君嘗東遊、寓其家、一日門人來報曰、吾師令請先生觀于演武場、家君即至場、見山操竹甲在上座、延家君坐其右、門人以次左右侍坐者數十人、而甲乙二人出場角技、甲者魁梧多力、乙者矯捷精悍、共為高足弟子、甲擊乙受、乙刺甲擲、掣電閃爍、觀者握汗、既而投刀相搏、展轉上下、甲遂扼乙喉、而絕、見山乃下座、抱乙噓氣、良久忽喝一聲、手撲其腋、乙則蘇、拜跪問曰、死狀何如、見山曰、太好、乙乃謝而退、家君怪問其故、見山曰、凡人將死時、心神動亂、則死體不正、或吐唾沫、無他、武道之源在鍊心膽故也、嗚乎、古人靜坐以修其心、然未聞就生死之間以驗之、而見山之徒用心如此、宜哉、其技之入神也、土浦木原節夫嘗語余曰、見山可謂有古武士之風、惜哉早歿、特以一劍客著、未能盡其技倆也、初見山以擊劍教于土浦藩、一日家老某男年少、視見山佩刀、指其鐔曰、此鐔可剌、不類先生之佩、見山勃然色變曰、子能斷吾鐔、則斷之、不能、即死我、以武為業、苟係武技、

訒曰、而字有力、

又曰、一結雙綰、

不敢讓一步也、一坐失色、百方為之謝失言、事漸得釋、節夫兄木原某、為其門人、所目擊云、見山豪邁而謙虛自牧、其歸省鄉國、途訪家君、余時猶成童、侍膳、見山苦辭不敢行酒、捧卮則起而拜受、其小心如此、見山少家君數歲、幼而相親、共約揚名于天下、嘗贈家君以平日所擐竹甲、家君遺命藏之棺、見山既以武自任、終身不娶、為兄買妾、曰、生男我以為後、而未及見其嗣而歿、

訒堂曰、此等之事蹟、不可徒委於風散霧消、今一上吾兄筆、見山於是不朽矣、使今世人士讀之、如聞霸王叱咤之聲、必令么麼子顛越銷魂也、

服部愛軒曰、感慨淋漓、使讀者不覺碎破唾壺、雖由見山其人之勇武、非先生之文、豈能如此乎、敬服敬服、

谷如意曰、此篇一讀、使人感興、可謂不朽之文、

中村櫻溪曰、見山蓋平山兵原一流武人、演技一段尤見其真、

十返舍一九傳

訒曰、劈頭一句總領、

又曰、特提出膝栗毛、用筆

一九、重田氏、名貞一、號十返舍、江戸人、為人放逸不羈、善畫、好作傳奇、嘗作道中膝栗毛、大售、殆貴洛陽

側重、

灌曰、為人一句総括通篇百事、

紙、平日所得財悉投酒肆、家唯四壁立、自畫其壁以錦幭翠簾、新年則畫春鮓、歳晩嘗憂討鬼紛擾、黎明出家徘徊四方、後至柳原友人家、共飲醉後起舞、一九軀幹長大、頭誤觸歳神棚、因作歌曰、正月波以神田麻天來利計理筋違仁鈞留歳德濃棚蓋筋違者橋名、而在柳原咫尺、故也、主人大笑、示諸隣翁、翁亦好奇、請一九於其家曰、往歳使繪工畫壁、作子規啼月圖、而余不喜其啼血故事也、子賛以禳之、一九乃援筆書曰、月波笠島濃貌波簑仁似天是也寶濃山子規、主人大喜謝、以酒痛飲至夜半、將辭歸、偶見浴

訒曰、彌二喜太八之行之最奇者、

又曰、逐次叙出如落花流水、溶々漾々、筆愈幻事愈奇、

桶在戸側、請曰、余好浴、暫借此桶、主人曰、諾、明日將命家僮致之子家、一九曰、不勞僮也、倒戴之而行、僅出二脚耳、若浴桶自行者、觀者皆笑、其明元日、早起汲水設浴、會友人來賀新、一九曰、風寒如此、子且浴、客乃解衣浴焉、一九圍以蔽障、而竊取其衣裳服之、出門而去、客出浴、不見衣裳、呼一九、不應、大窘悶之、隣人曰、先生今著新衣來賀、客因知被誑、不得已而歸家、既而一九至其家、謝曰、今日得以君爲惠者新衣、乃脫所服返之、一笑而去、又一日持一袱來曰、典之請借金若干、既數月不返、主人開袱、則負債書

訒曰、以狂歌應收、

又曰、起首側重膝栗毛、至此成用文心微密、

灌曰、一結絕妙、僕則於是句避十三舍、

也、主人驚責之、一九曰、前日之金、我既沽酒及佳蘇魚飲饞而盡、請紙筆書曰、借金乎質仁置天毛初鰹求天食奴利毛食波喰江、其達如此、

野史氏曰、昔李龍眠畫馬、夢中爲踶齧狀、一九作膝栗毛、先自行彌二喜太八之行、宜矣其書絕妙、使讀者捧腹絕倒、吾人半生刻苦學文、未能有驚人是雖天分有不及者、蓋亦思之未至也、吾於一九避三舍、

訒堂曰、齒牙伶俐、文與其人稱、讀之如讀膝栗毛、令人抱腹絕倒、吾兄一種出色文字、妙絕奇絕、

如意曰、奇人奇才、亦有所可喜、

訒堂曰、蓋有忌而然也六字、及好學二字、作者苦心、

一九著書、箕坐一室、書帙筆硯杯盤枕衾亂雜堆積于左右、家人不得入其室、嘗早起步月、至日本橋、遊意勃發、直歸家、單身出門、歷遊京阪、三月而歸、而室中猶如前日、一九將死遺言荼毘其屍、忽有火迸出棺中、蓋藏烟火管、至死猶爲奇如此、享年六十八、

記松下忠三郎復讎事

我舊藩圓通公明成式部少輔時、自奥會津、移封于石見吉永、削四十萬石、存一萬石耳、蓋有忌而然也、皆足公明友内藏助繼其後、好學、從學林羅山鵞峰二子、以賢

在不言而恐人或不知之、故余特加批點而表出、

明聞時有早川八之丞者、與其僚友大崎長三郎、戀數其姿色相爭鬪、八之丞擊長三郎殪之、歸告之其養父四郎兵衛、將自殺、四郎兵衛曰、士之以爭鬪者常也、汝宜全命他日立功以贖之、八之丞乃遁隱隣國、而長三郎姊、爲老臣松下源右衛門之妻、爲弟涕泣言之、源右衛門訴曰、四郎兵衛隱其子、罪與亡命等、因榜曰、八之丞若不歸來服罪、則使四郎兵衛自殺、八之丞聞之、欲自訴、四郎兵衛止之曰、源右衛門聽婦言以罪我、誘汝、非士也、汝宜勿陷其術中、固命不許出訴、遂自屠腹而死、八之丞於是痛恨徹骨、曰、致我父死者源右衛門也、將殺之、時源右衛門在江戶芝邸、一夕抱稚兒立、八之丞拔刀迫焉、源右衛門亦拔刀禦之、源右衛門素善擊劍、此日以抱持稚兒、不得如意、遂被害、邸内騷擾、未知誰所爲、既而得書門柱曰、爲父復讎、源右衛門有二子、兄曰三郎平、出爲栗原氏所養、弟曰忠三郎、猶幼在家、家僕中田平治右衛門者、盡力教養之、忠三郎甫十三歲、則護之請與俱復讎之事、公允焉、三郎平亦請焉、以其繼他姓不許也、栗原某憫其志、則絕之復本籍、於是三人共去吉永、赴大阪、兄弟分離搜探、而平治右衛門則

灌園曰、語本孟子、

評曰、提句陡轉、是龍門遺法、

尚友小史　九

常從忠三郎、相約曰、得蹤跡相報、寬文十一年秋、忠三郎與平治右衛門過芥川、遇虛無僧四人同行、其一酷肖八之丞、二人乃施從焉、彼等皆投旅舍、時正秋暑如焚、苦熱不能就眠、立西廂月下納凉、二人密自牆外伺之、彼等謂其一人曰、聞子工銑鋧、可得視乎、其人曰、拙技耳、何足挂齒牙乎、彼等曰、今夕爲我演之、其人曰、宵深無人、且爲子試焉、乃探懷出小刀、懸的投之、無不命中、皆感其絕技、而忠三郎審知其爲八之丞也、欲待明報諸兄、平治右衛門曰、事急矣、若遷延、失之悔不可及也、何必報兄氏、忠三郎可之、結束而竢、黎明彼等皆俱出旅舍、二人尾之、八之丞與三人別、獨過栗林而行、平治右衛門仰天拜喜曰、是冥助所致也、直自其側過、立前頭曰、主人仇早川八之丞、記我否、八之丞驚愕將鬪、忠三郎突進、自背後斬斷其右腕、八之丞左手探懷將出銑鋧、平治右衛門又斬其左腕、因捉其襟曳而倒之、八之丞仰仆、忠三郎騎之刺喉者二、乃絕、二人撿之、懷有一書、曰、我殺大崎長三郎於石州吉永、又斬松下源右衛門於江戶芝邸、爲死後證之、二人因知其期死、爲之感涕、於是土人驚謀、平治右衛門曰、吾等復讎者、請如

灌曰、施從亦自七篇來、

評曰、始點破本名、又曰、伏後、

尚友小史　十

又曰、應前、

法、乃告之大阪市尹、市尹馳使問之、加藤氏得實、護送達吉、永時肥後侯東覲、宿大阪、聞其事、嘉焉、請我藩、祿忠三郎、三郎平以不及事、怨平治右衛門、人居間和解之、三郎平薙髮爲僧、名照什、以碩德聞、平治右衛門亦以三郎平之故、改業爲商賈、稱三好屋五右衛門、嘗遣其子善右衛門于肥後、訪松下氏忠三郎、不敢面、隔障欵語、厚贈物以謝其意云、

野史氏曰、我國俗尚武、自古而然、中古以來、有稱武士道者、重廉恥、尚氣義、元和偃武之後、此風猶熾、而如我舊藩祖三明公（嘉明 左馬介）以武著、其藩風剛毅、雖削封之後、猶有遺風存者、如八之丞之事、固不足言也、然亦可以見藩祖磨勵士氣之一斑也、惜哉有武無文、是皆足公之所以志學歟、

訒曰、至此出藩祖尊武與志學、非筆間匝法槌閎矣、

灌園曰、叙事明細、如目覩其狀、賛語有抑揚、有收束、數行文中、無限波折、

櫻溪曰、亡友高槻千馬伯剛、嘗爲余語此事、今讀此篇、更得詳其顚末、

宗祇法師荒木守武

訒堂曰、雙提、

宗祇法師與伊勢神宮荒木守武爲友、共以善連歌聞、宗祇嘗問連歌法于其師、師曰、須費二十年功力、

又曰、氣力如此、何事不可成、

今子既晩十年矣、宗祇曰、以夜繼日、苦學十年、可以當二十年、師嘆曰、如此非吾所及也、守武嘗爲兒童、賦一夜百首、寓訓誡、世稱伊勢論語、一夕有連歌會、會者皆薙髮人、守武賦曰、御座敷遠見礼波伊津禮毛神無月、宗祇續句曰、比企利時雨乃不利烏帽著天、一座哄笑、服其敏妙、宗祇中秋無月、一年乃月遠久毛良寸今宵加奈、守武元日作、元日也神代乃事毛思波留々皆膾炙人口云、

又曰、一束、

野史氏曰、連歌之爲技、小藝也、以宗祇之才、晝夜學之、猶用十年之力、而後能有成焉、至守武伊勢論語、則益於世深矣、今日書生、日修五六科業、而早眠晏起、何得至精妙哉、宜猛省之、

又曰、微露圭角、豈我確堂之所好乎哉、亦不得已也、

訒堂曰、雙行到底、讀去到論賛之結尾、見者自竦然動容、

森川許六傳

訒曰、爲人與俳歌、兩意提醒、

許六森川氏、名百仲、字羽鶴、號五老井、彥根人、世仕井伊侯、食祿百石、以俳歌著、爲芭蕉翁門下十哲之一、爲人傲岸、不敢屈下人、是以不與儕輩交通、然其於俳歌、頗有神悟、一出驚人、其初謁芭蕉於深川、探囊出稿、請正、芭蕉一讀感嘆、有傳鉢之意、許六常曰、

評曰、世傳芭蕉嘗書云、畫爲師、誹諧爲弟子、其畫品可以想、

我屐屐以入師腹中、蓋謂此事也、許六以騎士衛彦根牙城、終身不移、官家在藪下街、別買田園於原村、原村距彦根一里、每公退、擔簣插、以灌漑之、園中築一小亭、以爲休憩之處、暇則吟咏自樂、所謂五老井在其中、五老井四勝、曰草字藤、曰雲花園、曰揚揮豆、曰紫芝岡、今猶存焉、許六多才藝、書畫射御擊劍兵法、皆極其蘊奧、故自號許六、以正德五年歿、所著有風俗文選、選擇精當、文辭富贍、可以見其才學、嘗斬庭櫻樹、自作芭蕉像、後寄贈之智月尼、副以俳句曰、霜乃後像仁添偏幾菊毛無、尼藏義仲寺芭蕉堂云、

評曰、感慨悲涼、

野史氏曰、昇平之久、資格束人、井伊侯以德川氏元勳、爲京畿之鎭、天下所畏服、而以許六才藝、僅以俳歌著、余深惘其屈云、

如意曰、文辭簡勁、類許六爲人妙、

服部嵐雪傳

服部嵐雪、稱久馬助、又有不白軒玄峰堂之號、淡路國小榎置村人、學俳歌于芭蕉、爲十哲之一、嘗赴江戸、遊事旗下士新庄隱州井上相州等、早有厭名利之志、一日飄然辭去、衣劍器械、一無所携、其妻烈子性愛猫、衣以錦繡、食以魚肉、嵐雪不喜曰、獸而衣人衣、食人食、不可、烈子癡愛不改也、一日外出、嵐雪時其亡、托猫于人携去、烈子歸家求猫不得、悵々不樂、寢食爲廢、有失猫歌、如喪配者、後知嵐雪所爲、憤怨焉、於是夫妻反目、人居間始解、傳以爲笑、晩學禪於濟雲、行脚而歸、濟雲問曰、去春臨別、贈一片語、今秋歸來相見了也、即今如何行脚、答曰、觀音境裡古松樹、濟雲曰、松無古今色、作麽生無古今色的一句、答曰、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濟曰、既了矣、且休去、嵐雪字取諸和歌嵐雪之什、其不白軒玄峰堂亦取禪録所謂雪埋千山、什麽孤峰不白之義也、其集中元日元日也晴天雀濃物語、初秋初秋乃心動幾奴繩簾、及東山之什、蒲團幾天寢多留姿也東山、皆傳世、以寶永四年十月歿、

評曰、以下以禪理問答、與其歌什、行文參差錯落、亦一法、

野史氏曰、余寓京都、日夕對東山、欲賦一詩記其狀、而嵐雪十七字、既得驪珠、無復加之者也、其以愛猫夫妻反目、亦何癡、古人往々有奇癖、可笑、

大島蓼太

大島湯喬、號蓼太、善俳歌、嘗示清人程劍南一首、譯人解其義曰、五月雨也或夜竊加仁松濃月、劍南感賞、作詩和之曰、長夏草堂寂、連宵聽雨眠、何時懸月

如意曰、咄々逼人妙、

灌園曰、去已妙、不追亦妙、

訒堂曰、其事太奇、筆亦奇、

色松影落庭前、劍南之詩雖巧、不及蓼太寸鐵殺人也、明和九年二月、江戸火、蓼太時居鹽町、火勢猛烈將延燒其家、蓼太載其稿本于机上、盛水于瓶、携避火於深川要津寺、曰、心血所注、得全幸矣、開坐思俳句如平日、

大野秀和

大野秀和以俳歌名、嘗聞其角詐其什、大怒、一日遇兩國橋上、秀和撫劍迫之曰、汝詐誘我何乎、其角曰、我實詐汝、拙耳子、欲鬪我不敢避也、因揭裳脫屐結束、既畢忽奔而逸、秀和愕然不追、蹶而止、

魚商杉風

杉風號寉坡、幼而耳聾、以鬻魚蝦爲業、家頗富、吟咏自樂、芭蕉寓深川、杉風爲経紀之、竭力云、亦爲十哲之一、吾友秋葉犄堂耳聾、好文、爲翁江門下士、蓋杉風之流亞、而家貧不得專心于文、實爲可惜、

灌園曰、嵐雪傳以下數則、佳話可喜、文亦簡朴、有作近來世說者、必所首採焉、

櫻溪曰、犄堂近日罷官家居、文章頗進矣、

灌曰、忽類及今人、變調可喜、

山口素堂傳

素堂有爲之士、其行卓々、而特以俳歌著、所謂爲藝所掩者歟、然山梨之民建生祠、其功遂不可掩也、

訒曰、伏脈、

素堂山口氏、名信章、字子晉、學連歌於北村季吟、又好俳歌、號今日庵來雪、讓家於其弟、稱官兵衛、隱于葛飾阿武、卜居於芭蕉庵之隣、號素堂、元祿八年歸展鄉里、櫻井政能謂素堂曰、甲斐府汚水所聚合、笛吹川下流壅塞、於是濁川溢入山梨郡、被害者十餘村、及今不疏通、則數村皆爲魚、吾嘗上書請之者數次、未報也、子能助我志、幹此事否、素堂曰、人之在世固爲天地役者、苟利於國家、何厭勞苦、況父母墳塋所有、不可不盡力也、往年桃青幹神田川之事、我所尚不可不傚也、縣令有命、不敢辭也、政能大喜、素堂精筭數、指揮役夫、夙夜執事、導濁川、會笛吹川下流、自高橋至落合、築堤二千一百餘間、於是池沼皆涸變爲良田、民大喜、爲建生祠于蓬澤村、曰櫻井明神山口靈神、事既竣、乃辭職飄然而去、再赴葛飾草庵、專以吟咏自樂、其初夏云、目仁波青葉山子規初鰹、晩夏云、年毛早半波流礼津御祓川、皆膾炙人口、享保元年八月歿、或問桃青以俳歌、曰、有素堂、今則亡矣、其見推重如此、

灌園曰、常人之所難及、只在這個些兒上、

野史氏曰、俳歌者流、大抵雉髮逃禪、爲隱逸之行者、

而如桃青其人瀟洒超脫、而其揹背修神田川、以便人民、有功于世、可謂浩大事、在延寶八年六月、如素堂、亦能至使民建生祠、其爲德渥矣哉、吾儒平生口談經濟、然求此等之蹟、寥々罕聞、讓於俳歌者多矣、可概也、

節齋服善

訒曰、輕視一筆、

森田節齋與鹽谷宕陰、同在昌平國黌、又同在山陽賴子之門、節齋夙有文名、其視宕陰、太卑、後宕陰苦學大成、家長谿菴亦山陽門下之士也、學昌平黌數年、將西歸、謁宕陰、宕陰以其所著隔靴論、托谿菴寄

示節齋、谿菴歸見節齋、節齋曰、子東遊數年、寧有所齋者乎、谿菴乃出示隔靴論、節齋曰、蝨甲藏之文耶、蓋宕陰在山陽之門日、貧困敝衣、常生蝨也、谿菴曰、子且讀之、節齋讀未半、俄然變色曰、甲藏果能至此乎、我不能及也、感嘆久之、

又曰、輕視二筆、

又曰、子且讀之、四字妙、

又曰、抑揚擡頭、與前輕視二筆反映、

又曰、寓意溢於紙上、

野史氏曰、節齋以狂名、其與小竹拙堂爭罵詈痛論、無所不至、而服人之善亦如此、其成名不亦宜哉、今世之士、聞人盛名、則百方誹謗者、比々皆是也、使之聞節齋之風、亦當愧矣、

如意曰、節齋眞摯之情狀可想見、

櫻溪曰、有此一事、而節翁果不狂矣、

童子屠腹

如意曰、宛然太史公口吻、

我國士氣剛勇、蓋天性也、中古以來、有稱武士道者、益振作之、雖或失過激、士之就死、從容如歸、其風習所漸、雖小兒、亦能屠腹、是萬國所無也、及舊幕府之末、太平之久、士氣漸不及古、然有若太田子者、嗚呼是先王之所以愛護養成也、可不尚哉、

太田某者、會津藩士、太田小兵衛第二子也、明治二年、官軍代會津、松平容保以其兵防禦四疆、小兵衛亦在遣中、長子隨焉、將發時、某甫八歲、謂父曰、若我

訒堂曰、語言從容不迫、可見有毅然丈夫之氣象、

軍不利、敵兵來侵奈之何、父曰、宜從母姊入城、兒曰、若敵陷城、則何爲、父曰、是命盡之日也、須自刄以殉國、兒曰、唯、因請曰、兒平日請佩刀、而大人未許、今幸賜一口、父感其志、自解佩刀與之、而出居月餘、官軍破方成嶺而入、容保急令其士民入城、某家距城較遠、從母姊將入城門、時日已暮、門衞既嚴、不許入、某哀訴以父命、門者感動許之、既而圍益急、砲丸雨注、人々皆懼、而某放紙鳶、不異平日、一日官軍砲擊小田山、山有火藥庫、火炸、響如百雷、黑烟蔽天、某以爲城陷、立庭上、望煙跪、階下、把刀自屠腹而死、視者莫

訒曰、中間點綴此兒童可掬之事、不啻生文情、却反射後文屠腹之精神、

又曰、追敍一層、可以當後勁、

如意曰、一結見其人明理、不啻殉節、

不感動也、初藩老佐川官兵衛奇其爲人、欲養以爲嗣、謀小兵衛、小兵衛悦語之某々、辭曰、兒雖爲人僕可也、繼他姓非志也、聞者咋舌、

野史氏曰、松平容保據險抗官軍、可謂誤大義者、然桀狗吠堯、其罪可恕、抑保科氏自正之以來、以文武磨勵士氣、其遺風傳至今、雖小兒亦能以身殉難、可謂不愧爲日本武士也、余爲之涙下沾襟、

櫻溪曰、八歳之兒猶能自刄、比之白虎隊十七士更烈、保科氏平日之所養可見矣、○文禄征韓之役、七歳虜因賦詩、是漢土崇文之餘効也、明治東征之難、八歳童兒伏刄、是神州尚武之遺烈也、

好敵手

訒曰、鳳潭亦奇人、

僧鳳潭與南都般若寺僧某、共稱龍象、二人才學相儕、常不相下、論辯攻擊仇讐不啻也、某臥病、鳳潭聞之、特往訪焉、徒弟聞鳳潭之名、不敢通、鳳潭長吁曰、我自京師來者、將一見師告吾所思也、今不得見師而厭世、終天之恨無止也、請更通我意、徒弟不得已、乃入告焉、某欣然曰、鳳潭師者、我所欣慕也、辱來訪、生前之喜也、使侍者扶出、握手談笑、喜色可掬、鳳潭見其羸、涙下漣然、出贈所携延命酒、某命侍者取杯

又曰、眞情纒綿於汗青、喩糜聞、

又曰、余亦平日有此嘆、確堂兄所謂執牛耳之人、豈無與余所指同其人乎、浩嘆々々、

來、徒弟或疑其有毒、遲疑不出、某促之再三、手把杯一嚼而盡、既而鳳潭攬涙、拜辭而出、某亦泣別、

野史氏曰、上杉謙信聞武田信玄之死、嘆曰、亾好敵手、其氣象快豁、使人想像、今鳳潭於其平日互相論難、而聞其病往訪之、其親愛昆季不啻、不徒發亾好敵手之歎也、余怪近世文壇執牛耳之人、互相忌害、如洛蜀黨、嗚乎、不憂斯道之衰、而忌人之盛名、比之鳳潭與某、不亦左乎、噫、

灌園曰、無限感喟、

油川櫟齋傳

訒曰、起法變化、

又曰、入題無痕、淵源於龍門之史法來、

又曰、提出本領、

灌園曰、先提挈其人本領、作下文綱維、

舊幕府之末運、士之唱勤王攘夷者、棄妻子、離兄弟、來集輦轂下者、不知幾千百人也、其相會意氣投合、則胡越爲兄弟、所見不合、則同氣亦推刄、諸藩亦各出人、以伺察其所爲、時稱周旋人、余與油川櫟齋共執其事焉、櫟齋名信近、稱錬三郎、世爲舊水口藩臣江戸邸士、幼喪父母、養姉氏家、及長沈毅果斷、寡言語、事有係大義者、凛乎不可犯也、初幕府移諸藩士住江戸者于其國邑、櫟齋亦來家于水口、始聞勤王之説、大有所感焉、於是與諸藩正義之士通交、或有避幕吏嫌忌來投者、爲之盡力、資旅費遣之、逋貿山

又曰、筆々寫出其人如覩。

又曰、借他人之言、以結上文、一語可代費語、尤見結構之妙。

積不以爲意、於是其名嶄著、松平容保爲京師守護職、近畿諸藩受其指揮、以衛京郊、時我藩守護竹田街道九條、余因會津藩士野村某橋爪晒齋等、有所請、數往京師、既而昭德公欲親代長州、命內外諸藩從軍、時吾公在江戸、亦受從軍之命、報達水口、櫟齋與余謀、欲請　朝廷止其行、而江戸邸士不知上國形勢、以從軍爲榮、議論不合、吾公至水口、留二日而發、余以侍讀從至伏見、公以疾館于本願寺別院、先是余與櫟齋謀、日至朝紳邸、有所請願、一日櫟齋至傳奏飛鳥井公邸、乞面陳、時夜已初更、公未朝退、吏辭曰、國事太殷、公夙夜在朝、敢辭、曰、臣之所欲陳者、係主家重大之事、臣不敢退、請借廳前咫尺之地、以竢、其意色既決、吏不得已許之、遂致命而歸、飛鳥井公謂其人曰。加藤氏雖小藩。有人可賴也。余與櫟齋別、扈公至大阪、至有所謀、頃之朝廷命吾公守後月輪陵、吾公因歸京都、既而櫟齋放遊花柳、陌頗來物議、蓋他人不知其中有艱苦之事、皆咎其失行、議論紛々、時使江戸邸士再東歸、櫟齋亦在其中、先遣妻兒獨留寓友人家、心知形勢日迫、憂悶不措、而其妻自江戸促歸、一日讀家書、忽拔佩刀、斬其指血書作

又曰、眞武士之語、

灌曰、如讀東漢黨錮人傳之語、

諛曰、亞父者范增也筆法

報曰、我以身報國、不服顧家、汝亦士妻、須知大義所在、代我教育子女、莫令油川氏絕後、慶應三年十月、幕府奉還大政、赴大阪、人心恟々、朝廷禁會桑二藩入京、而新撰隊士近藤勇土方歲三、竊入京、在東本願寺泉山守衛、士鈴木三樹三郎秦泰之進等、欲爲伊東甲子太郎復讐、來請救援、甲子太郎者、爲二士黨所殺者也、時朝廷令我藩巡邏京市、櫟齋欲直赴捕縛之、老臣恐其生事不許、曰、下京非我藩所管也、明年正月三日、伏水鳥羽變起、櫟齋時在水口、與其黨馳至、竊遺書辭吾公、脫藩籍、稱武田文三、從滋野井綾小路二公、募兵徇江濃、屯松尾山、說降大垣藩敗兵、進至垂井、轉路至四日市、滋野井公先進、時朝廷派遣東海東山二道鎮撫使總督、總督訴二公徒無狀、責其罪、執滋野井公從臣數人處斬、命二公歸京都待命、櫟齋訴曰、我與此人同謀、請其罪、吏慰諭之而退、更遣總督四條公伐仙臺、遣櫟齋等從軍、櫟齋乃悉分贈衣服器玩於知舊、不遺一物、意在必死也。發陣之日、故舊送至蹴上、櫟齋戀々不忍別手、人或非笑之。既進入敵地、勇氣百倍、及立矢石之地、人皆喪色、櫟齋顏色自若、常在陣頭、指揮兵士。人始服

又曰、當時諸藩過激之徒、往々皆然、自今人見之、恐爲狂、然以吾輩迂儒論之、則不能無孔子在陳思魯狂士之感、

又曰、人或非笑之、人始服其勇、視者莫不感動、三所

呼應斐然成章、

灌曰、義憤凜々、文亦寫出淋漓、

詡曰、勇士情態、寫出筆々生動、筆墨之神、真與勇士之精神相副、

又曰、又借他人之口爲贊語、前後照映、

灌曰、作者眞櫟齋之鮑叔也、

露圭角、

其勇。駒阪之役、軍監西本祐準中丸而斃、櫟齋取其汚血衣、自穿之曰、我與祐準、約共生死、今服其衣、以勦敵、足以慰其魂也、視者莫不感動、奥羽平定、凱旋至東京、訪其友城多士威、謂曰、朝敵既平、我將歸藩、以報主恩也、曩以國事之故、去藩、今賊平歸藩、固宜、時柏木忠直在坐、嘆曰、今日從軍之士、莫不邀恩賞者、而子獨欲歸藩、可謂廉潔誠忠之士也、我幸得結交、因杯酒極歡、櫟齋既西歸、依余請歸藩、々士曰、逃脱之士、不可歸藩、余百方説老臣、則得允許焉、櫟齋既歸、朝廷特賜金若干、吾公及奉還藩籍、赴東京、以櫟齋爲家扶、明治七年、爲正院十一等出仕、後轉司法省大審院、今爲判事、在尾張一宮、而聲望不及昔日、余亦官修史館數年、辭職寓京都、不復相往來、如前日也、

野史氏曰、櫟齋嘗病疫、其譫語皆國家事、未嘗一言及他也、可見其滿腹皆赤心、而一官不移十餘年、天道果是耶非耶、噫、

詡堂曰、勇士眉目精神、歷々如畫、讀之如親見其人、與事局調排蕩、起伏層疊、可謂傑作、

川島重一傳

櫻溪曰、膽略二字、一篇主眼、

又曰、以上膽略、以下奇策、

川島重一、吾黨之有膽略者也、家世仕舊藩、幼而喪父、家道頗艱、甫九歳、以童子供藩廳使令、來受句讀于余家、長爲祖抱小吏、其接人民甚懇至、是以頗得人望、重一不太讀書、而能辨大義、性沈重、喜怒不見色、臨機應變、如豫爲處置者、人々厭足、幕府之末、正義之士來投者、家君每使重一接之、有一僧陽唱正論、陰爲間諜、來寓日野、水戸士在京都者、嗾藩士斬之、藩士相謀、作重一書、誘出郊外殺之、棄屍而歸、及幕吏來撿詰問重一、重一顏色不變、從容辨其誣、會在揭示僧姦狀者、其字係藤田東湖書体、因知水戸士所爲、事得釋、當是時、若使重一失措、乃其禍蔓延不可測也、明治中興之始、朝廷命舊藩、舉通民事者、以傭士官内國事務局、撿幕府旗下士食邑在畿甸者、重一得大和地、乃封困倉籍穀粟、三旬而反命、人皆驚其敏捷、他受命者、経二三月未畢也、以徴士爲奈良縣吏、進至少參事、又任大參事、佐縣令春日潛庵北條小湫、爲治在職數年、頗有聲績、及海江田某代任、所見不合、辭職而去、任千葉縣典事、以病辭家居數年、爲足柄縣吏、時片岡村人、分黨相軋、數年不決、縣令柏木忠俊使重一撿之、重一受命不歸家

微服爲包隷齋一書函至片岡村々正聞縣廳派吏來撿迎之于途逢重一問曰縣吏至否曰尋至進入村徧就民屋話桑麻談時事又及訴訟之事略得其情乃投一寺住僧不在有老婆居守說以縣廳之使老婆烹茶供之絮談半晌日亭午供以藜飯重一食畢而臥黃昏村吏歸曰縣吏何不至乎縣廳使何在老婆曰臥與室曰呼起而來至則重一也皆相顧失色急掃堂鋪席重一曰止我非爲宴遊來者也供茶不飲供飯不食曰我非爲飲食來也悉召村人列庭嚮所共談者在焉皆愕然失色重一曰我既探得其

情然不可無口供也汝等呈口供呈之即曰未盡使改作又却之曰未盡衆不知所爲請待明日重一曰我受命來不得口供不敢休也子等勿退於是相共謀曰不如止訴書以講和遂陳情請返訴重一諾焉於是數年之紛爭一夕而解重一草鞋布韈首懸書函纔安而去後歷數職吏皆奉成案不得復出奇策齡亦漸老家居養病有老驥伏櫪之嘆及晚窮困人不復知其有膽略以其顯達爲僥倖可慨也

野史氏曰肥後松田重助來說吾藩也先考使重一接之余亦以事會焉重助謂余曰水口藩昔日以武

訒曰感慨淋漓遂收繳前段爲結妙々

聞于天下而今則亾聞也獨有一重一彼一箇小丈夫耳膽略可頼余問之於重一曰我與彼對談事若不諧將偶刺以死彼知之耳嗚乎此可以知其爲人也

秋葉猗堂曰論贊以自家爲陪襯有情有色

櫻溪曰以膽略二字爲主徐々叙去論贊一語尤見其本領

城多耐軒傳

城多董字士威號耐軒近江國甲賀郡牧牛村人與余家相距里許士威爲人豁達有度量雖在農商中

不屑握籌以爭錙銖好讀野史家乘漸渉書史始無師授伊豫人矢野玄道嘗寓士威家期年士威與之切劘於是其學大進性好酒常痛飲激論以爲樂家産爲之傾不以爲意也余嘗作書戒其輕財破産之非士威喜納焉集其牘爲卷以充佩韋士威數赴京都與憂國之士結交專唱尊攘說爲幕吏所忌使新撰隊士捕之隊士十餘人圍士威家百方搜索不得士威會來在水口得間而遁走伊勢幕吏追踪不止更赴信濃隱戸隱山中數月歸仕有栖川親王幕府之再伐長州舊藩主在中軍余亦扈從將發輙與士

愛曰僕嘗諷諫一親友不書不納却憎怨終不相往來僕始悔之謂今日交道皆如此今讀高文知友道之猶存也

交情

威同觀大文字火於鴨川、酌酒寓訣別之意、既而至浪華、幕府命守衛後月輪御陵、余與藩士寓仁王門街、士威亦來寓、日夕同起臥、慶應三年十月、幕府奉還大政、人情恟々、時余與士威等、奔走東西、以探問其情、明治元年正月三日黄昏、余至士威家、上樓而坐、忽見一縷烟起南方門外、傳呼失火、或曰、伏水有戰、東西旁午如織、余急辭歸、東鎖甲從舊藩主、入衛内侍所、時火光照天、砲聲如雷、士威亦從親王入朝、來我營曰、鳥羽伏水官軍皆利、相共欣然立談之間、相國寺失火、二人驚愕、明日官軍有旋八幡之勝、東

交情

軍遂敗走、三月　車駕幸大阪、余從舊藩主至大阪、士威徴爲會計官吏、十一月　車駕東巡、士威以用度司扈從、々吏數人、門成市、爭欲求其知、非復昔日一書生也、人皆羨之、而余獨留侍舊藩主、無幾士威辭官家居、明治四年廢藩爲縣、藩主爲華族、士威再徴就官、六年余東遊寓士威家、既而爲修史館協修士威任熊谷縣參事、赴任地、罷爲足柄縣參事、居歳餘縣合神奈川縣、爲元老院書記官、被罷、士威既罷官、而猶與修史事、官賜俸、可謂　天恩優渥也、士威始好漢唐古註、中奉陽明之學、痛自抑損、不屑詞章

交情、

好結法、蓋自歐陽氏轉化來、妙甚、

然其作文千言立成、如腹稿然、如告同志文、可以見其一斑矣、其顯達不近聲色、俸祿之餘、悉給子弟無學資者、配吉川氏、素朴不飾、其在任地、如在鄉甲、無子、養竹村氏子善九郎、配其女、以嗣家、又養菰野人小津虎雄、虎雄入大學、業就名漸著、以病歿、吉川氏繼而逝、士威悵々家居養病、亦可悲、余與士威交四十餘年、如一日、故知士威莫如余者、今叙其平生相共與之事、以作傳云、

猗堂曰、以耐軒爲主、以自家爲客、主客錯綜、打成一篇大文字、亦極得合傳之體

櫻溪曰、不獨傳耐軒、又是確堂先生之傳矣、

愛軒曰、耐軒氏與先生、維新之際、奔走國事粗同、而末路不得志亦粗同、其合傳体、蓋亦自然、非初有意而存、所以爲絶佳也、

長谷川嵐溪村山半牧傳

灌園曰、入題輕敏、

余壯歳好閲畫、鶴巣樓主人、多藏近世書畫幅、時爲余展觀之、其尤者、於京都人、爲對山、爲耕石、爲暢堂、於豐人、爲五岳、爲杏雨、於中國人、爲煙村、而於北越人、則爲半牧、爲嵐溪、嵐溪之畫、殊有氣韻、因思其人、偶有傳者、曰、嵐溪名荃、字芳溪、弱冠遊江戸、入大槻

灌曰、銜接極佳、

訒曰、過法亦龍門、

又曰、點出藤本鐵石、

灌曰、然不欲云々句、一傳中要阨處、

磐溪之門、旁學丹青於春木南湖、研精有年、一日觀菅梅關畫、欣慕不止、乃赴仙臺入其門、梅關感其篤志、悉傳其秘、及梅關歿、嵐溪摸其粉本、得筆意於是、更探妙義金洞之勝、合之明清諸名家蹟、搆思經畫、大有所發明、極山水之妙、自成一家、慶應紀元五月、以病歿、年五十有二、繼嵐溪者爲半牧、半牧名椒、字其馨、別號荷汀村山氏、幼而穎悟、長好畫山水、弱冠赴江戸學嵐溪、更遊京都、又赴長崎、嘗與藤本鐵石共論畫法、於是別出一機軸、屹然成家、然不欲以畫師稱、及天下之士唱尊攘之說、鐵石與松本奎堂等、

尚友小史　廿九

灌曰、春塘亦一句、可以抵春塘傳矣、

訒曰、一結終不脫其本領、

奉侍從中山忠光、擧兵于大和、戰敗死之、半牧時在播磨、聞之馳至京都、使其門人筒井香山密護送鐵石妻子于備前、而又與之歸鄕、寓上條村小柳春塘家、春塘亦慷慨之士也、未幾王室中興、半牧與春塘、遣人入京都、報北越之情、時奧羽北越諸藩、連合禦王師、五月王師入長岡城、於是賊注目於半牧等、半牧避之隱片口村、賊捕春塘等、會有傳春塘既遭害、半牧慨然曰、義不可獨生也、乃作絕命詞、自盡、年四十一、半牧性狷介、有求畫者、非其人、不敢畫、爲人如此、故畫亦有一種氣骨可尚、

又曰、至論贊、始點出其鄕里地名、尤妙、

野史氏曰、嵐溪半牧、皆爲越後三條人、共以畫聞、半牧慷慨之士、固非一畫師也、然以其早死、不得與中興之選、僅以畫傳者、可謂不幸矣、嗚乎、三條何多人材哉、如對山耕石暢堂、余欲別作傳也、故不贅、

訒堂曰、嘗讀侯雪苑文集、愛徐作霖張渭傳、窃謂其插寫兩人、而撦引縈迴、忽散忽合之妙、得龍門合傳之变、與今於此傳、亦云爾、

田阿子傳

田阿子、性好畫、最嗜土佐派、畫研精絕倫、頗入其妙、住江戸牛籠二十騎街、寛政乙卯正月、牛籠柳街失

尚友小史　三十

灌園曰、其自若之態、寫出宛然如覩、

訒曰、與羅山先生避火災、轎中猶讀書、不轂自他人、

火、時西北風烈、延燒及數町、田阿子負一大畫幅、至所知家、托之曰、近隣失火、延燒及吾家、纔持此幅而出、朝來未食、請賜一飯、主人供之、田阿子且食且展其幅曰、此狩野探幽所畫鷹圖也、巧妙入神、予得保之、幸矣、熟視曰、子且視其眼、如生、視其羽毛、受風而動、豈非神畫乎、時火益熾、人行旁午、而阿田子一意對畫、如不知火者、

野史氏曰、余家藏一謠曲書、々笈背有燒痕、先妣語予曰、妾父石田某好謠曲、所謂金剛派也、壯歲赴江戸、受曲本於金剛大夫而歸、天明某年、京師大火、延

見之同一、若愚、此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余常數今人不愚、故感此傳也尤深矣、

又曰、主客雙收、

燒其家、其負笈而逃、至堀川、火既及焉、知不可免、則投之於水、水々淺不及半、火移笈上、偶有倉庫燒倒者、火熄焉、此書僅存、其喜可知也、嗚乎如田阿子、畫幅與其謡曲、其嗜好至此、宜哉、其技之精工、今世之人、視前人、大淺然、吾知其技之不及古也遠甚、蓋由用意之淺且輕也、

櫻溪曰、古人用意之物、今人不寶之、率皆爲西人所羅去、余常嘆之、今讀此傳、重痛惜、

僧澄月傳

澄月者備中人、幼而聰慧、剃髮入玉島天台宗某寺、

評曰、先提出志字、

又曰、嶄然露圭角、

苦學絶人、一日住僧責其同舍僧曰、如澄月沙彌、齡少汝數歲、而苦學如此、汝長大早眠晏起、何不愧澄月乎、如澄月者、可以住持此寺者、汝一菴主耳、澄月在傍聽焉、不樂曰、小子勤學、志在爲法中龍象、以濟度衆生、僅住持本寺、非所願也、師笑曰、汝亦可謂爲大言者、居數月、澄月謂在僻陬之地、與俗僧伍、何以得成宿志、顧比叡山延暦寺、爲台敎之宗、必有學德超越者、一日竊出寺、赴比叡山、時年十三、半途路費竭、乞食露宿、嘗艱涉苦、纔得達山、僧以無紹介不許留學、日暮未得宿舍、奚僕憫之、宿之於其室、因懇請

評曰、至論贊、以可謂有志者五字斷定、文有歸宿、

其所知、遂得留學、於是徧叩其碩學者、皆不滿意、嘆曰、本寺且如此、佛敎之衰可知矣、於是一意攻和歌、遂以和歌名世、稱四天王之一、四天王者猶言四大家也、

野史氏曰、澄月之爲人、可謂有志者、以敎授無人、變爲和歌者流、是誰之罪耶、今也聖賢之道、陵夷不振、後進之子弟、變業者比々皆是也、雖世運使然、亦先進之罪也、余讀至此、冷汗透衣、

釋良寛傳

良寛號大愚、越後國三島郡出雲崎人、父曰橘泰雄、

評曰、寡欲澹如、既盡其爲人、

又曰、詩詞超脫不凡、

良寛幼頴悟、長而寡慾、不事家人生産、意澹如也、年廿二、委家其弟、薙髮入光照寺、從破了和尚、曾國仙和尚行化、國仙以學德聞、良寛大喜、又從之、和尚作偈與之曰、良也如愚道轉寛、騰々任運得誰看、爲附山形爛藤杖、到處壁間午睡閑、既而破笠敝衣、飄然出郷、歴詣海内諸寺、二十餘年而還、住上山五舍庵、作詩曰、索々五舍庵、室如懸磬然、戸外杉千樹、壁上偈數篇、釜中時有塵、甑裡更無煙、唯有東村叟、頻敲月下門、又夢中得詩曰、乞食到朝市、路逢舊識翁、問我師胡爲、住彼白雲峰、我問師胡爲、老此紅塵中、欲

又曰、點提一句以下叙奇異之行、

又曰、數個奇異、

灌園曰、與三不嗜成佳對、又曰、人施帶文甚叙事有姿、

答兩不道、夢破五更鐘、嘗謂人曰、貧道有不嗜者三、詩人之詩、書家之書、庖人之饌、生平多奇異之行、最喜小兒之嬉遊、常聚兒童、鬪草打毬、或迷藏以爲樂、人問其故、曰我愛其天眞無僞、常破衲托鉢、人贈以衣服錢財、則不辭而受、路逢凍餒者、皆與焉、嘗至一民家、其家會丧物、以良寛頭髮如蝟毛、爲脫獄囚、縛之、良寛低首不言、偶有識之者、愕曰、此高僧良寛師也、何故至此、村民乃釋縛謝之、其人曰、師何不辨之乎、曰事既至此、辨之無益也、嘗有惡少年、聞其不校、誑倶乗舟、至中流擠之、殆溺、而毫無怨色、等生床下、

令撤床成竹、吟哦其下、人有欲得其書者、使兒女子打毬、因潤筆以毬、則與焉、書曰、袖裡繡毬直千金、誰言好手無等匹、箇中得意若相問、一二三四五六七、鈴木文臺曰、師可傳者三、曰詩有三隱韻致、書有懐素逸趣、歌得萬葉遺響、文臺越後人、以博學聞、亀田鵬齋北遊、觀良寛書、以爲神品、往訪之、會坐禪、侍坐半日、良寛知其非常人、因欵語、後鵬齋語人曰、吾遇良寛師悟草書、良寛晩移居島崎垠、天保二年寂、年七十四、先歿數日、栗生津里正往訪之、良寛曰、往年脫擔於子家、子能記否、某異焉、還家撿之、得一筐、中

設曰、滿腔吐出、淋漓痛快、

灌曰、叙事如畫、

有三十金、因知其備後事也、用其金葬之於隆泉寺、野史氏曰、異端之人、固不與我同道者、然當滔々趨朴時、超脫如良寛者、可謂空谷跫音、吾故以爲一服大承氣湯傳焉、

富岡鉄齋曰、余藏良寛之遺墨、草体殊妙、其氣象可想像也、因知此傳皆係實録、今時亦無此人、可嘆、

瞽者佐治郎傳

佐治郎者、信濃國下諏訪人、父曰佐右衛門、幼而喪明、及父歿、倀々無依、族人某取養之、而其家亦貧困、

且多兒子、衣食不給、佐治郎甫十四、聞舅某在江戸、欲往依之、單身去鄉、然自舅去二十有餘年、音信久絶、傳聞其在高輪而已、不審其家、偏探高輪而無得也、既而路費竭盡、乞食於道路、行且探之、茫無踪跡、一夜決死、至兩國橋上、時夏夕、遊舫如織、絃歌之聲、與水聲相和、而佐治郎獨萬感攅胸、益嘆吾生之不幸也、口念佛號、翹足橋欄、一躍投水、會有一舟過橋下、墜其側、水波躍入舟、々人驚愕、急救之、得不死、坐有樋口撿校、與其門人鼓琴、聞之、使人扶持之、謂曰、子雖盲、年猶少壯、何故至此乎、子陳其情、我將添一

訒曰、神情如見、

灌曰、佐治雖盲、而其心不盲、

臂之力也、佐治郎泣謝、因說其鄉貫姓名及事顚末、檢校愀然曰、噫我乃汝所探之舅也、我自離鄉無日不思家也、我今改姓名宜矣、汝不探得、今汝墜我舟、此由祖先神靈誘汝至此、因相抱持泣、左右皆感其奇遇、檢校即携之歸、授其舊名曰諏訪都、且曰、汝欲學琴瑟、我將敎之、佐治郎曰、某生僻陋、至如聲曲非素好、願爲針醫以救病者、檢校曰、醫仁術也、非曲藝之比、其志可嘉、爲擇師受業、無幾名聲大振、

訒堂曰、奇事奇文、當與姜宸英記劉孝子尋親事文連鑣而弁馳、

訒曰、與樂羊妻引刀斷機、使樂羊終學業同、賢女哉、

高橋東岡妻

高橋東岡、學天文於麻田剛立、極其奧精推步、嘗受命作寛政曆、初東岡微時、住大阪、庭有大柹樹、結實極多、賣以資產、或有夜竊之者、東岡憂之、每夜巡視爲之不寐、一日東岡外出、歸則柹樹既斬伐爲薪、大驚詰其妻、々曰、妾所爲也、君以守柹實之故、懈學、或爲之不眠、若去此樹則無他罣念、一意專修以爲其業、故令斬伐之耳、東岡激其言、遂成一家、

野史氏曰、東岡之妻、能激其夫使成業、可謂賢婦也、今世女權之論頗盛、然未聞活眼有若此人也、

草野文右衛門

草野文右衛門、仕若狹酒井氏、嘗與同僚談及戰陣之事、同僚曰、我等生晩、未見馬上馳逐之事、子爲我演之、幸甚、文右衛門曰、止、無益也、同僚請而不已、乃擐甲騎馬、手揮長槍、喑啞叱咤、馬亦奮迅蹄蹴、於是同僚感嘆曰、如此乎、勇士之鋒不可犯也、而令馬奮迅蹄蹴、尤不可及也、文右衛門笑曰、我謂無益果然、我之壯、馬上揮槍、而馬如不知、今老矣、故使馬勞而子反贊之、太平之人、不可與語戰陣之事也、

野史氏曰、皮相之見、棄實取虛、往々如此、俗士所喜、

灌園曰、引伸敏妙、可謂納約自牖矣、

識者厭惡焉、嗚乎、世無伯樂、千里之材、空駢死于槽櫪之間、可慨也、

訒堂曰、小文短篇耳、而戰國武士之狀態、寫得赫奕如見、令人一讀不覺毛髮竪上、

安覺強記

釋良祐、號安覺、筑前國宗像社座主、稱色定坊、明敏強記、嘗誦法華四功德之文、始發願欲寫全藏、孳々矻々不輟、奔走四方、勸誘施紙墨、雖行路莫不操筆、文治元年二月起業、至承元三年二月卒業、紙背各書其寄附人姓名、凡經律論爲部六千百三十八、爲

卷二千七百四十五、爲帙二百五十八、安覺留學于宋、経十寒暑、暗記一藏、歸羅大経鶴林玉露曰、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経、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毎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経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如此云々、嗚乎古人立志堅苦如此、宜哉其有爲也、今日學者苟卒一校之業、儼然以學士自居、敎授之外不復手卷、設倶樂部相會、其事則圍碁衛丸以消却閑日月、爲達、使此輩見古人之立志堅苦、其心果何如哉、

尚友小史　三十七

鉄齋曰、安覺之事、詳載本朝高僧傳及伊藤東涯盍簪録、而吾兄此文採擇諸書、撮其要、可謂簡而盡矣、

訒堂曰、滿腔之憤悶、溢於行間、今日學者對此、當色沮、

中村歌右衛門傳

（訒曰、大阪俳優四字提起妙甚、）

（又曰、與大阪俳優相應、）

歌右衛門者、大阪俳優也、夙以絶藝稱、其始赴江戸、演阿古屋、極盡其妙、而至演琴曲、莫不絶妙、由是聲價傾都、人皆以不觀歌右衛門之技爲辱、江戸俳優深妬其能、先是京攝俳優赴江戸者、例必招請江戸俳優于酒樓、開盛宴以結交、而獨歌右衛門不肯爲之、亦被服儉素、如賈人、梨園社中心皆賤焉、一日相謀、欲侮辱之、招之一酒樓、是日歌右衛門盛服而赴焉、既而酒行、歌右衛門淺量、不堪杯酌、一座酒酣、市川團十郎在首座、自起至歌右衛門前、先傾一大杯、而觴之曰、小杯不足以爲歡、請爲余嚼此一杯、命歌妓滿酌淋漓、一座注目、歌右衛門欣然受之曰、首魁所賜、不敢辭也、然徒飲焉、可謂殺風景矣、請演上國新曲以供一笑、乃命妓謡猩々舞曲、因先把杯一嚼未盡、直戴之代笠、酒流濕新衣、殘滴滿席、從容起舞、

（又曰、寫出逼眞、）

（又曰、言々可想見月中無江戸之状、上國新曲四字、最覩其妙、）

尚友小史　三十八

其伎逼眞、一座但瞠視之耳、無能出一語者、於是皆服其藝工妙、與其才機敏、盡歡而止、

（又曰、瞠視耳與前注目相顧、）

野史氏曰、俳優賤技也、然如歌右衛門、不敢自屈以求媚、其氣象可感、今世學士容悦以阿世者、有愧歌右衛門、吾爲之長嘆、

（又曰、收語無痕、豈不可謂文壇中歌右衛門耶、）

灌園曰、寫歌右機警處、文能逼眞、

訒堂曰、歌右機敏、與其目中無人之状、寫出痛快、如見當日、文心文筆、兩々相兼、文章至此、可以謂傑作矣、

登蓮篤志

灌園曰、漢夏侯勝獄中講尚書、亦此意、

登蓮法師性好古、一日雨、與客小集、談及麻須保迄之事、一老人曰、世所傳有麻須保麻曾保麻須宇三種、人未知其別也、聞攝津渡邊有僧某、善辨識之、登蓮聞之、起請借蓑笠、主人曰、何爲、曰、我將赴渡邊質之、皆曰、雨甚、盍待霽而行、登蓮曰、否、人生朝不謀夕、若待天霽、安保彼我或死、乃此事遂不可知也、拂衣而起、

野史氏曰、嗚乎、古人用意之厚、如此、宜哉其技之至精妙、今人知重美術、而不深用心、故論密而技拙、若如登蓮之用心、何事不成乎、

櫻溪曰、僧徒也、武夫也、俳優也、小說家也、俳歌者流也、畸跡偉行、借來寓許多感慨憂世之念、極深切、

灌園曰、一句提挈通篇、

松川三彌傳

松川三彌、初稱辨之助、又稱三之助、越後蒲原郡井栗村人、爲人豪邁有大志、家世爲里正、家產頗饒、而三彌儉素自守、蓋將以大有爲也、嘉永癸丑年、魯西亞使節來、求貿易、且請正唐太疆界、三彌慨然曰、形骸者、爲處世之實、男兒所重在功名、方今西洋諸國、以吞噬爲志、況唐太爲我北門鎖鑰、豈可忽諸、乃上

訒曰、語中自有豪邁之氣象、

又曰、乃豪邁之實、

書于幕府、請以私財開拓之、被允許、乃先遣人査覈其地、四年、親募壯丁數十人、搭商船、赴志禮登巨港、更至具志由野伊地、雇土人數百人、大漁、獲鱒魚、悉輸之內地、以所得之利、開道路、剗荊棘、通溝洫、架橋梁、建家屋、時冱寒、病者相枕藉、或有皸瘃墮指者、三彌不屈也、更募人、以大船搭載之、至呂禮伊麻伊志津加及麻具志巨丹地、益拓新地、於是稍見功効、會一日大風雨、漲水大至、悉沒所開拓地、前功悉廢、役夫爲之落膽、欲棄去、三彌益奮、身先役夫、就工事、築家屋于函館、曰新築島、將益修其業、然以事屬創始、

又曰、亦豪邁之實、

費用不貲、遂不能支持、亦無人援其志者、至五年、乃獻之官而歸、時文久元年辛酉也、三彌雖在商賈、好武、喜挽勁弓、嘗試射於京都三十三間堂、人驚其絕技、明治九年九月病歿、年七十二、平素以恤孤寡、撫貧窮、如惟恐不及云、

野史氏曰、嘗聞水戶義公、上書于幕府、欲開拓北地、事在距今二百餘年前、其後烈公亦以爲請、幕吏驚怪、以爲忌、三彌以一商估、能著手于此、可謂有志之士、然孤掌難鳴、半途而廢、可惜、遂至割數百千里之地、附與魯國、嗚乎、天下何日無達見之士、其不能成

又曰、以豪邁有大志五字提起、而傳中叙豪邁之實、至論贊以志字立論、作者

苦心可想、灌曰、孔孟以來、良不遑屈志也、歎々、

志者天也、吾恐其大志汨沒無識、故作之傳、

櫻溪曰、今所謂豪商大賈者、投機罔利、以逞龍斷之姦計耳、求如三彌者、不可得、悲夫、

西村太郎右衛門傳

太郎右衛門者、近江國蒲生郡八幡人也、元和初、將赴鎭西交市、載貨物而發、海上遇颶、漂流至安南、將買糧及薪水、會安南亂、敵兵圍城、不能得薪水、乃謂衆曰、與飢餓以待死、不如上陸援一方、以謀生存、因探鬮卜八幡神吉、乃出所藏甲仗擐之、結束而起、吶喊出敵軍後、敵大驚、以爲神兵來援、城兵開門突出

訒曰、於無奈何之中、探一活路、亦一豪傑也夫、

挾擊大破之、於是城兵推太郎右衛門爲將、攻擊四隣、皆勝之、威振遠邇、太郎右衛門既得志、而念家不措、欲一歸本邦、而幕府時禁邦人赴外國者、不許再歸本邦、以防異教也、太郎右衛門則使畫工圖其事蹟、以獻之於其鄕八幡社、長崎市尹更命菱川某摸之、以懸之祠前、其原畫留在廳云、其欵云、正保四年丁亥三月摹寫、其額今猶存、

又曰、陡轉無痕、

又曰、到底不脫八幡宮、

野史氏曰、太郎右衛門事、頗與山田長政相類、而無世知之者、然八幡社今猶藏其扁額、果然則非虛設者、嗚乎、我國士氣勇猛、以干戈始戢、無所用武、欲向海外伸驥足者、非獨一長政而已、如太郎右衛門、名爲赴鎭西、其意蓋在海外也、後以鎖海港、毀大艦、致國勢陵夷不振、可惜也、不然、稱雄於亞細亞洲、不難也、如太郎右衛門之事、在今日宜表出者、余此篇以藤樹先生西村太郎右衛門爲首尾者、非徒然也、

灌園曰、顯微闡幽、眞足以供史官之採矣、

訒堂曰、以藤樹先生始、以太郎右衛門終、猶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尤看搆造之妙、

櫻溪曰、確堂先生近江人也、此書首揭近江聖人、尾表近江偉人、恭敬桑梓、尸祝鄕人、獨寓意存大

是見敦篤之情、

尚友小史終

明治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印刷
同　年同　月廿八日出版

第二輯續刻出版

滋賀縣士族
著作者　中村鼎五
京都市下京區烏丸佛光寺下之町三十九番戶

京都府平民
發行兼印刷者　北村四郎兵衛
京都市上京區柳馬場御池下ル八幡町七番戶

尚友小史

特約販賣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壹丁目

中島精一
東京市日本橋區箔屋町壹番地

鹿田靜七
大坂市心齋橋安土町南百五番地

賴惟完（春水）著

師友志

皇都聖華房舊刻本

據皇都聖華房舊刻本影印

春水賴先生著

師友志

賴氏藏版

春水遺稿別錄卷三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男　襄　校

師友志

余藝東一介書生父母以其幼弄筆研大喜期於有成而寒鄉乏師友獨從鹽谷志帥翁授讀焉又有僧獅絃愛人文墨之事多所資焉十七歲丁内艱踰二歲遊浪華所交一時知名之士幸不見棄日夕往來取益爲務後十餘歲歸宦於國乃祗役江户暇則求友府

下人亦或來問如此亦十歲許余謂學統未必一好尚未必同其交遊久近又未必均也而會合之際各有所契焉今老矣時顧疇昔其見存者僅僅晨星浪華有一履軒京有一幾齋江户有寒泉精里備有茶山與桃源肥有鹽井而已其嘗相觀而善者何忍泯沒焉

作師友志

志帥翁姓鹽谷名貞敏以道碩行業醫吾竹原人也其祖友菴以醫食祿於小早川氏從朝鮮之役其墓在鄉之照蓮寺余童時翁爲之墓表父曰玄節暫住大坂云翁少時遊府下問儒學於植田艮背講程朱之書至老不倦頗究精微每朝自洒掃堂庭明窓淨几讀書琅琅學極博洽善和歌談話諧謔人無老幼皆盡歡心爲人濶達不事生產愛客洒飯每豊翁多子而不育有弟曰道哲遊學京師從久米訂齋學成而歸亦早沒家有田宅有書數十函人勸養子輙言木村某以某爲子其家壞矣難波某子養某亦已壞矣共公等所目擊也吾之無子天也然借他人之手以壞吾宗其罪更大吾寧任天以自壞公等莫復言焉其天資開朗不凡

如此

赤松惟義字子方以春菴行播州人少時出鄉住河内後徙大坂以醫爲生爲人朴實常談性命不作詞章以道學自居所交必厚知無不言見無不規自謂徑行直情不能巧低昂於交遊間與二洲最善常言吾晚志義理之學而無所造詣是爲終身之憾幸有丈夫子吾欲其爲儒不欲其爲醫也醫易富儒易貧而如吾父子之拙生計醫儒奚異與其餓於醫寧餓於儒後暴病沒托孤於二洲名翼字文平才學兼優下帷張業可謂善繼志者文平稱本

姓越智

僧遵字超倫號虎溪藝小谷人爲真宗僧寓竹原照蓮寺其人洒落脱凡無真宗一種陋習善書被酒揮洒字益妙其於佛學亦研究有淵源云蓋不負其超倫之名也郷人皆崇信如不容口後病羸歸其郷竹原人往問其差劇往來相踵其爲人所信如此時年六十許遂没

中南先生初名叔明字士亮後改晋民字房父稱総右衛門藝忠海人本姓平賀氏幼養於本郷土生氏年廿歳餘志學寒驛無師獨自苦學躬執賤業

而繙閲十三經廿一史義父没執三年喪郷人皆怪之後皆悦服生女子爲求壻後得土生氏同姓一男子以女妻之而身復本姓二家各得其所後遊長崎寓京師又從大坂而終無子以著書爲志其學不出蘐園

僧周契字處中號寰海藝佛通寺僧天資聰敏善詩與平賀先生善常往來玉浦三原竹原之間資余啓發亦不少其於人不必勸異教務導之從事文學東西栖栖惟日不足從吏平賀先生西遊問文辭於僧大潮亦此人也健脚無比行五七十里猶

適隣並攙警辨捷雅俗皆悦後歸山卧病三年許而逝年未四十有詩集上梓

宇都宮潭字士龍稱龍藏備後三原士人自刀筆小吏累遷至掌郡務爲人端亮淳深有器局言辭安定不苟舉動必由規矩而有風趣嗜騷雅納交都會名士三原妙正寺景勝殊絶士龍爲乞四方寄題一時名家詩集必有其詩其勝大著士龍之力也然皆爲其君謀非自爲也余跋寄題詩巻亦詳言此事

宮敬之字世恭稱彦五郎備後尾道人面皺近視滑

稽賦詩敏捷從僧寰海遊長崎高暘谷贈詩一篇盡其爲人是時余十六七歳後就官屢東後往來宿尾道世恭輒必來侍欣然道故老後聾甚嘗有一新事可笑者座客既舉以語我世恭不省客話方畢世恭乃復話起一座笑之則自以爲吾能解人頤其談益劇二兒皆才子長善畫夭折

島居瓊字子瑶勝島惟恭字敬助亦尾道人島居謹篤爲親族子弟輩毎日講小學勝島亦謹篤島居余爲之墓銘詳其事勝島先世有遊東涯門者爲家誡曰垂裕嘉言東涯序焉

趙養字仲頤號陶齋又號息心居士長崎産也其人蕭散音吐沈靜而性豪宕不羈世罕其倫視權官如小兒初住江户徙大坂後寓界府而終善書法多受業者

森田政字士德稱六兵衛河内人住大坂爲子錢家洒洒落落毫無銅臭爲人趨急恤窮無有德色善書崇趙陶齋以爲在文徵明董其昌之上愛古書畫有鑒識所藏多奇跡旁好茶器刀劍皆由鑒書畫得之故古骨董無鑒而置者士德或以低價獲之其價倍蓰故士德家藏不必費多金而其品極

貴者有之

片山猷字孝秩號北海稱中藏越後新潟人爲人耿介精悍處已以謙不脩邊幅初從宇士新於京師一兩年士新歿後住浪華不以師道自居從遊之士皆朋友待之詩文皆腹稿二者蓋士新家法云詩社曰混沌人皆歸之雖竹山恕齋英邁卓越皆以北海爲一日長性不飲酒善吹横笛又好茶儀無子墓在浪華梅松院僧大典爲誌盡其梗概

河野子龍字伯潜號恕齋稱忠右衛門京儒岡白駒之子仕蓮池藩爲大坂邸吏吏績甚多暇輙者書博學麗藻一時推爲繡虎未四十沒其學竊洛閩而未純使其有年不止如此爲可惜耳（河野蓋其本姓）

葛張字子琴號螙菴以橋本貞元行家在玉江橋北畔世浪華人爲人恬澹樂易接人甚謙而詩名最高都下賞會無子琴不樂世人皆納交爲榮其學博綜於書無不窮學醫于京亦究精奥人特以詩稱可謂不盡子琴矣浪華之俗遊冶爲常輕薄成風子琴笑謔遊衍人疑其近俗而不與富漢遊貧窶自安妻子熙熙日夕吟咏爲樂子琴作詩不似苦學者不欲與人評古今詩詩友相會動輙議論

螙起子琴絶不交一語一日獨行遊南紀謁祇園尚濂尚濂伯玉之子亦作家也尚濂喜子琴爲説伯玉平生曰先人所志甚遠詩其餘業耳世以詩知之是非其所刻苦焉而其詩獨尸祝韓退之子琴聞之如得拱璧南歸後逢人輙説之

岡元鳳字公翼稱魯菴浪華人業醫善詩文每一篇出人皆傳誦爲人温謹不猥交遊有香橙窩集京師江村北海選日本詩選見其集以爲古人曰句法格調非今世所易得焉

田章字子明稱七郎右衛門近江人宅在鳴門橋因

以爲號家世以冶鍋爲業故屋傍列置鍋釜累累
在地開愛日園日夕在一小室左右圖書如書生
學務博洽詩文皆有一種氣象好客飲膳豐美爲
人磊落有長者之風
篠應道字安道號三島稱長兵衛世浪華賈人兄弟
三人皆奇士弟先沒兄亦尋沒安道後改業下帷
授徒善書徒弟日多爲人濶達處事明快不貳藏
古帖頗多無子養二子一曰某在近郊爲里正田
宅頗富一曰彌字承彌學識超勝優幹父蠱去春
余賜告浴有馬温湯便路過浪華混沌社存者獨

安道時年七十七叙舊歡甚出眎所著草稾浪華
風雅皆手書細楷整然安道見入門者唯授修德
二字無他語
岡田豹字君章稱善次阿波邸士材文藝武伎皆
稱出凡最善詩與畫三十餘歸其國後爲學職
修惕齋學爲教授
左鳳字子岳京人業醫以佐佐木魯行有學殖善
詩書亦有法風丰高尚非凡流也
烏山宗成字世章號崧岳越前人業醫居浪華齡過
耳順詩社之飲必自居上頭視余及子琴如小兒

人亦以其耆宿推之然其人質實謙虛自以爲子
琴公翼我所不及音容温雅實長者也
平九齡字壽王明石侯邸職以大畠官兵衛行美大
夫善詩書亦不拙師事中井竹山
荒木喬字伯遷號李溪稱善右衛門池田人其父亦
善詩伯遷從竹山游好論詩有識趣選本邦古今
詩稱熙朝詩選爲十餘卷爲人恬淡寡言風趣可
愛
五岳山人姓福原名元素字太初一字子絢備後尾
道人善畫最長人物性嗜酒有客必留酌賦詩詩

多六言皆有風致非尋常丹青者流與池大雅相
師友名亦在伯仲之間
中井兄弟兄積善字子慶號竹山稱善太弟積德字
處叔號履軒稱德次其先播龍埜人後徙大坂自
其父甃菴已爲名儒兄弟丞師五井蘭洲竹山魁
梧奇偉治經精密詩文雄渾雅健爲世所推履軒
較偏僻而事事超凡詩必用古韻不奉沈約之政
文則以爲東坡後無文竹山時有膽張氣傲之態
而不害爲好人長子曾弘字伯毅文藻敏捷今古
罕比一夜作十賦者再齡三十餘發病不起竹山

創懷德書院次子曾縮嗣爲院長竹山爲人謀事
周備又有幹事之才履軒持論奇僻皆與人乖自
號幽人兄弟皆有山斗之望但其學信程朱不純
爲恨

早野辨之字子譽號仰齋竹山門人勉學勤苦早喪
母獨與父居至孝隱約自甘而能樂父志爲人甚
瘦如不勝衣自稱太瘦生飲酒無算醉而益謹住
大坂西横堀早沒子稱義藏有才講說爲業

中村有則字伯夷生于二上山下故號兩峯住京師
授徒其學與竹山同歸善書早沒無子

小山儀字伯鳳稱半兵衛浪華賣藥鋪之子嗜讀書
網羅和漢其書皆奇僻以山海夷堅爲主本船來
新書有奇僻怪異者必讀而記之素有記性叩之
如響人目以怪物未弱冠多病至於不起有著書
數種竹取物語抄上梓其文辭老成可誦又其夭
折之兆也送余探梅伏水詩云仁德天皇昔上臺
三韓博士奏歌來無何文物今寥落遂使騷人遠
問梅

服部保字右甫號栗齋稱善藏攝州小曾根人在江
户築地下帷授徒說洛閩諸書道理爛熟而有條
理其學受諸稻葉迂齋且與村士某善皆崎門之
裔也爲人夷曠懇懇言談一時稱儒宗人或議其
過高後賜地于糀町開學舍初扁信古堂嫌村士
學堂之名也後改麴溪書院鄉里小曾根爲保科
侯采邑其父兄爲之宰右甫初亦受一官在江户
邸其學成於江户初寓大坂懷德書院故善道蘭
洲甃菴事中井兄弟爲垂髫之友六十六歲沒

黒瀨祖參字子孝稱登內書室扁白茅稱白茅先生
本藩士人在江户邸邸士有森某爲太宰春臺高
第弟子子孝初從之學信春臺過於森其學以從

政爲主雖不能當路而其言行要期於輔治正心
誠意皆視爲末其教人矩步繩趨無有從容之氣
爲兒童授讀僅有失訓輒必誚責人視其塾爲囹
圄不恤也余被役數歲其交益熟口授指畫稍知
舊學不足貴而出言處事舊習不脫後向余頓首
謝曰吾初謂不從政則無學無道今得聞洒掃應
對與移風化俗無適非道也吾心豁然吾何幸享
此大錫何日報之爲人端亮剛直讜言正議存人
口碑者甚多大凡世人所難率意爲之爲人趨急
釋紛如其家事邸內之人信之如著龜親之如親

姻他邦士或問余曹舍子孝多在坐人必注目故
無不知吾邸有登內者
宮原贇字必大稱文太豫人爲人强直狀貌鄙野如
不伍文墨者在服部右甫塾數年學治程朱頗爲
精微凡於世有所見皆以文發之上林祭酒書謂
人雅言我陛某官當興某事廢某事各得其所不
亦快乎十且得到其位則不知所曆大馬高艙揚
揚過市而已上紀公子書論蠻器事謂苟以此器
爲有益盍建言以適世用苟無所益婦女子翫物
耳此類甚多皆爲可觀後歸官松山藩侯已沒嗣

君幼執政將有用焉而嗣君患瘂沒必大亦暴疾
死歲四十餘其弟繼爲學職名文次今改義平云
赤崎楨幹字彥禮號海門稱源助爲薩世子伴讀爲
人溫厚和平善詩及和歌句句吐實無有一浮詞
亦曰予與余同從世子世子之德一藩盛衰係之
輔導之任何可自輕予則實同悲歎者也長余可
十歲薩世子襲封每歲從駕東西或同役東都或
要之于吾府下二十年間相逢無虛歲彥禮學初
主鳩巢又遊肥後從藪狐山識趣甚高又聞彥禮
性豪壯少時爲任俠余二十年之交毫不見舊態

蓋其學之所變焉爾特時爲歌詩叙其隱衷持來
示我慷慨泣下
栗山柴先生名邦彥字彥輔稱彥助東讚人爲阿波
儒臣住京師召爲昌平教官特與林祭酒岡田先
生共修學政都下書生眩惑詖闢赤羽之餘燄不
知有正學每示諭下輒都下傳聞詆謗百出皆歸
咎於先生甚則入室倒戈先生泰然周旋撫一
新先生力居多又奉　命譯十七史名曰國鑑余
時得窺其稿老後詩文往往率易狂放然其遣辭
自在曲盡心事無少遺憾亦人之所不及也愛客

容衆風流好事而談笑間事涉節義音詞激烈如
風雨余嘗奉命講經于昌平學先生時來視學余
適說小學程子人怕寒餓死一節後過其宅先生
曰疇昔講說洸著痛快使人竦聽往時京儒某著
諸葛孔明非王佐辨人問其當否余曰其人受某
法主俸米孔明雖汙下必不食浮屠之食欲議孔
明不食其俸而後可又一日戲語客謂使我得志
清國可取也闔國皆讀書人而北面胡虜豈其本
志余航海以諭諸聖賢哲裔孰有不戮力者率以
驅腥羶如振枯拉朽耳豈不大快二洲龍潜自旁

言曰先生少安無乃被髮纓冠於鄉隣乎一座哄然朝鮮聘禮下議昌平學先生執一事颺言林祭酒曰此議所關非小先生且低聲先生曰奚妨我聲雖大不至聞於朝鮮也衆皆大笑余嘗問其著書曰無一片紙蓋著書謂益於人也如僕迂腐之儒爲不急之著人或閱之是損人心目也故僕不著書乃所以益於人耳謂之有著書亦可先生齒德並高侯伯爭延請後進班布衣遷任侍讀列相每有大議詢謀亦不少云其敬奉先祀哀恤親舊細心謀事皆可以範世余嘗請觀其家祭甚備其

妻兒嫺禮亦可觀平居破障敗席衣帶稱之人之所難所謂審易安者也然其延客供給甚豊四方贈遺日闐盈其門都下儒門之盛蓋莫過柴氏者無子養侄爲嗣

石井蠡字子彭稱條大夫江户人仕館林侯閑文辭通關東典故多私著世有三王外紀者不知作者子彭常舉其謬誤以爲話柄皆可聽後著續三王外紀館林侯居相年久子彭爲其書史故熟其事也後歸其本邑掌學務不知其存沒

岡田恕字强卿稱清助居在寒泉坊人號寒泉先生受業於村士某爲人明朗俊邁旁達醫理又善和歌説經爽快聞者洒然與服右甫善切劘相發賜出身爲教官與柴先生脩昌平學政學者大進尾藤古賀二博士薦至寒泉出爲代官職治數萬石邑有政績後以老病辭官邑人闐于幕相吉田侯之門有借寇之請乃　命進秩布衣而職猶如故數年乃得退嘗居外艱著三年間記不輙示人

黒澤萬新字新卿稱右中上毛人爲人真率爲田安邸儒臣白河侯本田安公子問學於新卿侯之當國宇内一新名譽烜赫翕視之猶其童時少遊林

門學極博洽其子惟直字正甫稱正助力學爲詩甚工陞于麾下爲昌平學直番長後遷林虞

菱川觀字大賓號守門備前人遊大阪時佐倉侯爲城代聘爲文學後住江户與二洲善論文甚密謹稱謂之際遂作一書柴先生題曰正名緒言年未五十得病不起

岡兄弟兄名壽卿字元齡稱惣左衞門弟延年字仙孺稱文兵衞備中倉數人兄弟皆温謹兄善詩弟善畫母齡九十兄弟侍養盡孝縣令賜銀旌賞凡以孝順被賞多係皁隷惷婦岡兄弟其鄉豪族風

流好事無出其右者而膺此旌典是爲難獲也毋
沒後兄弟相尋沒皆七十餘歲元齡有鶴汀吟稿
五卷
西山正宁士雅以拙齋行備中鴨方村人爲人耿介
少時游京畿受業於那波主膳歸里下帷遠近群
至鴨方僻鄉也以有士雅彬彬爲一都聚其課門人
嚴毅不少假借有侯國徵命不就學宗奉程朱以
闢異衞道爲任柴野先生在東府士雅寄書懇勸
以此爲言赤穗赤松國鸞寄書栗山以爲學主程
朱爲偏

大府之學不可如此栗山無答書士雅爲著一書
辨之名曰論學書平生接人風流閑雅談多戲謔
但一言有乖理必辨詰激反人服而後止遊京師
聖護親王聞其爲人延請將見以村野之人不嫻
禮辭焉然　王府堂殿屏障皆爲古名畫一日或
引士雅觀覽將遍府長史佐佐木某過之堂上曰
親王知子至命延見士雅逡巡固辭如前日且謝
褻衣不可以見府長史乃辨禮服服之不得已入
見　王大悅有所賜又親爲橫笛一弄曲名曰老
君子士雅病沒時年六十四葬不用浮屠禮儀可
觀焉門人故舊近鄉送者三千人
倉垩字善卿號龍渚稱善司奥平侯儒臣爲人端愿
坦率壯歲遊京寓伊藤氏塾後在江户邸與余往
來甚密識趣明朗不逐時好詩文成一家讀周官
有圖解儀禮禮記皆有論讀宋史有宋官抄條理
可觀多人所不及嗜酒稍醉高論劇談旁若無人
嘗曰俗士恒嗤書生善談古不可使從政今之從
政大抵沒字碑耳猶且執政摹稜了事吾輩埋首
書籍自少至老所學何事寧有游乂不有餘地耶
特無奈其不相托耳近歲諸藩有閱兵之舉皆以

金銀紅紫裝飾介胄如婦女子上巳縷人之戲夫
苟有緩急鉏耰棘矜亦足折衝然求其備具不得
不做縷人今之問政於書生亦然誠當其任咄嗟
可辨至預論列之不得不以古典爲談資焉爾言
畢輒劇笑引滿然善卿爲人不矜其才學爲知己
吐露肝肺人亦不厭其言夙喪偶躬育二子不復
蓄妻妾門生數輩辨給家事一時諸侯延請講經
無虛日云沒年六十餘樺島公禮作墓表
長久保玄珠字子玉號源五兵衞水户赤濱人因號赤
水爲人坦易洒落學極該博最長於地理爲圖精

緻其與人言言語啍啍其於文章如無意者而用心極細屑自謂書詩皆拙不可視大方然其詩流暢書亦高古時和漢輿地數圖皆就緒上梓又以侯命撰地理志示其稿本精密特甚又示七道輿圖方一丈餘義公修史時所製云赤水退居其鄉水戸侯習鷹之次過見之召其親族賜謁時赤水諸孫有二十有四人赤水作詩以紀其事

箕浦直彝字迂叔稱右源次土佐文學土佐尚闇齋學迂叔亦其徒也最信淺見氏學極該博神道天文曆算莫不研究其謙虛納交多方無有所擇皆

廣興聞也迂叔兄弟三人兄稱專八爲大目付弟稱乙三郎亦爲文學父母垂九十兄弟皆天資孝友人皆觀感云

辛嶋憲字伯彝號鹽井稱才藏肥後熊本士人世爲儒臣熊府嚮有數士厚爲教授及士厚病發高本敬藏爲教授伯彝及大城文卿爲助教云薩州赤崎彦禮嘗遊熊本雅識伯彝云才藏才不負其名余同祗役江戸兩三次交道最密後柴先生宅壬戌赤壁夕會諸名士伯彝亦與焉白河侯聞之寄書遺爐於先生索座客詩歌先生使伯彝爲之記一時傳寫以爲雅舉

和田邵字伯高號一江稱鍈之丞岡山文學爲人温和樂易有長者風旁理天學時備前及薩世子與吾　世子皆爲同庚一江謂余與赤崎彦禮曰人主各成其德在其所輔導儒官爲位雖卑侍左右雖日少一語先入其益匪尠余則老矣公等勉旃余因一江得聞烈公事跡及其學政多所未聞蓋其學校之學出於米川操軒是中村惕齋之流而熊澤了芥學無所關也又善言河口靜齋事多可聞者同在江戸數閲月而別其子久兵衛祗役江

戸一再相見善傳家學

木孔恭字世肅稱吉右衛門大坂人家在北堀江瓶橋造酒爲業蜜柑酒最著善書畫以好事著號蒹葭堂客無雅俗無日不至余辭浪華之後有新令定釀額世肅家時他人借釀具造酒坐犯額籍沒以世肅爲名遂不免家産蕩盡乃携家往勢州長嶋亡幾復歸住浪華以鬻文房具爲業沒後　官命納遺貯書籍賜金五百兩余閲其書皆奇帙僻書非經史文章可備研究者也京人伴蒿蹊畸人傳敍世肅事頗詳

山口景德字正懋號剛齋稱剛三郎大坂人貌魁梧
聲如鐘從余岳父飯岡先生有父師之恩學窮精
微又執贄於久米訂齋旁治兵學學屬越後自結
陣行軍之法金鼓弓砲器械之制無所不講江戸
服部右甫亦治兵學長沼流常嘆稱剛齋講兵如屢
經其事者大叩小叩吾所不能竭有兵録之著善
歌詩又治神道學說書明白條理不棼間以其所
見不必沿先輩舊套資性謙卑時或豪宕以之初
在浪華僦居下帷授徒貧窶特甚後仕龜井侯祗
役江戸亦數反與余交態最熟柴野先生嘗招集

諸友酒一行先生乃請坐客分講論語與點一章
人各一二節主人發端說首一節次到剛齋剛齋
講說纚纚不已遂至終章辨說昭晰引據的確聞
者不知倦蓋剛齋耳聾初不審主人所請以至於
此余謂之曰老兄一人終章爲諸客代勞耳一座
粲然而剛齋卒不了了也剛齋白髮丹顏氣概磅
礴不可犯而情真藹然人莫不愛敬之

磐行言字子言號華沼稱勘平島原重臣善詩及書
弱冠師事河口靜齋與余交遊時既致仕年過七
十飲酒如壯夫兩鬢無髮假髮數莖言談有趣非
常人也在島原多政績云

樺島公禮字世儀號石梁稱勇七受業於紀德民爲
人質厚而有才爲詩文敏捷與余成善卿善卿
世儀簡率不與德民莊重養望同栗山先生嘗謂
余曰曩會信古堂皆一時名士德民來必脩邊幅
而音吐威儀視諸吾輩鷄群鶴也如箕浦迂叔之
朴野是書生真面目德民終未免俗寒泉先生亦
曰德民廟堂之器非吾輩也其意與栗山同

師友志稿本亦精神所寓也欲與在津紀事並
存擬待暇整頓而一疾不能故以屬汝非要傳

播人目也苟書而存之不獨敘我得益之誼乃
其人之梗槩與交際之熟否皆可以推知焉則
此諸君子者後世或有因以識其真邪是我紀
述之本意耳在世之人多不及亦欲備載而未
暇也每段短長不必齊要得其宜可矣望汝善
料理之至囑至囑文化十二年乙亥十二月十
七日力疾把筆付襄

補遺

尾藤二洲先生名肇字志尹稱良佐伊豫川上人父
業操舟先生少有足疾來浪華讀書於片北海門

與先君相知先君得洛閩書喜之勸先生相共從事焉先生識悟超詣絕倫著素餐錄可抗衡明薛胡二氏餘錄爲漫筆亦益後學又國字發蒙者有正學指掌當路某侯嘗訪士於寒泉先生先生對曰文辨雄豪無若士慶學識純粹志尹爲優於是終徵先生云以其足不良特給官舍於昌平境內策杖上覲其奉朝請者正會一謁而已後賜第壹岐阪退安養老少於先君數歲先沒年六十餘比其來江戶喪配續娶飯岡氏乃與先君連襟呼爲襟兄今嗣後配出也先生肉角大口音吐爽亮詩

文皆高朗簡遠如其人詩初愛陶柳及老又喜白傳精里先生以爲不可論難往復栗山先生爲調停之終不合性嗜酒不多飲微醉輒翛然倚柱喜談本邦群雄事跡又辨和漢名稱當否甚詳晰著有稱謂私言東儒淆亂名分之弊至今日大革先生之功居多

古賀精里先生名樸字淳風稱彌助肥前佐嘉藩士初喜王學及游京坂間與二洲翁及先君交最密終舍舊學純於朱氏後爲藩侯所任用參與機務同藩石井仲車以才藻風流見寵侯嘗謂左右曰淳風可用者仲車可愛者以故仲車扈駕東西而先生常在藩與先君不相見數年及先生與二洲翁並爲昌平教官乃得相聚於東云二洲翁恬淡簡易而先生則嚴密寡默少所許可先君周旋其間皆莫逆於心先生軀幹豐偉履舄皆特製凡牙營士人賜時服者更裁令窄乃可服用先生則直穿之而稱體矣其學博涉無比詩文使事用字他人所搜索而得者先生取之腹笥咄嗟而成驟見疑其奇僻徐繹皆允當不易雖日用應酬書牘皆可誦法好作字字體秀麗觀人揮洒乃發技痒爲

人短視每作立幅單條展紙於膝右提筆俯就書至紙尾字不敧斜及諸博士病且沒先生鬱然獨執學柄有別第曰復原樓時遊息焉性健啖而不解飲每出遊大囊貯餈糕類以代柑酒後先君一歲卒年六十餘有三男子皆俊才留長燾字溥卿仕舊藩貌酷肖乃翁而風流洒落與襄善次煒出嗣洪氏季煜從而東見爲昌平博士博士之晉先生猶在侯伯贈遺滿庭賓客門生賀者麕集殽核極豐而酒一二行衆乃不敢飲飲茗食肉而罷

菅茶山先生名晉帥字禮卿稱太中備後神邊人父

樗平翁毋佐藤氏爲人皆不凡使先生及弟信卿就學先生與西山拙齋翁同入京從那波魯堂與先君相知於浪華先君歸省輒過訪其家家在官道後就其宅北私起學舍曰廉塾依林帶流雜種花木比花木叢茂而唔咿之聲鬱起蓋山陽南海諸國苟欲子弟讀書者莫不屬之於菅先生先生之鄉爲福山藩管内初藩侯在東見大學頭林公公話次論詩曰方今海内詩當無出太中右者侯問太中何處人曰聞其鄉曰神邊侯愕然戒吏訪問欲擢用之以疾辭乃給俸時召對焉後又召之

東邸一再給其塾以田塾去廣嶋三日程與先君往復每月一信無信輒遣使問安少於先君二歲先君常言吾終身宦羈而禮卿放曠如此禮卿常病不如吾健天數乘除宜然然先君先没先生自言少小多病不意生存至此苟知至此不以詩酒費許多歲月也然其骨格岸偉朱顏白髮不似有病者嗜酒日醉二次土木形骸談諧横生而洞察人情深曉世故卓乎有用之才也信卿比先生更魁梧才敏絶人先先生沒

姫井元哲字仲明號桃源稱貞吉萬波俊誠字伯信號醒廬稱甚太郎二先生並備前文學居其學館中曹舍蓋烈公遺制桃源與先君契舊醒廬後同役於東相熟也皆覃深理學兼長文詞桃源先沒先君遺言屬埋銘於醒廬

若槻幾齋先生名敬字子寅本京師角倉氏屬吏辭爲儒師爲人沈默寡言而聞見極博意不可一世拙齋翁嘗戲謂先君曰推子寅爲心雖程朱復生或恐不輕合而獨許於吾家兄弟何哉家在聖護院村所謂環堵蕭然簞瓢屢空晏如也者　大府賜金褒異蓋風勵京儒也

僧獅絃爲竹原照蓮寺主寺與先君故居鄰先祖父亨翁君欲教先君書而無所獲法帖懇獅絃就覓其所藏日鉤摸數字持歸臨學寺依山樹石幽邃獅絃方丈在其南偏宜於觀月曰澹寧居及先君仕官在本府時告暇展省必一過焉又敬桑梓也

先君晩作師友志起艸未全而沒遺屬襄整理之謹閲稿本首録各人名既了者加勾未了者否否者猶十三四焉而有襄不及知者不敢妄意補之其及知而不敢不補者略叙所聞見如右昔者柳柳州記其先友於其父碑陰曰先君

所友天下善士舉集焉東坡稱其考諸史卓然知名者二十人今諸先生亦卓然知名者不必待先君之文而傳况於襄續貂乎悉哉先友所以加耀家乘耳襄謹識

春水遺稿別録巻三終

廣金石韻府　全六册
古今印例　全四册
漁隱叢話　全三册
漢篆千字文　全四册
杜樊川集　全四册
寘初新誌　全十册
元遺山詩鈔　全二册
巾箱小品　全四册
高青邱詩集　全七册
山陽詩鈔　全四册
浙西六家詩評山陽評　全三册
星巖集遺稿　全四册
忠雅堂詩鈔　全三册
佛山堂詩鈔　全七册
張船山詩草　全七册
詩法纂要　全三册

皇都寺街通六角南弍部町

書林聖華房　山田茂助藏

曾谷學川　編

續浪華鄉友録

文政六年（一八二三）序刊本

據文政六年（一八二三）序刊本影印

續浪華鄉友錄

人之處世也去就之於天夫灘之非我固也貴自立如何耳值奎運遇昇平無隻言片行可稱無文辭筆墨之可採而佚居飽暖壽外期頤上亦復膏粱之噫氣而已雲卷風馳塵消灰

滅與草木同榮枯不亦哀乎若夫孝義忠順固有彜勸之明教唯藝文之一途有文辭筆墨便於不朽而可代譜第誌傳之作焉是亦學問之緒餘而不能避嫌於嗷名之蹤寬政鄉友續錄之刻三十年一轉瞬也雲卷風

馳存者僅僅不過十數人頃我友毛必華又續而錄之一藝一才收掇無遺雖然高門懸簿不敢論江湖之上隱約之士亦不能遍索廣蒐豐孤文豹猶恐羅網之不密耳是冊也錄其字號審其鄉貫及其所嗜好之技藝

後之人觀其筆墨文辭猶聆語於一堂而接其謦咳焉名山之藏人口之碑其不塵消灰滅不亦偉哉我是以序

文政癸未維莫之春黃于密撰

凡例

○此編今時藝苑知名之士之姓名及通稱居趾ヲ挙テ他郷之士之好ム所ニ従テ其好ミヲ通スルニ便アラシム

○姓名列次其聞ク所知ル所之早晩ニ従テ是ヲ録ス自ラ其人ヲ軽重先後スルニアラス

○書之通編其人多シトイヘトモ或ハ其遺漏アラン事ヲ恐ル世上君子補ヒ助ケン事ヲ希フ

續浪華郷友録

蘆江　毛生必華父輯録

以

畏堂　儒業及書　名翔字承翔号小竹齋俗称篠崎長左エ門住齋藤町

一峯齋　狩野家之画石州流之茶　名長雍字子鳳俗称堀左仲玉造十於屋敷詩士

〇一

優游　醫家好古學画山水　名亮字伯恵一字真卿通称原田真卿　住常安町

韋齋　炮術極中島流奥秘旁好篆刻官事之暇酔花吟月與墨客韻士遊以此名布藝苑名政正俗称浅羽隼人錦城門衛騎士

易安亭　聞人好茶事　名順字梅七一号燕蘿菴通称杉浦梅七住天満中屋敷

一齋　蘭方醫業　名克国字伯幹通称高一齋住平野町心斎橋

裕齋　醫及書　名元衡字仲玉俗称藤井清吉住平野町心斎橋

一鳳　産科外科　名運克字一鳳通称江村一鳳羽州米沢人寓居于城南上塩町

有堂　書　名制字子節　俗称史其左エ門住北安治川

呂

蘆洲　易學好国風　名観国字孟光一号葦廼舎俗称井上主税雀洲之男

〇七

鹿山　書及茶事　名泰字一原通称北條一原住今橋井池

呂十　俳諧及琴琴極奥秘　俗称前田平次郎住尼崎町一丁目

露石　画　名本義俗称逸見治兵衛住山本町

長花軒　和歌　俗称和田祖縫住平野町中橋

蘆川　書　一号廣劑軒俗称梅園正兵衛住薩摩堀

波

反堂　儒業　名正巳字子發俗称早野義蔵　住南堀江

梅堂　儒學書画和歌　名敬明字標七号支龍軒和哥別号綫九通称小澤標七

春門　国學　字士仲号田雀舎一号樂翁通称一柳春門住船越町

半江　儒學書画　名甫字子羽俗称岡田彥兵衛住天満橋北

法壽　書　名真常住川口北觀島觀音堂

梅館　画　号東齋俗称菅井岳輔仙臺人遊長崎十有餘年學画清人稼圃

梅菴　醫業　好書画及詩性寂愛梅因栽梅十小園自就其陰画墨梅客至焼梅花香供梅花茶匾其居曰梅長者障壁屏帳使有名之士畫画梅花来加對春風名梅菴字嘉庵号梅菴俗称池田得元江戸人住心斎橋唐物町

梅里　書　俗称竹安平次郎　伊三良之男

白山　画　俗称古志徳兵衛　住天満北桑町

梅花道人　画　名丹字子肯号画仙堂俗称辻清助

白桃齋　画

芳園　画　俗称西山辰吉

保

北冥　医業　名阜字九陵俗称三上大輔住北濵二丁目

豐洲　書　号香雨菴住天満東寺町龍海寺

卜山　画　名守素号春綃齋敘法橋俗称安井卜山住安土町二丁目

茂齋　名明高俗称杉浦好之祐長門掾之季子

鳳洲　画山水　名安定字昆甫俗称竹安伊三良住安堂寺町松屋町

墨癡　篆刻画梅　名基銓字衡陽通称紀
粲科南紀新宮處士鈴木氏之男

蓬亭　醫業及画　俗称九鬼行藏

邉

片石　画　俗称木村六藏住今宮

登

五

洞龍　書　釋泰任住生玉櫻本坊

東雞　地理風水方位　名久信通称村浦長門掾
住瓦屋橋東

東渚　画及茶事　名謙字子光俗称谷口
喜平次住順慶町東堀

呑舟　名射之字藏器号高橋　一号觀光堂俗
称小寺澤鱗介播州人以蘭学文藝遊浪花

東岳　画　橘原棄之字舉旃

知

中洲　内外醫家　名文獻字子徵俗称
花岡良平紀州人住中之島

竹窓　書及画竹　名世黄字雛吉俗称
森川曹吾住高麗橋丹池

長城　儒業及書　名積字真卿俗称渡辺
東左エ門住難波橋博労町

長川　兵学書法　名景和字獻可又号獨拙
俗称天野幸右衛門住江戸堀

六

竹坡　画山水花卉　名白受字彩卿俗称
西勘右エ門住幽右エ門橋南

樗堂　画山水花卉　名定字子保号竹泉居
俗称高田章十郎

長港　医業及詩　名元之字伯亨俗称
三井脩德玄孺之男

竹圃　書　名知友字益甫俗称濱田次兵衛
住淡路町難波橋

竹塘　画山水且漈指為画　姓前田名幹字
子禮住幸橋北

知久亭　聞人好俳諧　号自娯軒　俗称
葛井利右エ門　住順慶町

長年　画　俗称中村長年住周防町佐野屋橋西

利

柳莊　蘭學医兼内外　名方雄字一碧　号物閑
居士俗称春名一碧住瓦町栴檀木橋

柳堂　文人画　名文靖字子章　俗称田辺
文平　住堂島

遠

屋烏　讀書又業俳諧　姓石井名堅字好卿
号八千房　作州人住呉服橋東

和

横塘　儒業及書　名走字有則　一号海老
俗称春田尚平住伏見町堺筋

横水　画　名安之字世孝　俗称谷理右エ門
住齊藤町

加

高洲　儒業及書　名翼字士亮　一号常習敍
俗称越文平住近江町

確齋　儒業及書　名温字子玉通称武内
確斎　住船町

漢三　書　号知足初長崎皓臺寺主僧
隠居天王寺中

香雪齋　聞人好古嵌有玉癖多藏玉石　名藤字季
蕙　俗称野村治郎右エ門伏見町心斎橋東

學習齋　書　俗称田島用五郎
住堂島

看鶴　書画　姓吉野名徽字嗣宗
住鍾谷

霞江　医業及画　名泰字青之　号鹿城
俗称阿部泰藏

峨岳　地理相家　名保文字伯岳　俗称加茂
丹後舞鶴人住過書町心斎橋東

高尚齋　易家　姓源名盛征　俗称伊藤雄藏
住淡路町栴檀木橋

香雨　画墨蘭　田齋之室

香竹　書　名寅字孟敎　俗称井上佐兵衛
住阿波殿橋南

與

柳樓　儒業　名曾縮字子友　俗称
中井七郎　住今橋

餘齋　医業好詩文　名震字子翼　俗称
中西大路世家今橋第二街

丸

良政　醫折衷古今方　俗称村井主郎
住立賣堀二丁目

太

大年　内外醫家旁好茶事　姓根來名樗紀州人
住南本町五丁目

忠友　国學和歌且備識名區地理　姓大江
俗称穗井田敏貞　住大目橋北

太岳　国風及画　名嘉言字七郎　一号吉葛庵
春门之男

檀橋　醫業好詩　名正之字伯龜　俗称
三井孝孺可亭之男

太室　画山水花卉　名蘇字明卿　通称
今宮太宮　阿波人住浪華

桃李園　上代書法　名眉元字武良　号遠之菴
俗称長橋間右エ門　住江戸堀

陶山居　書画　名安定字文肆　号白菊舍
俗称横川愿三郎　住尾町心斎橋

曾

呉慶　儒業画山水花卉　名迪字孟卒　号清香
書屋俗称八木兵太　阿波人住上人町

蘊山　画　名致遠字德驥　号東川　俗称
谷本仁[illegible]郎　南久宝寺町二丁目

称

拈華　詩歌連誹書画　名頻実字子庸
俗称上田伊勢松　住安堂寺町四丁目

奈

南嶺　名絅字君錦別号養和堂俗称　木村直記
周蔵之男住浪華　醫事

南宮　詩字及茶事　名弘道字大禮
坂上甚右エ門　心斎橋久宝寺町

良

蘿月　國學　名雅嘉字有魚一号博古知今堂
俗称尾崎春蔵住北濱二丁目

藍江　画　姓中井名直字子養住伏見町
心斎橋東

蘭皐齋　画

蘭英　書　渡辺氏之女

蘭岳　書　姓日野

蘭石　画　姓山口

牟

〇廿

夢長　画茶事俳諧　名吉温字友松俗称
西尾権三郎　巣居弟

宇

禹巣　画蘭　釋貞玄紀州人住北野
時習庵

雲濵　詩文書画画求蘭竹　名泰字時升号頤寧
隠居俗称葛島左平衛江戸人住百貫町中橋

乃

來久　御家流書法　俗称相田善三良　舊名
朝久住東天満

久

空居　大師書法　智師門字子氏高野山僧
無進北寓舎

鶴齋　書及画梅竊拙石州流茶事之奥秘　名保
興字啓明号文郷又号雪魂住今橋井池

鶴洲　易学風水相法　名教親字和卿　号耕石
俗称井上主殿住淡路町心斎橋東

〇廿一

環中 書篆刻 名長春字䴏王 俗称藤野一郎

空遍 大師書法 釋鳳充号穿々山人高野山西院地蔵院主傳無遊北富舎

空然 大師書法 釋十如家原文殊久蔵院主僧無遊北富舎

空觀 大師書法且好方位相宅 名通達号北富舎 俗称与左衛門 住北安治川

空菴 大師書法 姓藤原名正明字素慎号隨宜堂 俗称加藤左門讃州圓亀藩中人住上安治川

鶴堂 儒業 姓藪名平字大平住鰻谷二丁目

碩石 医事用古方不踏艮山東洞之轍以青併景之衛爲家彼 名錢巨字鷹二 俗称天野圭山 住淡路町中橋東

懐玄堂 醫業 名惟一字子中 俗称山路恭保 作州人 住齋藤町

臥隱 医業及詩文画 名弘字士毅号雲渦 俗称大冢昌伯 住南久宝寺町二丁目

花月菴 号翁井館 姓田中 住清水町 宅中有井 舊名為浪華清水 自後呼云翁之清水

今醸酒以此爲井号翁之井 清冽且甘 常取此水煮茶亦異他水

華柳 画及茶事 名成章字伯斐 俗称川端半兵衛 住道空町

串中 醫家好画 名生字串中号堅固軒 通称梅林中中 備後府中人 住浪華

觀山 画 通称杉本觀山 住今橋堺筋

駒峯 医業及書 名榮清字徽夫 俗称田中主僊 住西天満小島町

君山 画 姓宮本名政瓊字伯鳳 住瓦町心斎橋

寛長 俳諧書画 名寛理号鶴鳴彭 福島直兵衛 住白髪橋南

化童 篆刻茶事 通称中川化童

也

夜来 俳諧 号翁堂 俗称林治郎兵衛 住龍造寺町

計

乾齋　醫業　名萁字君若　俗称馬場允進
住敷津橋東

纖洲　篆刻　名温字伯玉　俗称阿部良平　讃
岐人為故良山嫡嗣篆彫克淋其義　旁
好書画詩文所著有芥子園画傳彙　歳時異
称考并書皆為風人鳴宝住敷津橋東

見明淵　医業　俗称田島龍參　住高麗橋
一丁目

〇　十五

囧齋　篆刻　通称河合囧斎　住新天満
橋西

迎翠　醫及篆刻　名德字世式　俗称山崎
京中作州人住江戸堀

月江　篆刻及俳諧　号西海堂　俗称淺井
清助　住上人町

兼山　儒業　名機字世張　俗称後藤俊藏
住高麗橋魚之店

賛山　書　住天満

月樵　画　通称村田月樵

不

風外　画山水人物　名本高　別号好幽　住天満
西寺町円通院

富草屋　国學和歌　名亮澄　俗称石津群輔
住唐物町中橋

文波　画　姓林　住本町

〇　十六

己

崑山　儒業及書　名其原字子逢　号玉来居
俗称三村貞藏　住西横堀北

梧鳳　名中行字子文　俗称政五郎
崑山男

孤月　名貞字子幹　又号竹翁　俗称木村周藏
讃岐人住浪華　隠於医事　旁精武事
又好作書及咏和哥

湖光　書画　別号拙之菴

公長　画　姓上田字有秋号雍州住安堂寺町栴檀木橋

五彩　俳諧茶事挿花及以ヒ作書画且始造六弦琴有松風流水之音實為騒人之清賞通称仁木桐栖住天満堀留

滄城　儒学医事及書　俗称水都次官住天満橋北

孔寅　画　姓長山字士亮号紅園住平野町中橋

弘毅　好画且遊桐栖門弾六絃琴通称和田昊山住堂島

五竹　画　俗称木村幸次郎住南久宝寺町心斎橋

公雨　画　姓田中名興字子福住三休橋筋三津寺

孔直　画　姓長山字方叔住伏見堀

惠

淵譽　書及好茶茶事遊久田ゝ門　釋龍哲住下寺町源聖寺

天

停雲社　儒業　名健字子順俗称中村順蔵住船越町

徹山　画　姓森名守真字子真住従屋小路

天足　狂哥　字康毅号得一園俗称岩井源右エ門住西横堀新一橋

天游　画　通称有吉文雄

安

愛竹　詩及書　称日膺字靈中住自安寺

左

棗洲　医業旁好詩及篆刻　名善之字文卿俗称三井元儒住順慶町

三谷　医業主張大同類聚方左氏漢蒙修内外両道兼産抜眼療博学精研業暇好為書画

姓大江名廣彥号木種舍俗称岩田一二三 纪卅人客居鞁新天满町

藻亭　書　俗称呉又兵衛　住北濱

桑洲　小児科　名彰字有常俗称德田厚纯　纪卅人住長堀宇和島町

巢居　和歌俳諧狂哥茶事筝　名吉柱号琴松庵　又号人和舘俗称西尾椎右エ門住備後町

山長　画　姓中川名吉知字子足住西横堀　炭屋町

三步　書印刻　俗称浅井亀二　月江之男

幾

琴溪　儒業及書　通称劉元高　住平野町中橋東

九鸞　画　名世徵字玄通　俗称藤陽平

巨崗　書法　姓勝見名茂徳字桃慶俗称　大岡平右エ門住上人町

寄松　画松　名政之字明父俗称　菊多松兵衛

亀齡堂　蘭方医術其他善製薬法俗称　松生正民住尼崎町一丁目

玉潭　通禪理且巡詩画茶事　名玄字子德　俗称石原幾右衛門住江戸堀三丁目

九曉　讀書人好宋詩　名尚德字載卿俗称　手塚善兵衛住呉服町

魚大　画　姓佐藤号水石住　過書町

琴岳　画　名政俗称岡小三郎　然岳男

汲古　俳諧　号起雲菴俗称小森大右エ門　日州延岡人在浪華

亀水　狂歌盆沙　号交易堂又有霍雲舟亀囝霍声　等号姓坂上名重郷俗称山本九右エ門

其長　画　号鷗盟観俗称谷有一　住西横堀北

其樂　雜學　名貞字嘉悦一号南里亭又有万聲堂陽朱　市隠号俗称小林季六住島之内壊筋

鳩方 篆刻 姓大友名知足字子富俗称岡本晋平 紀州人住浪華

魚鱗 挿花狂歌 字重定号一本亭俗称植田嘉兵衛 安堂寺橋東

由

魼岳 画 名嬰字少年号餘香堂俗称岡勝之助住尾張坂

雄仙 画 姓森名季玉字君琦住高麗橋井池

魼巒 画 名良字大造數寉堂之男

有之 善造盆上假山故武禅門人俗称櫻香正助住久宝寺町中橋

美

水丸 狂歌 名晋号延寿坊俗称庄田治三郎 玉雲齋門人

之

如龍 焼画及俳諧月居社中人号其龍名勝則俗称牧原杢三郎錦城門衛騎士

如樂 焼画 俗称米津數負錦城門衛騎士

松雲庵 姓加古名壽字君齡号角洲阿波徳島府人也住浪華自為一家著古法體用傷寒論系傳及傷寒論偶集吐方撮要医学鐵燐麻疹約説等書

春溪 画 姓森名有煌字仲光住浮世小路

如鶴 書学雀斎画学孔寅俗称長谷寅藏住七郎右エ門町

濃山 書 釋禅智住天王寺町鳳林寺

漆園 行木吉叟名克茂一名宗隆字子慶一号雨帽狂叟克盡主人住北久宝寺町第二街和歌派俳且會茶友其所楽聊与世違自謂吾為茶外茶者也

二照庵 医業 姓村上名從徳字伯蕃號兼良周携鳥取人住浪速診脉称于時

紫山　医業　姓源名惟寅字致俗称中川良平住北久宝寺町二丁目

撞島　名孚生字和仲俗称春田第四郎横塘養子

春崖　書　名直養字無害号青霞俗称藤市左衛住本町心斎橋

真宜堂　天文測量暦学和漢算術　姓源名直元俗称武田篤之進住道修町淀屋橋

慎齋　聞人　名敦字子交号鷲黄折俗称三好尊蔵

周南　善藤乳痕　名壽泉字士長俗称北山善五郎住安堂寺町四丁目

（二十三）

績霞堂　医業及俳諧　名猷字伯徽俶称墳斎若狭俗称村田平斎因州鳥取人

如澗　書　号芙蓉亭俗称岡本治郎七住阿波座堀町

春池　画　名世美字君濟俗称小畑民平備前人住浪華

春堂　画

松峰　画

比

百濟　林門儒業　名元愷字孟美住本町心斎橋西

眉山　医業　名均字良平通称安藤良平住今橋心斎橋西

世

蕉川　儒業　名勝之字子克俗称関準平堂後日出人僑居淀屋小路淀屋橋東

（廿四）

石鉄　蘭方医業　名通業字必大俗称松本寛五住梶木町心斎橋

西濱　儒学　名常純字子宣一号湘江俗称津田権兵衛住立売堀

拙斎　名昌善字純吉俗称雲林院玄純玄中男和田泰純甥以医行于時住瓦町一丁目

星洲　名国祐号泉隣居氾稱肥後掾長門掾嫡子

雪蕉 画 姓中尾名新 字日新

小花 画蝶 竹窓之室

小香 画竹 同斎之女

小洲 書

石亭 画煎茶 俗称服部勘右衛門 住上本町

〇廿五

晋堂 書 名敏慎字正言号龍淵俗称井村 源右衛門住本町井池

石居 画梅煎茶 名孔陽字世輝俗称木村 吉右衛門住淀屋橋伏見町

雪窓 医業好書 名尚恒字文成俗称原尚 泰順住天満小島町

積翠 好画及艶笛 名則陽字子明号扛翁 俗称柄谷庄司右衛門伊丹人住浪華

生春堂 医業及画 名真一字寿山俗称大幡 文徳東天満與〻棚

雪齋 画 通称月岡雪斎 住堀江

雪峰 画 俗称永井大次郎住 尼崎町二丁目

須

酔石 画山水人物 名有孚字子盈俗称 貝野有吾

翠園 名寧字大成俗称森林徳潤住島之内 炭屋町

〇廿六

翠筠 讀書篆刻 名更處字九碧一字大冲 俗称三上少助

水雲 書 字専助住天満 天神表門東

隨双堂 書

隨菴 書及画山水蘭竹 姓左名有哉 字居貞

補遺

儒

抽園　名環字君玉　履軒男　泉町　中井雄右衛門

東塢　本姓乾名坤　字太允一号翠巖　瓦町中橋　岡田立介

千里　今橋一丁目　旭道一

文人

獨醉　号鐵石子　[illegible]二丁目　西浦周蔵

國学

松屋　名高尚備中吉備神司今遊浪華　藤井長門守

六十七

菅雄　業醫　長谷川三折

皋屋　名世靈　江戸堀　鶴峯戊申

和哥

儀貫齋　長救男　折屋町　有賀長基

蓼園　本姓菅原　垣本雲臣

兵学

東山　[illegible]町　中富榮治良

俳

月居　本屋町　些々菴

奇淵　難波　大黒菴

万和　八日菴

貞璵　姓松永　[illegible]町　あしの丸屋

義輔　画　天満十丁目　安井太良兵衛

六十八

手跡

平左丸　[illegible]町　鶴廼屋

雛丸　通称土井見益　博労町　三日坊

書

寶明　南久宝寺町　閑信寺

指月　淡路町　寓井上氏

画

學二齋　瀧本流及茶禮　今井橋二丁目　細合齋之介

煑石　好詩画学大雅　名眞契字黙叟　西浦　寶壽寺

莫楊齋　名德風字子偃　画及篆刻　地藏町　鄭蘭牛

獅山　名藝字九畹　蘭画人許　松江町　藤村新吾

明堂　名締濡別号拙菴　今井田　長榮寺

醫

吉益掃部　伏見町

小泉隆章　安堂町

大高元恭　中之嶋文江橋東

竹島立節　金沢町

尾藤元輔　内本町

廿九

鶴年堂　小兒科　撰果亭天地根　今井橋二丁目　島好節

綵漢堂　蘭科　名鄭字伯敏　車町　橋本宗吉

鍼科　平野町　杉原外衛

鶉居　名慈雲字光澤　横堀　横枕寺

赤城　醫家讀書人　名謙字元恭　一ノ宮　北山元章

三十止

右之内者遠近之新旧を不分書改、
下而者文述並諸名家君子此篇遺
漏之方八後篇之書集之事有之
文政六年癸未冬十二月
中川氏識之

岡本監輔 編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開導社刻本

據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開導社

刻本影印

日本岡本監輔著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

小村俊三郎　壬九一

武林王同署



光緒廿七年開導社校訂新鐫

先覺志序

韋庵先生年將七十。挾其書遨遊東南。及武林、訪余於林伯穎大令家。袖出二書。一曰鋏鞭。一曰日本先覺志。鋏鞭主針砭世士。志則傳其本國之先覺。嗚呼。先生之志偉矣。夫日本力反幕府舊轍、獲有今日者。類皆二三君子決脰、洞腹、伏鑕、潤鑊、以萬死不撓之節。倔強於刑獄。前顛後踵。左撲右躍。攙騎焚幟。化荊棘爲夷坦。遂日臻於文明。此蓋東亞獨治之先聲。黃種復古之上烈也。吾嘗讀渡邊華山傳。深以其人智數武能爲不世出之産。乃一心爲國。竟以死繼。吾讀其獄中與人書。至於淚下。而志獨無特於佐久間象山傳中偶見其名。而已。嗚乎志中諸君。其心固皆華山之心。志雖不傳華山。而華山之散見於各傳者、人人皆華山耳。余海濱羈客。一心戀吾　皇帝。如戀父母。宗旨實與東瀛尊王諸君子合。然吾華民智已大開。如火山之已發。不可遏抑。將來復古之望。尤必同吾兄弟之國。其臻於治。則吾之序此書。即復古之左券也。韋庵愛我。並愛吾　國。其亦掀髯而笑。許爲知言耶。

大清國光緒二十七年五月東越林紓序

大日本中興先覺誌序

我大日本自明治中興以來。僅僅三十餘年。國勢駸駸上進。如旭日自東而升。雖藉祖宗在天之靈。降鑒啟迪。然非忠勇志士先後奔走禦侮。焉得遽至於此哉。當時開港鎖國之論徧乎天下。人人憂憤不能自禁。諸藩倡開港者。率歸和戎。言鎖國者。皆主攘夷。及後和戎者與佐幕合。攘夷者與尊皇合。尊皇佐幕兩黨軋轢。而佐幕之不可勝尊皇。猶子之不可勝父。故幕府俄然奉還大政。皇室俄然回復古道。攘夷變爲和親。天地否變爲地天泰也。攘夷之說。大反人情。而尊皇之勢。不得從外人所請。受其簸弄。則彼憂世保民者。不得不出于此。乃知攘夷者所以救開港之失而奏中興之功。能全獨立自主之權者也。蓋各藩異論爭競。皆爲君國起見。欲禦外侮。遂顧大義。忽小節。連合爲一。以奉至尊。莫非神祖威德鎮護。其機一發。不可沮遏。以能保合大和。蔽惑不辨而祛。嫌隙不解而消。積年紛紛開鎖之論。一朝泯於無形也。當時予著中興論。有言。宜開長崎橫濱箱館三港。以適外人之願。然後漸及諸港。其間專修我內政。察彼情俗。蓋是事理易見。決不可避者。而世人莫之顧者焉。巷議

囂然鼎沸。專主尊攘。不欲毫釐依人。忽致大政復古。振七百餘年之墜緒。猶富家翁按典地券討索。使海外萬國之人。遙望日章飄空。感歎不息。而持節講和之使。無敢悍然抗異議者也。余竊有慨於此。敘維新間人物事蹟。詳其巔末。欲使人知所奮興。適從而平居尚志。不敢失墜。命之曰中興先覺誌。嗚呼。誰知我大日本見今文化。發乎數千年前神聖之大德。而成於忠勇志士奮激殉難之力。有類排雲霧仰天日乎哉。

明治三十四年辛丑第五月阿波岡本監輔撰

凡例

此書紀明治中興事業。從編年法。造端於率先者。次第編述。自德川公景山。至岩倉三條二公。得三十五人。二公爲中興元勳。克始有終。與諸人列。而任最後者。代諸人告成功之意云爾。

行文間或稱姓名。或字號。不敢一例。率從世人平生稱謂。不必拘。而凡姓名字號。其旁施單直。地名雙直。使讀者一見了然。言行精要處施圈點。所以冀人細省也。

此篇所載三十五人。而附錄者甚多。其人多出於天保年間。與予前後。其事亦係予所見聞。而後生撰述之書。亦不下數十百部。如殉難錄其最也。予於此等書。考證筆錄頗勞。竊謂諸人紀傳未有如此之的確者也。

目次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卷上

大日本　岡本監輔撰

德川公齊昭

我國家明治維新之業自爲古今萬國所未曾有雖云祖宗英靈使然抑亦勤王諸臣與有力焉若德川公齊昭出于義公之裔尊王遺傳成性聰明英毅絕倫有藤田一正相澤正志等輔導所以能爲諸臣嚆矢功名赫赫傳千載而不朽也歟公字子信幼稱敬三郎號景山水戸藩主德川公治紀第三子也母外山氏以寛政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生公于江戸小石川邸年甫四歲舉止既如成人一日告父曰兒不欲爲乳母所育願以士人代之乃命近臣二人爲之傅是歲始讀孝經明年作國詩九歲講銃鎗等未幾窺其蘊奥稍長每日發射小銃千彈以爲課業嘗與近臣競走一日行二十餘里畧無疲困色十七父薨哀悼不已心喪三年不聽音樂三十兄齊修公薨公襲封叙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尋任參議進權中納言首釐革藩政沙汰冗吏正經界省稅歛命諸臣每歲擐甲謁藩祖義公廟履田獵以演習隊伍曰是居治不忘亂之法也天保十一年庚子上皇崩獻議幕府

請修山陵獻資厚葬幕府不省上書朝廷請復上古謚法廷議從之上謚曰光格天皇十二年設弘道館自禮樂射御劍槍銃砲至算數醫術之類分課教授常親臨視以奬勵之子弟學業大進是歲幕府傳令列藩嚴海防公大喜命工鑄造大砲屢試屢敗乃自指畫之終得製巨砲恐銅材不給將徴寺院梵鐘以充其料或陳其不可公曰昔在松平信綱鑄佛像以爲錢時人無非之者況以梵鐘鑄大砲乎夫佛以濟度羣生自任今鑄大砲者在保護國民即所以濟度羣生也遂命封内鑄造之約可百門既成乃廢弓槍編制砲銃諸隊盡倣泰西新式名曰太極陣公鋭意攘夷而其所爲如此蓋在採長捨短幕府疑其有異志弘化五年五月命罷其職幽諸駒籠邸時年四十有五公在幽禮服端坐終日不變至禮服弊不敢更其肅幕府如此嘉永六年癸丑美國使節伯爾理率兵艦入浦賀港呈國書請互市幕議紛紛不決閣老阿部正弘素與公善於是遣人諮之公陳其策獻大砲七十門請供防海之用天下皆服其先見正弘勸幕府召公參議事公辭正弘自至駒籠強請公固辭起入室正弘兀坐不退至夜公感激乃諾之是爲六

月八日。先是公又欲造巨艦。請之幕府。幕府以其祖宗所禁不敢聽。請製第二等艦。見聽。因命船工造之。號曰朝日丸。自是以後船禁漸弛。諸侯稍獲造巨艦。公之參幕政也。盛陳開港不可。幕府不聽而延接美人。公憤懣請罷。幕府慰諭再三。且曰苟有所見。牙參建議。安政二年乙卯八月。幕府再召公參大議。既而將軍家定罹疾。五年六月。疾病。大會侯伯于城中。議嗣。時公第八子慶喜。襲一橋氏。拜刑部卿。既長有聲望。尾張侯權中納言德川慶恕。越前侯近衞中將松平慶永等。皆屬望焉。欲立爲嗣。勸之公。公意亦在此。

同聲陳說。大老掃部頭井伊直弼排之曰。紀伊宰相家茂。爲將軍從弟。其性聰敏。可以爲嗣。公曰。家茂非不聰敏。然其齡僅十二歲耳。當此內外多事之時。而立幼主。非策之得者也。慶喜才過家茂。其年亦長。宜以爲嗣。慶恕慶永等咸自傍贊之。直弼抗辨不已。公將見將軍言之。直弼陳疾篤不敢通。公激怒欲斬之。直弼亦按劍而進。閣老間部詮勝急走來曰。將軍召直弼。扶入內殿。不復出。公殺氣衝冠而退。怏怏不樂。坐疾。時變。七月四日。家定薨。直弼擁立家茂。以田安侯松平慶賴爲之傅。直弼意在擅權。及家茂立。黜公

及慶恕慶永等職。而禁錮之。且禁慶喜牙參。物議囂然。鼎沸。公不堪憤。陰發使者。訴朝廷請其裁可。初朝廷聞幕府與美國訂條約。怒曰。專斷大事。以書奏之。其慢甚矣。會公卿諮議。將召三家與大老問之。直弼奏曰。水尾二侯有罪閑居。紀侯猶幼。臣執掌政務。不能上京。將命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幸賜諮問。朝廷得報益怒。上一日謂羣臣曰。我國開闢以來。未嘗受外人侮辱。及朕躬乃有之。是朕不德所致。今欲雪之。而幕府不奉行。朕無辭告祖宗。當讓位賢者以謝其罪。悄然大息。左右恐惶固諫。上曰。如何則可。前內大

臣三條實萬嘗接諸藩士。聞其所說。知水藩可寄。乃謹對曰。敕強藩輔將軍。與列侯協商行事。則無不濟矣。水戶中納言齊昭。現任副將軍。唱攘夷。忤幕府。屏居於國。其子一橋慶喜。材幹過人。今下敕齊昭。齊昭必喜奉命。及公請攘夷。上大然之。八月八日。將發敕書。召九條忠尙。忠尙陰與幕吏通款。稱疾不朝。左大臣近衞忠凞。右大臣鷹司輔熙。及三條實萬等。共奉敕。敕曰。幕府向奏與美國訂約。出於一時不得已。將使間部詮勝上京以聞。毋乃與前合。廣詢諸侯者相反乎。違朝命。忽國事。縱無外國之釁。猶恐百度弛廢。

乃欲召三家大老使朝幕協和設口實不敢朝令特
命卿遵奉朝旨宜與大老老中三卿列侯僉議以輔
將軍禦外侮又敕三家忠誠憂國朕所依賴以齊昭
班在各藩上故特敕之使告朕旨既而水戸藩京都
留守居鵜飼幸吉奉敕書至水戸齊昭以爲敕書不
由宗家奉之恐失禮讓會九條尙忠報幕府曰敕書
下水藩出於藩人强請非朝廷意也直弼聞之大喜
使間部詮勝言於水戸曰詮勝將不日西上請秘敕
書勿公九月詮勝西上奏請將軍任官併將具奏內
外大事館本能寺稱病不朝使町奉行岡部前常捕

志士黨水戸者檻致江戸黜搢紳言攘夷者說九條
忠尙曰齊昭參幕政與阿部勢州等協議與美國通
好今唱攘夷歸罪幕府者欲立己子一橋刑部爲將
軍己專國政耳朝廷若恤德川氏則請速正位號尙
忠然之奏請敘家茂正三位拜征夷大將軍右近衞
大將源氏長者淳和將學兩院別當明年六月幕府
召公譲之曰奏私見請密勅使徵者奉之其罪大矣
乃處永禁錮又幽閉其二子慶篤慶喜及土佐侍從
山內豐信宇和島侍從伊達宗城等斬鵜飼某及安
島某等天下聞之莫不戰慄志士切齒扼腕皆欲啖

直弼肉七年三月三日大風雪水戸藩士等十七人
襲直弼於櫻田門外而刺之天下稱快後公患胸痛
歲餘癒既而復發然公性豪邁飲啖自若萬延元年
庚申八月十五日夜開觀月宴招諸公子諸公子退
遽召重臣遺言是夜三更晏然而薨享年六十有一
私謚曰烈公嘗上疏曰造三檣洋船數百千艘鑄大
砲數百萬門計天下僧徒蓄妻肉食使習武技供防
禦又嘗虞北邊防禦獻書于幕府曰蝦夷之地北接
俄羅斯西隣滿州爲我北門鎖鑰如遇俄人蠶食他
日隱憂難測請得其地爲封地躬親臨之開拓長靖

北方事終不聽文久二年朝廷追賞其忠節贈從二
位大納言明治二年又詔加贈從一位公率先天下
以鼓舞勤王之士足爲國家之柱石假使其當將軍
之任則可以輝皇威於海表而雄飛宇內即不然稍
聽其所言銳意進取開拓北邊則足以籠絡天下之
遊士而創新大邑爲萬里長城矣屢經蹉跌徒貽空
言其謂之何乎然使德川氏後世恭順謝罪以保其
宗廟不受外人關涉以免臣民肝腦塗地使天下之
志士豪傑不忍忘九世之仇百年之計者實公之遺
訓餘風使之然也豈不韙哉

藤田東湖

德川公齊昭網羅奇才異能之士。舉世稱其得人。而其言行卓偉尤能動人者。莫如藤田東湖也。東湖名彪。字斌卿。稱虎之助。東湖其號。其先出參議小野篁之裔。父一正。號幽谷。稱次郎左衛門。家世業商。至一正始仕水戶藩。爲彰考館總裁。母丹氏。東湖幼而奇穎。年十四。從父如江戶。見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而不甚喜讀書。專攻武技。學劍於岡田十松。比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大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詩賦文章。一揮乃成。而辭理

明暢。他人雖精思不能及也。文政七年甲申。美艦抵常陸。剽掠民家。一正慨然命東湖往殲之。曰。我唯有汝一子耳。然汝殺夷賊。從容就官請自裁。則吾願足矣。東湖急結束至。則幕吏給薪水去。東湖扼腕切齒者久之。時年十九。尋喪父。襲其祿一百石。二十四攝彰考館總裁。立於先輩諸子之上。心不自安。寄書總裁青山子世。請罷職。且陳館中五弊。曰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之選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責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不宜助長。堂堂五千言。文出。士大夫傳誦。震動一時。方藩主齊修公疾篤。繼嗣未定。憤激赴江戶。周旋甚力。公薨。弟齊昭公襲職。三遷至側用人。眷遇至渥。弘化元年甲辰。幕府命公傳位世子慶篤。東湖獲罪。幽居小梅別墅。益奮勵。和文文山正氣歌以暢豪懷。其辭曰。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爲不二嶽。巍巍聳千秋。注爲大瀛水。洋洋環八洲。發爲萬朶櫻。衆芳難與儔。凝爲百錬鐵。鋭利可割鍪。藎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神州孰君臨。萬古仰天皇。皇風洽六合。明德侔太陽。不世無汚隆。正氣時放光。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乃助明主斷。燄燄焚伽藍。中郎嘗用

之。宗社磐石安。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口劍。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颶。怒濤殲胡氛。志賀月明夜。陽爲鳳輦巡。芳野戰酣日。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悁悁。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慇懃。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或殉天目山。幽囚不忘君。承平二百歲。斯氣常獲伸。然當其鬱屈。生四十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長在天地間。凜然敘彝倫。孰能扶持之。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孤臣困葛

蘇君冤向誰陳。孤子遠墳墓。何以報先親。荏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付天地。生死又何疑。生當雪君冤。復見張四維。死爲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學者誦之。一時偏乎天下。使人頓生勤王之念矣。居三年。見赦歸鄉。著常陸帶。回天時史等書。勸藩主尊崇天朝。輔翼幕府。拓開邊陲。種殖人民。反覆辨論以雪齊昭公冤。世人歎服。來請教者塡門。嘉永六年幕府起公諮議防海策。公召東湖復原職。總督學政。藩主慶篤。親書誠之進三字。賜之。使爲通稱。安政乙卯

冬十月地大震。小石川藩邸屋宇傾覆。東湖既免。見母入防火。復入掖母走出。大廈轉覆。投母于外。母纔免。而身壓死。時年五十。訃至京師。天皇悼惜焉。東湖狀貌魁岸。眼光射人。性豪爽淸快。事君慷慨。每遇大節。無所畏避。嘗應土佐侯山內容堂招。抵其邸。容堂問時務。東湖低聲應曰。我藩爲三家之一。未能如之何而已。如異姓諸侯。以謀叛爲第一良策。容堂笑曰。誠之進亦大言乎。其豪宕可想也已。我國自有覇府七百餘年。能言尊王者。唯有水府義公子孫相承。至景山公尤著稱。而東湖輔佐之。專唱大義。正人心。其功偉矣。人或議其矯枉過直。所以激成他日黨派之禍。殊不知天使東湖等挫幕吏之凶焰。保恭順之大節。莫非國家他日之福也。

梁川星巖

德川氏末年。學者輩出。文敎大振。而一心至誠憂國。不能自禁者。推梁川星巖藤天山等爲稱首。其人言思承前開後。爲功不細矣。梁川星巖名孟緯。字公圖。稱新十郎。星巖其號。美濃國安八郡曾根村人也。父曰稻津長考。幼從花溪寺大隨和尙受敎。年甫十二。侍父疾。看護不怠。及沒悲泣廢寢食。隣里莫不感

賞。十五慨然有四方之志。讓家于弟。改姓曰梁川。東遊。從古賀精里山本北山學。入王子村金輪寺攻苦十年。識見高遠。嗜詩如命。其婦景婉亦解吟哦。夫妻相攜歷遊四方。抵鎭西探地形。皈入京。與賴山陽貫名海屋等締交親善。天保五年甲午。貿廢地于江戶玉池。結茅屋開詩社。曰玉池吟社。與大窪詩佛菊池五山等相唱和。生徒日進。名聲四馳。弘化二年乙巳忽售之西歸。人問其故。不言。强叩之。乃曰。江戶民物富庶。人口且五百萬。而其食多海運所輸。如有英夷進巨艦列大礮。闔關房相之間。則五百萬生靈饑餓

在且夕吾徒無用游民不如速去以滅人物也其實在不欲踏林子平高野長英等遭難之覆轍云遂去棲遲于京城東北鴨川上扁其室曰鴨沂小隱焚香讀書優優自得有古逸民之風其詩取材於漢魏運以唐宋明清諸家之長而寄托深婉皆期乎禪補世道人心嘉安間外艦屢至幕府多失政星巖憂之見乎詩章及朝廷下別勅于水戶藩鞅掌盡力又與薩摩西鄉隆盛肥後横井小楠等屢議密事戊午秋閣老間部詮勝奉命上京將收捕尊攘諸子聞之竊慨歎星巖嘗與詮勝相識因欲諫之作詩二十五首以

譏切時弊有言云

當年乃祖氣憑陵叱咤風雲捲地興今日不能除外釁征夷二字是虛稱

小籌大策漫紛紛一舉誰能掃海氛聖慮焦思無晝夜微臣爭不効忠勤

勢孤大樹支難得運去萬牛挽不回欲壽國家真命脉只須竭力拔羣材

既罹疾是秋九月二日遂歿享年七十及諸子就縛幕吏謂星巖爲巨魁數其罪收景婉下獄乃訊鞫之景婉夷然對曰良人男子也豈洩國家機密于婦女子乎縱令洩之安得爲人妻而白其夫罪案乎不復言吏末如之何遂釋之實星巖歿後三日事云星巖容貌清臞如不勝衣者顴骨聳峙眼光射人性澹泊不拘于物嘗在北山塾放蕩不覊負債數十金債主急督之星巖不知策所出自剪髻與之爲償以謝自是號曰詩禪晚年潛心道學折衷于王陽明劉念臺出入乎邵康節陳白沙大有所悟入著春雷餘響白警編云要之憂國正氣至老益勁道溢于詩篇聳動後進極偉一時詩家奉爲泰斗不亦宜乎景婉亦有丈夫之氣不辱其夫可尚也已藤森天山詩品殆與

星巖匹而論策則過之未知其氣節何如也當時有羽倉簡堂安井息軒鹽谷宕陰諸人皆豪邁競論建而其詩則不及二人遠矣余知息軒不識天山宕陰而及見星巖簡堂謂之髦老不欲煩黷至今爲遺憾

藤森天山

藤森太雅字淳風通稱恭助號弘庵後更天山江戶人其先出自信州諏訪神祠大祝父曰義正仕小松藩主一柳侯娶堀越氏生天山天山岐嶷夙成常慨然憂天下之事弱冠承父後爲右筆兼世子侍讀論事過激忤執政致仕去聚教生徒買書板本草綱以

自給焉。天保甲午。土浦侯聘爲賓師。委以學政。旋兼治郡。爲俗吏忌。謝病去。侯尙給廩米三口。弘化丁未。仮江戸事教授。弟子常數十百人。侯伯諮詢政事。嘉永癸丑美艦來請互市。頗恣驕傲。天山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水府烈公聞其名。傳旨建白時務。天山乃著芻言六卷上之。公擊節稱之。至於手筆批點要處。常置之座右。欲聘以充顧問。使藤田東湖說之。天山不欲。事二。君固辭。公益賞之。給廩米十口。安政四年丁巳。遊京師。與梁川孟緯賴醇僧月照等款語。遂經播州抵兩備。再上京。去如伊勢。主松坂人世古格太

郎家。格太郎仕紀藩稱用達。家富好學。出入公卿間。嘗問天山以外國事。天山曰。幕府專主和議。然當竟及一戰。我軍不利。則必復將議和也。處之頗難矣。今人皆言戰。未爲上乘。可戰之機。在於前年。今已後。其機則不得不通好也。顧當設之界限。不許踰越耳。某欲著交易事宜一卷。異日讀之。則知其詳矣。若有和議破及干戈。自我先動則曲在我。自彼先動則曲在彼。非使曲歸彼則決不可戰也。戊午蒙坐內赦下水藩。見逮者甚衆。十月八日。天山就上野凌雲院講書。市尹廳胥吏。來圍其家。入書齋。搜羅手簡日記等而

去。僕人走來報急。去過三枚橋。胥吏來擁至市廳。市尹池田某親責問之。無事實可徵而罷。明年二月。再召之於評定所覆實。尋後屢召之。難詰不息。天山初俯首而聽。至此昂然。怒形於面。手按膝曰。不知之事。附之不知。雖屢承詰問。更何答乎。市尹以爲無禮。命投監倉。倉中非類充滿。有倉長稱名主。驅使囚徒。不異牛馬。名主素聽天山名。稱先生延之上座。尊敬猶事師。獄中素禁用筆墨。而陰索之。且多出紙。以請寫字。天山欣然執筆。終日無倦。名主告天山。謀出獄。乃使宣言曰。大雅卧病殆危。吏聞之。命出獄療養。人皆

感其德義動人。而其在獄也。適醫甚。一夜名主命囚徒侍枕邊持團扇扇之。反爲冷氣冒。歸家大發邪熱。云。七月復召之評定所。聽其卧竹轎子。上加禮服就對。當責問。伏而對。其聲遠達隔壁。人感其英氣不屈。十月二十七日罪案讞。評定所傳命。三奉行列坐。其文曰。報紀伊藩用達世古格太郎書稱。此般勅書。有關東人言其眞譌未確者。格太郎示之水戸藩家人鵜飼某某。又示之鷹司氏家司小林某。其意在促關東遵奉勅旨。近乎搖人心釀禍亂。且當糺問初。稱絕不知。至後有斯事。前後所答齟齬。不似爲人師範者。

其於公甚無禮也由是處中追放中追放則不得入武藏一國而下總國行德驛有相識因徙住二年其名益盛入門受教者日衆適臥病至壬戌十月漸危篤幕府特赦歸江戶遂寓于長子脩藏家于本鄉至八日遂不起年六十四天山身材魁梧龐眉大耳顏如渥丹而藹然和氣使人心醉學長經濟其文章得諸長野豐山又周旋於柴碧海古賀侗菴諸賢之間而益有得焉詩亦古雅雄壯又善筆札行草最優予常所推服者其人憂國發乎至誠絕無虛憍之風矯激之行其論外事亦莫不確實穩當也水藩君臣得斯人以爲謀主則其非暴虎馮河者亦可知矣

佐久間象山

嘉安中言開港者數家世人多咎之而其學識深閎能爲後進領袖者有若渡邊華山佐久間象山象山名啓字子明稱修理象山其號其先出自高望王居安房國佐久間莊因爲氏後爲信州長沼城主元祿中坐事藩除其族某仕松代藩傳至國美稱一學號神溪通文武尤精易學是爲象山父象山生而穎異既長豪邁不羣慷慨憂國尤留心海防藩主眞田幸貫聰慧宏量善用人深愛象山擢爲近侍給資使游學其母送至郊外戒之曰汝勤學進德則雖在千里猶在膝下也苟不然而與俗輩伍非吾兒也象山感泣抵江戶受業林述齋佐藤一齋旁與渡邊華山坪井信道等交結研究洋籍修其銃砲兵制及築城造艦諸技嘗創意製迅發銃裝彈之捷三倍於西洋舊銃人服其精妙諸藩鑄造銃礮多仿象山云天保末年挈家復至江戶下帷木挽坊諸藩士來學者日衆遊相房歷覽沿海要衝曰從來防海皆不得法尤屬贅物嘉永六年癸丑夏美艦八隻駛入浦賀將入江戶上下洶洶幕吏川路聖謨深服其先見云安政紀

元甲寅春美艦復至突入橫濱藩主奉命警衛象山參軍議提兵在橫濱不寐者七日夜幕府將開伊豆國下田港爲互市場象山謂下田天險不可使外人據此開下田未如開橫濱也寄書藤田東湖建白水藩說外國奉行堀利凞大陳其不可事遂寢六月門人吉田松蔭謀航美國象山密授計事敗被逮其行李中有象山詩往年送松蔭之長崎者也詩曰之子有靈骨久厭蹩躠羣奮衣萬里道心事未語人雖則不語人忖度或有因送行出郭門孤鶴橫秋旻環海何茫茫五洲自作鄰周遊究形勢一見

超百間知者貴投機。歸來須及辰。

象山亦坐此下獄。著省諐錄。九月。幕府更幽象山于松代。諸藩志士來請教砲術者漸多。或勸謝絕之。象山曰。學期報國。而吾絕之。以挫其銳氣可乎。卽有禍害及身。亦命也。於我何有。文久二年壬戌十二月。幕府特釋象山禁錮。自得罪至此。約經九年。始見宥。蓋因長侯盡力云。元治紀元甲子春。將軍德川家茂召象山於京師。時攘夷之說盛起。處士橫暴殊甚。而象山獨盛唱開港說。家人門生皆危之。而尼其行。象山曰。再有徵命。不可辭也。子等愛余乎。愛國乎。若愛國。

則勿止余此行。豈不知開港不行乎。今日爲國家畫長計。捨我而其誰也。縱令爲此殞命。他日必有從我說者。門人呑淚而別。既至奉命。管視浪華砲臺。請聘洋人。不允。會少將嶋津久光在京。命其臣高崎兵部就象山諮時務。久光說與象山合。象山欣然欲其成天下事。而攘夷之論方盛。久光不得志。將歸國。患象山罹奇禍。令兵部諭象山。象山感激。攬淚曰。某持此論既二十餘年。暴白天下。雖死不能易也。兵部長嘆而去。薩西鄕隆盛又來問時事。將延之其藩。終不果。既而聞水戶藩士入京。乞攘夷詔。愕然將上書。陳其利害。使書詣山階親王邸。途過木屋坊。爲客刺殺。客則肥後藩士。臨死自首。懺悔云。先是木戶孝允等亦恐其遭害。勸歸。不聽。終及禍。是爲七月十一日。年五十四。象山爲人。容貌魁梧。面頗長。軀幹殆八尺。眼光烱烱射人。不可仰視。嘗本親王旨。草勅諭。皆主開港排攘夷。有言。一戰以鼓舞士氣。烈則烈矣。抑兵凶戰危。死生存亡係焉。一旦兵連禍結。將措宗社生靈於何地乎。其見卓矣。其受禍若與渡邊華山等出一轍者。豈不悲哉。華山平生以國人不諳外事爲憂。著書諷之。莫不剴切懇到。遂爲小人所誣陷。以死。天下寃

之。象山目擊其事。曾不回顧。視一死猶皈家。非知命者。豈能之乎。開港之說。與大政復古而行。謂之象山等力。誰其容異議乎哉。

堀田正睦

幕人主張開港而不失其正者。有若堀田正睦。世人或咎之。可謂寃已。堀田正睦。下總國佐倉城主也。初晉正篤。文政八年乙酉四月。始謁大將軍德川家齊。敍從五位下。稱備後守。十二年。拜奏者番。天保五年甲午。進寺社奉行。更稱備中守。八年。遷大坂城代。敍從四位下。而未赴任。爲西城老中。任侍從。十二年。入

爲老中十四年罷班溜間格安政元年甲寅進班溜
間二年乙卯入爲老中班第一位領外國事先是三
年美國大統領使其水師提督伯爾理來請通好物
情騷然幕府告其臣僚及大小侯伯上言可否正睦
主開港極論和戰利害我國自幕府下令申嚴海禁
以來殊邦船舶不窺海岸者二百餘年而其來訂和
好寔在正睦執政時而今日朝廷敷文明之化亦基
于此矣四年美國使哈利斯來正睦接見哈利斯陳
上帝一視同仁四海兄弟之義請置特派公使于江
戶大行互市正睦乃建議欲使哈利斯入呈國書假

定通交章程頒布天下問其所欲言水戶前中納言
首執異議土佐守山內豐信亦論其不可於是士人
儒生橫議滿甚幕府病之使正睦上京奏請其事正
睦奉命見關白九條氏因上言曰方今萬國雄峙稱
帝稱王猶漢土春秋戰國及我足利氏末年孰能一
之合則兄弟離則寇讐喜則羹合怒則糜沸治亂之
機其所關至大不止一國一方故離則不得不戰合
則不得不和合離之決和戰所在未有立乎離合和
戰之外而獨自大自尊者也如清國自大自尊終呈
近日敗狀可見已我邦四周大海當其衝路而獨斥

絕之使其不得停泊則萬國交惡之而其相疾相讐
者皆集於我矣其禍豈小少哉上帝子愛斯民四海
皆兄弟也兄弟相依而動乃無不吉兄弟相讐而動
斯無不凶方今宇內萬國德醜力齊莫能相越爲之
君者去彼我之見循均敵之禮使聘問遺之數士商
往來之便監吏駐劄之宜彼此無不相當推已及人
取於人以爲善積而大之擴而充之則宇內之廣萬
國之衆相合歸於一體亦不甚難也陛下持自大自
尊之心則禍敗如彼就兄弟相依之義則功効如此
然則今日和好安知非他日爲萬國盟主混一宇內

之基乎且夫神州剖判以來皇統一系非如彼朝秦
夕漢而土壤肥沃物貨豐殖俗厚人樸重義敬上天
心所向可知矣陛下何疑不決何顧不行辭氣懇款
感動聖聽詔下諸卿議諸卿固執不可既使傳奏官
傳旨正睦復諫其不可而異論滿廷牢不可拔上召
正睦厚賜之使東飯命侯伯再議又敕諭將軍擇其
宗賢且長者爲儲貳意在刑部卿一橋慶喜諸侯亦
多屬意正睦大然之既而東飯會井伊直弼新爲大
老議建儲不協正睦曰方今國家多事非賢且長者
不可直弼曰制馭天下自有祖宗制度何事乎長其

意屬紀伊公子慶福衆附和而從之正睦吁嗟不敢
復與爭直辦此議出于將軍家定遵據舊章欲立親
者當其未就職時見正睦談及建儲謂立年長嫌乎
促君退隱與廢立無異故及爲大老闘然固執不動
以必死自任而正睦無奈之何云時哈利斯旣持約
章刻期印署而諸侯再議未及輯諧正睦察勢不可
遂乃棄行之居無何能班帝鑾間自是後不復言時
事自號見山嗜音樂耽和歌諷詠自娛而尊攘之說
轉盛追議其妄斷外交大事禁錮於家文久三年癸
亥與英人生隙都下人心洶洶荷擔而立正睦寢病

請屏居其邑佐倉明年元治紀元三月二十一日卒
享年五十有五二十九日命釋禁錮發喪葬城東甚
大寺謚曰文明正睦讀書領大意尙實踐尤用心藩
政教藩子弟有不達一藝者輒減其祿建成德書院
于城外設聖堂春秋釋奠命藩士有才學者講究西
洋諸學開演武場習銃戰鑄巨砲修養老與創種痘
法封內民口大增殖云其人識見卓越一代論曰文
明固非虛稱據釋奠聖廟修養老典狹非心醉西說
崇拜外人者其爲廊廟大器可知矣先是阿部伊勢
守正弘爲老中嘆國人不通外國事情慨不能用德

川景山悲已非不當大任其用心固有足多者焉正
睦承之主張開國因其所也井伊氏安藤氏因此不
改亦豈無所見哉鎖國陋制不得不變而胷無攻術
拓開人心鼓舞士氣專欲以威力壓之是其所以一
敗塗地也正睦識見絕出同儕而時論往往咎之意
其政術尙有未盡者歟萬人之謷謷莫非愛國精神
唯有一誠則足以了之身當大任而駕馭之雖使一
世游學外國拓開邊疆可矣其間徐接外客聞其所
請而我衆所不安者不輒聽或諭外人相安於無事
有敢侵侮者從衆捍禦其又何不可之有爲政不知

出於此豈不惜夫

島津公齊彬

開鎖之說冠絕一代能厲士臣同寅協和奉公以肇
維新之功者推島津公齊彬爲第一公稱薩摩守大
隅守兼宰相從三位島津齊興之男也幼稱邦丸後
改三郎文化六年己巳四月二十八日生于江戸芝
區藩邸文政七年甲申始謁大將軍德川家齊敘從
四位稱兵庫頭家齊賜偏名曰齊彬時年十六九年
十一月娶一橋齊敦長女天保五年甲午正月任少
將二月始就封十四年四月改稱豐後守翌年三月

改修理大夫弘化三年丙午六月法蘭西兵艦抵琉球那霸港代父飯藩探察嘉永四年辛亥襲封安政五年戊午七月病疫奄逝享年五十葬于城北玉龍山福昌寺先塋文久三年癸亥十二月贈中納言從三位建神祠于城西南泉院址號照國大明神明治二年己巳十一月贈從一位十五年列別格官幣社公性聰明有膽略久在儲位父逝後視藩政僅八年而革宿弊破陋習尊奉天朝輔翼幕府其功甚偉夙諳海外事情知鎖國不可固守而恐其輕舉以致國辱欲定琉球爲外國折衝之地以緩其進入內地徐開國嘆皇室式微務招四方英俊明大義正名分嘉永六年皇居災公命近臣上京就近衛氏候天機獻金數千兩以風幕府微服入京拜覽皇居際微雨不脱簦笠而跪地上講防海法大造砲艦兵法醫術工藝文學皆取外國所長以補我所短憤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擅威權將率兵入京以決諸藩去就以定天下之大勢安政五年會諸臣拜讀宸翰振起士氣益鍊兵甲弘化乙巳以來所鑄大砲約七百九十門裝置諸海岸各處砲臺及京坂藩邸等尋薨公識見卓越羣侯所以志士勃興効力維新號曰照國

豈虛言哉其制敵于外者尤爲良計當時外侮實自邊疆如琉球柯太是也從國內不平之徒當折衝禦侮之任庶幾不暇紛紛開鎖之爭而足以伸國威于海外矣使剛悍男兒憤懣以死而猶恐其不盡是幕府之所以終乎一敗不振而至今國威不旺也歟

西鄉隆盛

島津公齊彬之志業粗成乎西鄉隆盛之手而隆盛躬破之可歎也已隆盛鹿兒島藩士也稱吉之助號南洲父曰吉藏其先蓋出菊池武光資性剛毅容貌魁偉少好文武仕齊彬公公謂之大器不問有過年二十二三抵江戸官藩邸往來水戸居藤田東湖塾東湖嘗語人曰他日繼我志者獨有此少年男兒耳水戸人嘗請其書乃大書曰一寸英心敵萬夫嘉永中在京師與清水寺僧月照親善安政五年戊午朝廷將下勅書於水戸藩近衛關白欲使月照先報之月照欲遣隆盛不肯強之乃諾至水戸事不成而還時幕府逮捕勤王志士甚急近衛公使月照避難隆盛與海江田武次護月照轎深夜出京遂走薩摩薩藩憚幕府諭意隆盛送出日州關外十月十五日夜半隆盛旅裝訪月照於客舍致藩命月照曰吾離此

地一步必爲邏吏所捕有死而已矣隆盛乃携酒饌上舟藩廳令與力某護送其船泊御舟浦時大月中天清朗如晝酒酣慷慨悲憤月照書歌示隆盛隆盛視畢懷之浦上有心岳寺藩主先塋在焉隆盛呼月照至舷頭月照向寺一拜隆盛乃從後抱之投海一舟盡驚急搜海中則隆盛兩手抱月照堅不可釈上岸爇火温屍間一夕隆盛蘇月照遂不活藩乃流隆盛於大島以避物議隆盛得譴流竄大島者至是前後三次因自改稱大島三右衛門居二年藩主召還參議事隆盛抗論旁若無人君側用事者惡之再流

沖永良島至元治紀元甲子赦還復參機密時三條公等奔在筑州幕府將幽諸大坂隆盛百方營救事得寢諸藩勤王之士亦依隆盛免禍者甚衆云明年慶應紀元幕府再起征長之兵先是薩兵擊長多獲其良既而悔之欲連合諸藩以扶翼皇室禮俘因而還之至此潛遣使與長和謀倒幕府而幕府未之知也遂至告大敗三年十二月朝廷大會議隆盛爲參議戊辰春皇師東下爲參謀入品川勝安房見之陳慶喜恭順之旨請停師安房與隆盛有舊陳謝甚力隆盛徵謝罪表信之効安房曰期明日致牙城隆盛

從之於是置總督府于江戶與長門藩士大村益次郎共掌軍事既而北征北地悉平賊兵奔蝦夷隆盛又往討之到則賊徒皆降明治二年己巳朝廷賞其功賜祿二千石四年敘正三位任參議六月任陸軍大將兼參議五年任陸軍元帥兼近衛都督六年十月征韓論起隆盛主征韓三條公奏之赦將發而公病作不朝岩倉右府及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並持不可論奏甚力事竟寢隆盛辭職歸國逍遙吟哦如遺世者辭賞典祿弗聽乃用之建設私學資書生數人留學歐美修月照墓祭之名望愈高當佐賀山

口之變私學校徒皆欲應之隆盛謂篠原國幹等曰卿等狂乎事忽息十年一月隆盛在大隅國高山私學校徒襲彈藥製造所取之捕警視官中原尚雄等二十人誣以刺客作服罪書示隆盛勸擧兵詰問政府隆盛投袂而起部署衆而出入肥後圍熊本城城將谷干城等善拒不能拔朝廷褫隆盛官位發令海陸並進伐之隆盛棄熊本而退官軍破之于保田窪于人吉于延岡城八月隆盛走保熊田村與桐野利秋等數十人踰絕險衝圍而逃入鹿兒島據守城山官軍自諸道齊進九月二十四日薄城四面合擊隆

盛乘竹輿將從岩崎谷壘飛丸中其腰大呼曰唉已矣別府新助走來刎之時年五十有五於是桐野以下皆斃兵卒潰散自始叛殆半歲據城山二十餘日矣其在城山也穿坑崖下以避彈丸常在其中圍棋吟哦從容如平日其胸中有閒日月可想焉鹿兒島縣令岩村通俊葬隆盛等屍于淨光明寺樹墓表士民行香火者陸續不絕隆盛嘗在江戶陣營夏夜熱甚蚊羣如雷與士卒伍操業身纏毛布橫臥檐端不敢就室內安臥辭職在故山一日入炙鰻店食鰻飯及出投金十圓主人謝其過分隆盛從容曰兵兒粗

暴必苦卿等雖不足償乞受之勿疑其獲人心非無故也膽壯而略粗不能因衆信已大伸征韓之志以答先君之知遇豈不惜哉明治二年余官開拓盛陳北征之說使僚屬堀基見隆盛言余志基薩人余所推薦者也隆盛謂身赴北海爲萬里長城余聞之喜往訪遇其亡未暇再訪而去方其舉兵抗難余主筆兵事新聞爲陳三策登錄紙上謂上策須拉部下北士直航朝鮮席捲八道誅其亂民勸王與我連合爲一與清人提携爲兄弟進抵東北逐俄人于柯太跨黑龍皷行而西以請罪于朝廷仰其處分卿遇朝廷

呼已爲賊以追討之身首異所亦不愧爲偉丈夫欲以示隆盛傳改圖終不能達至今爲遺憾老友蒲生子闇著近世偉人傳敍隆盛閥閱清人劉子貞讀之評曰南洲有丈夫之氣無英雄之略是則然矣然清人有丈夫之氣者不能多見而其有英雄之略者果有其人否不得不責之於子貞也今者俄人南進如火焚原而我與清國無一人爲長城者豈不悲夫噫

僧月照

我國僧侶効身君國者莫非祖宗遺訓使然而亦能達釋氏濟度之說者也如月照月性不其然乎月照

於西鄉隆盛殆所謂同功一體者矣月照初名宗久稱久丸大坂人玉井鼎齋長男也鼎齋稱宗江以醫爲業文政十年携宗久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藏海上人爲僧時年十五剃髮曰忍鎧爲人慷慨重氣節天保六年乙未年二十有四代師住持其寺改名忍向號月照嘉永七年甲寅春讓寺職於弟信海歷游東北諸國以窺諸藩動靜皈京寓高臺寺春光院廣接四方志士稱和歌會出入諸公卿門或捐私財保庇志士安政四年丁巳冬美艦泊浦賀港天下洶洶先帝深憂之月照嘗在東福寺山莊斷火食祈

攘夷。左大臣近衛忠凞深嘉其志。命在清水寺祈誓。月照大喜。謂清水寺喧騷。遣信海于高野修法。天皇聞之。勅授神鏡寶劔。以禳妖氛。月照益感激。凝精誠修秘法。天皇賞其誠忠。至賜御書御衣。及天皇下別勅于水戸藩。月照百方盡心。與左府老女村岡謀。自後門出入。及志士就縛。左府命避禍薩摩。九月十日。月照乃與西鄉隆盛海江田信義等同發京。告隆盛等曰。有敵來迫者。斬之勿疑。至伏見。捕吏果追及。見隆盛等載月照于轎。護衛而往。不敢迫。聞島津侯稅駕下關。買舟而發。十月朔達下關。則侯既皈國。因投

白石正一郎家。以其厚遇勤王志士也。隆盛告月照。至筑前留。俟己告其主來迎。聞幕吏追蹤甚急。乃去至博多。隱于北條右門家。又去至上坐郡大庭村。入竹內五百都家。遇福岡藩士平野二郎等來勸潛行。改名靜溪院鐶水。僞裝道士。下筑後川。經久留米。至薩摩市來關。關吏誰何。不得入。轉取迂路。十月八日。達鹿兒島。訪隆盛。會薩侯齊彬病薨。執政島津豐後等。務媚幕府。勢不可如何。相對而哭。隆盛托月照等于其所知僧。居數日。捕吏又至。十五日夜將半。隆盛遽訪月照寓。月照與二郎出導接之。隆盛眼光如炬。

長大息而坐。憂憤之色顯于面眉。月照察之。命二郎入厨煎茶。隆盛乃謂月照曰。幕府命福岡藩捕師與國臣。福岡捕吏來探市街。參政諭旨。使至日向避之。月照曰。吁我知之矣。日州我死所也。予頭已托子之一劍。苟死同志之手。死無遺憾矣。隆盛曰。不使師獨死也。告二郎避難。艤舟于御舟浦。時大月霽朗。銀波蕩漾。開宴吟賞。隆盛曰。今日之談。不可涉慷慨。酒酣月照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出船頭。相抱投海。國臣等大驚。急命舟子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則不可救矣。隆盛夾囊中。有月照國詩曰。

大君能爲爾波何加惜加良年薩摩能瀬門爾身
波沉無登毛

月照死時年四十六。葬於薩東林禪寺。是爲安政五年。幕府捕信海訊鞫。信海毫無屈色。極口罵詈時政。無所忌憚。明年三月。病死于獄中。年三十九云。月照投海之辭。一讀使人悲憤不息。何其壯也。聞月照學國詩於近衛公。登其門籍。又善詩。其逸題云。

報國之時時則然。與君把臂稍怡顏。感恩一滴丈
夫淚。期灑三千世界間。

其讀横濱會盟載書云。

辱莫辱於城下盟。廟堂諸老若爲情。東溟難洗墨夷勅。日本國王遵奉名。

我雖方外亦王臣。敵愾心期靖虜塵。不分滿庭當局者。講和潤色太平春。

人評其正氣凜然。不似方外人。殊不知佛法如此方能成其爲佛也。

僧月性

月性者。周防國大島郡遠崎村明圓寺住僧也。字知圓。爲人佯狂憂國。嘗讀泰西史。知西班牙以天主教誘呱哇人。遂奪其國。慨然揮涙曰。彼得民心有此教而已。我亦宜以宗教固結我民。每說法。寓尊攘意。言辭慷慨。聲涙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百千人。聲名噪于遠邇。號海防僧。安政三年丙辰。本願寺法主召月性。給俸錢。置之東山別院。嘗與頼三樹飲於月波樓。醉後慷慨說法。陳尊攘意。三樹等皆泣矣。梅田雲濱與月性交善。一日談及紀伊海備。告月性。往說其藩。月性至和歌山。藩老久野某迎見。大嘉其說。歎稱曰。以方外人杞憂如此。吾輩肉食。豈無性覩乎。當是時。幕府方懲蝦夷。命本願寺主遣其徒往敎導居民。月性膺其選。將往不果。居一年。辭飯喪母

哀痛親作狀。悲泣淋漓。讀者垂涙。五年春。月性暴病而死。年四十二。月性狀貌魁梧。好酒善詩。自號清狂。蓋取諸陸游詩酒清狂二十年之句。歷游四方。與天下名士交。一時有名儒家。皆作文貽之。時論比之靈一浩然。其少時出鄉也。題壁曰。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死不還。埋骨豈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平生土木形骸。破衲敝履。頭如栗殻。旅舍人往往認爲越獄人。拒之。或戲擬之剃刀。輒掩頭逃匿如嬰兒。性恢弘。擲金如土。與人議論不合。奮袂叱咤。狀如夜叉云。月性防海之志。深達釋氏之旨者也。余獨恨其不與志士同赴蝦夷。假令幕府諸吏有遠慮於此。以皷舞一世。則月性等諸人。將爭先奮前。沿海防禦嚴修。而開鎖之權在我。天下又何有不可爲之事哉。

梅田雲濱

嘉安之間。儒生在京師唱大義者。推梅田雲濱頼三樹三郎等爲巨擘。雲濱名定明。字義質。稱源次郎。雲濱其號。若狹人。世仕小濱藩。父曰矢部重介。雲濱其第二子。父本姓梅田氏。爲矢部某義子。故改焉。幼而好學。天資豪爽。嘗抵江戸。入林大學頭門。八年。與藤

森天山佐久間象山藤田東湖等親善年三十餘下
帷京師時藩侯爲京都所司代召之講書禮頗倨雲
濱辭使者曰以舊臣使役之雖抱關擊柝不敢奉承
乎若欲迎師聞道則其禮不可忽諸使者再三來召
之竟不起自謂吾爲藩士故接此不快若處士則安
矣自是不帶雙刀甘心放廢或難其無禮於君笑曰
此雲濱之所以爲雲濱也君等焉得知之日夕會友
縱飲召妓助興散財如土芥私計窘甚質錢滿設妻
子歎訴不聽曰心大則百物通旣而游長門與高杉
晉作僧月性等交善大唱尊攘安政元年甲寅九月
俄艦入大坂港請詣朝貴人心洶洶謀逐之十津川
處士會議推雲濱爲帥雲濱投袂而起時妻病泣尼
其行歎曰以家事廢國事吾不能也賦詩曰
妻臥病牀兒叫饑挺身直欲攘戎夷今朝死別兼
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
會俄艦去皈家則妻已死矣尋有各國兵艦窺武相
海岸頗慢侮朝廷命幕府急攘之幕府不聽益唱開
港雲濱憤甚乃與山科出雲守豐嶋太宰少貳小林
民部權大輔高橋兵部權大輔若松木工頭春日讃
岐守森寺因幡守丹羽豐前守田中河內介飯田左

馬伊丹藏人三國大學宇喜多一蕙梁川星巖賴三
樹池內陶所及成就院月照妙圓寺信海等密議將
奉朝旨果義舉有橋本左內淸川八郎安積五郞等
自江戶來贊其議安島帶刀日下部伊三次飯泉喜
內藤森弘菴等在江戶爲應援雲濱建議宜莫如推
水戶藩前中納言德川齊昭爲帥衆然之告靑蓮院
粟田宮及左大臣近衛忠煕右大臣鷹司輔煕內大
臣三條實萬大納言久我建通大納言一條實良大
納言中山忠能等密奏先是幕府元老井伊直弼遣
其臣長野主膳于京師說關白九條忠尙變攘夷勅
主膳聞志士建議大驚報諸直弼直弼將捕志士命
主膳陰索其黨會尾張越前諸藩主密議欲立齊昭
七子刑部卿一橋慶喜爲將軍儲嗣奉朝旨決大局
使橋本左內日下部伊三次等奏之二人告之小林
民部大輔民部感喜乃與雲濱三樹星巖陶所等謀
鞅掌竭力朝廷傳內旨於齊昭輔翼慶喜直弼聞之
遽納紀藩主德川家茂爲將軍嗣益肆其所欲五年
三月命閣老間部詮勝上京稱候天機獻金帛于諸
公卿十月遂使町奉行岡部前常等捕志士二十餘
人雲濱亦在其中又命所司代酒井忠義奏請幽靑

蓮院及公卿數人、十二月檻致雲濱三樹等三十餘人于江戶。雲濱在小倉藩邸獄。幕吏詰曰。汝欲托尊攘滅幕府。必有主使者。雲濱夷然曰。吾生知尊攘大義耳。不知其他也。吏考訊百方。或使坐圓木上。膝上積石。至肉裂骨碎。體無完膚。而終不易其言。吏與藥看護。終獲不死。明年九月十四日。遂瘦死于獄中。年四十四。嗚呼雲濱丈夫哉。安政中余在京師。寓池內氏數月而去。當時雲濱聲望。不及陶所遠甚。蓋其學行不滿人意也。假令雲濱無事而死。安得有後世之名。以今言之。當時儒流與雲濱競榮者。果有幾人。雲濱之學而如此。豈非以其一死報國乎。予於雲濱有感焉。明治初。余辱柯太之任。遇俄人侵侮。苟使予死于彼地乎。其功名決不在雲濱之下矣。予嫌其涉過激。甘爲淮陰胯下之態。可勝歎哉。

卷上

賴三樹三郎

賴三樹三郎。名醇。字子春。三樹三郎其稱。號鴨崖。又號古狂生。賴山陽第三子也。山陽名襄。字子成。稱久太郎。山陽其號。安藝儒官賴惟寬春水之子。年十八。入尾藤二州門。後抵京師。下帷二條木屋坊。教育弟子。常歎名教不振。士氣惰頹。以詩文諷世。著日本外史及政記等。讚列聖之盛德。難武將之專橫。使大義浸潤人心。舉國勤王慷慨。其有功于中興甚大。先歿數日。其門人大雅堂義亮至。請畫像。畫成。乃自題之曰。身偃仰一室。而心闘百世之得失。不恤已鹽齏。而憂人家國。嗟是何物迂拙男兒耶。雖然焉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乎。其自任之壯可想也。山陽才學出于天資。而加之以琢切不厭。嘗曰。謂我才子者。未知我者也。謂我刻苦者。眞知我者也。三樹自幼穎悟。山陽殊鍾愛焉。山陽歿。爲毋所育。年十七。遊浪華。入後藤松陰門。松陰山陽高足弟子也。明年抵江戶。入昌平黌。從佐藤一齋學。爲人傲慢不羈。好使酒。嘗賞花于東叡山。見堂宇莊嚴。罵其僭越。手推石燈而倒之。友人留之。乃曰。汝亦黨賊乎。拔刀逐之。守門卒來縛之。與錢纔免。如此者數回。遂爲學僚所逐。去遊奧羽北越。抵松前。詳蝦夷之地形。見海防不修。慨然去飯京。嘗飲于圓山。與池內陶所論韓愈藍關詩不合。起唾陶所面。陶所怒將扑之。三樹拔刀邀之。陶所亦拔刀。座客狼狽。或止之纔息。三樹拔刀。亦未嘗傷人。世謂之猶尾。識其輕佻無爲也。及嘉永癸丑。美人來浦賀。幕府措置失當。乃大唱尊攘。改幣騭之舊習。深沈着。

卷上

實殆若別人見諸侯多曠糧食以謂京師之地常仰他州米穀一旦緩急運輸不通與同志謀將購粟數萬石以備非常爲幕吏沮而止尋與志士謀傳攘夷勅于水戸幕吏惡之捕下獄尋檻致江戸吏屢召之鞫其狀三樹曰背朝旨者謂之賊臣我承庭訓志存尊攘當今之世不講尊攘之策者是國家奸賊夷狄醜奴也吾不欲爲國賊醜奴耳其他毫無與知言頗激遂被斬臨刑殊從容賦詩曰

排雲手欲掃妖彗失脚墮來江戸城井底癡蛙過憂慮天邊大月缺光明身歸鼎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面誰題日本古狂生

是爲安政六年己未十月七日享年三十有五時棄其屍於小塚原大橋訥菴陰使人葬之曰山陽勤王名家不可使子孫與凡人同爲建一片石山陽文儒本無奇節偉行可見而三樹率直自禍其身豈天之使然以實山陽之言者乎山陽自曰不恤己鹽齏而憂人家國殊不知家國外無己己卽家國之一分也今聞山陽子孫無復恤鹽齏者豈非國家報山陽憂世之德乎

橋本左内

舊幕府末年内憂外患荐臻而其親藩諸侯能言開鎖者莫如福井藩由其君信任橋本左内也左内名綱紀字伯綱左内其稱號藜園福井藩士也其父長綱以醫爲業左内幼而穎敏好學及長慷慨沈毅處事果敢而接人謙讓寡言愼行雖在燕室必正襟端坐未嘗曲肱抱膝而其貌温然其言藹然如婦人女子常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遊浪華學醫於緒方洪庵十八繼父職班藩醫藩侯松平慶永命免醫員特擢之編親衛隊遊學江戸弘化嘉永間美英諸國交來乞通商海内洶洶而將軍家定多病無嗣左内慨然欲扶植幕府衰頽以翼戴皇室應接外人不傷國體時諸藩有志之士皆屬望一橋黄門相議立爲將軍儲貳佐内謂國家大事宜與衆共謀之安政四年丁巳夏輔藩主與薩土諸藩有志及幕吏川路永井諸子交結贊成其議而水戸土佐諸公皆左袒之獨大老井伊直弼欲排羣議以立紀藩主德川慶福使閣老堀田正睦入朝請互市五年左内受密旨登京持土藩主山内豊信手書先謁内大臣三條實萬具說一橋刑部卿慶喜賢明内府擊節稱天下之事尚可爲也往候青蓮院親王上書遵

奉朝旨。扶植幕府。且言諸藩蔑視幕府。密邇廷臣者。皆爲賣忠獻佞浮薄之徒。時太閤鷹司政通。論建儲貳異見。左內使太閤侍講三國大學說其執事小林筑前守良典。太閤問諸左大臣近衞忠煕左府曰。是薩摩中將意也。大閤以爲然。左內大喜。未幾。廷臣八十八人。連署抗疏。論駁互市。且謂將軍非得其人不可。正睦不得意而去。直弼擁立家茂爲儲貳。七月家定薨。家茂襲職。直弼彈劾公卿。譴責尾水土越四侯。錮於其家。大捕志士。左內恐累及其君。欲自刃。慶永懇諭之。乃止。十月二十二日夜。幕吏闌入左內家。攫收文書。命禁錮藩邸。六年十月下獄。獄吏踢左內仆之聽上。乃縛之。斬于傳馬坊獄。左內臨刑。從容端坐受刃。時年二十六。左內狀貌白晳。軀幹短小。而志氣甚大。安政三年。新興文武黌。召左內充幹事。左內乃定令。藩士年自十五以上至四十。皆就學革軍政。購汽艦。造砲銃。製硝藥。鑿石炭。諸政之未張者。悉振刷焉。多所裨益。先是藩學者。率出山崎門。高談性命。無益實用。至是學風一新。左內嘗曰。洋學宜興。善興也。無其利甚多。不善興也。其害不可勝言。則其多所取捨亦可知矣。嘗訊鞫時。縷述無隱。幕吏語氣及回護其

主。則有感喜色。然至於尊王佐幕大節係藩主者。則昂然軒眉吐賚。不欲使君陷於不義而苟免也。如水尾諸藩臣歸罪一己。曰出臣等私意。頗有孤忠可憫之狀。而左內則謂不若使仗大義獲罪也。在獄賦詩見志曰。

二十六年如夢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吟正氣歌。

其人氣象可想也已。川路聖謨嘗語人曰。昨晤橋本生。其言論剴當。吾半身殆爲截取。吾閱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左內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西鄉隆盛常曰。吾於先輩服藤田東湖。於同儕推橋本左內。二子才學器識。非吾輩所及也。其爲名士所推服如此。幕吏無狀。專挾猜疑之心。敢果誅殺。不顧玉石俱焚。其斃左內者。所以斃幕府也。坂谷朗廬以爲自裂其肺腑。信矣。

吉田松蔭

長人維新之勳。與薩藩爭美。而開鎖之論。紛紛聚訟。內訌不息。其大節起于微賤之士。而成乎微賤之士。蓋其藩祖以來。尊攘餘風使之然也。然而其志操凜然。能爲後進領袖者。推吉田松蔭爲巨擘。松蔭名矩

方字義卿稱寅次郎松蔭其號又號二十一回猛士父曰常道杉氏其祖出吉田氏吉田氏世爲長門藩兵法師員無子故以松蔭爲嗣松蔭爲人短小面點痘痕目光爛然以名節自勵深沈有大志或謂常道曰高麗人評豐公眼光射人不可偪視今息眼光類豐公至誠接物不欺雖豐公不如然其不如豐公者亦在此乎年甫十一藩主召之命講武教全書聞之歎曰知方講兵便七書與六經爭光遂爲其弟子弘化初山田頼毅自關東旣謂松蔭曰吾察世運轉變非遠今子專攻詩書徒過歲月可惜盍大開豁眼見

宇內形勢松蔭深感其言始讀洋籍又聞山田公章勸爲北條時宗豐臣秀吉答曰是非某所及而若義律伯麥馬里遜則小才已不足畏也嘉永二年己酉四月率門人講武荻城東羽賀臺遊鎭西如平戶訪葉山左內鎧軒蓋其平生所欽慕五閱月而歸三年從藩主抵江戶巡視相房海岸慨然曰江戶灣嚴浦賀防衞則可以禦外寇唯東北沿海一帶殆與開門無異可乎彼地西連滿州北連俄羅斯經國大業所關宜先察其形勢以講防禦之策與肥後藩士宮部鼎藏約將漫遊東北鼎藏亦奇士也會藩主賦國邸

吏不給關符松蔭重違約不告而發會於常陸自奧羽過北越航佐渡旬歲還邸吏論法捕之追還其國命屏居六年美艦入浦賀海內囂然鼎沸藩主特赦松蔭使遊學四方松蔭乃抵江戶著書大唱攘夷聞信濃國松代藩士佐久間象山爲人傑往訪之一見如舊遂爲其弟子象山爲說歐美事情綦詳且曰男兒須歷遊海外萬里觀察其國形勢以講攻守之策也松蔭感憤一意規圖外航聞俄艦入長崎辭象山而行則俄人旣去矣失望殊甚遂訪鼎藏於肥後與俱復赴江戶安政元年甲寅正月美艦五艘碇泊小

柴洋進抵羽田跋扈殊甚幕府設賓館于横濱饗之志士攘臂憤之松蔭欲刺美將鼎藏止之三月美艦又來泊下田松蔭乃欲駕美艦航外國象山爲之經畫百方松陰挈其門生金子重輔間行抵下田重輔者毛利氏小臣也有才氣而放蕩不羈旣而自新講學一日聞永島三平所論大有所感三平松蔭門人也遂知松蔭有海外志欲與之俱追蹤不及後見松蔭于江戶松蔭曰離地斯無人離人斯無事子苟欲究人事不若觀地理重輔感服欲成前志恐犯國禁累藩侯出邸亡命變姓名曰澁木松太郎至是二人

相議更變姓名。曰瓜生萬二。市木公太。傍徨十餘日。遇一美人托書牘有言。生等欲周遊五大洲。願得假坐貴艦中百般使役惟命。是聽。吾國海禁未除。此事或傳播。則刎斬立至。恐傷貴大臣仁厚之意。願許所請委曲包隱。至他年自歸。則國人亦不必追窮往事也。二十七日夜。馳一漁舟竊詣美艦。傍仰視其大如壑。舟誤入艦梯下。漂蕩殆覆。松蔭咄嗟直上艦梯。重輔倉皇攀梯乘艦。遂見美人請載去。美人新與我修好。恐違約不敢聽。諭二人速皈。翌日具狀告幕吏。幕吏素嫉象山。謂二人所為出象山慫慂。遂捕三人繫

獄。幕吏見松蔭。詰其出象山指揮。松蔭正色曰。寅次郎決非借他人智力者也。吾知國有嚴禁。甘心為之。事成則上供天朝之用。下報藩主之恩。不成則服斷頭車裂之刑。如此而已。旁人聞之。莫不咋舌。既而象山被赦。長藩請二人檻致本國。重輔憤慨殊甚。請見父母。然後死。藩侯憐而赦之。未幾果死。年二十五。松蔭在獄。閱歲被處私家禁錮。尋開松下塾。藩士慕風來學者日衆。既見赦。藩侯見其所著狂夫之言大喜。命更上言其所見。松蔭感奮。益思報效。會幕府矯朝旨與美人約開五港。志在大憤。說廷臣上討幕議。五

年五月。閣老間部詮勝奉命上京。收捕黨人。松蔭聞之大憤。激著時勢論一篇。使門人在京者呈諸大原宰相。其大意在合草莽志士兼諭諸藩以畫中興之業。其言稍漏。三位不敢以聞。十月。長井雅樂自江戶皈。說者曰。雅樂恐藩主得譴于幕府。勸東覲。行賄免難。又曰。水戶諸藩壯士謀刺大老井伊直弼。雅樂為不知者逃去。松蔭憤激殊甚。極言東覲之失。將入京刺詮勝。遂舉義兵。招門人諸友得十七人。作同盟書。竊告之有司。有司畏幕府再傳命繫獄。松蔭大怒曰。雖死不得從命。門人等亦就有司問罪狀。無敢答者。

先是父常道罹疾。至是漸篤。松蔭仰天號泣。更與有司巽言曰。請得緩數日看護。乃見赦居家侍父湯藥。旬餘父病少間。因會親戚門生酌酒泣告別赴獄。常道欣然舉頭曰。往哉。勿患身屈一時。務揚名於萬世。庸何傷焉。明年幕府起大獄。捕志士。傳命檻致松蔭於江戶。松蔭之東也。幕府頗疑長藩。而松蔭常與周布翼長井雅樂議不相合。松蔭罵之不少假借。於是人或恐其與大獄。松蔭聞之於邑曰。不我知也哉。我以公議罵翼等。翼等恐我過激誤事。故投我於獄。以保護之耳。吾豈不之知邪。吾不能以至誠服幕吏。使

悔過改圖背嫁禍他人以釀國家之害乎我爲人爲不忠不孝亦已甚矣豈不能以一身當國家之難哉因涙下數行作歌曰

嗚呼孤臣此行萬人覩生豈容易死亦難

既至吏詰之曰聞汝向獻匿名書于朝謀滅幕府且與梅田雲濱併於長州密書陰謀信乎松蔭笑曰吾何知之上書匿名丈夫所不屑吾何爲斯卑劣乎梅田氏之來我國也吾既繫獄吾安得與之謀公等所問絶無其實唯我向疾幕府專横上時勢論于大原卿又謀刺間部詮勝我唯有此二罪耳丈夫言誓神明毫無欺誣從容無畏憚色幕吏見之大服其壯烈遂斬諸小塚原是爲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松蔭死時年二十有九有絶命歌曰

親袁思不心爾勝流親心今日能消息何登聞久艮牟

嗚呼松蔭慷慨憂國遂死于幕吏毒手可歎也已然其鼓舞二州志氣以基維新之運者全在於此所以從容就死也歟其論東北沿海防禦爲經國急務尤見着眼之高也其介松浦竹四郎于阪本鼎齋書稱此人足跡徧乎天下尤精蝦夷事近藤重藏以來一人其愛才有容亦可以想見矣文久初余始識竹四郎得聞蝦夷之說而不能服其人及維新倶官開拓同升於朝竹四郎常爭小事怒見于面余曲意從之而已當時朝廷有若三條岩倉二公無復松蔭輩豪傑能輔其志者余承乏柯太全權竊期有爲而不能積誠動人遂致上表辭職止保一身可勝慨哉

金子孫二郎

井伊直弼爭建儲主開港自爲德川氏一代大事機遂至擅殺志士而忽爲金子孫次郎等所刺若天討之者豈非人心不可違乎孫次郎名教孝水戸藩士川瀨七郎右衛門教德二子也出冒金子氏初水戸侯中納言德川齊修無子有弟齊昭執政等或謀迎立將軍公子孫次與同志力爭心摧遂立齊昭天保中爲歩目附時藩有二黨一曰正一曰姦孫次與武田正生上書助正黨後自吟味役經奥右筆進郡奉行弘化三年丙午齊昭罹讒得譴讓國于長子參議慶篤蟄居別邸姦黨得勢停孫次職貶大番組謂公族松平頼譲訴齊昭寃本出於孫次計褫食祿禁錮官舍後齊昭遇赦孫次得皈家嘉永六年癸丑復爲郡奉行後三年進班先手同心頭安政三年丙辰國

中大風雨田穀不稔齊昭召孫次於江戸邸問之孫
次細陳其狀上救邱策齊昭賜和歌賞之孫次在職
十五年興學校均田賦部內大治嘗著一書論撿田
法畫殖產策名曰恩之露前此郡宰有吉成信貞與
人頌之孫次與信貞齊名五年朝廷賜別敕于慶篤
孫次與若年寄杉浦安馳赴江戸邸勸慶篤速奉朝
旨幕府聞之捕水藩家老安島帶刀京師留守居鵜
飼吉左衛門等使京都所司代酒井若狹守抵傳奏
廣幡中納言奏請奉還敕書曰是爲政令出於二途
乃大亂之基也强之然後可於是閣老安藤對馬守

信正抵慶篤許勸奉還正黨諸士聞之怒曰主上倚
賴我君特賜敕書在武門爲無上之榮如何無故而
奉還之乎萬一有敕奉還宜直獻之朝廷甯容幕人
關涉乎藩吏不能制之告信正緩還納期不聽曰濡
滯則將不利於主家藩吏懼報之水戸羣議紛紛不
決家老大場主膳正景淑進曰是殆非眞朝命也苟
從幕人所爲則必違尊王之道亦非佐幕之義一旦
雖皈無事終致國勢不可振起然亦不忍抗之也將
奉敕書赴江戸壯士等益怒將要諸途奪之屯聚各
處慶篤聞之大驚曰自非金高誰能鎭之金高謂孫

次與高橋多一郎二人氣節名望爲一藩所推故有
此稱也二人受命往諭使衆退散而其心大憤之相
議曰姦臣蔑如朝命壞亂祖制親外夷殺義士無所
顧忌恐德川氏二百餘年之業忽焉墜地宜斬姦臣
斷禍根乃與薩藩士岩下佐次右衛門方平有村雄
介兼武堀忠左衛門貞馨等密相謀以獮之及幕府
命徙齊昭于水戸孫次等亦將去江戸同志某來請
速舉事孫次謂大事不得疎忽萬一有錯禍且不測
宜潛匿以待時機約後期歸水戸則見褫祿屏居後
幕府又傳朝命督奉還敕書孫次以爲好機與多一

議報江戸同志適堀貞馨等將皈國曰請姑待之孫
次謂機不可失且誅一姦臣不須多人甯可猶豫乎
多一以爲然欲抵西國募同志舉事而孫次意以明
年三月三日爲期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與其子勇次
郎俱發家書和歌于屏風曰

君能爲米世能爲米盡須眞心波二荒能神毛見
曾那波須良牟

又贈一封書于藩吏稱將捨身犯難以雪前公寃兼
傳公奉行敕旨請以闡遂變姓名曰西村東右衛門
取間道抵江戸見有村雄介告之雄介感歎且曰同

人有故飯藩矣斬姦一舉請委我兄弟孫次不聽曰殺一姦人而不得興勤王之兵則是大業不成也今日此舉且試少壯輩使倆果能了之則與君俱上京乘機舉義兵耳君馳飯說君侯率兵東上則鎭西志士不招而至矣此事非君不可雄介以爲然留其弟治左衛門入斬姦隊三月朔日同志士來會于孫次僑居者十餘人歎寡弱形於色孫次扼腕曰所目唯一人耳以十餘人當之何難之有以爲難也某雖老請先登一座以爲然且曰不煩先生下手吾輩拋身了之先生宜保餘命舉義兵異口同聲而應孫次乃

授方略曰宜分爲二隊一人走出衝敵前驅則彼將驚惶失度因自左右起目轎斬入卽獲其首一人提首而走一人持訴狀首告老中邸一人入大藩諸侯邸一人馳來報我具狀飮酒徹曉乃訣孫次與雄介俱宿品川驛以竢明日報翌早遽大雪十四人身纏簑笠爲微者裝在櫻田門外以竢直衝登營頭之直衝駕轎而至從士數百人擁衛前後森五六郎奮前向轎發小銃攔前驅敵衆呼狼籍欲縛之五六郎捨銃提刀我衆自左右齊起稻田重藏與敵格鬪身受十餘瘡卽死山口辰之介遇敵黨河西某疾鬪傷數

人大呼好男兒直斬之身負傷不能步屠腹死有村治左衛門多殺敵衆隔轎簾刺直衝身負深瘡廣岡子之次郎獲直衝首與治左走至龍口瘡重不能行授首邏卒同治左屠腹死其餘諸人皆能勇鬪殺傷過當敵衆潰散二人聞之晝夜兼行抵伊勢國四日市會薩藩有司坂口某在旅舍待雄介至將護送之之其國雄介告孫次同抵伏見號召志士孫次從之入薩邸時櫻田變達上國幕府傳令部索黨與甚嚴同志之徒所在潛匿無復一人來會者將從雄介赴西國以窺世人動靜上密書于薩侯自陳其誅除姦

魁謂乘此機鼓舞志士正幕政除外患以安宸襟宣皇威會某不許孫次同行獨監護雄介而去孫次知其難免出懷中文書盡焚之十五日伏見奉行使捕吏數十人來圍邸門孫次端坐就縛吏押送江戸保管稻葉伊豫守邸文久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處斬時年五十八三年七月幕府奉朝旨追赦其罪自小塚原歸葬水戸使子勇次郎繼家初櫻田事終佐野竹之介大關和七郎等就閣老脇坂中務大輔及細川越中守自首其文陳斬姦意甚詳皆係孫次與多一草案多一以二月十八日發水戸挈子莊左衛門而

行。路經岐蘇。三月三日達太田驛。遇大風雪。欣然顧莊右曰。此天助我也。事必成矣。吾亦急舉義兵耳。兼行抵大坂。會同藩人謀義舉。大喜。作主意書。呈縉紳某氏。遂達御覽。而幕府搜索甚嚴。使捕吏數十人來圍。乃遁入四天王寺。剚刀於腹。將布緊縛。提血刀咄嗟向吏。將陳事由。壯氣凜然。眼光射人。捕手皆靡無敢來近者。遂投坊官小川俊直家。請借一間房。書絕命詞。徐解布。深剚。及血淋漓噴迸。莊右以其血大書誅賣國姦賊井伊云云數字於窗紙。亦賦絕命詞。剖腹殉父。多一年四十有七。莊右十有九。云二人暗殺

之行。不可爲訓。而天下聞者莫不爲快。豈非井伊氏擅殺使然乎。井伊氏建儲墨守祖法。而攘夷則不從舊章。固如不得已者焉。殊不知頑攘之說。雖非人情自祖考傳之。以爲舉國大典。人心習與性成。牢不可破。而無善處之者。曾不使諸藩志士遊歷海外各國。以察其形勢情俗。一心進取。以殺其不平之氣。必欲以威力克之。以保寵祿。庶幾永世無事。是其所以致自滅之禍。而促幕府之顚覆也。

大橋訥庵

嘉安間江戸儒士以正義鳴於世者。其人頗多。而大橋訥庵實爲之稱首焉。訥庵名正順。字周道。稱順藏。訥庵其號。父曰清水赤城。上野國赤城村人。住江戸。修長沼流兵學。名聲噪于一時。諸侯以高祿招之。不應。訥庵幼好讀書。懷大志。深沈有英略。年可二十。入林氏及佐藤一齋門。夜學無油。至請友人一匕點燈。其學大進。人勸其開門戸聚弟子。訥庵不聽。曰無財不得養人。古云儒者樂清貧。是遁詞已。吾欲爲國家教育英才。可無豪富合力乎。有大橋澹雅者。家素富。識見過人。嘗訪一齋語之曰。吾嘗散金穀救窮民。彼皆不學無智。不能裨益國家。吾熟察世間有財者無

學。有學者無財。若分財於學者。使行其道。則必爲廣益矣。一齋擊節稱善。使見訥庵。淡雅大喜。遂配長女使襲已後。訥庵時年二十六。開家塾於墨水西涯村松坊。聚教生徒。生徒日衆。名聲漸興。尋仕宇都宮藩列士籍。嘉永末年。美艦來請互市。幕府命大學頭林健等往接。訥庵見健論事。健不能用。訥庵怒絕交。不復踵其門。上書幕府。陳其大害。又著元寇紀略。海內士氣爲之風靡。尋屛居小梅村。著闢邪小言。辨耶蘇教流毒。洋人譎詐。其書尤爲世珍賞。幕府不省。迫幕府與外人假訂條約。延接使臣于江戸城。訥庵不堪

痛憤賦詩曰。
倉皇折膝拜夷蠻。苟且何知釀後患。恨殺滿朝林
立士。一人無復似椒山。
聞丙勅下水戶藩大喜。詣水戶邸與同志謀。論建甚
力。安政六年己未十月。賴三樹就刑。訥菴自至小塚
原收其尸。建石表墓。幕吏見之。命倒之。未幾大老井
伊氏遭害。幕吏大按其獄。訥菴上書陳其不可不聽。
尋聞閣老安藤對馬守信睦煽井伊氏遺焰。拒逆朝
旨。按廢帝故典。訥菴益憤。乃與外國奉行堀利熙謀。
極諫信睦。信睦不納。利熙遺書自盡。訥菴奮激。謂幕
威內衰。外寇外笑。曾非奉還兵權于天朝不可。文久
元年九月。命門人上京。就正親町岩倉諸卿。獻秘策。
其中有言。今日朝廷似微弱。而實强。幕府似强大。而
實弱。朝廷會勃興之運。幕府近衰斃之秋。時水藩人
平山繁藏。下野人兒島强助。與訥菴妻弟菊池孝兵
衞謀刺安藤信正。來請教。不聽。曰時機未熟。有毛利
氏支族毛利筑前家人多賀谷勇。武州本莊鄕士尾
高長七二人。持孝兵衞手書來。謂訥菴曰。輪王寺宮
在日光。左右無其人。往奉之。使孝兵衞輔之。誘宇都
宮藩士據筑波山。招水戶結城兵。先生坐帷幄籌畫。

則攘夷先鋒必屬我矣。訥菴掉頭曰。尚早。以戒輕擧。
二人心不自安。去江戶馳赴近國。稱訥菴擧義兵。多
陰來會者。時有佐賀藩士中野晴虎。稱方藏。入訥菴
門。與勇長七等遊說近鄕。爲幕吏捕死于獄中。嘗贈
書其友大木民平江藤新平等有言曰。有一二大藩。
出兵護京。主上下勅幕府奉還政權。沒收其管轄諸
地。更給百萬石。使家人有才能者。得列朝臣。其諸藩
則使保封邑如故。然後改門閥世官之舊制。擢用俊
傑。無論士庶陪隷。則皇室之中興。亦不甚難矣。其見
蓋出于訥菴而擴充之者也。十一月八日夜。勇長七
及河野通桓小山朝弘等三十餘人。齊迫訥菴斷行。
訥菴懇諭。前日獻已策於朝。且曰。攘夷勅下。則宜奉
宮推孝兵衞助之。吾將西上有所爲。苟背勅旨則雖
奉宮。無與叛人異也。衆以爲然。約後期去。尋繁藏等
屢過訪。訥菴乃授方略。作斬奸趣意書。與同盟規約
書與之。繁藏等大喜。未幾。得京師消息。報之孝兵衞。
將西上。號招同志。明年正月。宇都宮藩士岡田眞吾
松本鎭太郎二人。欲推一橋刑部卿爲將。糾合水藩
諸士。以擧義旗。介一橋氏臣山本繁三建言刑部卿。
繁三反覆告之幕府。幕府遽捕訥菴。倂幸兵衞四之。

三島等聞之。恐事覺。誓死決議。十五日要擊信睦于坂下門外。信睦負傷。而從士多死。三島等亦力盡皆戰死。訥菴在獄。未知其變。幕吏謂訥菴與謀。嚴加詰責。訥菴應曰。吾與同志議者。在於仰奉朝旨匡正國家大典。其他毫無與知也。幕吏疑益甚。拷治愈嚴。身體痿痺。困臥數月。病漸篤。賦詩曰。

刑屍累累鬼火青。枕頭時覺北風腥。婆心憂世夜難睡。起自窗端見大星。

七月七日。幕府命幽訥菴于藩邸。十二月終病歿。年四十有七。訥菴學術純正。特精性理。初主王學。後歸朱子。其講經也。辨舌如流。聽者必醉。兵學據家庭遺訓。參酌新說。尤留心於防海。世或以其主張攘夷。故或目爲不通海外事情。殊不知太平日久。人心怯惰。畏敵如虎。自非一戰。不足以振起之。故爲此說也。一日諸儒會議時事。或問訥菴曰。近聞先生探查西洋情形。如與平生持論相反者。幕府命先生使外國。則諸之否。訥菴曰。然。隨俗吏後。屈膝穹廬。雖死不能。耳堂堂威儀。若古遣唐使。則可應命也。座有小笠原敬齋。作色曰。生君子國。汚身醜虜。不似先生之言。豈有異故乎。請教之。訥菴不敢抗曰。吾子誠正直學者也。笑而止。訥菴教生徒。不加譴責。諄諄誘導。自然嚴正。興起忠孝氣節。門人唱尊攘殉國家者甚多。文久初。余見安井息軒。談及訥菴。息軒陋訥菴。又見若山勿堂。問訥菴爲人。勿堂大排訥菴。余未知其孰是非。而歎政府用人之難矣。勿堂阿波人。稱壯吉。受學鉄野復堂。復堂嘗在古賀精里門。飯國與柴碧海齊名。稍相隙。落魄終身。其門有勿堂及余舊師岩本贅菴等。勿堂抵江戶。入佐藤一齋門。爲其女婿。而一齋外孫壽治。爲訥菴義子。勿堂謂其爲訥菴誤。勿堂旁修兵學。不讓清水赤城。下帷兩國坊。與息軒訥菴等爭衡。其門有若勝安房板垣退助土方久元諸人。亦異常人也。余謂假令三人並立於朝。則其不致反目交鬪者希矣。孰能左右之者。不有君子。其如之何。顧息軒訥菴等諸人。有功于世道人心。決非後世少年才子所企及。少年才子則厚祿大官。門庭生光。而諸人則落魄以死。曾無贈位等榮其身者。獨何與。

堀利熙

幕人主攘夷。好容正議。敢進取者。莫如堀利熙。利熙字欽文。初稱省三郎。號有梅。拜織部正。幕府旗下士堀伊豆守利堅之子也。幼好讀書。長以經國自任。安

政中擢監察轉函館奉行既而爲外國奉行當此時
天皇下攘夷之詔而外人益猖獗屢侮辱我民利熙
奮激說諭外人使之謝無狀時論韙之而閣老安藤
信正等讋外人恫喝將築其館於城南御殿山利熙
切諫信正勵聲喝之利熙歸家慨然作書遺信正有
言曰
竊不顧微軀激論妄答其罪當萬死乃碎肝腦絞
腸血聊述鄙言閣下請少容焉壘夷都督微行貴
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彼同餐尊之如師父遂許
刑典數部彼醉倒之餘戲於閣下侍妾閣下許而
與之彼請築居館于御殿山閣下遂許之此既犯
大義者莫甚焉竊聞彼專論廢帝之事閣下使國
學者按我舊典私議其事吁謂之何哉實天下大
賊天誅所不容也某今屠死其言也必善閣下請
少容焉臨書不勝泣涕
乃屠腹而死年四十三實萬延紀元冬十一月五日
也書入信正勿聽利熙乃召其傔從河野顯三曰古
稱主辱臣死汝勿忘此語顯三感激窺時於是乎有
坂下之事焉初利熙之就任箱館也專心防海善御
管內剪榛荊闢道路傳種痘法于夷落始乘兩桅船
發函館至品川灣水戶侯德川景山貽國詩激獎之
嘗巡視蝦夷過西岸神岬凡船過此必具酒牲虔祗
盡禮謂不如此則風浪忽起舟乃覆沒且嚴禁內地
婦女至岬以北謂有大變也利熙曰吾奉命巡視邊
疆將大拓開之也何物妖神敢妨沮之者向其祠發
巨砲而過焉土人始悟其妄婦女亦得到小樽石狩
等札幌有在住士民亦創於此時利熙遂巡視東西
岸抵柯太撫綏土人東北至盤香西北至鵜子谷之
地而皈文久中余航柯太抵雷石香有小祠祭八幡
太神土人謂織部公所建公巡視至此止嘖嘖賞其
功德先是行奧地者有間宮倫宗等倫宗航滿州抵
蠻古塔而皈利熙使從者視察奧地而後行者數人
並未達極北鵰小門也余自住柯太數年始獲一周
全嶋八百里及維新奉命董督全島始募男女徙住
其地撫育土人達極北奧地聽內分小六子諸夷皈
化服役皆從幕府撫蝦夷之法實因利熙等爲之首
唱利熙母林氏實大內記林述齋之女也其學術蓋
有所自其在家也儉素簡朴絕無幕吏驕奢之風庭
多種梅退食之後吟咏其下因有有梅之號常慕諸
葛亮陶潛爲人嘗詠懷曰

曠世奇才欽兩賢行藏易地業皆然氣節千秋出
師表淸高萬古去來篇苦辛本識出三顧忠勇無
心戴二天男子功名應若此縱教一醉曲肱眠
其抱負蓋如此殆幕末偉人也其遺安藤氏書或稱
非其手筆而安藤氏聰敏忠誠决非如書中所云此
說也余喜聞之然當時其書傳播天下家家誦之而
無復一人爲之辨駁者何歟拓地之事余推利熙爲
第一余桐太之任與利熙無異遇豪傑紛進責余撫
靑照舊余憂悶欲死遂辭罷其戡利熙多矣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卷下

大日本　岡本監輔撰

宮部鼎藏

自嘉永中外舶始至。開鎖之說。囂然鼎沸。徧乎天下。諸藩有志之士。奔走四方。以企義舉者。前後相望。不堪屈指。而其主攘夷者。不能無過激之弊。動便殺身不顧。然皆由至誠憂國致之。大適人心。以救開港之失。所以能奏維新之功。不受外客之侮。若宮部鼎藏眞木和泉。平野次郎。亦爲其出類拔萃者也。宮部鼎藏名增實。號田城子。鼎藏其稱。肥後國益城郡田城

村人也。家世業醫。父曰素直。有子三人。鼎藏其中子也。自幼敏銳好學。有大志。不屑爲醫。從伯父增美學山田氏兵法。增美愛其才。養爲子。嘉永二年己酉年三十。奉藩命襲義父職。爲師員。益尙氣節。臯高山仲繩爲人。慨然以尊攘自任。遂告藩主。周遊天下。歷訪志士。數歲而皈。受業者日多。四方志士。遊鎭西者必叩其門。鼎藏皆善遇之。嘉永六年癸丑。美艦入浦賀。頗驕傲。鼎藏不勝憤慨。再告藩主。赴江戶。同志永島轟二氏。尋至。乃與佐久間象山。吉田松蔭等謀。將有所爲。而幕府怯懦。遂講和。松蔭奮然欲投美艦以窺

海外形勢。鼎藏壯其志。脫佩刀以贐之。松蔭事敗。見捕。鼎藏歎曰。大事去矣。上船抵伊勢。拜太廟而皈。大開家塾。講明尊攘大義。弟子愈進。遂爲有司所忌。安政三年丙辰冬。弟大輔以事被幽囚。鼎藏亦從坐。被褫職。而豪氣不屈。躬耕於郊。有詠懷作曰。

壯士悲秋秋已闌。荏苒歲月曉星殘。一天慘澹妖氛暗。半世蹉跎豪骨寒。

文久二年壬戌。出羽人淸川八郎來訪曰。幕吏跋扈。不奉勅旨。朝廷大憂之。四方豪傑。奔走王事。吾子何爲安然送日也。鼎藏聞之。遽拉門生走京師。謁中山

中將。訪草莽志士而皈。遂之薩。見有馬新七田中謙助等。聞其欲果義舉於伏見。皈與同志建白藩主。舉國殉大義。時藩士大夫皆主佐幕。謂勤王越俎也。爲勤王公卿士庶擯斥。鼎藏憂之。朝謁公族。夕訪巨室。百方論辨。遂能一定藩論。十一月藩主使其介弟護美帥兵守衛禁闕。鼎藏與住江轟二氏先入京師。於是熊本藩正議之名始顯于朝野。時有報外船連合將寇浪華者。輦下人心洶洶。朝廷詔問在京諸侯。鼎藏巡視攝泉沿海。作地圖附防禦策獻之。三年二月藩主將朝京師。護美皈國。鼎藏等奉藩命留京。四月

皈國五月朝廷復徵護衛之士鼎藏與五十餘人入
京時諸藩衛士在京者三千餘人三條公實美爲之
總督推鼎藏爲曹史詔將詣伊勢太廟幸大和親征
外夷鼎藏實參其機密八月廷議遽變勤王公卿士
庶多奔長防鼎藏乃去京抵阿波轉向土佐鎖境不
得入露宿山中者數夕深秋落木鹿鳴呦呦賦和歌
數十首皆寓愛君憂世之意使人感歎垂淚不已困
頓而還從三條公于長門侍其左右公與長藩議欲
奉前勅明年夏又使鼎藏諜京師動靜鼎藏變姓名
入京寓三條橋西客棧池田號時守護職會津侯容

保搜索勤王諸士甚嚴鼎藏與同志謀將乘夜襲之
一夕糾合義故欲于樓上義故未悉聚反爲會兵所
襲衆奔逃鼎藏憤慨大呼曰何遽受奴輩縛乎乃自
刃實元治紀元甲子六月五日也時年四十有五鼎
藏容貌溫和接人不見圭角然臨大節則敢言剛直
不可奪也性至孝雅言人苟不孝其才雖美亦禽獸
耳其敎于弟必自孝經始幼喪父事祖母與母苦節
力行多人所不堪者藩嘗旌賞之云是時來會者松
田重助範義肥後人從鼎藏學兵法奔走東西勤勞
王事是夜爲捕手圍鬭至死年三十五範義嘗在長

州其弟信道自京皈國途次來見因謂之曰汝疾皈
死國我當死于輦下身雖微賤所任甚重可不勉哉
揮淚訣別云吉田年麻呂秀實毛利氏小臣從吉田
松陰刻苦學兵法是夜遇敵來圍脫走抵河原町藩
邸束裝提兵而出爲敵衆來鏖遂殞命年二十四松
陰常愛秀實守敎與久坂通武高杉春風并稱爲己
良藥云望月龜彌太義澄高知藩人從勝安房修航
海術是夜在樓上見敵至拔刀斬一人飛下而戰又
斬二人走至戶外見敵來鏖傷二三人敵無復來近
者謂宿志難酬乃屠腹年二十七其餘奮鬭不克而

死者數人有西川耕藏直純京都書商講道學窮易
理不喜記誦詞章自父時爲北村某別戶輔幼子再
興其家保庇志士爲梅田定明修故宅行追悼儀坐
池田號之變下獄明年二月病死年四十二明治元
年官憐直純幽死給其孤女二口糧終身鼎藏僕國
友常吉熊本人嘗從鼎藏上京嘗七卿西奔鼎藏將
抵長防講回復策志在必死授金常吉使皈報家人
常吉欲與死不敢聽鼎藏感賞曰吾過矣明年上京
常吉留守未幾聞鼎藏遇刺大憤上京戰於輦下殆
死纔免乃皈長防欲再從君及長人謝罪弭戰不堪

憤慨自刃死。嗚呼。鼎藏與吉田松蔭爲膠漆友。忠孝性成。服勤盡養。能得內外懽心。眞廊廟之器也哉。今聞其墓在西京三條瞰三緣寺中。門人故舊爲樹石以表之。若與松陰和泉諸士絕席者。何其不偶之甚也。

眞木和泉

眞木保臣。稱和泉守。號紫灘。筑後國久留米邑水天宮祠祝也。父曰旋臣。家世敘從五位并和泉守。是爲神職特例。保臣爲人慷慨。嘗讀會澤正志新論。欽其爲人。負笈抵水戶。爲其弟子。既而皈鄉。論時事上書

藩主。得譴幽其弟大鳥居信臣家十餘年。安政五年戊午春。幕府閣老堀田正篤上京。請開互市。保臣聞之。大憤慨。竊上封事於三條內大臣實萬。不暴于世而免焉。文久二年壬戌。薩藩士大久保利通自京師皈路經筑後。保臣見之。事寢覺。藩議將禁錮之。遽逃亡。夜深入薩。其弟信臣亦逃。自料不免。乃屠腹無幾。島津久光上京。志士會於浪華。謁久光謀義舉。久光止之。徐除幕吏。恢復皇室。不聽。保臣適至。亦從其議。衆推保臣爲首領。薩藩諸士諫其過激敗事。押送筑後。而幽囚焉。明年己亥。有朝旨赦之。保臣自長門入京。出仕學習院。爲公卿所禮遇。益感激盡力王事。三條公尤信任之。議既決。將託言行幸大和。移蹕函嶺。以正幕府之罪。事覺。毛利氏蒙譴。七卿西奔。保臣隨行。常參帷幄。長兵之入京也。保臣與久坂元瑞等俱爲忠勇軍隊將。據天王山。日詣石淸水神祠。祈攘夷功。而長藩老臣不勝衆怒。遂率衆而進。來島政久等將攻松平容保於闕下。保臣止之。弗聽。因出兵應之。元瑞死之。保臣傷股。血流淋漓。不屈。率衆走天王山自刃。年五十二。是爲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二十一日。明治元年戊辰。池尻某爲保臣等十七人。建石於

寶寺塔前。五年。天皇賞保臣首唱大義。定賜祭資料。每歲十石云。保信筑紫之雄也。不得際會風雲大行其志。以死不亦惜乎。

平野次郎

平野次郎。名國臣。福岡藩士也。自幼好讀書講武技。慕高山仲繩爲人。嘗抵江戶觀寬永增上二寺壯麗。有過禁闕。深慨皇威不振。安政初。遮藩主駕。上意見書。殆見禁錮。聞幕府不奉攘夷勅。作歌曰。

斯久計悩流君能御心袁安美奉禮那四方能國
人

蓋討幕之意起於此時也。五年壬子登京。與淸水寺僧月照等糾合同志。幕吏探知督捕。遁抵薩摩倚西鄕隆盛。航海走日向。會隆盛月照相持投海。命棹夫援之。月照死。隆盛甦。二郎膽落。將自刃。爲月照僕重助者所止。乃登陸。葬月照。變姓名入京。時閣老間部詮勝入朝。搜捕志士益嚴。謁近衞公。告月照顚末。呈其密書。公大喜。遂佯爲商賈。奔下關。匿白石正一郎家。往來肥筑。始訪眞木保臣。保臣以爲間諜。辭以得讒屛居。二郎作歌示之。保臣一見以爲非常人。乃和之出面。聞其所論。益感服。欲以已女配之。不從而去。

抵肥後。寓宮部鼎藏等家。可一年。遇田中河內介淸川八郎等來勸義擧。謂之烏合。不敢從。文久元年辛酉再入薩。著尊攘英斷錄。及培覆論。培覆言培王室覆幕府也。島津久光覽而大嘉之。賜金十兩。乃去抵久留米。建石燈一基于高山仲繩墓前。和泉之將入京也。就伏見曇花院候人吉田重義。上書陳幕吏按廢帝舊例。天下義士扼腕憤激之情。請速下詔拔浪華城。屠二條城。火彥根城。使久光入京。掃蕩幕吏。解粟田宮幽囚。六師東征。以函嶺爲行宮。者是爲上策。而及中下策。適聞藩主黑田齊博將覲幕府。次播州大倉谷。將見和泉沮義擧。齊博者久光之從王父也。與薩人伊牟田尙平往謁陳義旅雲合之狀。以促勤王。齊博大驚。稱病遽皈。二郎復諫曰。今與義擧。則其忠烈實爲海內寡二。而託病皈藩。則必爲世人所指目。自非他日奏偉功。不得雪此汚辱。若病狀虛實。幕府必將探知之。彼有讒我而我不服。或動干兵。則是名不正而事不順矣。未如決志勤王。以鼓舞一藩人心也。且此擧雖使關東知之。毋傷也。僅僅數十百浪士橫行京攝間。而幕吏無如之何。堂堂大藩而上下一致行事。安能抗之乎。今發使熊本岡二藩以誘之。

熊本有長岡佐渡。岡有中川土佐小河一敏。彼皆主勤王。將爭先來同。猶火就燥水就濕。三藩合爲一。連久留米柳川及山陽南海諸藩。以朝京師。是兵法所謂初如處女。後如脫兎者。人將稱今日虛病。曰一時謀略也。此議一決。則臣雖不肖。請直上京。就列卿請綸旨。其爲鎭西勤王之首唱。決不容疑矣。大凡兵貴拙速。藩祖龍光公遺訓有之。雖隻履而行。神速則有功。伏願今日大駕皈藩。必期二十日再上洛。齊博益驚。謂若輩在他國。必釀奇禍。命使扈從。抵赤馬關。遂捕之。押送本國。繫諸獄舍。獄中禁用筆硯。因捻紙爲

纔作文字。著盡忠錄二卷。體勢辨。制蠻策。征寇說。圖圖集。神武必勝論各一卷。字體巧妙有雅致。見者莫不驚歎。其飯器有稱信玄辨當者。拔已髮貼器底。製一絃琴作謠曲。寓獄中日長可樂之意。播琴音以破寂寥。明年三月見釋。爲徒罪課屬吏。先是同志田中河內介有馬新七等。皆爲人殺。二郎獨以在獄免。五月上保國策一篇。陳守衛畿內一處。及連衡鹿兒島中津久留米三藩等策。八月奉命上京。出仕學習院。會中山忠光舉兵大和。奉命往鎭之。而朝議一變。諸公卿出奔長門。二郎遁至山陰。爲幕吏追跡。踰山出

播磨。抵周防。謁七卿。將應援大和。遂推澤宣嘉爲首領。一隊十六人。以十月五日乘船。發三田尻。八日達播州鹽濱。聞忠光敗而勢不可中止。十一日夜襲生野官衙取之。遣使於京訴寃。翌日傳檄國中。聲幕吏專擅大徵兵食。諸藩聞之。出兵來攻。我兵見之。稍稍逃散。存者不過十餘人。十四日自山上馳下。從橫疾鬭。力盡自殺。二郎使宣嘉南走。身亦將遁去。爲豐岡兵認知。奮鬭殺傷數十人。竟見擒。敵兵檻致京師。繫六角獄。明年長藩兵犯禁闕。幕吏恐二郎等脫走。出志士三十六人於獄。悉刎其首。國臣時年三十七。是爲元治元年七月十九日。二郎眞高山仲繩之流亞也哉。讀其傳。使人或泣或笑。泣爲二郎。笑由他人。嗚呼其亦偉矣。

有馬新七

文久中尊攘之論大起。壯士雲合響應。殺身無所回顧。後人笑其過激而未得謂之非正義者。其誠使然也。若有馬新七等。不其然乎。有馬新七名正義。新七其稱。鹿兒島藩士也。父曰榊四郎兵衛。出繼有馬氏後。四郎兵衛死。正義承之。少壯遊江戶。修闇齋學。善詩歌。達劍術。安政五年戊午。外人來。請將軍約貿易。

天皇震怒。別勅水藩攘夷。新七聞之。慨然與同志謀將奏關東事情。除姦吏攘夷狄。以達藩主齊彬之宿志。與藩人日下部伊三次。水藩人鮎澤伊太夫。江戶人勝野豐作。俱西上。聞西鄕吉之助海江田武次。伊知地壯之丞。三人在四條客舍。往訪之。吉之助招其友僧月照見新七。新七細書時事。示月照。月照呈之近衛左大臣。遂供御覽。新七感激告月照。勅諭諸藩誅除幕府姦吏。月照大然之。說左大臣。與吉之助謀將使新七奉勅書寫本。如江戶。達土佐越前二藩。會月照避難西奔。遂告別赴關東。先是京都田中河內

介出羽淸川八郎筑前平野次郎肥後宮部鼎藏久留米眞木和泉等前後入薩摩因屢通密書謀蹶島津久光上京舉事至是新七與越前橋本左內長門山縣半藏會議方略無何日下部橋本等就縛乃曰遷延不決吾黨無遺類矣縱除井伊猶有間部酒井等在因與常陸櫻任藏竊入京欲訪大久保要於大坂任藏聞幕府跡要甚急勸新七皈藩蹶機會新七從之乘船會風起未發復間行入京將刺間部詮勝不果聞藩主修理大夫由海路到伏見往獻一封討幕攘夷不通受命皈國陰與田中謙助等謀日夕揣

摩弗措文久二年島津久光將上京以繼先君遺志時新七及謙輔等侍左右將命多藩士來訪者爭欲扈從扈從者一千餘人自海路行四月十日達大坂久光分兵爲二留一隊于大坂以備不虞命一隊隨行十三日達伏見遂入京先是西鄉吉之助上京寓其藩邸衆欲推之爲首領藩議不聽送還吉之助衆大憤欲果其志益急時諸藩浮浪激烈之徒數十人來往大坂藩邸屢畫密計淸川八郎進其議決爲曰是何因循也將挺身舉事朝廷聞而大發之懇諭久光鎭之久光恐惶奉命欲以一死謝之辭色並決侍

臣察知而他人傳聞焉奔走抑制甚力先是江戸詆役之士柴山愛次郎弟子丸龍助橋口傳藏伊集院直右衞門等報其老臣島津某脫江戸還大坂至是與新七謙助等合謀先襲關白九條氏除所司代酒井氏合朝幕爲一以果攘夷之舉西鄉新吾大山彌助篠原冬一郎等皆決死贊之報諸各藩同志爲留守居某所探知終達久光耳而事旣決不可中止也二十三日昧爽柴山橋口伊集院弟子丸等九人自中島逆旅發新七及田中西鄉篠原是枝等二十七人自藩邸發皆乘船泝淀川久光聞之命奈良原喜

左衞門海江田武次往諭之二人下淀見是枝萬助等于船喜左致命不聽喜左大怒欲斬之其死謂君命重懇諭皈報久光命小松帶刀鎭之帶刀傳命奈良原幸五郎江夏仲左衞門道島五郎兵衞山口金之進鈴木昌之助鈴木勇右衞門大山格之助森岡善助八人分道馳赴久光更諭之曰吾受命鎭撫浪士假令我藩一士黨之將有何辭謝罪有拒命者首足異所幸五等受命而出抵伏見淀橋知新七一行會於寺田號客棧直赴之請面新七橋口傳藏辭臥樓上勵聲曰無有矣有馬新七抑請見者誰江夏森

岡二人聞之曰。是必詐也。直登樓。設階而窺。衆將出。頗雜沓。見新七謙助愛次郎等團欒而坐。謂之曰。諸君有用談。請下樓來。用談猶云公務也。愛次郎曰。果用談也。則往矣。徐徐下樓。新七壯助謙助亦接踵而下。幸五傳久光命。急抵錦小路邸面陳。且語時勢與久光意中。曰此舉決意中止。新七等固執不聽。言涉過激。有大聲叫者曰。事既至茲。何論是非。道島五郎兵衛直呼上意。斫謙助眉間。眼球迸出。即斃。山口金之進勵聲叱咤。斫愛次郎肩。愛次郎挺受其刃。愛次郎名道隆。攻苦修文武。嘗歎皇室式微。登霧島山。潔

齋七日。以祈國家安甯。先是語同志。以不抗上意。至是死。果如其言。新七見之大怒。拔刀擊五郎。交鬭三四反。互負傷。新七刀折。不暇拔副刀。手搏五郎。壓之壁。大呼曰。與予併刺。有應聲而貫之者。二人俱斃。新七時年三十八。而樓上人曾不之知也。聞紛擾聲。不知有何變異。弟子丸龍助下階。大山格之助自下斫其腰。創彌重。不屈。舉刀與數人格鬭。斃亂刃中。橋口傳藏繼下。格之助橫擊其足。傳藏直前赴之。轉蹶。終見殺。西田直五郎亦下。上床。敬藏執槍自下突之。乃仆。森山新五左衛門上厠。將出。聞爭鬭聲。直橫刀向

之。身負數十創而仆。橋口壯助奮鬭。負深創。自肩及乳。氣息將絕。見幸五在前。請一杯水。幸五汲而與之。壯助欣然曰。我輩雖死。尙有卿等在。毫無遺憾。天下之吏。幸善謀焉。言畢而瞑。時事起倉卒。旅客狼狽欲爭先遁走。紛呶殊甚。美玉三平在後房。聞之以爲伏見奉行使捕手來圍。大呼曰。敵兵至矣。宜縱火快戰。舉坐大驚。吉田淸右衛門西鄕新五伊集院直右衛門篠原冬一郎等二十五人。齊起攜刀劍。將突出。柴山龍五郎先之。欲下階。格之助幸五郎等植血刃在其下。如蔟諸士至者。幸五抵掌連呼龍五曰。吾奉君

命來此。姑且緩之。若有意見。宜謁公上陳。衆聞之。如毫不省者。幸五左右袒棄其兵。合掌曰。諸君猶疑予言乎。請速應之。不可有他。龍五郎曰。然則與同志詳議矣。言未畢。西鄕伊集院二人委刀而下。幸五等喜形於面。諸士見之稍安。各就坐合議。或曰屠腹謝罪。或曰謁公具陳意見。紛紜不決。眞木和泉田中河內介二人自別階升坐。稠衆中諭之曰。久光公欲與諸君共大事。而今失其期。不可復爲也。不如謁公謝之。衆以爲然。是夜齊發伏見。謁久光。叩頭謝罪。請隨行東下。不聽。護送薩摩。命謹愼。鬭止之時。謙助蘇生。直

五新五二人亦尋蘇明日罰違命賜死謙助等使自刃謙助乃洗眉間皿拜京師謝勤王無功更拜藩主屠腹而終新五左衛門亦如之山本四郎爲島津氏重臣闕山紀家人藩法陪臣有罪例捕縛之是日見輕卒數人至拔小刀抗之傷一二人屠腹而伏輕卒將縛之橫目附土田某謂其死于王事也載竹輿舁之送至藩邸在途死翌日遂葬新七等八人於大黒寺新七爲人痘痕滿面色頽黑而性豪邁不爲物屈自幼抱勤王志罵詈幕政無所忌憚人稱曰今高山云烏呼新七諸人皆一時豪士敢抗君命豈無所見

哉奉君命殺之亦出於不得已要之莫非憂國精神所在比諸伴食宰相媚外客保寵祿揚揚有得色者奚啻天淵相懸自君子觀之必有任其責者焉若諸人所爲未可以過激毀之也

中山公子忠光

自有霸府以來公卿子孫袖手旁觀無一人堪將兵者靡靡豔歌終身舉世咎之至安政中乃有中山公子忠光姊小路公知等皆豪邁過人而忠光尤爲優異也忠光者正二位大納言忠能第三子也加冠敍從四位下任侍從幼有文武才幹好義俠廣與四方志士交好絕無紈袴子弟之態文久三年癸亥冬脫走長門潛匿白石正一郎家告父請絕敍納官位與兵卒伍擊外舶于檀浦衆賞其驍勇未幾皈京時朝議將幸大和遂攘夷狄爲松本衡吉村重鄉等所推挈壯士三十餘人而發八月十五日赴大坂抵常安橋逆旅艤快艇二隻載兵器彈藥稱勅使先驅赴長州解纜出天保山外遽命指泉州遭風順船駛海月照映衡高聲唱曰海乃面月乃伊佐與布間毛侍須忠光乃應曰波耶乘奴計與木津川乃口衆聞之大振因稱天忠組截髻投海中忠光頒軍令有言曰諸

軍每朝遙拜伊勢太廟及京師禁省一心誓報國家之恩勿得貪貨財奸婦女放火神祠佛宇私殺降人懷私怨相棄捐遂達界港入傳舍理裝直向河內次早遣吉村重鄉尾崎孝基於狹山軍營實北條相模守所戍屬相模守臥病使老臣二人出接重鄉曰天皇幸大和且親征吾曹募義兵迎鳳輦請出援今夕當宿甲田村水郡長雄家請來陳貴意乃去投長雄宅製菊章旗等及夜深將發相州老臣馳至曰願從親征不敢後矣十七日詣村上帝陵于觀心寺拜楠左中將首塚獻幣物以禱戰捷是日藤本眞金率同

志白陸路來會聞五條代官鈴木源內素嘗貪暴率衆襲之源內逃上田政則踉捕烏義親刎其首池定勝森下茂時等遞進捕元締長谷川嵤助以下四人斬之縱火于廳退次櫻井寺入夜伴林光平等亦尋至翌日梟源內等首于五條驛外榜示曰嗚三百年之私義蔑開闢以來之天恩辱國家助夷狄遂召近傍村長等諭討幕旨免今年田租徵糧於三歲村適學習院出仕平野國臣傳廷臣旨來戒輕舉忠光書意見命鶴田道德從國臣入京以聞既而朝廷遽聽幕吏執奏黜諸公卿言尊攘者停毛利氏禁門護衞

稱親征非上意京師守護職松平容保令諸藩討忠光稱亂賊矯詔忠光將抵十津川謀後舉遇安積武貞岡見經成等二十餘人來援二十日命池定勝等六七人留守五條乘夜至坂本翌日據天之川要害差衡重卿等於高取十津川高野各處徵金穀募兵士容保恐衆蜂起命京尹諭示四鄕捕斬忠光黨而士豪野崎主計等應忠光募率農兵一千二百人來會高野僧徒亦來呈誓書勢頗振二十五日郡山和歌山二藩兵進抵御所高取城主植村駿河守違約據城不敢輸糧忠光怒二十六日早旦砲銃齊發而

進忿號數人山蹊險絕進退不便敵發石榴彈我軍潰退次天之川二十八日聞尊攘議息我軍負朝敵名會衆議將航西南高取郡山彥根和歌山兵自四面來壓九月九日森下茂時等十五人與十津川銃兵十人夜襲彥根軍于下市大破之敵軍狼狽潰走十五日敵勢又合自三面奄至彈丸雨注我軍不支放火次舍走次長殿村無復爲後拒者十九日踰玉置山至紀州本宮險峻不可言二十一日橋本綱幸鄕導至攝之白川村過津兵遮攔燒棄兵器踰伯母峠二十四日暮過廚子口彥根和歌山兵來圍忠光

挺身突入敵陣斬二人傷七八人潰圍而過從者十餘人麾之使散去期再會自左山中行欲與死者上田正則等七人出入深谿攀緣巖洞二十五日竄伏陰崖幽谷之間時從高處遠覘砲響殷殷達耳終日入夜踰宇陀間道曉達三輪山潛匿民家二十七日踰河內大和兩界之嶺亭午達大坂入長門藩邸日晡乘漁舟掛席遁抵長門豐浦元治元年甲子十一月五日病卒或曰酖之也或曰遇刺未知孰是年二十二藩主葬遺骸于綾羅木村立祠祭之明治三年十月五日朝廷詔停父子義絕復官位如故贈正四

位賜祭資料三百圓。嗚呼尊王討幕之說其所由來者久矣能實踐之使世注想開闢以來之天恩者莫先於公子。公子勇義成性自祖考遺傳使然雖有輕舉之失出於疾邪之甚其有功於皇室亦大矣安政中余在京師聞公子豪邁不羣欲侍講讀或謂其暴悍不可親暱者假令薰陶得其人以保其身則其策勳豈止於是哉或身爲皇室姻戚首唱大義而其位不過正四位使媚愚民阿外客保祿固寵臣妾生光者視之豈不愧且死哉中山氏臣田中綏猷本但馬人小森某子登京爲田中近江介義子配其女稱河

內介敘正六位嘗與志士謀攘夷恐累及主家見忠光陳意見辭職隱居遂巡九州遊說甚力當島津久光入朝走浪華隱于薩摩邸飛檄九州大會同志將襲關白九條氏以淸君側滿朝恐愕命久光鎭撫之久光斬其藩士八人餘皆押送其國綏猷見護抵薩在途爲人殺亦一時之豪也忠光告父請絕繳納官位蓋有感於綏猷等賞勳局賞之止於如此比諸姉小路公知主攘夷使幕府責其違臣禮巡撿海嚴守備爲客所刺天皇震悼贈參議右近衞權中將者果何如也當時從公子殉難者甚多往往贈位有那須

重民本土佐巨室深尾氏家臣濱田某三子身長六尺長武技與吉村重鄉唱尊攘爲同志所推刺參政吉田元吉遁去登京遂從忠光與重鄉等同死特旨敘從四位今宮內大臣田中子光顯叔父云

川上彌一

自殺與殺人皆出於禦侮之志而不能殺人則爲人所殺者世多此例言之可爲酸鼻如川上彌一知爲人所殺而自殺不敢殺一敵人不可謂勇且仁哉彌一者長州藩士也名正義爲人豪勇有氣節夙唱尊攘大義欲致身報國文久三年癸亥代高杉晉作爲

奇兵隊長砲擊夷艦有功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欲應援之與平野國臣議推澤主水正宣嘉爲大將十月二日乘舟八日達播州鹽濱聞忠光敗衆欲散去正義與戶原卯橘持不可欲招忠光殘兵且募但丹志士主水正以爲然乃合三十餘人掠但馬生野據延應寺彌一改姓名曰南八郎取諸唐張巡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之語也十一日舉旗山口村襲生野代官所會代官川上伊太郎不在命吏員盡遁去遂取之定爲駐軍所廣募兵食免今年田租國臣後二日至是日來會翌日命市人製菊章軍幟提

燈等有浪士劒客數百人將行取丹馬入京訴七卿及長侯父子寃幕府命姬路明石諸藩追討諸藩兵自四面來襲我軍出戰多望風遁去者彌一等奮戰不屈十四日國臣等會衆議進退彌一奮然作色曰我輩擧事而爲幕府討固當然耳事勢至此安得喪膽驚惶且夫今次之擧豫已決議事成必復親征攘夷之議不成橫屍原野今也大和失守幕兵奄至是固吾輩宜死之秋也抛命力戰傳芳名於千載不亦愈快乎議乃決彌一與卯橋別從農兵據山口村妙見堂既而山城明精寺僧宗行與但馬人高橋孝太郎多田彌太郎肥後人旭竹史阿波人深尾源治郎等從主水正潛匿國臣等爲敵驅散自間道逃去彌一等十二人盤據其地不敢退一步須臾敵大至農兵望見遽反覆自山頂亂墜大石我兵進退維谷欲快戰而死彌一止之曰吾輩十一人敢當前後大敵死乎土民之手恥莫大焉不若自刃以爲攘夷先登交杯訣飲卯橋呼曰我乞爲黃泉之東道乃屠腹彌一曰余爲諸君介錯且爲諸君殿介錯謂助自盡也衆聞之一時伏劒彌一悉殞其首畢刺刀于腹更自刎而死年二十一其十一人曰戸原卯橋曰中條熊

太郎曰長野熊之丞曰下瀨熊之進曰井關英助曰伊藤百合五郎曰白石廉作曰小田村信之進曰久富豐円和田小傳次曰西村淸太郎卯橋名繼明秋月藩士家業醫嘗爲木下業廣弟子又入鹽谷世弘門受命蟄居廣論時事上之乘夜脫走至此熊太郎名基好出石藩士常誦盡忠報國四字請父上京遂志不聽乃遺書于家去仕姉小路少將當少將遇刺拔刀逐賊傷之抱少將而皈朝廷賜白銀五枚遂從主水正于此廉作名資敏赤馬關豪商正一郎資風之弟往來薩摩六次上言時勢薩侯感賞托糧米四萬石供緩急用嘗島津久光上京傾家產營辦資用保庇中山忠光極其懇篤久坂通武砲擊美人常與通武同烈戰高杉晉作編奇兵隊首入其伍以致國人來集至家告破產毫無回顧藩侯賞之進列士籍其餘皆長藩人與正義同功一體者也高杉晉作嘗追惜彌一與吉村重鄕作詩弔之曰

知己從來懷二君繫囚不得幷雙墳日東正氣冠
天地休說張巡與霽雲

其末書曰重鄕類張巡正義類霽雲然二子節義固非巡雲之所及也重鄕土佐人慷慨憂世廣與志士

交說島津久光以舉義兵與有馬新七等密議事覺薩人傳朝命送致其國後復上京與松本奎堂藤本鐵石擁中山忠光舉兵大和不克自屠而死云嗚呼當時人心固執攘夷如此無一轉移之術而欲壓制之壓制不息繼以誅斬是德川氏之所以一敗不振也彌一等不殺敵而自殺敵人莫不感歎久之其名益著其有功于皇政復古者大矣

清水精一郎

嘉安中國人惡外客殊甚由其不悉外客情實或有至殺身毫不回顧者謂之忠臣義士殆不可而謂之

果非舉則過矣清水精一郎者駿州土豪也爲人慷慨敢爲膽氣過人年二十餘抵江戶聞一橋黃門賢往委質時攘夷論盛起精一郎謂不可一毫毀辱國體視外客猶仇敵一日赴橫濱休茶店見外客二名騎過暮吏數十隨行外客指精一郎邦語連呼退士精一郎聞之大怒取捷徑先行伏篠簟中候二酋過跳而出先斬大酋小酋開拳銃擬之精一郎翻身繞傍馬腹執足擲之又斬之既而諸外人及衆從者至相視愕貽膽落小酋未與有一人抉去其眼將玻璨照寫之其羣中有一士人急裝縛衣袴背著桔梗花章者外客大憤怒告幕府使物色更督之期七日間捕獲否則償金五十萬兩精一郎既斬二酋脫去入品川妓樓痛飲數日盡散其所懷金樓主疑之密告官吏來將捕縛之精一郎叱曰我清水精一郎也前日斬英夷首微汝來捕固將自訴連飲數杯就縛市尹某詰其所以斬則辨攘夷一點耳某不復詰反寬遇之致諸橫濱使外人甘心焉五酋會議按其刑美人亞爾格曰義士也吾請贖之四酋許諾復致之官請贖死市尹召精一郎告以故精一郎笑曰公豈喪心乎我日本男兒也可死則死耳何請命于羯奴乎

遂下獄元治二年乙丑正月二十八日礫精一郎於橫濱以謝五國勇哉精一郎之舉也其跡雖暴其心實存報國一身已死而五國不致輒侮我可謂忠矣以今日言之固爲狂行如當時安得以狂行目之據事入以爲義士則知尊攘發於赤心者決不可已而者後議相亦不甚難也爲政須轉氣運否則順人心一言不擬衆者自古每每有之使熱心欲死於寇者皆心陣歿吾有餘力以致其後又何難之有是宰相之任也當時宰相不得其人使忠志之士吞恨而死可勝歎哉

武田耕雲齋

水藩諸臣。主張攘夷。莫非正黨之士。皆在奉其君尊王之旨。前後就死。幾百千人。而天下翕然稱之。以爲忠藎所致。如武田耕雲齋等。其最可愍者乎。耕雲齋名正生。字伯道。稱彥九郎。水戶藩士。跡部新八正續長子。以其系出于武田万千代丸。遂復武田氏。驍勇有膽略。好兵法。善論時務。文政十二年己丑。任使番。時藩主德川齊修有病無子。執政忌其弟齊昭英敏。欲迎將軍諸公子爲嗣。正生率同志士四十餘人。抵江戶力爭。事終寢。遂立齊昭。弘化初爲少老。齊昭得譴。蟄居駒籠邸。正生與吉成信貞俱赴江戶。上書闔老水野越前守忠邦。陳齊昭事幕府極有禮。及姦臣結城寅壽結黨流言之狀。不聽。停職屏居。五年見釋。號耕雲齋。從容自適。安政二年乙卯。復少老。明年進爲執政。食祿一千五百石。人材彙進。藩風一新。安政六年。齊昭奉攘夷詔。將行膺懲之典。幕府命止之。奉還勅書。正生謂使世曰。勅書出公強請。則朝幕生釁矣。天位安危。四海治亂。未可知也。宜發使者謝奉行怠慢之罪。明年義徒大唱攘夷。屯集于長岡驛。多正生所養也。遂不至奉還。而廢齊昭薨。正生等廢。市川

三左衞門。朝日奈彌太郎等用事。捕縛義徒十餘名。文久三年壬戌春。一橋黃門朝京師。起正生。謀事。正生謁天皇。叙從五位。稱伊賀守。市川等廢。時正生黨主尊王攘夷。自號誠心組。組猶曰黨。市川等黨主佐幕開港。號諸生組。諸生組謗誠心組自負曰天狗。以邦俗謂自負者曰天狗也。在其中間者曰柳派。派亦猶曰黨。謂其如柳靡風也。明年元治紀元春。市川等與幕吏通謀爲執政。廢正生等職。幽之。正生等大奮激。欲抵江戶訴幕府。糾合三百人發水戶。抵下總國小金原。先是藤田信竹內延秀等。亦聞市川等謀。大怒。擧兵屯筑波山。號曰監察府。遠近騷然。正生與田丸直允等議將行而鎭之。至則聽其說。爲之總督。以直允名望尤高。推爲軍帥。以藤田信竹內延秀嚴谷信成爲三總裁。餘量才任之。部署既定。乃作白木輿。載齊昭木主。大書從二位贈大納言源烈公。使白衣卒舁之。乘輿而從者四人。騎士八人。長槍銃砲各一隊。鹵簿凡二百餘人。發筑波向日光道。路舍夾用葵章紫幕。既抵日光。見日光奉行小倉某曰。我烈公奉攘夷之詔。事未成而薨。堂堂神州。遂受蠻夷之侮。吾輩傍觀。不勝忠憤切齒之至。將藉烈祖之神靈。以掃

攘横濱醜虜之巢窟請借寺院以爲舍館某曰告幕府而後聽之直允等謁東照公廟乃退軍太平山傳檄四方壯士來屬者日衆諸生黨欲攻之率藩士三百人赴江戸請援於幕府直允率兵復移筑波山正生提六百餘人屯小金原將搗横濱六月市川等引導幕兵而至全軍三千餘人館于下妻各處筑波軍部署兵士凡一千餘人直諒傳酒一軍醻之與戰斬小林某㳄日夜五更藤田信等五將跨馬帥兵三百餘鼓螺吶喊而進亂發大砲聲震天地幕吏永見某單身逃乘勝縱火蹂躪天明上八幡山命餐乃還筑波直諒大悅傳檄將士八月幕府命水府支藩松平大炊頭賴德代藩主鎭撫常野大炊頭抵小金原先說正生正生義正言順大炊頭感服俱赴水戸浪士來從者甚衆全軍四千餘人八月十日進次吉田村藥王院遣使水戸將入城諸生黨大驚集議使人來謁曰公入城亦可若他士則不得入大炊頭與正生等怒諸生黨進軍正生等乃向朝日奈市川二人宅發大砲進渡那珂川襲敵營破之乘勝疾攻敵亂射大砲走那珂湊十六日正生乘曉霧進軍吶喊縱火燹第一街烟焰蔽天敵皆敗走正生與大炊頭議

欲諭諸生黨休戰入城遣使說之不肯縛使者砲擊大炊頭營正生謂彼大逆無道宜殲之無噍類乃連發大砲既而幕吏帥兵來諸侯兵來援我軍連不利大炊頭爲幕吏所欺遂降書生黨傳幕府命使自裁殺其從者榜示備路以招降者我軍不欲抗者相議而下正生與田丸藤田等八百餘人謀上京訴心事出野州赴上州會幕府命諸藩追擊且戰且走時天方雪兵士凍餒崎嶇間關抵越前先是慶喜聞正生西上請爲大將率會桑諸藩兵擊之命加賀兵爲先鋒正生聞之令兵士解戎裝遣書加賀陳營陳情哀訴加賀藩軍將永原甚七郎等周旋甚力而幕吏議不納上書一橋黄門亦不省十二月遂降加賀軍門致書甚七郎有言曰正生等業已與幕府兵抗戰以犯大法自知死尙有餘罪雖然正生等心事問靑天白日矣苟蒙流賊之名則千載之下死而有遺憾請尊藩垂武門之情爲正生等善辨解爲決死一言止于此他不知所言甚七郎置正生等于敦賀本勝寺及其他二三處待遇甚厚而幕吏惡之殊甚翌年二月處斬者正生以下凡三百五十餘人其餘流竄各有差送正生首于水戸肆諸獄門於是海內人心盡

離幕府而其亡也決矣正生年六十二田丸直允年六十一藤田信年二十三山國共昌年七十三竹內延秀年三十五獨岩谷信成適出在外潛匿得免正生被刑之月天陰風烈尋斬諸四四亥每一亥有陰風至人皆異之云

久阪元瑞

長藩言尊攘推吉田松蔭松蔭死後其門人久坂元瑞高杉晉作等特以節烈著蓋其智非不察攘夷之難而其志欲果尊皇之實也久阪元瑞名通武字實甫元瑞其稱一稱義助號江月齋長門藩士也父爲

醫官早歿兄眞稱元機倜儻超羣常以外事爲憂折節讀洋文譯書數十種率係大砲銃隊事又嘗譯述種痘書闔藩多免病痘有一洋學者謂元機曰某月日正當泰西正朔請置酒會友元機罵曰病癡子吾安奉彼正朔乎安政初歿元瑞不欲業醫受兵學于吉田松陰松陰稱爲少年奇才國士無雙後遂以女弟配之元瑞又欲知海外事入藩校博習堂研究洋學年十七八遊鎭西遂經山陽東海抵江戶到處審其山河形勢察諸藩政教武備與志士交結歲餘而皈二十再抵江戶入芳野金陵門講習漢學見外客

跋扈大憤與水戶及薩士二藩志士密議將襲而殺之藩主聞之遽命皈國及井伊氏遇刺雀躍曰世局庶乎其一變邪文久二年壬戌春與高杉晉作等俱入京著回瀾條議一篇述王政改革之策時藩主父子在京與薩土二侯議國是十月藩世子奉朝命與敕使其赴江戶與幕臣妥議元瑞隨行周旋甚力久之不決大歎幕府因循與高杉晉作議將抵橫濱縱火洋館脫走而行世子聞之大驚馳馬到大森見元瑞等咎其輕舉且諭且泣二人流涕頓首曰臣等狹中殆誤公死有餘罪遂從世子皈邸世子留江戶數

月不得要領而皈元瑞請留江戶蓋欲有爲也先是幕府爲英人築居館于御殿山極宏壯志士皆憤之元瑞謂御殿山爲江戶要衝而使外客據之猶使盜守庫也一夕風烈潛行其側舉火焚之衆呼快而幕府不知其爲何人所爲也旣而元瑞益唱尊攘藩侯恐其獲罪遽召還之明年春上京入學習院出入公卿門大唱攘夷四月見閣老板倉周防守勝靜促掃攘期元瑞以爲攘夷之舉不可一日緩而遷延如此君側邪人壅蔽也與同藩寺島昌昭肥後轟寬猛等謀將直詣闕請詔恐陪臣犯闕之罪沈思默想者良

久乃又自奮曰赤心報國甯請之耳一死以謝則可矣三人齋戒沐浴詣闕抗疏伏地不動時世子在嵯峨方食聞之大驚投箸呼馬直馳詣闕告關白鷹司氏請其處分關白愕然朝奏請宥主上感歎不問其罪既而朝廷遽召關西諸侯會於京師謂幕府矯詔遷延攘夷也將行幸大和起兵親征頒告其旨於天下以五月十日爲期志士抃舞雀躍元瑞名高於一世於是世子皈國築堡砦嚴守備遠近志士聞之雲合響應忽得數千人名曰奇兵隊元瑞爲之長後晉作代之云元瑞之爲隊長也藩侯命爲先鋒擊洋艦

于馬關奮戰激鬬遂得攘之朝廷大賞其功藩主亦進其資格爲參政既而聞姉小路少將爲人刺殺元瑞曰胡爲其然也八月十八日廷議俄變褫三條公以下十二人官職停其參朝遂長藩所守堺町門兵命薩摩會津諸藩守之元瑞聞變奮登京悲憤竭力欲回廷議敕使來諭固請不聽謁關白訟幕府亡狀禁城九門盡鎖不許長人出入元瑞益激怒破關白後門直昇殿吾見關白切齒扼腕反復論難關白與諸公卿不知所答元瑞乃退據方廣寺謀擊幕吏不果遂奉七卿皈長門自是京師益多事物論洶洶元

治元年甲子藩老臣福原越後益田右衛門國司信濃等率兵登京上書訟藩主寃請允入京分屯嵯峨伏見天王山三處元瑞變姓名曰松野三平別按兵在天王寺諸藩志士多來屬者六月二十四日元瑞與筑後眞木保臣筑前中村無二及同藩寺島昌昭入江弘毅等作文連署呈閣老稻葉美濃守請獻之禁闕大意謂讒誣欺罔之徒誇衒敵人富強砲艦巨大艷稱奇技淫巧濫出日用物貨不知國家榮辱在國體嚴立與否不在一時勝敗主張武備充實之說經十年無一驗十年之後視今猶今視癸丑以來而

已不省七月十九日昧爽元瑞與國司信濃來島政久等合謀國司來島率九百人自嵯峨入元瑞與入江弘毅率五百人自山崎入將殺會津侯松平容保等入闕哀訴元瑞與來島先破石山入條二氏後門進人郭內砲擊容保等所守凝花洞營進到蛤門內勸修寺氏門前時所司代桑名侯兵戍御庖門會津兵戍宜秋門而島津氏出兵援會津與戰衆寡不敵退據鷹司氏邸井伊福井桑名一橋等兵自四面來圍彈丸雨注容保下令放火上風元瑞馳火焰中奮戰甚力既而負傷流血淋漓殆不能步自知其不可

免嚼入江弘毅以後事弘毅欲與死通武怒而尼之
且曰諸君退兵據天王寺與嵯峨伏見兵合謀再擧
衆乃突圍奔山崎國司等亦不利而退元瑞上樓屠
腹投身火焰而死時年二十有六寺島昌昭旣負傷
在鷹司氏邸爲火焰圍從容吟絕命詩與元瑞同屠
腹年二十二入江弘毅將突圍出中敵丸斃于門外
年二十七諸人皆松陰門人稱一時之英松陰深屬
望弘毅愛其誠實與高杉晉作才識並稱曰聯璧云
來島政久率衆奮鬪其力遇敵彈中胸而殁部下死
者尤多嗚呼元端一心尊攘率先天下雖云過激發

於至誠必有此心然後可處萬變蓋謂義可爲以必
死當之而不見事不可爲也豈尋常人物所能企及
乎哉

高杉晉作

高杉晉作名春風字暢夫號東行晉作其稱山口藩
士高杉春樹之子也天資英邁不羣識見過人幼時
好賦歌詩已而廢之惟攻兵書年十九從吉田松陰
受教松陰素稱久阪元瑞國士無雙及獲晉作大喜
每議事多延晉作然晉作任才不羈元瑞守教攻苦
故松陰常稱元瑞動抑晉作晉作爲之發憤業大進

元瑞歎曰晉作非吾所及也晉作聞之曰元端天下
之奇傑我可得與之比乎松陰聞之欣然曰二生推
讓如此國家之福也晉作元瑞適同庚時人稱爲聯
璧文久紀元辛酉春擢爲世子近侍是冬幕吏將航
上海藩主命晉作從行以諜其狀賜資五百金至長
崎則幕吏將俟明春發晉作謂與彼豪遊金盡於此
他行亦有嫌乃以百金買屋贖妓閑居以俟明春至
上海八月復命其冬游學江戸入昌平黌及大橋訥
菴塾委身學事嘗與元瑞謀燒御殿山英人館事漏
奔京三年夏皈萩城藩主憫其志不問其罪晉作惶

懼屏居松下村六月五日赤間關之役長軍不利藩
主召晉作委軍務晉作大喜建議編奇兵隊不擇貴
賤不問士庶長人揚武實由此隊編制未幾脫藩上
京元瑞不悅曰若輩下兵吾指揮之則足矣至於奇
兵隊非君不可君何曠職之甚也晉作以爲然皈藩
則見繫于獄是爲元治紀元甲子三月而七月禁門
之變晉作得免乎難秋八月英美二國又來寇赤馬
關晉作受命督軍時執政媚幕府專事從順以壯輩
疾之呼爲俗黨及冬俗黨議大起晉作遁至福岡竄之
俗黨目國老等嘗唱勤王者爲矯命誤國捕三國老

及其時用事者或禁錮之或下諸獄幽藩主父子于
寺院遂命三國老以下十餘人自刃唱勤王者皆被
連坐晉作聞之潜匿赤馬關時諸軍集合在伊佐村
而唯遊擊一隊在此晉作入其隊告衆襲擊俗黨衆
遲疑不決晉作怒曰國家危難迫矣何拘常法碌碌
拱手就戮乎衆奮袂而起二年正月攻伊崎營逐其
隊長藏田豐後與伊佐諸軍合襲繪堂村斬其隊長
財間新三郎遂入山口與井上聞多謀更編一隊曰
鴻城軍乘勢攻佐佐並俗黨別軍二月遂獲夷黨難
鳩集一藩人心初俗黨號令矯君命其旗章皆用一

字三星公家徽號也我軍望之大沮晉作笑曰賊敢
用公家徽號我於用之乎何有命作一字三星旗軍
氣大振先是幕府命國老等自刃疑惑未解而有此
內亂聞其出於晉作所爲命藩主押送晉作等一藩
固結不敢奉命慶應二年丙寅六月幕府決議出兵
再攻長紀州藩主爲之總督井伊榊原等兵自藝州
島取及松江濱田福山兵自石州熊本攻小倉中津
柳川兵自豐後幕府海軍與松山兵自大島郡同時
齊進晉作與諸士謀定軍所向太田市之進石川小
五郎向藝州大村益次郎佐佐木男也向石州晉作

與山縣狂介向豐前唯大島郡屬孤島且非要害故
不留多兵幕軍偵知之遽來攻勢甚急晉作聞之與
狂介謀夜潛乘汽船冒大風雨突出敵艦中央猝發
巨砲擊之乘勢而進斬松山隊長佐久間一學敵驚
愕失措晉作激汽煙疾馳突圍抵豐後洋敵欲逐之
既以爲是薩兵來援長誘我也乃止室津以西海濱
皆得脫兵燹十六日聞九州敵軍來進去歲我軍與
外艦戰小倉軍傍觀不救今又引敵來寇我軍不堪
忿忿晉作將兵艦三隻攻田浦砲臺放火奪糧食兵
器而退明日又襲門司砲臺殺守將小山左近進擊

大浦里營走其督將小笠原長行進取小倉城長藩
威震于海西長防兵權一皈晉作三年丁卯四月晉
作過飲傷肺十四日歿于馬關年二十九其罹疾也
藩主屢慰問之長人禱於神祇者數萬人晉作初放
逸無賴爲父所逐因薙髮謝之去抵江戶乘外舶學
火技外人賞其敏捷後爲奇兵隊長蓄髮未長身被
白綸子衣著古錦襴袴手把蛇眼笠足穿高木屐攜
妓六七輩高歌舞蹈入營一營皆駭其與兇兵戰于
足立山下也身著綺衣或曰盍戎裝晉作微笑曰破
鼠輩何須戎衣藩士富永某赤根某並以才幹稱晉

作獨不之稱後二人皆困事敗人皆服晉作鑒識嘗在長崎讀耶蘇教書慨然歎曰其言頗似王陽明而其害國家治安也甚矣烏呼晉作所爲悉出人意表而發之於正義能奏成功蓋由其人物既高學殖有素求諸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如耶蘇教流毒必有善處之者使其保中壽動心忍性以輔翼太政決不致如今日人心腐壞侮蔑君父也豈不惜夫

月形洗藏

明治中興之業推水戸薩長爲第一皆自祖宗遺傳使然也就一人言則諸藩亦多其人率有儒術助之

儒者之功亦大矣如筑前人月形洗藏蓋其邑學云洗藏名詳字伯安號格庵洗藏其稱福岡藩士深藏弘之子也弘字伯重號漪嵐嘗至江戸受學古賀精里皈承家襲食祿百石爲學校助教轉赤馬驛奉行無何致仕性慷慨憂國尙氣節觀人多不當意惡諂諛一生不伺候權門爲所搆誣失職見幽于家躬秉鋤耕後圖而傷時之念不能自禁用意過當遂憤發病文久中歿于家洗藏自幼好學受訓家庭務辨王覇內外嶽嶽有大節嘉永三年承父後班馬廻役後爲大島定番未幾辭職萬延元年庚申五月藩主將東覲江戸上書諫之大意謂今日急務在明尊王大義繼祖先武功宜舉賢才革弊政勿後機會八月謁藩主說以天朝爲共主幕府非我君宜賑恤窮民嚴修海防開言路正賞罰其言甚剴切藩主深嘉之洗藏涕泣而退十一月遽見捕保放中老立花某家父及弟順叔父建等盡錮于家明年没收家祿幽御笠郡古賀村在獄終日整襟端坐無惰容或賦詩讀書或口授監守者經史以遺憂悶倣文天祥正氣歌作古詩一篇以述其懷三年六月遇大赦還家然竟不得外出元治元年甲子五月見釋復祿爲町方吟味

役時長藩將向禁闕訟冤爲會薩兵拒擊敗還薩長相隙洗藏謂諸藩勤王莫厚於薩長兵強國富亦推薩長而二藩交惡如此何以恢復王室乎宜莫如使二藩和親相扶說諸知友無敢然之者獨早川養敬大服其說聞對馬人平田大江素主尊王使人說之以諭長人會長藩高杉晉作避難逃來洗藏素識晉作因與同志謀使之潛匿聞尾張大納言慶勝率三十六藩兵攻長謂不如使長藩謝罪以圖無事見執政等說之皆以爲然因遣小金丸種美及大江子主來于長更使數人百方說諭藩主亦遣使總督建言

其意且命重臣加藤德成遊說解兵總督納之令毅元謀重臣抵軍門謝罪而幕吏猶恐有後難勸總督押送五卿時長老臣等擁其主據萩城奇兵隊奉五卿屯高山寺隊兵謂藩主爲姦黨所擁以必死奉五卿於是總督命福岡使臣諭奇兵隊以迎五卿藩主乃命洗藏往諭洗藏辭之然無他人可使也慨然謂臨難顧身丈夫所不爲決死而發使早川養敬先行身至小倉見西鄉隆盛說以薩長從親養敬抵長說隊兵等曰洗藏吾師也心主尊皇將謁五卿請子等爲先容隊兵皆諾十二月二日洗藏達赤馬關同藩

士中村無二先在隊中出面曰我輩從三條公若從之他藩則又將誰恃乎況於諸隊兵死生奉之乎輕發此說禍且不測洗藏冷笑曰與足下別久矣不圖聞此言也足下偕弟無可脫藩無可爲國致身而足下不知爲天下救生民唯美服盛裝專爲己謀是果何心也正辭責之無二慙服曰吾過矣吾過矣請助子周旋洗藏大喜與百金資之三日遂赴高山寺上謁五卿陳藩主旨曰請諸公一爲國家忍辱西渡吾藩從總督命奉迎決非爲一已計也幕府有司等欲使長侯獻城護送諸公然後解兵總督不聽俾諸公

移他藩矣抑征長諸藩亦皇國臣民耳彼我交鋒傷損生命其害曷限諸公一出周防則諸軍一朝解圍長人得處寬典外臣藩主亦當與薩侯等謀奔走盡力事無不濟矣諸卿聞之以爲大然三條實美自書倚賴旨以授之洗藏乃見五卿從士水野正名說以與西鄉隆盛議俟西渡後奏請皈洛復職與諸藩謀斥逐幕府姦吏等事正名無復異辭隊兵聞之騷然或欲以必死拒之曰有來迎五卿者邀擊殲之洗藏與養敬大驚往見隊長高杉晉作曰君罵薩藩爲有姦謀殆非也如西鄉隆盛尤能辨正邪曲直欲爲國

家報效其言曰有敢迫禁闕者毋論何人不得不捍禦如其擊退貴藩兵是公敵也非私憤也貴藩自稱正義而擁五卿爲奇貨以亂天下則其義安在也晉作聞之有慚色洗藏又說曰萩城主張俗論見三條公書知其決意西渡而諸君拒之則將謂吉曰不唯背君命兼違諸公意也曲直所皈非勝負所分乎外患既急內訌相仍長防顛覆不遠盍若忍其難忍與薩藩講和乎晉作俯悟而隊中猶有流言曰筑前人誘五卿陷死地謀將刺洗藏與養敬者數中村無二筑紫義門等日夜爲二人防虞纔得皈無事既而五

鄉西渡之議決。二月十七日。總督下令解兵。諸藩無復一人死傷者。明年正月復命。臨皈長侯贈名刀一口銀若干。以賞其勞。及五卿達太宰府。洗藏出迎。厚饗之。適長防大亂。分爲兩黨相戰。幕府疑其出于洗藏等議。命幽閉。從弟七郎亦坐此閉居。九月繫獄。與同志十三人論死。年三十八。是爲慶應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洗藏長文武。攻究兵法。精通論語易二經。又窮兵學秘蘊。不欲爲儒生武人。與人交直言抗論。故屢被嫉。與西鄉隆盛意氣相投。隆盛深賞之。惜其不周遊佗國。曰予欲與月形氏歷游四方。以成就其才。

果然則今世無復及此人者矣。嗚呼洗藏眞儒哉。有大功而不見錄。反陷大辟。何天道報施之左也。顧勢不至此則不足以顚覆幕府而興復皇室。故天縱幕府所爲而不之省乎。然則洗藏之死。謂之正命可矣。而又何怨乎。老友蒲生子閤偉人傳。載續正氣歌。慷慨淋漓動人。與藤田東湖正氣歌。俱足不朽。可以想見其大節所在矣。

野村望東

維新之際。婦人與有尊攘之功者。筑前有若野村望東。常陸有若黑澤阿時。京都有若近衛氏老女村岡。其節凜然動人。而望東殊爲赫赫可傳也。望東者。福岡藩士浦野重右衛門勝幸之女也。幼名元子。爲人秀慧有氣。工和歌筆札。年二十四。嫁同藩士野村新三郎貞貫爲後妻。有先妻子三人。愛之過所生。一家翕然和輯。年四十二。貞貫致仕。結草庵於城南平尾村。夫婦作歌唱和。以樂山水。人稱其高節。五十二。喪夫。剃髮稱望東尼。邦訓與元通也。自是參禪弔夫。漫遊上國。與諸名家唱酬。聲名大起。時幕吏擅權。蔑如皇室。望東年已六十。深憂之。嘗有京都清水院僧月照遁來福岡。望東與志士議。潛匿山莊。後平野國臣

皈國。亦還其山莊。文久元年辛酉。欲拜禁闕。詣大和橿原陵。十一月與親戚數人發福岡。抵京都。謁諸公卿。問和歌。觀大和各處故蹟而歸。聞國臣下獄。贈歌慰之。後中村無二。月形詳等。密議國事。常會其山莊。五卿之將徙福岡。與月形詳等議。百方盡心。對州黨難。務救恤其志士。密謁流寓諸卿。陳已所見。其開壽宴也。三條公賜歌。而望東和之。慨世之情。隱然言外。慶應紀元乙丑。山口藩士高杉晉作。避難來于筑。望東匿之山莊。是歲福岡藩殺正義士四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之會且庇逋逃得罪。減死一等。流姬島。囚

之望東京同志者死刺血書心經副以和歌各贈其家以弔祭之在島一間小屋鹹風蠻雨上漏下濕雖丈夫所不耐而悠然自得著日乘三卷曰比賣島日記二年秋長門志士相議曰使此女丈夫久屈於荒嶋吾曹之罪也潛航嶋奪以去匿馬關高杉晉作來訪語舊歡接既而移之三田尻遣侍婢懇待之無幾罹病長侯遣醫問之且贈衣服糖菓福岡志士聞之走來看護吏卒尙氣者交來訊望東欣然曰蒙斯隆恩死奚憾焉三年冬十一月六日遂歿享年六十有二望東善諸藝尤長和歌然不欲設題專主事實雖

詠風月自有寓意殊慨皇室之衰云其孫省亦鞅掌國事下獄瘦死時年二十四嗚呼一寡婦而唱尊攘大義志節凜凜可掬古有女丈夫豈望東之謂乎望東二字蓋寓戀闕之意云是時同藩有仙田阿雪本賤臣女其兄正敏正弘二人盡力王事鞠躬盡瘁而死阿雪姿色婉麗而寡居守節爲人縫織過活屢濟饑渴不屈見志士遇窮阨者輒救濟之又且使其潛匿者不知幾人後官賞之給二口俸明治四年歿假使阿雪不能守節決不能救人據其窮居救人則知其守節之堅此蓋有感二兄之志非聞望東之風而興者殊爲可貴。

駒井躋菴

我國自古醫師感時變慷慨報國者世多有之焉往往顯榮用事不似漢土除秦王侍醫夏無且提藥囊于荊軻外不見一人也今日廟堂君子亦多出醫師者而加賀人駒井躋菴則否可不謂寃哉躋菴名定勝初稱柴田彌次加賀藩小臣柴田某弟也上京游學承醫師駒井氏後號躋菴爲人慷慨憂世常欽長侯勤王欲藩主倣之一日訪某氏座有一冊子紀時事請借之以眎藩人主人曰貴國堂堂百萬石大藩

而嘗聞有一人爲國家竭力敢死王事者眎之何益躋菴慨然曰我藩爲天下傳眞如君言夫唯然故吾欲盡心以鼓舞上氣也聲淚俱下不能仰視舉座感動焉文久三年五月聞少將姉小路公知爲賊所害大憤之急作匿名書郵送金澤城藩主大驚使老臣上京周旋王事尋知躋菴所作大賞之後慶報京師動靜使藩士交結勤王諸藩是歲癸亥秋長侯俄得譴屏居於國躋菴扼腕切齒奔走四方誓欲洗長侯父子寃慶報本藩藩世子慶寧上京不被友風青木秀枝等從之躋菴周旋使諸士交詣長州請藩締交

出入搢紳家大陳尊攘志七月十九日禁門變起世子在近江遂奉罷閑命齊菴被捕與大野木仲三郎克敏飯金澤克敏等屠腹以死齊菴處終身禁獄慶應二年八月病歿後長侯痛悼之爲建碣于京師云嗚呼以一介醫師動百萬石之大藩可不謂偉哉

武市瑞山

維新之際高知藩富人物次薩長而德義純粹者莫如武市瑞山其才力足有爲者莫如坂本龍馬蓋亦一時之豪俊也瑞山學主實踐殆欲爲君子儒者乎瑞山名小楯稱半平太瑞山其號其先出武知麻呂

顏色蒼白狀甚雄偉而性沈毅有度寡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幼好武技而不好學殆目無一丁後有所感潛心讀書又善畫文久元年辛酉瑞山在江戶慷慨唱尊攘與水戶薩長諸藩志士往來及有和宮降嫁之事志士或謀奪之於路瑞山正襟曰諸君何妄也今日吾輩決不得逞匹夫之勇宜速皈藩直言勸藩主唱大義於天下於是諸藩士相約皈國屢有所建議而言未行聞薩人與長人謀將刻日入京瑞山乃遣同志吉村重鄉宮地正寬于京攝與二藩士周旋而藩廳議亦稍變如從已言者六月二十八日藩主山內豐信奉勅入京瑞山從之蓋從瑞山等議也十月朝廷特命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往傳勅幕府決行攘夷公知說豐信請瑞山爲諸大夫瑞山隨之東下常侍左右多所翼贊十二月皈京三年癸亥二月在京爲藩邸留守時薩長有隙藩忌瑞山等不與長人和先是平井義比間崎則弘等既受譴責將坐瑞山於是同志者約諷當人推戴瑞山勸投長州長人久阪通武自側諷之瑞山慨然曰諸君等善自處吾甯直諫藩主以死矣何忍爲他國隸屬乎意色甚決聞者感動三月奉藩廳命皈國益盡力皷舞闔藩士

氣六月藩賜平井間崎等死又有賊殺公知于京師世疑幕吏嗾使而薩有櫻島之事長有馬關之舉人心洶洶異論紛起多憤激脫國者瑞山不動陳大義鎭衆心屢上言藩廳謀矯正時弊一不見聽至大受嫌疑而瑞山盡瘁夙夜匪懈八月有京師之變九月二十一日藩遂捕瑞山監禁至明年四月始鞫訊之屢鞫訊而獄遂不成慶應元年乙丑五月遂論死時年三十七無子以族人繼後士民聞瑞山死莫不悼惜日詣其墓者以百數香火不絕瑞山風采舉止自有足服人者久阪元瑞一見委腹心爲刎頸交薩人

田中某見瑞山退語人曰我藩未見如此人物唯大島流人大島三左衛門可以比此人也三左衛門謂西鄉隆盛也瑞山有偶成詩曰

花以淸香愛人將仁義榮幽囚何可恥只有赤心明

嗚呼瑞山性行有類花發香氣果君子儒也哉其人主正義至死不渝殆非隆盛所及也不亦偉乎

坂本龍馬

坂本龍馬名直柔高知藩士也其先出自明智光俊父曰長兵衛生二子龍馬其第二子也爲人魁梧跌

宕不覊好讀書嗜武技嘗從藩士某學泅一日烈風迅雨著簑笠行途遇某某曰休矣今日不可泅龍馬曰入水沾濡何問晴雨解衣泅而歸弱冠踏屐抵江戸入劍客千葉某門會尊攘論起與一二劍客同歷游諸藩迴抵浪華聞藩主山內豐信爲大老井伊氏惡見網于國與武市半平太等謀欲皈國有所爲上船於天保山是日天晴萬里一碧龍馬立船首忽見一點黑煙截逆浪而至熟視則英國軍艦航兵庫者也奮迅如飛快不可言龍馬茫然如有失旣而歎曰使我有此艦十數艘則和戰之權皆在掌中今在陸

而欲防環海之賊徒疲乎奔命耳從此用心于航海術旣皈土佐兄權平憂其躁妄不許復出國聞島津久光入京而義徒募同志藩士某等脫走慷慨不能自禁僞稱往近里發家其姊心知其脫走贐之以名刀一口龍馬感泣拜受佩之登京至則義徒謀已敗矣乃又抵江戸就幕府士勝安房學航海術爲其門客先是藩士那須重民刺其參政吉田某藩論一變專主尊王慶應二年丙寅幕府大擧討長先是幕人以長三宰伏罪班師而再有此擧也長人高杉晉作大憤之起兵討俗論黨收防長兵權專講戰守之策

龍馬聞之躍然曰此可以說也與同藩士中岡愼太郎等謀建薩長連衡之策先詣薩邸說小松大久保西鄉三氏曰諸藩不服幕府而海內瓜分各國窺隙將何以保我獨立乎三子欣然告藩主釋長虜遣皈先使龍馬說長龍馬抵長訪木戸孝允孝允大喜以竢薩使至已而黑田淸隆大山巖等來見長侯父子長侯會諸臣議晉作持不可蓋謂藩士生依賴之心也龍馬與孝允同往緩頰說曰貴藩首唱攘夷而旣與之和猶拒薩藩此乃親異類殊俗而仇視同胞兄弟也不亦左乎晉作拊掌大笑曰洵然洵然吾復何

言。和遂成。毛利氏亦潛遣使於京師薩邸。交誼日密。而幕府未之知也。及有此舉。薩藩論其無名。幕府始知其爲所賣。憤甚。時龍馬潛匿伏見逆旅。其家號瀨戶屋。主婦登勢有俠氣。務保勤王諸士。家畜一女。曰阿良。容姿絕美。京師儒人奈良原將監女。將監主勤王。憂憤死。託妻子于登勢。登勢告龍馬娶之。甚稱意。故龍馬往投也。日暮遣幕兵百許人來圍。阿良走來告。龍馬手短銃亂射。斃數人。拔姊所贈刀。更斬數人。超隣屋遁。潛伏于河岸積材間。乘夜投京師薩邸。薩人虞其罹厄。不使出邸。龍馬頗厭之。說小松西鄕等

曰。幕府大軍日進。防長如累卵。余將募浮浪編海軍。以爲防長應援。小松等曰君之私援也何妨。時阿良欲隨。因帶往鹿兒島。賃屋命守之。乃赴長州。時浮浪在長者。告晉作委海軍權於已。晉作喜諾之。龍馬友人近藤昶等購求軍艦。標薩旗章。繫赤馬關。長人將選將校。浮浪怒。欲焚馬關而昶竊附長藩。龍馬至晉作忤視責其粗暴。龍馬亦難其食言。長藩遂出金謝浮浪。事得寢。龍馬責昶反覆。逼令自裁。代督其衆。衆情大服。昶土佐人。生于商家。有大志。受漢學于安積艮齋。火技于高嶋秋帆。後從勝安房習航海術。與龍

馬俱結義徒。行在博多。會薩長有違言。欲調停之。反致罪。皈一身。無由辨解。遂屠腹以明其心。可惜也已。六月。幕軍海陸大進。龍馬援策晉作。乘曉霧。馳汽艦。自大嶋東繞。突出敵艦中央。縱橫砲擊。敵將驚愕失措。晉作疾馳抵豐前洋。上陸攻小倉。龍馬督海軍與幕四艦激戰。連日遂上陸擊小倉。小倉陷。龍馬雄名震于西海。先是土藩後藤象次郎奉命購軍艦于長崎。見龍馬論時事甚驩。說藩主使併督土藩諸艦。號曰海援隊。而中岡愼太郎亦團結浮浪。爲長軍應援。至是以其所督。聽本藩命曰陸援隊。土藩兵勢日盛。

一夕駕汽艦放洋。航神戶。過三原海峽。霧雨黯淡。衝突紀藩軍艦明光號。爲其下壓。毀機關沈沒。直躍入紀艦。麾衆從紀艦。命水夫投舷燈于海。乃逼艦將責其不點燈犯航海規。求贖金。弗聽。遂至長崎訴諸鎭臺。鎭臺不敢判。因聲言將往焚掠和歌山城下。會土艦至自上海。架大砲向紀艦。以示將戰之狀。又報鎭臺。艦兵憤甚。藩士多脫籍者。恐激變。鎭臺大懼。令紀藩出贖金十餘萬兩。而薩長勢威震動海內。龍馬乃齎英銃二千皈土佐。獻藩主。且說以連謀二藩。是爲九月。時藩主容堂遣象次郎及福岡孝悌等建議復

皇政如古時龍馬與愼太登京道晝象次郎曰將軍不可此議則足下自刃於二條城僕要刺將軍於參朝途次先是長藩兵已進屯三田尻及復古議起薩長並卻兵既而將軍慶喜上表奉還太政會桑等元從諸藩不悅逼二條關白曰遽廢將軍何以製浮浪横行乎關白以爲然小松帶刀聞之往見關白曰皇運中興天下將歸一而殿下在中持異議何也因陳才谷梅太激勵後藤象次郎之說且曰此輩憤怨必萃于殿下一身臣爲殿下深危之關白默然顏色如土是日遂允慶喜之請才谷梅太者龍馬變名也一日愼太以事訪龍馬於河原町逆旅談論至深夜有二客投刺請見僕夫將命二客尾而入揮刀直斬之尋斫龍馬愼太刀連下二人重傷垂歿實十月十五日也二客見之莞爾拭刀高唱義經曲而去其聲達龍馬耳龍馬呼愼太曰幕府猶有猛夫如此者未可侮也後聞之則新選隊長近藤勇及士方歲三云愼太名道正亦慷慨氣節士盡力國事幾而止龍馬死時年三十三愼太年三十嗚呼龍馬規模之大膽略之壯而終死非命可勝惜哉是時余寓廷臣清水谷氏與友人山東直砥同訪龍馬於河原町陳北邊防禦之急龍馬聞之憤見於面不似幕人因循苟且後見南摩綱紀于會津邸飲酒談移晷過秋月胤永至始得相識聞其與綱紀談及龍馬爲人殺之事憮然曰誰爲之者蓋余志主進取防邊常咎幕府不從浮浪於北邊防禦外寇徒爲紛紛開鎖之說而謂龍馬可與有爲故惜之也既而悔其失言歎其暗乎時事矣

大村益次郎

雖有學問不得生徒則無以收衆望雖有智識不達事業則無以奏實功如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其能收衆望奏實功者乎益次郎初稱村田良安周防國吉敷郡大村人故後改姓大村父名孝益世以醫爲業益次郎幼時頑鈍不好學專事惡戲年十五抵江戶遊諸家塾怠惰廢業紛爭不息常爲塾師所逐後游市井與無賴漢伍遂至博暴徒之名一日有人懇諭士道大誠之益次郎聞之翻然悔悟勉學就一醫于上野國略通經史解醫術乃去歸鄉其志在欲得良師天保十一年庚子年十七往豐後入廣瀨淡窗塾修儒學明年赴長崎就荷蘭人傳習洋學轉入大坂就緒方洪菴修洋學及醫學弘化末歸國開醫業

爲人素樸不修邊幅人皆陋之無來請治者乃獨語曰予性不適媚世間上醫醫國予其爲上醫乎拂袂復抵大坂嘉永初爲宇和島侯所聘謂可以族他日伸驥足因改名藏六言猶龜之藏頭尾四肢于甲中也自稱兵學者教授洋學六年病眼辭宇和島抵江戸住番町開塾教授洋學醫術後應幕府聘飜譯洋籍有年文久元年正月奉藩命皈國慶應二年幕府大舉擊長三十餘藩兵自海陸進而和歌山福山濱田等兵自石州入藏六與井上聞多等率兵當之藏六紀律嚴正應變出奇妙算如神連戰連勝驅逐敵

軍遂占領濱田城其在軍也譯兵書授部下且講且戰又使人擔梯從行登人家屋上指麾軍所嚮云明治元年戊辰二月討幕之兵起二月藏六在伏見營編制軍隊兼講兵書營外有酒樓絃歌如湧生徒亦多登樓者一夜開講聞絲竹音殊囂顧諸生曰彼何聲也諸生曰合奏三絃皷笛也藏六曰否不然是金錢逃散之聲也諸生聞之愕然無復登樓者矣既而官軍自三道東下西鄕隆盛與幕府士勝安房等協議遂收江戸城四月藏六抵江戸會德川氏餘黨據東叡山號曰彰義隊勝安房山岡鐵太郞往諭之不聽隆盛帥兵往攻半日盡殄滅之其部署方略皆出於藏六隆盛服其戰略謂人曰兵制有大村氏余復何言尋有脫走賊徒據函館勢頗猖獗隆盛將率大軍而發藏六止其行曰賊降不出旬日也隆盛不信至則果如其言後隆盛皈國藏六在朝專管兵政建議曰陸軍宜倣法國海軍宜倣英國並以聘良士養士官摸造兵器爲急朝廷從之細大就緒二年七月廢軍務官置兵部省藏六任兵部大輔藏六母老在國因欲歸省請休暇三旬見允兼受巡視京坂之命行投京師木屋坊逆旅爲暴徒所刺入大坂病院十

一月五日遂逝享年四十有七嗚呼藏六幼而頑鈍壯而能改遂爲一世偉人可敬也哉人稱其用兵類程不識極有節制可以爲後人法信矣蓋自老世故通人情得之能計賊徒可平而不能討身死賊手悲夫

岩倉公具視

明治中興之業實藉祖宗在天之靈天皇盛德統御使然而至誠奉公率先天下以翼贊之者莫如岩倉三條二公也岩倉公具視幼稱周丸權中納言堀川康親第二子以文政八年乙酉九月十五日生於京

師出爲參議兼右近衛權中將正三位岩倉具慶義子。幼而英穎。通和漢學。兼習武技。夙憤皇室衰頽。嘗告具慶。見所司代訴之。不報。天保九年戊戌年甫十四。敘從五位。加冠聽昇殿。弘化二年乙巳進正五位。嘉永七年甲寅。任侍從。是歲改元安政。美人來請互市。幕府不候聖旨而允之。公憤甚。二年十月。天皇欲書御製歌。命左右徵筆紙。不得一葉色紙。公乘夜訪所司代某。讓其無狀。某獻私財以補之。四年幕府使大學頭林健上美人書。請勅許。公與公卿八十四人謀。連署陳其不可勅。與諸侯妥議具奏。而上下紛議囂囂不決。萬延元年庚申。將軍家茂請皇妹和宮內親王釐降。公贊之。告關白九條尚忠。奏而可之。公敘正四位。拜右近衛權少將。奉和宮抵江戶。公謂幕府主開港。出不得已。唯其不告。乃爲僭越。因勸權臣協和朝幕。然後復命。志士皆咎公爲無特操。公毅然以佗日證之。而幕府舉措。無與前日異。公聲望頓落。朝廷諭忠尙及公等停職。特命公閉居其采邑岩倉莊。公祝髮曰友山。無復志士過訪者。唯木戶孝允知公衷情。潛來問候。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坂本龍馬等亦尋至。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公早起盥漱。望廢垣下有一物。熟視則千種氏臣賀川肇之腕也。有書紿之云。彥根藩士長野主膳與九條關白臣島田正臣。謀沮抑朝議。主膳已伏誅。而肇猶不懲。仍爲幕府謀。故誅之。蓋風公也。公從容瘞諸庭隅。乃入室。當時激徒所爲。率多此類。慶應三年正月。今上即位。發先帝喪。大赦。三月。公入洛。與中山三條中御門三卿同奏復古議。傳內旨于諸藩。與土佐藩士等謀。使其主說幕府。奉還太政。十二月八日。公與中山正親町三條德大寺諸卿。召薩土諸藩士於朝。颺言曰。自今朝廷斷行太政耳。論難至晚。議遂決。是日勅復三條實美以下五卿官爵。次日傳勅天下。大小政令。悉自朝廷發之。廢攝政關白征夷將軍等官。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公任參與。四年德川慶喜東走。改元明治。公進副總裁。時各國公使將期日朝參。以祝復古。諸藩士爲親兵者。聞之大忿憤。陳其違先帝勅旨。且曰。大非志士報國之素志。紛議洶洶。將逞暴舉。公從容不動。召隊長等細說內外事情。懇論交際之誼。使歸營說諭兵士。積年鎖國之論。一朝變爲開港。遂得舉國皈無事。二月。參與大久保利通奏請遷都大坂。公大贊其議。乃曰。未若江戶也。上嘉納焉。十月。鳳輦行幸江戶。

改江戸曰東京。二年公進大納言。賞祿五千石。敕曰國家柱石。四年七月遷外務卿。十月進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使歐米各國而返。六年征韓之議起。大政大臣三條實美與諸卿議。議幾決。先是公侍先公病不朝。病少間。實美告病。公乃出。大非征韓。參議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論駁甚力。公從容曰。前日大臣有失錯。而今日大臣攝理。以歸非決。何妨之有。參議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皆贊其議。公察其難決。曰明日參內奏請。從上所擇。隆盛等見其言不行。怏怏不樂。次日上表辭職還國。而世多不服公者。七年一

月十七日夜。公自赤坂離宮退。取途喰違。有賊要馬車斬公。公負傷躍入濠泅而遁。詣皇居療瘡。上賜馬車。護送私邸。公語家人曰。余若不航海外則今既死矣。幸獲與水夫伍。輕捷四體。故能免耳。後捕賊則土佐藩九人也。處殊死。四月征臺之役。公復主和平。止之終不及矣。八年韓人擊我雲揚艦。衆再唱征韓。公與左大臣島津久光論事。久光怒而罷。乃遣參議黑田淸隆於漢城。約開港定通商條規。九年敍從一位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十五年敍大勳位。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公病薨。年五十九。先是車駕親臨存問者

二次。皇后亦下顧焉。至是上發哀輟朝三日。停死刑二十三日。敕贈太政大臣。二十五日葬于南品川海晏寺。公有至性。幽岩倉日不能面父。日向其館而拜。父欲觀海晏寺楓樹。未果而薨。因贖寺中地葬焉。至是又葬公於其側云。嗚呼公眞國家柱石也哉。維新之際人物濟濟盈朝。未有德量過公者也。當時余官開拓。盛陳柯太防禦之急。屢伺候公邸。公嘗會僚屬設餐。協商余主抗義不屈。甘心爲虜。儻與公見符。余欲徙漁父等。聘英美人以墾拓其地。且開一港以爲互市場。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種種論建。公與三

條公聞之。至於汗流被額。余服其憂國之深。既辭官後往謁陳所見。會參議某來。公召家令使辭曰。岡本未談邊事。予且待之。談畢謂余曰。政府意見不必悉與開拓使同。子其勿屈。余感喜而退。盡心經畫。或著書諷世。至七年遊淸國而止。則聞柯太既落俄人之手矣。豈公說不行而然也耶。顧乃爲激徒所刺。其果何故。得無觀泰西文物之美而有陋我者乎。前原江藤西鄉之亂。必有所由來者。而大久保利通亦死於非命。不知天之使然邪非邪。是時世人多尤公者。而不及三條公也。豈非以公自任之重且大於一身無

所回顧乎余亦往候不得見而去矣

三條公實美

三條公實美號梨堂故從一位右大臣三條公實萬之四男也母山内氏天保八年丁酉二月四日生于京都生而穎異温恭絶無貴介驕蹇之態嘉永二年己酉年十三叙從五位下安政六年己未十月六日父實萬公薨實萬公志存報國仕先帝盡輔弼之道論幕府違敕一世仰其風采而爲幕吏凌蔑落飾以至捐館公感憤激勵誓欲繼遺圖文久二年壬戌累遷補左近衞中將九月敍從三位任權中納言時幕

府失政内外多故物情騷然公與朝野志士戮力首唱大義十一月奉敕與姉小路公知倶赴江戸督幕府釐革政令明年三月將軍德川家茂上洛議决攘夷公虞外夷憑陵闕下紛哤緝合志士編制親兵爲之都督拮据經營舉世信其有爲而幕吏猜疑排斥勤王諸卿於是朝議俄變停公等參朝是爲三年八月十八日是夜公至大佛僞裝微者而逃達妙法院親兵及長藩士多欲從行者諭之使悉去遂孤行乘舟至長門乃作書頒告四方使志士來會於長州居數月長藩有俗論黨專主開港佐幕驅逐尊攘之士公亦爲其所追遁至筑前俗論黨稱幕命使近國五藩監護之公在幽囚無聊之間常扼腕慷慨弗置毎經一蹉跌益堅其志先是長藩老臣國司信濃益田右衞門等率兵至山崎伏見上書欲復公等官爵使長侯父子入京朝廷不允遂起輦下之變幕府遣小監察小林某于九州護送公等于江戸勢甚急薩藩固執不可意在保公等會有飛報幕軍大爲長人擊破小林等狼狽走還遂得免乎禍公幽囚凡可五星霜而其志未嘗有一日忘天下也或勸納侍女公大聲叱曰余豈溺女色者哉其志行蓋如此是歳家茂

薨慶喜代嗣佐幕之徒頓潛跡薩人小松帶刀土人後藤象次郎勸慶喜奉還太政慶應三年十二月朝廷遂赦公等歸京二十七日拜議定職明治元年正月任副總裁兼外國事務先是有伏見鳥羽之戰至是乃有親征之舉公拜關東大監察使扈龍駕赴江戸鎭撫東北尋有遷都之詔乃止監察使兼任關八州鎭將二年五月敍賞功臣賜永世祿五千石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任太政大臣兼神祇伯宣教長官五年天皇巡狩西國公留守攝萬機六年征韓之論起廟議鼎沸公病在第車馬親臨諮詢是歳公謝其失

職。請骸骨不允。公感激誓益剖心碎首。九年十二月敘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十一年三月兼任賞勳局總裁。十五年四月敘大勳位。五月二十七日任皇居造營總裁。十七年七月賞元勳。授公爵。十八年冬。朝廷廢太政大臣。置總理大臣。頒責任內閣之制。公讓總理于伊藤博文。任內大臣。二十一年設樞密院。公列顧問官。二十三年開帝國議會。大陳所見。公卓上不列參考一書。聞者莫不歎賞。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病薨。享年五十有五。天皇聞疾革。遽臨其第。深慰藉之。特旨敘正一位。勅曰。朕踐祚初幼冲。一賴卿輔

弼。卿躬膺重任。將順匡救。誼同師父。殫竭匪懈。終始不渝。洵是中興元勳。實爲臣民龜鑑。嗚呼公之爲國家砥柱。固勿論已。奉職十餘年。曾無世人議其擅威福營私利者。求諸古君子仁人之流。亦豈易輒得乎哉。安政中余寓廷臣清水谷氏。奉中將公正卿書。屢使實萬公許。知其憂國之深。見其落飾。竊爲國家慨明治二年見公于東京私邸。大陳邊防之急。再三余辭罷後。時修謁候起居。亦不敢有所干請。然時聞公語予於大臣諸公。如憐余狂愚者也。感何已。老友高島山香象嘗謂予曰。世人呼三條公。必曰公。未有單呼

三條者也。岩倉公次之。其餘齊稱姓而已。未有一人呼公者也。則知公道德之高。爲維新以來第一流人物也。信矣

跋

吾日本德川幕政之季年。諸志士慨然誓復王政。是以有覆幕之爭。又東亞之與歐美情誼未若今日之達。是以有鎖國之爭。既爭矣。及至國是大定。直枉大彰。而已軋轢殘殺流血矣。翅千百。嗚呼。其可幸亦可哀矣。以是念我友邦支那。元首正位在上。賢名聞於四鄰。四鄰聘約又久。外事不調可知。故不欲新其國則已。欲新其國。視吾日本當易易。而反未能更始若日本者。豈國體之未一。抑人智之未闢耶。韋庵翁既有西學探源鐵鞭等書之刻。開導社又刻其是書。而賢道復將續刻開導社他書。凡欲廣闢支那人智。使今茲而更始。不必為日本曩昔之難。此則韋庵翁之心。而亦賢道之心也。

大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伊藤賢道識於西湖蓮華巖寓齋

跋　一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110
SS□=14664110